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九五册目次

文粹一百卷目錄二卷　（宋）姚鉉輯　宋紹興九年臨安府刻本　〇〇一

文粹一百卷目録二卷

（宋）姚鉉輯

宋紹興九年臨安府刻本

唐文粹一百卷 內府藏本

宋姚鉉編。陳善捫蝨新話以為徐鉉者，誤也。鉉字寶臣，廬州人，自署郡望，故曰吳興。太平興國中第進士，官至兩浙轉運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文賦惟取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亦惟取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考阮閱詩話總龜，載鉉於淳化中侍宴賦賞花釣魚七言律詩，賜金百兩，時以比奪袍賜花故事。又江少虞事實類苑，載鉉詩有疎鐘天竺曉，一雁海門秋句，亦頗清遠，則鉉非不究心於聲律者。蓋詩文儷偶，皆莫盛於唐。盛極而衰，流為俗體，亦莫雜於唐。鉉欲力挽其末流，故其體例如是。於歐梅未出以前，毅然矯五代之弊，與穆修柳開相應者，實自鉉始。其中如杜審言臥病人事絕一首，較集本少後四句，則鉉亦有所刪削。又如岑文本請勤政改過疏之類，皆文苑英華所不載，其蒐羅亦云廣博。王得臣麈史乃譏其未見張登集，殊失之苛。惟文中芟韓愈平淮西碑，而仍錄段文昌作，未免有心立異。詩中如陸龜蒙江湖散人歌、皎然古意詩之類，一概收之，亦未免過求朴野，稍失別裁。然論唐文者終以是書為總匯，不以一二小疵掩其全美也。

文粹目録卷上

文粹卷第一
古賦甲 凡三首
聖德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大道 阿房宮賦 杜牧
文粹卷第二
古賦乙 凡二首
京都 西都賦 李庾
東都賦 李庾
文粹卷第三
古賦丙 凡三首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文粹卷第四
古賦丁 凡五首
符寶 受命寶賦 吳肅
象緯 渾天賦 楊炯
閱武 大蒐賦 李白
裴將軍舞劍賦 喬潭
醫師 濟河焚舟賦 高適
文粹卷第五
古賦戊 一首
海潮賦 并序 盧肇
文粹卷第六
古賦己 凡十首
名山 華山賦 蕭穎士
霍山賦 皮日休
花卉草木 牡丹賦 舒元輿
長樂花賦 蘇頲
桃花賦 皮日休
秋蓮賦 宋之問
荔枝賦 張九齡
瑞橘賦 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杞菊賦 陸龜蒙
文粹卷第七
古賦辛 凡一十四首
鳥獸 大鵬賦 李白
鵰賦 杜甫
白鷳賦 蕭穎士
白鸚鵡賦 王維
感二鳥賦 韓愈
白羽扇賦 張九齡
玄猿賦 吳筠
麈尾賦 陳子昂
由鹿賦 呂溫
蠹賦 陸龜蒙
秋蟲賦 羅隱
虱賦 李商隱
後虱賦 陸龜蒙
蝎賦 李商隱
文粹卷第八
古賦辛 凡七首
古器 霜鐘賦 喬潭
欹器賦 李德裕
砭石賦 劉禹錫
物象 晚晴賦 杜牧

[illegible]
秋聲賦 劉禹錫
問大鈞賦 劉禹錫
何卜賦 劉禹錫

文粹卷第九
古賦壬 總十首
修身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哀樂愁思
懷忠賦 歐陽詹
泛渭賦 白居易
望賦 劉禹錫
惜餘春賦 李白
江上愁心賦 張說
別知賦 韓愈
愛而不見賦 蕭穎士
傷往賦 劉禹錫
夢
夢渴賦 何顒

文粹卷第十
古調一 總一百四十五首
古樂章
補樂歌十篇 元結
補九夏歌系文九篇 皮日休
今樂章
冬至日祀昊天圜丘樂章八首 魏徵等
開元樂章十九首 張說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樂章十二首 張說
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樂章三首 褚亮
季秋享上帝於明堂樂章一首 褚亮
祀五方上帝于五郊樂章二十首 魏徵等
祀朝日樂章三首 貞觀中
祀夕月樂章三首 貞觀中
睿宗太極元年登黃地祇於方丘樂章十一首 盧從愿等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賀知章
登太社樂章三首 魏徵等
享龍池樂章十首 姚崇等
享太廟樂章五首 郭子儀等
儀坤廟樂章九首 徐彥伯等
琴操十首 韓愈

文粹卷第十一
古調二 總四十六首
[illegible]
九調
反招魂
悼賈 皮日休
江有楓一篇
蘭榮五章
有竹一篇 蕭穎士
蝙蝠五章 元結
京南一篇 蕭穎士
虞獲子鹿一篇 李德裕
效古
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 沈亞之
倬彼我系一首 王勃
元和聖德詩一首
鄆州谿堂詩一首 韓愈
漢堤詩一首 盧虔
有所恨二章 歐陽詹
水悠悠二章 韓愈

文粹卷第十二
古調三 樂府辭上 總八十六首
切諷 作樂 古樂
七德舞 白居易
湘絃怨 孟郊
箜篌引 王昌齡
箜篌謠 李白
感慨
放歌行 王昌齡
浩歌行 白居易

綏歌行 李賀
短歌行 李白
短歌行 張籍
善哉行 釋貫休
興亡
祖龍行 章孝標
鄴都引 張說
永嘉行 張籍
後魏行 王建
幽怨
湘妃怨 陳羽
銅雀臺歌 劉長卿
銅雀妓 歐陽詹
魏宮詞 崔國輔
王昭君歌 劉長卿
王昭君 崔國輔
婕妤怨 王維
長信宮 崔國輔
怨詞 崔國輔
苦樂相倚曲 元稹
妾薄命 李白
白頭吟 張籍
貞節
烈女操 孟郊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張籍
織女詞 元稹
靜女詞 孟郊
寄衣曲 張籍
白紵歌 張籍
愁恨
征婦怨 張籍
春思 李白
春別曲 張籍
古樂府雜怨 孟郊

長干行 李白
古薄命妾 孟郊
母別子 白居易
夜夜曲 釋貫休
歎老
蜀道難 李白
行路難 張籍
行路難 李白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太行路 白居易
梁甫吟 李白
走馬引 李賀
玉門行 崔顥
沐浴子 李白
邊塞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行 張籍
霍將軍 崔顥
老將行 王維
雁門太守行 李賀
從軍行 劉長卿
塞上曲 戎昱
塞下曲 郎士元
塞下曲 王季友
出塞曲 劉濟
燕歌行 高適
燕支行 王維
隴頭吟 王維
陰山道 白居易
胡無人 李白
飲馬長城窟 僧子蘭
關山月 張籍

古長城吟 王翰
長城作 鮑溶
古築城曲 元稹
築城詞 張籍
築城詞 陸龜蒙
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 李頎

文粹卷第十三

古調四 樂府辭下 總六十六首

神仙

步虚詞十首 道士吳筠
步虚詞 高駢
夢上天 元稹

俠少

結客少年場 盧照鄰
邯鄲少年行 鄭錫
邯鄲少年行 高適
少年子 李白

少年行二首 王維
少年詞 李百藥
少年行 張籍
少年行 崔國輔
俠客行 元稹
俠客行 李白
刺年少 李賀
古遊俠呈諸將 崔顥
青樓曲 王昌齡
劒客二首 賈島
壯士吟 孟郊
結襪子 李白

行樂

楚宮行 張籍
上之回 李白
陽春歌 李白

鼓吹入朝曲 李白
白紵詞三首 李白
冬白紵 元稹
相逢行 李白
古樂府 權德輿
朝來曲 王昌齡
將進酒 李白
將進酒 李賀

追悼

李夫人 白居易

愁苦

古別離 李端
古別離 孟郊
遊子吟 李益
遊子吟 孟郊
苦熱行 王轂
苦寒吟 孟郊

鳥獸花卉

八駿圖 白居易
天馬歌 李白
紫騮馬 李白
驄馬行 杜甫
猛虎行 李白
猛虎行 李賀
白虎行 李賀
烏棲曲 李白
烏夜啼 李白
艾如張 李賀
野田黃雀行 李白
採蓮曲 張籍
採蓮曲 李白

古城道路

石城 鄭谷
沙路曲 李賀

沙陂行呈裴相公 張籍
洛陽陌 李白

文粹卷第十四之上

古調五 總六十四首

古風十一首 李白
古意三首 王績
覽古十四首 道士吳筠
古意二首 賀蘭進明
古意九首 釋貫休
永古 李涉
感古三首 盧仝
古意 賈島
效古 釋皎然
古興 呂溫
諷古二首 劉禹錫

續古詩十首 白居易
古意贈補闕 孟郊
古意二首 杜牧
古意 陸龜蒙
古意 李白
古意 權德輿

文粹卷第十四之下

古調六 總五十六首

雜興

雜興 羅處中
雜言 謝偃
雜詩三首 權德輿
雜詩六首 李華
雜詩二首 張説
雜詩二首 儲光羲
雜感 魏防
雜言 司空圖
雜詩 獨孤及
雜諷九首 陸龜蒙
感興 崔膺
遣興三首 杜甫
寓言二首 賈至
寓興 賈島
寓興 歐陽詹
不欺 賈島
辯士 賈島
新昌里 姚合
口號 賈島
絕句 賈島
悲歌三首 顧況
美人 陸龜蒙

客思 楊發之
感事 陸龜蒙
寓言 孟郊
汾陰行 李嶠

傷感

八月五日歌 顧況
三鄉驛伏覩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劉禹錫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居易
連昌宮辭 元稹
感興 李涉
玉華宮 杜甫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韋應物
杜秋娘詩 杜牧

文粹卷第十五之上

古調七 總五十九首

懷古

四皓詩 李白

潁陽東谿懷古 崔曙
登郭隗臺 皇甫松
歸沛縣道中晩泊留侯城 劉長卿
鴻門醼 王轂
古泉驛 張祜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吳中懷古 劉駕
故絳行 杜顏
郢城懷古 李百藥
題西施浣紗石 胡幽貞
鄴城懷古 孟雲卿
三君詠三首 高適

懷賢

七愛詩六首 皮日休
陽城驛 元稹

集會

奉同徐侍郎五雲谿新亭重陽宴集作 獨孤及
高軒過 李賀
郡中與諸文士讌集 韋應物
淮南秋夜呈周侃 李嶷
夜飲東亭 宋之問
讌客辭 張籍
過賈六 蘇晉

餞送

送渾將軍出塞 高適
送大夫再使吐蕃 張說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 朱長文
送周愿判官歸嶺南 姚係
送韓愈從軍 孟郊
送王昌齡赴江寧 岑參
送李十一尉臨谿 常建
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權德輿
送從叔簡 孟郊
感別從叔簡再東歸 孟郊
送弟郢東歸 孟郊
盧十五竹亭送姪偁歸山 楊衡
送李觀韓愈別兼獻張徐州 孟郊
送狄宗亨 王昌齡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送客 陳子昂
送唐次 武元衡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送張宗原 姚合
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王維
送暨道士還王清 李頎
淇上別趙仙舟 王維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 賈島
崔九弟欲往南山 王維
同前 裴迪
贈別沈四逸人 高適
留別王維 孟浩然
送豆盧策歸別墅 孟郊
送柳淳入關 孟郊

文粹卷第十五之下

行役

古調入 總六十六首

岐路 鮑溶
秋入關 賈馳
晨裝行 歐陽詹
蜀道後期 張說
蜀中將歸留辭韋相公 歐陽詹
襄陽路逢寒食 張說
巡邊在河北作 張說

懷寄

奉和左司員外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阜侍郎 孫逖
初發太原至途中寄太原所知 歐陽詹
西還至散關答蕎補闕 陳子昂
剡谿行却寄新別者 朱放
舟中寄李司倉鄭司戶 獨孤及
曉發 賀知章
月夜江行 權德輿
汴州阻風 孟雲卿
江行四首 權德輿
江行 劉中庸
新都南亭別郭大元振 盧崇道
寄侍御從舅 權德輿
秋暮山中寄李益端公 戴洛
寄趙七侍御因叙寄弄之素寄懷簡 李華
偶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杜牧
鄂州從事寄耿拾遺 姚合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薛業
岳州張史君與王都督別詩二首因寄和 [illegible]
留別武陵袁丞 王昌齡
懷閻士和 釋皎然
秋山寄陳讜言 王昌齡
海上寄蕭五 獨孤及
懷鄭泊 孟遲
寄贈吳處士 釋皎然
宿吉祥寺寄盧山隱者 楊衡
春夢 岑參
贈遠 陸龜蒙
河梁別 馬戴
有所思 盧仝
寄遠 李白

寄遠 賈島
怨情 李白
生別離 白居易
別離 陸龜蒙
離怨 張籍
春怨 韓琮
和贈遠 獨孤及
傷歌行 張籍

失意

灞滿江表久未歸 岑參
失志夜坐思歸楚江 孟郊
莫相疑行 杜甫
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孟郊
答李昌期 楊衡
徐十八晦落第 歐陽詹
王夫子 白居易
孟先生詩 韓愈

疾病

溫泉莊臥病寄楊七 宋之問
訓于逖畢燿問病見贈 獨孤及
秋園臥疾呈暉上人 [illegible]
答宋至算兼贈平昔遊舊 盧藏用

傷悼

對酒憶賀監三首 李白
哭玄英方干先生 孫郃
弔王將軍墓 常建
國殤 孟郊

文粹卷第十六之上

古調九 總七十二首

知己

仰答韋司業垂訪五首 蕭穎士
陳平鄭太守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李白
薦新文詣張籍韓愈 賈島
喜陳懿老示新製三十餘篇 朱書

延康吟 賈島
審交 孟郊
交友
答友問 白居易
北極贈李觀 韓愈
與馬異結交詩 盧仝
示孟郊 孟浩然
規誨
自誡 司馬扎
誡貪 釋子蘭
杏園却度上同年 曹鄴
讀張曲江詩 釋皎然
紀贈
上河陽李大夫 孟郊
奉贈張荊州 王昌齡
詠德上韋檢察 歐陽詹
贈崔從事 孟郊
隱逸
漁父歌 李頎
紫谿翁歌 陸龜蒙
秋醉歌 張為
襄陽歌 李白
散人歌 陸龜蒙
貽張旭 李頎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戲作花卿歌 杜甫
俠少
秦宮詩 李賀
望廬山瀑布二首 李白
登臨
望山 賈島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登黃鶴樓 崔顥
登嶺望 荷鼎
過華陰 王昌齡
早雲齋南樓 張說
和早霽南樓 趙冬曦
奉陪登南樓 尹懋
春遊南亭 韋應物
廬山謠寄盧侍御 李白
南嶽謁司馬道士 張九齡
奉使登終南山 王灣
終南山望餘雪詩 祖詠
桃源行 劉禹錫
桃源行 王維
勝槩
和登會稽山 孫逖
洪州祈雨是日輒應賦詩 張九齡
寄贈宋十一 田遊巖
答田徵君 宋之問
龍門八詠 劉長卿
宣城青谿二首 李白
崖口寄李適 宋之問
答宋十一見贈 李適
和崖口五渡 徐彥伯
初至崖口 宋之問
山中作 顧況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 裴迪
答裴迪 王維
往南山下別業 薛據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春泛若耶 綦毋潛
荊山獨往 姚係
歸四明 胡幽貞
尋西山隱者不遇 丘為

文粹卷第十六之下

古調十 揔四十四首

幽居
百丈谿新理茅茨讀書[illegible]
家[illegible]尚君東谿草堂二首 盧綸
寒食陸渾別業 宋之問
題東谿公幽居 李白
宿裴有書齋 李頎
酬暉上人見贈 陳子昂
贈宣州元處士 杜牧
東谿玩月 王昌齡
即事寄舍弟姪 岑參
長安秋夕 戎昱
貽池陽谷口元賛善 李端
山居
宿裴氏山莊 李白
山中作 施肩吾
入山寄城中故人 王建
獨遊 王昌齡
過張邯鄲莊 孫郃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訪陸羽處 孫伏伽　初春 王績
留贈宇文中丞 劉滄　村居 沈亞之
贈劉藍田 王維　退居 孟郊
渭川田家 王維
[illegible]
秦中吟十首 白居易
憫農 李紳
石壕吏 杜甫
辛苦吟 于濆
田家詞 元稹
傷田家 聶夷中
采玉行 韋應物
茶山作 袁高
野老歌 張籍

野行 姚合
文粹卷第十七之上
古調十一 凡五十九首
寺觀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寄閻防 劉眘虛
題鶴林寺 薛據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琅琊山寺 韋應物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韋應物
五老峯大明觀贈隱者 姚係
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絕境 張謂
題思禪寺上方 獨孤及
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李華
遊棲霞寺 顧況
廟社
四皓廟 元稹
魚山神女歌辭二首 王維
古社 元稹
邊塞
虞患 孫陵
代北州老翁答 張謂
遊西 崔顥
圖畫
王處士草堂壁畫衡霍諸山 劉長卿
題劉相公三湘圖 郎士元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王季友
題遐上人院壁畫古松歌 文溥
畫竹歌 白居易
觀李湊所畫美人障子 劉長卿
古器物
石鼓歌 韓愈
古劍歌 郭元振
磨鏡篇 劉禹錫
贈友人古鏡 朱

音樂

團扇歌 劉禹錫
彈琴 劉希夷
江上琴興 常建
聽蜀僧彈琴 李白
奉和張舍人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書事 呂温
聽彈風入松贈楊補闕 王昌齡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李白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草木

題老張松樹 宋之問
古柏行 杜甫
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 陳子昂
種竹 元稹
竹徑偶作 權德輿
露青竹杖歌 顧況
暑日題道邊樹 王穀
井上桐 陸龜蒙
石上藤 岑參
兔絲 元稹
春草謠 顧況

禽鳥

王兵馬使二角鷹 杜甫
觀放白鷹 李白
飛鳶操 劉禹錫
百舌吟 劉禹錫
鷓鴣詞 蘇郁
鴛鴦篇 陳子昂
子規啼 韋應物
鶗鴂吟 劉禹錫
春蟬 元稹
江上蚊子 韋楚老

道路

戲題關門 岑參
門前路 陸龜蒙

文粹卷第十七之下

古調十二 總五十六首

月

月生句 劉駕
把酒問月 李白
月蝕詩 盧仝
明河篇 宋之問

風雨露雪

賀雨詩 白居易
洛陽清明日雨霽 李正封
詠露 李正封
山雪 釋皎然
秋風引 劉禹錫
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李益

江海泉水

觀海 獨孤及
西陵口觀海 許棠
題玉潭 獨孤及
及第後過揚子江 施肩吾
責漢水辭 李[illegible]夫
迎潮送潮辭二首 陸龜蒙
引泉詩 陸龜蒙
賦得三峽流泉歌 李季蘭

宮掖

明冰篇 富嘉謨
殿前曲 王昌齡
西施篇 王維
三閣辭四首 劉禹錫
霓裳羽衣曲 李肱

神仙

遊仙詩十六首 道士吳筠
上元夫人詩 李白
王子喬 宋之問
玉真仙人辭 李白

夢太白峯西 常建
苦篁調笑引 李賀
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 皇甫冉
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 楊衡
玄都壇歌 杜甫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洗心 道士司馬退之
齋心 王昌齡
寄菖蒲 張籍
金瑞王珮歌 顧況

文粹卷第十八

古調十三 歌一百三十六首

感寓

感寓三十八首 陳子昂
感寓七首 張九齡
感寓 權德輿
效陳拾遺子昂感寓二首 司空圖
古意二首 孫郃

詠史

詠史十一首 李華
詠史 高適
詠史二首 韓敫
詠史二首 劉禹錫
詠史四首 盧照鄰
讀李斯傳 曹鄴

慨歎

出關作 魏徵
隴右途中遭非語 員半千
書懷 劉[illegible]
自紀 皇甫松
贈友人 呂溫
贈韓愈二首 孟郊
贈喬林 劉昚虛

寄唐生 白居易
華下 司空圖
傷時二首 孟雲卿
封丘作 高適
街西居三首 姚合
效陳拾遺子昂 司空圖
感時 司空圖
夜坐 張說
無可奈何歌 白居易
逢白公 元稹
感懷 貴冠卿
贈崔純亮 孟郊
客喜 賈島
有所思 宋之問
秦人謠 古之奇
時興 楊賁
聞碁有感 呂溫
野田行 于鵠
贈馮宿 李觀
偶然作二首 呂溫
及第後答潼關主人 呂溫
朝飢 賈島
九日酬顏少府 高適

詠物

觀王篇 陳子昂
素絲 陸龜蒙
李都尉古劍 白居易
廢琴 白居易
廢瑟辭 張籍
說劍 元稹
春桂問答二首 王績

養鷙詞 劉禹錫
對菊 賈島
直鉤吟 盧仝
競渡 元稹
冬日見牧牛人擔青草歸 張祜
道州觀野火 呂溫
諭寶二首 元稹

春感

送春曲三首 劉禹錫
衡州春早二首 呂溫
尋人偶題 邵真
題花樹 楊衡
惜花 陸龜蒙

秋感

秋日 耿湋
秋夕懷遠 孟郊
蟋蟀詩 羅隱
秋思 司空圖
在郡秋懷二首 張九齡

文粹卷第十九之上

頌甲 總六首

文德大業

無疆頌 李華
起義堂頌 僧一行 又云張說
開元正歷握乾符頌 張說
上黨舊宮述聖頌 張說
龍池聖德頌 張九齡
靈武受命宮頌 楊炎

文粹卷第十九之下

頌乙 總三首

封禪

紀泰山銘 附 玄宗御製
大唐封禪頌 張說
大唐封東嶽朝覲壇頌 蘇頲

文粹卷第二十

頌丙 附讚 總八首

神武

大唐中興頌 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楊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楊炎
平淮夷雅 附 柳宗元

時政

聖政紀頌 來鵠

豐年

德勝頌 歐陽詹

祥應

歲星居心頌 權德輿

高士

伯夷頌 韓愈

文粹卷第二十一

頌丁 碑頌 總一十首

古聖賢

宓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并序 崔祐甫

興利

復練塘碑頌 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 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 李翰

靈跡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高道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陳子昂

宗釋

長明燈頌 高適

文粹卷第二十二

頌戊 總五首

祠祀

旌儒廟頌
陝州鐵牛頌 賈至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房琯

監牧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 并序 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御製

文粹卷第二十三

贊甲 總六首
帝王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李德裕
勳臣 淩煙閣二十二勳臣贊 呂溫
三賢贊 司空圖
自題寫真贊 裴度
張荊州畫贊 呂溫
庶官 右丞徐公寫真贊 獨孤及
文粹卷第二十四
贊乙 總三十八首
孝子 二孝贊 李華
古賢 四皓贊 梁肅
四皓後贊 李華
南山四皓畫圖贊 黃景亨
四公子贊 舒元輿
名臣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李翱
佛圖 三如來贊 梁肅
西方淨土變相贊 李白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張諤
誌公畫贊 李白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釋皎然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能秀二祖贊
誌公贊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李居士贊 李白
圖畫 龍馬圖贊 柳宗元
騶虞畫贊 白居易
素屏贊 白居易
畫鵰贊 白居易
怪松圖贊 陸龜蒙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鷙鳥 雙白鷹贊 蘇頲
絕藝 裴旻將軍射虎圖贊 李翰
雅樂 霹靂琴贊 柳宗元
琴贊 李白
橋梁 蒲津橋贊 張說
文粹卷第二十五
表奏書疏甲 總二十三首
尊號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賀冊尊號表 韓愈
賀赦 為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政事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獻事 為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進渾儀表 張說
為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為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祀享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教化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裴耀卿
削爵 為敬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羲
抑外戚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上
表奏書疏乙 總九首
政事 諫太宗不許群臣密上言書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 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儒學 教本書 元稹
請修太學書 李觀
崇儒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請韓文公配饗書 皮日休
論貢士 舒元輿

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下
表奏書疏丙 總八首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駁義宗廟號書 韋倰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諫造章敬寺書
再上諫書 高郢
復佛寺奏 彭偃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文粹卷第二十七
表奏書疏丁 總一十三首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廷珪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李嶠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李嶠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疏 辛替否
諫稅關市疏 崔融
請追癸巳日詔疏 韓愈

文粹卷第二十八
表奏書疏戊 總一十三首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論職官多濫疏 韋嗣立
請選擧擇賢才疏 薛登
條奏貢擧疏 楊綰
議楊綰條奏貢擧疏 賈至
諫高祖不以伶人爲近侍疏 李綱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請不阸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融疏 周太玄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文粹卷第二十九
表奏書疏己 總七首
奉天論徵號狀第二首
論赦書狀
請許臺省長官擧薦屬吏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初收城論治渾瑊取裹頭內人等狀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已上並陸贄

文粹卷第三十之上
表奏書疏庚 檄露布附 總七首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已上並陸贄
論神兵軍大總管狀 張說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文粹卷第三十之下

制策一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文粹卷第三十一

文甲 揔一十三首

踐祚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封禪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禪文

祝壽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文 [illegible]

告謝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文 陸贄

徽號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肆赦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戒勵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illegible]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文粹卷第三十二

文乙 揔一十三首

帝王謚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頲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帝王哀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頲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后妃謚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后妃哀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上

文丙 揔九首

弔古

許由先生廟碣文 [illegible]

弔夷齊文 柳識

書師曠廟文 袁郊

[illegible]

上天訴文 程浩

寓戒

祭[illegible]文 獨孤及

畏途

招北客文

祛厲

送窮文 段成式

責椒

責猫文 裴鉉

撒曲江水伯文 王岳靈

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下

文丁 揔十五首

傷悼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弔國殤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林文 歐陽詹

悲釗銘古藤文 舒元輿

弔韓弇沒胡中文 李觀

哀二良文 白居易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韓侍郎文 李翱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祝呂衡州化光文 [illegible]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附韓愈

文粹卷第三十四

論甲 總十三首

天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劉禹錫
帝王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李德裕
封禪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封建
封建論 柳宗元
五等論 朱敬則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興亡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統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文粹卷第三十五

論乙 總十二首

辨析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翱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管仲論 元結
嬴秦論 劉蛻
蕭何求繼論 程晏
四維論 柳宗元
六逆論 柳宗元
辨私論 牛僧孺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論相 杜牧
卜論 李華

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甲丙 總九首

文質
人文化成論 呂溫
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紀傳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卜世論 孫郃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郃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太甲論 陳越石
吳季札論 獨孤及

文粹卷第三十七

論丁 總十一首

兵刑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杜牧
斷刑論 柳宗元
機權論 馮用之
王言論 李德裕
英傑論 李德裕
諫諍
忠諫論 李德裕
近倖論 李德裕
寱論 元結

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戊 總十首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頲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三名臣論 李翰
三賢論 李華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袁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李德裕
張辟彊論
晁錯論 李觀
降將 李陵論 白居易
使臣 張禹論 李德裕

文粹卷第三十九

議甲 總十首

郊廟 陵寢 請以正冬至日祀圜丘議 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張孫無忌
禘祫議 韓愈
遷廟議 權德輿
立廟議 朱子奢
宗廟邊豆議 崔沔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權德輿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文粹卷第四十

議乙 總十三首

明堂 明堂議 孔穎達
同前議 魏徵
同前議 顏師古
大享議 馬宗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雅樂 三朝行禮樂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並杜佑
車服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烱

刑辟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復讎議 韓愈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文粹目錄卷上

文粹卷第四十一

議丙 搃一十三首

謚議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韋晉卿謚議 獨孤及
唐丞相謚文貞楊綰謚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駁議呂諲謚 嚴郢
重議呂諲謚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略大使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駮議郭知運 崔厚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古者據世子謚議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文粹卷第四十二

議丁 搃一十二首

歷代吳泰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魯議 高郢
漢高祖偽游議 高參
貓鼠議 崔祐甫
酷吏傳議 權德輿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德輿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喪制

定服制議 趙冬曦 孫逖 韋述同議
駁行三年之喪議 張柬之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改葬服議 韓愈
廢喪朋友議 崔祐甫

文粹卷第四十三

古文甲 搃一十五首

五原

原道 性原
毀原 原鬼
原仁 並韓愈

三原

原化 原親 皮日休
原仁 牛僧孺

五規

出規 慮規
戲規 心規
時規 並元結

二惡

惡圓 惡曲 並元結

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上

古文乙 搃四篇

復性書三篇
平賦書一篇 李翱

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古文丙 搃六十七篇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時議三篇 元結

文粹卷第四十五

古文丁 搃二十一首

雜說

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黯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釋疑士言 裴緒
英雄之言 羅隱 言毉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杜牧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淅為漬問 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經旨

齊司寇對 程晏
真龍對 盧均
愚谿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答問諫者 陳黯
文道元龜 尚衡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 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文粹卷第四十六
古文戊 總二十四首

讀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韓愈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謗 陳黯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顏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太華仙掌辯 王涯
廬江四辯 盧潘

解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歷聘解 盧均
文之章解 李翱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顏
工器解 程晏
人旱解 盧均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闕
命解 李翱
牧解 李甘

文粹卷第四十七
古文己 總二十六首

說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柳宗元
措說 柳宗元
師說 韓愈
儉不至說 來鵠
水樂說 元結
訂司樂氏 元結
捕蛇說 柳宗元
貓虎說 來鵠
說鶻 柳宗元
說天雞 羅隱
田說 羅袞
寘利說 李甘
原晉亂 楊夔
吳相客說 來鵠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評

祀黃熊評 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文粹卷第四十八
古文庚 總一十五首

箴銘

貞符 柳宗元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杜牧
析微
帝王所尚問 李觀
漢武山呼 皇甫湜
子高之讓 皇甫湜
蒙史遺意 皇甫湜
詰鳳 陳黯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孫郃
兩書上 劉蛻
禹書下 劉蛻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李商隱
知道 呂溫

文粹卷第四十九
古文三 十七首
規諷
說今
諭國 元結
野民 陳夫
諷詐 三篇
內諱 元結
所事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書褒城驛 孫樵
轅賈 [illegible]
荊巫 [illegible]
變化
象化 [illegible]
移雨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很翁擬化 元結
時化 元結
世化 元結
喜化 陳黯
罹志 陸龜蒙

文粹卷第五十
碑 祀八首
嶽瀆上
后土神祠碑 張說 玄宗御製
西嶽太華山碑 張說 玄宗御製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黃陵廟碑 韓愈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文粹卷第五十一
碑三 祀碑陰文附 九首
虞帝廟碑 [illegible]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兗州曲阜縣文宣王廟碑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illegible]
謁夫子廟文 李翱
大儒
文中子碑 [illegible]
文中子碑 司空圖

文粹卷第五十二
碑 祀五首
嵩山啟母廟碑 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三城韓公廟碑 李華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野廟文 陸龜蒙

文粹卷第五十三

碑四 碑并刻文碑陰文附總二十四首

高世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范仲淹
刻嚴陵釣臺 羅隱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梁高士碣 梁肅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義士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忠臣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苛碑 李觀
春申君碑 皮日休

節臣
梅先生碑 羅隱

烈女
徵子廟碑 夏侯
高駢女碑 李翰

文粹卷第五十四
碑五 古表附總六首

古蹟
禹穴碑 萬鈞
欹臺碑 韋表微
圯橋石表 附皇甫書
土風
長沙士風碑 張謂

遺愛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 李華
唐杜岐公遺愛碑 權德輿

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碑六 廟碑記附總七首

貞義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

英雄
項籍碑 李翱
諸葛武侯廟碑 尚馳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刻武侯碑陰 孫樵

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碑七 墓誌附總四首

妃主
唐和蕃妃神道碑 張說
唐郎國長公主神道碑 張說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 附杜牧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 李華

文粹卷第五十六
碑八 總四首

宰輔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說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揩神道碑 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 李白
唐丞相中書侍郎裴垍神道碑 權德輿

文粹卷第五十七
碑九 總七首

使相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 裴度
唐檢校司徒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 權德輿
唐司徒中書令許國公諱弘神道碑

節制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 常袞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揩洛神道碑 楊炎
唐贈梁州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 張說
唐邠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 劉禹錫

文粹卷第五十八
碑十 總七首

庶官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神道碑 李商隱
唐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 劉禹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 范傳正
唐吏部郎中高郢公楊仲宣碑 李翰

牧守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 崔祐甫
唐饒州刺史吳丹神道碑 白居易

唐和州刺史張揮神道碑 白居易

文粹卷第五十九
碑十一 紀功 總四首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平淮碑 韓愈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文粹卷第六十
碑十二 家廟 總八首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 韓愈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廟碑 白居易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 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烏公先廟碑 韓愈

文粹卷第六十一
碑十三 釋氏塔銘附 總五首
天台智者大師碑 梁肅
左谿大師碑 李華
天台法門議 附
止觀統例 附
心印銘 附 並梁肅

文粹卷第六十二
碑十四 總八首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秘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 唐伸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州大明寺律和尚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 許堯佐

文粹卷第六十三
碑十五 釋 碑陰銘記附 總七首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獨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佛衣銘 劉禹錫
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鄭愚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李適之

文粹卷第六十四
碑十六 碑陰記附 總九首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 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 王諷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碑陰記 柳宗元

文粹卷第六十五
碑十七 釋道 總十首
復東林寺碑 崔黯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輿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 劉軻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 表并狀附 顏真卿
唐茅山寶歷崇元聖祖院碑 賈餗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蔣防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 馮宿
文粹卷第六十六
銘甲 總一十首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獨孤及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谿銘 梁肅
吾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湞陽東崦洞谷銘 元結
文粹卷第六十七
銘乙 碣頌附 總一十五首
高逸
昭夷子趙氏碣頌 陳子昂
忠孝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文貞公笏銘 杜牧
孝門銘 柳宗元
雜居
佷石銘 皇甫湜
鉅泰坑 司空圖
鐘器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靈泉本願寺銅鐘銘 獨孤及
化成寺大鐘銘 李白
溫州仙巖寺鐘銘 司空圖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彧
宅井
丹崖翁宅銘 元結
井銘 柳宗元
冢
文冢銘 劉蛻
文粹卷第六十八
銘丙 銘陰附 總九首
宰輔
唐丞相逍遙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太子少師奇章公牛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記 白居易
文粹卷第六十九
銘丁 誄表述附 總一十二首
庶官
唐吏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元稹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柳宗元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著作郎贈祕書少監權君墓表 附李華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銘 韓愈
牧守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呂衡州誄 附柳宗元
近苗州表 附元結
陸歙州述 附李翱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文粹卷第七十

銘戊 狀文誄表拙七首

命婦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獨孤及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賢母
陶母墳版文 附 舒元輿

隱居
武東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附 陳子昂
德先生誄 李華
廣陵陳先生墓表 附 呂溫

文粹卷第七十一

記甲 古跡 附拙一十二首

古跡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女媧陵記 李濬

陵廟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棠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木石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至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柳宗元

外物
到難 周燮
醉鄉記 王績

文粹卷第七十二

記乙 拙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東都留臺石柱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問國庠記 舒元輿

文粹卷第七十三

記丙 述 附拙一十二首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總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台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 獨孤及
池州重建大廳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文粹卷第七十四

記丙 書 附拙十七首

居處
虢州三堂記 呂溫
廬州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新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黃岡竹樓記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谿縣東峯新亭記 吳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
頴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河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文粹卷第七十五

記戊 總八首

興利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李皐
鹽池記 崔敖
卜勝
東山記 張祜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君陽遯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
義井記 邵真

文粹卷第七十六

記戊 總一十首

淨圖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畫西方幀記 白居易
黄石巖禪院記 劉軻
沃洲山禪院記 白居易
塑像記 段成式
信州南岩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鸚鵡舍利塔記 韋皐
泗洲大水記 呂周任

文粹卷第七十七

記庚 錄志附 總一十七首

興除
講會
大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琴會記 柳識
伯樂川記 孫逖
游宴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邠寧節度饗軍堂記 李翱
書畫琴 故物
畫記 韓愈
祖二疏圖記 王諲
蘇州畫龍記 李紳
錄桃源畫記 舒元輿
書屏記 司空圖
玉筯篆志 舒元輿
鄧秦志 舒元輿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種植
養竹記 白居易
剔竹記 劉寬夫

文粹卷第七十八

箴誡銘 總四十一首

箴
大寶箴 張蘊古
丹扆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瑞箴 孫朴
兵箴 梁肅
太倉箴 李商隱
獄箴 張說
縣令箴 古之奇

縣令箴 元結
五箴 并序 韓愈
動靜二箴 皮日休
口箴 姚元崇
視聽箴 沈顔
自箴 元結
行己箴 李翱
暗室箴 歐陽詹

誡

三誡 并序 柳宗元
冰壺誡 姚元崇
執秤戒
執鏡戒
守戒 韓愈
敵戒 柳宗元
幾銘 權德輿

銘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 羅衮
枕銘
杖銘
櫛銘 盧仝
莪劍銘 沈存貫
座右銘 白居易
猩猩銘 裴炎

文粹卷第七十九

書一 總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翺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

文粹卷第八十

書啓二 總一十首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翺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牧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舒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文粹卷第八十一

書三 總七首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

荅王績書 杜之松
重荅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論制誥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文書 李陽冰

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四 總一十首

論史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答王績書 陳叔達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五 起一十一首

論選舉 與權德輿書 柳冕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何儀
論仕進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論處士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象 與高法師書 白居易
論風俗 與崔連州論石鐘乳書 柳宗元

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六 起一十一首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答荊州裴尚書論文書 柳冕
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柳冕
與于襄陽書 韓愈
寄李翱書 裴度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答衢州鄭史君論文書 柳冕

答莊充書 杜牧
與賈秀才書 孫樵

文粹卷第八十五

書七 存册 起一十一首

論文下 與陸傪書 李翱
答李生二書 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司空圖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上知己文章啓 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文粹卷第八十六

書八 起一十一首

薦賢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李虞厚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薦齊孝若書 令
薦樊衡書 崔顥
師資 與李教書 田弘正
與段校理書 劉蔚
答人求文章 柳宗元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符載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復杜溫夫書 柳宗元

文粹卷第八十七

書九 起六首

自薦 上張燕公書 房琯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上宰相三書 韓愈
目爲
文粹卷第八十八
書十 感附投一十六首
上王僕射書 盧肇
上冢官書 沈亞之
上座主書 劉軻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上中書權舍人書 [illegible]
上中書張舍人書 都悕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與韓荊州朝宗書 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上節度使書 房[illegible]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激發
文粹卷第八十九
書十一 投一十三首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再答張僕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軻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移陸司勳沔書 歐陽詹
與李激拾遺書 盧栢
移戍均博士書 皮日休
與儒顏上人書 沈亞之

陳情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附劉軻
述意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文粹卷第九十
書十二 命附投九首
切磋
別令狐拾遺書 李商隱
答崔立之書 韓愈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答侯高第二書 李翱
知舊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寄諸弟砥石命 附舒元輿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文粹卷第九十一
序甲 投九首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衞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檢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乙 投一十三首
集序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李公崔沔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顔真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呂温文集序 劉禹錫

文粹卷第九十三

序丙 總一十七首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皐子集序 呂才
刪東皐子集序 陸淳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後序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集後序 柳宗元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文粹卷第九十四

序 總一十首

天地

大衍曆序 張說
地誌圖序 呂溫

修養

導引圖序 梁肅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博奕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序碁 柳宗元

鳥獸

師子贊序 張九齡
鷹鶻圖贊序 張九齡
八駿圖序 李觀

果實

荔枝圖序 白居易

文粹卷九十五

序戊 總一十四首

著撰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軻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辯謗略序 唐次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荊潭唱和集序 韓愈

唱和聯題

聯句詩序 呂溫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溪詩序 柳宗元

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己 雜記附 總一十七首

宴詩

小洞庭五太守讌藉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及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泛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 皇甫枚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翫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歙州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節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 總一十八首

餞宴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晉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勑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讌集

泉州席史君讌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讌集序 孫逖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灞池禊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魯山令李胄讌察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讌諸從弟桃花園序 李白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舒元輿

文粹卷第九十八

序辛 總二十五首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
送陳郎將歸衛州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群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送王棨序 康駢
送符載歸蜀省覲序 崔群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澈上人歸沃洲序 權德輿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擬一十五首
題傳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譏誚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附柳宗元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翱
竇烈婦傳 司空圖
隱逸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士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妖妄
李赤傳 柳宗元

文粹卷第一百

傳錄紀事擬一十二首
錄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紀事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五紀
說石烈士 羅隱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程曉 劉叉
宜都内人

文粹目錄卷下

宋本

文粹序

吳興姚鉉述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我宋勃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睟然文明霸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侁侁儒雅盡識聲明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届于一代得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秘書監崇文院之列三館國子監之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以加此故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有海識於人而際於天譔述篡録悉有依據由是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

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文粹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爻象春秋爲一王之法而繫於襃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粹而已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微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懟則溺于諂惑漢興賈誼始以佐王之道經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罹讒謫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楊子雲東京二班崔蔡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風格舒顏謝之清麗嗣何劉之婉雅雖風興或缺而篇翰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楚騷終于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之得三十卷號曰文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逮隋季咸無取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始振風雅繇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譔述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蘇許公繼以宏麗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楊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是乎在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遂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陵轥轢首唱古文遏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柳子厚李元賓李翺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旣諸日月故論者以退之之文可繼楊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衡州溫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世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懵徧閱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録書序凡爲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爲命不以彫篆爲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噫夫羣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沉慮故英辭一發倏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凡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

聖德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失道
阿房宮賦　杜牧

含元殿賦并序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為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
兹已降代有辭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
詢卜筮考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幹太史占日月之吉雖班
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纂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
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略而不云
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間鄰於政
教豈前脩不逮將俟聖德而啟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殿賦雖百王
之制度出羣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
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

緯皇高宗稽端命于玄穹萬有千歲鍾景祚于洪裔建北宮之尊
嚴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逌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而
人謀龜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飭其屬執度而
相之曰美哉川后矯乎其大坦坤靈兮配乾剛坤頓乾而乎龍舒廣
衍兮走羣山紛卻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奕奕挹佳氣之葱葱蓋昊
天之作而黃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于龜筮龜筮協從太卜以
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而為朕宮因以鴻稱含元建名易乾坤
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為尊特巍巍乎上京則
命將般倕之匠下荆揚之杞梓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
擇一幹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枝嶺坎坎於青雲若神踣而顛拒勢
動連崖拉風摔雷倒勁捎於窮谷斬巨根於昭回時也山祇效靈
波神作氣為桴為筏羽疊鱗萃朝江海夕出河渭雲奔山積交
積于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既收靈臺方亟子來而就役者罔邦畿
而薄四海咸忘勞而獻力乃張為廣庭考正極星邦伯是經國工研
精刻盤冈以為趾太階積而三重因坤厚而順高明莫不凌天之四擁

既列太階如截下上相嶺嶔崿以沈沈其始也星鎚電交於萬堵霜
鏁冰解於千尋排棟為山攢杵如林乃卜日星之吉以成帝室虹梁
勁於中極櫨欂櫩以蹬窒折姑蘇以為楹隋喬山以為礎亂重檐
以切霞削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橋鬼轟層楣高甲迭拒尋尺相持木
從繩而後正棟操宇而不危階瑩冰級瓦敷鱗蓋蕩晶景而升降
歎䀹皆以交輝聳大廈之奇傑勢將頹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
時將考室於周頌會公卿以發之丕赫哉如俯如跂若合若離疎森
脩邃以窅傲睨嶔䑙而嵯峨羽衡飆激海兮凝翔淪以無底奔
雷觸山兮掉歡崿而傾敧石欹抗首於堂廡狀出雲而擇勝崇高
之制靈丘上盤鄰斗極之光輝邇天漢之波瀾察鑒納之吞吐吸山藪
而水樹建升龍之大旂迎不至於階端崢嶸君顏下視南山照燭無
間七耀迴環燉煌斂耕以安元德闕弘以蕭撒捧帝座於三辰銜
天街之九達進而卻之騫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岌樹巔而興雲
末嶷兮峩峩巨鼇戴仙山而出滄波藹兮煌煌燭龍坼穹穴
而臨北方排層城而廓帝居崟閶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棲鳳翹
兩闕而為翼環阿閣以周墀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鴻洞啟重闈
之呀赫建皇途之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上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
德去雕幾與金玉紐漢京之文飾熾丹艧於菱曾抗重霄而競色
若乃紫微晨臨彤墀夜明雲薄萬栱風交四榮冬止其陽則釋裘
而燠夏休其陰則損絲以清旂櫳風而振響蓂葉露而成聲尉
薀駢湊疎柱森列坡陁曾鐵高窓景藹黯日霽而累連暉天
閒而中絕形持神而欲離足儵步而將跌盱昭回之崇崇睇光軌之
揭揭其南則丹鳳啟途遊矚荆吴十扇開閉陰陽雖盱容鼎七扃
方駕五車示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閣於巽維建福啟於
坤隅偃朱旗而舉玄甲屹屹之驍夫其後則深闈秘殿曼宇疎
楹瑤木交陰玄墀砥平鮮風歷廉凌霄飄英陰藹武闌增華稽
清玉燭內融則嘉威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茲一
人也三朝繇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處玄心於紫宸義和弭節於
通乾望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樞宸臣人是仰左黃閣而右紫微命
伊皋以為長其下則鵷行魚服良家茂族鳳禁非宜金吾領之其前

則置兩石以邮刑張三侯以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暴漏於鏈
律架危樓之罰叢以辨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入光係於紫庭倒景
入於朱戶騰祥雲之郁靄映旭日之葱蘢清晝不遑於元氣王獨生
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曾不得半乎其中俶
初經營天下既乂文物未周孫其壯麗蓋重施於勞非不揆也乃眷
睿孫睿孫開元萬宮晏清而大和掩書契之所論既克廣於崇
聲明備而益尊蓋聖皇之孝也揮綽變化兮動搖乾坤其東於是
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闕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講德其
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作月華之峻扉集賢人於別殿朝命婦於
中闈王風闢而成化陰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雅而展親睦曾孫而
娛叙因命於之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十品曹則左右有局通
衛並無物有恒司供無發與又有鉤盾珥貂寺人大伯奉宣出納之
命東殿宮中之役熊羆之旅貫以龍武才戟森森材官羽林聲威
丘山氣欝雲飛沈不扶千鈞跟騰百尋克壯皇威協比其心其外則拔
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傾遊功敎其閑望我鑾和陟彼高山循虎
憲章武遠國容未備乃立掌邇之司舒通事之史職在達下情于上
天陛王言于有位燔通太極遊指龍池重門內往複道潛移幽峻肅以
相暈光於融以熩熿玄象著明帝座雖三皇居設位俯察仰希異
室正中游宮夾南北起合光其容眈眈總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
萊如日之昇則曰大明自茲而北共遊所經達于苑囿不可殫名周
盧更呵而以環衛南端百仞上極霄際卻視嶔崟經途廣深繚以
層城矗矗重陰至若時雨膏田九農揆暢雲蒸山穴儀以昭曠白日
麗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師斂威纖塵不外頑絕搖芷葉
無翻棱自中徂外鎔洗川澄強直閩闢井書澄滌遍秦山陂
陁漢陵知稼穡之艱難見皇王之廢興及乎上冥成寒海神飛雪
瑤城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瑰階雲門露闕天華爽霽朝日翊徽赤
旗絳旌朱柱灑月仰白帝而金精開據何宮而銀闕發其武奕
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發神謀於禁中皇靈震燿列
闕渠凶獝猾武臣呲焉獻功劾俘虜而陳琛賊彼莫大之威容
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公奉爵羣后在位一人壽昌萬國承賜

式燕以樂欣欣且醉乃撞宮懸砂碣天地及乎歲歲元辰東風發春
懸法象魏與人惟新儀文物於王庭兼九戎而宿陳威儀之嚴出嶽振
振告太一披絪縕而俯百神既而成造匆發會朔清明增柄指寅
寢閫發丹皇帝御袞龍之法服佩蒼璧之純精執鎮圭導朱紱降
輦登階微闢玉聲於是典禮之官贊王就位南面穆然至若甸侯
采衛要荒閩貊輸其方貢罔不來格繞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叙
進象胥重譯肅肅委皮乾乾真璧設以庭燎天烘地赫雷鼓殷
殷朱干玉戚神策如生熊羆樗貽危昂歇向歆鑾射金根玉輅
太常少伯火烈門旂霜文陛戟乃進元元以觀禮現六億兆之增金
吾酉首璧之以胝瓛攀援而贊仰齊儀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崗雲
物興龐沛澤於生人啓上玄之休徵申命司寇緩刑家歸降德秋山
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均邦國華戎渴歡喜氣開塞揭金鏻於太
清炫晨陽於正色慶抃之聲不踰辰而雷四域當斯時也騶虞騶漢
於廓煥備王臨于朝天地貞觀靈宮巍巍上下交脊蓋所以法乾
道而道帝度是安體而明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
階之陋不可以儀天地奢不逞而儉固允執中于大位洪範曰皇建其
有極富哉上聖之宏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泮宮諸侯之事也雲多
甘泉晏恢昇福衛王之志也論諸侯易若戴天子嘉偉王曷若奮
聖人烈烈盛唐祖武宗文太古被德六王懃勳而政本乎慈用過乎
儉夫蒼生所奉者惟君所愛者惟親尊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赤
子得安其身乎故有能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易有大
壯君人者法焉聖朝猶斥其華而先其質今是殿也者唯鐵石丹
素無加飾焉身居之眇心與萬姓同畎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賓
以是享神何神不若其德歟雖以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隍四
海猶未足儲備解而儀丕寧豈底鎬一京之所在宗四鎬之前式勑
懷鉛之小臣俾肆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惶
新敢頌成功告于神宗無愧斯于之什式昭聖德之容頌曰
帝作含元合元言出若日觀呀為天門太階三層達于崑崙嶺
茲秦野揭以周原列文祖宗永錫孝孫孝孫有慶于以施今奄甸
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之穆穆皇居壽考無期既成斯

文客有觀之上者對曰前王之丕祥絶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以獻于聰明頌聲亦飫于天意和歌寧獨抃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有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恭克讓光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嘉神人之詠歌歆於肸蠁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斁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聖之耿光美于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寂而不舒猶埋蕩其智聰無乃過歟竊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濱于死亦冒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常聞靈臺之規願附升歌之末

明堂賦 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宜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頹綱淳風沕穆鴻恩滂洋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駿奔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休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將欲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彩不質因子來於四人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揆雲梁聲玉石於隴坂空瓌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而永固兮始聖謀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瞳曨乍明乍蒙象太古元氣之結空䆗龍從頹沓若嵬若嶪似天闕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岊嵲以嶽立郁崇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勳燭萬象而騰文𥉅恍惚以洞啓呼嵌岩而傍分又比乎昆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岧嶤乎紫微絡勾陳以緣垣闢閶闔而啓扉崢嶸嶷堅宇宙之光輝忽霍赫弈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黃河垠澈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揭鉤龍門以開關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群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伍托挐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硉矹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樓臺崛岉以奔附城闕崟崟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攝華蓋以權旅仰太微之參差捧以禁兵衛以武庫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檐屹其霞矯廣廈鬱其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景而翻飛大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之堂炅乎瓊華之室錦爛霞駮星錯波沏颯蕭寥以颼飀窅陰鬱以櫲密含佳氣之青蔥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闔聯綿飛楹磊砢走栱夤緣雲楣立岌以橫綺彩桷攢欒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赮爛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絶垠跨皇居之太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蓺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虯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窗赩翼而銜霓扶桑失足擬跟挂而騰躋要離敗膽而且積視冰背而中迷且以道通乎旗垣室入西揆寔乎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蹈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崢嶸彤庭煌煌列寶鼎獻金光流辟雍之滔滔象環海之湯湯闢青陽而啓總章郁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採時順方其閶闔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蹲踞青龍承隅而蚴蟉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熛掌火招搖司金靈威制陽叶光權陰坤斗主土橑乎其心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眄睢盱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賢示愚於是天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鸞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頫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畛纆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葳蕤納六服之貢受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撰金奏與玉咸延五更進百辟奉珪璋獻琛帛顒昂佾儺儼容疊跡乃綮組臨修兼威儀三犧薦五牲享于

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哉大武之隱轔張鈞天之鏗訇孤竹代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宜其然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爲虛造化爲宰飛元氣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哤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辭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沈珠卑宮頹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棄末兮反本人和兮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鉠鉠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而祀后土兮掩栗陸而包陶唐遂邀崆峒之道禮汾水之陽渴飲沆瀣之元精飢滋味而貴理國其若夢游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熙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其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況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開兮巃嵸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坱圠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靈臺兮赫奕日星噴風雷宗祀肸蠁王化恢鎮八極兮通九垓四門啟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女工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文粹卷第一

文粹卷第二　古賦乙　揔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京都

西都賦　東都賦　李庚

西都賦并表　李庚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當王道昇平火德丕赫數子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都而我宅焉廣狹榮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千齡之變言地則非秦基周室之故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此臣幸生聖時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位敢效皋陶奚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詆李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汭先生客于上京問里人以秦漢咸陽故事里人曰先生不習乎哉秦址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爲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先生曰賢者不識莽藾然沈潛歲亡而日遠顧聞古而知今爲我源說恭承王音里人曰昔者帝先唐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開中原既權二年爲唐還都周榛秦莽乎無耕徐文驅揚迎于侑傳若夫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禪壇新都之門闢殿敢宮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衣既稅瑞氣洋溢謳聲傳於億兆燔燎致乎太一乃會漢酺發周賚諧萬類浮四海遂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卜闕圖形榮號凌煙拓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搢紳其制度也譁乾休正坤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社稷而左宗廟宣達周衢址以十二基張府寺局以百吏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綱棖星分度儼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戶建倍貟下摠維綱於街史端國儀朝賓周客乎左右其内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山東榮月沆西軒倚九級之下樓麗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廻鳳門五開煙龍凝碧風靜蓬萊東則左閤當辰延英眈眈宣徽洞達偃室隱接以重扃縣乎少陽是爲二宮複道遐廓西則月華垂啓銀臺内句中書在焉密用宰相宦者別省延綠右蔽建于亭於屏外設蘭錡於廡下天子端朝明庭九賓發少府之寶旗陳奉常之宮動肅勾陳以辟護翼雉扇而對分雜人乃下鶴鳴先聞千官就日萬品趨

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外則國子招徒疏館開軒左立太學前博廣文膳豊中廚就殺九年稽以博士總之成均秘書典籍品命校郎樓閣三藏刊正鉛黃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縱橫交錯發論燈形而樂聲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載言載筆出納謨誥鶴動鸞飛振玉鏘金房廟著瑚璉之器梵杍鬯杞梓之林巴而變和陰陽經緯天地採撫軒昊牢籠虞夏闢孔子之學堂敷一代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署火額獵宦張拂剥犀綴革舊曰如虎虓振驊而蠼碟柔六鈞貫七札對天仗以司戈分王墀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閫外四十依倫關以作鎮拒柳營而開壁遂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此王者之武威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徵叔孫之春官命伯夷之秩宗則有封禪巡狩爲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失有朝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僭不濫羣臣之事有司以告下有内族外姻以殺以隆五禮各殊陳吉儀凶一室是形天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敎故以内則欽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國則昌卿士翼翼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鏘鏘夫如是奚周而正魯胡可殫詳泊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革木匏竹篔簴鏞鎛命官二署諧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格以陳宮庭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乎御甫衣集舞童或獻歌作名以宣帝功或布宇綴行以達皇風此禮經之所未紀夔曠之所不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定其漢祖之德肆赦緩穆王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於仗内幷儀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鐺追共工放驩兜昭舜紱決堯年臺收白簡吏閣丹筆揔秋官之計料不踰乎三十斥戶衞之失命罪湜舒之不足司刑無冤哭之庭大理有鳥巢之獄又若萬祖建宮玄元之庭霞敞雲幂飄飄太清天子將有事也殘豆時篔夏簋殷鋓傅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孝也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撫宗枝分華勳政外名花萼中題屹雲中而偶風香天外而奇觀於是天子設帝于著百醼家人幽燕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盛則長堤砥平錯則纓弁繁影佩印分魚九衆六佐肅儀於行蓋指戒途於前馬

待漏未開朝騎沓街雞鳴朱邸火度青槐先導學雲後車奮雷遝以嚴聲不生微埃人寒勿慄緹以京尹臨人殺柄罔敢不讋豪家戚里金張許史走騎如龍行車若水拉拈請命曾不仰視配前王與後趙固異代而殊擬其地勢也負秦亭臺倚漢甘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壽山指重城之二華拓外門於兩關玄霸交川灞滻在焉斷虹偃蹇而亘梁拖輪走縣而踢奔度萬國以向朝趙魏關之通門赤縣殊劇停阡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在掎鄠杜前張分拼連乎馮翊畫郊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亘五谷而通商天子穆清環衛陳兵將軍之號三番六營至乃辨聽鼓昏去在金吾鼓列六條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以周廬禁動人息用戒不虞其中則御水分溝昆明下流在野決瀲入宮環洲蒸織蒲紉芙蕖黃着諸戲玄鷁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藪澤泓作龍湫渼接河漢波通女牛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堤蒲家藏書丹爾乃農家東作屐土黃壤樹以桑柘翳薈乎南畝以秔以稌以黍以稷以輸太倉天子之儲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杖老室有蕃兒承化發謠帶力不知則有程蘇之家白圖朱軿排基峻砌待騎高門木秀苔葩紅舒綠繁挺碩果於華林青豐蔬於中園珠箔晝晴金缸夜明羅緯中幃鼓鼙吹笙譁族陳賓以樂乎太平皆饒分廛物大馹達中署肆帥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賄巴賨齊紈張繡紋軸蕉筒聲教之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廬金篆玉扃以張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勤后稷之功當仲夏而獻繭立中和而視農然後黼黻時備粢盛告豐其接下情也則堯鼓不懸晉木不列鑄金作軌四門是揭人靡迷邦士無諱許示收材而問耆上諫行而實達當其萬國貢珍四夷納賮賦用舟通財因輦進地官計國度支立吝百姓既足斯焉充牣復若天府萬品以備供職登饌則光祿獻廚命駕則太僕承軾其樂人也啓九重開三殿齒耆老於丈坐燕公族於內寢子以訓恭儉子以示慈惠戲族咸在百弄迭改肝仙童之霓裳靚壯夫之角觝御階晝陰帝座春深嬪紛宜閑窈窕嬪林既受賜於建章畫拜帛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或有乘時之舊址亡國之遺蹤天子迎四氣晝盤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耳目作戒於心胸昔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隳列城徙罷驪山役休上林秦址既遷鴻門至今此東郊之事也隋苑廣袤四亘籠南山占地萬頃不為人間齊門失耕禽游獸閑代謝物移縹垣不戶此南郊之事也空水悠悠文王作周傳鄭子孫衰平遂遷乃睠鎬都武王宅居國失赦死豐鎬皆蕪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時以主淫祀欒誕徐詐將求永久天子親拜太牢黍牲事亡地存為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鑒秦敗知恃刑不如恃德也因迎夏則鑒隋怠知猶獸不如猶賢也因迎秋則鑒周勤知祖基作難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鑒漢誤知去淫即正獲天祚也四鑒以陳擇乎生人四德已懋於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正傳今皇帝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之命

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輿區不一九衢六陌亦稱河洛始乎周卜今自有華進十八里作唐東宅成者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不我王度乎不識乎顛覆蕎華中原毒痛顧天聽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高祖西安文皇武干一挂我衣我人保乎彭城獻級東功乃立則劉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于合朝匪伊是居於焉逍遙明帝大同出震開宮悬波函鄉汝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昔乃周洛為灿帶澗為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大橋在隋之始移劃前規之隘傍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成就重城不居萬盜齊訖大業於羨寧鄭皇家而遜授既而天踐以正地產以寶祖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帝功既成封禪禮行顯祖光宗勤恤而祈萬我甸我郊三聖之靈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倚邇東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直齊梁而駕路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向發址崇墉覃懷鎮封上干昭回盤門導伊兩阜并開青仁頤智堂隅庭隈函其左掖通東右掖俯西龍故地之銅臨抱舊里之王雖御溝接苑樹通堤抗鳳樓於內庭直鑾端門於大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鴛瓦鱗翠虹梁疊壯橫延百堵高

量十丈出地摽闕臨流寫障霄倚霞連屹屹言言翼大和而倦
觀側賓曜而跡軒若蓬萊之真侶瀛洲之列仙飛翔鸞鶴東往來于
中天廠城曉啓千門萬戶建衞對居開戶擁隱翠華在鎬分官
以守監署惟三卿曹九臺閣高閎支取東方乃伊二官別抒憲綱
赫若夏日凛如秋霜藏動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鄉郊圻作
國屯兵孟津千里無煙萬夫揞揞實兼武備以食濟温唯是咽喉
屬于將軍禮樂所涿啟惟舊周追魯俗而為鄒化府禎而作蔡異
材挺耀多士優游原膴膴而耕溺水濺濺而洗由士得天爵孝稱行
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鬷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之史籍貸當
代之人倫兄友弟恭位皆崇榮石記標衛肆夢為名稱首絕跋旋
崎變形指兩為而遠邁對二陸而遐征至若里巷之新名閭閻之近革
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衛來於將來何傳言之敢作且二
詰尚存始卜惟艱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于聞或得于傳孝子
勿諱試為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郟鄏之地中居帝域賢相
聖營龜卜賢墨食成王定鼎以休懿德三十余孫八百祚年祖功帝
微蹇乎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夷元殄祀太史不須百參分波
爭凋其源汜水而鄭陽翟而韓晉盟河陽秦戍新安一林之兵雷
之土嬴氏秉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也南陽異人復運漢甚舊
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肇明帝和而酬沖質不長和靈自縱后
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禍搖棟陽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
漢之失都也魏不復許俱斃四十強臣執柄三嗣徒立政由寧氏王猶
莫奮瓦解土崩炎居魏遷此魏之失都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胡
騎入兵沈閑稱戈浩浩延流天下塗波八王既分五馬南奔左袵之
衰乃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權在諸侯則姬氏平權在內府則
漢室傾權在強臣則翻祖權在親戚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
興勢移都隨鼎去從古如斯謂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遷時清
則偃偃政弊則求居勿謂往代試言前載開元入平海波不驚乃饗神
都東人謳歌時則轄轍其車駢駢其徒行者不齎衣食妾衞冠
冕之夫嬌羅之婦百室連歌千庭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
玉戶絲竹管語我遊如堯我從如舜貧庚而稱賤賣而揚比屋相視
耳表空帛開場分賜不列甄疊同軌同文晝呼夜讙乂禪千倫去
徑即盤既兆既億動動植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
隆考文景之漢休播代繫時不為彼復我俗既饒我人既驕安
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漁陽兵起逆旗南指我無堅壘市
向雖動衝天羯腥門開蕪景殿據武成殺人如刈焚廬若雉蜀
駕先移肅師後誓傷四年之委燼奮二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摧
陣雲及夫掃塵擲之灰收京野之骨御郡國之版在職官之籍
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興六紀于茲七聖儲休乎羅補衷故
含識之士女植髮之童兒皆能痛其喪亂而期我康時今四方之
事吏不知也惟洛決決澇盈萬室惟城職職市廛轄比比年大有
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艾無橾咸曰將瞻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
鄉里之人思萬乘之威儀幸物阜而時和指康衢而引領作望幸之
辭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慶揖鬧兮龍在中望雲光兮拜千百西
澤霈光均東澤里人曰哉哉且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
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謝赭班爵公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四
年穀比登未極于富人庶稍蓄未臻于壽動殖小遂貽有枯夭
日月所至猶照執土戎狄雖貢西地猶虜今行大禮得不愧望
于天而獻羞于祖是尚以聖政為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為
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堦在西而東均處內
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安堯舜之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
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興復轍關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
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文粹卷第二

吳興姚鉉纂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天寶十三載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寖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覺衷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閶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蚪捎熒惑墮旄頭風伯扶道雷公挾輈通天台之雙闕照滎陽之十洲浩劫磨礪萬山颼颸欲臻于長樂之舍蒐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在右堯步舜趨禹馳湯驟蹕閟宮之律崒坼元氣以經紆躡紫雲而揀礌撫凉沙而承霤紛綸棣珠而陷碧瓘波鎔而浪濤泰青宮而欲雨絕光燭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藉釘就祝融御火以焚香湘女捧盤而盥漱群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閒於柔盛羽客先來於介冑崇望祖之肅秋析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勒王喬以視履積路戍於闕續匪正辭於硯史若盱蠁之有憑肅風飈而乍起揚滌蕩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芝蓋歌以颯纚中淵微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窫窳其孫赤爲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呴喻歷紀大破創痍未蘇尚攫拏於吳蜀又頡頏於羯胡縱群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雜比聰廆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湯帝終暴叔寶初襲紹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覲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貞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聽或喜至於泣矧麟介之鳴簴昆蚑以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佗神光而細閒羅詭異以職音地軸傾而駁電洞宮儼以巖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鷽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搏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爲鉤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復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濩濩倏弛張於臣細觀披寫於心胸蓋儵罕無際而灰帝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樸於玄蹤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成蘢茸跖而壯拔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伯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宮尊臣商數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奇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周倫不忘伊庶人得議寔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老九筒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宰我同升於季康敢擬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由乎雷霆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精光大來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復游以自得況是蹤魏蹻晉拙周扶隋之後與乎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老俗之謠稽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彿彿渭衮服紛紛朝庭多門者仍亘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歲而無其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王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干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必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經天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其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負蹕望重闈以肅恭晡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既宗廟之愈深控職司之所容宿翠華於外戶曙黃屋於通衢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粟階有賓阼帳有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銷天合律箕虡佗以碣礌干戚宛而婆娑鞉鼓塤篪為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取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循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崢嶸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剡𤦃以星羅已而上乾亘以登謌奚休成之既享璧王儲精以羽疊門擷洞豁而森爽思帝歸寒而敷昂蒼雲戒曉而來往熙事充塞群心慶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鸑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勳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禼代天之工為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與已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名垂卓絕向不遇返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弃業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賞大家後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鈐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祊豐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自務以蕭合馨以才明揚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殘其瑞神姦愛帖不敢社其精而無絕軌享鳴名者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禳穰於繹闕芳霏霏於王斝（斝[illegible]玉斝也）沛枯骨而破聾盲拯夭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汙鑄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歔欷陰事儼雅華清輝於鼎湖之上靜餘響於蒼梧之下當然漢漢揚然鋭鋭紛益所慕若不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耕駮千官逖聽而思疑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朴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周宣之敦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威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馮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蹋天蹐地授綏登車伊涌洞槍梟先出為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縲壇紺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脩頌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蔡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展掌大銳壇邸之則封人考壝宮之言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宗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儋然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宿設將旰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騖部騎反覆以相經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方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劃翠毛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鉤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翅颯幽夏以固扃戢歧燦華攞渭掉逕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青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荊門巫峽玉帛紛迴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霈然乃作夫鸞鳳將至以沖融寒廓不可乎彌度聲明通乎純粹溟涬為之根堮騶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烏攫而黝蟉徒有勢於殺縛朱輪貴野而杳冥金錢成陰以結絡吹堪輿以軒輊搶寒暑以前卻中營箔擁乎太陽辰眷盼臨乎長薄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蹤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縱橫屏玉軟以纓略入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幕周衛轇轕既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炯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絜藹嚴上而倩超雲萬苗以張蓋春

蕆蕤以建杓簪据斐斐㛹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
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宮有御
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勸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
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則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
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
色先王之不業纔起信可永其昭配群望之徧祭在斯示有明其
章黻由是播其聲音[illegible]乎節奏以進退韶夏護武采之於訓誥絺
石陶匏具之於梗槩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碎瑣英華發
外非因乎簨簴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精脩胜
胃柴燎窟塊疇學耆耡葩糾晦漬電纏風外雩颯星碎拂勿
侹淡眇溟發悴聖處岑寂玄黃增霧帝蒼生關昂毛髮消竊雷
公河伯或騎騤以侑贊霜女江妃乍紛綸而睥睨執紱秉翟朱干玉
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歛祀事虛明於是渚沱乎溟汗
紆餘乎經營陵朱崖而濯朔漠淘暘谷而濡若英者丈沸而童子
僻叢棘圻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醲醇以涵泳非奉郊之縣
獨宴然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郎萬𦅸縷乎至精稽古之時
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群儒
三老儼而紱皮軒樹帳殿稽首曰臣聞疑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
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羲初以木傳子德紹始而可
見洎虞夏殷周茲燠炳而憖舊秦失之於狼貪婪食漢繼之以蛇
斷龍戰中菸茫　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道祖視生
靈之碟裂魑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緘協夫貽
孫以降使之遠命要契乎累聖昭洗中祚闢厥氣侵蹕乎暗夜之
妖勢迴薄乎龍蛇之薛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闕不敢抗
拒鬼神為之鳴咽高衢騰歷長劍吼血負卑配宇縣刷插紫極
之胼頹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臨祖宗之耿光卷
夷狄之影撇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為
稷禹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轄自觀以高揭叢懸圖畫借發然優劣
宜其課密於空積怨微刊定於興廢纖絕而後覩數號從首八音
六律而惟新日起算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

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為乎郊藪
宜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為鞠鸞道以萬
物為芻狗今何以茫茫歸乎人極眇眇託乎群后端策拂龜於周漢之
餘緒步闕禪於羲皇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
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拂珠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
珍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為增
休揚以我稅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文粹卷第三　何著賦并序

[illegible]

文苑英華卷第四　古賦丁　總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符寶　受命寶賦　梁肅

算緯　渾天賦　楊炯

閱武　大獵賦　李白　裴將軍舞劍賦　喬潭

率師　濟河焚舟賦　高適

受命寶賦　并序　梁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白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竇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寶命在己而慆心墮耳漸至危殆以負扆之尊披竊鈇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必微觀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兮惟王之典翕二氣以成形涵百昌之純精卞氏得之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擬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貴微神器之爲名及夫秦始稱皇削平六王爲龍爲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以降殃惟陰陽之運行然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摽去公室世移成柄實沙麓之遺孽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闒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龍驤爲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尚非其人寶命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發雲雷之迹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眢井以湮沒故草萊以拯之寔功存乎威烈何典午之傾覆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卜年遂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由道喪隋之并吞始負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雄阻由君昏而黷武豺狼呀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望夷之釁既發斯器淪於强虜昊天有命眷我高祖鸞飛汾晉霞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飈舉聖人既作萬物斯覩于時也元德肅結東周號競帝謂文帝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外平混車書以同軌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寶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爲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所加曆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爾忌是以有守有失動而從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幸捷以取之若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則執持衆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降肅執之昭昭孰可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朝不既而患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庸哉皇哉大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　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疾丘園二十年而從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云

有爲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黄山而皆青翠俯紫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昃星辰浮於太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爲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囅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胷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疇其容乃盱

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宜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
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
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彼應於天柄君
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說儻鑰首之重生亦不能
成其筭也二家當聞渾天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原夫杳
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俾造化之多端
南溟王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
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
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
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
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
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
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
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
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
道亦殊途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
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
攜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輝
魄配之以鉤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
帝座轄宮弈弈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閶闔之重闈
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因於貴人太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
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馬天王對
於攝提皇極臨於官者左角右角兩轄之所巡行陰關陽關五星之所
次舍後宮當於燕息太子承於家社宗人宗正內外享叔於邦家
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螣蛇伏藏敗瓜宛
瓞而獨繭織女終朝而七襄登軒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閣道
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
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
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聚衆髦

頭之北宇割其胡旁天畢之陰昔漢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
旗九斿之部伍燕蘇之地出於苑囿稿億之資貨積於倉庾南宮則
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常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鑕禍
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臣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
處士之星天狐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交鶉火通其耀
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關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
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渭水之橫橋像
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室漢家之
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覩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
雞曉唱靈烏晝跂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平太象所
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温龍山銜燭不能識其光景
參父乘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主后
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浹重暈帀而邊風駛纔盈蚌蛤則虧騎
光使通闕虹虧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熒惑鎮居
戊己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
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
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超
前舍爲盈退後舍爲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
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
部署歷七耀而躔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
宜然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露或吐霧而蒸雲或驚雷而鞭
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偏白日爲之晝昏恒星爲之不見
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且扶握天鏡受河圖
若日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祆氣冬雷夏雪日暉
長虹星流伏鱉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日懼之以災此昏
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
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
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吳箴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
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蓋高語曰惟天爲大至高而無上至
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莫尊於上帝法象莫大於皇

天寶心不測神理難筌曰何爲兮右轉天何爲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螾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蚿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鍾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乎上玄女何冤兮化精衞帝何恥兮爲杜鵑爭彌理者有零陵之石聞絃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憐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臣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大略窃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太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夸胡設網爲周阹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窃爲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將曜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耶臣白作頌折衷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葳蕤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烟陰火井冰閉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餐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飈掃萬乘雷奔猜搏桑而拂委火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鐘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於是擁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振於蠻貊陋梁鄒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禍北以代恒作袪夾東海而爲塹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群以坌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罝罘綿原峭格掩路蠛蠓過而猶礙蜼蝘飛而不度彼層霄與鷙翮捧穹翔鳥與伏兔促嵒合拔彌綍彼罔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兮裥虹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明滅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下整高頹深平險谷擺椿栝開林叢喤喤呷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冶之儔烏獲中黃之黨超巖躐莽蒼喑呼吽嚄風旋電往厥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狻手猱挾三挈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樹號以鶚睨兮氣赫火而敵烟拳封狶肘巨挺梟羊應叱以斃蹠踢猰貐之精而隨顛或碎腦以折脊或歘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淵藪扼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捩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而却走君王於是峨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掣電鞭觀壯士之効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龍異類傑之駭人也又命建夏鼓勵武卒雖躪轢之已多猶拗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轔轤以陸離轂騎煌煌而奮發大之所騰逐飛走之所蹠跚攫寒麑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斉鋒淋鍔瘡嶮嶮掩窮

觀殊材舉逸群尚揮霍以出沒則有白猬飛駮窮奇貙貗才若錯鋼鑿觜如叢笄口吞戈鋋目極槍欃悴限弧彈王弩射猛熊透奔虎金鏃一發勇骨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非渦叫南山白額之足覩搃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趨喬林躡絕壁抄獮猴攬貊貅因驅馳於峻崖頓鷙獲於穹石養由發箭哥肱飛車巧括更巖妙兼捕目墜鵾鵬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梢鶺鴒漂鶬鴰彈地鷹空神居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鼇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其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洇色於旭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限穹昊之路絕而怨也其不厭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者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誡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眞雖窮毛而不獻豈劃鮮以除輪解鳳皇與鶄鶖鵜鶘兮旋騶虞與獻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騂酌醲韜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國開日月之戶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搜叡與狩歧何宜城之足數哂穆王之恭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處乎神明狃於道德恢無外以爲罝琢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固有不克使天人宴安草木蕃殖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泰山褒德於社首莫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返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搜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裴將軍舞劒賦 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劒爲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

將軍以幽燕勁卒燿武窮髮俘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鍾以揮篳鼓以靈鼉千奴度舞萬人高歌奏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兼歡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劒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乎貝胄朱綅而正色虎裘錦裼而攘臂抗稜威飆銳氣陸離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宜其利翕然鷹揚翼爾龍驤鋒隨指顧鍔應徊翔取諸身而發躍上其手以嚴昂縱橫耀穎左右交相觀乎此劒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摇轆轤射牛斗空中捍撥不下將久欻風落而雨來果擬心而應手覆其凌厲清寥幽練電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觀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之遲數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沖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兩汗八佾爲之慙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左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擒風生兮旌旆飄颻雷走兮彤庭曄曄陰冥冥見靈怪雜攫將鬼神之舞所適逃豈蠻夷之不足震懾嗟夫聞子之逸躍其人未雄仲由之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劒有千金之飾奮紫髯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力或歌曰洸洸武臣雄雄劒兮倩凌塵威遠夷兮孝來賓焉用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侍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覩乎軍容教舞者使觀乎兵勢發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將軍之劒舞古未之至

濟河焚舟賦

高適

昔孟明之戰戰載北也空山內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悵然不收社稷包羞朝廷懼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弃瑕之恩未報拜賜之言虛設秖名勵節易地改轍冀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總元戎申誓伐四馬雲屯長劒電掣咆哮兮前驅後虎威發兮左霜右雪大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瓦解長不周之柱折朝出乎成秦夕濟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

掮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在前所負則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嘘而霜露變叱咤而風塵弭爾無此舟誰無此舟斯否則骸骨為異鄉之土魂魄為鄰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大川欲長燼龍吼乎沸潭魚喝乎湯泉舳艫化而為煨燼棹楫飆而為烟水皆與軍聲合旁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鬬上衝于天是以天為我赫怒焉地為我震撆焉林木為我枯死焉山陵為我崩騫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鬬城郭而不出潛鋒鎧以自備以五廟苟存為幸以萬人苟免為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乎時晉實之主反為客秦實之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棹地於大河之北封屍於崤陵之下既而兒雪前恥人解厚賴四鎮請野横行而旋踪聲破晉山喜氣塞秦關曲沐復晉之動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輔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繆秦圖之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麤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籍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籍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於身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朝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身與二六爭功成強秦覇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久豈無私之鍳以照六合衡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擬奇捨異舒菲盡取若有一人近忠貞合文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以見志入函關棄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為棄甲而生投君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明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文粹卷第四

文粹卷第五　古賦戊　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海潮賦 并序及進賦狀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將為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期乃興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生之實驗也其朏其朓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其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言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請示于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illegible]摠至陽之元精[illegible]作寒暑與晦明
截穹崇以高步陟浩穢而下征迴纏烏於兩至[illegible]
[illegible]曾不忒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蹶其入也海水進而潮生
何古人之守惑謂兹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淵泉之鄉沃焦之域捶悲谷
以成腹浴潒兒而改色巨鰌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戲
威於冥工伍胥逞怒乎忠力是以納人於酖昧迷塗乎後代曾未
知海潮之生兮白日而太陰哉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
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術則朔望
之候不爽乎毫差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懼將判乎神聖者也
粤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為水故霏之以
雨露雪霜雖至賾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聰明居其中而不察乎
渺漠之其外而不考其汪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
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觀因上下之交泰識
洪濤之所啟䌹為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架其餘滴而
喪其泉源也[illegible]於是欲扶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
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漫漫之無際曷澔淼而可以盡度乎乃知
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賀轄轕乎坤輿知六合之外
洪波無所洩[illegible]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illegible]不然何以使
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挹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驗
乎哉彼其為實也視之而温陽矣彼其為壯也欲乎其流流矣其
增其巔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瞻視無際倪汹湧澒洞窮東
極西浮厚地也體定[illegible]半圓天而勢齊[illegible]謂係物可
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illegible]抗雄威
之獨烽却衆柔之繁灤高浪瀑以盈兮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
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沫電迸以驚[illegible]其日之
為體也若爐堅金間徑千里[illegible]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
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水之能近而不澎湃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
凌轢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悼慄如聞巨鎮撼兮不可探乎深
淼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渦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
而尚隱帶餘霞而未珍其漸没[illegible]兮若后羿之時平林截驪

騶虎與兕象儡于熊及羆呀傾塞而聳鏗忽劃碎而崖齒[illegible]嶺
[illegible]其少進也若召人鏡紛填城溢郭蹄相蹂戟鬣相摩錯
鬪閲潰慢凌強侮弱皆皇輿之前躍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
衝極也諮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亦奔騰于壁
萬雖搏拂亂嘩後開儒勢前判偈仁兵而自僵仆谷呀而嶽
斷此者皆海濤過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
生來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陳乎文田生之場以照永久為天下稱
揚爰有濤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頹[illegible]而
噫胎呼愕來于席躡足扼臂將欲致詰領盡天地文之而乃謂先生曰伊
濤之源先賢未言杖乘循涯而止記其杈木華相近而未考其根焉
有未學後遠從唐而敢論先生瞿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
執臨[illegible]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從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
知而不言不明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擿談天之
大辯究地之倫指蛤蜊之難悟欲盡聽於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潮
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見大章所步[illegible]東西有極客成
叩玄陰陽已[illegible]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木德莫不窮
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致晷[illegible]周髀作則
[illegible]神靈窮情乎天象[illegible]天子雲賛數於
幽黯[illegible]張衡考動以鑄儀[illegible]淳風述時而建
式[illegible]彼皆疑岥於鄉譁之間感思乎圓方之壹胡不立一
辭於兹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將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實之
胡不考之[illegible]荀因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illegible]而秋冬
勃興[illegible]其過潮也當少進何處邀激而升增[illegible]其過望也當
少進何積日而遷凌[illegible]何常微[illegible]夜何常大[illegible]
[illegible]何錢塘淘然以獨起殊百川之進退[illegible]何仲秋忽爾而自
興異三時之濤沸[illegible]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感萬絕入
洪溟以深濆何日光而不減[illegible]潮之往來既不因日日雖一沉潮何
再出[illegible]其萬派之多匯江匯河發自滄往成天波[illegible]古不極去流
四[illegible]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illegible]焉潮之外水歸何哉[illegible]又云水實浮
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凌川深投堤

置水府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足以踰淼𣶢塊北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吾聞之天地噫氣有吸有呼晝旦夜夜假潮乃不踰瞬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聞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昕然啓齒於是請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須冰之信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桎梏於獨見紛沉溺於羣疑既別白而不悟奚提耳而告之然有事至理無爭無勝衡權衡之在縣審錙銖而必應譬海潮之奧言諒余心之足諭當爲子窮幽而洞冥且止於揆物而稱益夫日燠陽生於復離南斗而晷長過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既作雲而澳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坼於胎卵鳥獸合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十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外故其散也爲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也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退東井而延夕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而上涸泒液歸而下湊舜萬物以如歸空大澤而若滿縮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誤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制以制威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鬪終摩壘而先釋日沮其雄水凝其液既冒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潮之所恃者月所畏者日月違日以漸遠水畏威而乃溢亦猶辭石納職來遊王門獲命以出望宇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黃道所避退還已均畢極陽而不凝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退爲順式自望而進進爲于德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驅勢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自晚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逆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其勢函澹無物能弭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微於陰者故鎔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退之爲潮而莫肯少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嘗侶敖東遊亦聞其概賦之者究物

理盡其大諒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昏耳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群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折入既深激而爲鬪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霄分之際避至烈之焯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指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發發而巍巍也萬物之中分日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爇附於陸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藏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焰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來死炭遇溼而同泯泪哉方輿之下陽祖所迴歷亥子而右盛道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爲朝左激之近兮近爲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沉而潮之所以兩析也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緒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雲霧者雪霜者爲雹爲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起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派爲之長輸未覺客又勸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陰雨爲沴時則陽氣來于旹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違於王政之大彼有後問姑紓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爲主地以陰爲宗參一儀之適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雪均行逾常則凶菑徧借慢所以犯陽德也故賜狂肖之象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爲之災此則爲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制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坤與乾令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爲德請以不極爲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上規冥其圓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宜夫如丑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氣承之而不知其然也

氣之輕者其外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于霄勢窮霏然下墜 隨物發而虛受任映淪是疏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静九天垣九地作重陸之膠固白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濛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敢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言亦何足齒於吾人 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喊為夕為朝且登且沒迋辟波而甚雄 與家而未發孰觀地家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竅原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輿頴中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昔居海裔覩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爲竝至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儀旁明亦窮其變吾因訴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地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蹂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斂躯斂色交秧而網彼洲亡方蹟古或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迷於閫域非先生覩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卵判雞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踞躍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爲賀庶知玄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刓編鑽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無藩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窮天門兮濤疑一擇未立言兮若和與扁祛吾惛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祇爲讙兮陰陽數交木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疑濁兮上浮清隨盈往縮兮浮四演釜鬴蒸爨兮擬敏形顯揚此辭兮顯為經高誇百氏兮貽億萬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鏑何以解乎群疑客乃醉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王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庶有憑冥生乎象先雖迷於厥之源然設政躔之數是以迎推洞乎三合分至自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撰於 而無差可御於幽贊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石雖東泳不歿天門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楷夫儒氏之業也其不成思曠轄盡愧難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賓酬嘲敢云早惠既不用蛉膠習戲自鄙童心及竊與里中拘塵長者執經堂奧避席嚴師自悟臘間媿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榆槐屢改管窺之心妄切聲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禍捉襟見肘久困牛衣颯垂領以若驚頤生髀而增歎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於賦中盡技疑滯輒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爲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理并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為上規南極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繢庶將無緬螢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翼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於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　天道右轉七政左旋　日入則晚潮激於左
日出則早潮激於右　潮之小大則隨於月　月近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一曰渾天　二曰蓋天　三曰宣夜　四曰安天　五曰昕天　六曰穹天

右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爲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言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遍覽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梁祖暅云渾天之形内圓如彈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右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微水而成潮也又案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日入地下卦為明夷䷣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入水為夕則天在水下於卦為需䷄天左旋昇出為朝於卦在訟䷅又离為日坎為水日出水上卦為未濟䷿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為既濟䷾言日右隨天入巳涉乎海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以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　莊子逍遙篇　玄中記　王仲任論衡　山經言日不入地　釋氏言四天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為喻以論眞宗而學者多誤故列之為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又案吳王蕃法云今因周禮鄭衆鄭玄之言用勾股之術以求天之里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於陽城表南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立八十而旁十五則日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右肇始學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自得之遂用覃思亘涉稽萬流之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群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言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止息者為衡皆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則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今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授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為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太初曆又知此術在張平子前也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儀張衡以延嘉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為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太史令晁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儀之法李淳風因為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明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遺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肇祇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為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分曆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為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部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鏞元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實禱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嬀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皐陶共佐千年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側管窮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留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同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摭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使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當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顯此愚見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為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為業之初寒空四壁夜無脂燭則爇薪蘇曉帳煩冥亦嘗懸刺在名場負寃為孤立於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遠擧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擧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上狀頭茲仕之初莅

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爲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祕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愆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强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苟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以潢汙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彫蟲所爲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佾隨狀奉進上瀆宸嚴敢期杳覽臣肇無任傳懼戰越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候誅責

勑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考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付史館

文粹卷第五

文粹卷第六　古賦己　總十首

吳興姚鉉　纂

名山
華山賦　楊敬之
霍山賦　皮日休
花木草木
牡丹賦　舒元輿
長樂花賦　蘇頲
桃花賦　皮日休
秋蓮賦　宋之問
荔枝賦　張九齡
瑞橘賦　李德裕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杞菊賦　陸龜蒙

華山賦　楊敬之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爲丘大積焉爲山山之大者爲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者嘯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姑射九嵕荊巫梁岷道之云遠迆邐而賓嶽之形物類不可階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舉之千仞不爲崇抑之千仞不爲卑天雨初霽三峯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湄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爲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不見其巔肅阿芊芊嶓五百里當諸侯田嶽之作鬼神反覆蛟龍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扑之走之馳之甘雨瀰漫百川東逝千里而散噫氣蹶然怒乎歘幽漸乎人聞其聲劃劃嶽之殊巧說不可窮見乎中天峯淨而嵯峨歧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者似池洼者似臼欹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鼻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其乃繕人事余安得畢焉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矚九州在宥群生初太易時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又曷足蒞是後斯乎天成乎人者必闢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仁故軒轅有盛德尤爲脈生物不遂軒轅用力大事不可獨治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德之衰物亦處宜黔首以降陽發仁以王癸受辛以亡甲戌靜金不敢有加推道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其見乎萬而謂乎壯社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遑臣恭貫之曰壯乎此古矣祖矣大矣廣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臣之言又明之矣然起居於上宮

室於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祀龍藏矣其下千載改更興壞悲愁乎若循其環矣臣又聞曰古有封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綸於神何如也曰若知之乎聞聖人撫天下衰天下既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率肉以奉祭祀高福其己則廟祠相望壇墠迤邐盛氣臭李金玉取新以燔積灰如封天下忿矣然慊慊不足秦由是弊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霍山賦 并序　　皮日休

臣日休以文為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其文幸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騎邑曰霍山山故嶽也邑贅于趾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魏手乎鼻心乎竦神乎聳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畝躁然撼回紛然梵絲悅然隨穴之浩然涉偵幽然久焉則知才智之劣如牽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嶽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聞於神而愚之耶抑有所達而託之耶其辰既決其精忽渝怯然而勝躁然而通紛然而靜悅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能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為山峻清為嶽其山承臣其嶽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為尊嶽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勍勢荊豫華嵩青沂兗岱如垤而秀如塊而銳嶽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里外為天棟梁嶽之脊端然御極竦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騏其拇如枝其相若卑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為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奕丹青滿天嶽之靈其神不眹其報如響若雨用淫嶽能麻之若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閑藹藹篠卉淒淒迷迷漠繽數百里嶽之形有雲騖騖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北幽豈隆崙列缺轟然霹靂天地俱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曉而東有如貫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崿而節或銳而厲或斷而截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之怪之稗之譎之千種萬類繫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異形曰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莅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所以五嶽相通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覲侯下以佇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寃者乎窮者濟泊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旦冊而命我與諸嶽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發巡狩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爾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之義故爾之將賦余聞遏爾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衛既遠有狩必勞惟霍之適斯號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忘也臣曰請惟神命既覺而書嗚呼異哉

牡丹賦 并序　　舒元輿

蓋遁乎深山自幽而芳以為貴重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寖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為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為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

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驅動蕩支節如解凝結百脈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坼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裊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疏者如缺鮮者如濯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下上次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晴籠晝薰宿露宵裛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奇或颭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泫露如悲或重然如縋或爛然如披或迎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搖搖纖柯玉欄風滿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朵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顏色酡各衒紅釭爭顰翠蛾灼灼夭夭逶逶迤迤漢宮三千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發銀燭爐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群仙晶熒往來金釭列錢凝睇相看曾不晤言未及行雨先驚旱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此繁華遑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幄庭中步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篁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窗紗彷彿息嬀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槎脈脈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澠萬坐笙歌一醉是競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華第一脫落群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櫛蕊如金屑妝飾淑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斂跡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爲而生哉汝且不言徒留玩以徘徊

長樂花賦 并序

蘇頲

蜀大守庭際有紫華草秋中始繁英不落洗冬旱向直本霜封甚雜大同於衆卉感衰小異於群物余評而未識吏或告余曰此長樂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賞焉因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古人所爲得髣髴其言歟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矣夫樂者以哀樂之節同其樂則至矣長也樂也吾安得而間之嘉纖植之並用偉令名兮在茲徒見其艷且茲其尊高標璀璨莖丹外而縞中葉繁分以紅貫纍綠穎之重疊索紫蕤之爛漫迫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猗危冠兮纓若綏默退靜其何遑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兮攖瑤翠寒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藏匪以曉兮自耀匪以耀兮自強文燭露之均灑庭清舒之泛光本無嫌於散地甘有寓於殊方然則太液初滿上林新霽苹芃灼爍萬品千計摇瑞色而涵芝雜奇葩而轉蕙孰與夫王堂金闕之偏賞白日青春之特麗歲不與兮時向闌風蕭蕭兮夜漫漫賓遠鴻於沙塞叫離鶴於江干君曾不見二月華矣盡林間之槁木千霜頹矣亦庭下之枯蘭懿此常度凌於早寒假春期而不彩雖秋令而不殘衝雨霰之飛薄任雲山之險難芳芾珍於霜霏節恒慕於檀欒吾則知樹背之奚託傾心之可安如後凋之是貴固獨立其誰觀文與學揉起而爲亂曰白露瀼瀼何草不黃紫華灼灼生君之堂彼不伐兮秋自殺時或珍兮君是惠彤庭赫兮朱草駢交屈軼兮友賓連伊椿蓂而萊此君曷爲而賦旃

桃花賦

皮日休

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厄於躓然強爲是之耶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其辭曰

伊仰氏之作春也有艷外之艷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爲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華卅衆芳綵飾陽和開破灑灑豐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淺不深若素若紅萬王顧半酡若夫美人笑妍曉春含曉露如不幹繁若無枝婷婷婉婉夭夭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闚者如癡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磨香而可薰或嬌婧而莫持或幽柔而旁午或擣台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亦傑然以作態或窈窕而騁或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之撼然兮相幫霞映楊柳

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夜景皎潔閑
然秀發又若嫦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閑脉脉又若妲己未聞
裂帛或闊故楚艷艷春曉又若息嬀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綺
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驪姬將譖而泣或
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
娥將歌斂態微動輕風婆娑暖紆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露斜
倚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抑其旖旎互交遞倚又若麗華侍
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虜滿地春色階前砌
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
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使耳
則耳或以眠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
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碌我
誠修花品以此花爲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目
吾目我耳吾耳妍蚩决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
爲國兮如此

秋蓮賦　宋之問

天授元年敕學士楊炯與之問分直於洛城西入閣每雞鳴後至
羽林仗閣人奏名請龜契竹命拱立于御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蕖菡
萏譔履扃閤自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觀其盛惜其衰得終天
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礙仙禁人莫由窺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洧
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露
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顧歎其事久之乃述秋蓮賦焉
若夫西城秘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葉之已秋昔之菡萏
齊秀芳敷競發君門閟兮九重兵衛儼兮千列綠蒂青枝緑
潭翠池暎連旗以搖艷積長劍兮陸離躑躅兮裂毅又沫兮相沃四
繞兮丹禁三市兮承明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夕而察之若
霞標灼爍散赤城既如秦女艷日兮鳳鳴又似洛妃拾翠兮鴻驚足
使瑤草罷色芳樹無情複道兮詰曲離宮兮相屬飛閣兮周廬金
鋪兮璧除君之駕兮旖旎蓮之葉兮扶疎萬乘顧兮駐綵騎六宮喜
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女嬪而神虛豈與夫溪澗兮沼沚自生
兮自死海圻兮江甸蒿萬兮烟波徒漢女遊湘娥佩鳴玉戲清漪中
流欲渡兮木蘭楫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北汀洲兮不極既
有芳兮載城長無依兮水國豈知移植天泉香飄列仙嬌紫臺之月
露含玉宇之風煙雜龍兮照燭衆彩兮相宜鳥翡翠兮丹青翰
樹珊瑚兮林碧鮮夫其生也春風盡蕩爍日相煎夭桃盡兮穠李
滅出大堤兮艷欲燃夫其謝也秋灰度管金氣騰天宮槐疎兮井桐
變搖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艷兮八九月乘化無窮兮千萬年越
人望兮已長久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蒂之能固何穠香之獨全
別有待制揚雄悲秋宋玉夏之來兮就早紅秋之暮兮悲餘綠禮
盛燕臺人非梵扑雲霧閑兮蔚爲閤金銀酒兮蓮作杯落英兮徘
徊風轉兮袞袞入黃扉兮灑錦石紫白蘋兮覆綠苔寒暑茬茬
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哀託芙蓉以爲媒

荔枝賦 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
果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
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喜歡以爲甘
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
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閑議欲爲賦述出務
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叙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
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
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道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
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圍以擢本傍
蔭畝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緗枝蓊茸雲擁環合蒜攢如蓋之張
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于斯峞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沮洳惡
層崖之險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
律肇氣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花但甘其
實如有意乎敷本故微文而妙質蔕藥房而擢華皮龍鱗以騈
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門然數寸猶不
可匹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之不一

伊醇淑之無算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佚心
志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橘援蒲桃
而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燠煜客或煩
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怡而體泰信瑪瑙之仙液實珉瑳之綺饋有
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況美李而
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而爲寶夫其貴可以薦
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嶺兮白雲
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
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
辨乎其中哉

瑞橘賦 幷序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囿之所植
也臣伏以渡淮爲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有感昔漢
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
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
地同和群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滋更承膏露草
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臣賦之臣
幼學爲文忝列樞近敢稽首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逆不遷於上國貞
枝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雜丹楓於綠
畔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鵷鶵於焉棲息雖同露沾於兩
露竊自得於雕飾終獲擧於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
運輸造化之玄力思六合以同風採珍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笑
靈之不測逮乎霜飛天囿風落秦川舍甍嫙娩於朝日玉樹青蔥
於雲齊天牧方壺之翠島列瀛洲之清漣卜蓊鬱松下秀孫苓杞
朱草與屈軼華紫芝與賓連靈卉必植而嘉橘在焉豈獨閒
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熀耀閶風之珠樹棼然香若園於野露色
凝炫於江煙既而太官獻新奇果列筵非綠苞之自遠何菲俗之莫傳
樹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鄰孤白珠
陳三事既之和羹之用猶露沾可足味并食不割竊槐晏嬰之知
捧之以拜重感相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伐櫻桃樹賦 幷序

蕭穎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廣陵太府軍事任在限外無舍
是歲寓居于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桃
樹高累數尋條暢蓊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皆微禽是焉栖
託頡頏上下宜呼其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予實惡
之憚盜窺覦因是爲資遂命伐焉𡿨夫在位者爾
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鋤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觀其
異僭直枊非棟幹外森沉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群卉以效諂望
嚴霜以凋殘綴繁英兮霰集駢朱實以星粲故當小鳥之所啄食妖
姬之所攀玩赫赫閟宇玄之又玄長廊霞截高殿雲寒實吾君
修祖德論道設教之地宜乎薜以芬馥樹以貞堅匪夫松篠桂檜
若蘭荃猗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損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
自庇俯群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或薦豈和羹之正味
每俯臨乎蕭牆蕤四得而竊覩伺諒何惡之能爲終物情之所畏於是
命尋斧伐盤根喬葉刷撲柯焚朝光無陰夕鳥不宣肅肅明明
蕩乎塏軒嗟乎草梃滋蔓莛不假器苟恃勢而將逼雖見親而益
忌譬諸人事也則晉吞并於僭姒魯出逐於強季綝峻擅而吳削倫四
專而晉除其大者虎遷趙嗣竊禍齊位由履霜而莫戒聿堅冰而
荐至嗚呼乃緣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杞菊賦 幷序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
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
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嘆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
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
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退
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苕煙披雨沐我衣敗綈我飯脫粟羞慚
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
予何其如予何

古賦庚 詞一十四首

吳興姚鉉 纂

鳥獸昆蟲

大鵬賦 李白　鵰賦 杜甫
白鷳賦 蕭穎士　白鸚䳇賦 王維
感二鳥賦 韓愈　白羽扇賦 張九齡
玄猿賦 吳筠　麈尾賦 陳子昂
由鹿賦 呂溫　螢賦 陸龜蒙
秋蟲賦 羅隱　蠅賦 李商隱
後蝨賦 陸龜蒙　蝎賦 李商隱

大鵬賦 并序 李白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于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言徵至怪于齊諧談北溟之巨魚吾不知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凝胚渾脫鬐鬣于海島張廣翅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赫弈乎宇宙憑凌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朦沙昏五嶽爲之震蕩百川爲之崩奔爾乃蹶巨地揭太清亙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搏九萬而迅征背業太山之崔嵬翼舉垂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陰忽明歷汗漫以夭矯排閶闔之崢嶸簸鴻濛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象其勢髣髴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隅運逸翮以旁鼓擊奔飆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影列缺施鞭而啓塗塊視三山杯觀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爾其雄姿壯觀坱軋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歎繽紛乎八荒之閒隱映乎四海之半橫大明而掩晝若混茫之未判忽騰覆以迴旋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欻翳景以橫翥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泱漭之野入乎汪湟之池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巒紛披天吳爲之怵慄海若爲之躨跜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乃造化之所爲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服御于靈仙亦馴擾于池隍精衛殷勤于銜木鶢鶋悲愁乎薦觴天雞警曙于蟠桃踆烏晰耀于太陽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而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爲漿戲暘谷而徘徊馮炎洲而抑揚俄而希有見而謂之曰偉哉鵬乎若此之樂也吾左翼掩乎東極右翼蔽乎西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爲巢以虛無爲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二禽已登于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于藩籬

鵰賦 并進表 杜甫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某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有千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唯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祇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明主哀憐之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皐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鵰者鷙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實望以此達於聖聰耳不揆蕪淺謹投延恩匭進表獻上以聞謹言

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材爲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遺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鷙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鵰之大略也若乃虞人之所

得也必以氣稟玄冥陰乘甲子河海蕩潏風雲亂起雪滿山陰木蠹樹死迷向背於八極絕飛走於萬里朝無所充腸夕違其所止頗愁呼而躑躅信求食而依倚用此時而椓弋待尤者而網紀表狎羽而潛窺傾雄姿之所擬欵捷來於森木固先鷙於利觜解騰攫而竦神開網羅而有喜獻令之課數備而已及乎閱肄受之也則擇其清質列在周垣揮拘攣之掣曳挫豪梗之飛翻識畋遊之所使登馬上而孤騫然後綴以珠飾呈於至尊擁風檐梟用壯旌門乘輿或幸別館獵平原寒蕪空闊霜仗喧繁觀其夾翠華以上下卷毛血之窮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谿堵牆之榮觀棄功効而不論斯亦足重也至如千年孽狐三窟狡兔恃古塚之荊棘飽蓁城之霜露回惑我往來趑趄我場圃雖青骹焱角白鼻如飆感奔蹄而俯臨飛迅翼以遐寓而料全於果見追窮遂屢獲之而穎脫便有若於神助是以嘵嘵其音颯爽其慮纜下韝而綿幾尚投跡而容與奮威逐北旋巧無據方蹡蹡而就擒亦造次而難去一音卒獲百勝昭著夙夕多端肅條何處斯又足稱也爾其鶻鵠鴞之倫其登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穩長大如人肉多氣有味力不殊輕虜為隼而自若託鴻鵠而為鄰狡壯夫之慷慨假強敵而逡巡拉先鳴之異者及將起而適臻勿隔天路絡繹水濱寧擒群而盡取且決意而驚鶩新此又一時之俊也夫其降精於金立骨如鐵目通於腦筋入於節架軒檻之上純深光世制梁棟之閒寒風凜冽雖趾蹐千變林嶺萬穴聲叢薄之不開突扠捍而皆折又有觸邪之義也又而服勤是可呼畏必使鳥攫之黨羅鈔盜而潛飛梟怪之羣想英靈而遠隆豈比乎虛隙其力叨竊其位等摩天而自安與搶榆而無事者矣故不見其用也則晨飛絕寂暮起長汀來雖自貝去若無形置巢藏葉養子青冥侯兩年歲並躍閟延莫試鈎不空迴斗星衆鶻儦割鮮於金殿此鳥已將老於巖扃

白鶻賦 并序

蕭穎士

白鶻羽族之殊奇也素質黑章爪觜純丹體備矩距頗類夫雞鶻神月精閑不雜於衆禽栖止遐深與人境罕接固莫得而馴狎也上聞而得焉處以雕籠致以馴鷙將集長楊游太液行有日矣天寶辛卯歲予旅泊江介濟宕逾時秋八月自山陰前次東陽方議夫南登西極開見之義諒稱懷所素舊而未之從也會有命自天台赴京闕適與茲鳥偕至于會稽之傳舍觀其宛頸旁睨徊徨擁抑往往孤鳴音韻淒惋如其侶而不獲因感而賦之曰

鳥之生矣于彼江山彩之玄素文不綺斑備文武之王飾微妖姬之殊顏情恭盼以耿絜見軒昂以安閑無馴擾之近性故不惬於人寰遊必海裔栖必雲間異養拙以自保袪未萌之夏患不然豈陌徙都邑之佇麗顧投身乎阻艱以其標自然之靜故名之曰白鷴者歟何天聽之緬邈屬微禽之瑣細偶一日之見羈委微軀以受制望層城以斂翼懷衆侶而孤唳從鼓鼙之駿奔仰君門以遐逝君門兮九重同叫閽兮穹崇池太液兮島方壺蔦放翔泳乎其中晝駢未央之禁夕聲長樂之宵鐘顧味野之賤迹豈敢求一枝而見容越水清兮鏡色吳山遠兮天逼顧淺深以颺影迴杳冥兮一息羽杉松可得永日而噄聚蕙荇足以窮年而啄食一與心賞兮睽違念歸飛兮何極鸚鵡能言而入座鶴善舞而登軒殊二者之偕態諒慚惶於主恩是以雖信美而非其志獨屏營而競魂者焉

白鸚鵡賦

王維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於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爾其入寵於人見珍奇質狎蘭房之妓恭桂林之雲日易喬枝以羅袖代危巢以瓊堂虛侶方遠依人永畢託言語而雖通顧形影之非匹經過珠綴出入金鋪單鳴無應隻影長孤偶白鷴於池側對皓鶴於庭隅愁混色而難辨願知名而自呼明心有識懷恩何極芳樹絕想雕梁撫翼時銜花而不言每投人以方息慧性孤稟雅容非飾含火德之明輝被金方之正色至如海燕呈瑞有玉篠之可依山雞學舞向寶鏡而知歸皆羽毛之偉麗奉日月之光輝豈憐茲鳥地遠形微色凌紈質彩奪繒表深籠久閉喬木長違儻見借其羽翼與遷鸎而共飛

感二鳥賦 并序

韓愈

貞觀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號於道曰

某主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道業不識干戈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之之道其閑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退曾不得萬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故為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累思心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騖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逞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恒十年以不居辱飽食其有數况策名與萬書時所好之為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兮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祇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於無位雖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白羽扇賦 并序　　張九齡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敕遣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九齡與焉竊有所感立進賦曰

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莖挺擢秀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玄猨賦 并序　　吳筠

前志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猨鶴小人變為蟲沙夫神用無方未必不爾竊自入廬嶽則覩斯玄猨焉夫雨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遥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猶有君子之性異乎狙猱之倫且多難已來燕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遺孤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跡冥絕不求遠禍昔夫子歎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聊以作賦

伊玄猨之所育乎南國之曾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從之而無蹤亦卬眠而有心霧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暢羈客之涕泗沾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偶萬仞之危巘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瀾飲命侶煙嘯或聚而閑棲或分而迥趨壽同靈鶴性本君子阻重巖之險非虎豹所能窺蔭文柯之密豈鷹鸇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臻不干物以利己詎若狒狒之笑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過死夫時珍弱表世實狐白徒能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阱麝懷香以賈害狖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固弃置於常情永逍遙以自適無威刑以相臨有族類而相親食貴諸物未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之淳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固知人為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大鈞乎

麈尾賦 并序　　陳子昂

甲子歲天子在洛陽時余始解褐與秘書省正字太子司直宗秦客置酒於金谷亭大集賓客酒酣共賦座上食物命余為麈尾賦焉

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棼或以神好正直天蓋默默或以道惡強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微獸因何負而罹殃始居幽山之藪食乎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己每營道而同方何忘情以委代而任性之不忘卒罘網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為君雕俎之羞廁君金盤之實承主人之嘉慶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辰詎同歡於嘗日客有感之而歎曰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未始有極假如天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為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於野不知其仁神既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知況林棲而谷走及山鹿與野麇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夭諒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競於精粹故曰天之神明與物推移不為事先動而輒隨

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予欲全身而遠害曾是浩然而順斯

由鹿賦 并序　呂溫

貞元丁卯歲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縶鹿而至者問之荅曰此爲田鹿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嘷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歎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是縶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寔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亭毒備齒角而自牧姑有昧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捨幽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深井飼于芳庭寢卧荃柔騰倚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犓性之非樂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俾昭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氛羇致山阿縻于蹊隧設伏以待鳴叢而伺同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慕侶貪云貪餌呦呦和鳴淒宴摩哭押至彼汎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孰是蒼卒觸生所忽毒每餌欵以星替潛機劃其電發或侗胃而達腋或折足而碎骨望林巒兮非遠顧町疃兮未滅風嘷澤而北至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壑叫飛膺於闇月苟行路之聞者孰不心摧而思絕想爾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東而蒻顧隨獲車兮逶迤稅鼎中之銷爛觀机上之剖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流痛之在身雖復麋之密邇享以豐珍比擬猱之駭羅同海鳥之愁辛敢擇蔭而後止思走險以何困痛無知以相陷含怨毒每而莫伸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撫事或比原心則殊借如淮陰才猗寃在神理通說且排猜諜寧起堂堂蕭公實曰知己紿致鍾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既爲交親誘說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隳義風曾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嗟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蠶賦 并序　陸龜蒙

荀卿子有蠶賦揚泉亦爲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纑官初喜窺十奪兩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鸞葩卉官誕益嚬盡取後已嗚呼既豢而烹蠶實病此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秋蟲賦 并序　羅隱

秋蟲蜘蛛也致身網羅間實腹亦網羅間愚感其理有得喪因以言賦之

物之小兮迎網而斃物之大兮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

蝨賦　李商隱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鶩露鶴不如其生汝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絕

後蝨賦 并序　陸龜蒙

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嘆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爲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弃瘠逐腴乃蝨之賊

蝎賦　李商隱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厥虎不翅啄牛不齒厲兮何功既角而尾

文粹卷第七

文粹卷第八　古賦辛　總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古器　霜鍾賦　喬潭　欹器賦　李德裕

砥石賦　劉禹錫

物象　曉晴賦　杜牧　秋聲賦　劉禹錫

決疑　問大鈞賦　劉禹錫　何卜賦　劉禹錫

霜鍾賦　并序

喬潭

南陽豐山有九鍾焉，霜降則鳴。潭叨選達奚公擢甲科，然則南陽即公隱居之舊地，爲此賦以廣知音焉。

豐山之峯，巉嵒積翠之石，森爽冒寒之松，上無飛鳥，下無人蹤，何杳杳以靜謐，有天然之古鍾。兩樂神貫，九乳靈化，寧失制於倕，倕豈遺音於宄徵。每虛氣以自得，常宿然以警予。動於耳而藏於心，必高秋之涼夜。於是沆寥兮日暮而天晶，蕭瑟兮霜落而風清。爽氣無朕，潛來滿盈，跳然復出，鏗爾有聲。信不擊而不考，能大鳴而小鳴。始則含㗖擁鬱，旋復充詘，若往若還，徘徊其閒。爾其舒肆奔放，長樂遠暢，乍浮空以紆餘，更觸物而瀏亮。入林蕭蕭，在水湯湯，泛濫小瀨，綿綿踈篁。夜鶴怨兮聲苦，寒猿悲兮更長。餘韻舂容，隨風悠揚，繞於洞庭，浮於瀟湘。梧楸紛以離披，蒹葭颯其蒼蒼。及夫夜以艾兮彌靜，山無人兮月冷，初肅肅以自淒，復琅琅而虛響。其動愈出，其來甚徐，合於元化，遊於太虛，轉遠而盡，誰知所如。聊獨坐以傾聽，惘若失乎躊躇，聽之不及，想以存其餘。方其寒氣曉集，餘然應急，發越林巒，周流井邑，前聲未盡，後韻相及。覊臣之空館，嫠婦之高樓，遠入無不悵然，驚夢歔欷掩泣。夫鍾之應霜也，應以無心；士之知己也，貴知其音。不敲而鳴者其聲遠，不言而信者其分深。故自然之聲，無假於頻手；特達之分，不資於勝口。吾欲儕華鍾於良友，懷音淵默，藏器虛受，可以適南陽，符清霜之一扣。系曰：風籟起兮嗜長薄，霜鍾鳴兮動哀壑。合大塊兮聲無作，聲有聞兮常寂寞。

欹器賦　并序

李德裕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忝相路公見遺欹器，贈以古人之物，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辭賦，屬力少任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譴逐，忽覩茲器，愴然懷舊，因追爲此賦，冀公之靈鑒。

昔周道既平，既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持者盈，始作茲器，告于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覩器，見道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盈則昃，彼天道之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於器，清俯察要終，挹彼注茲，投之若虛則饒（欹），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如君子之中庸；滿則傾跌，若旋雷發器，如堤潰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衛樽之不竭。蓋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復彼輝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豈欽，動乃思於謙受。顏既復而不遠，貞蘊默而何咎。知任重之力，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惕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爲賢相，余失之爲放臣。覩遺物而猶在，懷舊好而悲辛。思欲克己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砥石賦　并序

劉禹錫

南方氣泄而雨沾，地慝而傷物。媼神噫濕，浸淫色壞，味敗，金之器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漶然不可拔，剖其室乃出。適陽晞，傳刃蒙有鏽，然如痏，如黑子，如青蠅之瘢。鏽氣中鋼，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衷砥石以遺予，沃之草漿，雜以鳥膏，切劘下上，真質焯見。躊躇顧瞻，如釋重負。客徵予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有是耶？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資，遘土卑而慝作，雄鋩爲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瓦礫而爲痏，顧秋蓬之不可剸兮，尚何遊乎髗鞹之外。利物蒙蔽兮，人惆悵，俾百夫之至精，蟠一撿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欤？屠者之刀兮，鑽者之鋌，不揮不群兮，粹錯銜鋩，日鼓月揮兮，封腴擊鮮，豹膺犀以雄，世莫能淫夷而隳。豈不以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姸。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腻理，劘其鮮斂，滑以澀礎，如衣斧始，如鼎出否，霧盡披，天霽開，見水拭寒，刃以破昔，聲清音而駭耳，故態復還，寶

心再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
蹔視嗟乎百以礪焉化鈍爲利法以礪焉化愚爲智武王得之商俗
以厚高帝得之傑特杰出得既有自失豈無因儀氏已還三光景分
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乎天礪以淬兆民播生
在天成器在君天爲物君君爲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凡而患乎無賢歟

晚晴賦 并序

杜牧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遊園而細履而平地之清空兮紫閣青橫
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勢黨伍兮行
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低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
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樅樅密陣
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
忽八九之紅芙姹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蘂黦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
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差於岸側兮
絳綠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
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
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疎敖敖休休兮眞徇其愚
而隱居者乎

秋聲賦 并序

劉禹錫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皆得時道行之
餘與猶動光陰之歎況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悽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窅窅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蕭
濟命侶以翺翔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
夕草起寒螿之愁至若松竹合韻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晚吹墜碧
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雁叫
兮音書絕遠杵續兮何泠泠虛窒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
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合荒園露滋草蒼蒼兮
人寂寂樹槭槭兮蟲伊伊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
施九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
覺潘郎之幺麼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朝風而心
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痑兮足受紲猶奮迅于秋聲

問大鈞賦 并序

劉禹錫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人咸曰數之
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
重領連山郡印綬歲且美惡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五
年不得調歲二門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欻起伊
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蓬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
寤而式第其辭以爲賦

圓方相覆兮浩其無垠窅宴合闢兮三辰以騰振孰主張是兮有
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欻以臨下兮巍乎雄尊天爲
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
像或可以昇曰嘻蒙之未生其猶泥爾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
爲人爲幸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啓智不授卑鞋之以懸坦之
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譽軒之百說徒虛人或排之
半古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
兮吾踰歛而巨量雖一夫不獲兮亦大化之彼病嘗爲誠上問兮儻
伏以聽是夕寐熟夢遊乎無何之鄉抗陛叛乎重宵兮異人開之
昱光中有威神巾金甲而煒煌命之使前兮其音琅琅曰吾大化
之一工也居上臨下無其不平汝今有辭吾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
積億上象芒芴同同鎔鍊銷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啻不守以愚爾爲
汝賊既賦汝形賦之聰明盍求世師資適依宜胡然抗心遐想前烈
倚卻青冥舉足斯跌黐爾智爾無爲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淹
利涇前誘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炎非熱今哀汝窮將厚汝愚
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爽兮招太和而與居貫以待人
兮急以自拘道存遂與無示四隅執物之勢不作兮見傷之機自
銷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夫貞而騰氣者蹶痛健而垂精者昊昊
飛其中猶輪是蹈以不息爲體以日新爲道保終兮韭走讖蕃芭
阜乃牙乃甲乃珈乃剖陽榮陰悴生而死替各乘氣化不以意違
賊大運兮無有淑惡彼多方兮自生魏好爾奚不德余以驟壯姑
尤我以速老耶觀汝百爲又或不然赤子哇哇急其能言亦既名物

幾時蹁躚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實粟室所未至謂
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譬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蒹葭之蒼蒼
兮霜霰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皺兮不若楠笛之可憐納材華
而升明堂固容消而力亨揚且之晳兮不可以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
眉皓髮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儼願
不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授受而迴遼邐形
開獨之威神孰為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疾想委聊佇答持簿
叩額而言曰楚臣天問不酬今臣過幸一獻二旨始厚以愚終期以
壽忘上問之罪擢已然之咎心增故術腸飽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

何卜賦　劉禹錫

余既𭉑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心疑心回穴其莫曉兮將取質夫東龜
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審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人莫不寒有
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閒伊我兮久而滋蔓
吾聞人有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更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其舟
三月之熱人斯其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圓而足方子服陰而
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貴居貴而未嘗
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豁胡不戴兕胡
不裨夔何罰而踸踔蚿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神聽似與似
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
天下之是非有仁人之是非在此為美兮在彼為蚩或昔而成或今
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兮孰
捨操堇之毒豕苓雞首之賤毛各於其時而伯翳其曹屠龍之
伎非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狶作俑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貴
于跨綸緇首靡足兮驥不能踰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涉于
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溯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
乃穋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時耶諒淑惡之同出兮獄所丁之
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恥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
俟之夫何卜為言訖執龜而起子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
而俟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文粹卷第八

文粹卷第九

古賦壬　總十首

吳興姚鉉纂

脩身
動靜交相養賦　白居易
憂懷愁思
憫忠賦　歐陽詹
泛渭賦　白居易
望賦　劉禹錫
惜餘春賦　李白
江上愁心賦　張說
別知賦　韓愈
愛而不見賦　蕭穎士
傷往賦　劉禹錫
夢
夢渴賦　何[illegible]

動靜交相養賦　并序　白居易

居易常見今之立身從事者有失於動有失於靜斯由動靜俱不得其時與理也因述其所以然用自儆導命曰動靜交相養賦云

天地有常道萬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養之則兩全而交利不養之則兩傷而交病故聖人取諸震以發身受以復而知命所以莊生曰智養恬易曰蒙養正者也吾觀天文其中有程日明則月晦日晦則月明明晦交養晝夜乃成吾觀歲功其中有信陽進則陰退陽退則陰進進退交養寒暑乃順且躁者本於靜也斯則躁為民靜為君以民養君教化之根則動養靜之道斯存且有者生於無也斯則無為母有為子以母養子生成之理則靜養動之義明矣所以動之為用在氣為春在鳥為飛在舟為楫在弩為機不有動也靜將疇依所以靜之為用在蟲為蟄在水為止在門為楗在輪為柅不有靜也動奚資始則知動兮靜所伏靜兮動所倚吾何以知交養之然哉以此有以見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吉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伍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嗟夫今之人知動之可以成功不知非其時動亦為以知靜之可以在德不知非其理靜亦為賊大矣哉動靜之際聖人其難之先之則過時後之則不及時交養之關不容毫釐故老氏觀妙顏子知幾噫非二君子吾誰與歸

憫忠賦　并序　歐陽詹

丙寅歲因受遣季冬之月太子殿墟歐聲龍將基平昔聆其風末嘗不迴膺覆涕觀夫壁龍之心又增傷逝憤于言為賦以弔先生

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兮用殲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尹生之謂謂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陂陷陵夜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麏噬之儔誰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鸇之同列惟玉石之明兮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謇謇心競昂昂而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禍善者神胡爲是日功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伊忠義之空許律中太呂日臨蒙谷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漣漣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泛渭賦 并序　白居易

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朝野無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遂官閑一身得其所焉夫二公佐清靜之理又荷二公垂特達之遇發於嗟歎咏爲詠歌于時泛舟于渭因爲泛渭賦以導其意辭曰

亭亭華山下有人家兮望彼三峯之白雲泛泛渭水上有舟沿兮泝兮愛此百里之清流以我爲太平之人兮得於斯而優游又感陽春之氣熙熙兮樂天和而不憂因予生之幸兮時哉時哉當皇唐受命之九葉兮夷與華而無氛埃及皇帝繼位之二紀兮命高與鄭爲鹽梅二賢兮要立四門兮大闢凡讀儒書與履儒行者率充賦而四來雖片藝而必收兮故不棄予之小才感舟遇於知己心慚怍以徘徊登予名於太常署予職於芸閣芸閣有芸兮閣有芸芳菲菲兮可襲備一官而無事又不競而不繫家去省兮百里居三旬而一入川有渭兮山有華瞻悠然其可賞日白雲兮澈清流且或優而或仰門去渭兮百步常一日而三往夜分兮扣舷天無雲兮水無煙遲遲兮明月波淡淡兮棹寅緣日暮兮舟泊草萋萋兮沙漠漠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發浩歌以長引舉屬醪而緩酌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爲乎不樂鳥樂兮雲際嚶嚶兮飛而喬魚樂兮泉底撥撥兮尾澈澈我樂兮聖代心融融兮神泄泄伊萬物各得其樂者由聖賢之相契賢致聖於無爲聖致時於既濟凝爲和兮聚五福發爲春兮消六沴不我後兮不我先適當我兮生之世彼鱗蟲與羽族咸知樂而不知惠我爲人兮最靈所以愧賢相而荷聖帝樂乎樂乎況于渭兮詠而歸聊逍遥以卒歲

望賦　劉禹錫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明眸轉矚兮八極鴻蒙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于寸眸驚遐情乎大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作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瞠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紛紛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睇慶霄兮遡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蹈躍扉交翟兮葳蕤旗升龍兮蠖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紱瑞景於庭樹閑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歡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盤迤然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闕干霄御史之驄馬逐侍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彼好宗萬靈兮越回隍漢帝仙臺兮秦皇海橋覓表瑀于河上馬跡窮乎越微紫氣度關而斐亹神光屬天而照耀眸眷眷以馳精遐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焚塞氛邇兮蕭關凝明暈籠孤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古疑城煙雲非女子之氣甘本盡王者之兵審鬼柴之虛聲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于風鳥不無言於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思意隔兮年光疏蹊趺草已離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傑翠華之儻來仰空天以目訴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香餘紛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慕拍琴翻朔塞之兮悲夫指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佩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獨含嚬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丸回腸羨環拱于白榆惜馳暉于桑棠諒衡十兮詎見伊戚盆兮何

望軒蓋止蘇武在胡管寧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翹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側身愁思父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垂釣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惜餘春賦　李白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覓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楓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餘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翦惜餘春之將闌每爲恨而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兮心氤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春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而情逾在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輝以留人沉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與洛嗟横涕淚兮怨春華遥寄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江上愁心賦　張說

江上之峻山兮鬱崢嶸以嵯峨錯而不極雲爲峯兮煙爲色欲變態兮心不識江上之深林兮杳冥蒙而不已鳥爲花兮猿爲子紛漫漫兮言莫擬夏雲陰兮若山秋水平兮若天冬沙飛兮淅淅春草靡兮芊芊感四節之默運知萬化之潛遷伴衆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愁腸於巧筆紛雜夢於哀絃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將無言兮是然

別知賦　韓愈

予取友於天下將歲律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或喜能而好修寧安顛而獨裕顧死窮而其愁惟知心而難得斯一旦而爲儔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物何深而不考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遽冥焉而迴斬山嶻嶭其相軋樹蓊茸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愛而不見賦　蕭穎士

嗟乎或愛之而不見者有矣何必周秦異代夷夏殊軌阻嚴城之九重限方舟之一水尚時事之多怨故人遐而室邇關山起於足下堂上遠乎千里脊脊之目成遽時逝而復止詩人所以思婉孌而搔首賦城隅之有俟吁不得其已也惟夙昔之良會夢佳期於此方欸渤海之三山吸流霞之景光含芳餌以脫予云好惠之不忘顧服義之永日陪遊娟於帝鄉廣莫忽其飄忽鮮波洶而騰張俄驚魂以輟寐聞窮髮之壯哉揭厲以復從馭冥濤之匪量顧投軀以靡吝概也斑軀以兢惶反切切以悽愴夕彷徨以彷徨追前歡之俯邇歎此恨之攸長於是收神遐慮澄澹靜默冥然寂寢兀若無識寤寐良宵之復遇希舊遊之可即徒有願兮且未克憂況深兮華胄隱風兮兩兮何極

傷往賦 并序　劉禹錫

人之所以取貴於群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爲智豈至言耶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漢夫賢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兮情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生境當變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或復乎哀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及之英兮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逆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棲來歸亦在林下我觀于途稗販之夫同荷均挈斟致布襦耕耘之餘餉介之微和喙灌雙泳漣漪者蠢蠢伊旁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雌雄而與俱物甚夫儷以孤觚我方喁喁而焉如我復虛室目凄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誰坐林兮撫嬰兒何所兮沐兮何從仰飴禱在身兮昔圖差咲年襲附予兮餘穢藏裝誠天性之潛感顧心兮如疑嗟然有難繼之慕僕然淑好弄之交指遺桂兮能以想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

兮物故其容賓瑟偃兮絃柱絶瑶臺傾兮鉦蓋空寒爐委灰虚幌多風隙駟晨轉寒螿夜通步搖皆兮細粘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備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翻於是非求傀寄與實蒙信奇術之可致冀生此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悦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吴江波浪深嵯峨一去無遺音悲心之來兮憤予心洶如行波淠浸淫悵緣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巳焉哉彝彝生死悠悠古今秉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況以無涯之情愛悍不駐之光陰詩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阤彼蒙莊兮何人乎獨累歎而長吟

夢渴賦　何遜

不宿食以晨飲困鍾盂以沉濕永春晝而高眠倚隱幅巾而欹枕及乎酒適未腸神遊異方煙生喉舌惝然如狂爰瞰楚以窺汲諒不任於呼吸俄據河而傾瀆乃器舟而杯斛倒魚鼈之窟宅見蛟龍之委伏猶胃腸之不浹貪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手不暇於斡運心不息於躊躇見波瀾竭而百川如綫岸益高而底坼舟楫枯腹慊爾而未覺肺燥然而不濡尋至大漠茫然連清茫爾浩瀚而吾竟不盈斟酌未幾倏見須彌百靈稽首乞留濡潤吾應未足汝為意俄傾竭於浩渺奄漓瀝而無滴瑶宫貝闕盡列平地三山赤城可以步至鯨鯢與鱗相吻以喁大鵬驚擾巨鼇傳瞻四顧燥涸惘然興情此情何奇非吾所知恨瀛海之可竭不足充吾之所思周遭有截塊然墉埭水府萬族咸呼帝閽帝且不聞吾欲未竭方將穿蟻垤期歃朱問姜母以何在訪舒姑而欲從躡夸父於渭上弔相如於臨邛萬計巳盡六腑如爐窗日斜照飛蚊遶驚既驚既覺可歎可笑飲不盡器枯腸巳療搔頭沉吟其意逾深以吾此日之一夢見自古不足者之心

文粹卷第九

文粹卷第十　古調一　總一百四十五首　吴興姚鉉纂

古今樂章 琴操附

古樂章　補樂歌十篇 元結　補九夏歌系文九篇 皮日休

今樂章　冬至日祀昊天圜丘樂章八首 魏徵等

開元樂章十九首 張說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樂章十二首 張說

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樂章三首 褚亮

季秋享上帝於明堂樂章一首 褚亮

祀五方上帝于五郊樂章二十首 魏徵等

祀朝日樂章三首 盧觀中　祀夕月樂章三首 盧觀中

睿宗太極元年祭皇地祇於方丘樂章十一首 盧從愿等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賀知章

登太社樂章三首 魏徵等　享龍池樂章十首 姚崇等

享太廟樂章五首 郭子儀等　儀坤廟樂章九首 徐彦伯等

琴操十首 韓愈

補樂歌十篇 并序　元結

自伏羲氏至於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其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祀往帝歲時薦享則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宫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二十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

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黃雲漠漠兮含映逾光逾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遠

聖德至深兮奫奫如淵生類娭娭兮孰知其然娭許其反

右九淵一章四句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脩脩根莖五德涵柔兮渢渢孚戎切而生其如何兮秞秞以周切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七句

六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揔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拊淙淙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渢渢

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柢嬴嬴

右六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汩汩兮順之以先元化浘浘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濩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民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濩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濩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護育聖人生兮天下和萬物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濩二章章四句

補九夏歌系文九篇 并序　皮日休

周禮鍾師掌金奏九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乎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以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咎之音者乎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爣爣皎日欻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爣爣皎日欻入于地厥晦厥貞如王入焉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惟慎惟戒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繄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袞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祜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牷其色有儼其羽九變未作全乘來之既醑既酢爰轄爰舞象物既降全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縶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鳳之愉愉不籠不笯樂德而至如賓之娛自筐及筥我有牢醑自筐及篚我有貨幣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憓一撲而臧王有虎臣錫之圭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淖王有掌封道賵爾疆理王有掌客饋饔餼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賜之龍旂九旒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瓏瓏衡笄翬翬褕翟自內而祭為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跡為江河大塊孰從播為山阿厥沫浩瀚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裓夏之歌者賓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牘為之奏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為之節禮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為之行 石出奏[illegible]夏以[illegible] 衛樂[illegible]也賓辭 宋世為之作樂也

裓夏三章章三句

鷔夏之歌者公出入所奏也

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桓桓其珪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福

鷔夏二章章四句

冬至日祀昊天圓丘樂章八首 貞觀褚亮虞世南等作

降神用豫和

上靈睠命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良景福降兮聖德遠玄化穆兮天歷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一居貞禮惟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闓陽播氣甄曜垂明有赫圓宰深仁曲成日麗蒼璧煙開紫營肅事導宸享式降鴻禎

迎俎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暉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叠璧凝影皇壇路編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黃鍾歌大呂還符寶歷祚昌年

武舞作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邛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開元樂章十九首　張說

肅九室　諧八音　歌皇慕　動神心　禮宿設　樂妙尋　聲明格　祼奠臨

往延氣　音入玄　依玉几　御綴筵　聆忾息　優周旋　九部遍　百福傳

信工祝　永頌聲　來祖考　聽和平　相百辟　貢九瀛　神休委　帝孝成

皇帝行太和之樂一章

時文聖后　清廟肅雍　致誠勤孝　在貌思恭　玉節四夏　金鏘五鍾　繩繩雲步　穆穆天容

酌獻登歌肅和之樂一章

天子孝享　工歌博將　躬祼鬱鬯　乃薦膋薌　臭以達陰　聲以求陽　承時蒸嘗　永代不忘

迎俎雍和之樂二章

在滌嘉豢　麗碑彤牲　角握之牡　色純之騂　火傳陽燧　水溉陰精　太公胖俎　傅說和羹

齊戒豐絜　俎豆有馨　亦有和羹　既戒既平　鼓鍾管磬
肅唱和鳴　皇皇后祖　來我思成
酌獻用文舞一章
聖謨九德　貞言五千　慶集昌冑　符開帝先　高文仗鉞
克配彼天　三宗握鏡　六合煥然　帝其承祀　率禮罔愆
圖書霧出　日月精懸　舞形德類　詠諗功傳　黃龍蜿蜒
絳雲蹁躚　五行氣順　八佾風宣　介此百福　於皇萬年
宣皇帝室光大之舞一章
肅肅藝祖　滔滔濬源　有雄玉劍　作鎮金門　文王餘緒
后稷謀孫　肇禋九廟　四海來尊
光皇帝室長發之舞一章
具禮崇德　備樂承風　魏推懂主　周聘司空　不行而至
無成有終　神與王業　天歸帝功
景皇帝室大政之舞一章
於赫元命　權輿帝文　天齊八柱　地半三分　宗廟觀德
笙鏞樂動　封唐之兆　成天下君
元皇帝室大成之舞一章
帝舜季歷　誕聖生昌　后歌有媯　胎炎孕皇　天地合德
日月齊光　肅雍孝享　祚我萬方
高祖神堯皇帝室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亂德　四海困窮　黃旗舉義　三靈會同　旱望春雨
雲披大風　溥天來祭　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聖皇帝室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　廟宗百神　削平天下　大拯生民　上帝配食
單于入臣　戎歌陣舞　韡韡震震
高宗天皇大帝室鈞天之舞一章
高皇邁道　端拱無爲　化懷獯獫　兵戢句驪　禮尊封禪
樂盛來儀　合位媧后　同稱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室文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　鬱起丹陵　禮物還舊　朝典中興　龍圖反及

駿命恭膺　鳴球香瓚　大糦是承
睿宗大聖真皇帝室景雲之舞一章
景雲霏爛　吉我帝符　寬帝沖德　與天爲徒　笙鏞遥遠
俎豆虛無　春秋孝獻　因復此都
皇帝受福酒酢福和之樂一章
備禮用樂　崇親致尊　誠通慈降　夢俶愛存　獻懷稱壽
呼成承恩　皇帝孝德　子孫千億　大包天域　長亘不極
送文舞迎武舞一章
六鍾翕協六變成　八佾倘佯八風生　樂九韶兮人神感
美七德兮天地清
亞終獻武舞凱安之樂四章
發彼瑶爵　亞維上公　室如屏氣　門不容躬　禮殷其本
樂執其中　聖皇所慕　天地幽通
禮帀三獻　樂變九成　降循軒陛　仰歆皇情　福與仁合
德因孝明　百年神畏　四海風行
總總干戚　填填鼓鍾　奮揚增氣　坐作爲容　離若鷙鳥
合如戰龍　萬方觀德　肅肅雍雍
烈祖順三靈　文宗威四海　黃鉞誅羣盜　朱旗掃多罪
戢兵天下安　約法人心改　大哉干羽意　長見風雲在
撤豆登歌一章
止笙磬　撤豆籩　廓無響　窅又玄　主在室　神在天
情餘慕　禮罔愆　嘉黍稷　屢豐年
送神一章
眇嘉樂　授靈爽　感若來　思如往　休氣息　迴風上
返寂寞　還惚怳　懷虛駕　結空想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樂章一十二首　張說
降神用豫和六變　夾鍾宮之一
欽泰壇　柴泰脩　受天命　報天成　竦皇心　薦樂聲　志上達　歆下迎
夾鍾宮之二
億上帝　臨下庭　騎日月　陪列星　嘉視信　大糦馨　澹神心　醉皇靈

夾鍾宮之三
相百辟貢八荒九歌敘萬舞翔肅振振鏘皇皇帝欣欣福穰穰
黃鍾宮之四
高在上道光明物資始德難名承眷命牧蒼生寰宇謐太階平
太蔟徵之五
天道無親至誠與鄰山川遍禮宮徵惟新玉帛非盛聰明會真
正斯一德通乎百神
姑洗羽之六
饗帝饗親維孝維聖緝熙懿德敷揚成命華夷志同笙鏞
禮盛明靈降止感此誠敬
迎送皇帝用太和
孝敬中發和容外彰騰華照寓如昇太陽貞璧就奠玄靈垂光
禮樂具舉濟濟洋洋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羽調
奠祖配天承天享帝百靈咸秩四海來祭植我蒼璧布我玄製華
日徘徊神煙容裔
迎俎入用雍和
俎豆有秩粢粢豐盛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鼓鍾管磬肅唱和明
皇皇后祖來我思成
酌獻用壽和
蒸蒸我后享獻惟寅躬酌鬱鬯跪奠羽神孝莫孝乎配上帝
於親敬莫敬乎教天下為臣
皇帝飲福酒用壽和
皇祖嚴配享皇天皇降嘏天子萬年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商調
六鍾翕協六變成八佾儛佯八風生樂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
天地清
送神用豫和 夾鍾宮調
禮樂終 禋燎上 懷靈惠 結皇想 歸風輦 迴天眷
百福來 眾神往

正月上辛祈穀於南郊樂章三首 褚亮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履艮斯繩居中體正龍運垂祉昭符啓聖式事嚴禋聿懷嘉慶惟
帝永錫時皇休命
迎俎用雍和
殷薦乘春太壇臨曙八簋盈和六瑚登御嘉稷匪歆德馨斯飫
視嘏無易靈心有豫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玉帛儀大牲申敬享金絲展羽盛音容庶俾億齡提景福長欣萬
寓含時邕
季秋享上帝於明堂樂章一首 褚亮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扆合宮承寶歷席圓重館奉明靈偃武修文九圍泰沉烽靜
柝八荒寧
祀五方上帝于五郊樂章二十首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等作
祀黃帝降神宮音
黃中正位含章居貞既長六律兼和五聲畢陳萬舞乃薦斯牲
神其下降永祥休平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眇眇方輿蒼蒼圓蓋至哉樞紐宅中圖大氣調四序風和萬籟祚
我明德時雍道泰
迎俎用雍和
金懸夕肆玉俎朝陳饗薦黃道芬流紫辰迺誠迺敬載享載禋
崇祀斯在惟皇是賓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御徵乘宮出郊甸安歌率舞遞將迎自有雲門符帝賞猶持雷
鼓答天成
祀青帝降神用角音
鶴雲旦起烏星昏集儵吟翔鳳陽開初蟄至德可襲行潦斯挹
錫以無疆蒸人乃粒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玄鳥司春蒼龍登歲節物變柳光風轉蕙瑤席降神朱紘纓
帝誠備祝嘏禮殫珪幣
迎俎用雍和
大樂希音至誠簡禮文物斯建聲明濟濟六變有成三登無體
迺眷豐潔思覃愷悌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笙歌籥舞屬年韶鷺鼓鳧鍾展時豫調露初迎綺春節丞
雲遽踐蒼霄馭
祀赤帝降神用徵音
青陽告謝朱明戒序咸長是祈敬陳椒醑博碩斯薦笙鏞備舉
庶盡肅恭非馨稷黍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離位克明火中宵見峯雲暮起景風晨扇木槿初榮含桃可薦
芬馥百品鏗鏘三變
迎俎用雍和
昭昭丹陸奕奕炎方禮陳牲幣樂備箎簧瓊羞溢俎玉齊浮
觴恭惟正直歆此馨香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千里溫風飄降羽十枝炎景勝朱干陳觴薦俎歌三獻拊石摐
金會七盤
祀白帝降神用商音
白藏應節天高氣清歲功既阜庶類收成萬方靜謐九土和平
馨香是薦受祚聰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金行在節素靈居正氣肅霜嚴林凋草勁豺祭隼擊潦收川鏡
九穀已登千箱流詠
迎俎用雍和
律應西成氣躔南呂珪幣咸列笙竽備舉苾苾蘭羞芬芬桂醑
式資宴貺用調霜序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璿儀氣爽驚緹籥玉呂灰飛含素商鳴鞞奏管芳羞薦會舞
安歌葆眊揚
祀黑帝降神用羽音
嚴冬季月星迴風厲享祀報功方祈來歲
登歌奠玉帛用舒和
律周玉琯星迴金度次極陽烏紀窮陰兔火林霰雪湯泉凝沍
八蜡已登三農息務
迎俎用雍和
陽月斯紀應鍾在候載絜牲牷爰登俎豆既高既遠無聲無臭
靜言格思惟神保祐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執籥持羽初終曲朱干玉戚始分行七德九功咸已暢明靈降福
具穰穰
祀朝日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惟聖格天惟明饗日帝郊肆類王宮戒吉珪奠春舒鍾歌曉溢
禮云克備斯文有秩
迎神用雍和
晨儀式薦明祀惟光神物爰止靈暉載陽玄端肅事紫幄興祥
福履攸假於昭令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崇牙樹羽延調露旋宮和律掩承雲誕敷懿德昭神武載集豐
功表睿文
祀夕月樂章三首　貞觀中作
登歌奠玉帛用舒和
測妙爲神通微曰聖坎祀貽則郊禋展敬璧薦登光金歌動映以
載嘉德以流曾慶
迎俎用雍和
朏晨爭舉天宗禮闕夜典涼秋陰明遲夕有齊斯旨有牲斯碩

穆穆其畢穰穰是積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豫和
合吹八風金奏動分容萬舞玉鞘驚辭昭茂典光前烈夕曜成功
表舊明
睿宗太極元年祭黃地祇於方丘樂章一十一首
林鐘商
大樂和暢矜薦明神一降通感八變必臻有求斯應無德不親
降靈醉止休徵萬人
太蔟角　盧從愿
坤元載物陽樂發生播殖資始品彙咸亨列俎棊布方壇砥平
神歆禋祀后德惟明
姑洗徵　劉晃
大君出震有事郊禋齋戒既肅馨香畢陳樂和禮備候暖風
春恭惟降福實賴明神
南呂羽　韓休
於穆濬哲維清緝熙肅事昭配永言孝思滌濯靜嘉馨香在
茲神之聽之用受福釐
皇帝行用太和　黃鐘宮　王晙
於穆聖皇六葉重光太原刻頌后土疏場實鼎呈符歊雲孕祥
禮樂備矣降福穰穰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蕤賓均之夾鍾羽　崔玄同
聿修嚴配展事禋宗祥符寶鼎禮備黃琮祝辭以信明德惟聰
介茲景福永永無窮
登俎用雍和　黃鐘均之南呂羽　賀曾
縮我漸糖粢我犧薌有豆孔碩為羞既臧至誠無昧精意惟
芳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酌獻飲福用壽和
禮物斯具樂章乃陳誰其作主皇考聖真對越在天聖明佐神
窅然汾上厚澤如春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太蔟宮　何鸞

樂奏云闋禮章載虔禋宗于地昭假于天惟馨薦矣既醉歆焉
神之降福永永萬年
武舞用凱安　黃鍾均之林鍾徵　蔣挺
維歲之吉維辰之良聖君紱冕肅事壇場大禮已備大樂斯張
神其醉止降福無疆
送神用順和　源光裕
方丘既膳嘉饗載謐齋莊畢誠陶匏貴質秀簋豐薦芳俎盈
實永永福流其昇如日
玄宗開元十三年禪社首山祭地祇樂章八首　賀知章
迎神用順和
至哉含柔德萬物資以生恒順稱厚載流謙通變盈聖心事能
察增廣陳歆誠黃祇僾如在泰折俟咸亨
皇帝行用太和
肅我成命於昭黃祇裘冕而祀陟降在斯五音克備八變聿施
緝熙肆靖厥心匪離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黃祇是祗我其夙夜寅畏誠潔匪遑寧合禮以琮玉薦厥芳藉
念茲降康胡寧克暇
迎俎用雍和
夙夜宥密不敢寧宴五齊既陳八音在縣粢盛以潔房俎斯
薦明德惟馨尚茲克徧
皇帝初獻用壽和
惟以明發有懷載殷樂盈而反禮順其禋立清以獻薦欲是
親於穆不已裒對斯臻
皇帝飲福用福和
穆穆天子告成岱宗大裘如濡執珽有顒樂以平志禮以和
容上帝臨我云胡肅邕
皇帝還宮用太和
昭昭有唐天俾萬國列祖應命四宗順則申錫無疆宗我同德
曾孫繼緒享神配極

送神用靈具醉　代順和　源乾曜
靈具醉杳熙熙靈將往眇禋禋顧明德吐正辭爛遺光流禎祺
登太社樂章三首　魏徵褚亮虞世南等作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后土凝德神功叶契九域底平兩儀交際戊期應序陰墉獻幣靈
車少留俯歆樽桂
迎俎用雍和
美報崇本嚴恭展事受露來壇承風啓地潔粢登俎醇醆入
饋介福遠流羣生畢遂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神道發生敷九稼陰陽乗仁暢入埏緯武經文闡景化登祥薦祉啓豐年
享龍池樂章十首　姚崇
第一章
恭聞帝里生靈沼應報明君鼎業新既叶翠泉光寶命還符
白水出眞人當時舜海潛龍躍此日堯河帶馬巡獨有前池一小
鴈叨承舊惠入天津
第二章
帝宅王家大道邊神馬潛龍湧聖泉昔日昔時經此地看來看
去漸成川歌臺舞榭宜正月柳岸梅洲勝往年莫疑波上春雲少
祇爲龍飛直上天
第三章　沈佺期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光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星道龍向天門
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鴈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
來朝上地莫東歸
第四章
代邸東南龍躍泉清碧浪遠浮天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
疑鏡裏懸鴈沼迴流成舜海龜書薦祉應堯年大川既濟慙爲
楫報德空思奉細涓
第五章　姜皎
龍池初出此龍山常經此地謁龍顔日日芙蓉生夏水年年楊柳
變春灣堯壇寶匣餘煙霧舜海漁舟尚往還願以飄颻五色影從
來從去九天間
第六章
龍興白水漢興符聖主時乗運斗樞岸上苹莆五花樹波中的
皪千金珠操環昔聞迎夏啓發匣先來瑞有虞風色雲光隨隱
見赤雲神化象江湖
第七章　蘇頲
西京鳳邸躍龍泉佳氣休光鏡在天軒后霧圖今已得秦王水
劒昔當傳恩魚不似昆明釣瑞鶴長如太液仙願侍巡遊同舊
里更聞簫鼓濟樓船
第八章　李乂
星分邑里四人居水洊源流萬頃餘魏國君王稱象魏吾家蕃邸
化龍初青蒲似礙遊梁馬綠藻疑藏宴鎬魚自有神靈滋液地
年年雲物史官書
第九章　姜晞
靈沼縈迴邸第前浴日涵春寫曙天始見龍臺昇鳳闕應如
霄漢起神泉石匱渚傍還啓聖桃李初生更有仙欲化帝圖從
此受正同河變一千年
第十章
乾坤啓聖吐龍泉泉水年年勝一年始看魚躍方成海即覩龍
飛利在天洲渚遥將銀漢接樓臺直與紫微連休氣榮光恒不散
懸知此地是神仙
享太廟樂章五首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奠獻用廣運之舞一章　郭子儀
於赫皇祖昭明有融惟文之德惟武之功河海靜謐車書混同
虔恭孝饗穆穆玄風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奠獻用惟新之
舞一章　劉晏
禎運惟永神功中興風馳氣校天覆黎蒸三光再朗庶績其凝重

既景業景命是膺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奠獻用保大之舞一章

郭子儀

於穆文考聖神昭彰簫勺羣慝含光遠方萬物茂遂九夷賓王
愔愔雲韶德音不忘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奠獻用文明之舞一章 鄭絪

於穆時文受天明命允恭玄默化成理定出震嗣德應乾傳聖猗
歟緝熙于億永慶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奠獻用象之舞一章 段文昌

肅肅清廟登顯至德澤周八荒兵定四極生物咸遂羣盜滅息明
靈燭承子孫千億

儀坤廟樂章九首

迎神用永和 林鐘宮 徐彥伯

猗若清廟肅肅熒熒國薦嚴祀坤興淑靈有几在室有樂在
庭臨玆孝享百祿惟寧

皇帝行用太和 黃鐘宮 庄從

孝哉我后沖乎適聖道映重華德輝文命慕深視箴情彤與
鏘萬國移風兆人承式

酌獻登歌用肅和 中呂均之太簇 張齊賢

禮圭既濯鬱鬯既陳畫冪雲舉黃流玉醇儀充獻酌禮盛衆
禋地察惟孝愉焉饗親

迎俎用雍和 林鐘宮 薛稷

陽靈配德陰魄昭升堯壇鳳下漢室龍興伣天作對並脩是凝
化行南國道盛西陵造舟集灌無德而稱我粢既潔我醴既澄
陰陽靈變廟光靈若憑德馨惟饗孝思蒸蒸

昭成皇后室酌用坤貞

乾道既亨坤元以貞肅雍攸在輔佐斯成外睦九族內光一庭克
生叡哲祈我休明欽若徽範悠哉淑靈建玆清宮于彼上京緬
茅以獻潔粨惟馨實受其福期乎億齡

飲福酒用壽和 黃鐘宮 徐堅

於穆清廟肅雍嚴祀合福受釐介以繁祉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胡雄

送文迎武遞參差一始一終光聖儀四海生人歌有慶千齡孝享
肅無虧

撤俎用雍和 蕤賓均之夷則 員半千

孝享云畢維徹有章雲感玄羽風淒素商瞻望神座祗戀匪遑
禮終樂闋肅雍鏘鏘

送神 林鐘商 祝欽明

閟宮實實清廟微微降格無象馨香有依式昭纂慶方融嗣
徽明禋是享神保聿歸

琴操十首 韓愈

將歸操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
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乎歸乎無與石鬬
兮無應龍求

猗蘭操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爲然
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覯
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以奄魯
知將隳兮哀莫予伍周公有鬼兮嗟歸予輔

越裳操

雨之施物以孳我何意於彼爲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
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
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拘幽操

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
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岐山操

我亟于家自我先公伊我承序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莫䘏予追思我悲

履霜操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雉朝飛操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別鵠操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汉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相隨飛

殘形操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文粹卷第十

文粹卷第十一　古調二 詩四十六首　吳興姚鉉纂

楚騷 九諷 皮日休　反招魂　悼賈 皮日休

琴古 江有楓一篇 蕭穎士　苕榮五章　有竹一篇 蕭穎士

蟬鳴五章 宋華　涼雨一篇 蕭穎士　虞獲子鹿一篇 韋應物

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 顧況　悼彼我系一首 王勃

元和聖德詩一首 韓愈　鄆州谿堂詩一首 韓愈　濮陽詩一首 盧仝

有所恨二章 歐陽詹　水悠悠二章 韓愈

九諷系述 并序　皮日休

昔在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諷俗而為九歌辨窮愁而為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為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掇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為清怨素豔幽快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原已降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得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竹者也揚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廣騷世有梁竦之辭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之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為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兇抑鬱乎吾之道不為不明吾之命未為不偶而見志斯文者吾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為數命之為九諷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為乎廣騷悼騷也

粵匈寘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撼其邪心兮皆驕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論仰兮下俯咸為吾之傑為愚兮並以吾之靈為偏羌靈脩之乃吾知兮先聽我而為轄奈其臣之猖狂兮反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喆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訂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姦邪吾欲以醇醲之化兮反當今而為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制圜而反規矩念儃儃之在位兮若梟羊之當路內灼怛以如傳兮復何知其所禦乃指天而欝悠兮將天聾乎國秡永無怨以何言兮將求知其吾但

正俗

有肪兮黯而謂之不絜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藍兮糊而謂之不芳有軸兮輾而謂之不轍聲咺況晚切啼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咽既怨怒以增懼兮又設讒而諛不諆彭祖以為摶兮弱殤子以為羞彩衆人之難信兮將考者之不悅使爲虎兮何去蕕爲疣兮莫剴音剛諷爲譽兮莫御誘爲王兮何切褎既臞而必肓兮木兮發呼公切兮必折心蠪龖而似車兮思緜緜而如陜乎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繩既不辨其顛跖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遑兮奚至死而惙惙念帝座之不燭兮故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蒙刺

遇誘

靳尚之言兮美如嬌子蘭之氣兮醜於醒既然辭以相向兮遂褰足而南征面惓惓以美色心慄慄以何情耳方聽兮忽睽目正視兮忽盲日當午兮便昊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聲望靈脩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動識恐兮亦綏馳知愁兮復鳴鰥倘徉兮夏水復眷戀兮南荊嗟余夙秉於大郢兮涵請胥之忠貞既賀貿者之莫予容兮向重蒼而自盟既淋漓而仁以憑忠義兮遂欲信而覬識將眞其宰之不仁兮明為役余以此生彼讒斯之有賊兮固不能容乎鶗鴂彼芰茱之蕭蕪兮固不能謀乎杜蘅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乎玉京

見逐

荷爲裯丁牛兮芰爲襮研荃爲袛兮薜爲裧弭吾梓兮澧之浦駐吾楫兮湘之湄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篔簹兮靜娩清潺潺兮去還湘君欲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既老兮白蘋日將暮兮紅蓼朝浮乎鶤鸌夕叫乎羈雌漾漾兮不止潢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俙兮九疑既無人以昭余兮又何心而死杳進不辭其佗傺兮進不知其恤悽寒蜩怨而無聲兮古木惨其寡枝嗟吾鬼之不反兮千秋萬歲湘中熟

悲遊

慨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鶤鴂舌之能冤兮當一國而持柄見吾臣之反許兮信其主以不辯轍已覆而又遵兮亿曀將翻而不懟不思心腹之疾兮又忘膏肓之病旹寥死於咸陽兮然不作毒王之幸既姣靚以爲患兮遂倒釬以授柄將謏臣以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奧吾大以爲不可兮彼以災而爲慶儻靈均之鬼有知兮開吾恥於下瞑

惻邪

有美一人兮端憂乎嗜蕪萬慙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莫迴兮俠啼極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湘隔懷汀邊月色兮曉將晚浦上蘆花兮秋復秋天沉寥以似淬兮峯崷崒以如抽蜚昏瑯兮兩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裎兮澧之側望余佩兮湘之幽望女嬃兮待歸夢懷宋玉兮荊門愁欲向天以號兆兮寸晷不可以少留又不知吾魄所處兮永寞寞以悠悠

端憂

山之巔兮水之矣桂爲祠兮蘭爲祀執玉梓兮扣雷鼓奠金盧兮酒浮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献椒醑兮拜寒水祝肸蠁以怪談兮巫妖冶而魅醉波閃倏兮湘君竹蕭跡兮帝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化兮何方人之艱兮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爲正兮胡不反其戾而爲義胡不轉其亡而爲興兮胡不易其亂而爲治但血食於下國兮罪不少裨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虯兮渴帝而訴神之累請天孤發鐵兮夭棓行䨓神速悔尤兮俾吾靈脩而易志

紀祀

粤吾秉志兮絜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棄於蕪菲無將興國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群小之茸茸兮如糞臭之蠹蟫以大鵬爲爵兮以康瓠爲觚以袞衣爲襟兮以黎丘爲墟以鄭姬爲醜兮以子產爲愚以鮑焦爲貪兮以孔聖爲巫吾將奮翮於大空兮奚獨慕此江湖吾將發栄於蟠桃兮奚獨守此蓽蘘吾將蕩其魄兮騎風飆與乳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爲逝兮亦何以懷此佞邪之故都

捨慕

堯死兮舜殛禹殄兮湯絕紂亡兮將沈如金兮永沒行以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絜念余曾不足以蹈聖闕兮亦慕茲而自悅湘浦兮煙深沅江兮風切顧影兮自憐撫躬兮永訣冤滔兮神悲恐而泣兮泉咽胥汨沒以淪兮永幽憂而怫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千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均之愁兮孰能釋其結來者之目鑒兮無致位於牙孽

絜死

反招魂 并序　皮日休

屈原作大招魂（或曰景差作疑不能明）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為忠放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為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辭曰

承滇涬之命兮付余才而輔君君既不得乎志兮余觀諷而播遷余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請帝以請決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語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君乃下招曰余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些食民之肝啗以為其肉兮捕民之髮膚以為其衣此韍刀鋸而碁鼎鑊兮上曖昧而下畏屎歸處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為比干之魄兮于僇而余去此未聞干貪生以自招兮余竟終其所處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為伍胥之魄兮身腐而余逝此未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執屬鏤而不滯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余昔為弘演之魂兮隕自殘而余行此余未聞演惜余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益明此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此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介此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此將自富貴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此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裁此良食毋而猶食父兮見禽獸之為生此苟殘者冒壽兮實梟獍而同名此君乎慎勿懷故都之戀歸來乎余為君存千古忠烈之榮枯此

悼賈 并序　皮日休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眞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此漢氏革嬴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為天子制度施設草而袁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盡唯生草其書思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謂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興誘枉其道出傅絀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湘流文以弔之故其辭曰瞻（顧）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繹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荊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荊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為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其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乎歟余之悲生與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沈文以悼之其辭曰

粵炎緒之嫣餘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兮冀其道之益光偉吳公之知賢兮道其名於文皇既韓敬以忍旦兮遂位之於上庠陋耄儒之蠢愚兮對天問之不臧既群儒之讒佞兮騁其譽之煌煌嗟大漢之丕緒兮蚓其賢於汙瀆上下胴而不分兮議制削於驕王毅傻禁而不制兮斷捽胡與冦撻羌虜兮以侵華兮曾不能以抑強餌其嗜之延延兮寔三代之計良念五德之更承兮論蠨結而不綱乃秉臆以興說兮數用五而色尚黃又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何忘請紆綬以乘印兮杳馳化於所疆上既悦而欲大用兮嗟道絳灌與東陽道既擯兮何明乃出傅於沅湘浮沅波之翁洫兮或漾流於以夷猶望靈均之沒所兮竊躬其心之怊怊臨汨羅之浩漾兮想懷沙之幽憂森梓樹葬以翳兮時迸狖以相號霧雨暗乎北渚蝸蛛毒乎芳洲景驟沮以不明兮若天悼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鶴淒淒兮薠薋山隱隱以排空兮煙微微而淡秋光吾不知所感兮淚熾很以橫流當抱牘於渺茫兮曾無足以少休既蔆薍以傷思兮又鴆鴃以動愁嗚呼哀哉世既不平鎖吾道以為非兮吾復何依蘋蘩蔣憔悴兮狼藉蕝滋麟鳳匿迹兮梟獍騰威鼎匠罷斧兮拙者持之雛豢閉目兮瞽者揚眉孑都蒙杖兮嫫姆驕姿嗚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昭昭

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位又垂萬世之名取捨在此奚自誘
於童羖兮乃憪然而為累昔吾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其民之可治
奈惛惛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議華夭之弗覺兮督受黥之與義
既居羿王以隨翟兮乃寬惜而已矣訊曰君不明兮莫我知幽都寂
兮和涕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何足悲

江有楓一篇十章 并序　　蕭穎士

江有楓思陸鄭二友也吳會舊遊且疾讒也君官于尹府以直方不
偶見偪讒佞惟古之賢者有避色避言之義矯然去之二室之間
有楓樹焉與江南楓形胥類頗思於其下而作是詩以貽夫二三子焉
江有楓其葉蒙蒙我友自東于以遊從山有楓其葉漠漠我友
徂北于以休息想彼楓矣亦類其楓矧伊懷人而忘于東東可遊
矣會之丘矣于山于水于廟于寺于亭于里君子遊焉于以宴喜
其樂塵塵塵兮東可居彼吳之墟有田有廬有朋有書有尊有
魚君子居焉惟以宴醑其樂徐徐我朋在矣彼陸之子如
松如杞淑問不已我友于征彼鄭之子如琇如英德音孔明
我思震澤菱芡冪冪蒹葭寤寐如覯我思剡谿杉篠萋萋寤寐
無迷有鳥有鳥與鷗與鷺泮渙戲渚皓然絜素忘其猜妬彼
何人斯曾是傷懼此懽維何惟賓于羅彼驕者子讒言孔多我
聞先師體命委和公伯之愬則如予何慨然山河惟以嘯歌其憂
也哉

菊榮一篇五章 并序　　蕭穎士

菊榮酬贈離且申志也又寓大邑賢宰宋侯惠而好子賦鳴蟬
以既別有懷相規備厥卒章于以報焉
采采者菊芬其榮斯紫英黃萼照灼丹墀愷悌君子佩服攸
宜王國是維大君是毗始爾子孫百祿荐之
采采者菊于邑之城舊根新莖布葉垂英彼美淑人應家之
禎有絰既鳴我攻則平宜爾棟梁必復其慶
采采者菊于邦之府陰槐骸柳邐拖近宇彼勞者子喧卑是與
慨其莫知蘊結誰語企彼高人色斯遐舉
采采者菊于賓之館既低其枝又弱其蘇有匪君子是焉攸戢良
言酒實欣無荐愉其仕別終然永歎
歲方晏矣霜露殘促誰其榮斯有英者菊豈微春華懿此貞
色人之侮我混于新棘詩人有言好是正直

有竹一篇七章 并序　　蕭穎士

有竹懿李新後問而蕪親友也
有竹斯竿于閈之前君子秉心惟其貞堅兮有竿斯竹于閈之
側君子秉操惟其正直兮彼蔚者竹蕭其森矣有閈者閈宛
其深矣迴薄幽砌如翼如齒冬之宵霰散雪斯漉我有金鐘壎其
以歠夏之日火景斯鬱我有珍簟凄其以栗彼紛者務休其隙
矣有言者須數其且矣友僚萃止對琴載觶彼美公之姓兮邪
擻塵積慶兮期子惟去之柄兮

蟬鳴一篇五章 并序　　宋華

蟬鳴感秋興送將歸也僻守外邑而蘭陵子相過詰朝言歸賦
詩見志以申贈焉
蟬其鳴矣于彼疏桐庇影容跡何往不容嘒嘒其長永託于風末
見君子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樂且有融
彼蟬鳴矣于林之表含風飲露以樂吾道有懷載遷伊誰云保
未見君子我心悄悄既見君子披豁予抱
蟬鳴蟬鳴幽暢乎而肅肅爾庭遠近涼飈言赴高柳叢篁間
之思而不見如渴如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蟬鳴伊何時運未與匪歡秋徂怨斯路阻願言其從櫻悒誰語
君子至止慰我延佇何斯違斯倏爾遐舉
歲之秋深蟬其夕吟披衣軒除蕭蕭風林我友來斯言告離衿
何以叙懷臨水鳴琴何以贈言委順浮沈

涼雨一章 并序　　蕭穎士

涼雨志楊侯樂賓僚也
習習涼雨泠泠浮飈君子樂胥于其賓僚有女斯夭式歌且謠
微言紛宵惟以招邀于胥樂兮

虞獲子鹿一篇 并序　　韋應物

虞獲子鹿憫麋鹿也遺虞之設張見畜於人不得遂其天性焉

虞獲于鹿首之城陬園有美草池有清流但見覺屢亦開吻吻
誰知其思巖谷之游、

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　　顧況

上古愍農也、
遐哉上古生棄與柱勾龍氏主乃有甫田惟彼甫田有萬斯年開利之源無乃塞源一壅亦官百壅亦官𠭃夫孔艱浸兮暵兮申有鑿兮惟嚳祀是患豈止饑與寒𠭃夫浩浩務藏苗棄耕之稷之稷擾鋤犂手胼足胝水之蛭螾吮喋我肌我姑自思胡不奮飛東人利百西人利百有匪我心胡爲不易河水活活萬人逐末俾爾之偷悅兮

上古之什一章

左車憑險也左車萬當見長之在東方之師也思兮不已君子憂心而作是詩
左車有慶萬人猶病曷可去之于黨孔盛斂爾之生胡爲波迸、
左車有赫萬人毒螫曷可去之于黨孔碩斂爾之生胡爲草戚、

左車二章

築城刺臨戎也寺人臨戎以其墫爲城壁、
築城登登于以作固咨爾寺兮發郊外冢墓死而無知猶或不可若其有知惟上帝是愬、
築城奕奕于以固敵咨爾寺兮發郊外冢覺死而無知猶或不可若其有知惟上帝是讁、

築城二章

持斧啓戎士也戎士伐松柏爲蒸薪孝子徘徊而作是詩、
持斧持斧無剪我松柏兮、

持斧一章

十月之郊造公室也君子居公室當思布德行化焉、
十月之郊群木肇生陽潛地中舒達句萌曠其蔚兮不可以遊息乃燎蒺藜乃夷荊棘乃繇彼曲直匠氏度思戕斧以時澤梁蓁蓁無或夭枝有巨根帶生混茫際呼吸翠䔞萬人揮斤坎坎有厲陛遷水濟百力殫弊審方面勢姑博其製衣作爲公室公室既成樂燥濕風日棲之斯厚棲之斯密如翼于飛如韡椈比織以周墉城以崇階俯而望之直顛與雲衣繡琳瑊琳碧源井玟題井素之爆兮桉桂之馥兮高闈高闕珠綴結綴金鋪燭若不集于鳥雀繪事告畢賓筵秩秩乃命酒琴瑟在室莫不靜諠周環擁閑仰不偏日冬日嚴凝言納其陽和風載升夏日鬱蒸言用于陰涼風颯與有涯君子自賢不已乃夢乘舟乃夢乘車夢人占之更爽其居炎炎則移皎皎則衛木實之繁兮明年息枝憂戚若思胡寧不爾思、

十月之郊一章

燕于巢審日辰也燕不以甲乙銜泥
燕燕于巢綴葺維戊甲兮乙兮不宜有誤飛龍在天靈擾于斗易日于丙乃日庚午彼日之弄亦孔斯醜昔在義和湎淫不修我筮我龜莫我告繇脩遁征之孽倫九疇君子授律是謂是瀰三五不備罔克攸遂惠此蒸人毋廢爾事爾莫我從維來者是翼、

燕于巢一章

蘇方諷商胡舶舟運蘇方歲發扶南林邑至齊國立盡
蘇方之赤在胡之舶其利乃博我土曠兮我居闃兮我衣不白兮朱紫爛兮傳瑞𤧽兮相唐虞之維百兮

蘇方一章

陵霜之華傷不實也、
陵霜之華我心憂嗟陰之勝矣而陽不加坱軋陶鈞乃帝乃神乃舒乃屯烈烈嚴秋熙熙陽春職生有倫今華發非其辰辰星蜀東方之仁遐想三五黃帝登雲堯年百齡一儀分位六氣不渝一景如璧五星如珠陵霜之華兮何不安歟

陵霜之華一章

囝哀閩也囝音蹇閩俗呼子爲囝父爲郎罷
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致金滿屋爲髡爲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囝一章

我行自東不遑居也、
我行自東山海其空旅棘有叢我行自西壘與雲齊雨雪淒
淒我行自南烈火滿林日中無禽霧雨淫淫我行自北燭龍寡
色何枉不直我憂京京何道不行兮、

我行自東一章

採蠙怨者也荒巖之間有以蠙蒙其身膂藤遠陵及有毒蜂
肆毒哀呼不應則上捨藤而下沈壑、
採採者蠙于彼谷兮煌煌中堂列華燭兮新歌善舞紘柱促
兮荒巖之人自取其毒兮

採蠙一章

倬彼我系一首　王勃兄勵序

倬彼我系舍弟虢州參軍勃所作也傷迫乎家貧道未成而
受祿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強而仕也故本其情性源其事業
陳先人之迹以議出處致天爵之艱難也、
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錫社派別枝流居衛仕宋臣嬴相劉
迺武迺文或公或侯、
晉曆崩圻衣冠擾弊粤自太原播徂江滏爰積賢隱時屯道
閉王室如燬生人多瘼、
伊我有器思逢其主自東旋西擇木開宇田彼河曲家乎汾浦
天未厭亂吾將誰輔、
伊我祖德思濟九埏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天豈顧焉
其位雖屈其言則傳
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
貽厥孫謀永爲家寶
伊余小子信慙明哲彼網有條彼車有轍思弁人事克終前烈
于嗟代網卒余來纏、
來纏伊何謂余曰仕我瞻先達三十方起夫豈不懷高山仰止觸
言蘚德啜菽飲水
有鳥反哺其聲嗷嗷言念舊德憂心忉忉今我不養歲月其滔
僶俛從役豈敢告勞

從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勞伊何來參鄉事名存實爽負信愆
義靜言遐思中心是愧、

元和聖德詩一首并序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廷
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
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晦明無不從
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
親望穆穆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
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發爲解輒依古
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
子文武神聖以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
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
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
首陴外降幡夜豎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闢守後
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
爲表書求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
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闢
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萬牛臠肉萬甕行酒
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有恇其兇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
遂劫東川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
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闢黨聚謀鹿頭是守
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戮四方節度整兵頓馬
上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嘉無汝煩苦荊并洎梁在國門戶
出師三千各選爾醜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拔其角或脫其距
長驅洋洋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闢弃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
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無地自
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枷脰械手
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
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

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
脯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倉廩哀憐陣殁廩給
孤寡贈官封墓周帀宏溥經戰伐地寬免租簿施令酬功急疾
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恒青魏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
雜虜怛威赫德踧踖蹈舞掉弃兵革私習簋簠來請來覲十
百其耦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甿畝正月元日初見宗
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饗新宮視瞻梁梠感見容色淚落入
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牲除于國南鱗筍毛簴
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獻盾[?]挐圜壇帖帖天兵四羅旂常婀娜
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宵昇于丘奠璧獻斝衆樂驚作轟豗融
冶紫焰噓呵高靈下墮群星從坐錯落侈哆日君月妃煥赫婐
㛂瀆鬼濛鴻嶽祇[?]峨飫沃膻薌產祥降嘏鳳皇應奏舒翼自
拊赤麟黃龍逶陀結糾卿士庶人黃童白叟踴躍歡呀失喜噎
歐乾清坤夷境落褰舉帝車回來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
滌濯剗磢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耆孩養無告仁滂施厚
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
皇帝爲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勤
儉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勑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
麥與黍無召水旱耗于雀鼠億載萬年有富無窶皇帝正直別
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盡逐群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龐
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皇帝大孝慈
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
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博士臣愈職
是訓詁作爲歌詩以配吉甫

鄆州谿堂詩一章 并序

韓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
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彼之人安於公也
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
大固惡絶於心仁形於色竭心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
帥其後幽鎮魏不悅于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
將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
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強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
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
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
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
忿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
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
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郡開國伯以褒嘉
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
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
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
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
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壤有葉有年有荒有穢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
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
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
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
封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
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
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
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蘋苽
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漢隄詩一首 并序

盧肇

上元年秋漢水大溢齧襄隄以入既沈漢邪遂破峴趾棟橑且流
隍溺無算襄之城僅以門免三月水去陷爲大塗人跡民棲于楚山
號不敢下窺頑相挨其能全者什六七上大憂曰襄雄東南實脆
荊海若氣不自吾躬焉瘳今天下從于有漢庭坤盡昭貴將
在倅有婁隆土井冊實號之今襄臣盡隆吾號尚及哉台乃卿士

籌能振之以易吾亂哉以地官范陽公嘗理南粤島夷率化廿于民
心俾踐于襄必克底又上命以往公既至省漢之潮由舊防之不固幾
五十載又詢之漢水之不犯襄郛惟是其災况魚士庶災或能嗣
孰以過之募民新漢之隄食敵其功費三其食因故隄之址廣倍
之高再倍之距襄之郛綿半百里明年春隄成公具以蹟上大歡
復襄之疲民一祀賑穀十萬斛民既保寧謳歌怡愉既而舒蘇不
知曩之災也昔狄敗衛侯于熒澤齊桓公之德今公之爲是隄
也襄有衛人之思焉而况宜天子之懃以生厥民曷齊桓之尚哉
噫五材之生沴也必極于物物之既極天必資明哲以蘇之理之常
也古之人有力保一邑勇禦一寇謂之有功尚以金石載之况捍大災
救大患其美若是豈得無稱焉是宜以聲詩播之登于樂府惟
漢亦有鄒子之歌是可類之謹按正考甫作商詩公子奚斯命太
史克請于周作魯詩皆其國之公族也肇於公爲族孫辛力於
文所不宜默惟峴之碑曰羊公惟隄之詩曰盧公是占今之相光昭
也其誰曰不然詩曰
陰沴好陽來暴于襄涓入大郛波端若鋸艓厚摧高不知其防駭
潰頹委萬室皆毀竈黿鼉堂集鱣鮪惟思若餓毋不能于洪潰
既涸閈閎其虛巳藥我堵以剝我廬敗傷頹望若踐在墟帝曰念
嗟朕曰南顧荒災降慝天曷台怨滔滔襄郊捽我嬰孺於惟餘
毗飢傷喘呼斯爲淫瘽就往膏傭傭以元宰僉舉明哲我公
用揩甘芽杖節來視襄人嬰提挈不日不月洽乎抃抃
乃詠故隄陷于沙泥缺落坳圯由東訖西公曰嗚呼漢之有隄實
命襄人不力乃力則及乃身具鍤與畚漢隄其新帝慮有東
帝府有賢爾成爾隄必錫爾勤襄人怡怡聽命襄許負囊肩
杵畚走蹈舞兮之卒伍令以麾鼓尋尺既度日月可數業業
業固旋上下拔峴斫楚飛石轂土舉築殷霣駭汗霏雨
疲癃鰥獨奮有筋脊呀呼來助提挈負笞不勞其勞雜沓笑
語咸曰盧公來賜我生斯隄既成蜿蜿而平礲爾山固屹如雲横
漢流雖狂堅不可蝕代千年億與天無極惟公之隄昔在人心既
築既成横之于南萌諸不岐此門不深今復在茲于漢之陰斯隄
已崇茲民獲祐觀童相慶室以寧富貽于襄人願保厥壽繄公之
功赫焉如晝捍此巨災峙若京阜天子錫之百姓戴之族孫作詩
昭示厥後

有所恨二章 并序　　歐陽詹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興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
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覲故園自别來無憶
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願一促膝愁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
疾巫者忌以見人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即見庶以求見忍者五
日馬生云亡嗟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焉惑乎一言蔽乎一垣而
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秋之離也五日之面半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
歡不就而卒甘千秋之離一恨也又與生别拚執都門生脱紫羅半
臂曰郎日相去秦吳聊以爲憶予貧也素乏衣服不暇藏篋笥臨
綌在身二年間同弊帛以弃所以新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予實未
褻焉其方少爾斯日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茲乎今人既往所贈
又遺哭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爲有所恨二章云

我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覯止本不信巫而巫言是履
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我思遺衣爲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而友情是違
隔生之贈遺失亡之有所恨兮

水悠悠寄姪老成也　　韓愈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隅三年不見兮
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
使我心苦采蕨于山緡魚于泉我徂京師不其還

水悠悠二章

文粹卷第十一

古調三 樂府辭上 凡八十六首

吳興姚鉉纂

功成作樂 七德舞 白居易
古樂 湘絃怨 孟郊　箜篌引 王昌齡　箜篌謠 李白
感慨 放歌行 王昌齡　浩歌行 白居易　緩歌行 李頎
短歌行 李白　短歌行 張籍　善哉行 釋貫休
興亡 祖龍行 韋楚老　鄴都引 張說　永嘉行 張籍
後魏行 王叡
幽怨 湘妃怨 陳羽　銅雀臺歌 劉長卿　銅雀妓 歐陽詹
魏宮詞 崔國輔　王昭君歌 劉長卿　王昭君 盧仲卿
婕妤怨 王維　長信宮 崔國輔　怨詞 崔國輔
苦樂相倚曲 元稹　妾薄命 李白　白頭吟 張籍
貞節 列女操 孟郊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張籍
織女詞 元稹　靜女詞 孟郊　寄衣曲 張籍
白紵歌 張籍
愁悵 征婦怨 張籍　春思 李白　春別曲 張籍
古樂府雜怨 孟郊　長干行 李白　古薄命妾 孟郊
母別子 白居易　夜夜曲 釋貫休
艱危 蜀道難 李白　行路難 張籍　行路難 李白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太行路 白居易　梁甫吟 李白
走馬引 李賀　孟門行 崔顥　沐浴子 李白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行 張籍　霍將軍 崔顥
邊塞 老將行 王維　鴈門太守行 李賀　從軍行 劉長卿
塞上曲 戎昱　塞下曲 郎士元　塞下曲 王季友
出塞曲 劉灣　燕歌行 高適　燕支行 王維
隴頭吟 王維　陰山道 白居易　胡無人 李白
飲馬長城窟行 陳陶　關山月 張籍　古長城吟 王翰
長城作 盧溶　古築城曲 元稹　築城詞 張籍
築城詞 陸龜蒙　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 李頎

七德舞

白居易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illegible]饑人賣子分金贖[illegible]魏徵夢見天子泣[illegible]張謹哀聞辰日哭[illegible]怨女三千放出宮[illegible]死囚四百來歸獄[illegible]翦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illegible]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illegible]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爾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湘絃怨

孟郊

昧者治春草蕭蘭同一鋤[illegible]直風怨秋林曲直同一枯嘉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誣靈均入迴流靳尚爲良謨[illegible]顯我分衆泉清濁各有渠願我分衆巢梟鸞相遠居此志諒難保此意誠何如

箜篌引

王昌齡

盧谿郡南夜泊舟夜聞南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霑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箜篌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青塚頭將軍鐵驄汗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丘疲將驅來配邊州仍披漢北羊裘顏色飢枯掩面羞眼眶滴淚深兩眸還思本鄉食氂牛欲語不得指咽喉或有強壯能咿嚘意說被他邊將讎五世屬藩漢主留碧毛氈帳河曲遊橐駝五萬部落稠敕賜飛鳳金兜鍪爲君百戰如過籌靜掃陰山無鳥投家藏鐵券特承優黃金千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囚深谿寂寞絃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飀僕本山東爲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麤讀兵書盡冥搜爲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紫宸詔發遠懷柔搖筆飛箱如奪鉤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緣河屯兵[illegible]斬抽盡還降來拜御[illegible]使令海內

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史臣書之得已不

筮篌謠　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吞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放歌行　王昌齡

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披九州慶雲從東來泱漭抱日流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有詔徵草澤微誠獻謀猷冠冕如星羅拜揖曹與周望塵非君事入賦且遲留幸蒙國士識因脫負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秋值榮數斗祿奉養每豐羞若得金膏遂飛雲亦可求

浩歌行　白居易

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前去五十有幾年把鏡照面心忙然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朱顏日夜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處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迴波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塚墓高嵯峨古來如此非獨我未死有酒且高歌顏回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苟未來知奈何

緩歌行　李頎

小來託身攀貴遊傾財破產無所憂暮擬經過石渠署朝將出入銅龍樓結交杜陵輕薄子謂言可生復可死一沈一浮會有時弃我翻然如脫屣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蛾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文昌宮中賜錦衣長安陌上退朝歸五陵賓從莫敢視三省官寮揖者稀早知今日讀書是悔作從來任俠兒

短歌行　李白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富貴非所願為人駐頹光

短歌行　張籍

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少年不須臾與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玉卮盛酒置君前再拜願君千萬年

善哉行　釋貫休

有美一人兮婉如青陽識曲別音兮令姿煌煌繡袂捧琴兮登君子堂如彼萱草兮使我憂忘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璫久不見之兮湘水茫茫

祖龍行　韋楚老

黑雲兵氣射天裂壯士朝眠夢冤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二千里偽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乾瑞光已向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瓦龍蛇撩亂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

鄴都引　張說

君不見魏武草創爭天祿羣雄睚眦相馳逐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都邑繚繞西山陽桑榆漫漫漳河曲城郭為墟人改代但見西園明月在鄴傍高冢多貴臣蛾眉曼睩共灰塵試上銅臺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

永嘉行　張籍

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戟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旛暗相觸家家雞犬驚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諸侯自擴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

後魏行　王轂

力微皇帝謗天驕太武凶殘人所畏一朝黏鞬飛上天子孫盡作同魚餌

湘妃怨　陳羽

二妃怨處雲沉沉二妃怨處湘江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斑竹林

銅雀臺歌　劉長卿

嬌愛更何日高臺空數層含啼映雙袖不忍看西陵漳河東流無
復來百花芳路唯蒼苔青樓月夜長寂寞碧雲日暮空徘徊君
不見鄴中萬事非昔時古人何在今人非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
年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

銅雀妓　歐陽詹

蕭條登古臺迴首黃金屋落葉不歸林高陵永為谷粧容徒自
麗舞態閟誰目惆悵繐帷前歌聲苦於哭

魏宮詞　崔國輔

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

王昭君歌　劉長卿

自矜妖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績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上馬
辭君嫁驕虜玉顏對人啼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
纖腰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
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王昭君　盧照鄰

合殿恩中絕交河使漸稀肝腸辭玉輦形影向金微漢宮草應綠
胡庭沙正飛願逐三秋鴈年年一度歸

婕妤怨　王維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

長信宮　崔國輔

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

怨詞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

苦樂相倚曲　元稹

古來苦樂之相倚近於掌上之十指君心半夜猜恨生荊棘滿懷
天未明漢皇眼昔飛燕時可憐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
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意喻傍人緝綴瑕疵遣潛說一朝詔下辭
金屋班姬自痛何倉卒呼天拊地將自明不悟尋時暗銷骨白首
宮人前再拜願將日月相輝解苦樂相尋晝夜間燈光那得天
明在主今欲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為主欲知妾意恨主時主今
為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我曾排擯無限人

妾薄命　李白

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
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收
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
人能得幾時好

白頭吟　張籍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轉如縈素宮
中為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
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揚州青銅作明鏡暗中
持照不見影人心回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
菖蒲花開月長滿

烈女操　孟郊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女貴殉夫捨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
妾心井中水

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　張籍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
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
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織女詞　元稹

織婦何太忙蠶經三卧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絲稅抽徵早
早徵非是官人惡去歲官家事戎索征人戰苦束刀瘡主將勳高
換羅幕繅絲撩機苦難織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
余掖縣時目擊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
檐前裊裊游絲上上有蜘蛛巧來往羨他蟲豸
解緣天能向虛空織羅網

靜女詞　孟郊

豔女皆妬花靜女獨檢蹤任體耻任飾嫁德不嫁容君子未求娉小
人難相從此志誰與諒琴弦幽韻重

寄衣曲　張籍

織素縫衣獨苦辛遠因迴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貴從妾手

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城裏殷勤為看初著時征
人身上宜不宜

白紵歌　張籍

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
向姑前復恐蘭膏污纖指常遣傍人收墮珥衣裳著時寒食下還
把玉鞭鞭白馬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
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
存如晝燭

春思　李白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
識何事入羅幃

春別曲　張籍

長江春水綠堪染蓮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橋樹君自種那不長繫
木蘭船

古樂府雜怨三首　孟郊

夭桃花清晨遊女紅粉新夭桃花薄暮遊女紅粉故樹有百度
花人無一定顏花送人老盡人悲花自閑
貧女鏡不明寒花日少容暗塵有虛纖短線無長縫浪水不可照
狂夫不可從浪水多散影狂夫多異蹤持此一生薄空成萬恨濃
憶人莫至悲至悲空自羞手中莫翦衣翦衣未必歸朝為雙蒂
花暮為四散飛花落却遶樹遊子不顧期

長干行　李白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干里
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
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十六君遠行瞿塘
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門前舊行跡一一生蒼苔苔深不
可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
顏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古薄命妾　孟郊

不惜十指絃為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坐使舊聲殘棄之且今日
悲即是昨日歡將新變故易持故為新難青山有蘼蕪淚葉長
不乾空令後世人採掇幽思攢

母別子　白居易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
策勳敕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
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有兩兒一始扶行一初
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爾夫妻新嬿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
中烏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又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
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勳更有新人
勝於汝

夜夜曲　釋貫休

蟋蟀切切風騷騷芙蓉噴香蟾蜍高孤燈耿耿征婦勞更深撲
落金錯刀

蜀道難　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
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
橫絕峨嵋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上有橫河斷
海之浮雲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能過猿猱欲度愁
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
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
木雄飛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
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
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
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
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
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行路難　張籍

湘東行人長歎息十年離家歸未得弊裘羸馬苦難行僮僕盡

飢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
能生彼昇天翼

行路難三首　李白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盃投筋不能食拔劍四顧
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閑居垂釣坐谿上忽然
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
挂雲帆濟滄海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
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
賈生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
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
難歸去來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
比雲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
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
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
行且樂生前一盃酒何須身後千載名

變行路難　王昌齡

向晚橫吹悲風動馬嘶合前驅引旌節千里陣雲帀單于下陰山
沙磧空颯颯封侯取一戰豈復念閨閫

太行路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
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
牛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鸞鏡
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爲君盛容
飾君看珠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
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
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
在山秪在人情反覆間

梁甫吟　李白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
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
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君不見高陽酒
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
東下齊城七十二指麾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
當羣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
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叩關
閽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猰貐磨牙競人肉
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
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吳越
無劇孟亞夫咍爾爲徒勞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
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屼當安之

走馬引　李賀

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襄陽走馬客意氣自生春朝嫌劍花淨
暮嫌劍光冷能持劍向人不解持照身

孟門行　崔顥

黃雀銜黃花翩翩傍簷隙本擬報君恩如何反彈射金罍美酒
滿座春平原愛財多衆賓滿堂盡是忠義士何意得有讒諛人
人讒罷那可道能令君心不自保北園新栽桃李枝根株未固何
轉移成陰結子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

沐浴子　李白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滄浪有釣
叟吾與爾同歸

將軍行　劉希夷

將軍闢轅門耿介當風立諸將欲言事逡巡不敢入劍氣射雲天
鼓聲破原隰黃塵塞路起走馬追兵急彎弓從此去飛箭如雨集
截圍一百里斬首五千級代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古來養甲兵有
事常討襲乘我廟堂運坐使干戈戢獻凱歸帝京軍容何翕習

將軍行　張籍

彈箏峽東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蓬萊殿前賜六纛還領禁

兵為部曲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上宿戰車彭彭旌旗動
三十六軍聲上隴隴頭戰勝夜亦行分兵處處收舊城胡兒殺盡
陰磧暮擾擾唯有牛羊聲邊人親戚曾戰歿今逐官軍收舊骨
磧西行見萬里空樂府獨奏將軍功

霍將軍　崔顥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迴擁賓從路旁揖
拜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
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自知

老將行　王維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
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
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
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
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
虛牖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
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
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大將恥令越甲鳴吾君莫嫌舊日
雲中守猶堪一戰取功勳

鴈門太守　李賀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支
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聲寒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
攜玉龍為君死

從軍行六首　劉長卿

迴首虜騎合城下漢兵稀白刃兩相向黃雲愁不飛手中無尺鐵徒
欲穿重圍
落日更蕭條北風動枯草將軍追虜騎夜失陰山道戰敗仍樹
勳韓彭但空老
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為吮瘡者
此事今人薄
目極鴈門道青青邊草春一身事征戰匹馬同辛勤末路成白首
功歸天下人
倚劍白日暮望鄉登戍樓北風吹羌笛此夜關山愁迴首不無意滹
河空自流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劍已折歸鄉身幸全單于古臺下
邊色寒蒼然

塞上曲　戎昱

樓上畫角哀即知兵心苦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雨何意休明時終
年事鼙鼓

塞下曲　郎士元

寶刀塞上兒身經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白草山頭日初沒
黃沙城下歌聲發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

古塞曲　王季友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騂馬黃金
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
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

出塞曲　劉灣

將軍在重圍音信絕不通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倚是并州兒
少年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東
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汗馬牧秋月疲人臥霜風仍聞左賢王
更欲圍雲中

燕歌行并序　高適

開元十年客有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
戍之事因而和焉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
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旗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
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
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
恩遇恒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箸應啼別離
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迴首邊風飄颻那可度絕域
蒼茫何所有殺氣三日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

死節從來豈顧勲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燕支行　王維

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辭甲第金門裏身作長城玉塞中衛霍纔堪一騎將朝廷莫數貳師功趙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報讎只是聞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白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没疊鼓遥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錦帶佩吳鉤颯沓青驪躍紫騮拔劍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敎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伐謀

隴頭吟

長城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為典屬國節毛空盡海南頭

陰山道　白居易

陰山道陰山道紇邏敦肥水泉好每至戎人送馬時道傍千里無纖草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印骨與皮五十匹縑易匹馬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土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疏織短截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餘迴鶻訴稱無用處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為可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敕內出金帛酬馬直仍詔江淮馬價縑從此不令疏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受金銀與縑綵誰知黠虜啓貪心明年馬來多一倍縑漸好馬漸多陰山虜奈爾何

胡無人　李白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迴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

飲馬長城窟　釋子蘭

游客長城下飲馬長城窟馬嘶聞水腥為浸征人骨豈不是流泉終不成潺湲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中冤骨若不流水四海有還魂空流嗚咽聲聲中疑是言

關山月　張籍

秋月明朗關山上山中行人馬蹄響關山秋來雨雪多行人見月唱邊歌海邊漠漠天氣白胡兒夜度黃龍磧軍中探騎暮出城伏兵暗處低旌戟漢水連天霜草平野駝尋水磧中鳴隴頭風急雁不下沙場苦戰多流星可憐高國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

古長城吟　王翰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騏驎前殿拜天子走馬為君西擊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遥聞鼙鼓動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此時顧恩寧顧身為君一行摧萬人壯士揮戈迴白日單于濺血染朱輪迴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煙鬼哭啾啾聲沸天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強兵二十年築怨興徭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

長城作　鮑溶

蒙公虜生人北築秦氏冤禍興蕭牆內萬里防禍根城成六國亡宮闕啓千門生人半為土何用空中原奈何天下人骨肉尚酬恩投沙擁海水安得不久翻乘高慘人魂寒日易黃昏枯骨貫折鐵沙中如有言萬古驪山葬誰知野火燃

古築城曲五首　元稹

年年塞下丁長作出塞兵自從冒頓強官築遮虜城

築城須努力城高遮得賊但恐賊路多有城遮不得

丁口傳父口莫問城堅不平城被虜圍漢斷城墻走

嗟虜請休和虜往騎來過半疑兼半信築城猶嗟峨

築城安敢煩願聽丁一言請築鴻臚寺兼愁虜出關

築城詞　張籍

築城去千人萬人齊抱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磧裏著盡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

築城詞二首　陸龜蒙

上一堨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何處將軍逼將軍要却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勞惜

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　李頎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荒陰沉飛雪白先拂商絃後角羽四郊秋葉驚摵摵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明嘶酸雛鴈失羣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爲靜其波鳥亦罷其鳴烏珠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皇池對青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文粹卷第十二

文粹卷第十三　古調四　樂府辭下總六十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神仙

步虛詞十首 道士吳筠　步虛詞 高駢　夢上天 元稹

俠少

結客少年場 盧照鄰　邯鄲少年行 鄭錫　邯鄲少年行 高適

少年子 李白　少年行二首 王維　少年詞 李百藥

少年行 張籍　少年行 崔國輔　俠客行 元稹

俠客行 李白　刺年少 李賀　古遊俠呈諸將 崔顥

青樓曲 王昌齡　劍客二首 賈島　壯士吟 孟遲

結襪子 李白

行樂

楚宮行 張籍　上之回 李白　陽春歌 李白

鼓吹入朝曲 李白　白紵詞三首 李白　冬白紵 元稹

相逢行 李白　古樂府 權德輿　朝來曲 王昌齡

將進酒 李白　將進酒 李賀

遠情

李夫人 白居易

離別怨苦

古別離 李端　古別離 孟郊　遊子吟 李益

遊子吟 孟郊　苦熱行 王轂　苦寒吟 孟郊

鳥獸花木

八駿圖 白居易　天馬歌 李白　紫騮馬 李白

驄馬行 杜甫　猛虎行 李白　猛虎行 李賀

白虎行 李賀　烏棲曲 李白　烏夜啼 李白

艾如張 李賀　野田黃雀行 李白　採蓮曲 張籍

採蓮曲 李白

古城道路

石城 [illegible]　沙路曲 李賀　沙隄行呈裴相公 張籍

洛陽陌 李白

步虛詞十首　吳筠

衆仙仰靈範肅駕朝神宗金景相照曜逶迤昇太空七女巳高飛火鍊生珠宮餘慶逍天壤平和王道融八威清遊氣十絕舞祥風使我騁陽源其來自陰功逍遥太霞上眞駿靡不通

迢遞登紫清元乘遊奔雷閬風隔三天俯視猶可見玉闕摽敬朗瓊林鬱葱蒨自非挺金骨焉得謁風顏眞朋何森森合景恣遊宴良會忘淹留千齡纔一眄

三宮發明景朗照洞鬱儀紛然馳飈焱上采空清蕤令我洞金色復
天嬋瓊姿心協太虛靜寥寥何思玄中有至樂淡泊無為但與
正真友飄飄散遨嬉
稟化凝正氣鍊形為真仙忘心符元宗返本協自然帝一集絳宮流
光出丹玄元英與桃君朗詠長生篇六府煥明霞百關羅紫煙飈
車徘寥廓靡靡乘景遷不覺雲路遠斯須遊萬天
扶桑誕初景羽蓋凌晨霞倏欻造西域嬉遊金母家碧津湛洪源
灼爍敷荷花煌煌青琳宮璨璨列玉華真氣溢絳府自然思無邪
俯矜區中士大隔良可嗟
瓊臺劫為仞孤映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自飛繞羽蓋佩明霞
升降何縹緲鸞鳳吹雅音棲翔絳林標玉虛無晝夜靈景何皎皎一
覩太上京方知眾天小
灼灼青華林靈風振瓊柯三光無冬春一氣清且和迴首邇結鄰傾
眸親羅驛落落制六天流鈴威百魔緜緜度不極誰謂椿齡多
高情無俗靡非遇物生華光至樂無箏籥歌金玉音琅玕或登明真臺宴
此羽景堂杳靄結寶雲霏微散露香天人誦洞經歡泰不可量
爰從太微上肆覲虛皇尊騰我八景輿威遲入天門既登玉晨庭
肅肅仰紫軒敢問龍漢末如何開乾坤怡然發雲璈告我希夷
言幸聞至精理方見造化源
二氣播萬有化機無停輪而我操其端乃能出兩鈞寥寥大漠上
所遇皆清真澄瑩含元和氣同自相親舞樹結丹實紫霞流碧
律以茲保童嬰永用超形神

步虛詞　高駢

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
寫周易

夢上天　元稹

夢上高高天高高蒼蒼高不極下視五嶽塊累累仰天依舊蒼蒼蒼
色踏雲攀身身更上攀天天未得西瞻若木兔輪低東望蟠
桃海波黑日月之光不到此非暗非明煙塞塞天悠地遠身跨風
下無階梯上無力來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茫茫漫漫方
自悲哭向青雲招喟素魄哭聲廝咽旁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千
慚萬謝喚廝人向使無君終不寤

結客少年場　盧照鄰

長安重遊俠洛陽富才雄玉劍浮雲騎金鞭明月弓鬬雞通渭北
走馬向關東孫賓遥見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誰論萬里
功將軍下天上虜騎入雲中烽火夜似月兵氣曉成虹橫行徇知已
負羽遠征戎龍旌昏朔霧鳥陣卷寒風追奔瀚海咽戰罷陰山空
歸來謝天子何如馬上翁

邯鄲少年行　鄭錫

霞鞍金口騮豹袖紫貂裘家住叢臺下門前漳水流喚人呈楚舞
借客試吳鉤見說秦兵至甘心赴國讎

邯鄲少年行　高適

邯鄲城西遊俠子自言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數處報
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
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歎
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少年子　李白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
夜入瓊樓卧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少年行二首　王維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
樓垂柳邊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
出明光宮

少年詞　李百藥

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
一擲掌中要挂冠豈憚宿迎拜不勝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遥

少年行　張籍

少年從出獵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獨到輦前射雙虎君王手賜
黃金璫日日鬬雞都市裏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讎夜出城平

明還在倡樓醉遥聞虜到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
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為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

少年行　崔國輔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草路傍情

俠客行　元稹

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竊賊誰夜行白
日堂堂殺袁盎光衝草草人面青此客此心歸海鯨海鯨露背橫
滄溟海波分作兩處生分海減力俠客有謀人莫測三尺鐵蛇延二國

俠客行　李白

趙家縵胡纓吳鈎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
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上
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盃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
後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鎚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
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刺年少　李賀

青驄馬肥金鞍光龍腦入縷羅衫香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
上郎別起高樓連碧篠絲曳紅鱗出深沼有時半醉百花前背把
金丸落飛鳥自說生來未為客一身美妾過三百豈知斲地種田家
官稅頻催沒人織長金積玉誇豪毅每揖閒人多意氣生來不讀
半行書秖把黃金買身貴少年安得長少年海波尚變為桑田枯
榮遞傳急如箭天公不肯於君偏莫道韶華鎮長在白頭面皺
專相待

古遊俠呈軍中諸將　崔顥

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幾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
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還家且行獵弓矢速如
飛地迥鷹犬疾草深狐兔肥腰間帶兩綬轉盼生光輝顧謂今
日戰何如隨建威

青樓曲　王昌齡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遥見飛
塵入建章馳道楊花滿御溝紅粧縵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
夫婿朝迴初拜侯

劍客　賈島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

壯士吟　孟遲

壯士何曾悲悲即無迴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淚垂

結襪子　李白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
輕鴻毛

楚宮行　張籍

章華宮中九月時桂花半落紅橘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
雲夢歸霓旌鳳蓋到雙闕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燭
籠左右列成行下輦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幕微
有霜齊言此夕樂未央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巴姬
起舞向君王迴身垂手結明璫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

上之回　李白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恩疎寵不及
桃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
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秋暮瑶池
宴歸來樂未窮

陽春歌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裊風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
繡戶中繡戶中相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
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鼓吹入朝曲

金陵控海浦淥水帶吳京鐃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搥鐘速嚴妝
伐鼓啓重城天子憑玉案劍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
朝罷沐浴閑遨遊閬風亭濟濟雙闕下歡娛樂恩榮

白紵詞三首

揚清音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淥水長袖拂面為
君起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顔滿堂樂未央館娃

日落歌塵蒙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垂羅舞縠揚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鶴鳥一朝飛去綠雲上

吳刀翦綵縫舞衣明粧麗服奪春輝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挂纓君莫違

冬白紵　元稹

吳宮夜長宮漏款簾幕四垂燈焰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翻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軟舞腰軟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牀臂爲枕朝佩搖搖王晏寢醒來閽門報無事子胥死後言爲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相逢行　李白

朝騎五花馬謁帝出銀臺秀色誰家子雲車珠箔開夾轂相借問知從天上來邀入青綺門當歌共銜盃銜盃映歌扇似月雲中見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春風正澹蕩暮雨來何遲後因三春鳥更報長相思

古樂府　權德輿

光風澹蕩百花吐樓上朝朝學歌舞身年二八皆侍中幼妹承恩兄尚主綠牕珠箔繡鴛鴦侍婢先焚百和香鶯啼日出不知曙寂寂羅幃春夢長

朝來曲　王昌齡

月昃鳴珂動花連繡戶春盤龍玉臺鏡唯待畫眉人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聽鐘鼎玉帛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賢達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且須沽酒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將進酒　李賀

瑠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翠幕圍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李夫人　白居易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令寫眞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鍊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翠蛾髣髴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臺前傷盛姬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爲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古別離　李端

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樯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

古別離　孟郊

松山雲縹緲蘭浦水分離雲去有歸日水分無合時春芳役雙目春色柔四支楊柳織別愁千條萬條絲

遊子吟　孟益

女羞夫婿薄客恥主人賤遇違同衆流但廻愧相見君非青銅鏡何事空照面莫以衣上塵不謂心如練人生當榮盛待士勿言倦君看白日曉不異弦上箭

遊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苦熱行　王轂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洪
爐中五嶽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為我
掃却天下熱

苦寒吟　孟郊

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
壯陰奪正陽苦調更何言凍吟成此章

八駿圖　白居易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背如龍兮頸如象骨竦筋高
脂肉壯日行萬里疾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四荒八極踏欲徧三十二
蹄無歇時屬車軸折趂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瑤池西赴王母宴
七廟經年不親薦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白雲黃竹
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周從后稷到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豈知
纘及四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為害
文帝却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穆王得之不為戒八駿駒來
周室壞至今此物世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為怪八駿圖君莫愛

天馬歌　李白

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筋權奇
走滅沒騰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
慌惚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烏口噴紅光
汗溝朱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
璧如山誰敢沽迴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天馬奔戀君軒駷躍驚
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
雲在天丘陵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
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思雖有玉山禾不能療
苦飢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
弄影舞瑤池

紫騮馬

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白雪關山遠
黃雲海樹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驄馬行　杜甫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
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
駿碨礧連錢動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
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取之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
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
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
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猛虎行　李白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旌
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
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巨鼇未斬海水動魚龍奔
走安得寧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
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
作主人賢哲棲棲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
身南國避胡塵寶書長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昨日方為宣
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有時六博快壯心遶床三匝呼一擲楚人每
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邦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蕭
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
愁殺人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
撾鼓會眾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猛虎行　李賀

長戈莫舂強弩莫抨乳孫哺子教得生獰舉頭為城掉尾為旌東
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騶虞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壁上雷鳴泰山
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白虎行

火烏日暗崩騰雲秦皇虎視蒼生群燒書滅國無暇日鑄劍佩
玦惟將軍玉壇設醮思沖天一世二世當萬年燒丹未得不死藥拏
舟海上尋神仙鯨魚張鬣海波沸耕人半作征人鬼雄豪氣猛如

談煙無人爲決天河水誰最苦兮誰最苦報人義士深相許漸離擊筑荊卿歌荊卿把酒燕丹語劍如霜兮膽如鐵出燕城兮望秦月天授秦封祚未終袞龍衣點荊卿血朱旗卓地白蛇死讓星却是眞天子

烏棲曲　　李白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烏夜啼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

艾如張　　李賀

錦襜褕繡襠襦彊飲啄哺爾雛隴東臥穟滿風雨莫逐良媒隴西去齊人織網如素空張在野田平碧中網絲漠漠無形影誤爾觸之傷首紅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識

野田黃雀行　　李白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炎洲逐翠遭網羅吳宮火起焚爾窠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鸇奈爾何

採蓮曲　　張籍

秋江岸邊蓮子多採蓮女兒凭船歌青房圓實齊戢戢爭前競折漾微波試牽綠莖下尋藕斷處絲多刺傷手白練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釵妝梳淺船中未滿度前洲借問阿誰家住遠歸時共待暮潮上自弄芙蓉還蕩槳

採蓮曲　　李白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石城　　鄭谷

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飛雙鴛鴦帆去帆來風浩渺花開花謝春悲涼煙濃草遠望不盡千古漢陽閑夕陽

沙路曲　　李賀

柳陰半眠承相樹珂馬玎玲蹋沙路斷燼遺香裊翠煙燭騎啼烏上天去帝家玉龍開九關帝前動笏移南山獨垂重印押千官金科篆字紅屈盤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沙隄行呈裴相公　　張籍

長安大道沙爲隄早風無塵雨無泥宮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導騎丞相來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者避街官閭吏相傳呼宮前十里惟空隄白麻詔下移相印新隄未成舊隄盡

洛陽陌　　李白

白玉誰家郎迴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文粹卷第十三

吳興姚鉉纂

古風十一首 李白　古意三首 王維
覽古十四首 道士吳筠　古意二首 賀蘭進明
古意九首 釋貫休　永古 李涉
感古三首 盧仝　古意 賈島
效古 釋皎然　古興 呂温
諷古二首 劉禹錫　續古詩十首 白居易
古意贈補闕 孟郊　古意二首 祖詠
古意 陸龜蒙　古意 李白
古意 權德輿

古風十一首　李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為此輩嗤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夕開光耀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黃犬空歎息綠珠成釁讎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淒然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成雙飛鸞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猶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沈吟何足悲

古意三首　王績

幽人在何所紫巖有仙躅月夜橫寶琴此外將安欲材抽嶧山幹徽點崑丘玉漆抱蛟龍脣絲纏鳳皇足前彈廣陵罷後以明光續百金買一聲千金傳一曲世無鍾子期誰知心所屬

桂樹何蒼蒼秋來花更芳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幽人重其德徙植臨前堂連拳八九樹偃蹇二三行枝枝自相糾葉葉還相當去來雙鴻鵠棲息兩鴛鴦榮蔭誠不厚斤斧亦勿傷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綵鳳欲將歸提羅出郊訪羅張大罦已鳳入重雲颺朝棲崑閬木夕飲蓬壺源問鳳那遠飛賢君坐相望鳳言何深德微禽安足尚但使雛卵全無令矰繳放皇臣力牧舉帝樂簫韶暢自有來巢時明年阿閣上

覽古十四首　吳筠

聖人重周濟明道欲救時孔席不暇暖墨突何嘗緇興言振頹綱將以有所維君臣恣淫惑風俗日凋衰三代業遂隳七雄遂交馳庶物陸塗炭區中若棼絲秦皇燎儒術方冊靡孑遺大漢歷五葉斯文復崇推乃驗經籍道與世同屯夷弛張固天意設教安能持

興亡道之運否泰理所全奈何淳古風既往不復旋三皇已散朴五帝初尚賢王業與霸功浮偽日以宣忠誠及狙詐紛競安可甄餘智入九霄守愚淪重泉永懷巢居時感彼徒泫然

棟宇代巢穴其來自三皇跡生固為累繼始增百王瑤臺既滅夏瓊

室復隕湯覆車世不悟秦氏興阿房繼踵迷反正漢家崇建章力役弊
萬人瓌奇殫八方徇志仍未極促齡已云亡傷靡亦何在荊棘今滿堂
閑居覽前載惻彼商與秦所殘必忠良所寶皆兇嚚昧此方自戕
不悟禍滅身箕子作周輔孫通為漢臣洪範及禮儀後王用經綸
吾觀采苓什復感青蠅詩讒佞亂忠孝古今同所悲姦邪起諸猜
骨肉相殘夷漢儲殞江充晉嗣滅驪姬天性猶可間君臣固其宜子
胥烹吳鼎文種斷越鈹屈原沉湘流厥戚咸自貽何不若范蠡
扁舟無還期
嘗稽眞仙道清寂祛衆煩秦皇及漢武焉得遊其藩情擾萬機
屑位驕四海尊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兩
存焉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金膏特延期玉色復動魂征戰窮外域
殺傷被中原天鑒昭難誣神理不可諼安期返蓬萊王母還崑崙異
術終莫告悲哉竟何言
魯侯祈正術尼父從棄捐漢主思英才賈生被排遷始皇重韓子
及覩乃不全武帝愛相如既徵復忘賢貴遠世咸爾賤今理共然
方知古來主難以効當年
食其昔未偶落魄為狂生一朝君臣契雄辯何縱横遂登廣漢業
憑軾下齊城既以智所達還為智所亨嘗若然聰貧耐秋本無營
晁錯抱遠策為君納良規削彼諸侯權永用得所宜姦臣負舊隙
乘釁謀相危世主竟不辨身戮宗且夷漢景稱欽明濫罰猶如斯
比干與龍逢殘害何足悲
絳侯成大績賞厚位仍尊一朝對獄吏榮辱安可論蘇生佩六印
弃弃為殃源主父食五鼎昭昭成禍根李斯佐二辟巨釁鍾其門
霍孟翼三后伊戚及後昆天人忌盈滿茲理固永存方知得意者
何必乘朱輪戚景栖遠壑縱歌對清樽一蹴返滄海將用歸林
園蕭灑去物累此謀誠足敦
至人順通塞委命固無疵吾觀太史公可謂識道規留滯王畿足悲
感憤殄生涯吾歎龍夫子秉義確不移晦跡一何晚天年夭當時
蕙膏自銷鑠楚老空餘悲
達者貴量力至人尚知幾京房倜幽賾神奧咸發揮如何嫉元臣不

悟禍所歸謀物闕謀己誰言爾精微
玄元明知止大雅尚保躬茂先洽聞者幽賾咸該通窮年賦鷦鷯可
謂達養蒙晚節希鸞鵠長飛變身窮知進不知退遂令其道
窮伊昔昧福初胡為迷禍終方驗嘉遁客永貞天壤同
聖人垂大訓與義不苟設天道殃頑兇神明祐懿哲斯言猶影響
安得復迴穴眭睢誕英睿唐虞育昏孽盜跖何延期顏生乃短折
魯隱全克讓禍機遂潛結楚穆肆巨逆福柄奚赫烈田常弒其主
祚國久罔缺管仲存霸功世祖成詭説漢氏方版蕩羣閹恣邪譎
蹇蹇陳蕃徒孜孜抗忠節誓期區宇靜爰使兇醜絶謀協事靡
從俄而反誅滅古來若茲類紛擾難盡列道遐理微茫誰為我昭晰
吾將詢上帝冥冥廓詎躋微已矣勿用言忘懷庶自悅

古意二首　賀蘭進明

秦庭初指鹿羣盜滿山東忤意皆誅死所言誰肯忠武關猶未啓
兵入望夷宫為崇非涇水人君道自窮
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采采欲為贈何人是同心日暮徒盈把
徘徊憂思深慨然紉雜佩重奏丘中琴

古意九首　釋貫休

一兩火雲盡閉門心冥冥蘭花與芙蓉滿院同芳馨佳人天一涯
好鳥鳴嚶嚶我有雙白璧不羨於虞卿我有徑寸珠別是天地
精玩之室生白蕭灑身安輕只應天上人見我雙眼明
陽烏爍萬物草木懷春恩茫茫塵土飛擁名利根我本事蓑
笠幼知天子尊學為毛氏詩亦多直致言不慕需臑類附勢同崩
奔唯尋桃李蹊去去長者門
美人如遊龍被服金鴛鴦手把古刀尺在彼白玉堂文章深製掣曳
珂珮鳴玎璫好風吹桃花片片落銀牀何當舉羽翰遠逐朱鳥翔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
人兩人知憶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莫輕白雲白不與風雨會我見守羊兒謂是初平輩人生非日月光輝
豈長在一榮與一辱今古常相對不見于公門子孫好冠蓋
古交如真金百鍊色不回今交如暴流倏忽生塵埃我恐君子氣

散爲青松栽我恐荆棘花只爲小人開傷心復傷心吟上高高臺
常思謝康樂文章有神力是何清風清凜然似相識一種爲頑嚚
得作翻經石一種爲枯槁得作登山屐永嘉爲郡後山水添鮮碧
何當舉羽翰一去觀遺迹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玄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
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
鏁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船載酒搥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
知江邊墳不是猶醉卧
憶在山中時丹桂花葳蕤紅泉浸瑤草日夕生華滋箬笠屋開地爐
翠牆挂藤衣看經竹窓邊白猿三四枝東峯有老人眼碧頭骨奇
種薤煮白石言趣如嬰兒月上來打門月落方始歸授我微妙訣
恬淡無所爲别來六七年只恐白日飛

詠古　李涉

大智思濟物道行心始休垂綸自消息歲月任春秋紂虐武既賢
風雲固可求順天行殺機所向協良謀況以丈人師將濟安川流何
勞問枯骨再取陰陽籌霸國不務人兵戈恣相酬空令渭水跡
千古獨悠悠

感古三首　盧仝

天生聖明君必資忠賢臣舜禹竭股肱共佐堯爲君四載成地理
七政齊天文階下蓂莢生琴上南風薰輪轉夏殷周時復猶一人
秦漢事邊巧魏晉忘機鈞猜忌相翦滅遞來迷恩親以愚保其
身不覺身沉淪以智理其國遂爲國之賊苟圖容一身萬事良可惻
可憐萬乘君聰明受沉惑忠良伏草莽無因施羽翼日月異又蝕
天地晦如墨既亢而後求異哉龍之德
人生何所貴所貴有終始昨日盈尺璧今日盡瑕棄蒼蠅點垂棘
巧舌成錦綺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仲尼魯司寇出走爲群婢假
如屈原醒其奈一國醉一國醉嗷號一人行清高便欲激頹波此事真
徒勞上山逢猛虎入海遭巨鼇王者苟不死腰下魚鱗刀東海波連
天三度成桑田高岸高於屋斯須變溪谷天地猶尚然人情難久全
使半白刃雖旦來金石堅蕭綬既解拆陳印亦棄㧞竭節遇刀劊

輸忠遭禍纏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明鏡不自照膏燭徒自煎
抱劍長太息淚墮秋風前
古人不患寡所患患不均單醪投長河三軍盡沉湎今人異古人結
託唯親密毁折雖鵷巢不行鳲鳩仁鄙椏不識分有心占陽春鸞鶴
日已疎黄雀日已親小物無大志安測栖松鶴恩眷多棄故物情
尚逐新瓦礫暫拂拭光掩連城珍脣吻恣談鑠黄金成灰塵蘇
秦北遊趙張禄西入秦既變嫂叔節仍擯華陽君萬世金石交
一餉如浮雲骨肉且不顧何況長羈貧

古意　賈島

碌碌復碌碌百年雙轉轂志士中夜心良馬白日足俱爲不等
閑誰是知音目眼中兩行淚曾弔三獻玉

效古　天寶十四年　釋皎然

日出天地正煌煌闢晨曦六龍驅群動古今無盡時夸父亦何愚
競走先白疲飲乾咸池水折盡長桑枝渴死化爝火嗟嗟徒爾爲
空留鄧林在攀折令人嗤

古興　呂温

越劍百鍊時楚卞三泣地二寶無人識千齡昔棄置空巖起白虹
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客直來開奧秘劍任荆鍾看玉從投火試
必能絶疑惑然後論奇異

擬古二首　劉禹錫

軒后初冠冕前旒爲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
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何工

續古詩十首　白居易

戚戚復戚戚送君遠行役行役非中原海外黄沙磧伶俜獨居
妾迢遞長征客君望功名歸妾憂生死隔誰家無夫婦何人不
離拆所恨薄命身嫁遲别日迫妾身有存没妾心無改易生爲
閨中婦死作山頭石
掩淚别鄉里飄颻將遠行茫茫緑野中春盡孤客情驅馬上丘隴
高低路不平風吹棠梨花啼鳥時一聲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
作路傍土年年春草生感彼忽自悟今我何營營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歲晏薇亦盡飢來何所爲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擊節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櫪馬非不肥所苦長縶維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爲犧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飢

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丈澗底死寸莖山上春可憐苦節士感此涕盈巾

窈窕雙鬟女容德俱如玉晝居不踰閾夜行常秉燭氣如含露蘭心如貫霜竹宜當備嬪御胡爲守幽獨無媒不得選年忽過三六歲暮望漢宮誰在黃金屋邯鄲進倡女能唱黃花曲一曲稱君心恩榮連九族

栖栖遠方士讀書三十年業成無知己徒步來入關長安多王侯英俊競攀援幸隨衆賓末得厠門館間東閣有旨酒中堂有管絃何爲向隅客對此不開顔富貴無是非主人終日歡貧賤多悔尤客子中夜歎歸去復歸去故鄉貧亦安

涼風飄嘉樹日夜減芳華下有感秋婦攀條苦悲嗟我本幽閑女結髮事豪家豪家多婢僕門内頗驕奢良人近封侯出入鳴玉珂自從富貴來恩薄讒言多家婦獨守禮羣妾互奇衺但信言有玷不察心無瑕容光未銷歇歡愛忽蹉跎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沙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勿言小大異隨分有風波閨房猶復爾邦國當如何

心亦無所迫身亦無所拘何爲腸中氣鬱鬱不得舒不舒良有以同心久離居五年不見面三年不附書念此令人老抱膝坐長吁豈無盈樽酒非君誰與娛

攬衣出門行遊觀遶林渠淡淡春水暖東風生綠蒲上有和鳴雁下有掉尾魚飛沉一何樂鱗羽各有徒而我方獨處不與之子俱顧彼自傷己禽魚之不如出遊欲遣憂孰知憂有餘

春旦日初出曈曈耀晨輝草木照未遠浮雲已蔽之天地黯以晦當午如昏時雖有東南風力微不能吹中園何所有滿地青青葵陽光委雲上傾心欲何依

古意贈補闕　孟郊

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自然照燭間不受邪佞輕不有百鍊火孰知十金精金幽正同爐頗分精與麤

古意二首　祖詠

楚王意何去獨自留巫山偏使世人見迢迢江水間駐舟春潭裏誓願拜靈顔夢寐覩神女金沙鳴珮環閑豔絕世姿令人氣力微含笑默不語化作朝雲飛

夫差日淫放舉國求妃嬪自謂得王寵代間無美人碧羅象天閣坐輦乘芳春宮女數千騎常遊江水濱年深玉顔老時薄花妝新拭淚下金殿嬌多不顧身生前妬歌舞死後同灰塵塚墓令人哀哀於銅雀臺

古意　陸龜蒙

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

古意　李白

白酒初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兒烹雞酌白酒男女歡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方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古興　權德輿

月中有桂樹無翼難上天海底有驪珠下隔萬丈淵人生大限雖百歲就中三十稱一世晦明烏兔相推遷雪霜漸到雙鬢邊沉憂戚戚多浩歎不得如意居太半一氣暫聚常恐散黃河清兮白石爛

文粹卷第十四之上

文粹卷第十四之下　古調六　詩五十六首

吳興姚鉉纂

雜興

雜興 聶夷中　雜言 謝偃　雜詩三首 權德輿
雜詩六首 李華　雜詩二首 張說　雜詩二首 儲光羲
雜感 鮑防　雜言 司空圖　雜詩 獨孤及
雜諷九首 陸龜蒙　感興 崔膺　遣興三首 杜甫
寓言二首 賈至　寓興 賈島　寓興 歐陽詹
不欺 賈島　辯士 賈島　新昌里 姚合
口號 賈島　絕句 賈島　悲歌三首 顧況
美人 陸龜蒙　客思 楊衡之　感事 陸龜蒙
寓言 孟郊

傷感

汾陰行 李嶠　八月五日歌 顧況
三鄉驛伏覩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劉禹錫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居易　連昌宮辭 元稹
感興 李涉　玉華宮 杜甫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韋應物　杜秋娘詩 杜牧

雜興　聶夷中

兩葉能蔽目雙豆能塞聰理身不知道將為天地聾擾擾造化內茫
茫天地中苟或有所願毛髮亦不容

雜言　謝偃

天不與人言禍福能自至水火雖活人暫不得即死踏之焚斯須馮
之溺頃易水火與禍福豈有先言耳

雜詩三首　權德輿

婉彼嬴氏女吹簫偶蕭史彩鸞駕非煙綽約兩仙子神期諒交感
相顧乃如此豈比成都人琴心中夜起
陽臺巫山上風雨忽清曠朝雲與遊龍變化千萬狀魂交復目斷
縹緲難比況蘭澤不可親凝情坐惆悵
淇水春正綠上宮蘭葉齊光風兩搖蕩鳴珮出中閨一顧授橫波
千金呈瓠犀徒然路傍子怳怳復悽悽

雜詩六首　李華

黃鍾叩元音律呂更循環邪氣悖正聲鄭衛生其間典樂忽消微波
浪與天渾嘈嘈雜梟鳥勁好鳥徒綿蠻王吉歸鄉里甘心長閉關
玄黃與丹青五氣之正色聖人端其源上下皆有則齊侯好紫衣魏
帝婦人飾女奴厭金翠傾海未滿臆何忍嚴子陵羊裘死荊棘
甘酸不私人元和運五行生人受其用味正心亦平爪牙相踐傷日與性
命爭聖人不能絕讚嬉與炮烹嗜慾乘此熾百金資一傾正消神
耗衰邪勝體充盈顏子有餘樂瓢中寒水清
陰魄淪宇宙太陽假其明臣道不敢專由此見虧盈未聞東菑稼
一氣嘉穀成上天降寒暑地利乃可生葛藟附柔木繁陰蔽曾
原風霜擢枝條不復庇本根女蘿依松柏然後得長存
孔光負董賢胡廣慚李固儒風冠天下而乃敗王度絳侯與博陸
忠朴受遺顧求名不考實文弊反為蠹
結交得書生書生鈍且直爭權復爭利終不得其力我逢縱橫者是
我牙與翼相旋如疾風並命趨紫極奔車得停軌風火何用逼仁
義豈有常肝膽反為賊勿嫌書生直鈍直深可憶

雜詩二首　張說

抱薰心恒焦舉旆心恒搖天長地自久歡樂能幾朝君看西陵樹
歌舞為誰嬌
問子青霞意何事留朱軒自言心遠俗未始跡辭喧遇逢榮良時
幸側息吏途頻繁纓非宿好文史棄前言夕卧北窗下夢歸南山
園白雲徹幽谷清風媿泉源十年茲賞廢佳期今復存掛冠謝
朝侶星駕別君門

雜詩二首　儲光羲

秋風肅天地太行高崔嵬猿狖清夜吟其聲一何哀寂寞掩圭蓽
夢寐遊蓬萊琪樹遠亭亭玉堂雲中開洪崖吹簫管素女飄
飄來雨師既先後道路無纖埃鄙哉楚襄王獨好雲陽臺
渾胚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能忘機耕鑿時未
至還山聊採薇虎豹對我蹲鸞鶴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
歸格擇為君駕雲霓為君衣西游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雜感　鮑防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人香自落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

雜言　司空圖

烏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驅時節女媧秖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

雜詩　獨孤及

百花結成子春物捨我去流年惜不得獨立空閨暮心自有所待甘為物華誤未必千黃金買得人一顧

雜諷九首　陸龜蒙

紅蠶緣枯桑青繭大如甕人爭擾其膂弃矢亦不中微微待貫祿一一希入夢縱操上古言口噤雞即貢蛟龍在怒水拔取牙角弄丹穴如可游家家畜孤鳳凶門尚兒戲戰血波頹瀦社鬼苟有靈誰能遏秋慟

童蒙來觸犀德力不相及伊無愜心事秖有碎首泣況將鷄鶩救數又百與十攻如餓鷄叫勢若脫兎急斯為朽關鍵怒犖抉以入年來橫干戈未見拔城邑得非佐饔者齒齒待齧什羈維豪傑輩四聚方少幾此皆乘時利深念在呼吸吾欲斧其吭無雷動幽蟄

歎鷄慘于冰陸止履所適斯人道仍閟不得不鳴呃當時布衣士亦作天子客至今東方生滿口自誇白終為萬乘交談笑無所隔致君非有書乃是堯舜畫紙令侯門峻日掃貧賤迹朝趨九韶音暮列五鼎食如聞恭儉語蹇蹇事夕惕可柏伊牧肩功名被金石

亦石可燒城讒邪易為伍詩人疾之甚取畀投豺虎長風吹窾木始有音韻吐無木亦無風筌簧由喜怒女媧鍊五石天缺猶可補當其利口銜罅漏不復數元精遺萬類雙目如牖戸非是既相參重瞳亦為瞽

東南有狂兒獵者西北矢利壓白冥冥擺此猜夜止無人語其事偶坐覓天紀安得東壁明烘烘用墳史搜尋揚好古士一以聲雲水流堪灑菁英風足去稗秕如能出奇計坐可平賊壘徐陳羲皇道高駕太平軌攫蹴成特雄躍可為其美者與賢當上賞景福視所履永播南薰音垂之萬年耳

有蘗何青青空城雪霜裏千林盡枯槁苦節獨不死他遭匠石顧擲入爨黃美遂得保天年私心未為恥高從宿梟怪下亦容螻蟻大厦若掄材亭亭託君子

左右佩劍者彼此亦相笑趨時與閉門喧寂不同調磨礪取聲利自許臻乎妙志士以神窺慚然其可弔天之發遐籟大小隨萬竅鮮其鑪冶姿形質惟所召鼙鼓笙磬竽瑟是必登清廟伊聖不善撰誰能守蓬藋

橫笛喝秋風清商入咳越君居不夜城肯恐孤戍月吳兵甚犀利太白光突兀日已費千金壅閫侵一撥豈無惡年少縱酒遊俠窟葉為敗死軍去以梟叛卒豈無中林士貫穿學問骨兵法五十家浩蕩如溟渤高懸鹿皮睡清澗時依擲分巳諸煙霞段全遺事干謁既非捨猛歌未可輕華發北面師其謀幾能止征伐何妨秦皇勇又有曹劌說堯舜尚詢蒭公乎聽無忽

朝為壯士歌暮為壯士歌壯士心獨苦傍人謂之何古鐵久不快倚天無處磨將來易水上猶足生寒波捷可搏飛狖健能超豪騀群兒被堅利索手安鳧河構飈掃長林直木謝擅料聚霜凍大澤偃龍不如蛇昔者天血碧吾徒安歎嗟

感興　崔膺

富貴難義合困窮易感恩古來忠烈士多出貧賤門世上樹桃李但結繁華子白屋抱關人青雲壯心死本以勢利交勢盡交情已如何失情後始數門易軌

遣興三首　杜甫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及猶覘今能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捨在所尋大哉霜雪榦歲久為枯林

在昔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猶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生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寓言二首　賈至

凛凛秋閨夕綺羅知早寒玉砧調鳴杵始搗機中紈憶昨別離日桐花覆井欄今來思君時白露盈階漙聞有關河信欲寄雙玉盤玉以委貞心盤以薦嘉餐嗟君在萬里使妾衣帶寬

春草紛碧色佳人曠無期悠哉千里心欲採商山芝歎惜良會晚如何桃李時懷君晴川上佇立夏雲滋

寓興　賈島

莫居暗室中開目閉目同莫趨碧霄路容飛不容步暗室未可居碧霄未可趨勸君踏仙竹日下雲為衢

寓興　歐陽詹

桃李有奇質樗櫟無妙姿皆承慶雲沃一種春風吹美惡苟同歸喧囂徒爾為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巵

不欺　賈島

上不欺星辰下不欺鬼神知心兩如此然後何所陳食魚味在鮮食蓼味在辛掘井須到流結交須到頭此語誠不謬敵君三萬秋

辯士

辯士多毀訾不聞說已非猛虎恣殺暴未常啗妻兒此理天所惑所感當問誰求食飼鷄鶩吐出美言辭善哉君子人揚光掩瑕疵

新昌里　姚合

舊客常樂坊井泉濁而鹹新居新昌里井泉清而甘僮僕慣苦飲食美翻憎嫌朝朝忍飢行戚戚如難堪中下無正性所習便淫躭一染不可變甚於茜與藍近貧日益廉近富日益貪以此當自警慎勿信邪讒

口號　賈島

中夜忽自起汲此百尺泉林木含白露星斗在青天

絕句

海底有明月圓於天上輪得之一寸光可買千里春

悲歌三首 并序　顧況

情思發動聖賢所不免也故師乙陳其宜延陵審其音理亂之所經王化之所興信無逃聲豈徒文彩之所厭遂作歌以悲之

邊城路今人犂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長歎四氣相催節迴換明月皎皎入華池白雲離離度青漢我欲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無橋我欲上山山路險我欲汲井井泉遙越人翠被今何夕獨立沙邊江草碧紫燕西飛欲寄書白雲何處逢來客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淥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

軒轅黃帝初得仙鼎湖一去三千年周流三十六洞天洞中日月星辰聯騎龍駕景遊八極軒轅弓劍無人識東海青童寄消息

美人　陸龜蒙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異棲託諒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生為並蒂花亦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客思　楊紡之

禾黍正離離南國前白芷細腰沉趙女高髻唱蠻娃路槐前崗月旅情一領絲鄉心不可語獨念畏人知

感事　陸龜蒙

將軍被鮫函秋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中成赤族古來信簧舌巧韻凄絲曲君聞悅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因起毫髮漸可離骨肉所以賢達心求人須任目

寓言　孟郊

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言濁水泥不污明月色我有貞松心俗騁風霜力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

汾陰行　李嶠

君不見昔日西京全盛時汾陰后土親祭祠齋宮宿寢設儲供撞鐘鳴鼓樹羽旗漢家四葉才且雄賓延萬靈朝九戎柏梁賦詩高宴罷詔書法駕幸河東河東太守親掃除奉迎至尊導鑾輿五營將校列容衛三河縱觀空里閭回旌駐蹕降靈場焚香奠醑邀百

祥金鼎發食正短煌靈祇偉燁據景光埋玉陳牲禮神畢舉麾上馬乘輿出彼汾之曲嘉可游木蘭爲檝桂爲舟櫂歌微吟綵鷁浮簫鼓哀鳴白雲秋歡娛宴洽賜羣后家家復除戶牛酒聲明動天樂無有千秋萬歲南山壽自從天子向秦關玉輦金車不復還珠簾羽帳長寂寞鼎湖龍髯安可攀千齡人事一朝空四海爲家此路窮雄豪意氣今何在壇場宮館盡蒿蓬路逢古老長歎息世事回環不可測昔時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

八月五日歌　顧況

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開元九年燕公說奉詔聽置千秋節丹青廟裏貯姚宋花蕚樓中宴岐薛清樂靈香幾處聞鸞歌鳳吹動祥雲已於武庫見靈鳥仍向晉山逢老君率土溥天無不樂河清海晏窮寥廓梨園弟子傳法曲張果先生進仙藥玉座凄涼遊帝京悲翁回首望承明雲韶九奏杳然遠唯有五陵松柏聲

三鄉驛伏覩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劉禹錫

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辭

江南遇天寶樂叟　白居易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薰煮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飜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豳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到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霑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暗鎖黃昏紅葉紛紛蓋欹瓦綠苔重重封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連昌宮辭　元稹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為余泣小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闌干立樓上欄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謨擫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累日之後萬眾喧隘嚴安之韋黃裳輩辟易不能禁眾樂為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王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未嘗不悄然奉詔其為當時所重也如此然而明皇不欲奪俠遊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或歲幸湯泉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又明皇嘗於上陽宮夜後按新翻一曲屬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燈下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駭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詰驗之自云其夕竊於天津橋玩月聞宮中度曲遂於橋柱上插譜記之臣即長安少年善笛者李謨也明皇異而遣之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鬭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京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成花萼廢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荊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巢盤鬥栱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向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為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俙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感興　李涉

隋氏造宮闕峨峨倚雲煙搜奇竭四海立制謀千年秦兵半夜來
烈火焚高臺萬人聚筋血一旦爲塵埃君看汴河路尚説隋家柳
但問哭陵人秋草没來久

玉華宮　杜甫

谿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絶壁下陰房鬼火青
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黄土况乃粉黛
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
間誰是長年者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韋應物

寧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歷階存往敬瞻位泣餘哀廢井没荒草
陰牖生緑苔門前車馬散非復昔時來

杜秋娘詩并序　杜牧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宫有寵於景陵
穆宗即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
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窮
且老爲之賦詩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濞即山鑄
後庭千蛾眉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 [illegible]
濞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緑楊垂聯裾見
天子眄矚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
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撚紫簫吹 [illegible]
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
煮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
落花時燕禖得皇子壯髮緑緌緌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
珠絡褓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咿漸抛竹馬劇稍出
舞雞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
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迴
首尚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如絲却
喚吳江渡舟人爭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青血灑不盡
仰天知問誰寒衣一匹素夜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
欷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
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
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黄糜蕭后
去揚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
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
齊首見斷簀中屍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
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
何物天高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
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
聊可以自怡

文粹卷第十四之下

吳興姚鉉纂

懷古
四皓詩 李白　潁陽東谿懷古 崔曙
登郭隗臺 皇甫松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 劉長卿
鴻門讌 王轂　古泉驛 張說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吳中懷古 劉駕
故絳行 杜頠　郢城懷古 李百藥
題西施浣紗石 胡幽貞　鄴城懷古 王雲卿
懷賢
三君詠三首 高適　七愛詩六首 皮日休
陽城驛 元稹
集會
奉同徐侍郎五雲谿新亭重陽宴集作 獨孤及
高軒過 李賀　郡中與諸文士讌集 韋應物
淮南秋夜呈周偘 李嶷　夜飲東亭 宋之問
讌客辭 張籍　過賈六 蘇晉
餞送
送渾將軍出塞 高適　送大夫再使吐蕃 張說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 朱長文
送周愿判官歸嶺南 戴偉　送韓愈從軍 孟郊
送王昌齡赴江寧 岑參　送李十一尉臨谿 常建
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權德輿
送從叔簡 孟郊　感別從叔簡再東歸 孟郊
送弟郢東歸 孟郊
盧十五竹亭送姪偁歸山 楊衡
送李觀韓愈別兼獻張徐州 孟郊
送狄宗亨 王昌齡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送客 陳子昂　送唐次 武元衡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送張宗原 姚合
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王維　送暨道士還玉清 李頎
淇上別趙仙舟 王維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 賈島
崔九弟欲往南山 王維　同前 裴迪
贈別沈四逸人 高適　留別王維 孟浩然
送豆盧策歸別墅 孟郊　送柳淳入關 孟郊

四皓詩　李白

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臥松雪間冥翳不可識雲窗拂青
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
紫極陰虹濁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兩欻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
舒卷在胷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跡

潁陽東谿懷古　崔曙

靈谿氛霧歇皎鏡清心顏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世人久疏曠
萬物皆自閑白鷺寒更浴孤雲晴未還昔時讓王者此地閉玄關無
以躡高步淒涼林壑閒

登郭隗臺　皇甫松

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

歸沛縣道中晚泊留侯城　劉長卿

訪古此城下子房安在哉白雲去不返危堞空崔嵬伊昔楚漢時
頗聞經濟才運籌風塵下能使天地開蔓草日已積長松日已摧
功名滿青史祠廟唯蒼苔百里暮程遠孤舟川上迴進帆東風便轉
岸前山來楚州濬相引沙鷗閑不猜扣船從此去延首仍徘徊

鴻門讌　王轂

寰海沸兮爭戰苦風雲愁兮會龍虎四百年漢欲開基項莊一
劒何虛舞殊不知人心去暴秦天意歸真主項王足底踏漢土席
上相看渾未悟

古泉驛　張說　於陵仲子宅也

昔聞陵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無富貴
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河上於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石泉空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絕頂聳蒼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棲顥元
纓冕猶纓塵不樂禁中臥却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醇
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馳張有深致耕釣

陶天眞奈何清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
遺墓仰古懷逸民縉繳滿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窮山色麥
秋旻久出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吳中懷古　　劉駕

句踐飲膽日吳王酒滿盃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西施舞初罷
侍兒整金釵衆女不敢妬自比泉下泥越鼓聲騰騰吳王隔黃池雖
將甬東地更學會稽棲

故絳行　　杜頎

君不見銅鞮觀數里城池已蕪漫君不見祁縣宮幾重臺榭亦微
漾介馬兵車全盛時歌童舞女妖豔姿一代繁華皆共絕九原唯
望冢累累

鄴城懷古　　李百藥

客心悲暮序登墉瞰平陸林澤宜芊綿山川鬱重複王公資設險
名都拒江隩方城䟦北門溟海窮南服長策挫吳豕雄圖競周鹿
大蒐雲夢澤壯觀章華築人世更不覩西師日侵職運圮屬驕
馳時屯恣敵什莫復夷陵火無復秦庭哭鄴郢遂丘墟風塵俄倏
驟狐兔時遊踐霜露日霑沐鶴渚故池平神臺層宇覆修雲理貞
首窮陰慘荒谷悵矣僩憂悲悲哉年祀微雖異三春望終傷千里目

題西施浣紗石　　胡幽貞

一朝入紫宮萬古遺芳塵至今溪邊花不敢嬌青春

鄴城懷古　　孟雲卿

朝發淇水南將尋北燕路魏家舊城闕寥落無人住伊昔天地屯曹
公獨中據群臣將北面白日忽西暮三臺竟寂寞萬世雖長固雄豪
安在哉冢草茵霜露崔嵬長河北尚見應劉墓古樹藏龍蛇荒
茅伏狐兔永懷故池館數子連章句逸興驅山河雄辭變雲霧我
行覩遺跡精爽如相遇斗酒將所君悲風白楊樹

三君詠　并序　　高適

開元中適游於魏郡北有故太師鄭公舊館里中有故尚書郭公
遺業邑外又有故太守狄公生祠焉覩物增懷遂爲三君詠

魏鄭公　徵

鄭公經綸日隋氏風塵昏濟代取高位逢時敢直言道光先帝業
義激舊君恩寂寞卧龍處英靈千載魂

郭代公　元振

代公實英邁津涯浩難識擁兵抗矯徵仗節歸有德縱横負大
智顧盼安社稷流落勿重陳懷哉爲悽惻

狄梁公　仁傑

梁公乃貞固勳烈垂竹帛昌言太后朝潛運儲皇策待賢開相
府共里登方伯至今青雲人猶是門下客

七愛詩　并序　　皮日休

皮子之志常以眞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眞相以房杜爲眞
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眞將以李太尉爲眞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眞
隱以盧徵君爲眞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眞吏以元魯山爲眞吏焉
負逸氣者必有眞放以李翰林爲眞放焉爲名臣者必有眞才以
白太傅爲眞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時
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房杜二相國

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脫身抛亂世策杖歸眞主縱横握中
算左右天下務肮髒無敵手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眞宰
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巨業照國史大勳鎮王府遂使後世民
至今受陶鑄粵吾少有志敢躡前賢路苟得同其時願爲執鞭豎

李太尉　晟

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驍雄十萬兵四面圍國門一戰收王畿
叱散妖氛乘輿既反正兒竪爭亡塊巍巍柱天功蕩蕩蓋世勳仁
於曹孟德勇過霍將軍丹券入帑藏青史傳子孫所謂大丈夫動
合驚乾坤所謂聖天子難得忠貞臣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百世
必一亂千年方一人吾雖翰墨子氣槩敢不群願以太平頌題
向甘泉春

盧徵君　鴻

吾愛盧徵君高卧嵩山裏百辟未一顧三徵方暫起坦腹對宰相
岸幘揖天子建禮門前吟金鑾殿裏醉天下皆喃喃徵君獨潔己

天下皆樂聞徵君獨洗耳天下皆懷羞徵君獨多恥銀黃不妨懸赤紱不妨被而於心抱中獨作羲皇地籃輿一云返泥詔實不已再看縱山雲重酌萬陽水放曠書云最終逍遙醉中死吾謂伊與周不若徵君貴吾謂巢與許不若徵君義高名無階級逸迹絕涯涘萬世唐書中逸名不可比粤吾慕真隱彊以骨肉累如彀不爲名敢有徵君志

元魯山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蘖苦四遠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髮既卧黔婁衾空立陳寔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垂

李翰林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磥砢千丈林澄澈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床傲幾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內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接䍦赴宴著穀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摘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溟作胸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濟賢欻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編林泉所望握文柄所希持化權何期遇訾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川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蛻蟬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

陽城驛　元稹

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昔公孝父母行與曾閔儔既孤善兄弟兄弟和且柔一夕不相見若懷三歲憂遂是不婚娶從兹同衾裯妹夫死他縣遺骨無人收公令季弟往公與仲弟留相別竟不得三人同遠遊共負他鄉骨歸來藏故丘栖遲居下邑邑人無苟偷里中競長短來問劣與優官刑一朝恥公短終身羞公亦不遺布人自不盜牛問公何德爾忠信先自修發一言當道理不顧黨與讎聲香漸翕習冠蓋若雲浮少者從公學老者從公遊往來相告報縣尹與君侯名落公卿口湧如波蕩舟天子得聞之書下再三求書中願一見不異旱地虯何以持爲御駟馬駕安輈公方伯夷操事殷不事周我實唐士庶食唐之田疇我聞天子憶安敢專自由來爲諫大夫朝夕侍冕旒希夷惇薄俗密勿獻良籌神醫不言術人瘼曾暗瘳月請諫官俸諸弟相對謀皆曰親戚外酒散目前愁公云不有爾安得此嘉猷施餘盡酤酒客來相獻酬日旰不謀食春深仍弊裘人心良戚戚我樂獨油油貞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鉤風波勢奔蹙日月光綢繆齒牙屬爲猾禾黍暗生蟊豈無司言者肉食吞其喉豈無司搮者利柄扼其讎身復勢氣塞不可辨莫蒙公雖未顯諫惴惴如患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炎炎日將熾積燎無人抽公乃率其屬使諫同郭伉延英殿門外叩閤仍叩頭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上知不可遏命以美語酬降官司成署俾之爲贄疣兹心不快活擊刺彌戈矛終爲道州去天道意悠悠遂令不言者反以言爲訧喉舌坐成木鷹鸇化爲鳩避權如避虎冠豸如冠猴平生附我者詩人稱好逑私來一執手恐若墮諸溝送我不出户決我不回眸唯有太學生各具糧與糇咸言公去矣我亦去荒陬公與諸生別步步駐行騶有生不可訣行行過閭甌爲師得如此得爲賢者不道州聞公來鼓舞歌且謳昔公居夏邑狎人如狎鷗況自爲刺史豈復援鼓桴滋彰一時罷教化天下遒炎瘴不得老英華忽已秋有鳥哭楊震無兒悲鄧攸唯餘門弟子列樹松與楸今來過此驛若弔汨羅洲祠曹諱羊祜此驛何不侔我願避公諱名爲避賢郵此名有深意蔽賢天所尤吾聞玄元教日月冥九幽幽陰蔽翳者永爲幽翳囚

奉同徐侍郎五雲谿新亭重陽宴集作　獨孤及

萬峯蒼翠色雙谿清淺流已符東山趣況值江南秋白露天地肅
黃花門館幽山公惜美景肯為芳樽留五馬照池塘繁絲催獻酬
風前孟嘉帽乘興李膺舟騁望傲千古當歌遺四愁豈令永和人
獨擅山陰遊

高軒過　李賀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冬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
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
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
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郡中與諸文士讌集　韋應物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痾近消散
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
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
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彊

淮南秋夜呈周偘　李嶷

天淨河漢高夜閑砧杵發清秋急如此離恨應難貺風亂池上螢
露光竹門月與君共遊處勿作他鄉別

夜飲東亭　宋之問

春泉鳴大壑皓月吐層岑岑巖景色佳慰我遠遊心闇芳足幽氣
驚棲多衆音高興南山曲長謠橫素琴

謝客辭　張籍

上客不用顧金羈主人有酒君莫違請君看取園中花地上漸多
枝上稀山頭樹綠不見石谿水無風應更碧人人齊醉起舞時誰
覺翻衣與倒幘明朝花盡人已去此地獨來空繞樹

過賈六　蘇晉

主人病且閑客來情彌適一酌復一笑不知日將夕昨來屬歡遊
於今盡成昔努力持所趣空名定何益

送渾將軍出塞　高適

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
燕支下控弦盡用陰山兒臨陣常騎大宛馬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
嫖姚破骨都李廣猶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傳有沙場千萬
騎昨日邊庭羽書至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意氣能甘
萬里去辛勤動作一年行黃雲白草無前後朝建旌旗夕刁斗塞
下應多俠少年關西不見春楊柳從軍但問所從誰擊劍酣歌
當此時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

送郭大夫再使吐蕃　張說

犬戎廢東獻漢使馳西極長策問酋渠猜阻自夷殛容鬢徂邊
歲旌裘敝海色五年一見家妻子不相識武庫兵猶動金方事未
息遠圖俟才智苦節輸筋力脫刀贈分手書帶加餐食知君萬里
侯立功在異域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晴一雁遠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
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吳興送梁補闕歸朝賦得荻花　朱長文

柳家汀洲孟冬月雲寒水清荻花發一枝持贈朝天人願比蓬萊
殿前雪

送周愿判官歸嶺南　姚係

早蟬望秋鳴夜琴怨離聲眇然多異感值子江山行由來重義
人感激事縱橫徃復念遐阻淹留恭平生晨奔九衢餞暮始萬里
程山驛風月樹海門煙霞城易窮泉源近拾翠紗敝明蘭蕙一為
贈貧交空復情

送韓愈從軍　孟郊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親賓改舊觀僮僕生新敬坐作羣書
吟行為孤劍詠始知出處心不失平生正淒淒天地秋凜凜軍馬令
驛塵時一飛物色極四淨王師既不戰廟略盡無競王粲有所依
元瑜初應命一章喻檄明百萬心氣定今朝旗鼓前笑別大夫盛

送王昌齡赴江寧　岑參

對酒寂不語悵然悲送君明時不得用白首徒攻文澤國從一官
滄波幾千里羣心滿天闕獨去過淮水舊家富春渚嘗憶臥江
樓自聞君欲行頻夢南徐州窮巷獨閑門寒燈靜深屋北風吹

微雪抱被肯同宿君今到京口正是桃花時舟中饒孤興湖上多
新詩潛蚓且深蟠黃鶴舉未晚惜君青雲氣努力加飧飯

送李十一尉臨谿　常建

泠泠花下琴君唱渡江吟天際一帆影預懸離別心以言神仙尉因
致瑤華音迴軫撫商調越谿澄碧林

奉送韋起居老舅百日假滿歸嵩陽舊居　權德輿

威鳳翔紫氛孤雲出寥天奇彩與幽姿縹緲皆自然賢閒有唐氏
亦有巢許全以茲奮風俗豈必効羈韋大君遂辭方左史超前賢
振衣去朝市賜告歸林泉滑和固難久循性得所便有名皆畏
途無事乃眞筌舊壑窮杳窱新潭瀉潺湲巖花落又開山月缺
復圓輕策逗蘿逕幅巾凌翠煙機閑魚鳥狎體和芝朮鮮回皓本
避難二疏猶待年況今寰海清復此鬢髮玄翩然纓上塵未絕區
中緣齊竿終自退心寄嵩峯巓

送從叔簡　孟郊

長安離別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根未死愁人心已枯促促水上影遥
遥天際途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北騎繞山岳南帆指江湖高
蹤一超忽千里在須臾

感別從叔簡再東歸

去年車馬道高槐結浮陰下有名利人一人千萬心黃鶴共遠語
滄溟無近潯若若靜退姿泠泠思歸吟菱唱忽生聽芸書迴望深
清風散言笑餘花綴衣襟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沉

送弟郢東歸

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別易貧別愁更重曉色奪明
月征人逐群動春風楚濤高旅檣將誰共

盧十五竹亭送姪偁歸山　楊衡

落葉寒擁壁清霜夜霑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樽
酒曉月當窗白

送李觀韓愈別兼獻張徐州　孟郊

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懶磨舊銅鏡畏見新白髮古樹春無
花子規啼有血離弦不堪聽一聽三四絕世途非一險俗慮各千結
有客步大方驅車獨迷轍故人韓與李逸翰雙皎潔哀哉摧折歸
贈詞縱橫設徐方國號在元戎天下傑禰生投刺遊王粲吟詩謁
高情無遺照朗抱開曉月有土不埋冤有餘皆為雪願為直草
木永向君地列願為古琴瑟永向君地發欲識丈夫心曾將孫劍說

送狄宗亨　王昌齡

秋在水清山暮蟬洛陽樹色鳴皐煙送君歸去愁不盡又惜空
度涼風天

送孟浩然之廣陵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
江天際流

送客　陳子昂

故人洞庭去楊柳春風生相送河洲晚蒼茫別思盈白蘋已堪把
綠芷復含榮江南多桂樹歸客贈生平

送唐次　武元衡

都門去馬嘶灞水東流淺青槐驛路長白日離亭晚望望煙景
微草色行人遠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含此一腹文
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為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
直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送張宗原　姚合

東門送客道春色如死灰一客失意行十客顏色低住者既無家
去者又非歸愁窮一成疾百藥不可治子貧我且愚命分不合齊誰
開寒蹊明日日同遊棲予行何所之切切食與衣誰能買仁義令子
無寒飢野田不生草四向生路岐士人甚商賈終日須東西鴻雁春北去
秋風復南飛勉君向前路無失相見期

送綦毋潛落第還鄉　王維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作顧采薇既至君門遠孰
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兆縫春衣置酒長亭送同心與我違行當浮
桂棹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村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

送監道士還玉清　李頎

仙宮有名籍度世吳江濱大道本無我青春長與君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明主降黃屋時人看白雲空山何窈窕三秀日氛氳遂此留書客超遙煙霧分

淇上別趙仙舟　王維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空佇立

送沈秀才下第東歸　賈島

曲言惡者誰悅耳如彈絲直言好者誰刺耳如長錐沈生才俊秀心腸無邪欺君子忌苟合擇交如求師毀出嫉夫口騰入禮部闈下第君子恥遺才人恥之東歸家室遠掉轡時參差浙雲近吳見汴柳接楚垂明年春光別迴首不復疑

崔九弟欲往南山　王維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

和　裴迪

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裏

留別　崔興宗

駐馬欲去樓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悵

贈別沈四逸人　高適

沈侯未可測其況信浮沈十載常獨坐幾人知此心乘舟蹈滄海買劍投黃金世務不足煩有田西山岑我行遇知己遂得開清襟何意閭閻間沛然江海深疾風掃秋樹濮上多鳴砧耿耿樽酒前聯鴈飛愁陰平生重離別感激對孤琴

送豆盧策歸別墅　孟郊

短松鶴未巢高石雲始棲君為蕭灑去性與雲鶴齊力買奇險地手開清淺谿身披薜蘿襟山陟莓苔梯一卷冰雪文避俗長自攜

送柳淳入關

青山饒靄塵白日無閑人自古推高車爭利西入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齎一束書獨去誰相親

文粹卷第十五之上

文粹卷第十五之下

古調八　凡六十六首

吳興姚鉉纂

行役

岐路 鮑溶　秋入關 賈島　晨裝行 歐陽詹

蜀道後期 張說　蜀中將歸留辭韋相公 歐陽詹

襄陽路逢寒食 張說　巡澇在河北作 張說

奉和左司員外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郎 孫逖

初發太原至途中寄太原所知 歐陽詹

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 陳子昂　別路行赴寄新別者 朱放

舟中寄李司倉鄭司戶 獨孤及　曉發 賀知章　月夜江行 權德輿

汴州阻風 王建　江行四首 錢起　江行 劉禹錫

懷寄

新都南亭別郭大元振 盧照鄰　寄侍御從舅 權德輿

秋暮山中寄李益端公 皇甫冉

寄趙七侍御因敘疇昔之素寄懷於笛 李華

偶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杜牧

鄂州從事寄耿拾遺 姚合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韓雲

岳州張史君與王都督別詩二首因選申和 韋嗣立

留別武陵袁丞 王昌齡　懷閩間士和 獨孤及　秋山寄陳讜言 王昌齡

海上寄蕭穎士 劉長卿　懷鄭泊 孟郊　寄贈吳顗士 獨孤及

宿吉祥寺寄靈山隱者 林寬　春夢 岑參

贈遠 陸龜蒙　河梁別 高蟾　有所思 盧仝

寄遠 李白　寄遠 賈島　怨情 李白

生別離 白居易　別離 陸龜蒙　離怨 張籍

春愁 韋莊　和贈遠 獨孤及

失意

傷歌行 張籍　遷謫江表久未歸 白居易　失志夜坐思歸楚江 王建

莫相疑行 杜甫　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元稹　答李君期 楊衡

徐七歸落第 歐陽詹　王夫子 白居易　孟先生詩 韋應物

疾病

溫泉莊臥病寄楊七東之間 錢起　訓于逖畢燿問病見贈 獨孤及

秋園臥疾呈暉上人 陳子昂

傷悼

答宋主簿兼贈平昔遊舊 盧照鄰　對酒憶賀監二首 李白

哭玄英方干先生 孫郃　弔王將軍墓 常建　國殤 孟郊

岐路　魏容

北風送微寒徒侶勤遠程眞憂人廓不暇彂月馬上明飄飄岐路間長見日初生重嶂曉色淺疎林寒啼清入聞多岐路常恐終身行迴見四方人車輪無留聲空谷亦堪隱下田非懶耕古人有遺訓飽食非親榮我生禮義鄉少小見太平聖賢猶羈旅況復非其名

秋入[illegible]　賈馳

河上微風來關頭樹初瞑今朝關城吏又見孤客入上國誰與期西來誠自急

晨裝行　歐陽詹

村店月西入山枝哄鷄聲未裝徹夜席束囊事晨征寂寂人尚眠悠然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蜀道後期　張說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蜀中將歸留辭群公　歐陽詹

寧值即雲才方前恒玉食貧居豈及此要欲懷歸憶春夢關山遠如添歲華逼明晨首鄉路迢遞孤飛翼

襄陽路逢寒食　張說

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陽路不辭著處尋山水秖畏還家落春暮

巡邊在河北作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場磧路何爲爾重氣輕生知許國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頌封山也未遲

奉和左司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郎等諸公　孫逖

拜郎登省闥奉使馳車乘遙瞬使者星便是郎官應喜臺妙時故事留華德竊稱二陝聯風謡三秦望形勝此中政友嘉是日多詩興寒盡歲陰催春歸日華遙忽覩雲開數鴈回更逢山上花正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聲來此言東閤招賢地自有西征謝傅才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歐陽詹

鴻鳥覺衡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諒猶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派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

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　陳子昂

葳蕤蒼梧鳳嘹唳白露蟬羽翰非本匹結交何獨全昔君事胡馬余得奉戎旃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芳歲幾陽止白日屢徂遷功業雲臺薄平生玉佩捐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代水不可涉巴江亦潺湲攬衣度函谷銜涕望秦川蜀門自茲始雲山方浩然

剡溪行却寄新別者　朱放

潺湲寒谿上自此成離別回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雪頻行識草樹漸老傷年髮唯有白雲心爲向東山月

早發龍且館舟中寄東海李司倉鄭司戶　獨孤及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根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況值遠道傷離群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瑤華持寄君

曉發　賀知章

故鄉杳無際江皐聞曙鐘始見沙上鳥猶埋雲外峯

月夜江行　權德輿

扣舷不能寐浩露清衣襟彌傷孤舟夜遠結萬里心幽興惜瑤草素懷寄鳴琴三奏月初上寂寥寒江深

江行四首　權德輿

曉

曉風摇五兩殘月映石壁稍稍曙光開片帆在空碧

晝

孤舟漾暖景獨繞下秋空安流日正晝淨綠天無風

晚

古樹夕陽盡空江暮靄收寂寞扣舷坐獨生千里愁

夜

猿聲到枕上愁夢紛難理寂寂深夜寒青霜落秋水

江行　柳中庸

繁陰下隱洲落葉初飛浦蕭蕭楚客帆暮入寒江雨

新都南亭別郭大元振　盧崇道

竹徑女蘿緣遠洲丈石隄靜深人俗斷尋玩往還迷碧岸秀初月素
林藹夕棲寒梘納鳥侶罷琴聽猿啼佳辰改宿昔勝寄坐睽攜長懷
賞心愛如玉復如珪

寄侍御從舅　權德輿

廨非靜南軒蕙逈風轉芬滋落落幽澗松百尺無附枝世物自多故達人
心不羈偶陳幕中畫未負林間期感恩從慰薦循性難縶維野鶴無
俗質孤雲多異姿清泠松露路沼昭灼蕨花遲終當稅塵駕來就東山嬉

秋暮山中寄李益端公　鮑溶

舊事與日遠酒花仍舊香前年繡衣客此節過此堂侍臣不自高笑
解繡衣裳眠雲有餘態入鳥不亂行我恐雲嵐色損君驄馬光君言
此何言今日皆異鄉明日非今日下山道路長從下山去天地再炎
涼此期果難得莫忘君馬黃

寄趙七侍御自餘干谿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
卿同遊遇不可得因敘疇年之素寄懷於篇　李華

搖蕩曙江流江晴山復重心悵賞未足川迴失前峯凌灘出極浦旗
若天地遇君鳴嵯峨開坼混元中九潭魚龍窟仙成羽人宮陰與潛
鬼物精光動煙虹玄猿啼深龍[illegible]白鷴戲蔥蒙飛湍鳴金
石激雷鼓雷風雨灑萬木鮮霞照千山[illegible]草間長餘綠花淨落幽紅
渚煙見晨釣山月聞夜舂覆紛溯砚波而石渦濚溶舟丘忽聚散素
壁相奔衝白日破昏靄靈山出其東勢排昊蒼上氣嗤吳越雄迥頭
望雲卿此恨發吾衷昔日蕭邵遊四人纔成童[illegible]
[illegible]屬詞慕孔門入仕希上公縫烟陌非罪折我昆吾
鋒[illegible]茂挺獨先覺拔身漁京虹斯人射明代百代墜鴻鴻天
[illegible]世故隊橫流與君宋路窮[illegible]北顧無死節蒙
恩逐殊封[illegible]天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illegible]一別凡十
年豈期復相從餘生得攜手遺此兩[illegible]羽彼凋借長松
褒妹難重別懷懷憐心胃遇勝悲獨遊念貪奇悵承逢禽尚擬何人胡
爲東樊籠吾師度門教救弁嗤遐蹤

題安州浮雲寺樓寄湖州張郎中　杜牧

去夏疎雨餘同倚朱欄語當時樓下水今日到何處恨如春草多事
與孤鴻去楚岸柳何窮別愁紛若絮

魏州從事寄耿拾遺　姚合

小在兵馬間長還擊戎職雖乘不得遠豈要生羽翼三年城中遊與
君最相識應知我衷腸不苟念衣食主人樹勳名欲滅天下賊愚雖
乏智謀願陳一夫力人生須氣健飢凍縛不得睡當一席寬覺乃千
里窄古人不懼死所懼死無益至交不可合一合難離拆君當相勸勉
苦語毒胸臆百年心知聞誰限河南北

洪州客舍寄柳博士芳　薛業

去年離巢主人屋今年花發路傍枝年年爲客不到舍舊國存亡那
得知胡塵一起天下亂何處春風無別離

予昔忝省闥與岳州張使君潭州王都督同官歷事後承
朝譴各自東西張公與王都督別詩二首情傾朔切予覽
以歎因還申和云　韋嗣立

茂先王佐才作牧楚江隈登樓正欲賦復遇仲宣來黃鵠飛將遠
龍文爲開尊知昔職衰聽曲有餘哀
昔時陪二賢纓冕會神仙今駐江海相逢共播遷無因千里駕忽
覩四愁篇覽飄歎何已歎終徒愴然

留別武陵袁丞　王昌齡

皇恩暫遷謫待罪逢知己從此武陵谿孤舟二十里桃花遺古岸金
澗流春水誰識馬將軍忠貞抱生死

舟行懷閻士和　釋皎然

二月湖南春草遍橫山渡口花如霰相思一日在孤舟空見歸雲三兩片

秋山寄陳讜言　王昌齡

歲晏寒事早衆山木已黃北風何蕭蕭茲夕露爲霜感激不能寐中
宵時慨慷黃鸝初悲鳴玄鳥去我梁獨臥時易晚離群情更傷思君
若不及鴻雁今南翔

海上寄蕭五　獨孤及

朔風剪塞草寒露日夜結行留濃露歸思生暮節驛樓見萬里
延首望燕碣遠海入大荒平蕪際窮髮舊國在草莽想故人且胡越契

關阻風朔荏苒成兩別海西望京口兩地各天末索居動經秋載笑知曷月日窮南望盡雖見飛鳥滅音塵未易得何以慰飢渴

懷鄭紳　　孟遲

風蘭舞幽香雨葉墮寒滴美人來不來前山看向夕

杼山禪居寄東谿吳處士　　釋皎然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茭湖深跡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摇清影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身當青山秀（叔庠家住青山下青山有吳均故宅彼號吳均山）文體多鄙聲瑶澈湘水碧泛寒楚天清時人格不同至今字知名昔賢敎師友此道獨君行既得廬霍趣乃高雷遠情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悠然遺塵想遇矣達性識故人不在竝幽桂惜未結

宿吉祥寺寄廬山隱者　　楊衡

風鳴雲外鐘鶴宿千年松相思杳不見月出山重重

春夢　　岑參

洞房昨夜春風起遥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

贈遠　　陸龜蒙

芙蓉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腰人別來羅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心期夢中見路永思夢短怨坐泣西風秋窻月華滿

河梁別　　馬戴

河梁送別者行哭半非親此地足征戰胡天多殺人金罍照離席寶瑟奏殘春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常娥月三五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絶心斷絶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絶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行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寄遠　　李白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聞餘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濕青苔

寄遠　　賈島

別腸多鬱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疎疎別恨應少密離恨難袪門前南流水中有北飛魚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遠書不惜寄遠書故人今在無況此數尺身阻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難以知子軀

怨情　　李白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猶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生別離　　白居易

食蘖不易食梅難蘖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爲難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雞再鳴殘月沒征馬重嘶行人出迴看骨肉哭一聲梅酸蘖苦甘如蜜黃河水白黃雲秋行人何處相對愁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颸颸生離別兮悠悠中來無斷絶憂積心勞血氣衰未年三十生白髮

別離　　陸龜蒙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杖劍對尊酒恥爲游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

雜怨　　張籍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殁高堂有舅姑山川豈遥遠行人自不返

春愁　　韓琮

金烏長飛玉兎走青鬢長青古無有秦娥十六語如弦未解貪花惜楊柳吳魚嶺鴈無消息水盼蘭情別來久勸君年少莫遊春暖風遲日暖如酒

和贈遠　　獨孤及

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窻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兹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

傷歌行　張籍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繫御史府出門無復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東無送者鄰人防吏急喧驅往往驚墮馬蹄下長安里中荒大宅朱門已除十二戟高堂舞榭鎖管絃美人遙望西南天

遣謫江表久未歸　竇參

一自經放逐徘徊無所從便為出山雲不隨飛去龍名豈不欲保歸豈不欲早苟無三月資難適千里道離心與羈思終日常草草人生年幾齊憂苦則先老誰能假羽翼使我暢懷抱

失志夜坐思歸楚江　孟郊

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讎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

失意歸吳寄劉侍郎

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詞遠寄高天鴻

答李昌期　楊洵美

三山載群仙峩峩縱很中雲氐本前不得此路安可從我生亦何事出門如飛蓬白日又黃昏所悲瑤草空蟲聲故鄉夢枕上禾黍風吾道如未喪天通何時通

莫相疑行　杜甫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王夫子　白居易

王夫子送君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道途雖遠位雖卑月俸猶堪活妻子男兒口讀古人書束帶斂手來從仕近將徇祿給一家遠則行道佐時理行道佐時須待命委身下位無為恥命苟未來且求食官無高卑及遠邇男子上既未能濟天下下又不至飢寒死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王夫子別有一事欲勸君遇酒逢花且歡喜

孟先生詩　韓愈

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走驚怪靡自任舉頭看白日泣涕下沾襟朅來遊公卿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嵚異質忌處群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采蘭起幽念眇然望東南秦吳脩且阻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好古天下欽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求觀眾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觀眾流細必泛滄溟深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箴既獲則思返無為久滯淫卞和試三獻期子在秋砧

徐十八晦落第　歐陽詹

嘉榖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凡鳥安得非時鳴汲汲有攸為驅驅無本情誌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溫泉莊臥病寄楊七炯　宋之問

多病臥茲嶺寥寥倦幽獨賴有嵩丘山高枕長在目茲山棲靈異朝夜蔚雲族是日濛雨晴返景入巖谷幂幂綠疇靜草青青山下木此音方無窮環顧悵林麓伊洛何悠漫川源信重複夏餘鳥獸蕃秋末禾黍熟秉願守樊圃歸閑欣藝牧惜無載酒人徒把涼泉掬

夏中詶于逖畢燿問病見贈　獨孤及

救物智所昧學仙願未從行藏兩乖角蹭蹬風波中淪跡未攄念臥痾非養恭閑門防雨甸羈思浩無窮鳥何處來雙舞下碧空別離雲雨急忽此相逢把手加疾間舉杯欣酒濃新詩見久要清論激深衷高館舒夏簟閑門延微風火雲赫嵩我日暮千萬峰遙指故山笑相看撫號鐘聲和由心親事感知氣同出處未易料且歌緩愁容願君崇明德歲暮如青松

秋園臥疾呈暉上人　陳子昂

幽寂曠日遙林園轉清密疲痾澹無豫獨坐泛瑤瑟懷挾萬古情憂

虞百年疾辭祿多暇念忽忽每如失緬想赤松遊高尋洪崖逸勞倦
始都農幽人遂貞吉圖書紛滿床山水藹盈室宿昔心所尚平生自茲
畢願言誰見知梵覺莛有同術八月高秋晚涼風正蕭瑟

宋侯鳴皋夢趙六予未及報而陳子云亡今追為此詩答

宋主簿兼貽平昔遊舊　盧藏用

暮川罕停波朝雲無留色故人琴與詩可存不可識識心尚可親琴詩
非故人鳴皋初夢趙蜀國已悲陳感化傷淪歿覓交昔未申冥期失
幽報茲理復今晨前嗟成後泣已矣將何及舊感與新悲虛懷昔時
趙侯鴻鵠姿獨負青雲姿群有含妙識衆象悉清拔雄談盡物變
精義解人頤在陰既獨善幽躍自為穎跪彼千里足伯哉一尉棲陳生
富清理卓犖兼文史思縛巫山雲調逸岷江水鏗鏘哀忠義感激懷
知己負劍登薊門孤遊入燕市浩歌去京國歸守西山趾幽居探元化立
言見千祀埋沒經濟情良圖竟云已坐憶平生遊十載懷嵩丘顛書
壩古壁探藥遍巖幽子微化金鼎儻生不可求榮哉宋與陸名宦美
中州在上一睽阻此路方悠悠自余事山海及茲人世改傳聞當世榮皆
是古人名無復平原賦空餘鄰笛聲泣對西州使悲訪北邙塋新墳
蔓宿草舊隴毀殘銘為君成此曲因言寄友生默語無窮事凋傷
共此情

對酒憶賀監二首并序　李白

太子賓客賀監於長安一見呼予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沒後
對酒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盃中物今為
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

其二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勅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
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悽然傷我情

重憶一首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迴

哭孟英方千先生　孫郃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戶無一寸祿名傳千
萬里死著紙衣家生涯念朱紫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篇喜韋補
闕揚名獻天子

弔王將軍墓　常建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
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

國殤　孟郊

徒言人最靈白刃亂縱橫誰言當春死不及群草生堯舜宰乾坤器
農不器兵秦漢盜山岳鑄殺不鑄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競爭

文粹卷第十五之下

吴興姚鉉纂

知己

仰答韋司業垂訪五首　蕭穎士　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別　李白

推薦新文詒張籍韓愈　賈島　喜陳懿老示新製三十餘篇　朱晝

交友

延康吟　賈島

審交　孟郊　答友問　白居易　北樓贈李觀　韓愈

與馬異結交　盧仝

規諷

示孟郊　孟郊　自識　司空圖　誠貪　柳宗元

杏園邦度上同年　曹鄴

讀張曲江詩　郭良 上河陽李大夫　孟郊　奉贈張荆州　王昌齡

詠德上書投崔歐陽詹贈崔從事　王起

漁父歌　李頎　紫芝翁有歌　皇甫　秋霽歌　張為

襄陽歌　李白　散人歌　皮日休　贻張旭　李頎

俠少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戲作花卿歌　杜甫　秦宮詩　李賀

登覽

望廬山瀑布二首　李白　望山　賈島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登黃鶴樓　崔顥　登嶺望　許渾　過華陰　王昌齡

早登雨南樓　孫郃　和早春南樓　獨孤及　奉陪登南樓　李華

春遊南亭　韋應物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白　南嶽謁司馬道士　孫郃

奉使登終南山　王灣　終南山望昔遊時人詩　祖詠

桃源行　劉禹錫　桃源行　王維　和登會稽山　孫逖

洪州祈雨泉日穎應賦詩　李觀　寄贈宋十一　曲遊原

勝槩

答田徵君　宋之問　龍門八詠　劉長卿　宣城秋月登城二首　李白

崖口寄李適　宋之問　答宋十一見贈　李適　和崖口五殿　孫處玄

初至崖口　宋之問　山中作　劉叉　峒口遇雨積終南山　崔曙

答裴迪　王維　往南山下别業　韋應物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春泛若耶　綦毋潛　荆山獨往　歐陽詹　歸口明　胡曾

尋西山隱者不遇　丘為

仰答韋司業垂訪五首　蕭穎士

呦呦食苹鹿常飲清洽川但悅幽且草美寧知牢穽辟主人有此嘗將

以充林泉罕網李克傷蒙君復羈絆高堂列衆賓廣坐鳴清絃俯

仰轉驚惕徘徊獨憂煎緬懷雲巖路欲往無由緣物各有所好違之

傷自然

神龜在南國緬邈湘川陰遊止蓮葉上歲時嘉樹林十母貴不近斤

斧何由尋錯落負奇文燦煌權丹金江山萬里餘淮海阻且深獨保

自素質不為寒暑侵一逢盛明代應見通靈心

晉代有儒臣當年富辭藻立言寄青史將以贊王道遊落緬歲時辛

勤歷江島且言風波倦探涉豈為寶不惠庚征西云誰展懷抱士貧

乏知己安得成所好

彭陽昔游說願謁南郢都王果尚未達況從夷節謨豈知晉叔譽無

罪嬰囚拘蹉難侯解紛獨知祁大夫舉鲜且不弃何必論親踈夫子

覺者也其能遺我乎

關西一公子年貌獨青春被褐來上京翳然聲未振中郎何為者倒

屣燭座賓詞賦豈不佳盛名亦相因為君奏此曲此曲多苦辛千載

不可誣孰言今無人

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

陵立馬贈別　李白

大梁貴公子氣盖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

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博訪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

鼓刀者乃是袖鎚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多君重然諾意恐未遑相

託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衣樂去去桃花源何

時見歸軒相思無終極腸斷朗陵妹

推薦新文詒張籍韓愈途中成　賈島

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仰望青冥天雲

雪壓我腦失卻終南山惆悵懷抱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地祇

聞此語突出驚我倒

喜陳懿老自究陵至示予新制卅三十餘篇　朱晝

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辰所苦心無閑時今夕見玉色玉色復何異紅明含藥債

有文如星宿飛入我肖臆憂乞方破櫻懽喜手撫察使我心見全且

非黃金力將搽平風手願假仙鶴翼予欲謁詩人孟郊故箋誠於章句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
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
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
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答友問　白居易

大圭廉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洪爐鐵
銷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北極贈李觀　韓愈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鱗川源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
成一身誰言道里遠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
乃與夫子親所向荀同趣賢愚豈異倫方為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無
為兒女態憔悴悲賤貧

與馬異結交　盧仝

天地日月如等閑盧仝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脾骨巉巖崒硉兀
鬱律刀劍為峰崿平地放著高如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
照耀神農畫八卦鑿破天心胸女媧伏犧婦恐天怒擣鍊五色石引
日月之針五星之縷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鴉月
裏栽桂養蝦蟆天公發怒化龍蛇此龍此蛇得死病神農合藥救死
命天怪神農黨龍蛇罰神農為牛頭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
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地不神聖日月之光無定正不知元氣元不
死忽聞空中喚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仝不
同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仝自同異不異是謂仝不往兮異不
至直當中兮動天地白玉璞裏斲出相思心黃金礦裏鑄出相思淚
忽聞空中崩崖倒谷聲絕勝明珠千萬斛買得西施南威一雙婢此
婢嬌饒惱殺人凝脂為膚翡翠裙唯解畫眉朱點唇自從獲得君
敲金摐玉淩浮雲卻返顧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結交若少人憶君
眼前如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奇骨縱橫奇又奇千歲

萬歲枯松枝半折殘壓山谷盤根蹙節成蛟螭忽雷霹靂卒風
暴雨撼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化總是鱗皴皮此奇怪物不可欺盡
全見馬異文章酌得馬異心中事風姿骨木恰如此是不是寄一字

示孟郊　孟浩然

蔓草其種野蘭枝結孤根衆音何其繁伯牙獨不喧當時高深意
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云云

自誡　司空圖

我祖銘座右嘉謀詒厥孫勤此苟不怠令名日可存媒衒士所耻慈
儉道所尊松柏豈不茂桃李亦自繁眾人皆察察而我獨昏昏取訓
於老氏大辯欲訥言

詠貪　釋子蘭

多求待心足未足旋傾覆明知貪者心求學不求康

杏園即席上同年　曹鄴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衡門
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念念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故衣未及
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時忽驚猶疑夢中
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永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讀張曲江詩集　釋皎然

相公乃天啓人文佐生成立程正頹靡繹思何縱橫春杼弄緗綺陽
林敷玉英飄然飛動姿邈矣高簡情後輩驚失步前脩敢爭衡始欣
耳目遠再使機慮清體正力已全理精識何妙昔年歐陽春徒推郢
中調今朝聽鸞鳳豈獨蘇門嘯帝命鎮雄州詩誅掾上游才兼揔
衡秀氣助瀟湘秋逸蕩子山匠經奇文陽僚沈吟未終卷變態紛難
數羅耳代聞瑤叢衣比芳杜揖揖聞玉聲寂寞在雲府

上河陽李大夫　孟郊

上將秉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向嚴冬一撫勝重衣寒劍奪衆景夜
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天關河橋紐地機大軍
奚與安守此稱者稀貧士少顏色貴門多輕肥試登山嶽高始見草
木微山嶽恩既廣草木心皆歸

奉贈張荊州　王昌齡

視聽之峯紫雲銜翠如何其雲斷留邑西有路緣石壁我欲從之卧
穹嶔魚有心兮脫網罟江無人兮鳴楓杉王君飛鳥仍未去蘇耽宅
中意遙嶽

詠德上韋檢察 韋即中書柳公之弟也 歐陽詹

少華類太華太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弟復無異質亭亭如月臨水肅
若松照日輝影互光澄陰森兩蕙蘂連枝鸞鳳下向氣寵龍出幷
力革夷心通蓍壽整師律英豪頌迴席纚縰皆屈膝中外佇分途寀
儀待清諡

贈崔從事郎 孟郊

古人留清風千載遙贈君破松見貞心裂竹看直文殘月色不改高
賢德常新家懷詩書富宅抱草木貧安排一蹄泉未化千尺鱗含
意永不語釣璜幽水濱

漁父歌 李頎

白頭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常不仕釣魚清江濱浦沙明濯足山
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持竿湘岸竹爇火蘆洲薪綠
水飯香稻青荷苞紫鱗於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真而笑獨醒者臨流
多苦辛

紫谿翁歌 并序 陸龜蒙

紫谿翁過甫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
一丘之木其插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
一竇之泉其音清也盤吾方在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
與先生弁而賡之曰來江之魚兮朝鮮有鱗采江之蘋兮暮皆有菹
左圖且書右兒與妻其樂天敢貴歟賤歟歌闋而去

秋醉歌 張為

金風颯已起還是招偏翁攜酒天姥岑白髮罩霧桐朧却登山屐赤
腳翅青笻泉聲搗入骨暑條臂撐長松翠微從天降綠苔蘚分煙紅造
化熟街內相對斂臺空醉眠嶺上草不覺夜露濃一夢到天曉始覺
一醉中飲然夢中路直到瀛洲東切平把我臂相與騎白龍三留對
上帝上樓十二重上帝賜我酒送我敲金鐘賞闔香氣異琪樹寒玲
瓏動葉如笙竽是音律相怡融琢重此一醉百骸出天地長如此夢魂

永謝名與利

襄陽歌 李白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
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鸕鷀杓鸚鵡盃百年三萬
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
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
車傍側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歎黃犬何如月下傾
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為之墮
心亦不能為之哀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
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散人歌 陸龜蒙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提孤篁曳寒繭口誦太古滄
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野 音墅 無風期夜棲止與禽獸雜獨自
手架蟲樵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効鳥鸛輩
豈是有意陳尊卑𥇍端從聖哲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
元氣死日使父子生羸其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熙熙風
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罛珠尾膺綠縣罷止失撿驳無尋視疵
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
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峩所以腹欲散不散璵陸離行散任之適
坐散從傾欹歌謠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複便人散能醯宜書
散混真草酒散甘醇醨屋散任斜直樹散行參差客散忘簪履僮
散虛笆籬此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
靜則守家務亂則逃妻兒金鐶綰帶未嘗識白刃殺我窮生為或聞
蓄將負恩澤號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丞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
鋒悉出羽林仗繪畫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
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以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剪兇逆須召勁勇
扶軍麾四方賊壘猶占地死者暴骨生寒飢歸來輔擬何獎答更
己責祖錢道與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救令利口且莫啟何暇
後首哀惸嫠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策撐頹嚴冰霜儒椽易反
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做官宇泰請

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贈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猶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甌貯香粳微祿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春日醉起言志　李白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歎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

戲作花卿歌　杜甫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秦宮詩并序　李賀

秦宮漢將軍梁冀之嬖奴也秦宮得寵內舍故以驕名大噪於人子撫舊而作辭以與馮子都之事相爲對望又欲二其昔有之詩

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午夜朦朧膩燭黃禿襟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霞踏虓虎斫桂燒金待曉筵白鹿青蘇夜來煑桐英永巷騎王馬內屋珍屏生色畫開門爛用水衡錢卷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曾裂秦宮一生花裏活鸞篦奪得不還人醉臥氍毹滿堂月

望廬山瀑布泉二首　李白

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噴壑數千里欻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望山　賈島

南山三十里不見踰一旬冒雨時立望望之如朋親虬龍一掬波洗蕩千萬春日日雨不斷愁殺望山人天事不可長勁風來如奔陰霪一巳掃浩翠寫國門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爲其鄰

登金陵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登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茲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青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登嶺望　許景鼎

森森三江水悠悠五湖間鴻飛猶不度人去若爲還

過華陰　王昌齡

雲起太華山雲山互明滅東峯始含景了了見松雪羇人感幽棲窅映轉奇絕欣然忘所疲永坐吟不穀信宿百餘里出關玩新月何意昨暝暝遇物遂遷別人生屢如此何以肆愉悅

早霽登南樓　張說

山水佳新霽南樓玩初旭夜來枝半紅雨後洲全綠四運相終始萬形紛代續適臨青草湖再變黃鸝曲地究穿東武江流下西蜀歌聞枉渚迺舞見長沙俗心遠居無陋神和生自足白髮悲上春知常謝秦欲

奉和早霽南樓　趙冬曦

閒曙霽南樓凭軒四眺矚物華蕩暄氣春景媚晴旭川霽湘山孤林芳蔽郊綠列巖重疊翠遠岸逶迤綠風帆摩天根漁艇散灣曲鴻歸鶴舞送猿叫鶯斷續群動皆熙熙噫予獨羈束常欽才子義忘鵩傷蹉跼雅尚騷人文懷沙何迫促未知二賢意去矣從所欲

奉陪登南樓　尹懋

君子垂春江山共流盼水遠林外明巖近霧中見終日西北望何

覷是京縣屢登高春臺徒使淚如霰

春遊南亭　韋應物

川明氣已變巖寒雪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脉動景煦聽禽響
雨餘看柳重逍遙池館華益愧專城寵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
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
光金闕前開二峯　銀河倒瀉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
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
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
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
疊道初成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
接盧敖遊太清

登南嶽事畢謁司馬道士　張九齡

將命祈靈嶽迴策詣真士靈蹤尋一逕異香聞數里分庭八桂樹肅
容兩童子入室希把臂登牀願啓齒誘我棄智詠逍遙長生理吸精
反自然鍊藥求不死斯言眇霄漢顧子嬰紛滓揭去九牛毛飄然歎
荷知己

奉使登終南山　王灣

常愛南山遊因而盡原隰數朝至林嶺百仞登嵬岌石壯焉徑窮苔
色步緣入物奇春狀改氣遠天香集虛洞策杖鳴低雲拂衣凝倚巖
見廬舍人戶欣拜揖問性拎勤勞示心敎澄習玉英時共飲芝草為余
拾境絕人不行潭深鳥空立一乘從此受九轉兼是給辭處若輕飛想
來唯吐吸閑襟超已勝迴路倏而及煙色松上深水流山下急漸平逢
車騎向晚睨城邑峯在野趣菸塵飄宦情緬辛苦久為吏勞生何妄
執日暮懷此山悠然賦斯什

終南山望餘雪作　祖詠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桃源行　劉禹錫

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拖綸擲餌信流去誤入花源行數里清源
尋盡花緜緜踏花覓還至洞前洞門蒼暗煙霧生暗行數步逢虛
明俗人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雪顏笑言委曲問
世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世如風燭延著石髓勸客餐燈爇松
脂留客宿雞聲犬聲遙相聞曉光葱籠開五雲漁人振衣起出戶滿
庭無路花紛紛翻然恐失鄉縣處一息不肯桃源住桃源滿溪水似
鏡塵心如垢洗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

桃源行 時年十九　王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忽
值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
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
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
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
去人間及至成仙去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
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
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
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同前和登會稽山　孫逖

稽山碧湖上勢入東溟盡煙景晝清明九峯爭隱嶙望中厭朱紱俗
內探玄牝野老聽鳴騶山童擁行軫仙花寒未落古蔓柔堪引竹澗
入霜多松崖向天近雲從海人去日就江村隕能賦丘尚聞和歌參
不敏冥搜信冲漠多士期標准願奉羅浮心長謠反招隱

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賦詩言事　張九齡

茲山蘊靈異走望良有歸丘禱雖已久旺心難重違遲明申藻薦先
夕旅巖扉獨宿雲峯下蕭條人吏稀我來不外適幽抱自中微靜入
風泉奏凉生松栝閣窮年滯遠想寸晷闕清暉虛美悵無屬素情
緘所依詭隨嫌弱操羈束謝貞肥義濟亦吾道誠存為物祈

贈苔山農青巖曲有盤石可坐宋士每拂拭待余寄
詩贈之云　田遊巖

信彼稱靈石居然狎道樓徘徊承翠巘披駁帶深溪夕陰起層岫清
景半虹蜺風來應嘯阮波流可琴嵇傑之頑陽客望欲空思齊儻見

山人至簪葛且杖藜

荀蒼田徵君　宋之問

家臨清溪水溪水繞盤石綠蘿四面垂馬鬣百餘尺風泉度絲管苔
蘚鋪茵席傳聞潁陽人霞外漱靈液忽枉巖中詠吟卧朝復夕何當
遂遠遊物色候逋客

龍門八詠　闕口　劉長卿

秋山向搖落秋水急波瀾獨見魚龍氣長令煙雨寒誰窮造化力空
向兩崖看

水西渡

伊水搖鏡光纖鱗如不隔千龕道旁古一鳥沙上白何事還山雲能留
向城客

水東渡

山葉傍崖赤千峯秋色多夜泉發清響寒渚生微波稍見沙月上歸
人爭渡河

福公塔

寂寞對伊水經行長未還東流自朝暮千載空雲山誰見白鷗鳥無
心洲渚間

遠公龕

松路向精舍花龕歸老僧閒雲揚錫杖落日低金繩入夜翠微裏千
峯明一燈

石樓

隱隱見花閣隔河映青林水田秋鷹下山寺夜鐘深寂寞羣動息風
泉清道心

渡水

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
南遠明滅

下山

誰識往來意孤雲長自閑風寒未渡水日暮更看山木落衆峯白龍
宮蒼翠間

宣城青谿　二首　李白

清谿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
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

青谿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綠鳥昔未名白猿
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歎息

入崖口五渡寄李適　宋之問

抱琴登絕壑伐木溯清川路極意謂盡勢迴趣轉綿人遠草木秀山
深雲景鮮余負海嶽情自昔微尚然彌曠十餘載今來宛仍全未窺
仙源極獨進野人船時攀乳竇甜屢薄天窗眠夜緣響松月朝攜
弄苔泉因冥象外理永謝區中緣碧潭可遺老丹砂堪學仙莫使驂
光暮空令歸鶴憐

答宋十一崖口五渡見贈　李適

聞君訪遠山躋險造幽絕眇然青雲境觀奇彌年月登嶺亦泝谿孤
舟事沿越尋嶂傳彩翠崖磴互欹缺石林上攢叢金澗下明滅翔鸞竟
丹井掃苔暇乳穴忽枉巖中贈對翫未嘗輟形勸獨往事委曲緘藥
訣遂余名山興從[illegible]濱遊歲晏來宿心斯言匪徒設

和崖口五渡　徐彥伯

聞有獨往客拂衣捐世心結析薄得桂渚撰念舊林經亘去崖合冥
綠歸歟深琪樹環碧彩金潭生翠陰迴公弄沙榜說次明岑夕聞
桂裏猿既嘯松上鶴雖吟拂袖瓊蒡綴雙衿我懷信悠想言蒲白
雲吟秉翰理方叶存期跡易尋茲言庶不負為報巖中琴

初至崖口　宋之問

崖口眾山斷嶔嵌水擊天壁氣衝落日虹影入春潭碧錦纈綠苔蘚丹
青蓋松石水禽從容與巖花飛的皪微路從此深我來限于役惆悵
情未已羣峯黯將夕

山中作　顧況

野人愛向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　裴迪

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浮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在

答裴迪　王維

淼淼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向白雲外

出青門往南山下別業　薛據
舊業在南山夙駕自城闕榛莽相蔽虧去爾漸超忽散漫餘雪晴蒼茫季冬月寒風吹長林白日原上沒懷抱曠莫申相知阻胡越弱年好棲隱鍊藥在巖窟及此離垢氛興來亦因物末路期赤松斯言庶不伐

夜歸鹿門歌　孟浩然
山寺鳴鐘晝已昏魚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道向江村予亦乘舟歸鹿門鹿門煙月照中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外來去

春泛若耶　綦毋潛
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谿口際夜轉西壑隔山望南斗潭煙飛溶溶林月低向後生事且瀰漫願為持竿叟

荊山獨往　姚係
宿昔山水上抱琴聊嘯躅山遠去難窮琴悲多斷續嵩岳重月陽樹泉咽闇陰谷時下白雲中偷留秋水曲秋水石瀾深潺湲如噴玉雜芳被陰岸發生霞路七消綠惑此平生懷獨遊遥自足

歸四明　胡幽貞
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台藉豈輕問不是卑朝士

尋西山隱者不遇　丘為
絕頂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關無僮僕窺室唯案几若非巾柴車應是釣秋水差池不相見黽勉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窗裏及茲契幽絕自足盪心耳雖無賓主意頗得清淨理興盡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文粹卷第十六之上

文粹卷第十六之下　古調十　詩四十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幽居
百丈谿新理茅茨讀書　閻防　家叔徵君東谿草堂二首　盧象
寒食陸渾別業　宋之問　題東谿公幽居　李白　宿裴表有書齋　李觀
訓暉上人見贈　陳羽　贈宣州元處士　杜牧　東谿玩月　王昌齡
即事寄舍弟姪　陳沫　長安秋夕　戎昱　貽池陽谷元贊善　李端
宿裴氏山莊　王昌齡　山中作　沈千運　入山寄城中故人　王維
山居
獨遊　王昌齡　過張邯鄲莊　姚合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訪陸羽處士　釋皎然　初春　王績　留贈宇文中丞　韓雲
村居　沈亞之　贈劉藍田　王維　退居　孟郊
田家
渭川田家　王維
秦中吟十首　白居易　憫農　李紳　石壕吏　杜甫
辛苦吟　于濆　田家詞　元稹　傷田家　聶夷中
采玉行　韋應物　茶山作　袁高　野老歌　張籍
野行　姚合

百丈谿新理茅茨讀書　閻防
浪迹弃人世還山自幽獨始傍巢由蹤吾其獲心曲荒庭何所有老樹半空腹秋蜩鳴北林暮鳥穿我屋棲遲樂遵渚恬曠寡所欲開卦推盈虛散帙攻節目養閑度人事達命知止足不學東國儒俟時勞伐輻

家叔徵君東谿草堂二首　盧象
閒山十餘里青䕡林相倚欲識堯時天東谿白雲是雷聲轉幽壑雲氣香流水澗影生蛙蛇巖端翳杞梓大道然不易君恩曷能已鶴羡無老時龜言攝生理浮年笑六甲元化潛一指未暇掃雲梯空慙阮家子

今朝共遊者得性閑未歸已到仙人家莫驚鷗鳥飛水深嚴子釣松挂巢父衣雲氣轉幽寂谿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詎所稀自惟負貞意何賤當食薇

寒食陸渾別業　宋之問
洛陽城裏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風夕卧伊川桃

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

題東谿公幽居　李白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只有水精鹽

宿裴有書齋　李觀

卧君山窻下山鳥與我言清風何飄飄松栢中夜繁久遊失歸趣宿此似故園林煙積近郊谿月落古原稚子不待曉花間出柴門

酬暉上人夏日林泉見贈　陳子昂

聞道白雲居窈窕青蓮宇巖泉萬丈流樹石千年古林卧對軒窻山陰滿庭戶方釋塵中事從君襲蘭杜

贈宣州元處士　杜牧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罇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嘆遭逢寡

東谿玩月　王昌齡

月從斷山口遙吐柴門端萬木分空霽流陰中夜攢光連虛象白氣與風露寒谷靜秋泉響巖深青靄殘清滄入幽夢影破抱空巒恍忽琴窻裏松谿曉思難

太白東谿張老舍即事寄舍弟姪等　岑參

渭上秋雨過北風暮騷騷天晴諸山出太白峯最高主人東谿老兩耳生長毫遠近知百歲子孫皆二毛中庭井欄上一架獮猴桃石泉飯香秔酒甕開新槽愛茲田中趣始悟世上勞我行有勝事書此寄爾曹

長安秋夕　戎昱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地生秋草昨宵西窻夢夢入荊門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貽池陽谷口元贊善　李端

入谷逢君來秋泉已難涉林間人獨坐月下山相接重露濕蒼苔明燈照黃葉故交一不見素髮何稠疊

宿裴氏山莊　王昌齡

蒼蒼竹林暮吾亦知所投靜坐山齋月清谿聞遠流西峯下微雨向曉白雲收遂解塵中組終南春可遊

山中作　沈千運

棲隱別無事所願早離塵不辭城邑遊禮樂拘束人邇來歸山林庶事皆吾身何者爲形骸誰是智與仁寂寞了閑事然後知天眞咳唾矜崇華迂俯相屈伸如何巢與由天子不得臣

入山寄城中故人　王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獨遊　王昌齡

林卧情每閑獨遊景常晏時從灞陵下垂釣往南澗手携雙白魚日送千里雁悟彼飛有適知此罹憂患放之清泠泉因得省疏慢永推青冥客迴首白雲間神超物無違豈係名與宦

過張邯鄲莊　姚合

客行長似病煩熱豈可支到君讀書堂忽若逢良醫西堂前水交流堂下樹交枝兩門延風涼洗我煩濁肌與子還往熟行坐忘所宜時時相獻酬文字當酒巵對飯貝藜藿永日亦不飢苟資非其所鄉黨爲蒸藜時請士人閑耕者唯文詞豈獨鄉里薦當取四海知

宿王昌齡隱居　常建

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

訪陸羽處士　釋皎然

太湖東西路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鴈自翩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悠一釣船

初春　王績

前旦出園遊林華都未有今朝下堂望池冰開已久雪避南軒梅風催北庭柳遥呼灶前妾却報機中婦年光恰恰來滿甕營春酒

南充謝郡客遊澧州留贈宇文中丞　暢當

僕本濩落人辱當州郡使量力頗不早謝歸今即已蕭蕭若凌虛拾帶頓銷靡車服率然來洛陽作遊子鬱鬱當開顏默默獨行李忽

逢平生友一笑方在此秋情寧風日楚思浩雲水為語弋林者冥冥鴻遠矣

村居　沈亞之

無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月上蛩韻殘梧桐陰繞地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蕭蕭蘆荻叢叫嘯如山鬼應緣我憔悴為我哭秋思

贈劉藍田　王維

籬間犬迎吠出屋候荊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夜歸晚田始家事餘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君問是非

退居　孟郊

退身何食可敗力不得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眾聽喜巴唱獨醒愁楚顏日暮靜歸時幽幽扣松關

渭川田家　王維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羨此良閑逸悵然歌式微

秦中吟十首 幷序　白居易

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

議婚

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為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為姝顏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時所棄富為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窗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迴人欲聘臨日又踟蹰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

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傷宅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牆外迴環纍纍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迥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朽貫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鳳城園

傷友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栖栖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五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占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惆悵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掛冠顧翠緌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傴僂入公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誚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

立碑

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勳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貲為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辭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麴令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輕肥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

繞戍將軍誇赳軍中宴犒馬去如雲鐵甲溢九衢水陸四平八珍果擘洞
庭橘鱠切天池鱗食飽色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五弦

清歌且罷唱紅袂亦停舞趙叟抱五弦宛轉當胸撫大聲粗若散颯
颯風和雨小聲細欲絕切切鬼神語又如鵲報喜轉作啼猿苦十指無
定音顛倒宮徵羽坐客聞此聲形神若無主行客聞此聲駐足不能
舉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北窗琴日日生塵土

歌舞

秦城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朝退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雲興富
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
密坐醉煖脫重裘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為一樂夜半不能休
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

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
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
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
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憫農二首　李紳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
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
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所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更無完裙老嫗力
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
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辛苦吟　于濆

壠上扶犁兒手種腹長飢窗下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我願燕趙姝化為
嫫母姿一笑不直錢自然家國肥

田家詞　元稹

牛吒吒田確確旱塊敲牛蹄趵趵種得官倉珠顆穀六十年來兵
簇簇月月倉糧車轆轆一日官軍收海服驅牛駕車食牛肉歸來收得
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劚姑舂婦擔輸促促輸官不足歸賣屋農死
有兒牛有犢不遣官軍糧不足

傷田家　聶夷中

二月賣新絲五月粜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
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

采玉行　韋應物

官府徵白丁言采藍溪玉絕嶺夜無人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家
家舍南哭

茶山作　袁高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姦佞者因茲
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甿輟耕
農耒採採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
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
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挺鹿均選納無晝夜擣聲昏繼晨衆工何
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遠天涯所獻愈艱
勤況減兵革困量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
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

野老歌　張籍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
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
長食肉

野行　姚合

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官家不稅商稅農
服作苦居人纔東西道路儘墟畝採玉上山巔探珠入水府邊兵索衣
食此物同泥土古來一人耕三人食猶飢如今千萬家無一把鋤犁我倉
常空虛我田生蒺藜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

唐文粹卷第十七之上　古調十一　詩八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寺觀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題鶴林寺　薛據

寄閻防　劉眘虛　琅邪山寺　韋應物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五老峯大明觀贈隱者　姚係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韋應物

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絶境　張祜

題思禪寺上方　獨孤及　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李華

遊棲霞寺　顧況

廟社　四皓廟　元稹　魚山神女歌辭二首　王維　古社　元稹

邊塞　虜患　張陵　代北州老翁答　張謂　遼西　常衮

圖畫　王處士草堂壁畫衡霍諸山　劉長卿

題劉相公三湘圖　邸士元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王季友

題退上人院壁畫古松歌　朱灣　畫竹歌　白居易

觀李湊畫美人障子　劉長卿

古器物　石鼓歌　韓愈　古劍歌　郭元振　磨鏡篇　劉禹錫

贈友人古鏡　朱晝　團扇歌　劉禹錫

樂器　彈琴　劉希夷　江上琴興　常建　聽蜀僧彈琴　李白

奉和張舍人閣中直夜思聞雅琴因書事　呂溫

聽彈風入松贈楊補闕　王昌齡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李白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草木　題老張松樹　宋之問　古柏行　杜甫

與東方左史脩竹篇　陳子昂　種竹　元稹　竹逕偶作　楊衡

露青竹杖歌　顧況　晏月題道邊樹　王叡　井上桐　陸龜蒙

石上藤　岑參　兔絲　元稹　春草謠　顧況

禽鳥　王兵馬使二角鷹　杜甫　觀放白鷹　李白

飛鳶操　劉禹錫　百舌吟　劉禹錫　鸂鶒詞　戴叔倫

鸑鷟篇　陳子昂　子規啼　韋應物　鴟鴞吟　劉禹錫

春蟬　元稹　江上蚊子　韋楚老

道路　盛題關門　岑參　門前路　陸龜蒙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韋應物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遥精舍居飲水自爲足累日曾一棲
對書常嬾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
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録俯仰垂
華纓飄颻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遠峯明夕川夏雨
生衆綠迅風飄野路迴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閣白雲在幽谷

寄閻防　時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　劉眘虛

青冥南山色君與緇錫鄰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
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
親應以脩往業亦唯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煙月資清真莫歎文
明日彌年從隱淪

題鶴林寺　薛據

道門隱形勝向背臨法橋松覆山殿冷花藏谿路遥珊珊寶幡挂
燄燄明燈燒遲日半空谷春風連上潮少憑水木興暫忝身心調
頗謝攜手客茲山禪侶饒

題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悦鳥性
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琅邪山寺　韋應物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青冥臺砌
寒綠縟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搆雲房經制隨巖轉繚繞豈
定方新泉泄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還歸
坐郡閣但見山蒼蒼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淙流絶壁散虛煙翠澗深叢際松風起飄灑塵襟窺蘿翫
猿鳥解組傲雲林茶果邀眞侶觴酌洽同心曠歲懷茲賞行春始
重尋聊將橫吹曲一寫山水音

五老峯大明觀贈隱者　姚係

雲觀此山北與君攜手稀林端涉橫水洞口入斜暉古覓鸞鶴
蹤忽爲煙霧飛故人清和客默會琴心微丹術幸可授青龍當

未歸攸攸心平生意此日復相違

石門瑩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絕境　張說

菌輪江上山近在華容縣常陟巴丘首天晴遙可見佳遊屢前諾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歡言臨道便旣攜賞心客復有送行捿竹徑入陰宵松崖上空積草共林一色雲與峯萬變探竅石門斷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峯巒相顧眄藥妙靈仙寶境華巖邃還淸都西淵絕金地東敞寅池果援園畦風煙覆臺殿高尋去石頂矚覽天宇徧千山紛滿目百川豁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鳥聲戀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題思禪寺上方　獨孤及

谿口聞法鼓停橈登翠屛攀雲到金界合掌開禪扃掛影律巢山抱空濛花雨零老僧指香樓云是不死亭眇眇千里路茫茫春草青遠山噴百谷纏繞馳東溟自極想何在境照心亦冥瞻然諸根空破結如破瓶下視三界狹但聞五濁腥山中有良藥吾欲隳天形

仙遊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李華

捨事入樵徑雲木深谷口萬壑移晦明千峯轉前後嶷然龍潭上石勢若奔走開坼秋天光崩騰夏雷吼靈豁自玆去紆直互紛糾聽聲靜復喧望色無更有冥冥翠微下高殿映杉柳滴滴洞穴中懸泉響相扣昔時秦王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風來簫聲生左右早窺神仙籙願結芝术友安得羨門方青囊繫吾肘

聽子規　顧況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邊血出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似不聞山月曉

四皓廟　元稹

巢由昔避世堯舜不得臣伊呂雖急病湯武乃可君四賢胡爲者千載名氛氳顯晦有遺跡前後疑不倫秦政虐天下黷武窮生民諸侯戰心死壯士眉亦顰張良韓孺子椎碎屬車輪遂令英雄意日夜思報秦先生相將去不復嬰世塵雲卷在孤岫龍潛爲小鱗秦皇轉無道諫者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生遊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漢業已定先生名亦振不得爲濟世宜哉爲隱淪如何一朝起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頹戚夫人捨大以恭細虬盤而蠖伸惠皇竟不嗣呂氏禍有因雖懷安劉志未若周與陳皆落子房術先生道何屯出處貴明白故吾今有云

魚山神女歌辭二首　王維

迎神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淸酤風凄凄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送神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古社　元稹

古社基址在人散社不神唯有空心樹妖狐藏魅人狐惑意顚倒腥不復聞丘墳變城郭花草仍荆榛良田千萬頃占作天荒田主人議芟斫怪見不敢前那言空山燒夜隨風馬奔飛聲鼓鞞震高焰旗幟翻逡巡荆棘盡狐兔無子孫狐死魅人醒煙消壇墠存繞壇舊田地給授有等倫農收村落盛社樹新團圓社公千萬歲永保村中民

虜患　張陵

今日漢家探使迴蟻壘胡兵來未歇春風渭水不敢流擲作天軍心上血

代北州老翁荅　張謂

負薪老翁往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如今小男新長成明年聞道更征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同死生盡將田宅借鄰伍且復伶俜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孫及有誰知更辛苦近傳天子尊武臣強兵直欲靜胡塵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

遼西　崔顥

燕郊芳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春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

漢將日㑹兵霧重寳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著已無森脈誰與成
寄語洛陽使爲傳邊塞情

王處士草堂壁畫衡霍諸山　劉長卿

愛此衡霍近卷簾如可攀能令堂上客見盡湘南山青翠千萬狀
飛來方丈間歸雲無處滅去鳥何時還勝事日相對主人常獨閑
清陰滿四壁佳氣生重關頓與宿心會看看銷愁顏

題劉相公三湘圖　郎士元

昔別醉衡霍兩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蒲湘遊稍辨荊門
樹依然芳杜洲微明三巴峽咫尺萬里流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
涔陽指天末北渚空悠悠枕上見漁父座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
自有東山幽

觀于舍人壁畫山水　王季友

野人宿在人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棲嶺上雲開簾放出
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予說小
弟丹青能爾爲

題遐上人院壁畫古松歌　朱灣

石上盤古根迥明言天生朽安知草木性變在畫師手陰深方丈
間眞趣幽且閑木文離披勢搓捽中裂空心火燒出掃成三寸五
寸枝便作千年万年物莓苔濃淡意不同一半死皮藏蠹蟲風霜
未必來到此氣色杳似寒山中孤標可玩不可取能使支公道場古

畫竹歌 并序　白居易

協律郎蕭悅善畫竹舉世無倫蕭亦甚自祕重有終歲求其一
竿一枝而不得者知予天與好事忽寫一十五竿惠然見投予厚其意
高其藝無以答貺作歌以報之凡一百八十六言歌曰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眞丹青已來
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
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笋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
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
頭忽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
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
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戰眼昏頭雪色自言
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觀李湊畫美人障子　劉長卿

愛爾含天資丹青有殊智無閑已得象象外更生意西子不可見
千秋無重還空憐浣紗態猶在含毫間一笑豈易得雙蛾如有
情窗風不舉袖但覺羅衣輕華堂翠幕春風來內閣金屏曙色
開此中一見亂人目祇疑行到雲陽臺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
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
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
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
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
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
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
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
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
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
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
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
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
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
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爲摩
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
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
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
吾意其蹉跎

古劍歌　郭元振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
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

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磨鏡篇　劉禹錫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為我一磨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秋氣沮野魅真形出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

贈友人古鏡　朱晝

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磨久見菱蕊青於藍水色贈君將照心無使心受惑

團扇歌　劉禹錫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徧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練

彈琴　劉希戫

碧山本岑寂素琴何清幽彈為風入松崖谷颯以秋庭鶴舞白雪泉魚躍洪流余欲娛世人明月難暗投感歎未終曲淚下不可收嗚呼鍾子期零落歸山丘死而若有知魂兮從我遊

江上琴興　常建

江上調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萬木澄幽陰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黃金

聽蜀僧濬彈琴　李白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嵋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奉和張舍人閣中夜直聞雅琴因以書事　呂溫

迢遞天上直寂寞丘中琴憶爾山水韻起予仁智心凝情在正始超想跡煩襟涼生子夜後月照禁垣深遠風藹蘭氣微露清桐陰方韻緇衣慶永奉南薰吟

聽彈風入松贈楊補闕　王昌齡

商風入我弦夜竹深有露弦悲與林寂清景不可度寥落幽居心颼颼青松樹松風吹草白溪水寒日暮聲意去復還九變待一顧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李白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遶鍾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管師襄掩瑤琴餘聲渡江去天涯安可尋

武昌老人說笛歌　劉禹錫

武昌老人七十餘手把庾令相問書自言年少學吹笛早事曹王曾賞激往年征鎮戍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林恣搜索典卻身上烏貂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飽風雪商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興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題老張松樹　宋之問

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日落西山陰眾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歎息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

古柏行　杜甫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曾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與東方左史脩竹篇并序　陳子昂

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之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矣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為知言也故感歎雅製作脩竹詩一篇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龍種生南嶽孤翠鬱亭亭峯嶺上崇崒煙雨下微冥夜聞鼯鼠

叫晝聒泉蛩齊春風正淡蕩白露已凄泠哀響激金奏密色駐玉英歲寒霜雪苦含彩獨青青豈不畏凝冽羞比春木榮春木有盈歇此節無凋零始願比金石終古保堅貞不意伶倫子吹之學鳳鳴遂偶雲韶琴瑟張樂奏天庭妙曲方千變簫韶已九成信蒙雕斲美常願事仙靈驅馳翠虬駕伊鬱紫鸞笙結交嬴臺女吟弄昇天行攜手登白日遠遊戲赤城低昂玄鶴舞斷絕彩雲生永隨衆仙去三山遊玉京

種竹 并序　元稹

昔樂天贈余詩云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余秋來種竹廳下因而有懷聊書十韻

昔公憐我直比之秋竹竿秋來苦相憶種竹廳前看失地顔色改傷根枝葉殘清風猶淅淅高節空團團鳴蟬聒暮景跳蛙集幽欄塵土復晝夜梢雲良獨難丹丘信云遠安得臨仙壇瘴冬草綠何人驚歲寒可憐亭亭幹一一青琅玕孤鳳竟不至坐傷時節闌

竹逕偶作　權德輿

退朝此休沐閉户無塵氛支策入幽逕清風隨此君琴觴恣偃傲蘭蕙相氛氳幽賞方自適林西煙景曛

露青竹鞭歌　顧況

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採馬鞭蜀兒採鞭不敢眠橫截斜飛飛鳥邊繩橋夜上層崖巔頭插白雲跨飛泉採得馬鞭長且堅浮漚丁子珠聯聯灰煮蠟揩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上天雨露何其偏飛龍閑廄馬數千朝飲吴江夕秣燕紅塵撲轡汗濕韉師子麒麟聊比肩由江昆明洗刷牽四蹄踣浪頭捎天蛟龍瘖額河伯虔拓羯胡鵝腳手鮮陳閎韓幹丹青妍欲貌逸未貌眼欲穿金鞍玉勒錦連乾騎入桃花楊柳煙十二樓中奏管絃樓中美人奪神仙爭愛大家把此鞭祿山入關關破年忽見揚州北郊前秋有人還千一錢亭亭筆直無皺節磨捋形相一條鐵市頭格是無人別江海賤臣不拘絏垂鞘挂影西窻缺稚子覓衣挑仰穴家僮拾薪幾拗折玉潤猶霑玉壘雪碧鮮似染萇弘血蜀帝祠邊子規咽相如橋上文君絶往年策馬降至尊七盤九折橫劍門

穆王八駿超崐崘安用冉冉孤生根聖人不貴難得貨金玉珊瑚誰買恩

暑日題道邊樹　王穀

火輪迸焰燒長空浮埃撲面愁濛濛羸僮走馬喘不進忽逢碧樹含清風清風留我移時住滿地濃陰懶前去却歎人無及物功不似團團道邊樹

井上桐　陸龜蒙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轆轤轉驚起雙棲鳥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

石上藤　岑參

石上生獨藤弱蔓依石長不逢高枝引未得凌空上何處堪託身爲君長萬丈

兔絲　元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絲蔓依倚榛與荊荊榛易蒙密百鳥撩亂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斫將去柔蔓與之并翳薈生可恥束縛死無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鶻濟海食應龍昇天行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纏縈竟何者荊棘與飛莖

春草謠　顧況

春草不解行隨人上東城正月二月色綿綿千里萬里傷人情

王兵馬使二角鷹　杜甫

悲臺蕭颯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陷日孤光動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氣二鷹猛腦徐侯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谿虎野羊俱辟易韝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鋭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崐崘虞泉入馬蹄白羽曾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荊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觀放白鷹　李白

八月邊風高胡鷹白錦毛孤飛一片雪百里見秋毫

飛鳶操　劉禹錫

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劃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凝非煙游鵾翔鴈出其

下憂雲清景相迴旋忽聞飢鳥噪相聚嘈嘈下雲中爭腐鼠騰音嚇吻相喧呼仰天大嚇疑鵷鶵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啄無厭猶饕顛青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樸樕危巢向暮時啞啞飽腹蹲枯枝遊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

百舌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閒關啼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笙簧百轉音韻多黃鸝吞聲燕無語東方朝日遲遲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綿蠻宛轉似娛人一心百舌何紛紜酡顏俠少停歌聽墮珥妖姬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徊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損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蒿下飛

鸚鵡詞　蘇郁

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言三十六宮愁幾許

鴛鴦篇　陳子昂

飛飛鴛鴦鳥舉翼相蔽虧俱來綠潭裏共向白雲涯音容相眷戀羽翮兩逶迤蘋萍戲春渚霜霰遶寒池浦沙連岸淨汀樹拂潭垂年年此遊翫歲歲來追隨鳳皇起丹穴獨向梧桐枝鴻鴈來紫塞空憶稻粱肥烏啼倦依託鶴鳴傷別離豈若此雙禽翻飛不異林刷羽清江浦交頸紫山岑文章負奇色和鳴多好音聞有鴛鴦綺復有鴛鴦衾持為美人贈勗此故交心

子規啼　韋應物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何為情

鶗鴂吟　劉禹錫

朝陽有鳴鳳不聞千萬祀鶗鴂催衆芳晨聞先入耳秋風白露晞從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春蟬　元稹

我自東歸日厭苦春鳩聲作詩憐化工不遣春蟬生及來商山道山深氣不平春秋兩相似虫豸百種〻鳴風松不成韻蜩螗佛如羹豈無朝陽鳳羞與微物爭安得天上雨奔渾河海傾蕩滌反時氣然後好晴明

江上蚊子　韋楚老

搖扨翅亞紅腹江邊夜起如雲聚請問貪婪一點心腐肉填腹幾多足越女如花住江曲寒蛾夜夜凝雙綠任君撩亂錦窗中十幅輕綃圍夜玉

戲題關門　岑參

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

門前路　陸龜蒙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去日中還直行日暮宿何必日中還曲塗荊棘間

文粹卷第十七之上

吳興姚鉉纂

月

月生句　劉猛　把酒問月　李白

月蝕詩　盧仝　明河篇　宋之問

風雨露雪

賀雨詩　白居易　洛陽清明日雨霽　李正封

詠露　李正封　山雪　釋皎然

秋風引　劉禹錫　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李益

江海泉水

觀海　獨孤及　西陵口觀海　薛據

題玉潭　獨孤及　及第後過揚子江　施肩吾

責漢水辭　李喜夷　迎潮送潮辭二首　陸龜蒙

引泉詩　陸龜蒙　賦得三峽流泉歌　李季蘭

明水篇　富嘉謨

宮禁

毀前曲　王昌齡　西施篇　王維

三閣辭四首　劉禹錫　霓裳羽衣曲　李肱

神仙

遊仙詩十六首　道士吳筠　上元夫人詩　李白

王子喬　宋之問　玉真仙人辭　李白

夢太白峯西　常建　苦篁調笑引　李賀

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　皇甫冉　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　楊衡

玄都壇歌　杜甫　寄金枚山中道士　韋應物

洗心　道士司馬退之　齋心　王昌齡

寄菖蒲　張籍　金貓玉佛歌　顧況

月生句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圓。月滿十五後，日畏光彩瘦。不見夜花色，一樽成暗酒。匣中苦青銅，光短不遍空。不惜補明月，慚無此良工。

把酒問月　故人賈淳令予問之　李白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春，姮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月蝕詩　盧仝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森森萬木夜殭立，寒氣屭贔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曈曨。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中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卻入蚌蛤胎。摧環破璧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炲。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燈看騎菼，如玳瑁。今夜吐燄如長虹，孔隙千道射戶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則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綠水冰崢嶸。花枯無女豔，鳥死沈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又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圓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騃阿誰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恐是眶睫間，揞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滉漭不可知。何故瞳子上，坐受蟲豸欺。長嗟白兔擣靈藥，恰似有意防姦非。藥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為。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煼丹砂焦。六合烘為窯，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𧬊𧬊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幡麾。幢蹋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虬，掣電九火輈。汝若蝕開齱齬輪，御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訇入汝喉。紅鱗焰鳥燒口快，翎鬣倒側聲醆邹。撐腸拄肚礧傀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填飢坑，亦解堯心憂。恨汝時當食，藏頭擫腦不肯食。不當食，張脣哆觜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常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舂喉戈，去此睛上物。其初猶朦朧，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

拜額桐沙土中地上蟣蝨臣仝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刳妖蟇癡腸皇天不為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颰排閶闔入紫宮密邇玉几前擘坼奏上臣仝頑愚胷敢死横干天甚長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捭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理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剌頭戴井冠高達枿月蝕鳥宮十二度鳥為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虛眨鬼眼赤突窩鳥罪不可雪西方攫虎立踦踦斧為牙鑿為齒偷犧牲食封豕大蟇一臠固當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準擬錯準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臛其肉一底板設信處唯堪支牀脚不中鑽灼與天卜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天失眼不弔歲星胡其仁熒惑矍鑠公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太微支盧謫罰何災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鋩生恒州陣斬酈定進項骨脆甚春蓊菁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見天盲時天若不肯信試喚臯陶鬼一問而今三台文章宮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落尚書郎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側一四天市旁操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啄明煌煌癡牛與騃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遥相望蚩尤簸旗弄旬始搥天鼓鳴璫琅枉矢龍蛇行眉目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滂譎險萬萬黨架構何可當眯目釁成就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北極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拂除沙磧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恒星没殞雨如拜漿似天會事發叱喝誅斲狂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癡蟇精兩吻自決坼初露半个璧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蟇獨誅磔腹肚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天惡故月蝕不見收今予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小大愈安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二主德政乃舉孰為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更不瞽萬萬古

明河篇　宋之問

八月涼風天氣晶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虧畫堂瓊戶特相宜雲母帳前初泛濫水精簾外轉逶迤倬彼昭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鴛鴦機上疎螢度烏鵲橋邊一鴈飛鴈飛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賀雨詩　白居易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己詔殷勤告萬邦帝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儆予躬上思荅天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乃命賑飢窮宥死降五刑責己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廄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出自宸衷奔騰道路人傴僂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霑胸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冲融凝為油油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知王者心憂樂與衆同皇天及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洛陽清明日雨霽　李正封

曉日清明天夜來嵩少雨千門尚煙火九陌無塵土酒醁河橋春漏

閒宮殿午遊人戀芳草半犯嚴城鼓

詠露

霏霏靈液垂雲表無聲落露樹急玄蟬灑池漢皓鶴液瘦清遠陌
飛月澄高閣宵潤玉堂簾曙寒金井索佳人比珠淚坐感紅綃薄

山雪　釋皎然

夕陽在西峰疊翠縈殘雪狂風卷絮迴驚猿攀玉折何意山中
人誤報山花發

秋風引　劉禹錫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竹窻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李益

微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
稍霑階下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綠琴埃

觀海　獨孤及

北登渤海島迴首秦東門誰尸造物功鑿此天池源頊洞吞百谷
周流無四垠廓然混茫際望見天地根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迢
遙蓬萊峰想像金臺存秦帝昔經此登臨冀飛翻揚旌百神會
望日群山奔徐福竟何成羨門徒空言唯見石橋足千年潮水痕

西陵口觀海　薛據

浙江復湯湯近海勢彌廣在昔胚混凝融為百川長地形失端倪
天色潛滉瀁東南際萬里極目遠無象山影乍浮沉潮波忽來往
孤帆或不見棹歌猶響像日暮長風起客心空振蕩浦口霞未收
潭心月初上林嶼幾邅迴亭皋時偃仰歲晏訪蓬瀛真遊非外獎

題玉潭　獨孤及

碧玉徒強名冰壺難比德唯當寂照心可並奫淪色

及第後過揚子江　施肩吾

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鬧[illegible]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
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責漢水辭 并序　李吉甫

春秋僖公四年齊桓公合諸侯之師盟于召陵責楚之苞茅不入
問昭王南征而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供給昭王南征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舟人膠其
舟王遂溺死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杜之注其為謬哉且楚實殷
之始封楚苦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六百餘里則漢水於西周之際豈未
屬楚乎又詩云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鄭玄注
云深入方城之阻也方城今在漢水北三百里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
完改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濱之人言我不之知
也漢實屬楚久矣夫山林川澤天子祀之必有其神楚人膠其船而
禍其君神不能福神之罪也余過漢見其波濤滉瀁而責其水辭曰
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為下國
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限莫量雖云其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為
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飢不食其魴恐汙吾之飢腸

迎潮送潮辭二首 并序　陸龜蒙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漵而朝夕之潮至焉
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濯灌溉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
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默以退有類乎君子之道歟
而感之作迎潮送潮辭二首聊寄聲於騷人之末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遠岸沒
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其大兮又充其細密幽人兮款柴門
寂寞流連兮依稀舊痕濡餘澤橋兮潮之恩不尸其功兮歸于混元

右迎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染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兮水蓼枯風騷
牢兮愁煙孤大幾望兮微將翳晦搜羸溶兮斂然而退愛長波兮
數數一幅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兮楫有衣悵潮之還兮吾猶未歸

右送潮

引泉詩 滁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川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遶
郭花蟬聯嵐盤百萬疊上插黃金鈿投以道士館置猬于東偏滿
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疑蹙及來更虛玄焚香禮真像盥
手披靈編新安山角角烏龍獨巍然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顛
上有奔雲峯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派落處皆崢嶸寒聲入幽醉

聒破西窻眠支節起獨尋秪在牆東邊呼僮具畚鍤立鑿莓苔穿叢篠一派隨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條寒流響濺濺狂奴望瀨縮到珠搖崩跳光灑半散涌沫飛從圓勢東三峽挂瀉危孤磴懸曾聞瑶池溜亦灌朱草田凫伯弄翠蕖鸞鶴舞丹煙凌風挾桂拖隔霧馳犀舡況當玄元家嘗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若在此肯感儆彼傳不擬爭滴瀝還應合渝漣出門復飛蕭颯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鶴顏如能補余志日使跡其源

賦得三峽流泉歌　李季蘭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水常自聞玉琴奏出轉寥敻直似當時夢中聽三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幽閨裏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波遠浪琴中起初疑噴怒含雷風又似鳴咽流不通迴湍曲瀨意將盡時復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為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畢還一彈願此流泉鎮相續

明冰篇　富嘉謩

北陸蒼茫河海凝南山闌干晝夜冰素彩峨峨明月升深山窮谷不自見安知採斵備嘉蔭房固冱掩寒[illegible]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沱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彤庭赫赫九儀備晉王煌煌千官事明冰畢歲周在位憶昔沙朔暮風漾漾崐崘長河冰始壯漫汗崚嶒積亭障邑邑鳴鴈江上來禁苑池臺冰復開搖春滔綠映樓臺豳歌七月王風始明冰藏用照物微四時不忒千萬祀

殿前曲　王昌齡

貴人妝梳殿前催香風吹入殿後來仗引笙歌大宛馬白蓮花發照池臺

西施篇　王維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寄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三閣詞 吳音四首　劉禹錫

貴人三閣上日晏未梳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却成愁

珠箔曲瓊鉤子細見揚州北兵那得度浪語誓悠悠

沉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迴首降幡下已見黍離離

三人出眢井一身登檻車朱門漫臨水不得見鱸魚

霓裳羽衣曲　李肱

開元太平日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誰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

遊仙十六首　道士吳筠

啓冊觀往載搖懷考今情終古已寂寂舉世何營營悟彼衆仙妙超然含至精凝神契沖玄化服凌太清心同宇宙廣體合雲霞輕翱翔風吹羽蓋庚霄拂霓旌龍駕朝紫微後天保令名豈如衆中士軒冕矜暫榮

鸞鳳棲瑶林鵷鶴集平楚飲啄本殊好翱翔終異所吾方遺諠嚚立節慕高舉解茲區中戀結彼霄外侶謫謂天路遐感通自無阻

愍俗從遐謝尋仙去淪沒三元有真人與我生道骨授我晨吸丹景精夜飲黃月百關彌調暢方寸益清越棲神合虛無洞覽周恍惚不覺隨玉皇焚香詣金闕

西遊初定籙東華已拔名三官無遺過七祖得昇雲軿驅妙塵隔心得玄化并一朝出天地倏載稱龍軿使我齊浩劫蕭蕭宴玉清

怡神在靈府斂斂含清澄仙經不吾欺輕舉信有徵晴吾希道念而今果天矜豈非陰功著乃致白日昇焉用過洞府吾其越朱陵

高真誠寥邈道合不我遺孰謂姑射遠神人可同嬉結駕從之遊飄飄出天垂不理人自化神凝物無疵因知至精感足以和四時

八海廣無際三山高不極金臺羅中天羽客恣遊息霞液朝可飲虹芝晚堪食嘯歌自忘心騰舉寧假翼保壽同三光安能紀千億

將過太帝宮整駕訪扶桑魏真人登巳相迓為我清宿霧海若峚洪濤羲和止奔馭五雲結層閣八景動飛輿青霞正可挹丹椹時一遇留我宴玉堂歸軒不令遽

欲超洞陽界試覽丹極表赤帝躍火龍炎官控朱鳥道尋我昇繹府長驅出天杪陽靈赫重暉四達何皎皎爲爾流飄風羣生遂無夭

予因詣金母飛蓋超西極遂入素中天傳輸太濛側若華拂流暉不
使白日匿傾曦復夢午六合無頹色道化隨感遷此理誰能測
九龍何蜿蜿載我昇雲綱臨睨懷舊國風塵汎芥拉依依遠人寰
去去邇帝鄉上超星辰紀下視日月光倏已過太微天居煥煌煌
傳驂太儀側整服金闕前肅肅承上帝鏘鏘會群仙鴻鐘發靈
音廣廣張鈞天飛蹌給小鹿震嶽高宵光四溟良期無終極俛仰移億年
岐朗妙門闢歷試眞鑒通瓊林九霞上金閣三天中飛虬躍慶雲
翔翔搏靈風掛彼玉京會仙期六合同
子昇至陽源欲想明霞館飄颻還輪舉暐暐金景散結虛成萬有
高妙咸可哉玉山鬱嵯峨瑤海杳無岸暫賞過千椿遐齡誰復算
招攜紫陽友合宴玉清臺排景羽衣振浮空雲駕來靈藹七曜
動瓊障九光開鳳舞龍璈奏虬軒殊未迴
高昇紫極上宴此玄都岑玉藥散奇香瓊珂流雅音靈風生太漠
習習吹人襟龍混希微廣神凝空洞深蕭然宇宙外自得乾坤心

上元夫人詩　李白

上元誰夫人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毛錦
身著赤霜袍手提嬴女兒閑與鳳吹簫眉語兩自笑忽然隨風飄

王子喬　宋之問

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騎雲氣吸日
精吸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露濕君衣

玉眞仙人詞　李白

玉眞之眞人時往太華峯清晨鳴天鼓飈欻騰雙龍弄電不輟
手行雲本無蹤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

夢太白西峯　常建

夢寐昇九崖杳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岑寥寥辭垢氛結字在星
漢宴林閑氛氳聲發餘翠巾鳥生片雲時往溪谷間孤亭晝
仍曛松聲引天梁石瀨清霞文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翠春風
又蕩漾漂鳥花紛紛

苦篁調笑引　李賀

請說軒轅在時事伶倫采竹二十四伶倫采之自崐丘斬竹以之調
元氣當時黃帝上天時二十三管咸相隨唯留一管人間戈無德不
能得此管此管沉埋虞舜祠

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　皇甫冉

紅霞紫氣晝氤氳絳節青童迎少君忽從林下昇天去空使時人禮白雲

宿青牛谷梁鍊師仙居　楊衡

隨雲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明中唯有壇邊一枝竹

玄都壇歌　杜甫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
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松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
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鎖高垂
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寄全椒山中道士　韋應物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
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洗心　道士司馬退之

不踐名利道始覺塵土腥不味稻粱食始見神骨清羅浮奔走
外日月無短明山瘦松亦勁鶴老飛更輕逍遙此中客翠髮皆長
生草木多古色雞犬無新聲君有出俗志不貪英雄名傲然脫冠
帶改換人間情去矣丹霄上步向曉雲冥冥

齋心　王昌齡

女蘿覆石壁溪水幽濛朧紫葛蔓黃花娟娟寒露中朝飲花上
露夜卧松下風雲英化爲水光采與我同日月蕩精魂寥寥天府空

寄菖蒲　張籍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如雪逢人寄
君一絳囊書中不得傳此方君能來作棲霞侶與君同入丹玄鄉

金璫玉珮歌　顧況

贈君金璫太霄之玉佩金鎖禹步之流珠五嶽眞君之祕籙九天丈
人之寶書東井沐浴辰巳畢先進洞房上奔日借問君從何處來其
姑娥救遊出

文存卷第十七下

吳興姚鉉纂

感寓

感寓三十八首 陳子昂　感寓七首 張九齡
感寓 權德輿　效陳拾遺子昂感寓二首 司空圖
古意二首 孫郃

詠史

詠史十一首 李華　詠史 高適
詠史二首 釋皎然　詠史二首 劉禹錫
詠史四首 盧照鄰　讀李斯傳 曹鄴

慨歎

出關作 魏徵　隴右途中遭非語 員半千
書懷 劉幽求　自紀 皇甫松
贈友人 呂温　贈韓愈二首 孟郊
贈喬林 劉眘虛　寄唐生 白居易
華下 司空圖　傷時二首 孟雲卿
封丘作 高適　街西居三首 姚合
效陳拾遺子昂 司空圖　感時 司空圖
夜坐 張說　無可奈何歌 白居易
逢白公 元稹　感懷 戴叔倫
贈崔純亮 孟郊　客喜 賈島
有所思 宋之問　秦人謠 古之奇
時興 楊賁　覽碣有感 呂温
野田行 于鵠　贈馮宿 李觀
偶然作二首 呂温　及第後答潼關主人 呂温
朝飢 賈島　九日酬顏少府 高適

感物

觀玉篇 陳子昂　素絲 陸龜蒙
李都尉古劒 白居易　廢琴 白居易
廢瑟辭 張籍　說劒 元稹
春桂問答二首 王績　養鷙辭 劉禹錫
對菊 賈島　直鈎吟 盧仝
競渡 元稹　冬日見牧牛人擔青草歸 張說
道州觀野火 呂温　論寶二首 元稹

春感

送春曲三首 劉禹錫　衢州春早二首 呂温
尋人偶題 邵員　題花樹 楊衡
惜花 陸龜蒙

秋感

秋日 耿湋　秋夕懷遠 孟郊
蟋蟀詩 畢耀　秋思 司空圖
在郡秋懷二首 張九齡

感寓三十八首 陳子昂

微月生西海幽陽始化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凝太極生天地三元
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能徵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
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
蒼蒼丁零塞今古緬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無全軀黃沙幕南
起白日隱西隅漢甲三十萬曾以事匈奴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
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
市人矜巧智於道若童蒙傾奪相誇侈不知身所終曷見玄真子
觀世玉壺中窅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吾觀龍變化乃知至陽精石林何冥密幽洞無留行古之得仙道
信與元化并玄感非象識誰能測淪冥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
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
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臥觀無始眾芳委時晦
鶗鴂悲鳴耳鴻荒古已頹誰識巢居子
吾觀崑崙化日月淪洞冥精魄相交構天壤以羅生仲尼推太極
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義乃無明空色皆寂滅緣業定何成
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聖人祕元命懼世亂其真如何嵩公輩
詼譎誤時人先天誠為美階亂禍誰因長城備胡寇嬴禍發其
親赤精既迷漢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深居觀元化悱然爭朵頤讒說相啖食利害紛噅噅便便夸毗子
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七雄方龍鬬

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尊貴䏲時文哥可彌宇宙世之不盈分
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
呦呦南山鹿離群以媒和招採青桂樹幽壽亦成林世情甘近習
榮耀紛如何兕心憎未相復親愛生禍羅瑤臺傾巧笑王杯頹雙蛾
誰見孤城樹青青成斧柯
林居病時久水木膽孤清閑臥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春始萌達
朱火已滿盈殞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聽政治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彤王子玉馬遊朝風寶鼎淪伊穀
瑤臺成故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
貴人難得意賞愛在須臾莫以心如玉探他明月珠昔稱夭桃子
今爲市徒鳩鷄非東國麋鹿臨姑蘇誰見鵷夷子扁舟去五湖
聖人去已久公道緬良難蚩蚩李耽子堯禹以爲誕驕榮貴工巧勢
利遂相干燕王尊樂毅分國願同歡魯連讓齊爵遺組去邯鄲
伊人信往矣感激爲誰歎
幽居觀大運悠悠念羣生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三季淪周赧
七雄滅秦嬴復聞赤精子提劍入咸京炎光既無象晉虜復縱橫
堯禹道已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咄安可言
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夏伯陽遁西溟大運自古來旅人胡歎哉
逶迤世已久骨鯁道斯窮豈無感激者時俗頹此風灌園何其鄙
皎皎於陵子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黃屋非堯意瑤臺安可論吾聞西方化清
淨道彌敦奈何窮金玉雕刻以爲尊雲構山林盡瑤圖珠翠煩鬼
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適增累矜智道逾昏
迢天幽且默羣議曷嗤嗤聖人教猶在世運久陵遲一繩將何繫憂
醉不能持去去行采芝勿爲塵所欺
蜻蛉遊天下與世本無患飛飛未能止黃雀來相干穰侯富秦寵
金石比交歡出入咸陽裏諸侯莫敢言寧知山東客激怒秦王肝布
衣取丞相千載爲辛酸
微霜知歲晏斧柯始青青況乃金天夕浩露霑羣英登山望宇
宙白日已西暝雲海方蕩潏孤鱗安得寧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美人屋驕愛比黃金殺身炎洲裏
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
多材信爲累歎息此珍禽
挈瓶者誰子奼服當青春三五明月滿盈盈不自珍高堂委金玉微
縷懸千鈞如何負公鼎被奪笑時人
玄蟬號白露茲歲已蹉跎羣物從大化孤英將奈何瑤臺有青鳥
遠食玉山禾崐崘見玄鳳豈復虞雲羅
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日耽瑤臺
樂豈傷桃李時青苔空萎絕白髮生羅帷
朝發宜都渚浩然思故鄉故鄉不可見但見巫山陽巫山彩雲沒
高丘正微茫佇立望已久涕淚霑衣裳豈茲越鄉感憶昔楚襄王
朝雲無處所荊國亦淪亡
昔日章華宴荊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揭來高堂
歎悵望陽雲岑雄圖今何在黃雀空哀吟
丁亥歲云暮西山事甲兵贏糧匝邛道荷戟爭羌城嚴冬陰風勁
窮岫泄雲生昏曀無晝夜羽檄復相驚拳跼競萬仞崩危走九冥
籍籍峯壑裏哀哀冰雪行聖人御宇宙聞道太階平肉食謀何
失葵藿緬縱橫
可惜瑤臺樹灼灼佳人姿碧華映朱實攀折青春時豈不盛光
寵榮君白玉墀但恨紅芳歇凋傷感所思
揭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生冤衆趨明所
避時棄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
源唯應白鷗鳥可爲洗心言
索居獨幾日炎夏忽然衰陽彩皆陰翳親友盡睽違登山望不見
涕泣久漣洏宿夢感顏色若與白雲期世中驕豪子驅逐正嗤嗤
蜀山與楚水攜手在何時
金鼎合神丹世人將見欺飛飛騎羊子胡乃在蛾眉變化固幽類
芳菲能幾時疲痾苦淪世憂痗日侵淄眷然顧幽褐白雲亦朝凌
朔風吹海樹蕭條邊已秋亭上誰家子哀哀明月樓自言幽燕客
結髮事遠遊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讎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胡

鄉三千里遠不復悠悠每憤胡兵入常爲中國羞何知七十載白首
未封侯
李寫貴公子平生實愛才感時思報國拔劍起蒿萊西馳丁令塞
北上單于臺登山見千里懷古心悠哉誰言未忘禍磨滅成塵埃
浩然坐何慕吾蜀有蛾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時哉悲不
會涕泣久漣洏夢登綏山穴南采巫山芝探元觀奇化遺世從雲螭
婉孌將永矣感涕不見之
朝入雲中郡北望單于臺胡秦何密邇沙朔氣雄哉藉藉天驕
子猖狂已復來塞垣無名將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歎邊人塗草萊
仲尼探元化幽鴻順陽和大運自盈縮春秋遞來過盲飈忽號熱
萬物相紛劘溟海皆震蕩孤鳳其如何

感寓七首　張九齡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爲佳節誰知林棲
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幽林歸獨臥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日夕懷空意人
誰感至精飛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魚遊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蜉游羽薨薨亦何爲有生豈不化
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浩歎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
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即鄉縣化蝶猶不識
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覺神變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美人適異方庭樹銜幽色白雲愁不見
滄海飛無翼鳳皇一朝來竹花此可食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書札欲寄雙飛翼冥冥獨不見
耿耿徒緘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馨香歲欲晚感歎情
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感寓　權德輿

殘雨倦欹枕病中時序分秋正與秋葉一夜隔窗聞虛室對搖落瞎
言無與晤冥心試觀化世故如絲棼但看鳶戾天豈見山出雲下埋
徒擊節朱絃松崗蕭搖梧秀朝陽上有威鳳文終待九成奏來儀
瑞吾君

效陳拾遺子昂感寓二首　司空圖

高巖鳥飛何捷喙害忿羣雛人豈玩其暴華軒容爾居雖欺白天梟
剛吐信吾徒乃知不平者矯世道終孤
陽和含煦潤卉木競紛華當爲衆所悅私已假何誇北里秘穠艷東
園鎖名花豪奪乃常理笑君徒咄嗟

古意　擬梓州陳拾遺　孫郃

屈子生楚國七雄知其材介潔世不容跡合藏蒿萊道廢固命也
瓢飲亦賢哉何事葬江魚空使後人哀
魏禮段干木秦王乃止戈小國有其人大國奈之何賢哲信爲美兵甲
豈云多君子戰必勝斯言聞孟軻

詠史十一首　李華

日照昆侖上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務欲往心無違此山在西北乃是
神仙國靈氣皆自然求之不可得何爲漢武帝精意編羣山糜費
巨萬計宮車終不返蒼蒼茂陵樹足以戒人聞
天生忠與義本以佐雍熙何晉字司隸而當昏亂時古墳襄城野斜
徑橫秋陂況不禁樵採芳林無子遺高標尚可仰精爽今何之一揖
中常侍衛寬誰見知常觀黨錮傳撫卷不勝悲
文侯耽鄭衛一聽一忘疲白雪燕姬舞朱絃趙女彈淫聲流不返怡
蕩日無端獻歲受朝時鳴鐘醼百官兩楹陳管磬九奏殊未闋對
此唯恐卧更能整衣冠
漢皇修雅樂乘輿臨太學三老與五更天王親割牲一人調風俗萬
國和且平單于騎款塞武庫欲銷兵文物此朝盛君臣何穆清至今
墳壇下如有簫韶聲
蜀主相諸葛功高名亦尊驅馳十萬衆怒目瞰中原曹伯任公孫國
忘身不存社宮久蕪沒白雁啼飛翻勿言君臣合可以濟黎元寄蜀
諒不易如昔難復論
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揖萬乘幸得厭征討嘗君逐鹿時
臣等以枯槁寧知市朝變但覺泉石好高臥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言

翁其善見頗何不早成稱太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驪姬事申生不
自保數定出商山雲趨來趨驪掃東宮成羽翼焚舞傷頃抱後代無
其人戾園滿秋草

六國韓最弱末年尤畏秦郊生為韓計且欲疲秦人利物可分社原
情堪滅身咸陽古城下萬項稻苗新

昂藏獬豸獸出自太平年亂代乃潛伏縱人為觸邪常聞斷馬劍
每壯朱雲賢身死名不滅寒風吹墓田精靈如有在幽憤滿松煙

沂水春可涉泮宮映楊葉麗色異人間珊珊搖環環長舟何獨奐
深巷生禾黍城上飛海雲城中暗春雨適來鳴珮者復是誰家女泥
沾珠綴履雨濕翠毛簪雷影閒遠臉雷聲飛蓬心自言沂水曲采蘋
兼采葉歸遲雖可尋天陰光景促憐君貞且獨願許君家宿徙
勞情念枕子不顧雙娥豔質詠可重徑風如借何周王惑褒姒城
闕成陂塘

巢許在嵩穎陶唐不得臣九州上洗耳一命安能親縣轍數千祀丘中
謝隱淪朝遊公卿府夕是山林人蒲帛楊灰塵薛蘿爲搢紳九重心
入夢三事思降神且設庭中燎寧窺泉下鱗

漢時征百越楊僕將樓船幕府功未立江湖已騷然島夷非敢亂政
暴地仍偏得罪因懷璧防身輒控弦三軍求裂土萬里詎聞天魏闕
心猶在旗門首已懸如何得良吏一為制方圓

詠史一首　高適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詠史二首　釋皎然

田氏門下客馮公衆中賤一朝市義還百代名獨擅始知下客不可輕
能使主人功業成借問高車與珠履復何如庇賤一書生

獨負高世姿寘身寄浮俗卞子去不歸何人識荊玉寧為春賽不汶
汙跡身豈辱鐵樂適蠻觸蟠甘窘束五噫詠且正可以見心曲

詠史三首　劉禹錫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

詠史四首　盧照鄰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願得斬馬劍先
斷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歸來
教鄉里童蒙遠相求弟子數百人散在十二州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
訓名與日月懸義與天壤儔何必疲執戟區區在封侯偉哉曠達
士知命固不憂

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為臺隸灌園變姓名幸逢滕將軍
兼遇曹丘生漢祖廣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斬
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委閹尹斧鑕嬰搢紳邈哉郭先生
卷舒得其真雍容謝朝廷譚笑獎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為親
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沖情甄負甑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相
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

公業負奇志交結盡才雄良田四百頃所食常不充一爲侍御史慷
慨說何公何爲敗吾謀適不同仲穎恣殘忍廢誠良在躬死人
如亂麻天子如轉蓬干戈及著八星荊棘生紫宮鄭生運其謀將以清
國戎時來命不遂脫身歸山東凜凜千載下穆然懷清風

讀李斯傳　曹鄴

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出關作　魏徵

中原初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
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猨既傷千里目還驚九逝魂豈不憚艱險深
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隴右途中遭非語　員半千

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惑況在行路心冠冕無醜士賄賂
成知己名利我所無清濁誰見理弊服空庭春縷帶不著身出遊非
懷璧何憂乎忌人正須自保愛振衣在生塵

書懷　劉幽求

心爲明時盡君門尚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

自紀　皇甫松

皇天后地力使我向此生貴賤不我均若為天地情我家世道德旨意
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獨立天地經寄言青松姿豈羨朱槿榮昭昭大
化光共此遺芳馨

贈友人　呂温

南山雙喬松摧本皆千尋夕流膏露津朝被青雲陰負霜出深
澗摇風何高岑明堂久不構雲幹何森森匠意方雕巧時情正誇
淫生材會有用天地豈無心

贈韓愈二首　孟郊

何以定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貞姸贈君青松色貧交過此外無
可相彩飾更有其尾詩吟之甚淡滴其鼠既穿墉又齧機上絲穿
墉有閑土齧機無餘絲朝吟枯桑柘暮吟空杼機豈是無巧妙絲
斷將何施衆人尚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
前日遠別離今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臥半牀月常恐百蟲秋
使我芳草歇

贈喬林　劉昚虛

去年上策不見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羨君有酒能便醉羨君無錢
能不憂如今五侯不待客羨君不問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羨君不
過七貴門丈夫會應有知己世上悠悠何足論

寄唐生　白居易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
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
賊日（段太尉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尚書叱李希烈）大夫死兇寇（陸大夫為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
（陽諫議左遷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
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
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切過虞人箴痛甚騷人詞非求宮律高
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
氣味苦琴淡音聲希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
男兒每逢群動息或遇雲霧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歌哭雖
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三十章與君為哭詞

華下　司空圖

日炙旱雲裂遊為千道血天地沸一鑊竟自烝妖孽堯舜遇災數
災數還中輟何事奸與邪古來疑撲滅

傷時二首　孟雲卿

徘徊宋郊上不見平生親獨立正傷心悲風來孟津大方載群物生死
有常倫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豈知逢世運天道亮云云
太虛流素月三五何皎明光曜侵白日賢愚迷至精四時更變化天道
有虧盈常恐今已沒須臾復更生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
風塵下秖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
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
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且遲迴乃知梅福徒
為爾却憶陶潛歸去來

街西居三首　姚合

受得山野性任成多事違青山在宅南迴自東西時後汲一井泉
數家共汲之獨我惡水濁鑿井庭之陲自盡還自飲亦為衆所非
吁嗟世間事潔身誠難為
日出窮巷喜溫然勝重衣重衣豈不暖暖氣人不齊兀兀復行行
不辨階與墀
丈夫非馬蹄安得知路歧蕭然賤殘茹蒲輿與養性宜乃知長生術豪
貴難得之

效陳拾遺子昂　司空圖

䰢婞競簪花花多映愈醜鄰女恃其姿掇之不盈手量己苟自私
招損乃誰咎寵祿既非安於吾竟何有

感時

好鳥無惡聲仁獸肯狂噬寧交鵶鵲啞不遠麒麟細人人語與默唯
觀利與勢愛毀亦自遺掩謗無失計

夜坐　張謂

懷哉四壁時未有五都價自金誰見許中開雞為費落花生芳春孤
月皎清夜復逢利交客題戶遥相邯

無可奈何歌　白居易

無可奈何兮白日走而朱顏頹少日往兮老日催生者不住兮死者不過況乎寵辱豐顇之外物又何嘗不十去而一來去不可挽兮來不可推無可奈何兮已焉哉惟天長而地久前無始兮後無終嗟吾生之幾何寄瞬息乎其中又如太倉之稊米委一粒於萬鍾何不與道逍遙委化從容縱心放志泄泄融融胡爲乎分愛惡於生死繫憂喜於窮通倔強其骨髓齟齬其心胷合冰炭以交戰秖自苦乎厥躬彼造物者于何不爲此與化者云何不隨或喣或吹或盛或衰雖千變與萬化委一順以貫之爲彼何非爲此何是誰冥此心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誰達此觀喪馬之翁俾吾爲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爲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是以達人靜則脗然與陰合迹動則浩然與陽同波委順而已孰知其他時耶命耶吾其無奈彼何委耶順耶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可奈何然後能冥至順而合大和故吾所以飲大和扣至順而爲無可奈何之歌

逢白公　元稹

遠路事無限相逢唯一言月色照榮辱長安千萬門

感懷　費冠卿

螢燭不爲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割面春汗成冰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絕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河柳特地起愁聲

贈崔純亮　孟郊

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生太行鐫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始知君子交久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回徨譬如浸藥泉流苦已長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豈非壯賈生豈非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食此食難自強一飯九祝噎一嗟十斷腸況非兒女冤冤氣凌彼蒼彼蒼若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呼碧落空茫茫

客喜　賈島

客喜非實喜客悲非實悲百回信到家未當身一歸未歸長愁嗟愁嗟填中懷開口吐愁聲還却入耳來常恐淚滿多自損兩目輝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

有所思　宋之問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幽閨女兒惜顏色坐見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文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

秦人謠　召之奇

微生祖龍代却思堯舜道何人仕帝庭拔殺指佞草姦臣弄民柄天子恣衷抱上下一相蒙馬鹿遂顚倒中國既版蕩骨肉安可保人生貴年壽吾恨死不早

時興　[illegible]貫

貴人昔未貴咸願顧寒微及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平明登紫閣日晏下彤闈擾擾路傍子無勞歌是非

聞碪有感　呂溫

千門儼雲端此地富羅紈秋月三五夜砧聲滿長安幽人感中懷靜聽淚汍瀾所恨擣衣者不知天下寒

野田行　于濆

日沒出古城野田何茫茫寒狐上孤冢鬼火燒白楊昔人未爲泉下客若到此中還斷腸

贈馮宿　李觀

寒晨上秦原遊子衣飄颻黑雲截萬里猟火從中燒陰空蒸長煙殺氣獨不銷冰交石可裂風疾山如搖時無青松心顧我獨不凋

偶然作二首　呂溫

棲棲復汲汲忽覺年四十今朝滿衣淚不是傷春泣

中夜兀然坐無言空涕洟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及第後甞濫關主人
本欲雲雨化却隨波浪翻一雨太常第十過僵關門志力且虛要功名誰復論主人固相問敵笑不能言

朝飢　　賈島

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雲來寒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飢莫謂他門古人有拙言

九日訓顏少府　　高適

簷前白日應可惜籬下黃花爲誰有客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肯酤酒蘇秦憔悴時多厭蔡澤棲遲世看醜縱使登高祇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觀玉篇并序　　陳子昂

丙戌歲余從左補闕喬公北征夏四月軍幕舍于張掖河河洲草木無他異者唯有仙人杖往往叢生幽朔地寒與中國頗異余家世好服食昔嘗餌之及此役也而息意茲味戍人有薦嘉蔬者此物存焉余攸爾而笑曰始者與此君別不圖至是而見豈非神明嘉惠將欲扶吾壽也因爲喬公言其能時東萊王仲烈亦同旅舍聞而大喜甘心食之已旬有五日矣適有行人自謂知藥者謂喬公曰此白棘也公何謬哉仲烈愕然而疑亦曰吾怪其味甜今果如此喬公信是言乃譏余作采玉篇謂宋人不識玉而寶珉石也余心知必是由以獨見之故被奪於衆人乃喟然而嘆曰嗟乎人之大明者目也心之至信者口也夫目照五色口分五味玄黃甘苦亦可斷而不惑矣而路傍議二子增疑況君臣之間朋友之際乎自是而觀之則萬物之情可見也感采玉詠而作觀玉篇以答之并示仲烈幾其失真

鷄爰雙白玉此玉有緇磷聽之千金價舉世莫知真丹青非異色輕重有殊倫勿信玉工言徒悲荊國人

素絲　　陸龜蒙

園客麗獨繭詩人吟五紽如何墨子淚反以悲途窮我意苟且於是願參天地功爲織補君衮爲絃繫君桐左右修闕職宮商還古風端然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李都尉古劍　　白居易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讎勸君愼所用無作神兵羞

廢琴

絲桐合爲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人情玉徽光彩滅朱絃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音尚泠泠不辭爲君彈縱彈人不聽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廢瑟詞　　張籍

古瑟在匣誰復識玉柱顛倒朱絲黑千年曲譜不分明樂府無人傳正聲秋蟲暗穿塵作色腹中不辨工人名幾時天下復古樂此瑟還奏雲門曲

說劍　　元稹

吾友有寶劍密之如密友我實膠漆交中堂共杯酒酒酣肝膽露恨不眼前剖高唱荊卿歌亂擊相如缶更擊復更唱更酌亦更壽白虹座上飛青蛇匣中吼我聞音響異疑是干將偶爲君再拜言神物可見不君言亦可見復言我自取迎迴巴焚香近朝先澤手徐抽寸寸刃漸屈彎彎肘殺殺霜在鋒團團月臨紐逡巡潛虯躍蟄律驚左右霆雷滿室光蛟龍繞身走我爲捧之泣此劍別來久鑄時堇山破藏在松桂朽幽匣狱邊埋神人水心守本用稽泥犀果非雷煥有我欲評劍功願君良聽受劍可剸犀兕劍可切瓊玫劍決天外雲劍衝日中斗劍隳妖蛇腹劍拂佞臣首太古初斷鼇武王親擊紂燕丹卷地圖陳平縮花綬曾被桂樹枝寒光射林莽曾經鑄農器利用剪稂莠神物終變化復爲龍牝牡晉末武庫燒脫然排戶牖爲欲掃群胡散作彌天帚自茲失所往豪英共爲詩今復誰人鑄挺然千載後既非古風胡無乃近鷄九自我與君遊平生益自負況擎寶劍出重以雄心扣此劍何太奇此心何太厚觀君愼所用所用無或苟潛將辟魑魅勿但防妾婦留斬泓下蛟莫試街中狗君今困泥滓我亦坌塵垢俗耳驚大言逢人少開口

春桂問答二首　　王績

問春桂桃李正芳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
春桂荅春華詎能久風霜摇落時獨秀君知不

養鷙詞 并序　劉禹錫

途逢少年志在逐獸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嘗從事於斯者曰夫鷙禽飢則爲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養鷙詞

養鷙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日哺不息探雛網黃口旦暮有餘食寧知下韝時翅重飛不得昫鬻止林表狡兔自南北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

對菊　賈島

九日不出門十日見黃菊灼灼尚繁英美人無消息

直鉤吟　盧仝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鉤曲我鉤直哀哉我釣又無食文王已沒不復生直釣之道何時行

競渡　元稹

吾觀競舟子因測大競源天地昔將競蓊晝夜昏龍蛇相噴薄海岱俱崩奔羣動皆攪撓化作流渾渾數極鬬心息大和承混元一氣忽爲二真龍然盡乾坤日月復照曜春秋遞寒溫八荒坦以曠萬物羅亦繁聖人中間立理世了煩延綿復幾歲逮及羲與軒炎皇熾如炭蚩尤扇其燔有熊競心起驅獸出林樊一戰波委焰再戰火燎原戰訖天下定號之爲軒轅自是豈無競瑣細不復言其次有龍競競渡龍之門龍門浚如瀉淙射不可援赤鱗化時至搪突騖鬐鬣掀乘風雷旨然去萬里黃河翻攫騰電煥出微吟霹靂喧傍瞻曠宇宙俯瞰卑崐崘庶類咸在下九霄行易捫倏辭蛙黽穴遽排天帝閽迴悲暴鰓者未免鮎鯢吞帝命澤諸夏不棄蟲與昆隨時布膏露稱物施厚恩草木霑我潤豚魚望我蕃蜀來同競輩豈料由我存壯哉龍競渡一競身獨尊捨此皆蟻鬬競舟何足論

冬日見牧牛人擔青草歸　張祜

寒上條應拆江南草可結欲持梅蕊花遠競榆關雪日月無他照山川何頓别苟齊雨地心問天將安設

道州觀野火　呂溫

南風吹烈火焰焰燒楚澤陽景當晝遲陰天半夜赤過處若彗掃來時如電激豈復辨蕭蘭焉得分玉石蟲蛇盡燋爛虎兕亦奔迸積穢一蕩除和氣始融洩堯時既敬授禹稼斯肇迹遍生含穎禾大秀雨岐麥家有京坻詠人無溝壑感若悟焚如功來歲終受益

論寶　元稹

況王在弱泥況弱王易沉扶桑寒日薄不照萬丈心安得潛淵虯拔壑超鄧林泥封泰山趾水散旱天霖洗此泥下玉照曜臺殿深劍爲傳國寶神器人不侵水置白玉壺始見清皎潔珠穿綺紅縷始見明洞澈鎖鄉無人淨兩刃幽爆鐵春鋒無人拔一片埋霧月驟踢環皆中骨附筋入節虯蟠尺澤內魚貫蛙同穴鯨鯢無巨海浮游矜淺濁棟梁無廣廈顛倒卧霜雪大鵬無長空舉翮受羈絏豫章無厚地危抵真[illegible]圭璧無卞和甘與頑石列舜禹無陶堯名隨腐草滅神功伏神物神物神乃别人神不世出所以神功絕神物豈然用之有施設爲功九州理舜德天下悅璧光傳國璽圭用祈泰折千尋豫章餘九萬大鵬歇棟梁庇生民鯨鯢濟來哲虯騰旱天雨驥騁流雷掣鋒懸姦膽露鋼拂妖蛇裂珠生照乘光冰瑩環座熱此物比在泥斯言爲誰發凡今盡凡耳不爲君不説

送春曲三首　劉禹錫

春向晚春晚思悠哉風雲日已改花葉自相催漠漠空中去何時天際來

春已暮冉冉如人老映葉見殘花連天是青草可憐桃與李從此同桑棗

春景去此去何時迴遊人千萬恨落日上高臺寂寞繁華盡流鶯歸不來

衡州早春二首　呂溫

碧水何逶迤東風吹沙草煙波千里曲不辨嵩陽道

病肺不飲酒傷心不看花唯驚望鄉處猶自隔長沙

尋人偶題　邵真

日晏不復午落花難歸樹人生能幾何莫厭相逢遇

題花樹　楊衡

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

惜花　陸龜蒙

人壽期滿百花開唯一春其間風雨至旦夕旋爲塵若使花解愁愁於

看花人

秋日　耿湋

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

秋夕懷遠　孟郊

卧今無遠夢聽秋酸別情高枝低枝風千葉萬葉聲淺井不供

飲瘦田長廢耕今交非古交貧語聞皆輕

蠅蜂詩　羅隱

頑飈先芳吹愁夕長屑或有動狀離帀夢如許如言緒引虛實周隙

伺搨綠咽盈腹花睡蝶老冠娥蝶好不冠小注披肩奕以進奴納有毒

食人肌肉蒼蠅多端黑白倚安爾也出處物小莫累壞舍啼哀虛

堂泣署勿徇諠譁鼠豈無牙勿學萋菲垢亦有耳危條搞飛抽恨

咿咿別帳紅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亦彼與子佇立徘徊思多

秋思　司空圖

身病時亦危逢秋多慟哭風波一搖蕩天地幾翻覆孤螢出荒池落

葉穿破屋勢利長草草何人訪幽獨

在郡秋懷二首　張九齡

秋風入前林蕭颯鳴寒枝寂莫遊子思寤歎何人知宦成名不立志

在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恥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

割效忽復寒暑移物情有固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

雲涯露下霜且降澤中草披離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爲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慚遠塗巢枝思故林小人恐致寇

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挂冠東都門採蕨南山岑

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愜今慨然有所感老空兩白頭吟

文粹卷第十八

文粹卷第十九之上　頌甲　總六首

吳興姚鉉　纂

無疆頌　李華　起義堂頌　僧一行

開元正歷握乾符頌　上黨舊宮述聖頌　張說

龍池聖德頌　張九齡　靈武受命宮頌　楊炎

無疆頌　并序　李華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徼外蠶夷槃木白狼獻詩歌德屬事史官況

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貢臣又逮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

下官歷御史補闕尚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露同

於泯塵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爲無疆頌式昭

皇家大慶無窮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昊昊旻天　監於下　興有德　維隋之抄　時顯陰疑

陽精未登　人思照矣　雷行龍興　湯盪雰慝　文明平寰國

垂仁蒸人　載親天監　保我子孫　巍巍皇皇　後之皇丕承之

太宗烈頌

高祖受天命　誕興太宗　成天之命　帝揚昏逾　黎人毒痛

甚爇于爐　甚溺于塗　以號以呼　呼天無辜　高祖謂太宗

爾必有天下　爾其訏謨　太宗稽首　恭受天命　臣請滌除

張我師　撫征四國　剪薙羣慝　鼓一方　三方震驚

默昭其靈　[illegible]四平　我負我乳　我安我成　以奉君父

以臨天下　任忠孝文武　建禮作樂舞　我離明德　諫則納[illegible]

時惟帝降佑之　自古明后　莫如我德　我勛唐無疆

天子之無疆　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聖窩堪爲堂　寅勤寅恪　什伻厥喬　丕承后　帝思不忘

神業靜康　不耀不光　不求而昌　自中方　外達夷羌

瞻我大邦　助祭在于廟　執贄朝于王　油油時雲　雨厥百穀

滲滲景風　扇彼嘉穀　飴口飽腹　以歌以足　俾壽而福

郁阜成天人

中宗興頌

彜蘊之毒　疊而爲癭　謀虐天之族　天祐聖作　八柱將覆

帝告五臣　保翼朕躬　赫赫彤彤　日升雲中　百臣受命

鉞爾頑兇　故曰再造我天下　生人鼓舞　既成矣　又奉父母

睿宗德頌

后戚之禍再興　有危兢兢　廟祇震怒　陰命聖子　翼翼登聖父

奮其神旅　肖杖金斧　殄殲逆亂　大聖照臨　元元宅心

歸祚于有功有德　於戲盛德

玄宗文頌

丕纘玄宗之明　克孝克仁　允武允文　宣祖宗之光　垂于子孫

盛禮畢舉　大樂畢陳　百蠻來賓　元元阜殷　戎或不賓

遣師徂征　罔不頓顙　踣于雷霆　在漢方昌　用刑慘酷

中都繫考　六萬餘人　使者案録　誅千萬人　其後賢王

光武赫赫　誅術賓客　以千以百　孝明稱賢　楚獄連年

坐死逮捕　以萬以千　猶曰漢祚宜　越我祖宗

不忍用刑　至于玄宗　哀彼鈇鑕　爲難扶　誕告郡國

大爲屋室　醫攸百疾　追懷登遐　止害禽畜　旁爲陂池

養鱗介族　既濡既渥　昆蟲草木　享國五十年　寓縣晏然

逆臣犯天　天念蒸人　若曰尋我貞恥　不忍人戰死　乃告元子

理兵朔鄙　西幸蜀都　命元子受圖　天下既定　父堯子舜

歸于國都　無不欣愉　無不沛濡　傳聖自頤　升靈太微

嗚呼上聖　之道之純　不可度思

肅宗孝頌

穆穆孝慈　有如肅宗之誠　達于神祇　受訓六師　震發北陲

陵陵雷馳　西戎南蠻　北狄東夷　成舉其旅　佐皇之威

帝心如天　無噬無慾　巋然丘岳　破裂崖谷　逆孽傾覆

朝社大復　畱于海外服　以盛以澤　以舞以躍　帝在東宮

孝如文王　蒸蒸其心　天地知其孝　既收鎬洛　祀于陵廟

奉迎上聖　天日並照　有光有孚　將嘆將謝　我旂方設

則巳顛躓　如燀於雷　尊嚴而仁　仁霸而發　大臣小臣

莫不潔廉　躬勤百度　百度如其素

今上聖頌

大邦之興　維天相之　曷興曷相　有德繼王　昔殷王

盤庚武丁　紹登殷明　翊我帝君　丕承天命　疊引其慶

生我皇聖　幼沖聖哲　寔左右肅宗　開國御戎　羣師稟教

舉則成功　自西自東　如霆如風　蕩滌元兇　罔不率從

既登大位　於變時邕　人咸曰　上如太宗　延德光斯年

地博天崇　罔不爾容　玄宗元孫　爲玄宗烈文　肅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起義堂頌 并序　僧一行　又云張說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總萬國一讓于稷禹再讓于皋繇稷禹先舉彼商與周以之更承皋繇後天我國家於茲受命非舜以孝天而曉然審靈命之陰騭非禹以享天而德譲知歷數之有歸及乎玄元開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紛運依清虛而立法天祚我李歟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之初高祖基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中育邑宮室陂池之好惟沈湎暴慢是保上帝不歆黎人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萬乘還江而南覆狩狼入邑與猗爭人黔首囂囂然方將無訴我高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静新室之亂遵唐虞之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于文祖輯五玉班瑞于諸侯類圜禋方之禮備封功晉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寛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近古已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于積德非唐求于人庶惟人懷于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内啓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駕馭英雄而爲與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脩德以降命奉命以造邦源濬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稽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皐繇玄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邁德垂裕後昆至於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

昔歲業眷宗新景命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徒明刑應其苗稼之績玄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任漢之域義寧大朝羲其牧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聲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子主鬯類大位而付子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稺菲德之能及方將運心于玄妙之場勵志于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雨曜使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繡田種嘉穀斷雕爲樸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夢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翻憑宗祐而効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横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綿慕本邦城郭歸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寖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開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由唐侯之封外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遍依于舊土靈魄無方儼來歸于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居原而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深頌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獲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皇家明刑弼教道尊老氏同玄體妙仁表四乳明靈獨照隨父託心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燭天姝作合日見夢紹祚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奮武晉陽爲夫一心元戎啓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迓帝萬國謳唐天綱恢疏王師節制威雅遠戴老生摧覆山祇引軍何龍渡帝渭危散積薛宮弛開關輔來蘇遠方咸惠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運歸鼎唐在璿璣仗入鸞闈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畧德蕩洪泐掃霆馳電燁鋤不摧鋒弩無再彊西平汧隴東取河洛杲竇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穢貊南達荊吳揭作乂梁岐底平風動神行海隅蒼生其不來庭於昭盡堂晉眾資始天命所起于胄頌美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并序

張說

客有謂臣曰聖主正新曆握乾符百僚慶歌以美時六合鼓舞以頌德先生獨寘默豈闇含翰詞林楽其爲僵僕也臣應之曰斗木不能評巨籥之量隙光未足議大明之體何者見褊而守隘也握乾符者不謂執天命歟執天命者非夫廣德休曆交相表裏說命者夫子之所罕言也焉可偏贊而捴揚符之盛哉如作者略大本舉小節不亦仲尼之門所羞稱也是以惆思乾慮久難其述客無異焉客曰請繇餘論異乎若我大唐慶始白雲道昇紫氣屬漢東失馭淮南不返高祖聖晉陽之甲戡定關西太宗因後启之師削平天下高宗收圖海外撿玉封中九域熙人重代欽澤雖爲疑竊改號神龍中興周鼎歸唐玄主祀夏中宗寶代聖緒寵國於是平王聖上起藩邸入鈞陳一麾水心羣凶咸首崇復大聖歟踐少陽受禪當宁而光大前烈垂統拜辟皇而惧寧後嗣四海有復盍之安百代無委裘之隙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寶也四星入輔五將出禦休禮樂爲國討伐仁義爲軍勢英賢集嚴而文教成干戚舞階而武功振蕃禪光于九族孝慈行於萬宇磧嶂西南渤澥東北漱皮火毳弱炎山汚熱海向風來王黑貂駿騠浮天浿絕水償連歲廧狄鳥歇無猜人之意草木無不達之氣升中于天比天同貴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政也歷試上黨黃龍飛天入清中禁白虹指日蘇汾雅寶鼎見紫氣宗㳄雲蔚非應事而呈瑞者雖多抑而不紀矣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祥也以數推氣以氣定朔以呈朔時以閏成歲考星聞而革疎度量歲差而辨訣日立大衍之紀參天渾之晷合鍾律之聲極鬼神之情是之謂聖人握符之大曆也若夫仁聖根於內菁華發於外祥兆秘於前讖諭灼於後自然之理也彼洛下閎者漢太初時一巧曆耳其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正之斯人也抑將靈才揚術預睹來聖有著舊之傳記無史策之明文然至隋之開皇及麟德聖曆三家創法一引爲循納之年代則隣近揩之圓鑒則曖昧未有如新曆之照昭者矣昔在唐虞之際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四均閒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稷以木德王故周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八百年伯益之命中天

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閒距王而
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皐繇
降德皇唐復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曆有歸
此其大較修德增祚與天無窮轉筭之徒莫能究也緯以入元三百
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
六十歲為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
舊理顓頊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斯開元
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曆興是時也土德入生數之
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伏惟聖上聰明文思道德之具也豁達大度
皇帝之體也藝總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變魏祖之才也緣情定制
五禮之本也洞音度曲六樂之宗也神於弧矢黃軒之威也聖於翰墨蒼
頡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子孫衆多周文之福也大寶以定天位大
政以布廣德大祥以合靈符大曆以啓成命德位兼才臨照如此符命
介福發彰如彼所謂廣德体曆交相表裏之効也善曆者必推來尊
以自神興王者不俟往言以表聖設衛夫堯下關之語也其不有容成
之事乎且如恃有命比於日觀是夏王之禍也賴卜年衰其德豈謂周
公之訓也故曰王者執天命在於俟天符致天符在於順天德布天德
在於得天位四者備矣然後陳其盛德告於神明措此道也胡可語正
天曆握乾符哉謏臣備學謝生玄造樂虞典之歌舜美周詩之美
文敢不數信辭薦清樂獻上客之課託衆篇之後云爾
維皇六葉於赫啓聖步王斗握金鏡地維續天柱正山川授方雷雨施
令清廟九祐堯門百慶郊禋尊祖擇昌定命德自我流藝從我修
纔易八卦龍書九疇天合玉律字吐銀鈎鳴絲鶴歸調篇篠秋愁集
賢勝殿花萼名樓神界外表事行先兆萬目朝徹千心暗曉卿雲
爛煜黃龍窈窕姑射神人冒登太山天下小飛祥定瑞均靈踏類
韡譯窮天琢維畫地櫟此金輦鑄為由辰器匪直也然探玄索秘軸止
輪運辰居星轉得一神凝吹萬情辯發斂潛合晦明幽闡陟貞朝闢
宮楓夜巻正我長曆同符大衍天地清焉日月貞焉四時行焉萬物
生焉窮神知化美功成焉金版玉牒讚述頌聲焉

上黨舊宮述聖頌 并序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義于河東撫右太行留宴上黨整兵
耀武入于太原設都建碩以崇王業南轄汾睢祈穀后土天清日朗神
歆如答三月庚午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遍觀法象遐詠德澤
大度邁之典作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劾而無方於是邠王
臣守禮寧王臣憲申王臣撝岐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內開府儀
同三司臣璟尚書臣暄臣象先臣璥御史大夫臣雍抗疏於外僉曰
陛下受天曆數稽聖典謀道貫三靈仁育萬類揚陰珍而觀日開闢
之功也實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孝也天以陛下為子人奉陛下為君萬殊
之福斯應畢臻三代之風頌聲成作今潞人懷代邸詠泗亭採聖崖
延五石游表潛龍之館勒啓聖之圖勒亦至矣陛下推而不報其何以下
塞衆望上對神休哉臣聞天之所啓人之所戴必憑睿聖玄懿之德元
命冥符之紀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博功玄者應速或階
隣以彰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
保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龍上昇隴
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宮而靈鍾韻謠言合讖臣迹引途嘉李傍
連祥著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訟先歸政移六府人重五教陶無
窮器滙有謠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圖而大舜登庸衛鈎而后
稷昌玄珪錫於夏禹赤伏歸於漢光應運協符希代稱寶未有窮祥
極瑞依儻瓌異如今之至者矣若玄覩集而不彰則神心不悅鴻業成
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棄天休而蓋聖德也臣子之罪將何辭焉願聽
潞人以揚丕烈帝曰往者中宗違代國步微艱天祚我唐大命集于睿
宗大聖真皇帝朕畏天將命不敢怠遑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
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公卿之請抑以荀從無為虛美重朕不德
也羣臣遊聖湯莫能名約乎舊史敢頌成續辭曰
帝德廣運兮聖乃神天祚聖兮唐惟舊邦其命惟新再受命兮帝
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兮黃龍書見攀天而上九五象兮帝適于野
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寢于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迹童謠木連
著立穆神異兮空鍾化穴鯿鹿赤魚何詭異兮上天無聲託類附形覺
悟人兮聖皇齊粟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皤皤潞老樂我王道愛舊宮
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拋無窮兮

龍池聖德頌 并序

張九齡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而必見意於休徵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道周萬物者其既允功濟生人者其祥大舉若古始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寥無紀書契之後炳煥可觀若乃鬼神雎盱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為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時不耕稼器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為之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為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民昏墊上堯德莫能弭厥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理其績則洛為之出書自茲已降蓋三千歲矣其間木火更王雲物告符有若雀銜鉤魚躍舟素靈出黃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慙武善未盡漢道既雜魏方亦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為興王之兆則未有天錫貞符聖受休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盛者焉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卜居之所里京師隆慶坊之地傍無寶澤中忽湓泉非常而靈波瀾流無幾而神化浸廣發祥光休氣若烟若雲所未曾有則此之出雖清可以鑒而深不見底盤亙瑰詭充滿其中時莫知其所然自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讖者之言厭勝王氣而來遊聖上䠞戲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歸淵始封也邸第在焉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其以是水命我唐國家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數有時而否至理也無代而亡罔存乎大聖之生也乘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順成功自古之眷佑之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之也如此初中宗違代后黨竊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群慝起而擅朝若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若不協則我祖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感之提劍而起雷霆一奮妖沴以清內難既夷外虞有謐推戴太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為與人更始系皇統維乾綱決絞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關與咸備舊章悉舉厥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為之一變然後反華僞於朴還澆醨於醇以大道為源以至仁為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介福故不任於刑罰亦不在於禱請大造化成玄默充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泰山起雲無遠不備雖昆蟲草木與濯翳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羊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況於衣冠華夏禮樂邦家而不形於斯須不發於淹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化非然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成乎緝熙至於太和其不允若體包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群臣曲拳盡禮極力將用者聖不當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王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承命以奉天此誠有兆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靈衹膺眾盛慶以屬之神化以發之與初相明其微乃著紛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美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乎哉至于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傍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為母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為妃苟應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為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亦卓言肇化發揮苗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祀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嗣信郡王璥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為大雖莫能名王之在鎬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敢辭頌曰

茫茫元昊載凝載淳在帝庖羲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湯武已下夫何足徵於穆巨唐乘運而起纘禹之緒系堯之紀五聖在天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明明穆穆天子之表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為靈泉泉靈有似有深無底似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洪源濬規實天所啓巍巍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行化為神池曰止曰行惟聖之作匪鑿匪窮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天根有見曾是不涸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苞如雲之族潛龍在下瞻烏在屋兆云其吉周爰咨詢既契我龜又叶我人鎬雖舊京其命惟新蜿蜒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攸視噴雲火日告帝之符其儀孔佶或潛于泉或見在田與時順動亦應于天克酬我皇無得稱焉

靈武受命宮頌 并序

楊炎

臣聞享天降命惟德也哉雖奉時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與撥亂之功君以蒼生為憂不以濡足為患以靈濟為業不以脩身為道此簡唐所以揖而不辭舜禹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躍龍之所日者尉

臣竊稱命四海蕩滅我聖皇天帝探命曆之數啟龍圖作受命之書付于我皇帝皇帝方遊崆峒以求至道於是羣公卿士貝玉琳金璽望雲丞若陽之野二進於閶闔之中臣聞在昔蚩尤連禍大亂中國神農氏兵其能勝天降玄女勅軒轅氏大定其災厥後堯有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璽大位十有九年精契者皆美德參乾坤也必開幽贊玄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覩命曆之期兆人有臨難之請陛下畏炎運而不迎秉謙元而不顧以至仁為薄以大寶為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之衆將被髮捐膺號於天而訴於帝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歟丁卯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尚書左僕射冕兵部尚書鎬國與北軍將士西土耆老萬五千人排閶以訴帝曰今朕猶究居宮闕陛下兆庶為領宗廟為墟若臣等誠懇未通是高祖不歆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迴迴變則慶雲見布澤而川池廣勤道而嘉禾生靈祇揚歸玄貺幽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終而會咸疑朕會也睿武英明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擁高宮啟金匱嗚咽拜受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尊聖父為文武太皇帝是日煙雲變作士庶踴躍黃龍見於東野紫氣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兼旬也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浹時也四方戎狄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舉胡夷平社稷之難禮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謀心以氣消天窮動罔不吉猷無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紫芝產於延英化動而功成絣熙而頌聲昔禪代者陋莫悟易姓之名語嗣守者著唐堯積善之原沃戡定者歎四紀而復夏美中興者並三六而滅新於戲神祇之所歸往品物之所法象鼓飛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讓命兮寧貞在茲都顧巷來右宮庭以垂萬古俾過山澤知風雨之興窮造化識天地之經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赫赫河圖啟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在九五惟昔陶唐克傳舜禹謨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勃惟暴惟貪天實即命人所不堪皇曰何禪于冉于三靈武之善去陽之慝兵車百萬闕闕雷震橫會九州為行為陣恃力者踣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堯崇功大禹皓皓其曳垂白而觀沛邑空歌周原巳古徘徊頌聲永介茲十

文粹卷第十九之上

文粹卷第十九之下

頌乙　廿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封禪

紀泰山銘　附玄宗御製

大唐封禪頌　張說

大唐封東嶽朝覲壇頌　蘇頲

紀泰山銘　附　玄宗御製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懵於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秉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天天符既至人望其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頂也爾雅云泰山為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惟天帝之孫羣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啟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為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萬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異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及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粤翌日禪於社首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手稽首稱千萬歲慶答歡同陳誡以德大渾叶度彝倫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以孝友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吏作樂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衆法權舊章補缺政存簡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予幼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其至乃曰會我之文武曾孫其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毖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人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

者覆無疆之言徵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內謙者天益苟如是則
軌迹易循基扌易守磨石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見心觀末而知本
銘曰
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受命奉為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
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
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
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衍我主神中宗紹運舊邦惟新
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己南面𬘡縕化醇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予小
子重基五聖匪功伐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
萬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社首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
適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儒書齷齪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
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
播告羣岳

大唐封禪頌　　張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代宗禪社首鑿石
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嚴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
其風朴略因時而欻起興運而紛落泯泯没没無聞焉爾後代聖人
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怛之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反
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
功之為也闕是義聖之典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易背道而
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
義禮智信乎順之稱聖哲通之号狂悖三者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
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
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
唐虞舜臣莫德於皋陶稷卨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叙帝王之書
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
功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禄之日促天而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
復集于皇家天之積貴唐不惟舊矣其興之也玄靈啓迪黃祇顯懷應
歸運以義舉撫東蘇以利見護也無敵真之對武也無代郊之戰高祖
創業四宗重光德有格天漏泉泰雲儒露菌春蠶茲有氣宣偏的
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庸有形而歸景響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
于茲矣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庭始
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至上
圭以步曆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
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二代之設王制也武緯
之文經之聖業也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達宏
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為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門翼乎
鴻臚之列在庭穀乎縧紛之師居鄙人和旁感神寶沓至乾符坤珍
千品萬類超圖籙諜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為心不以物瑞為意王公
卿士躍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
開歲祀圜丘日不奪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
意者喬岳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思佚蒼璧之禮夊矣焉可專讓
而廢舊勳羣臣固言勸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揭之曰欽崇天道
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
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㹅錄日兩師纖道六甲按隊八陣警
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濩燐爛飛焰揚精
原野為之震動草木為之風生厤止郡縣省謠俗問百年舉百祀興墜
典蕢闕政俽祖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緩觀千里如堵城邑連營丘陵聚
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不爲萬里之遠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
日還神華霄煥爛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代山秖祓齋宮燎灌
靜室凝神玄暇沂欵太一義夫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抱人靈
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數克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
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并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
封也累封壇於高岡築泰壇於陽趾夫其天壇三龍度陛十二成秩衆
靈列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宮懸於直壝之內千戚叙列金鉞
戮戳周位於四門之外代國重器傳代絕瑞恭之於中庭玉蓋金轂翠
冒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羲袁貂韠襄成之後諱王言客序立於
禮神之場髦頭彎牙鐵馬金鎧介冑如雲旗幟如火遠至於清禁之野
於是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將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口皇帝御六
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日觀式沉幽宿赤霄

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帝冕裘升壇奠獻侑儛叶金奏倩羽舞撞黃鍾歌大呂開閶闔與天語請將信公奉斗布度禁建皇極勤恤蒼生昭假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篚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馮焰而駕煙日禦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會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陟明之詠王澤惟新有青炎大寶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祏室迴玉鑾於上都煌煌乎眞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歡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百萬之師赳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氣韶景寒風發爲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崇壇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今千載祇未光聆絕韻咀甘實漱芳潤櫟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爲大惟皇則之幸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大唐封東嶽朝覲頌 并序　　蘇頲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昊穹之命册集臣唐皇帝受之臨位十四年考雲氏歲巡之義諷周王時邁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洛十一月景戌帳殿齋於岳趾淵默以清繹恩而照將紀功布度順斗承天精享也己丑宏觀軾區宇盛儀振閶闔高臨建鳳萬隊張皇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翕習以扶道國台二牲播后四髦士密侍信臣高位層封臺列升陛不下五十以聖言沖邈瑤牒寶書抵良之旨曰朕獲守丕業恐不克敘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朕之慶古則秘之何哉屬寒颼迅颺霧淸絲夕若掃若鋤晏然而已庚寅天官次錄王制協時嚴高祖以配之嗣高宗以陟之冕裘立珪壁序樂備徂調鍾呂倨勾於簨簴虞擊乎柷敔寶騎瑞兮物焜煌空靄可兮音容與則纖塵不動和

氣充塞日在於觀天爲之開楊日大光詔明小天下昭以執贄見之卿雲藹郁郁紛紛喜氣烟煴當芝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燔瘞蒼播而萬歲聞自下達上後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瑞兮聆聖之門至尊辛卯有事于社首以泰折如泰壇於穆我睿宗侑而作主眞獻鳴咽天子之孝也僉以金匱歸勤於祖禰石獻藏美於乾坤飛咸秩則司存癸巳載大芬合大樂三陔崛以推抗四亞鏘而韜止朝羣牧揆千官底邦賦數庭實華蟲辨等車馬來覲周人隨人二王之賓戎狄蠻貊萬里重譯必拱手著執贄奉璋顒顒昂昂靡敢怠遑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傳揚巽風作解雨施舍之蕩滌之宥法罪除頗類頤傳洋溢周浹豐霈不崇朝而遍者與此山俱疇爵而不拔胡徵而不鋪也亦既稱壽中命宗伯者爾頌焉効古之刻石臣珥筆首再拜而言曰臣聞昔在帝堯臣推叡欽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天若曰俟于臣唐易姓者李王於中華崇功者唐聖之睿德之浸也我唐祚之興昌符讖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宜高祖四宗之景烈肇開元神武之明號廣矣大矣莫有不寧罔有不俾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臣羣后抗詞曰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陛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兼三才以爲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性今三才貞萬物育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放至于刑措良有以也因斯而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之睿者君也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美者臣也有物有則我君臣保乂之原所由於前設其敍於後余往歲邦危中否天討內難陛下提三尺之劍扣閶闔蹈陳趨北軍正北辰然後翼翼乾乾尊尊親親在我烝人聖考所以付天下之公器蹈汾陽之倚屣唐雖舊邦其命維新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也我是以幸太原祭汾雎燿金甲肅邊鄙虜馬龍言而不敢南向解嚴京師獲質鼎獻宗廟成人歸而盡務東作報福京坻於是乎夏佐五時郊天以奉時夏崇九室祫祖而歆思昭格遲遲神人允釐無何藉三脊盛六穗不召斯至輝休之類如山則委島月而秘豈非享物降嘉司火也立渾同度在璿也陛下姑謂之薄臣所未諭且皆氏莊齊帝王凡八十九僅倫樊以孰若致美我高宗勤化甲子正六十齡饗歲疑故能膺期我神武推繼代奉 葉增高倪鳩歟乎中何也即先后以權踐

阻于運三宗紹復未遑厥功神聞之契不在諸子而當聖躬固不可辭者審矣帝曰俞畏德之不稱而左輔右弼雜搢紳鵷頌之倫抱鉛懷書蒸雲吐霧方集賢內殿講議前席以論之傳不云乎君子勤禮勅之至也易不云乎先王作樂崇德以動也慎矣哉禮樂之為用故執禮者具刪弊則質直之自我變樂者理去商何害謙以為臣二者給而三才之制曰可始嚴鹵簿騰七萃啓禁闈迴九重以聽乎霓篇聲之雍雍匪疾匪徐物有其容動植羽華夷觀聯閣總翔羨漫半散出成皇踰滎彼禹渭臺毗洪河遂並見吾之墟倘佯乎大舜之澤顧四瀆二濟入于兗徑九三齊喬於岱推二旬有六而頓行在莫不瞻瞻華皓知耆耄傾陽或牽以鐵或捧之觴偏僂乎康莊一以伸神武之令曰一以感乾封之舊章洒颯歸之觴舉之慈且惠而與之驩佛胥頡頏翔國鄰胥家誅四乘伎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魁然帝王者之冕車聖人之清蹕則又及信宿之應嚴巖所瞻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於三事戶二十供王祀環十里禁人樵蕪報也大禮旅之數重襄成之禄撫遺毗賜之復帝曰吁夫艱難繫王業休咎牽人事況天監之殊祥也殊典也不自滿而處肇于位朕寶臣曰乾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作朕左右丞相繫汝忠益以嘉猷補袞之闕罔或怠遑弘天封煥天章家家小丘而旋德陽大饗享群方程後代美其律膺其實墳作四而籍言七也臣頗不敏繼伯夷之直清微太史之留滯聆金奏同百獸之舞振木鐸採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

天子聖兮天孫崇登登封兮報以功受命冉惟皇代天之資人所載吉萬山嶫戈矛山沓神符山雜靈蠁山苔天與人合我銜衍兮長粹清太元冊兮太一精休光光我之慶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之我京

文粹卷第十九之下

文粹卷第二十 頌丙 雜附 撰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神武 大唐中興頌 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楊炎
大唐河西平胡頌 楊炎 平淮夷雅 附 柳宗元
時政 聖政紀頌 宋璟
豐年 德勝頌 歐陽詹
祥應 慶星居心頌 權德輿
高世 伯夷頌 韓愈

大唐中興頌 并序

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惛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袄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并序

楊炎

舜有兩階之舞周有孟津之會皇帝有岐陽之蒐德莫勤乎安國勳莫配乎立極利萬物莫近乎去暴蓋受天元符與人請命冥契相合億兆有歸以喟則感神鬼之心以征則去雲雷之難維唐七葉姦臣大盜於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雍上建都發號以朝萬國心繫天地志通幽昧渟精四達大造玄成於是東山駕海之群狼嘼驕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聖感時而赴難非神功不能當大運非玄德不能合人心故軒轅之道也伏蚩尤宗周之仁也稱雒負陛下之德大瑞於人和人和而動天天與和合氣百姓因之以獨化四夷因之以子來王師德之以貞勝意者

河洛復愁後東征之期人靈駭奔望西狩之儀天子方齋宮軫謹命金匱之
書翌日齎雄武貴大車之輸黃鉞靈鼉彤弓太阿荊莽鼓鞞之屬七閩
五猿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皇帝建白旄以指麾軍曰維
高祖歆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百有五十祀至于朕躬掇武之干戈備文
之法象敢爾逆虜敢迷天紀殄我苻黷我威靈使四海之內兵革縱
橫肝腦塗刻蒼天降鑒錫命于予俾續夏已墜之功宥不刑之族於
戲余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恃惟人心忠
義是保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櫓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
進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沉溺
爾惟巨艦夏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眾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
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爲之坱軋河嶽爲之震蕩彼狐鳴鼯齧
之徒不崇朝而聲反於語敵形歸於蹈藉者幾過半矣故鄣杜之師以
形勝漏上之兇以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陣以氣摧帝乃開天
宇迴豹尾陵縣氣鎮撫搖麾龍衮鉞玄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
漢皇建武之典雲髦玉輅山動地踴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
百靈爲衛布德澤望陵寢悲黍稷之將秀睹城闕之爲墟以雷雨洗
川澤以皇風清怨懟以大賞議勤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昏昧以
惠政康困窮請歸而奉聖皇備鵷鷺以翔前殿於是東國耆老長安士庶
排御輅入天庭動千門呼萬歲煙雲下遶林藪山迴神靈須於聖精
皇威於兩王侯慶於國父子洽於家鍾石反於懸俎豆陳於庭舞蹈躍
喜氣磅礴日非三舍天齊萬里神謀不得窮其奧天道不能復其時斯
一會之時也既復動變化竊鈍假仁義竊命閉氣聚聲耳目與神合司
契以道浸流酣全犀象之形隨珠玉之腥然後以景星燭夜甘露洗昇
閶風對天老捨鴻名以還太素乘大曆而續人紀俾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
元和感生淳古於是宰臣衆而言曰主上以神武清難至德從人宗勛絕
瑞光照萬古開闢日月于今六年百姓豈忘力於帝乎人臣豈謝生於天乎
請相與盤石於誓師之場告成於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矣稽首拜
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昏交風雨兮會泰門惟聖德兮浸海外五單于兮勇
士會俗鳥獸兮家者馬越淨山兮泛青草徵羽騎兮列天營參金戟
兮賜長纓日爲車兮雷爲鼓驅鯨鯢兮掃煙雨開明堂兮饗文祖帝
爲皇兮后爲母歌淳靈臺兮册玉府篆兮右兮駕熙古

大唐河西平胡聖德頌 并序

維唐至德二年春正月武威郡胡伯九蕃衰落內伺師旅之間外合狼豕
之兇據金城害州伯蛇變豕戰之下炎焚大澤之中二月乙丑皇帝以五命
之服詔大僕崔偁總中權專上將誓軍前之士却城下之盟又命內常侍
劉日新振鼓鐸之音讓羌戎之長林珠蜎合會于東郊曳庚午高牙大旆
鐵馬長鍛以倩笳陣以雲蛇列于四衢建頤執鼠鼓以蛮龍進于連
路趫悍獷猂虎豪猿臂北陵于土門之隊鈎車雲梯強弩堅楯齊傳于
兩塔之亭於是引熊虎之師杖龍蛇之劍矛戟四起煙塵火色金鼓一振天
地徘徊血亂玄黃蒼鶻犯屋是風雲皆入陣彼草木盡爲兵日月垂象於
窮鄉白羌赫赫臨於天外名王貴馬大王文貝牽女錦衣百金寶產萬井之資
皆委于入貢之府布于有地之官是時也千人踊萬人賀美太階之符見頌
遲伯之歌特進金城太守李萬項伯五邑長吏軍正大夫等言曰蓋
聞王命先天以奉時賢臣合統以循運瘁非乘乎帝籙不能撥亂因應
乎間氣不得盡達故大人之作必先瑞驗以推兇取景爲治國以任賢故
能爲建功磅礴乎萬之下嶽乎古之上斯軒轅得之以勝蚩尤大
夏得之以勝有扈西伯得之去殷伐世宗太宗得之奄有遺服上皇得之
克乎巨猾陛下得之弄清宇宙掃蕩氛孽芟若大唐之新命復高祖之
天下臣等恭惟六聖膺九百未五十祀周貴海寓鋪敷蘭叢丹穴之貢孤竹
之君金鼎括羽契命下建陛下建大號備隅業歸勛祖禰昭事聖皇是
必天錫忠良佐成命器二臣所以康運之統伏世宗羽之兇太康西人未來
者尚瀕篆石誌美以爲頌云
詔虎臣兮殄天狐載兵旗兮燿日月吾靈霈鏖壘兮故戎都

獻平淮西雅 并表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郎表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
懷印曳紱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
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
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
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

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
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煥盈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令由
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蜀南
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
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
尹吉甫邵穆公等庶幾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平淮
夷雅二篇

皇武　方城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于溯于淮既徒既輦環蔡其來狡衆昬囂甚毒于醒狂
奔叫呶以扞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徂汝克錫汝斧鉞
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既禡于社是
宜金節煌煌錫質彤戈犀甲熊旂戎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
餞之蠱蒙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濱
乃翼乃前孰圖厥猷其佐多賢貞死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遐昭陟降
連連我旆我旟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頷頷式
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彼昬卒狂裒兇鞫頑鋒蝟斧蟻赤子匍
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
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載闢載拔丞相是
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謹讙化爲謳吟皇曰
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
帝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暨于
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艱
頑柔惠是馴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靡靡熊熊
是式街勇韜力日思奮羆殺昬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長
戟酋矛粲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宵告以父母恩柔于
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偕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是安使我功
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爲訌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福其迓汝
陰之在陽汝之嗾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
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
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甄爾居式
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
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
有子惟我有臣曠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聖政紀頌 并序　　來鵠

穆宗皇帝臨大朝與羣臣言奏政事羣臣退而宰臣奏曰陛下問及
乎政事此三皇五帝之所頌美也陛下不問及史臣此三皇五帝之所頌
已也微美者將有乎闕也頌已者將有乎亡也以闕之而又亡之則陛下
徒有宵衣旰食之名規天儀地之績與君羣臣言後若纔然拂冠過冕
湮時銷日無得用於後譬如十夫樹揚一夫拔之無得以成其大也政事
羣臣得陛下日問之是十夫樹揚也史官執筆爲陛下日遠之是一夫
拔揚也使後之人訝聖朝宵晨虎夕閒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
社稷安危强諫之說是不亦遠史臣致不載其事如拔去其揚將弭已
之謂乎臣伏念貞觀永徽之代百官之有耳目但聽視天子而已故言事
者安論紛詞無疑猜虞勢史官執筆于階之下天子側旒于殿之上奏
者發議于廷之中是以正倚一開則臣諫前而啓之帝旒近而鎮之史筆
隨而紀之由是君臣臭闕國政之事俞機都要之言記叢發神萬編照
物僭搢于典書光於天陽至今見太宗文德若三皇五帝之所徽美
也自永徽之後宰執不正窺何是忌針棘前後阻越對敗狠噬虎貪
持喜衙內蓋以言多爲己曾不致君內往失中畏使人聽乃奏史官
與百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有闕而宰臣知之史官不得與
於闕君有咨而宰臣謀之史官不得記其事次第周行檢錄制誥與
究吏同工而已臣嘗佛往以歎豈有以一己之細一性之忌於泰縣圭景之
閒荷嗜忘須迴天遮上使聖緒神績有嘉歟善飆因得聞於千萬年
枉有謂明朝宵晨虛夕閒殿曠廷無君臣咨謀洋溢之言之社稷安危
強諫之說若今踵而承之則不唯臣有靡恥救賣之刺抑陛下雖有三

皇五帝之所徽美而若遠史臣則三皇五帝之所弭已也抑又有一夫拔揚之謂歟臣請史官執筆當君臣奏事隨日撰錄號為聖政紀臣立朝荷祿幸甚稱宗皇帝勤厲領族憮然歎曰吁朕罔敢紛名厥後乃罔知厥後然聖人存簡策者亦非以紛名也蓋存乎大國之典鴻祖之業我國有典我祖有業業在乎典典在乎史曷厥史不書是尸余于祖烈業乎典也朕纘承聖緒恭惟格思肸令厥政未嘗不離安厥酣馳荒簡逵是以毋與宰臣言如狻天下一巡省毋見宰臣退而展天下盡閒知曰圖臣蓄猶謀公無同事欲弄尾舌先衞厥宄悃斥史臣占假明后致齡搜嘉訪不存堯典之書善諷名獻莫出清廟之什史臣負我不舉其官宰輔盡忠厥聞有此由是詔史職執史筆立于廷之下錄君臣臚句之必行載剛毅進退之敢議題其篇目曰聖政紀也至上之即位二年有鄉校小臣來議居山澤間常私心重惜史臣以其史臣者是當國之鏡于億代之眉目也因竊稽宗實錄得解憤釋嫉於立史官為聖政紀者退而頌出其事以鑒今之廷列故拜獻其頌曰

三皇不書五帝不紀有聖者神風銷日已何敎何師生來死止無典無法頊肩昊比三皇寔作五帝寔紹成天造地不昏不圮言得非排文得聖齒表表如見者莫若乎史是知朴雅休結正簡斯若君誥臣箴觚編毫絡前書後經規善鑒惡國之大章如何寂略嗚呼自觀多叶永徽多俞廷日發論殿日發讜牙孽不作良日吊其除論出不盍謀行不紆搵然史臣蚩然史搢瞠瞠而視遑遑而粟趨筆當面使防納汚不拈闡習不席我愚執言直往史夫直數故得象冬的曲落落廷寒璧臏既多堯風不沷須編坦軸若出臣顯若儼見殊若衕見昊無閒殿曉廷無尸安素晏三皇不亡五帝不崩太宗得之史焉斯展暨乎後相岡身天子尊問我獨以言史不得近丘明見嫌倚相在賓秉筆如今隨班不進班退史歸惘然時依奏開莫都嘉謀園持取彼誥命祿爲闕肥惘哉時皇言必及章德室五帝道與三皇如何翊臣嘵肉嗜益莆距廢快榀衡物長控哉倚位占護陽光垣私藩己遠史康唐俾德直無訪默縮腊亡咽典禁法盡聖龍昌昌以致此史文不張後必非笑將來否我耶乎殿室扉邈朝惰廷荒不知蟊蔽文失任咩有自櫛業有永徽綱亦匿匪見亦寢匪彰賴有後臣知言不佞伊尹直心太甲須聖事皈可書史何不命乃具前欺大陳不敬曰逐史之諭請以物並且十夫樹揚天欲旒我既未牢捐出能繳帚柔以技逐史似搦紀宗憮然若攻若嘗何昔臣斯隱我祖正不傳覘問不片宿諍孰示未朝以光神政由是天呼宸服发繼奔召奎史提筆來此廷而入端耳抗目不撝不抗獬豸倒頭蟠蚪擺搖搏皆絕治當殿而立君也蓋問臣也何誠磊磊其事鍠鍠其聲大何不顯細何不明論未竟緒史已錄成錄成謂何書政紀名伊紀滿芬可昭典墳古師官鳥昔聖官雲方之我后錄里書分錄有君法書有君文君法君文在聖政紀六服無閑時廷無曠日雲取政訪儀編剋筆君勅臣勞上討下述惟勤惟明在聖政紀出至德何比于放焉如勁覘航列外吏內緒謂君有道乎臣有謨歟有道有謨在聖政紀書一體列拜向力冀戴祈福去枝絕防無礙國章可被唐文可愛善否不偷嘉論不蓋不偷不蓋在聖政紀載諒夫挖斯不朽可以總關君得是言非訕非伐實謂瞽臣陣鈍開君日月妖物霧死天文光發惟我有頌兮奚斯羅而董狐儷

德勝頌一首 并序

歐陽詹

唐貞元六年歲在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此義馬之所食也草今三分長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兹合國矣之大者於是天子齋居步地轉祈軸交糺之禱將有望于常編自春二月至于夏五月戊戌日杲杲或出雲容容或惟灼焉霖霈以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大和人神鳥獸魚鱉成若騰歡心接喜雲欣欣熙熙休氣中積彼磽礦俘耆者皆相夏磨力強者勝九陽才旱而真屐六陰作療而不勝氣積露為庚雨列景曦焉作光油油萋萋宄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倏無實可風暢日者生氣欲凝恢氣猶觀彼肆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禍排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其盡百芳蓄穎以悉昕至是土膏酣甘液宜若決渟泉如開涌煙豐本增坡芃芃縣縣無磽坰與良沃獲一十於百千曠厥雲貴新以委圓餘糧狹峙而栖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邪況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呼歙於其中乎宜其療乾元之宿疢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耶古先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附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全洽而德

尚矣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鳴啞歌聖代者動天夥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弘輒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曰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飫粱匪徒我飫粱鮮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變眚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牛厭菽匪徒牛厭菽夫豕粱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歲星居心頌 并序　　權德輿

皇上宅位六祀七政貞明於上七教敷闡於下其有不迪不吉不庭不若之徒皆薰然而和暐然而化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其色黃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頒示中外故臣得而言之以形歌頌謹案歲星五帝為蒼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天意若曰時以至仁為理霜復露萬民洽浹生類協夫五行五事之用則發於星緯形於禎應陰騭大化昭報成功玄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論聖人以日星為紀四時為柄洪範之敘皇極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人發於人格於天天人交感合若符節其年秋平河中之寇葬其遺骸復其世祀班雅右之師用弘文告用去武備此二帝三代所以成令名也於是一統類以昭德明法制以塞違萬禮百神賓懷擴俗嘉瑞美祥紛委狎至罔之而不有哲人端士連茹播職求之如已失然後端拱於穆清怡神於講冥默一代為純誠接萬靈於明庭斯又登邁遂古光昭聞見巍乎絕矣庶物之盛者也微臣頊賤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頌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闕頌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人用明德家尚孝仁人無癘疵俗以阜蕃敷祐四方發為天祥重華煌煌乃居明堂下財仁澤上為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祐命之自天無窮微臣頌歌敢備唐風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為明崒乎泰山不足以為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為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

文粹卷第二十

吳興姚　鉉　纂

吉賢宰　虞子賤碑頌　賈至
良牧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王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韋黏甫
興利　復練塘碑頌　李華
高陵令劉公遺愛碑頌　劉禹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碑頌　李翰
靈跡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碑頌　崔尚
高道　唐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陳子昂
宗理　長明燈頌　高適

虞子賤碑頌 并序　賈至

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繹復百而後遺論何先生道蘊其蘊者也先生宣慈心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躬其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衰息夷狄竊據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今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章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體元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叟而悟君賢三老而禀教然後蕆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歛吏不威而息是以仲尼措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暇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敬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挹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

鳴琴陽陽虞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康澆風化淳囂俗致至誰謂陽驕革而為勸嗜嗜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稂不莠師已却魯俗斯阜涑或刳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所往孰為來哉從昨眷許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隨悠收惠與順息人亡政弊道播神默寂寥夜川惆悵舊國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聆韻想見其人年代遐殊精誠間覯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貴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幸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藏衆壤式是南州萬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咼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褰謇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蹈對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摧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穿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精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巢山窟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諭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數堅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船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脩易其迎途遠人成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為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繫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攀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瑾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乎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頌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遂感甘棠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圖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鱉寧變蓬屋兮改蘚牆魚鱗瓦兮鳥翼

堂個日華兮飲夜光火莫燒兮風莫飈事有近兮思無疆嶇崟寶兮
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山兮貨為臺市無欺兮路無盜賊
忘家兮為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
去何早撩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并序　王維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載光格四表至于海隅日出越小大邦罷貊師長罔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我天子猶日省三接列辟日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散庶區兼乎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行乃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筆拘於守文或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為丈夫用鈎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閑閑於任數巧筭不能知壁壁於畫一善政不能下摧宿豪如薙草無撓色視大權如壓塊無懼容百司之吏總一德以成服五方之人雜異致而同理受命之始先擊巳振黠吏惡少聞風族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史以文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謦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曰者櫟陽男子閭里為豪借客報仇聚人為盜或白日手刃或黄塵袖鎚收寛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鈇下於是人入閭室若遇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頗太甚野無遺穗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咸人罔畏罪台恐寇盜乃邑別曰藍陽析離居惟爾克濟撫鎮西土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秦震雷霆之威其或宥過饑餓人救饑雖之膳國人省五馬之秣衙不獻服玩不填節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野人塵不動道饉相望不思盜以苟生咸弃欲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車南山之利司農洄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為田以便官至是悉奏罷之舟濱衛楚之守發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祖邑宰有魚珍蔬陸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疲於督役他

山遺於度材公命刮朽壞填巨石斲大木去編菅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曰減功萬藏史曰省錢億農始學耒女始安織於是鮐背黄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頗聞其行鄉黨以睦卿大夫其獨道路有禮沐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既無吠狗亦無狎人臨年餘資賓稍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肉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為外戚於帝為外弟重姻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尚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襦紈袴通籍則王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組蒙素女道難而公儀兮其若容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今德之忠得古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屈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一姓之好以正人倫傍無嬖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僚若夫皇帝訪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衣上宮所製勞勤則中使接武討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其經術為吏難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秘書也閱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寺有織滕之國公不撣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為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為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為諂存者考其事壯其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葺其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何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僛僛而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寘薪爨焰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為明神無德而祿稱亦覆餗自擇巳來人賓兒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驕必以敬也神既靡答人將安仰若崇亭午而雨則樹其鷲為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焚天錄地靈衣且為爆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噫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免於阽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以予卑於舊吏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為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

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侍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貞盅以幹會
章不爆在割能斷情僞萬端吾道一貫帝選賢尹無以易張
金印紫綬京兆之章俾我鳴玉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
而愛人立誠㬥強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人遂觀東后我教
我訓我鎮我守芒芒三秦則罔餬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王曰外
弟視人不恌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賜衣而朝俾人華骨致
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統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曰詢于師保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威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爲急也即日命王人遠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略觀察等使既踰月而遠届于洪洪之耆老嫠婦商賈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奔毗于野于塵咸曰寧取我家而毀之寧取我廬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哀慕之罔極曰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盡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鐸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縣令鄭賁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耆舊許瑜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允於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弗與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爲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爲啓之具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職其俸錢稍食月幾七萬貫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習覩而封己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曰某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瘁人之生苟鞭笞析揚之無度使卑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衰使其貪不下戕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相背而無傷夫然嗤嗤之衆成行華之恩淳矣三之曰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蕢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懽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歲吏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帶財數百萬貫于節鎮而含稅之徒不如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僭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瘠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懽惟懽公速遷其餘昫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頌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礪俗懟窮蚩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澈易州長史祖選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致有間之者死路虎尾把龍鱗公密言其戎狄狺狠不可啟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賊之閒而能效保元吉衛于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豪舒潤三州而及此皆張黃門庭珪致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大之建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于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土廉實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復命朱轓王節兮向蕃禺彼願遄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 并序　　李華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流下而導之故曰九川滌源因地匯而潴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汩五行而殛羽山臺駘宣大澤而封汾川供範首之春

秋栽之地有廣狹事無今古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鱉蜃之生厭飫江淮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爲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者以得之老幼怨痛沈聲無告永泰元年王師大翦西戎西戎旣駭吳生人䚄息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拜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爲潤州聲如飈馳先詔而至吏人畏伏男女相賀即日上無貪刻下無冤情公妻知截湖閭壞吳甚螟蝥臨事風生指期以復羣謗雷動山鎮恬然中明獨裁丈之以程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韋公元甫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興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叔父公乃中戒縣吏率徒闢之人不俟召呼抃從役畚鍤蓋野浹皐成堤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爲八十里像月之規傳金之固水復其所如蘇喂射洶洶隱地雷開泉中先程三日耆海之彌望灝灝如吞吐日月沈沈如韞蓄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者鼓舞憂者泰於是疏爲斗門旣殺其溢又支其澤沃堉均品河渠通流商悅負販人勇輸賦遐邇受利豈惟此州每歲漕發陽二氣相薄大雨時行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雩稼蒙其渥時南拓國彭城公劉尚書晏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税聞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襃異焉彭城公宣命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明人心上感天降嘉澤如有神祇昭協斂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謙惡宥過惠人察奸純釣精堅百鍊不耗伐冰之貴降從士禮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宜其享福也吏人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珵宣公之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瓌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曰允爲澤允悅也木歸於澤而澤悅於人百年湮塞而公啓之巨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無災若不傷而刻之則天命不揚於厥後彼之人無以循負也華當學古見訪爲頌曰

惟江浩兮視宜冥鳥閑魚樂菱芡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淤淀爲溝清艤者飫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禮榮畫然眺嘻復故明追琢刻頌揚英聲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并序

劉禹錫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族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俠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于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揚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釃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泄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顓之公取全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浮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旣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以破理訴者復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瘭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奏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鼛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眞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僞耳即入言上前尹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脈宣氣蒿荒漚冒迎耜釋怨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秩之期

投鍤前定殼直六巳事君率其寮躬勞倈之烝徒讙呼舉撥而舞歲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摑新犯豪卒執旗爲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涂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撤者纍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某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擢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胸懷播爲聲詩今采其首而變其詞志于右文曰

噫涇水之逶迤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鋤上游兮乾我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畎流行龍虵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永信詞兮昭懿蹟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 并序

李翰

禹平九土溝洫之功大棄粒烝人稼穡之務重自古有國家未嘗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生殖禍難足以定內哭未有易此而能理者自羯戎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之以飢饉重之以札死者曝露亡者惰遊編版之戶三耗其二歸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人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農桑者七十萬家今乃以一夫家食一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此聖上所以旰食宵興求古今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廣德初乃命相國元公已其謀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事擇封內閑田荒壞人所不耕者爲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爲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爲之都知有治即邑爲之官府官府既建吏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上下相維如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此其所以爲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之其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簡稼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爲詳可以非其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公王國大賢憂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三屯嘉禾爲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爲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德知稼穡勤儉之事敏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公畫爲封疆屬於海濬其畎澮達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頒其法也冬耕春種夏耘秋穫朝巡夕課日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勖之合耦助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功事達之于上上制祿食復之于下敘其勞也至若義感於內誠動於中徇國忘家推人猶己野次露宿箪食瓢飲盡四體之勤趨一時之役大寒栗烈而猶執鼛鼓盛暑赫曦而不停車蓋如登高去梯與之死生投醪均味忘其飢渴然後知仁義之政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贊皇爲郡無凶年自朱公爲屯無下歲元年冬收入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厥庸授廷尉評公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集于高豐屯廩盡大穰之徵也屯官某乙等聚而稱曰初公爲屯人有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擾今溝封大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斂此德加於人也古者智效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詠之手之足之況朱公之績如此其大者乎遂相與斲琬琰表阡陌南陽太守豈專刻石之功桐鄉嗇夫將遺大農之位其辭曰

茫茫九區陽九罹災丘荒札瘥田卒汙萊天步未移連師滿野不

耕不穫仰食于下歟歟遺人鍋口饋軍帝曰予憂憂在其屯且戰
且耕古之善經辟師肅祇天命是韙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
莽畫爲封疆朱公蒞之展器授方田事既飭黎人則康我屯之務如
雲漠漠夫位綦布溝封綢錯朱公履之勸拊撫循根芟不生稹稑
不作歲登億計征賦稅薄息我蒸人遂其耕鑿我屯之庾如京如坻
嘉量是登方舟是維贊皇獻之達于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威畎
距于溝溝達于川故道既堙變將爲田朱公濬之孰用以先浩浩
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船旱則溉之水則泄焉曰雨曰
霽以溝爲天俾我公私永無飢年公田翼翼私田薿薿不侵其
畔不犯其穡我倉既盈爾庾是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
務不干其時我無爾棊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
位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率之我有銜功朱公序之起於田中印
綬纍纍何以況之福祿如茨何以久之刻篆于碑

唐天台山新桐柏觀之頌 并序　　崔尚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眞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
乎玄道無不在夫如是亦奚必是桐柏耶非桐柏耶因斯而以則
無是是無非非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
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中右弼王子晉之所
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眞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柏焉
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僊公始居此地而後有
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歷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
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丕
烈保綏我國家之永祉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
背陰嚮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步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
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横之上雙峯如闕中天豁開
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飛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
石梁輦屏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也僊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清
猨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邑南走雲嶠間起剡川北通煙岑
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摠括
奧秘鬱爲秀絕包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與僊宅

僊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有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
靄其上三井投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夜出者三書之者記
祥也然后爲虛室以鑒戶起層臺而異土經之殖殖成之翼翼
綴日月以爲光籠雲霞以爲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眞侶好道是
遊斯息微我鍊師孰能興之鍊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曰天台白
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後祖晟仕隋爲親侍大都督
父仁最唐興爲朝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虖靈
之地生此仙才以爲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也擊鐘陳鼎者味
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業學神僊之事料籙教戒博綜無所
遺窮其奧希微妙詣可識無思無爲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
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夫其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墨
之工文章之美皆忘其所能也鍊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
之明齋心虛求將循國政保保然不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
以道理國協帝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逍遙而
遊聞鍊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鍊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
以遊心爲室以善救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登仙格迹在
人寰奧不可測已夫道生乎無名行乎有情分而作三才播而作
萬物故爲天下母備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爲天下貴況絕學無憂
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茲有爲
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
至於無爲玄門既崇不名甄功朝請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
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
駕琴欽宗等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須後代何觀乃
相與立石紀頌以峩至道之光其辭曰
邈彼天台嵯峨崔嵬下臨滄海還望蓬萊漫若天合呀如地
開煙雲路通眞仙時來顧我鍊師于彼瓊臺鍊師鍊師道入
玄微翕日安坐凌雲月欲飛興廢靈觀練師攸贊道無不爲美
哉輪奐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唐故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碑頌 并序　　陳子昂

尊師業尚沖密勤於幽深理心事天所保唯齋絕聖棄智不耀

其光故眞感冥期珍圖祕學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乃崇標曠迹遐情遠意志摩青雲達視紫闥高宗每降鑾輦親詣精廬尊師身不下堂援手而已每歎曰大丈夫業於道不能拔身霄漢滅景雲林而疲痾此山以煩世主吾之過乎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天皇敦篤斯道祈欲遮留躊躇山隅絕策未往既而金革有命鑾轝遺區於戲昔姑射有神人堯輕天下崆峒有至道軒屈順風玄眞高蹤萬古同德何其盛哉尊師有弟子十人並仙階之秀然鸞姿鳳骨眇愛雲松者唯頴川韓法昭河內司馬子微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太清之業遺下仙之儔谷汲芝耕服勤於我蓋歷歲紀也始尊師受籙於茅山昇玄王君王君受道於華陽隱居陶公陶公至子微二百歲矣而玄標仙骨雅似華陽夫偕眞躡冥錄景遊化者其心必有類乎昭等永惟尊師靈迹洞業高深邈古而棄世往矣其甚之何乃勒石幽山勒頌玄德其辭曰

觀元化兮求古之列仙得瑤圖與金鼎信元符之自然神與道而惟一天與人兮相連苟精守以專密必駕景而凌煙昇在不死兮羨門子黃宮度世兮吾體玄體玄之至德兮洵淑美沖心養和寶元始初學茅山齊江水乃入華陽洞天裏道遠眞人兮昇玄子授以寶書青台言今守崧山玉女峯雲棲窮林今五紀聖人以萬機爲貴而我以天下爲累聖人以大寶爲尊而我以天下爲煩是以冥居於巖嶸寄遺迹於軒轄有唐高宗兮天子之光好道樂仙兮思彼雲鄉千旌萬騎兮翠鳳皇遨遊汝海兮箕山陽朝拜白茅夕紫房齋心絜意緬相望祈問玉眞及玉皇何以得之受天昌黃庭中人在子身窈窈冥冥精甚具去汝驕氣與淫神勤能思之道相親遂解形而遺世乘白雲而上賓弟子不知其所往乃刻石以思眞

長明燈頌并序　　高邁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燭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燃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尊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昊昊則仄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自積苦爲海舉足見關積邪爲山舉手見礙爭不髣髴之或髣髴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爲長歎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燃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經藏院且夫蘭炷熱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燄龍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者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爽心眼自相照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開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可思量耶我長明燈實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追賦事未才斯文一朝深自疾朦朧而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空則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文粹卷第二十一

祠祀 旌儒廟頌 吳興姚鉉 纂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陝州鐵牛頌 並賈至

監牧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張說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郄昂

旌儒廟頌 賈至

觀象考曆本乎元辨方正位稽乎叡體元御極莫先乎教教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撤者蘊集磨至然後罪九族之異論九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寃骸積於坑谷流血深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考圖驗記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頹壍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喪痛死千載遊魂無依乃詔有司是作新廟旌帑有數以時饗祀因祀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銷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遏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尊芟羣雄如薙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己自專乾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虞盛美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鉗衆口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燔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之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緜上之田則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之塚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敷揚大教廟食衆賢上以輿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災之眚建一祀而三德具焉臣不敢默獻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作訓六經爲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載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秦反道背德荼擾黔首師心徇惑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茫九原驪山之北坎窞猶存草樹無顏秋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魂帝在華清登高訪古眷然頹壍悲涼榛莽上感亡秦覆車遺武下哀羣哲饗祀無主爰降嘉詔肇葺清祠饋之牲牢奠爵以時幽幽廟門肅肅靈儀冥冥求食長無飢餒而輿自漢初迄于隋閏亦有令主尊儒尚訓闕典因循崇斯文莫振昭昭神理長懷幽憤我后濬哲聰明文思數弘大教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富壽無期小臣作頌敢繼刪詩

陝州鐵牛頌 并序

乾象元地勢坤稽其祥觀察就見元善利物純陰而不仁坤順爲牛或剛克以殊用彼見於陝郛者其陰隲歟其剛克歟寓精堅強壯對鎮因內習坎窞外形㡿睨居于道周敦兮若樸謂爲首匪如山之狀端用角匪如栗之象曾睨古史罔得其由深不可識孰知其故吾將本自然歸神功豈謀人力役鬼偏哉東臨周畿西鎮虢略載厚地而莫從拒長河而不崩向使非神或微禹之力則城復隍矣人其魚乎乃詢耆耋聽輿誦僉曰此之鎮其日國父人由是恃傍由是生貴貴欲掘地及源以觀其徵在徒執用大錢手拉撞索林頌四進雲鋪尋下體之極達純陰之精其於退諸臬而入于穴俾圜木靡拉聯繩絕縛既致乃窮其見如初五丁力拔而不及方升鎖曳而莫可虎無所措其爪猛焉能噬兵無所容其刃投豈嗟虛歟鑠行人無往往下當函關之路望若隨仙術排林之墟時得瑞歟若以匹敵亢於其倫則長蛇遠關風而周巨龍負蓬萊而抃可明徵矣且察內以外觀遠以近在端欽而末固末可量也亦何知不磅礴數州之閒日用有迷其力象夫能利於物帝之金擇善而爲臣之忠是以我國家咸秩無文發天使以祀我明牧謀始有作招墨客以頌頌者誦也容也誦今德昭聲容其猶如清風敢刊之貞石頌曰

杳冥精兮混茫氣凝爲伏牛載厚地巨靈西掌屹鼎賈長河東流

泙沸渭堅立不動神之至曾城固護人大庇德合無疆其可旣皆人無述今之是志

少華山佑順侯碑頌 并序

房鄴

上嗣位九年以宗室弄兵皇居失守大駕東狩至于華嶽明年同華連帥大傅許公罷藩邸兵復諸子位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中外咸若又明年宮闈復號乘輿反正封少華佑順侯出不廷也始者内兵搆起右輔搔然蹔蹕難追宗社不復扶持闕輔徒爲扃鐍抗表奉迎莫迴天睠公躬馳單騎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傾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嚮之召君之虞華當關右不遠王畿未審巡狩之名免負出君之恥可以爲百辟會朝之地諸侯輸貢之府也雖不廣足以助供億兵則非衆足以備扞禦時也請論確然宸心不返宣問往復至于再三嘉讀不聽忠言不納大事將去羣心恂然關内諸侯惟公獨任非神啓聖不能釋明主之疑非神祐忠不能兆純臣之節旣而上察公之志不可奪也諒公之言必可復也由是天迴日轉龍起雲從乃睠是邦因駐清蹕上復文泰之道下無疑間之憂内難旣夷外兵以息皇嗣之不正者濱于五紀今則因公以正之坤儀之不定者殆乎百稔今則因公以定之君臣以協父子以親夫婦以倫有國之大本也公一舉而得之此筆舌所能論哉成以公仗順討逆神貴佑之佑順之封非神莫尸書史來往敢以告是命下客書石志之鄴耳目爭功綠綱且美援簡執筆略無愧辭姑錄許公貞順之誠少華保佑之實以明報神以勸事君至於極天鎮地之崇國經邦之力降神生賢之運儒峯靈掌之奇嶽有諸封國有常祀今茲紀述故不復云頌曰

惟華之始因山以紀蓮峯東秀終南西峙少華居中不封不紀歲在景辰暴兵中起天子震驚六飛塵旅次豈無近藩諸侯莫至惟我許公聞風奮臂一騎迎鑾六龍迴轡行朝有所行廟有位宗祧以歸兵戎以弭爰立母后始正皇嗣乃君乃臣乃父乃子家國大倫禮無違事社旣啓侯封亦明祀金天之毗佑順之美乃刻貞珉永諧俘史

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之碑 并序

張說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爲一廄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廄成校五良一駑是以謂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駑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之謂大備秦并一海内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富文景餘局之積雄衞霍張皇之勢窮兵塞上廄馬有四十萬匹及東漢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建武帝時矢後魏胡馬入洛蹴蹋千里軍陣之容雖壯和鑾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僅得牝牡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弈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于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匹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幅員千里猶爲隘狹更析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狄外攻或師圉内寇垂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太半所存蓋寡焉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木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心膂善畜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内外閑廄使焉郡開府霍國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治水之謨四七與漢森經星之列清明虛受公忠含冰鑑寡謀先覺慮出著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殫之力而玄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甚三寵冠羣辟之鍾鼓第賓京邑之山林又馬蕃錫於晉侯御衣分於韓信庶羨如王則降黎形管與子垂堂則抱拜朱第聖人之見也必猶爾爲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處其身則立無跛正也視而還端也聽無聲欲也言無遠嗔也内有憂未嘗不感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卑附求之務使之積善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庭令遠行於垌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對御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貴於故實者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將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焚原燎牧除蓐疊廏時其事也累泉美薦疥除棧凡翹足而陸
交頸相靡宣其性也攻駒教駣講馭藏僕剔之羈之策之競
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八柴哉笑節樂如舞之心自生不竭其才故闘
抵騺受竊嚕詭銜之態不作爾乃舉其神異則望騶驗騰負衆
黃鼓白來儀外廏至仗内櫪朝刷閬風夕跣天泉聖皇一馭長壽萬
年列其種類則有駃騠騕褭小領遠志曰龍曰駼曰戎曰騠若其
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騂紫驕皇騅駓騂騮騶駿駁騎
駱騶騏眞家奇駁尺狼尾魚目宗廟齊豪戎事齊力田獵特
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初有牛三
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乃亦二十八
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羣牧既陳羽衛咸備大駕百里
煙塵一色其外又有閑人萬夫蔽馬千隊晉尚珠貌毛不雜羣行
如動地止若屯雲百蠻震聾四方抃躍威懷勿兹壯觀雄霸迴衛
歸至朝廷宴樂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
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
有因其上其狀帝用嘉焉賽公口無代辭氣無得色朝廷歸之
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右衛郎將南使梁守忠忠武將軍行左
羽林中郎將西使馮嘉秦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古左驍衛中郎將
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兼武縣男東宮監牧
車衛都使判官果毅齊琛摠監串瑱及五使長户三萬一千人僉
曰自開府莅我十三年矣畜有蕃息人無乏匱克張帝心莫匪嘉
績且如停西南兩使六頃人夫其收穀計八十萬石以息人約費
其政一也納長户隱田税二萬五千石以給私肥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
支乳酪馬錢九千三百貫以室除止歲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
千斤以收絹緡工其政四也蒔尚麥苜蓿一千九百頃以茭藁御冬
其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奏置本收分其利不喪正錢二
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賈死畜貯絹八萬往緣道市鞍
韉千口以出滯足人其政七也五使長户數盈三萬報土田給食糧不
外資以勸農卻輸其政八也敢問君牧之事曷能加於此乎然則
論伐討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人下以賞忠臣受任之

盡節末以貞官局屬承風之成事爭以示後代照前之令聞是四烈者
不可廢也既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詠瓌奇篆刻金石泰汧昉
眇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試從此而觀彼夫何
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孝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羣羣澨汧渭兮垣隴阪飛黃
皁兮昆蹄蒐山崆峒兮水鳴咽泉噴玉兮草汗血聚如花兮散如
雲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鑾發兮文
物備維皇帝之七德𢓋戎馬兮威萬國彩髦翻兮金介胄有霍公
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駕兮伏黃屋太僕驂兮展轉儀舞月
駟兮蹀重錦神偶儻兮態揮奇騏驎溢野兮牛羊日多子孫榮
位兮思寵如何頌皇靈兮篆石鼓萬斯年兮羣王府

岐邠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并序　郜昂

垂象者玄上昭乎天廏天駟體玄者聖下列乎廋人校人驊稱其
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若乾道爲良坤元利牝
駒從渥水驗發中廬屈産貴其能鳴雁門多其美秦㫖止宗生異
北族施汧西而巳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繼其
前後許衛詳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寗戚其脣齒麻朝誉
其頰脫女厲辨其目睛昔軒轅得之過崆峒遇滿得之遊崑崙
周王得之平東都漢帝得之定西秦我高祖得之四巳至我開元
得之五輅備致闘毛蟲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
其紀周制廏馬始頒廏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皇吞并寓
内六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將佳兵崇飾戰馬至四十萬匹
是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動勞疲死轉數不足衛我有唐之新
造國也於赤岸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傳隴右馴字
之四十年間孳孳娩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園師敗官馬之數
驟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
今之盈縮亦不甚遠上藉藉之明年命我邠公典斯馬政公齊其飲
食視其良駑庶易舜涼綱悉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之德爰錫
土田日禪著養之功且堪宰相乃召公入掌三事外司百揆調能鼎
實緝熙帝載夷吾理於高傒登卑諶暢於伊尹帝曰若予邠之

後亮采惠疇僉曰元祐帝曰俞咨祐汝作小司空兼攻牧圉李公言成允令孚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夏載習載步雅之秣之疏穢鎮浮受副聽訟匪燒匪馴斯馬斯材荷天之寵未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昂勗壽安尉賀蘭衡華陰主簿常巽並心懸規爵家韞賜書投刃靡非全瘢機立斷侶呂門之駿乘行冀壓偃諸子況之能官坐登鄉相有原逕浦非大而何雅所謂愷悌君子千祿愷悌信宜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幽土曉寒寧州壞甘涇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之郊接非子犬丘之野度其四塝分署八坊其五在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圭之甘露第二劉義尸之南普閏第三田尚董之北普閏第四邵業監之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曾散領之安定第八李仙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或果毅昭戎射馭不違始終惟一支命朝散大夫都苑總監韋績懋以林之韋公敢行利物克壯遠猷悉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廄躬親百爲攻特執駒禁原驅蠻撫誅瘞馬尉慰蔫邑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罰以防其慢立封津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告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善而佳辰敕而瓔纏除而茲蔚而蕃皆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玄黃抱公絕私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懷下如此欲辭福祿得乎人從話言馬賴調豢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星尊祖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勞乘也冬祭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出入俏其肥贏一其種性殊其早歷旌別淑慝無相棄倫試言夫名且曰獻狀其名則汗血山子桃駼綠耳金喙騰黃騶吾吉光蒲梢啓服野糜娥鹿白蟻騅斯飛鴻毋兒遺風騼燕茲白鐵騅項王之騅特圭之騧桁氏之騋晉侯之駁魏公絕影唐陵騧騅劉之的顱呂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戎七尺之騋六尺之驕三尺之果下文臂花肩陰唇白顛握腕作處昆蹄素騂緺州如練紫目如電有騅有駿有驌有驌驦騠騵騜騽亦分散如摛錦聚若屯雲若逝審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膺爲宜桀肘爲咸腸幹爲莽方背爲閣光水火又明城郭又張逆驛鄭嗟踆趯蹋顧陛巘歘草降阿飲沱騤而翔駁而走如龍如鬼或寢或吼鬣至特立仰嘶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如此何憂乎

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直尹承頓兼諸寮吏及四郡齊人八坊長戶固雜然相與謀曰天子聿育我邪公覆露我李公司牧我韋公燠休我君臣同德其利博哉若不毛舉數事指救大較雖肆圉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坊也其舊制褊狹多歷年所棟折榱摧隤牆填塹甘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土良蔫美不迨苑中今茲數公得請于帝有詔令新保樂從甘露所云棚皆許用正錢今則重抽掌閑供飼國馬數內商擢納其資課迴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哥以納肘埤國其利一也甲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盈春草牙長便停豢放牧逕川原計一歲減菽粟四千石其秆三萬圍後來年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三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稅其生芻天旋洛師乃藏厥嘉貫歲中收斛二萬五千石薪蒸倍之以安畦畫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須靄絆俞剔驕鞾春芊油藥灌刷之物又鞭鞣餘之器比年皆勞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自廄瘏滯以承勞人多罹憂今則推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六千五百三十石升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以程頻激情其利四也內廄馬毋年有瘠者病者老者疲者擇其不任者以㳙諸坊則必餒之丈之行之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腯而後入之以內廄起廢其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正攻焉何獨師古始爲成憲則知從邪公之教可以卑從李公之法可以經從三判官之幹蠱可以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芸窗可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之里克賦在坰之頌燕公箋象瞻牧之作吾從二吏臣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玉兮德至山陵澤馬于㞦兮屢惟休衛君命臣力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識草繚垣墉兮積芻豪天馬來兮從東道羣紫驚兮騈綠蛇骨象奇兮歸帝家毛御風兮蹄踐雲鼻龠雲兮低噴沙既伯既禱兮無災害有駿有宮兮貞沛艾縞身朱鬣兮又白顛服影長鳴兮響造天今安匹兮龍爲友吾君馭兮壽千年

文粹卷第二十下

吳興姚　鉉　纂

帝王　唐武宗皇帝眞容贊　李德裕

勳臣　凌煙閣二十二勳臣贊　呂溫　三賢贊　司空圖

寫眞　自題寫眞贊　裴度　張荊州畫贊　呂溫

畫贊　右丞徐公寫眞贊　獨孤及

唐武宗皇帝眞容贊并序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螽螟歳息胡蓬達孛為休氣驅戎狄為懾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寶代馬阻弄兵陸梁韋顧旣伐反沙自縛武功旣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蘊蓄於圖諜矣皇上以為大禹敘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繢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宜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抱一玄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為是矣豈睹夫係風之言哥彼淖冰之術從偓佺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經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鼠視於清鏡五彩旣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籍近玄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以黃能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鳳表頎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續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晬清日華明潤非可圖也無髣髴焉乘臣奉詔敢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爟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漠朔无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俊生臺閣太岳效河汾沈機先物雄斷辯紛克定羣慝弃全大勳八表旣寧萬機益勤受命承續其帝天眞峨閶仙峯峻極秋旻蓬瀛白日光昭清泉雲月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細縕為龍為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孕虞祟武親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大階旣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持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劑日新

凌煙閣勳臣贊二十二首并序　呂溫

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軋坤軸攄乾樞蕩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蓋勳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榮乎羣臣命戶曹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摛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勳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王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聖若唐莒公劉渝公之倫採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己任諫若不及蹇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謨言也虞英永與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堯夔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赫緝之休此則周公之戸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敵行海内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猷朗識並運惟幄神發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志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劍為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樸樕孫枝黼黻異制偉諸古烈罔有懸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遺退者全來者達拴而斂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以覊縻之致天穎鋒鎖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而乘力屢賢大信而舉情為高祖乘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務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昔陸機表宏為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煙而須聲不作其不揣陋劣有斐然之志斸盡所蓄各為贊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韻末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勳跋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武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故以河間元王為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　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邁駿有聲為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猖狂我伐用張時為哲王武有烈光為爪牙肺腸經略八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平蕭銑輔公祏使文兌

帝天下化家爲邦用竭爾力寵璘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黙
柔嘉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奭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門平宜
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
杖策千里來謁帝閽蜿蜿梁公實謀實聽寶光寶融羽義翼忠
若鸞若鴻大風動地偃服從容靜運胸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
屯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
羅遺賢推轂群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
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家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叔
郃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政開居台輔惢然自處亦莫敢余侮高
朗令終嗚呼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萊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爲大國楨乘時恢能唐室大開故
人相攜(公與房梁公同有尹尉之奇也)直上太階更爲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賛育
萬物王度是欽如王如金德音愔愔萬有千古未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道風雲時得霸王器一
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書事李密 隱太子)沈乎變通龍戰
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職其鯁則直諤諤巖巖危言正色保太宗
德終遂替否日月不蝕對漢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
禮與樂崇德合道豐俗人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
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志臣飾聖唐
爲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祜爲天下母有子而賢爲唐
宜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覯丕顯趙公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寶有大
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奪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羣孽亂制事戡
神器鴻業尉壓公揭大義一臣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
聖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輩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
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毀月禍起中宮
公將正之以王帝躬(公以武氏事力諫)力屈群邪誣阻天聰黜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與莒公王佐之材閒
運未開登潛龍邑代萬姓請命與天爲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
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簣載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
其神莒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崐崘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赦然手擘太華決
流東注功並造化粤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將往拯溺于四方
亦既戴旆亦既秉鉞強兇當路(王威高君雅)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
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延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
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灼灼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熾帝如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
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
者則犍壯士不死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
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飈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雪
廊鼓如歲遠若荊江喚若江湖奔若劍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
書混同氣祲消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智長驅
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是瞻鐵山嶢嶢

李英公勣

橫流其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霸與漢漢王
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蟲東據河洛封豕來濟同惡
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
蛇于穴群穢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命甲同光告成于
王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獫狁雷鼓躬擐
頭戟須搏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庭天子親
征其鋒雖其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解鞍投戈
袞服委佗華髮皤皤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惣帝元戎震廣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啓行萬里乘氣一鼓翦擇富霆旆卷風雨先驅咸陽鎖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攡兵柄薄伐獫狁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歸義始忠率元勳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秦山未明雷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爲丹霞昔我太宗實傑潛屯帝出于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實耀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殳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秉精殫思假道書圖驅馳百代出入三古聞義貴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陽碩之倫閱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於廓辟雍辟雍洸洸天子所臨或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濊貊羌蘇咸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佯佯聲教無遠不自日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鬱開古始揚蕩澆季實我羣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沈鬱未宣氣衝斗間俤非其人（初事宋金剛）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致武德之屯手拔禍根掃除家昏捧出日月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保地高堂頤性保命屏月降歆霜露靜奏清商商爲臣亂事君鄂公之志也仁（自朝後不交人事常餌雲母）（金奏清商樂以自奉）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廈樂就新棟路車玄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君薛內亂蕭宋公獨竟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贈至大不容隙壓雲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絕倫爲唐貞臣

張鄖公公謹

有倬鄖公侁侁而貞侁侁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龜以疑以蓍爲先知是筮是咨鄖公毅然排闥折蓍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鄖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身天慟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曠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流冰未泮亡家狥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覩闕伏忠被擒萬國瞻漢帝曰兩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宜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仁厚人倫肅肅雍雍是王者臣慶由歸妹光延天配（文德皇后之舅也）婚姻之中雲龍階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其撥亂弼文開泰邊彼庸蜀壽鍾澆季文翁之化若掃于地申公汲汲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觀教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至今不隊圖名登元勳理冠羣吏全材大器於鑠威懿

房鄭公開山

溫溫房公初若儒夫銅印試吏泉衣爲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逢眞宰參造化鎮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龍行佐帝光宅遠展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illegible]）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蛟龍轉山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逆冰裂翕如鷙鷙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爲福（與桑翁公會于丸山）攀龍上天纘翻鴻翼積
風乃舒栢栢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貔虎頓伏戲倒鼎皮鯨鯢
踣踣見危而進當死不辭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襄公志玄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撫劍駕氣騰風躡雲積
忠累仁光有厥勳建旄北伐細柳有屯風謠霜凝嚴扃達晨天子之
使駐軍軍門（軍之霸軍乃外壁門以表不動將使）安衆衰威此眞將軍侁侁栢栢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豹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傍昏故
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高祖同學有舊）引
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爲君臣弁弁煌煌爲龍爲光元戎
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思斯勤斯兩不可忘

三賢贊 并序　司空圖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
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有謨膚厥後果然宜
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誅厥羣雄君勞臣揚炭夷
阻闕百千年社稷

自題寫眞贊　裴度

爾才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張荆州畫贊 并序　呂温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
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寖廣君子小人摩肩于朝
直聲遂寝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爲身社稷自任
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
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歷天却明爲分虎而冠之不敢
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丼啓幽薊
之偶俾姦臣乘釁以逞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護我公泉寰宇侯
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爲老南國於戲功
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
久慣荒政蟲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棄之
舉爲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
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
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咈上欲
日與逸黨抗行于戈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其氣欻爆
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
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芽沉落光爓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嘗
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覩而感
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抜異天骨峻擢彼
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丕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
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鯨初脫漱海以化羊角中矯
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爲臣尚爾夙夜

向書右丞徐公寫眞圖贊 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請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
靡盬館于孫與前向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以
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
毫髦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聲踧揖讓俯僂拜謁不知
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于後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貫以神遇居然成象皛若披霧
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林白鶴不犯
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文粹第二十三

孝子　二孝贊　李華
古賢　四皓贊　梁肅　南山四皓畫圖贊　韋渠牟
四皓後贊　李華　四公子贊　潘存實
名臣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　李白
佛像　三如來贊　梁肅　西方淨土變相贊　李白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張說　誌公畫贊　李白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釋皎然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能秀二祖贊　誌公贊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李居士贊　李白
圖畫　龍馬圖贊　柳宗元　錫虎畫贊　白居易
繡屏贊　白居易　畫鵰贊　白居易
怪松圖贊　陸龜蒙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鷹鶻　雙白鷹贊　蘇頲
射獵　裴旻將軍射虎圖贊　李翰
樂器　霹靂琴贊　柳宗元　琴贊　李白
橋梁　蒲津橋贊　張說

二孝贊 并序

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庭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寝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鄰人助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冢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十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侯垢積首草生髮間毋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與鄰擁墳推膺舒氣叫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燗心朽皮枯節瘁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既不忍毀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誅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可非人子哉霸嗚呼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喜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遇軾隅川寄聲二孝同爲贊一章敢旌善人以附博史其文曰

歐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北自天命降咸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反智詭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繫道德之元純至哉侯氏創鉅病劇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蒜果爲奠茅蒲爲荐其奉也勤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柘庭既夕松路未晨寇戎接境豺狼成群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迥徹蒼旻風雨漂搖支體皸皴色慘哀甚聲酸棘薪苴斬三年爾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冬十二月河冰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并序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涸秦癈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鴻飛于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惠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僂僂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爛爲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朵朵紫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炳心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懸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南山四皓畫圖贊 并序

韋渠牟

故人清河房茂長刺商山成簡靜之化曰隱居之類也畫茲圖以貺予緬乎沉吟想似之不足故爲文以歎之詞曰

燦燦煌煌爲珪爲璋歟光乎不燿之光幽幽深深爲山爲林歟繫乎不繫之心是知乎虛室生白玄門不關流水去住清風往還豈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閑者哉問之謂何聲諾蒻藹本不干我豈云其池熙熙忻忻與時爲奮庸復避秦惟茲四人于德之鄰不孤其

身手硎之穎不迷其律繪事既素孰知其故想像儀形今茲丹青暐
曄紫芝深谷逶迤俛仰今古空林往時鳳凰且無德鸞皆有群出處語
默商山白雲

四皓後贊　李華

時阨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潜飛漢以承興皇王道衰主弱
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厖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羣
嫡心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商山白雲千里

四公子贊并序　蕭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聞者孰不慕之有未達則歎不曰
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殁千載之間豈無貴於四君者豈無富於
四君者而然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沽名爾三千之人何爲哉悲
夫人之貴也爲身四君之貴也爲人富貴皆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
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未見其及也贊曰
四人爲身萬二千人爲耳目四人爲梁萬二千人爲棟桷有危可平有死
可生豈彼威愚寔是推義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自是宴不
睦夫父不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懿哉眼目不覩此

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并序　李翰

謂曰王氏之先蓋出於有周自后稷公劉迨乎大王王季以至文武成康
累聖重光以成王業故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不及靈王厥後
雖衰而天命未改有太子晉者登仙于伊洛之間其後代子孫遂稱爲
王氏考其綿系不亦遠乎既而嬴氏運窮戚因蜂起有錯爲魏將翦爲
秦將咸以武功明扶霸業宏謀遠略二國賴焉自秦至漢有吉有駿爲
漢代名賢自漢至晉有覽有祥爲晉室公輔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祥爲
別駕虔有佩刀工者相之以爲三公之器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
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不獲而後受之祥在魏爲司空大
將封睢陵侯晉武帝踐祚拜太保爵爲公年八十餘賜几杖不朝爲
國元老祥臨薨以佩刀授其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拜光祿大
夫封即丘子門施行馬覽生撫軍長史裁裁生丞相始興文獻公導
匡輔中興再造都建業元帝倚以爲蕭何之任而王氏盛於江左矣其
緒也則悅恰珣珉以弘雅清亮重於時其傍枝也則渾戎衍經以曠達
爽俎高於物若乃器宇崇邈風鑒昭朗則宋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特進豫寧文侯其人也忠肅恭懿宜慈惠和則宋侍中金
紫光祿大夫開府豫寧忠敬侯其人也開物成務緯地經天則齊中書
監尚書令太尉南昌文獻公其人也廉正謹絜恬虛簡澹則梁侍中金
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南昌安侯其人也美幹英姿通機敏藝則梁侍
中金紫光祿大夫五兵尚書南昌章侯其人也博學高才鴻筆麗藻
則周內史太子太保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司徒石泉康公其
人也有典有則如珪如璋則隋安都郡太守石泉侯其人也道韻清穆
德徽光劭則太子舍人制王府司馬皇朝贈魏州刺史其人也其餘
枝分葉散岳峙川流孝範忠規仁聲義烈女嬪帝子男尚王姬公侯
保輔之尊令僕卿尹之貴紐龜鳴玉紫蓋朱軒赫奕蟬聯繽紛奄藹
市朝屢改而無替冠冕遞遷而不易衣冠禮樂百代傳之而比肩人物
風流四海望之而延頸豈不美哉雖復晉三桓之子孫鄭七穆之宗族
晉之欒范齊之國高張氏之七葉貂蟬楊家之四世台袞石奮石慶恭
脩重規胡質胡威清廉盡執父子儒學桓榮與桓郁相承兄弟文章
陸機與陸雲屬舉未足以并我家範麗我門譜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盛德必有百世之祀者也善乎郭景純之言維水絕王氏滅此非其
效歟石泉公承積德之基挺睿和之氣髫齔之歲便能竭力以事親其
性純篤孝由而至精神朗悟特異常童好學讀書略無懈倦常研味
經史雖寢食有所不遑暨及成童已爲博達朋侶推薦未弱冠而就列焉
歷仕州郡咸以材能稱績既以賢良文學舉又以風行公方進遂乃昇
臺府拜卿僕三與名教一佐神州始學之今得而行之以明察御燕豪
以惠和撫孤弱以讜諤成公務以清白杜私求珠玉非所寶脂膏不
能潤故能所廣者紀不令而行千里應其言百姓歸其德所謂愷悌
君子人之父母者也及其翔鳳池執蟠劍出納王命弼諧帝猷理在將
順怡然而奉盲事當進色侃然而犯鱗常欲興禮制樂簡刑寬政獎
儒術抑吏道正風俗厚人倫乃蘧瑗之忠誠史魚之端操王典公輔之不
欲季文子之無私羊興祖之本推葛祖公孫弘之食推粟飯陳寵之奏
業成則孔光之溫樹不言我之行事立名殆出於數公之右矣由是特
爲上所親倚常以忠賢許之其好古博雅述作無倦遊心於千載之表

騁思於九流之域雖堆案盈机積訟充庭仟簡懷鉛晷刻無怠所往之
職由中及外或考其事或相厥土博採前志旁求故實輒加撰録無或
闕遺至以祖德家聲前言往行追述編紀勳成部帙有忠孝之道焉有
禮義之規焉有經邦之則焉有正家之訓焉固可以詒厥孫謀播乎長
世者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詩曰瑟兮僩兮
赫兮烜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人所不能忘也又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若石
泉公者可謂備君子之德矣其爲聖朝輔佐受天之禄也宜哉贊曰
仙緒山嶺靈派流注積德累仁生賢清神孝以事親忠以爲臣履道
正身秉國之鈞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三如來畫像贊 并序　梁肅

法王之身有三曰法曰報曰應報身從無邊功德生應身依無邊衆生
生法身從如如無有生分別說三其極一貫原夫大道之體離一切相是
其本也積大德施大惠合大道成大身是其報也出入十界隨所利見
如水月鏡是其應也自因至果故不得不有其報爲一切病故不得不
行其應應亦名也報亦名也名乎哉其實相也演乎經云觀身實相觀
佛亦然嘗試思之以爲衆生蓋反佛者也是三相在佛爲三德在凡爲
三障一者生死生死即空寂空寂即法身也二者煩惱煩惱即智慧智
慧即報身也三者結業結業即解脫解脫即應身也三德成於悟三
障成於迷迷而不復也遂自絕於佛乘哀哉予嘗齋心命工列素作繪
聖德之形容可舉目而見見而後思思而後知至知至之路蓋由是矣
瞻仰之不足遂爲之贊庶觀者有以知如來不在心外不可以有無心取
大哉法體體如虛空不始不終不垢不淨不邊不中是謂涅槃是謂法
身者佛性海是无上正眞

右贊毗盧遮那佛

妙哉報體體法而大由淸淨功德色無礙德色無礙成實智智照圓
法界盡未來際

右贊盧舍那佛

神哉化功萬化无方休有烈光以百億色身播百億國土爲羣顯實或
顯或語示我寂滅雙林之下

右贊釋迦牟尼佛

三聖一身本无有異恒沙諸佛其道一致衆生唯妄百妄斯至懸象
著明用鑒心地

右總贊

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贊 并序　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没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
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眉間白毫向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淸白
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
網周張車渠瑠璃爲樓殿之飾玻瓈馬腦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
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馮翊郡太夫人奉爲亡夫湖州
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伉儷義太希拔
於幽塗父子恩深用薰脩於景福誓捨珍物求名工圖金創瑞繪
銀設像八功德水波動靑蓮之池七寶香花光映黃金之地淸風所播
如生五音百千妙樂咸疑動作若已發願及未發願若已當生及未當
生精念七日必生其國功德罔極酌而難名贊曰
向西日沒處遙瞻大悲顔目淨碧海水身光紫金山勤念必往生是故
稱極樂珠網珍寶樹天花散香閣圖畫了在眼願託彼道場以此功
德海冥祐爲舟梁八十一劫罪如風掃輕霜誦觀無量壽長拔玉毫光

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 并序　張說

法池西二歸院二法堂藍田寺長老切上禪師所造也禪師俗姓彭名知
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
旨善王書指鍾王品格其點畫死秀真迹必見如折稿荷磨文石劒
理瀟灑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陸沈開勝遠近慕焉
及晚年專意於禪頌生平翰業脫若塵塵矣常歎曰帝王父母許我
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創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階祐
七祖將與一切歲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
未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舜弟仁琬弟子
沙門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寔有力焉而作贊曰

三歸堂贊

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眞道當從信根入是佛無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

善法堂贊

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眞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誌公畫贊　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去什無所

六贊　釋皎然

達磨和尚法門義贊

我師西來傳乎眞款大輪當路小乘亡轍冥冥世人初見日月攉跡有歸光雲不滅

天台和尚法門義贊

我立三觀即假而眞如何果外強欲明因萬象之性空江月輪以此江月還名法身

能秀二祖贊

二公之心如月如日四方無雲當空而出三乘同軌萬法斯一南北分宗工言之失

誌公贊

大動之地我安其中萬景無象靈鶴在空出生死泥隨物有終務形駭俗借續開蒙常攜刀尺猜意誰通

唐大通和尚法門義贊

觀淨之筌㸃言不住四色蓮花白光爲喻應知離相或未圓通吾師惠心雲開天空

唐鶴林和尚法門義贊

眞見之體知而不知性猶無主禪何有支我本圓寂湛而不移聿來化人慈力所爲

李居士　李白

至人之心如鏡中影揮斥萬變動不離靜彼質我斤揮風是騁了物無二皆爲匠郢吾族賢老名喧宜其貌圖粉繢生爲垢塵從白得衰與天爲鄰儼然不語長存此身

龍馬圖贊 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于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髮環目肉騣馬之靈怪有是邪居帝閑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亂帝西幸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偃尾黃騣跡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世尨道悖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驚泳旋淪兮潛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崇爾羣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階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騶虞畫贊 并序　白居易

騶虞仁瑞之獸也其所感所食既五形狀質文孫氏瑞應圖具載其事元和元年夏有以騶虞圖贈予者予愛其外猛而威內仁而信又嗟曠代不覩引筆讚之詞曰

孟山有獸仁心毛質不踐生芻不食生物有道則見非時不出三季已還退藏於密我聞其名徵之於書不識其形得之於圖白質黑文猊首虎軀是耶非耶孰知之乎已矣夫已矣夫前不見其往者後不見其來者于嗟乎騶虞

貘屏贊 并序　白居易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云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㮹鉄

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貓無乃餓而鳴呼匪貓之悲惟時之悲

畫鵰贊 并序　白居易

壽安令白旻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鵰貺予予愛之因題贊云

鷙鳥之英黑鵰丁丁鉤啄八爪劍插六翮想入心匠寫從筆精不卵不鷇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戛然欲鳴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窅冥但獲天機則與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研工覈能較真鬬巧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怪松圖贊 并序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于巖穴之內輪囷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磊砢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壓轢者則碨然其牙伏死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鬭乘陽之威悲己之軋拔而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坌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蚤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烝沉酣日進其道權猾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嗷拏發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為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贊之贊曰

松生薩隘巖獄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為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吞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自為怪魁是以贊之

金鄉薛少府廳畫鶴贊　李白

高堂閑軒兮雖聽訟而不擾圖蓬山之奇禽想瀛洲之縹緲紫頂煙絕丹眸星皎昂然佇眙霍若驚矯形留座隅勢出天表謂長鳴於風宵終寂立於霜曉凝翫益古俯察逾妍舞疑傾市聽似聞絃儻感至精以神變或可弄影以浮煙

雙白鷹贊 并序　蘇頲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自肅愼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絲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飈逝覩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眄餘雄當落鷙之賞哉仇鶚之薛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祗膺睿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芡後宮撤鷹鷂前殿焚珠玉與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卻馬豈務於馳騁獵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群執羽灑血乃強不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入貢懷其來也三年重譯累加其至也故仁為之心有仁則勇威為之力有威則重況此鳥猛過於衆重倍於凡禮於君則勤忠祭於祖則立節壯其體則用武絆其翼則戒夫後寵能而服之鶵也能果榮而戴之嬋也能絜翅乎職命司寇師惟尚父聞箴刺士數擇善為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之足云此謂備於圖而傲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諫峭勁而横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絲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徇鷹隼之殺者勇銳光壯截海而至乘風戴揚翠以紅點丈其綵章下平必中惟吏之良

裴旻將軍射虎圖贊 并序　李翰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榮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罷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狐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昭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著射之大端若殺人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羿弓鳥下於禾稼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馬陷衝鬭擒轅軺而百萬回聞驅索馳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懾東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獸猶食焉過甚於戎寇群老憂而請焉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鋋曰賈予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然虓烈烈然雕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亢而公馳單騎彎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轂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紫之電四中皆沒羽隹必應弦毛紛血灑腕

洞心穿或吐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却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精專於
中志正於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群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
聲雷視消而不揚猛摧於柔衆挾於獨其爲易也若獵狐兔戮鶬鵠
雖有矯牙利群亦垂頭搦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竄匿
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扃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苦長咸不
敢南牧顧虎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剛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
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
非爲侔矣鄭公既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偉彼山戎噬我封略有群者虎載肆騰搏鳥逃獸駭慄慄若崩厥角將軍
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御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
力果而取震懾慴羆虎反如鼠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
電激中口穿胸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藉
據轍遁吐揮箠逆擊闔目沈冥甚精辨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
爲騰塞草皆赤下莊伎閱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爲所挽將軍神勇
冠世超昔號猿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群虎既夷狄人來降
收闕罷扃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霹靂琴贊 并序　柳宗元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
龍伏其窾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
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
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于火爲異是琴也既良而
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今作贊辭識其
超之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之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
爲之贊者柳子

琴贊　李白

嶧陽孤桐石耸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爲綠綺徽聲粲發秋
風入松萬古奇絕

蒲津橋贊　張說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
居其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之要衝河
東之輻湊必由是也其舊制橫緪百丈連艦千艘辮竹以維之繫木圍
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冱初解流澌崢嶸塞川而下如礮
如臼如堆如阜或縱或掍或磨或切緪斷航破無歲不有雖殘渭南之
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罄不供費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爲常矣開
元十有二載皇帝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于下通其
變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其始而可久紓
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於是大匠蕆事百工獻藝賦晉
國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鍊是烹亦錯亦鍛結
而爲連鎖鎔而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潬鎖以持航牛以繫纜
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閒畫其鷁首必使奔澌不突積凌不隘
新法既成永代作則原夫天意有四一曰爲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
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財心平則應諸百
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又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
故天將儲其福地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乾翼翼觀其
而無窮詠功而無匹

文粹卷第二十四

表奏書疏甲 總二十五首

吳興姚鉉纂

尊號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賀冊尊號表 韓愈
肆赦 爲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求事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叙事 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進渾儀表 張說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爲幷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郊祭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樂化 請行禮樂化導三事表 呂溫
削爵 爲蕭暐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李嶠
抑外戚 請抑損外戚權寵幷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請上尊號表 韓愈

臣某等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二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書之文慕先王之道粗有知識昔由上恩天子登位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伏爲之業消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厭於野坐收異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地獨天區界越海外開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修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但感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絶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昔去藪澤隨所顧指應時清寧是天下之眾寡釋四海之愛結左右前後皆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推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堯元誅九嬰以定下上血兵刻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元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已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膺尋常之號以循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鬱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搢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者且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須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賀冊尊號表

臣某言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闔輔百姓耆耋等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殊常以昭示於來哉陳請懇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今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天人合慶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之謂元發而中節之謂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道濟天下之謂應道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割宿寇盡禽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弗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父之儀復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闕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負飛揚有永弃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鼙夷縱觀茹痛銜哀且愧且恥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爲桂州王珙中丞賀赦表 令狐楚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龐鴻大號慶忻際天接地孰不慶幸臣某中謝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禰也郊社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蕢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已降金鏤玉帛備其儀儀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望神仙漢之郊丘也禳除災害雖無文而成然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于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順昊天之成命得黎人之懽心九載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土迎長日咸池屢奏太蔟合歌萬國盛儀周旋之位百神知饗饗之節雲散而柴燎高達風清而萬籟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至懿之不昧臣當時集軍將官吏僧道百姓等于衙宣示詔惟天之恩莫遺於微細如日之輝不隔於幽遠頑嚚知感鬼神懷柔何者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

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沒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皆許以親覽彌綸罣網屏在遠方者又務之近郊儲來歲之新租昭其儉也弃比年之逋債弘諸仁也念勳臣而樹勳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者知慙賜贏老有粟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幽室盡曉枯條徧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風雲行而龍鳥飛舞率土臣妾不勝大慶況臣蒙被恩澤獲齒生類會守遠郡阻覲盛禮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抃躍之至謹遣奏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惠懸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欲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替奏道竝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訓詰未審宸旨以爲如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懷血誠復願披瀝頻煩瀆冒昧不勝惶懼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雖曉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爲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爲泰乾上坤下乃爲否其稱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誡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宜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違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取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揭塵以類影響不差故不則而象之畏之乎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遷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是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驗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瀛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諫以危亡爲慮風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延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賓接侍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毋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恤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懲忿從欲達觸類滋長

尚恐過言譔舉既往難追每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
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
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内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
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
是則人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初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
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無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
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
前哲之耿光滯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
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
危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奬俗一靡非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閒皆
變律亂朝忠義不違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闢懷納忠克己從諫
尊月舊老廣採群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服不敢干公議朝倩道泰垂
三十年謂化已成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後心一萌邪
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擅利者則曰
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藹衆有讜言切議者
謂之誹謗遂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成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爲
奉職法吏以識言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權門以多賂爲閣望外
寵持竊國之勢内寵擅迴天之任禍機熾然伏戎滋甚舉天下如居積
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庭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
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
之從欲斁縱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
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侗啓城府推心與人豁
披智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充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纘守恭
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羅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
寛大務因循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時亦宣諭德令
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弘諒諫雖未從且
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邁蒔
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剛平而在躬以明威
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俊桐太深遠者擁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
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

諫吏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
問羣臣蹈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閒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
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
以言爲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
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
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
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諳蔽於偏信慶美因
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夏勤失人萌乎安忕今陛下將欲
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
寳致亂之所以然今者遭幸之所因則何以孚聖懷揚令問新遠邇
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頃以
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帶所見不揆愚誠報款
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爲陳正卿進續尚書表　蕭穎士

臣某言林某介眇幼而強學竊聞諸大易之説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乎變者立德以貞其象成其化者立言以贊
其功故太極列三階五緯於上聖人著三墳五典於下至哉文乎天人合
應名數指歸之大統也今之言文字者始於太昊徵訓典者本於唐堯
振頹綱者歎若漢朝興盛言者莫如聖代是則太昊啟之聿彰之唐
堯祖之虞舜述之漢高作之光武維之祖宗開之陛下固之臣愚以爲太
昊至於我高祖太宗聿韡至於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稱廣運者
四代纘成功者四君咸宣昭布睿典光熙德政矣則伏羲創文黃帝
立史官太古淳與權輿朴略至陶唐氏而後大備故孔子美之曰堯之爲
君也煥乎其有文章由是叙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
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已後德弗及舜仲尼雖
具其書不爲典言未能察變成化比唐虞之際也何則夏之興也征辜
殊於至理殷之興也鄭德乖於雅樂周之興也謂武微於盡善其不爲
帝典宜矣洎夫横亂以旣立暴秦剗亂墳籍蟄北庶王者之風殄

矣生人之道窮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帝道復興於漢家數百年間而憲章具舉夫其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咎繇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續后夔之樂臣竊觀三代之作貽範垂訓體國經人雖載祀延長德澤深遠皆因循故迹弗易其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未有鍾七雄交戰之末纘六籍焚如之後帝典缺而更張淳風醨而再洽若大漢者也且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放弒其君矣諸呂之亂代邸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華戎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有漢之美固可以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繼曹馬已還曾何足擬四分五裂朝成暮敗其間雖晉平吳蜀隋舉陳國混并未幾危亡薦及法令不足以禁齊人聲明不足以垂後裔其於帝道昧矣又況乎南遷淮海北起獯戎者耶茲又二朝之不若也臣聞乾道運行否終則泰上帝有以輔文明之哲后表光宅之休期必將乘喪亂之極繼驅馳之運故有周之末禮樂崩壞連橫合從俱非正朔則秦氏略定而漢代以興在晉之亡寓縣崩析南吳北虜各擅名號隋氏削平而聖朝以此行天意一也不然何秦隋二葉而亡也如彼唐漢一家之盛也若此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恩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積河清海晏之瑞舞七旬而殊俗格歌六律乃薰風至故以鸞子姒而絕景摽嫣郊而高羲矣又何東晉後魏梁陳周齊之足道哉故宜命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貽爾周之遺制矣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子之罪也臣實愚淺竊不自揆敢緣聖朝稽古之道陛下文思之德耕牧餘暇翻覆舊書討尋載籍于茲一紀今謹上續尚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舜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列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也臣聞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舉其大略前書之說備矣孔聖沒而微言絕暴秦興而挾書罪雖戰國遺策舊章殿亂於縱橫漢臣著記新體互附於表志其道未者其文雜其才淺者其意煩豈聖人存易簡之旨盡其文表之義也昔文宜修五帝之書究三王之季臣性非天縱學異人師臯生何幸親逢聖代此皆文武聖皇之遺旨臣愚曷足以知之何者臣嘗伏讀貞觀實錄昔太宗聽政之暇觀覽尚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帝唐虞亦思公等齊肩稷契又曰今數百年外讀我國史豈獨窺兩漢哉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伏惟陛下玄德昭升至仁廣被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有勵精一心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樸愚臣猶述太宗之旨伏惟陛下之詔固宜取類於三代之間也勒成帝典不亦宜乎陛下睿思雄飛宸章閑發質文一變風雅大興臣聞水之細者江海假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陛下必謂臣所著小有可觀賜以召見闕庭一垂試問臣採摭之外亦以學文縱不能光揚盛美猶庶乎細水短材之益則聖人之含容大矣微臣之誠願畢矣

進渾儀表　　張說

臣聞迎日授時莫先於曆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曆成歲立象考天紹唐堯欽若之典循虞舜璿璣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院先奉勅造游儀以測上曜盈縮去年六月造畢進奏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勅令左衛率府長史梁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旁有張衡陸績王蕃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象天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帀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帀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釐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陰陽不能進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秘運探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懇非所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功迥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　高適

臣某言符瑞之興實由王政歌詩之作本自國風伏見壯陽盛某毋瑯琊王氏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騖玄關旁通天地之心預紀休徵之盛去景龍二載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一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誡其子曰吾歿之後爾密記之當逢大道之朝必遇非常之主則眞圖之製便可上言君親之義不違犬馬之誠斯在臣早識其子常與臣言星霜屢移書奏仍闕以歲月滋久旨趣幽微俛吟耳目之前倏忽禎祥之後伏惟皇帝陛下乘道御極乃聖興化叅日月之並明一乾坤而同德拂荒萬里爭歆淳和之風臣妾四夷盡歸仁壽之域今陛下務於道道可盡乎法於天天寶長久是知與道齊運比天同休無疆之徵乃在茲矣則天授之矣其可替乎章句粲然所謂沒而不朽者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昔漢幸甘泉且昧神君之語周窮轍跡徒稱王母之謠豈若迴出名言高懸[illegible]像應皇王之丕命運宮商於景福且夫靈芝嘉禾以草木之瑞尚有頌聲方之眞圖彼未爲得特望編之史策列在樂章則陛下先於天而天驗於人也臣才術陵劣識乏淹條曾微涓塵以答萬一栖馳北極無切千年之隱遇奉南山願效封人之祝云云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翰

臣聞聖主襃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輪車或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徼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心腹反覆累十萬之師弃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却賊乃繞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推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啖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群臣遂贈揚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咎繇之典容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爲國之體錄用弃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錄瑕弃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老材休息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激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鄗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纔接而城陷此不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恃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矣臣又聞罰不及嗣賞延于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亞夫雖受一官不免飢寒之患江淮既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爲厲遊魂爲變有所歸往則不爲災巡既身首支離將士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

城北擇一高原招寬葬送迴并將士大作一墓而葬使九泉之寬猶思效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旣感幽明且無寃厲亦國家志過旌善垂誡百世之義也臣少與迴遊迴之平生臣所知悉今迴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今名是其榮禄若不時紀録日月寖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迴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恩之德洽于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録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丘壑骨而不朽臣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爲并州長史張仁亶進九鼎銘表　吳少微

臣聞鼎者夏后氏作𦍩牧貢金遠方圖物備諸山澤以禦魑魅厥後昬德昏亂鼎遷于商夏之寶也祀不足徵殷既有之又患失之周德休明神寶不墜百代可竊伏惟陛下光大而當之若乃崇貴之器金玉之鼎銘首山發雖上列太廟序明堂克明無窮命以奉上帝非愚臣所敢議臣聞禮之興也始諸飲食故先王之制曰舉九鼎蓋爲饗樂淳熙隆鍇膏餌御九州之美順四時之和臣所以征繕北金敢貢新鼎夫有器必有名臣竊見九州同適述九號夫永昌天中所以基皇周也長安及岐所以紀靈瑞也武興建都所以光帝闕也禮曰觀禪云云所以美升中也少陽載青所以負儲德也東原歷平所以廣封植也江都淮海所以肆朝宗也江陵作鎮所以制荊蠻也成都奧區所以遏珍貢也夫此九者誠不足揄衍鴻休昭振方統庶覩者美其所稱知有由作微臣朽老不達有甝歌頌塵之八命之寵首負中軍之重任匪躬敢獻伏表流汗其九鼎銘謹敢列上謹遣某官某奉鼎以聞臣某云云

論郊祭合設皇地祇表　賈曾

臣謹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合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于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圜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圜壇天地位其上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圜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曰孔子云兆圜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正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圜丘義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祭遠祖子虞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荅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科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宜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忝禮職今忝詞曹正議是司敢不陳上儻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也

請行禮樂化道十二事表　裴耀卿

三者禮樂化道也州牧縣宰所守皆宜揚禮樂與書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朴上奉君親下安鄉族若皆風和波洽自然化理清平由此言之不在刑法聖朝制禮作樂雖行之自久而外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鄉飲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有貢舉之日略用其儀閭里之間未通其事臣在州日率當州所管縣一兩鄉百姓勸導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群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知人心有感不可盡誣但臣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樂久備和聲伏望今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又以州縣之學太學以勸人祿在其中聞於國學也今計天下州縣所置學生不減五六萬人及諸色并國子每年薦舉擢第過百人已上雖有司明試務在擇才而學校衰微居然可驗州縣補學生之日皆不

願為遠郡選鄉貢之時多有不願來集恐成頹弊不可因循伏望詳擇其宜微加勸革

為劉暉等論武氏宜削去王爵表　　岑羲

臣暉等言臣聞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歸乎有德皇極者域中之大寶必順乎天命歷考前古詳觀帝業皆不竝興莫不更王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氏作何則帝王之曆數必應乎五行木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天地之運也必合乎四時春往則夏來暑退則寒襲則知五行之數帝王不可違違之則宗社不安生人不理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自有隋失御海內崩離天曆之重歸于唐室萬方樂業荷撥亂之功三聖重光布生成之德可謂有功於四海有德於蒸人自弘道遘疾生靈降禍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則天皇帝臨御帝圖明目達聰躬親庶績則有讒邪凶孽誣惑叡聽害宗枝誅夷殆盡英才俊賢咸百不存一餘類在者投竄荒裔酷虐人神感傷天地忠臣義士實所痛心自天授之際僭稱改革武家子姪咸樹封建十餘年間實亦榮極時唐室藩屛豈得並封故知事有昇降時使然也今則天皇帝厭倦萬務神器大寶重歸陛下百姓謳歌欣復唐業上至卿士下及蒼生黃髮之年重見之華莫不歡欣舞抃如見父母豈不以唐家恩德感幽祇之心陛下仁明順天下之望今皇業重聖祚中興神祇之道有助於先德矣黎人之誠無負於陛下矣臣又聞之業不兩盛事不兩大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前聖之格言先哲之明識自皇明反正天命惟新武家諸王封建依舊生者既加茅土死者仍追賦邑萬姓失望卿士寒心何則開闢已來罕有斯理帝王之道實無此法陛下縱欲開恩以行私惠豈可違五行運曆乎乖四時寒暑乎又海內衆情朝廷竊議謂武氏諸王身計亦危適將有損何處之未得其所居之寵實恐不安陛下雖欲寵之翻乃陷之不遵古典故也且唐曆有歸恩命已去爵位重則難保祿薄則易全又則天皇帝親政之時武氏諸王亦分外職今並居京輦宜小降舊封天下之心竊將不可陛下縱欲敦崇外戚曲流恩私豈奈宗廟社稷之計何奈鄉士黎人之議何伏願陛下為社稷之遠圖割私情之小愛內崇經邦之要外順遐邇之心豈不固宗社之本允人靈之願則陛下鴻業之業貫三光而洞九泉親親之義上有倫而下有序臣等特承榮寵恩竭丹赤既為唐臣實為唐計伏乞聖慈俯垂矜納焉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武平一

臣平一言臣緣情起居注太史監奏今年有謀臣伏見從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為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曆鴻業憂責畏上玄故皇天不言以災責譴誡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馳驅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洽外家位以寵崇榮因恩假臣忝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勝瑤篆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煇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姻臣未見識謀深遠慮顯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釁逾擢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理星律有輪環之次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孝和王宅多難先聖考遺從權時居實曆臣昔房州寺地惟宗子爵列扞城寵禍祿蹤封屢至星紀今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固虛遜永滿盈庇影椒房之末陪覲規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恩寵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榮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恆極以此感陰氣憯陽並文告變且頃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摧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閻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貴無噍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宜遵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閒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彤睦來後葉臣愚以招黯罰待舉昔壤聖心不棄窮稷備官吏冊袞緒莫申餘陰無毀精魂屢竭昭怡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黃殆伏乞假名外郡遂私庭異存誠效少訓觀冒臣瞻光視陽豈復支文蝕國災告誠兼宗國併損殘骸退深荒越

文粹卷第二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政事　諫太宗不許難臣密上言書并答詔 劉洎
論時政書 柳澤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儒學　敦本書 元稹
崇儒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請韓文公配饗食書 皮日休
論貢士 舒元輿

諫太宗不許難臣密上言書 并答詔　劉洎

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賢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若乃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詞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令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玆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玆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緗圖淡焉怡目固萬壽於南嶽齊百姓於東戶則皇恩斯畢天下幸甚

答詔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論時政書　柳澤

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施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於已危拯黎庶於將溺今尨眉鮐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儉法明德與萬邦偕樂室家胥慶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爲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姦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獄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寵祿之過罪之衛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伏願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儻有逆于耳說于心者無逆之以罰姑容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諱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者雖急之以賞當求諸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於德必責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獻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讜於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驕奢淫佚所自邪也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穆王有命曰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匡其不逮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啓至於賓友必准妙擇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優遊之樂餘風或扇夫小人弄臣易合於意苟可從淫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僻玆爲奢忌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置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役術或飛鷹奔犬盤遊藪澤此甚爲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誡頃者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

太極宮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謨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禮節通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欲初鑒誡之義其則不遠使覩過務善居寵思危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其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怨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鑒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思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諫矣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位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保其位也今雖億兆人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尚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之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則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崇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陰陽恒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論教本書　元稹

某年日月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冑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冑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遊禮樂詩書為之翫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佞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恣窺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為之者有以辨也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鹿馬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

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幾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illegible]黨獄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立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紕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焉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疏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衞之一詞而令臣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已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措紳恥之夫以廷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良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爲之師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君上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其講侍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欲又安能傳成道德而保養其弱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允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禁聲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賢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紛同師長同衛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衞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頓謹言

請修太學書

李觀

草萊賤臣某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爲道也廓惟大哉實所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親親而尊尊誠宜成物崇嚴日致肅祗工度木不侵于榱桷崩朝命官取偶乎師氏當然後乃可以陳四代之禮與無窮之風闡素王之堂則青衿之篇人懋廉隅俗捐諍端天下之仁人相則正爲是以德由此澤敎由此深若水之潤下澤涌植物利不浩哉今觀斯壞甚不然乎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盛侔於古近季稍難寢用耗息陛下君臨宿數尚在執事之臣顧爲不急升當學之徒罔敢上達積微成憊超歷紀賤臣極言誠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國子大學四門書律算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備與今有弁本之議君羣生有將壓之虞至有博士助教鋤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頹嵲磊砢屬聯終朝之雨流潦行潦然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寂寞攸處賈遷而陛下不以聞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陵谷至燓其爲不利也豈不畏哉且昔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教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皐衡宣皇猷寶曰四三六五之君子開無足以聞之然事不爲加理人不爲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安寵之崖闕無以悟玄機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傲執柄之臣深惟無後但勞心於無窮全身於因循是了不如長國之術在乎養士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學廢則士亡士亡則國虛國虛則下危下危則禮義銷禮義銷則狂可女嫉聖賊可亥德遠迩不知其終今觀執事之臣之心必以修太學爲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士者爲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費爲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爲害也誠所謂溺之細穿石綆之細斷餘斯言損益有漸非

聰喆靡非察也今乃不明斠於儒書欲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倣業於絶風而望海内俊傑翕然踵武於黌塾之庭不知其可也謹按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以其有庇民之原祚國之仁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帝重聖道之無以增濟發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遘時醇亂萌故用敎於人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以存濟元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高入聖幽而不紹風聲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猶易制陛下之民猾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戎建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愼乎昔春秋書大室壞傳曰書不恭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詞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中之兵守塞下之壘彈壓姉之機惡農夫之儲豈期惡民而賊物哉社稷之謀也假一旦農夫死蟲婦病兵譬充郊粟帛不輸陛下此時其暇念學乎則禮義之心不素著於人亦難以復天下之舒矣且四方之學是太學之枝葉天子之敎是諸侯之本未有本之顚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亡而諸侯之與夫爲國者亦猶治一身京師人之心四方人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除體平則四支之患不除可無今不書神於心體而爲患害於四支時變於外氣虛於中則焉不起之人矣伏惟陛下文示施張之會觀損益之圖識興用之府集有裕之原廢闕循而百度明庠序昌而百行榮經邦於悠久熙載於登閎顧夫周營靈臺魯修泮宮於陛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速令職司不至於不可恃天下幸甚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脩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脩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煨燼明備其所由者脩廢官立大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逮乎仲靈之世遂使扶持元稱匠飭頹俗傳委裝以終大漢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塑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偶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政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群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顚流乎足猶草木之豐澤衛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内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于下下無怏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敎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摭于其時謂王者宜以陶冶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滯道濟于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與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窮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莫能周未施於人而人哉未施衰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原於是絶而莫嗣獨有楚風原頌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弄泊秦婦然三代播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亂于相語唔咿相授以及漢興雅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備而比興未喻時楊雄司馬相如由是選而觀望將迎退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章有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罪歸盛時因以眞累啟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甚衰盛衰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退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當則戮惧快其習懷嘆嗟其禍千代莫遏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敎未隆於時風雅未治於下敎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治則言多缺故聞者卒得而倡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嗣興未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爲條飾當勤道充所紏駁及陛下又登禮樂究發揚反伏寢心議議猶天地相宜濡風昌言與日月横驚以詞諫大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堙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秦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諱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爲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妥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博上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督史納于聰明命司成敎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庭被于民里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垂化復采詩之官以

察風俗是謂兼聽俊造之選以勵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既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豚魚甘葦茶來異俗擾鬼方皆在一致措而廣之神而化之無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聞伏待刑辟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睟睟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奥有好邪者憚正而不擧嗜奥者鄙奥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菖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請韓文公配饗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蟄蟲務久蟄忽蘇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從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伏請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二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修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修臣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擧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欲開則又學十年徧觀群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問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不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有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剔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觀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語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擧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

司則以簠簋庋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今地承之甚虧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甚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絶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内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險僅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彦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内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内負才德來者無十數其具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緜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疚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寔欲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陛原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擡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搜士之道勝氣澄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利臣雖不敢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辯巧佞馳騖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至以頭事千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屨而去以跡臬由以樂陛下照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細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文粹卷第二十六之下　表奏書疏丙　總八首

吳興姚　鉉　纂

山陵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廟號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進貢　論進奉書　皇甫湜
佛寺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再上諫書
佛寺　復佛寺奏　孫樵
邊事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飾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壟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戚也今爲丘壟如此

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廣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畢之日列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不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寵又以長陵為法非所宜也伏願陛下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大郡都五十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上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日矣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謀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能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便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薦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倘不堪弊必有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遠古以至于今何嘗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貞規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沒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臨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可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岑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迹縱橫左右園林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聖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弃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闇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諍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太后平章宰輔協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都洛山陵寢

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
代祖萁不顧孝哉何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
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存福聖人所以爲貴也夫小不忍則亂大
謀仲尼之至誠伏惟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
之憂未時休息臣又聞太原蓄臣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
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震驚天下失望儻鼠
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抔之粟
陛下何不預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懼也雖則盜未旋踵誅
刑以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
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不徒云也固願
陛下念之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寔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
實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
則文王爲太宗武王爲中宗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代宗其後
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
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
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祀典何義
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
關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產殖雨露春秋
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爲私
藏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爲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
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復歛之牧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姦
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搆微發因緣臟私驅陛下赤子措之
不存之地傷君之嗜慾惑君之聰明賣大對之門大罪之實也臣
雖熟知陛下上聖之姿深仁之理凡內藏之實以充濡賜非務積藏
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平巾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
傷心何異漢有少府水衡苑擇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度也且地
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何必因之內府以開濫關耶伏望陛下罷內府
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歛有常財用無虧絕姦之根源除政
之秕蠹全大體興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陛下深念疲
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含雲之澤也
凡諸州府必有羨餘不歸之王廷必沒于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
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災疾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鰥免軍糜
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減
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仲於用矣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八月二十五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
下從諫如流者君之明也有犯無隱者臣之忠也君明臣忠國之利也
當陛下至明之化納諫之日臣敢愛其死以隱其忠乎臣伏見奉爲
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舜其難
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單力追孝誠有所益助時勤人
亦有所損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
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以臣愚蒙不知其所昔魯莊公丹桓公
廟楹而刻其桷可謂孝乎然而春秋書之爲非禮漢惠帝及孝
景孝宣本郡國諸侯立高祖及太宗高宗代宗之廟當時創制不
據禮經至元帝時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朝而罷之豈元帝不
敬宗廟乃王者示人以軌物也夫廟者宗社之所在神靈之所憑
猶不可無故而飾之越禮而立之況此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而
殫萬人之力以邀二梵之報其不可以明矣關者昆吾孔燒若食生
人今猶不僦俯居宇下百姓病苦寡無日不傷遷將攘卻無尺寸之功
隴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文武皇帝封殖萬有倍之陛下一夫不
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甚於一夫尺土者乎用武已來
十三年矣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乘補卒至今未已夫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則十有三年百萬之衆資糧屝屨取足於人人之困竭胡
可勝紀勞疲宛轉十不存二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
王命此皆陛下宜伸勤恤之恩降痛哀之詔織未暇分撤穀帛以贍

繇寡猶當務省傜費以換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攉酤之弊陛下忍以此時興力役自八月以來時雨愆候禾稼少損菽麥失時黔首狼顧農在艱食歲若不給將何以救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臣竊料此寺數年方成土木之勞工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給府庫既竭則又誅求傭窮匱不堪鼠竊之盜起戎狄乘閒狗吠之驚急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其功大矣自然上則宗廟受其福下則子孫賴其慶故孝經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又云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又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敬慎德教以臨兆人俾四海諸侯歡心助祭延福祚永永無窮耳未聞崇建梵宮彫琢金玉之爲孝乎且佛本無相不可以有相求道本無爲不可以有爲得陛下豈馳心於有爲之境而邀福於有相之功哉臣竊爲陛下之不取也臣聞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人無德而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駕何必勞人動衆而踵梁武之遺風乎創造初興役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以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迴一人之慮從萬姓之心必是陛下聖德孝思格于天地潛恩流澤濟乎生靈生靈放誠天地幽贊千福萬祿先后受之豈與一寺較其功德乎陛下以臣言諫於誰宜伏請令公卿列士庭議可否得其中則天下幸甚臣郢不勝愚忠懇直之至謹投招諫匭以聞

再上諫書　高郢

九月十二日草莽臣前鄉貢進士高郢昧死再拜稽首獻書闕下臣聞聖主聞直言之道者豈好其犯顏忤旨乎誠欲因天下之心以慮則無不得因天下之目以視則無不見也忠臣不避誹謗之誅者豈貪其死諫之名乎誠以君所行有否焉不隱忍偷生以負於時也臣伏見奉爲先太后造章敬寺陛下奉先思孝興福除禍而群黎百姓不知聖情議者皆以爲蕃戎未殄兵革暴露國用不贍元元匱竭曾未小康又興此寺雖睿恩罔極而人力有限也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也故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臣愚者之於古則詩書與易如此驗之於今則百姓之議如彼拳拳之極不敢不言昨八月二十五日奏書闕下事寢無報不知天門深遠愚不得上達璿璣聖意所鑒臣言不足聽受欺伏躬待罪旬八日矣臣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也不爲有爲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焉臣又聞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貴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作此寺也臣竊惑之君以爲功乎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嘗有爲也若以爲名乎則正德要道以順天下未嘗有待也若以致福乎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於費財也若以禳禍乎則方務厥德固有天災不在於勞人也今興造急促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計萬工晝不遑食夜不遑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以安宗社勵精思理日昃不暇內不邇聲色外不樂遊畋務行寬仁以幸天下聖人之德廣大悉被太平之風將可見矣而興動此役因遲羣情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臣是以敢昧死至于再陳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愚懇切直之至

復佛寺奏　孫樵

成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群髡最大且十口之家[illegible]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縑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驅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

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騎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騎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戶出兵（中等每戶共出若干兵）籍而爲伍春夏縱之家以耕稼秋冬聚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騎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已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羣騎是七百萬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擁筭加筭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傭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院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卒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異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騎也臣樵昧死以言

請罷兵戍姚州書　陳東之

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金銀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之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技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貪饕劫略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慙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摠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言其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變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巂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

文粹卷第二十

文粹卷第二十七　表奏書疏丁　總一十五首

吳興姚鉉纂

政事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請勸政崇儉約疏　張廷珪

學校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請崇國學疏　李綰

巡察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李嶠

罷兵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請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寺觀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諫造金仙玉眞二觀疏　辛替否

關市　諫稅關市疏　崔融

災旱　請追癸巳日詔疏　羅隱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馬周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爲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若此而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殷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饑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怗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皆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已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惟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王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也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躬已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詩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此言爲是臣竊觀當時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徒雖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已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先爲節制以

至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見恐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之

請勤政崇儉約疏　張庭珪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薦謀社稷有危於綴旒國朝殆均於絕綫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以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元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荅鴻休然頃歲以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爲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糠籺靡充不暇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遭茲艱儉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備雄圖之志輕堯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譴獎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天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睠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遠宮臧撤外戲場無蹤蹈之翫野絕從禽之貨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勞運惠恤惸嫠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損和璧隨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消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圻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遷怒風雨迷錯荐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甿沮志億兆攜離怨苦勞擾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請崇學校疏　韋嗣立

臣伏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所以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小學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載餘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昇班寒族常流復因陵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兇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酷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徇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託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勗使海内黔首擾然不安賴陛下憂勞頗有處分然革弊斯近此風尚餘州縣官寮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求之於今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減耗國用不足治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惟潤身進德而已將以安人利國安可不務之哉

請崇國學疏　李絳

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者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乎

咸羽籥之容咸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敎化以致太平天子親學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士丁治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匡國濟時未有不遊於太學以臻於顯位者也國家自高祖初立關中便修太學并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黌舍大加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微經據並傳師法故朝廷無菜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敎太成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于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後觀儒道之盛故太學興廢從古及今皆與於理化之時廢於衰亂之代所以俾風俗趨末而背本時虛而忘實蓋由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除瑕穢前代所不能舉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望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光闕絃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毁廢生徒無鼓篋之志博士有倚席之嘆馬厩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碩儒精選生徒獎能博士備衍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室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縻之以祿廢業怠敎者寘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典墳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庭受釐清禁使師氏敎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獨譽於漢日伏希天造特鑒愚言起玆廢墜弘於敎化冀俾聖敎以助皇風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察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苞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闕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己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其用言妙擇賢能委之以精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其不盡力而効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徐賢妃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呑六國反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邪

國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沐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去又罰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玩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諫孟春講武疏　王方慶

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材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甲胄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冱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冬教習以順天道

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情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蒸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

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諫玄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　呂向

臣聞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配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慴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恭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西照送神藝之百發思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歡是屠略大過未敢取也雖聖賢廓達與物無猜而愚臣排細與時加慄慄此等各懷犬吠突肆盜憎荊忽詭動何羅之竊至甚逼蹕納胃清塵侮將何及

諫造大像疏　狄仁傑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伐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恒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時興工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諫造金仙玉眞二觀疏　辛替否

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伏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祐之神明祐之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塡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客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至于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誡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

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知䐗䏈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盈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塡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其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爲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排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勁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爲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干預於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爲高以無爲爲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爲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新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爲公主施貧窮塡府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矣前朝之時賢愚知其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徽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下察之

諫税關市疏　崔融

伏見有司請税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税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成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忘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縕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又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効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羣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挻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迸亦自攪亂殊

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撓帑藏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幢撞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中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僘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所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崇粢盛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讋懾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討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爲患者惟吐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強梗獨有黠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斷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一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燠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懼

請追癸巳日詔跡　羅隱

歲貢賤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器水鍾香蒲萬絳幡輩致於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躍起病榻開以爲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蒼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緜亘四瀆之宏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葦輩爲請者豈陛下謂其靈於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輔衆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據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葦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也雨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干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簡今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擬豈蒲葦輩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民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下憂之過矣臣請因旱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文粹卷第二十七

文粹卷第二十八　表奏書疏戊　凡二十三首

吳興姚　鉉　纂

復位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論職官多濫疏　韋嗣立
去濫食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條奏貢舉疏　楊綰
請選擇賢才疏　薛登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去苛刑　諫除濫刑疏　宋務光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彈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周太玄
誅戮　請誅程元振疏　柳伉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蘇安恒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閒陛下骨血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風翔參野削平寰縣龍飛踐極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能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詔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許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請減去濫食封邑疏　韋嗣立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潦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太半私門則貲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歎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舉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與蘇息

論職官多濫疏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

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
試効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
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
贓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
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
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
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
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
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恰復
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
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
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
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
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
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
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
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
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
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
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
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
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
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干木隱而
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
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
林奬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
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從橫
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

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秖重門資爲奬人求官
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
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
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
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
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
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
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
於是後主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
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
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
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
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
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舉人皆稱覔舉
覔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
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
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己
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
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
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紛諍於階闥
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
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
祿者必崇德以絜己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
則百姓罹其弊絜己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
鄉閭之談唯秖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掛刑章或冒籍以偷
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
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秖如才應
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秖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
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
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詹事若

以射策爲最則儲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賁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關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入鄭之謀設高祖追懃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以之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技之稱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旣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進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庭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從鍾繇鄴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去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條奏貢舉疏　楊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天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訛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仕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旣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厖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聞奏

議楊綰條奏貢舉疏　賈至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聞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樂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至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閒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宋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亨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土居鄉上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兩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甚謬哉祇足長浮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閑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撥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諫高祖不以伶人為近侍疏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廁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illegible]義咸大戮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子孫之道也

諫除監刑疏　朱敬則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繫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既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皋之間糧餽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關二子頓折節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忽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納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

爭功張良巳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卯暴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糟粕者先王之陳迹然則視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才難不設銅匭無以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吉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無妖不戮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析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旅飯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頃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牾愉之辭除曠蕩之澤斷萋非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論刑法多濫疏　　　韋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暨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宄惑亂視聽專而陛下垂察其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今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才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亟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辭占皆合縱皐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仍宮殿枉猶未寘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才餘孽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公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敬識遒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流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鑒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冤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沾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請不改反逆緣坐刑名疏　　　崔仁師

自昔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成康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代亂獄滋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網起於安于韓李申商爭持忍心刻烝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為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戚信越葅醢見嗤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採往哲之嘉猷革弊繩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忽以暴秦酷法為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彈李義府疏　　　王義方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鞫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

泰則知人主不得獨　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張遼此皆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網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紋縊此事猶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臣聞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正義致死之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之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踈　周太玄

臣聞賞罰不明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無能建大中臣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位極寵榮心無報効朝廷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控三萬貔貅之衆兼兩藩節制之權與其倚安危疑上副恩遇況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尅日先定而李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事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姦宄由是六郡無依全師喪敗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梲口而疾馳狼狽蹴道自徒苟免不憚包羞黃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閭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淮退爵陣鎬節制易定苦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章申朝典未嘗貸法必振皇威今李聽罪惡昧聞中外憤惋比之常倩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視含弘不實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望付之法司以正刑典

請誅程元振踈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鬭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館穀向有三載縣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効一戰各擁旁卒伍剽劫閭閻汙辱宮闈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藏迴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日引月長寖成大禍陛下侍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捐汾浦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聞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近自京輔遠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離叛雖有朝恩盡力陜郡堅城陛下獨能長守社稷乎今臣所言四者皆叛陛下以爲虛耶實耶若以爲實陛下以今日之事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陛下豈得高枕而臥不決大計臣聞良醫之療病也必審觀病源當病投藥若不當病療之無益陛下知今日之病何因至此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録士卒疎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於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有宗廟社稷即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出內使配隸諸州以朝恩熟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兵馬迴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用文武然後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己深自刻責誓與百寮將相率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宰相已下晝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動臣知予自新許予改過即召募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爲舊惡未悛修身有闕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雲集闕下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讀臣此表一二十徧親與朝廷商量事若可行則自處置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無所恨陛下若違臣所請更無長策社稷重事伏惟陛下審圖之

文粹卷第二十八

吳興姚　鉉　纂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論赦書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初收城論治罪瑕取裹頭内人等狀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三狀　已上並陸贄

論尊號狀第二首

右吳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當其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稱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曰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其亞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爲王古人敦本務實去於房周而名寵稱於義鮮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稍益之善必獲矜能納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運迍否事屬艱難尤宜懲畏以自貶抑必也俯循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衷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内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齊德於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與榮與虛者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憚而不革之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出居寶位遇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吏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賤殘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謹請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臣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加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旲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陷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換當變而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咎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湮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瘢痕使天下之人釋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或未形故宜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宜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濟亦何可不務舉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聖旨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遭官

謗上貽聖直受過蒙恩私曲降意諒感戴循省寵典不寧緣其密言特宜不敢對衆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纂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愼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大官得自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雖居三署量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置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貢品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柬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斷隘近者毋須任使常皆乏人臨事選求動涉旬朔始務雅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寖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竊爲頃一與所親議其任使得非宰相雖懷補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恪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敍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獲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宜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其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愼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叶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若愚其人孰敢當任責成無爲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既得其實又參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考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讒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遺才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構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卒是以行屬類而長因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

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必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評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豈肯無所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更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柬察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昧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卑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必俟人主付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衰砥礪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建得彌失務精益濫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啓詳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請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譏之短長人之多

言一至于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爲貪散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戄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忘情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以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小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奚頭內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所錄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泣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奔棄宮闕失守宗祧繼

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鑾甸遠周寰瀛再役瘡痍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寔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遽赴行在萬目關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耋安定反仄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還市鄽之待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乖古之興王必愼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愼乎其散失內人已經數月既當離變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揜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蓋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衞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困如不及德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衞獻爲覆車之鑑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蹈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一狀

右欽漵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愼惜理不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公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漵齎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

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未增策勳日廣時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並行而不傷兼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慢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品列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

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發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對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役之責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誑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弃者徒以上之所惜爾今陛下者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階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賞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野人資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爲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資何爲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文粹卷第二十九

文粹卷第三十之上　表奏書疏露布附檄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兵機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功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已上並陸贄

論神兵軍大總管狀　張說

檄一首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露布一首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承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流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制掣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迥繞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發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棄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秖勞

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敷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今智者馳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願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今欽溆奏來者兇徒殲盡閭閻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溆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覆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徼幸不可以常覬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慮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搖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發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無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因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始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臨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參長之討涇上瘡痏未平崇義之征漢南夷氛纔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嫌之交及遂乃蟻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漫河南亘淮夷汲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十易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甚也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殆實促衆心非有曩時能罷訓習之師雷霆速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拯今卒人取廢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然而陛下悼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動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致禍知恭虞因物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感泣雖或兇猾匪人亦必爲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鷗以好音消祲沴爲和氣由是𢧐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叛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流亡東徙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霑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諭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挑戎據土易化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張武棄斂周於萬類徵發被於八荒勞已甚矣費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唱亂此戎乘災豺狼竄居於禁闈與檄攜撑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黨有問鼎之雄圖陷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封書復爵曾不幾井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謀懷忘偷安之輩悟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人之所樂而已亦樂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

迷不恭則當外察其所以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務敷化之未至不恥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驅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鋒鏑叛者不宥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傷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塗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尋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興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轂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由典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愆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其夫之章咸宥約之以省賦括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咸陛下自新之言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心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蘄降之爾分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齎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故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恤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何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上省擇焉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數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以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其可得乎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寡眾慝殲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涂汴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寬貸疲甿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不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叛亂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涂汴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戢勝之師抑而不驕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庭務崇德以待之臣因知其必不逃於所擒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須威而棄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貪寇援寫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成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勤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將趙貴先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寛捨衆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務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反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閡亂兵遂為賊泚所招紿以同迎鑾輅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遐留遂遭劫制身縻偽職兵隸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可受責之辜雖有不能守節而死鄭貴先儻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寛捨凡所議讞蓋緣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殄希烈猶熾遺羅誘脅其類寔繁今京邑剋平皇猷更始乃是污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感恩歸命斷之以法則疑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阻賊勢猶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術延夫之矣免與億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曩者羯胡亂華染污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污之見原人人皆自恐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一同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滅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遂長亂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斷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竊語謀反及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創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仄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寛庶使負累之徒莫不開感向化消姦宄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乆在鳳翔終須別與移改有人陳奏請朕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乆也彼楚琳者因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典法是宜污豬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寵之以寵榮遂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聖言一出則不可渝紛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鑾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寇敓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已乆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為入以此撫御其誰敢康昔漢高偽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于沒其徼倖之不可為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華夏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擬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救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投隙得肆猖狂非有倜儻瓌瑋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顧何孤危乘夜雖盱晨光既昇勢自跧縮今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隣於其西邠寧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單步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蹻踽何患能為陛下姑

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録功犒勤數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皐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摠戎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蔕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遠圖仰希睿聽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揔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勅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開幽平島擾於重壍戎殘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蠆出於懷袖王受服不宿孤劒先驅寇鋒日深甲兵未變于時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士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召夷狄內擾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當決水之衝承烈火之焰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字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謀秘於六奇潛機通於千里飽嬴具得饗擇增氣幽易恂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濟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雍關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丹豫章漢將捷逕於武關而贄出嶢阨蓋虜授以安衆多方以誤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血刃時解卵宿於妖氛拔冀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傳塗息南侵之患然後歸俘剽掠收流亡業窮乏賑瘡痍傷僵屍骼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冤人則王有大勳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為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熾王乘馹赴救衆纔數騎捍敵群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既而王躬擐甲冑吐誠師旅指在盡敵以報前辭故得感激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黨狂狡飛轉妖書吠堯謗舜閒誘愚惑事斯昏曼結搖我人心王陰察州閭擒未熟窮捜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諜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祐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孝祐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興雲翊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苦與將士共同二曰絜己也福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心關質定名必諮羣議四曰嫉惡也姦數一人親數其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邇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惟勞士衆競競然若不已有也惟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揔管忠善旗行克成廟算今者剛號年紀騰輝國籍方冊垂勳雲臺勒休彝器而枕杜遺宴肅牽於舊章茅土增封殊未於宗正此壯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歎者也森樹下不言用歸功於明主然策勳有典何勸善焉我臣敢逮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逆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狀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臣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秋主殺伐若紀始殺伐則不能底績功仁則順成暴則賊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

和而元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綸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
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宄保乂
生靈補雍熙之末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何伏惟皇
帝陛下傳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闡墳六籍表正萬邦揚高
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恭大廟緒高居穆清率土承
有截之風率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斐設有征無戰許蔡侯
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以德假
翮蕃徒熒惑我生人憎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敢作
句始之妖字于寵犬先皇懷柔河朔數佑下人錫其率化之綏優以
登賢之禮恩澤匪淺集凡庶之門名位萬灼加開背之質貌革鑒驚
將驕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樛枝之葉穢狗吠柴牢之主項籍興順動
郊圻駐蹕而俟乃肅先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
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紂錯是以萬方憤怒九服
胥騰思齒劍者投杖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賊侗閒譬陰貸兇謀
既縷雷霆之誅逆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算恭行天討櫃表
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禳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揔領師
徒直擣部邑略灞滻以場蹴蹴苑園而下營士伐雲舒木栅林植矗
蔽蓄銳直殄兇梟卧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其尖謂其怯
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困獸若可纔師多寡旁至二十七日會諸
將於中權召勝氣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克遠而軍令嚴各懷報
國之心爭淬伏歸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
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
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部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
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金推丈成神策行
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
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浚涇
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陣兵於光泰門外出銳於神麐倉東繞
垣推以成塵縱水溜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
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慓狡言尚馮凌作忠盡
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飆馳衆若蜂集擐列堅陣旁
連高岡猶張蹠踏之鬬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
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響指塵而驅
兕作威虓然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
翼旁張而雲含霜刃交光而奮往惧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
電擊乘其蹈藉逆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逼於中禁既成譟賊之心脊
俛已生擒流原運賊之羽毛終劍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奔
并首之衆震儡於煙塵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
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折王師退而復合亞烏將墜尚顧危巢妖狐
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
氣霆闢而雷馳解瞰發向敵之風雨射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
舒既自北而徂南亦奧戶而析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
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銑奮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
日華馬軍狩田子奇霍去傲郝默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
使董班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西貝定金左都虞候張望郝等領馬步
爲副勢均破竹攻其使何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冑
織纔欲乘夜而宵遁力已竭之鋒已失猖獗之凶遂生擒僞署侍郎董奉中
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
與同惡姚令言張雲等挺鋒走出臣已處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討即誅夷
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爲會凶德猿氣其梟獍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
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
臣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搖壞
功有輕於折箠伯玩窮纓尚返使輪誠當畫毀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
分體未即燃臍使億兆之歡心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令
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神寂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星之所
拱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害崩剝之虞者
哉此皆上天降鑒眷厚芳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畿內再造可封之
俗間變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將舜華胥之夢熙蒸蒸天之風臣
謬寄台司幸當號帥之吉甫之文武鉞郤穀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
宜力非臣庸緒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文粹卷第三十之上

吳興姚鉉纂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偽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為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隳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眾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謬盭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啟宿懷冀臻時雍子大夫識達古今言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內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抑鬱有時而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嘉猷制詔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勤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眾則可罷斥游惰念令煩而理鮮在乎覈察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惠孚于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為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豈可遠與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

而不憂者也臣以為陛下之所宜憂者宜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又按春秋閽寺弒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暱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庭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不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擅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鼎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

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襄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緒任賢之効無旰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强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耳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强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强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

如乳哺焉如師之敎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淸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夕卽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愼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內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淸愼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敎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併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敎以導人脩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敬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敎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敎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守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守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敎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洽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脩敎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敎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淸刑罰淸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尙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徒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宜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夫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貟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閒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勳封今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鎭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

蔵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也先王經文緯武之方耶臣願陛下貫
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寺之官
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
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强無踰撿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隳業由學校
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
通經之學諸生無進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
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
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强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
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絶
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祿制
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
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在導德
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之食衆可罷斥惰遊者已備於前矣
臣前所謂令繁而理綜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審
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鮮要得
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前臣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
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
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
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
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
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
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
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
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
極敎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敎人敬奉宗廟以敎
人孝養高年以敎人悌育百姓以敎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於
仁壽可以逍遥而無爲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
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
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殃痛在擇長吏
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爲天下教動足爲天下法仁足以勸
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文粹卷第三十下

吳興姚鉉　纂

受禪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封禪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唐玄宗明皇帝封禪文
祝壽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日獻祝壽文　[illegible]
告謝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謝昊天上帝文　陸贄
徽號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肆赦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戒勵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恕死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受禪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命所矚謂之大寶曆數弗在
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
乃殊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成敗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及曰祖
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
是為榮矣但有隋㓕德屬厭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謀見參徬昭
于玄鑒備聞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拯溺救
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徼要荒之齋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
人命指陳喪亂期之乂安有功纘世無希九五雖身與子竭誠盡力
率先鋒鏑誓以無貳載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天邑
傳檄而定崤函拱手而平關隴丙戌即叙東夷底定非啟非賛孰能
茲速尊位世嫡翊奉宗隋勠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
移謳謌獄訟聿來唐邸人符神協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
少帝知期運已去大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群臣逼
請令六宗之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設壇告
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翼子謀孫罔敢荒怠則小則大無惑無遁對
越鴻休伏深慚懼謹遣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萁明粢
嘉薦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大赦天下

唐玄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皇朕理萬機疑情太古釋
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曆數猥
當虛薄懼忝帝位固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謹擇元日告類
上帝惟神歆祐四海永綏天極

唐冊玄宗明皇帝文　賈曾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違延州之節昔者聖曆已
讓皇嗣之尊既登至神龍然辭大弟之授豈惟表衷所觀抑以兆庶
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
讓迫公卿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于今一紀之勞勤亦至矣萬邦之
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展寰區昔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
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阽危於社
稷溫文既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序朕
之知子庶不負時曆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擇日授
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與化遊思與道合無為無事豈不美
歟王公百寮宜識朕意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太上皇若曰咨爾元
子某惟天為大惟人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嗣皇極弗乃道
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啟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
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茂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
窮洎于六葉恭位四海朕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頤神思我烈祖
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
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
彰于兆庶于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其推誠為
亂將其爾永清彼惟從諫宗社無虞爾復寧佞言雖甘直言惟師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
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仗黃鉞而拔黎元錫玄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銖石定區宇於無塵光業壯斷鰲化欽濛海而一息臣忝奉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嶼山寢燧炎海澄波雖乃葉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兆萬姓陶化八紘

唐玄宗明皇帝封太山玉牒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　侯喜

維孟夏十四日天降皇帝之辰群臣咸覆燾之恩朝明庭而獻萬壽者外盡四海罔有不至時臣亦幸在京師無因緣以陪進竊自思念其底愚受賜與群臣無異徒以其身之卑賤至願莫伸如痞者欲言跛足者欲趨乃作降誕日獻壽文一篇恭置于康莊之衢其辭曰

未有人兮則有彼天千變萬化兮道無常全高明運轉兮與人下焉聖人法象兮則相永年自我自度兮祗畏乾乾天受降福兮與人下焉臣今敢獻壽如天博厚配天兮其誰則地含容光大兮無與二山澤藏實兮富有無既聖人體順兮不愛其利自我自求兮其他至地不測兮生物咸遂臣今敢獻富如地日出輝輝兮風來萬萬甘露霈霖休兮卿雲氛氳民曰五星兮生我今辰愛我則君何以慶兮無稱其思榮華富貴兮子子孫孫臣敢獻福兮如所聞

唐德宗神武皇帝平朱泚後告昊天上帝祝冊文　陸贄

維貞元元年云云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帝積災下民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薄蔑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命勞憂播蕩踰逆二時職惟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禍將來上帝顯僇誅夷姦惡剿晃慝之凌暴雪神人之憤恥舊物不改臣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聞屬寇虞爰稱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虔遵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聿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為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猗乃臣唐受命纘服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昔襄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滴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舜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傳聖光耿四海至德眞隣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於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興邪矣由是昭德塞違率宮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聞宮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亂名實譽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誠貫於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達無蔽獄近無留命祈至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達勃消發倉廩而鰥寡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醴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勤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底藩之心德風偃于群黎威靈動乎絕域文以勸賢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毋儀嗣徽恭恭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同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底刹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雞收電霧之反永及單于慕義景附朔漠燔使戢兵請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霽陰曀升和旦昊晏温御靄絪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鶡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耆艾背不謀而進曰陛下至默天聰煥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王版焜燿鴻明之德神寶昭耀薦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闕也陛下猶謙退罔拒至于三四群臣不已乃曰俞哉夫編書復包含

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睿思虔著明之謂文經緯夷虞情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祇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裕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懽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玁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為中興聞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頓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遺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纘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壹之言銷讒邪遠巧佞屏背公之黨退奸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綿交去韓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繁牙根柢封殖異術肆附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守內關縣不絕百有餘年既而龍祠煙滅攜國款塞賓帝女歸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飲春歸洛之志受命梟將搴旗刈旃匹鑿穹廬火烈荊棒蝎對擐醉轅繞六纛避逃貴女生還剗滅妖巫剿除醜類故名王結髮稱帶入臣堅昆稽首觀澤來獻而又藪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臬魚不察湯網宜將陛下獨斷霆聲辟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馬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戎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三叛獲罪于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朞年而戮潞子不以金貝犒將多降不勞師克舉首馳露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經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循謙遜而五讓之勤勤因已乃屈已以俞之雲漢為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飛其盛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悋改過朕嗣服丕構居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役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已遂使興戎衛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唯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內省良用瞿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祗益懷慚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

棄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况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爲之父母寧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荅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罰鎮效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敕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許迴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遠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備禮徵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略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道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眞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拔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眞賢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

之識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狎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益從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衆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刑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滋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顧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陸贄

維興元之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若曰咨爾具官某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從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遂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壘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非辜俾廢其生業雜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病失養孤惸靡依怨結著是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省粤自嗣位迨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瑕疵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君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祗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文粹卷第三十一

文粹卷第三十二　文乙　冊二十三首

吳興姚鉉　纂

帝王謚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頲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帝王哀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唐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蘇頲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后妃謚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后妃哀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頲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班等上議曰臣聞聖人經天下之賾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形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膺本於宥密以至乎緝熙君乃合青雲之符煒赤光之瑞復膺而一夷險安貞而再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僕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虞廷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太帝庚庚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諒闇九族敦敘免喪聞道稽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誠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煙客於文章之囿不傷麛卵不夭卉木寵仁也行於蠻貊既亘於昏室施惠也酌中徽之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抒厚陵之露埶感而通夢遊揚具瓊之煙燎嚴以配真然後心遊騰其神寄往崆在雲壑之上希夷襟其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舘豈圖夢生氣於凶逝雷楹欽悪王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號人神哀感龍精既啓鼎湖追慕禮撤三獻北有囷山之名崇三言南有重郊之議謹案謚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絹果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和以安仁是則憲先王之典甚無後裔之光烈者蓋

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在賓應制天下賦輿威權以大自魯跡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輝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勤敷佑迪哲尊嚴敬恭燭明四極發言萬類懽然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祲沴變生京轂省方展義弘陰騭之功楚旅致誅申震燿之令氛祲滅息侯王覲道不曾特載錫清旅平然後明禋毖祀萬靈以接命羽受釐報九德咸事合弘亨壽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宸扆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世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勸已行之詔疾讒口於胥人宥過失之罪去僭號而約已正廟祧以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隊重書大同頌氣旁達天休駢至慶霄輪囷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雅頌囂聽地而交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唐之盛也睿哲忠利虞帝之致也豐功厚利周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之上儀方將邑丹崇丘侍撿玉踈奉遺天命永棄萬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沖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重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哀哉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云云即以明年某月日遷座于獻陵禮也丕能兆載籍攷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聯降祉昴飛呈祥總衡朱鉞熊軾龍常契叶禎符識生睿聖飛雲晝襲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鎮屢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群龍戰野蚩尤曜旗王良策馬拔山喑日觸天氐負蕩拒黎元阽危宗社提劍創業杖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伸兵尊王戡土復帝奠庚職惟上相任隆群辟六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備乘石煙霞改色鐘管變音觀國受命負扆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沉冠帶周帛禹跡堯心削觚反樸抵璧藏金兩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僵叛換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俏三川冰泮衞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玉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譯遐通役羽沉很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稱攸沓同姑射趨謂禮以承天宜秉義方以成化聿膺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縢遂懸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而上僊攀號惟扆以孺慕抱劍號以纏綿嗚呼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成器貽儉德以為訓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適地脈背伏野之神皋趨通川之清渭懷此下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笳哀壑以留思旗翩翩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纖衣之如昨忽駟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儼涉新而履故野春容以日衰嵐寂寞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疚於霜露泣川水之逝波動南山之風樹蹐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與人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軒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唯令名之不朽列五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為首俾軼五而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管凝和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某曉風樹而增感攀鋼池而摧膺追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還與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與去劍滋遠清徽方闕爰詔司存傳芳瑤字其詞曰

三微闡祉五曜垂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著玄牝家傳縉雲高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良書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反正眷兒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兵戈妖侵地軸薀弄乾樞戎衣光啟霸朝政宏基天兵電掃月陣風驅蚩尤遷首攙

咸誅閏位一不虞餘分興戾先收秦組犬焚商祆轉闔二晦容光下臨從
邑垂仁賓門灑惠脩風順軏凝圖奉睿青宸同規玉牀協契發輝三
五聲明遐裔之野休兵靈臺偃革升嚴藏鉞通河表璧鳶乎隸余輪
丘園散帛就日依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墳籠帝樂華曾畢神英
旁垂沙場磬前斗極咸戢狼山入罔湖瀆歸池東逝若木西旆條支
龍鄉委責鳥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丈龜浮沼應龍在淀偏露
飛甘御雲呈絪松黃望幸瑤華方薦仙舟矧衍星飛告變疑沴氛
於升年捲瑤暉於華殿嗚呼哀哉商管初秋飛紱罷備鸞川悠緬
宮車晏出大隊未弗營元龜趣獻吉展輅效駕端圭司日迫零靈心於將
餞痛皇情其如失凝秋林於廣路迴悲風於長衢經柏梁而徐轉遥
蘭池而從蹕發輕旆之逶迤動漫笳之蕭瑟嗚呼哀哉周營甫寵
漢啓泉闈穀林搖落喬巖寞寞夜于原漫兮白日遠深渚瀦兮秋雲
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嶠陵一去壞嶠山窮路
虞衛翻英輕馳委素冉門閉而日慘羲庭易而雲呀嗟厚德之長
邈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翊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
地遠想神襟而騰茂紱史筆而揚觀龍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
嗚呼哀哉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徐彥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神龍皇帝崩
于神龍殿旋殯于大極殿之西階粵景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酉將遷
座于定陵禮也書擭毀弔雕輼肅軔縞練霜迴丹旂雪引御安臺
之眇默背天閶之崇峻皇帝瞻在原之陳迹聞戚聯萼之凋陰撫貴收
兮泣遺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杳睿烈於金牒刻
明獻於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重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浚月源鳳鳥鳴國龍蛟守門於鍊皇
朕赫應成命青霄南浮丹雲北映掃刷中寓光亨累聖欽若應天
纘成前慶身塀星斗掌提驤錯充明克類允武允文龍之如日望之
如雲聲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纘曆位擁吉陛去來
移朱邸春誦夏絃冬詩秋禮稹子明辟固天攸啓鵬舉提象驥騰飛
鑾疵蘿圖已御之圖仍傳拱默當宁虔歌撫綏兢親更睦嬀德

通瓊鈎寶阜成四門光闢宵衣若廣道風猶覓野援翹車殿橫儒席
留連鉉講婉孌詞客爛然泉魚恩周冉蠢難譯翳輪要荒來欵削
觚及樸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疵癘帝圖廣運天意難諶猗旒
稡籙張皇瑞符仙芝抱砌神蓮挺廚龜負綈檢麟銜斗樞孝思罔
極六膺克寅親幸國陽式陳昭配翠輦容與蚪旗晻曖耆壁森羅
明祇肅對玉精備典紱藏盈疇將練華蓋遥封代山丘駅紫寅之昄
鑾追白雲之祿遊時若慕於貴妣道亦在於委裘嗚呼哀哉惟幾在
辰枝卜違吉仍几扆座凝衣空室景沴攝提悲纏旦日羣臣奉於
末命天下悲兮晏出嗚呼哀哉宗伯莅典同軌赴辰龜謀人兆星韓
移輴唱苦挽於香掖咽酸笳於晴旻彤階晶晶兮露靄月王座微微
兮花捲塵嗚呼哀哉列綍城之衰仗引滋壇之度寢悽颯颯兮御道
寒慈曰瘖兮雲郊晚駐石馬之新塋下金天之舊坂見蹤杳之原長覺
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伊昔睿喆先謀壽宮猗那我后復幸方中妻苻
鎔於吳岑保明靈於昊穹山有移兮海有變道無缺兮聲無窮
嗚呼哀哉

唐睿宗玄眞皇帝哀冊文　　蘇頲

維開元四年歲次丙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玄眞
皇帝崩於百福殿從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粵十月朔某日將遷座于
橋陵禮也象魏寥周青蓋鑾節儼輿聲以虎衛陳有象而成列
哀子開元神武皇帝泉追攀引綍盼擧司常悽雁物其哀戚衆靈
而影彰睠遐惟業叙若典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膺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累盛耿光
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受初剖符宅明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
藝彌祗肅服儒踐其成式納以舊基洊歷終泰傾維更紐子從代王子
事周母退象藏密中宗釋負不爲家展藩自得謙受權乃復尊塞
而自開國推皇弟仍陟元台鳴牝于孽紛虹肆災飈馳神武電掃
氛回三靈天下載安宸極嗣夫耻心忘我帝力艱譯修貢親賢任職
樂英已敷禮緯重輝宗廟牽祀郊丘牽禋養而迎夏茇以祈春靜
默宗道和平坂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陋伊祈
之莫緒追勗歆而將衰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太上始授圖而

觀察綵舩展以倩曠齋必開錦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書弘風理極
兼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哉夢年字驗顧
是付囑屬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摧絕以攀慕音徽時以去
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遂陳而師屬外羣悲於縞素中不寨於珠玉履
輅迎轉龍帳戒徂寒生紫殿曉發清都笳挽遲遲而徙靡旆旌綏綏
以感紆除橾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撤神方寧而九虞遂
遊通冥近嚴歸蹕因高而渭川盡見焉下而秦京稍出積秋草以擯
霜蔣悲松以發日嗚呼哀哉粤義軒之建子攸兮令問傳其不已稱
簡冊之尊聖言具兮鳴名冥而方始然後昇雲爲華露滋揚至德將永
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以知之嗚呼哀哉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崩于
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粤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
于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聞既展蘇復求哀孝孫皇帝覲
臨遣奠意延景刻向仙綍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九天兮無所一往兮
何極感貽美於作謀伊述事於祖德其詞曰
天獸隋亂中原無主人歸唐德上帝是輔以聖易暴與文繼武義符
殷湯威包漢祖仰膺曆數光宅區宇惟皇得一承乾嗣五赫哉休初萬
物斯覩景龍之際坤儀反坤不利王室將開禍門呂危劉氏趙承皇孫
我獨杖劍神期武貞上排閶闔俯掃軒轅不驚宗廟大造黎元爲而
不有禮備尊尊乃奉睿宗要察貢命問安侍膳純孝至敬維城之年
佐踰之政一蓍獻兆百靈翼聖蹕馬截流水不敢競潛龍變海迺亦
呈慶有開必先與王之盛諾曰皇帝余倦于勤往纘丕業以順兆人
辭之不可其命惟新體乾之大法土之均臨之以日生之以春寒暑彰
信動植知仁九族既睦四門既賓天通之聖電斷之神求賢雜旄就列
搢紳讜言是聽庶政必親刑措兵戢威加德馴戎狄龍荒罷塞不驚
塵璣貫爭入來自無堠驚鼓斥騎焚衷卑珍風雨時若京坻相因師
於上古思與還淳然後制禮節焉北祠后土南郊上帝齋祭陵廟位號
山川教戰講武祈農藉田冕旒問俗旌旗幸邊文物藏帆英聲動天
鳳巢麟擾甘露醴泉九尾三脊朱草非煙縝紛效祉每歲且千道

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可登封于仙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
帝王之最學究天人乙夜輟對文齊日月秋風靡違推曆正元調律
平害札動雲浴弦開華碑揮琴陋虞教詞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
退鍾鼓屢陳君臣高會攬鏡陽陽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奧區
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伍士累前羽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
就養三爵酒多娛習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祈
欒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天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人
兮寂寞復爲雨於發極果成雷於郊郭遺轍跡而徒攀弃衣冠而可
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霓鳳捧輦於仙仗降龍輔於帝臺儼將行兮肅
穆似有覩兮徘徊謁春城兮如送望春山兮謂來嗚呼哀哉壽原攀吉
先天不違接橋山之大隧營金阜之玄扉擁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
不歸厚夜兮藏晝然天兮戢輝文始遠極武餘英威立德不朽至
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侔聖德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遺後
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唐憲宗章武皇帝哀冊文　令狐楚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甲戌朔二十七日庚子移殯於太極
殿之西階粤五月十五日庚申遷座于景陵禮也王衛南指金版西
落皓乎集其麻衣素雲塞其綃幕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北庶兩泣
於浩穰萬靈風號於宗廟哀子嗣皇帝仰攀雕輦俯貫瑤延哀
無容以觸地痛不返而終天仙仗徐進宸儀永隔除睿旨於欒臺揚
聖功於鳳冊其詞曰
配天惟唐伊祁同光應道爲帝玄元之系聖人有作孝子尊繼顯赫
十朝綏齊四裔執其大象司彼左契武烈誕敷大明下濟出潛離隱
或躍未馳親則盤石封殊前羽桐承祧萬屋主鬯青宮禮樂盡在謳謌
攸至軒皇夜勤傅付神器太母侍養親臨寶位怡聲下色先意承志家
令敢言天子屏貴明明出震業業承乾其仁如山其智如泉理析堅白
學探幽玄揮霍霧動披藻霞鮮所持者儉所寶者賢刑靡不省
賞無不延冕旒迎日珪璧祈年陳謁宗廟戶朝昊天天縱神聖日
躋孝敬鴻名再加寶曆一定寰人屢賑名士交聘獸憂觸邪草憐
指佞掃航修貢鱗羽遂性河色呈符山聲告慶編書辨謗創嚴恩

政甘節必稱苦言終聽積威之遠德政之盛霜雪憲章雷風號令夏臺
幽紲上當熟窮井趙際宅心數中聽命誰能去兵王者有征王畧赤縣
金陵鎮清狐鳴上蔡蟻聚東平伏鎖就戮迴戈受京始以上將歸於好
生恢恢不失蕩蕩難名信及豚微道存溥博走馬斯却昆蟲咸若
調其玉燭徇以木鐸混同車書遠須正朔範金合土大興太學清蹕
鳴鑾將登高嶽四維既張五刃已藏窮塞夷戎羌敢不來王天下清淨
朝庭樂康會羿鋼以高宴戲魚龍於廣場有嚴有翼無怠無荒俗
皆臻於壽域人自為於犧皇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
方騰乎鳳來州炎忽聞於鶴語謂百年之可卜豈大齡之不與當凝旒而
下臨奄脫屣以輕舉萬姓哀其考妣千官懷其后撫封人猶祝於南山
帝子已號於北渚嗚呼哀哉披靈衣兮如在委仙珮兮若休建環海以
靜寐謝鼎湖而遠遊桂華朗兮高殿寂梧葉臨兮深宮秋龍輴同軌
之遠至咽長川而不流嗚呼哀哉威儀肅設文物前列酌玉斝以肴奠
駕金根而曉發出朱雀之正門北月青鸞之迴闕遠地原野蒼茫日月
去復去兮降堯階悲莫悲兮臨禹穴嗚呼哀哉地開蒼谷天作豐山
江海自流於泉下城郭取象於人間高封馬鬣永秘龍顏驂有逝兮
曾縶騑欲升兮尚攀朝百靈以肅肅遣八駿以閉閉陵植柏兮未拱
闕生苔兮已斑嚴日宮而深閉藹雲幄以空還與衆感於萬井結宸悲
於九關嗚呼哀哉神行無方乾健不息物皆被於聖澤人自迷於帝
力巍乎高代之行至矣動天之德後互壤以長存對蒼穹而罔極嗚
呼哀哉

唐順宗莊憲皇后謚冊文　權德輿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伏惟大行皇
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合萬物而化光靜專宅心
謙儉約己塗山積厚淮水承靈四德之備六宮承式於德宗有逮事
之孝勤於先皇有輔佐之憂勤啟迪夙徽儀形天下伏以永貞詔命
眈躬寢疾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沖眇上荷劬勞自幼建
長奠邑善之教勗繼體奉園申長信之供養率用慈訓施于理道母
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萬方蒙福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嗣任
姒之徽音慕黃老之清靜宜錫丕祉壽如岡陵昊天不愍艱棘伋及
追惟顧復創鉅感深銜恤茹荼叩心罔極今祔陽先遠龜筮告吉順厚
爰體幽嚴就路寧政卿尹與典禮之官詢考古式詳稽謚法以周道
章明未之或改敬形擬議敢易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
臣裴度奉冊上尊謚曰莊憲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
廟對越鴻休與大陰方祇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唐懿宗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夏侯孜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嗣皇帝臣伏惟
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粹而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由潁川
以表祥配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華野興商潛耀空藴於方祇秘景
莫觀於閨帏阜爾艱操穆然凝暉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臣猥以沖昧
獲奉宗祧怵惕哀號虛膺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諧惟懷永圖懼
乖末命退省家國上感劬勞繫鎬無塵賜衣有饋宸儀雖閟慈言
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露言成陰教行著國章遠
事麻非及於循陵終古徒哀於陟屺敢與追崇之典寧申顧復之思
伏惟舉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所以揚茂烈傳休聲率由舊章竊擬
素範今遣官詳求庶僚揃贊備陳徽數允播令猷正位號於瑤齋
森禮容於金祀母儀無斁廟貌有嚴將薄鴻休寶惠丕祐謹遣攝
太尉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蔣伸奉冊上尊謚曰元昭皇
太后伏惟明靈昭格仰鑒精誠時已逝而慕在六衣夜不陽而神存
三獻惟是薦享與唐無疆嗚呼哀哉謹言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於立
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宮夕啟靈轎曉前徽
帷霄於空殿肅陛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聽青蒲
而永絶悼玉階之莫返屢軫將引機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徽
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族英靈降祉比齊
越姜定宋踰子宵德高門膺芬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道舟爲梁
嗣徽前德履和思順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紃組報勤珮
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興紫宮並曜黃

道偕昇化宣風始業賛丕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惻應物通理括撝先哲
體備賢能暉無腓側績包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敬戒奢
處約懷仲嚴正景曖風暄霜嚴冰淨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
時昌祚延國貞誕毓皇支挺賢誠高舜日學紂通至慧訓所及懿德
先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翳景辰興不豫禍音彌留馬
髣髴無對鶴珠斯屛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變容服於平生啟緹蹕
以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響環珮於曾城今冥永夜吟松
栢於山擭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
垂泣聞哀雁之夕飛聽悲風之曉集想仰雲宮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
呼哀哉昔至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而不
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山之隱霧嗚呼哀哉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
牖牖何風而暫延何人何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悠悠而德厚邁
任姒之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冊文　崔融

維神龍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朔二日云云大行則天大聖皇后崩于洛
陽宮之仙居殿旋殯于乾陵禮也祖庭火爐攢宮月曉雲帶藹晝風
牽綍旐儀天衛之蒼蒼邈神儀之窅窅哀子嗣皇帝慕切充窮哀
殷遺質奠嚴象服其如在攀龍車而不見闕慈顏於長陵戢神輝於
前殿亦人軌訓先王典則爰命史臣颺言聖德其辭曰
天生后稷飛鳥覆翼天生武王躍魚隕航施于成康武子有光曜紼之
疆河汾之陽異氣發祥聖母其昌稽白書作令于唐至哉坤德流
潛圖克奇相月假惠心泉塞蘋藻惟勤紘綖是則訓自閨閫風行邦
國七廟肅祗六宮允穆中外和睦戢邁清夷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皇后納
輔后其謀否謀否依俟皇用嘉止亦既顧命聿懷代已聖后謙沖辭不
獲已從宜稱制於斯爲美仗義當責亡軀濟厄神器權臨大運匪革
宗祧永固寰宇奄宅負扆肅清垂旒光赫洗洗我君四海無氛英才
遠略鴻業大勳雷霆其武日月其文灑以甘露潤之慶雲制禮作
樂還淳返朴宗祀明堂崇儒太學四夷慕化九域呈祥沉璧大河泥
金中嶽巍乎成功合符然舊風乃復明辟深惟至公歸閑於大庭之館受
養於長樂之宮品彙胥悅遐邇謳歌戴隆鼎祚既稱既擬樞已肅庶保大和

長介景福如何靡悖怙而降斯酷后其孫其來撫人喪妣其焉逮嗣皇撫
踊列辟扶服九親號咷萬姓荼毒嗚呼哀哉積夏涉秋而不豫兮怯氛
沴而成災逢冰霜之慘烈兮見草木之凋摧感大漸之將至兮遺惠言
而不同付聖子其得兮顧黎元曰念哉頒寵錫以留訣兮節禮數而送
哀邈終天而一去兮夜何時而下來嗚呼哀哉光陰荏苒兮氣緒迴
于泣盡冬霜兮悲生春露攢塗云啟兮同軌畢赴湘川不從兮陜塋
蓋祔古則祀闕今也儀具嗚呼哀哉夜漏盡兮晨輓發轉相風兮搖
晝月歷河洛兮不臨去嵩邱兮飄忽指咸陽之園寢歷長安之宮闕
旋六馬兮項期望三龜兮中歇嗚呼哀哉出國門兮東由覽舊物兮
覩凄備物森兮如在良時闕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瑟之窮
秋山隱隱兮崩裂木洞洞兮逆流嗚呼哀哉挂旌旐於松烟即宮闈
於夜泉下幽壟兮無日上穹隆兮無天陵路嚴兮百靈拱殿闈虛兮萬
國旋如有望而不至兆西陵之茫然嗚呼哀哉攝帝皇之高風錫文母
之餘號時來存兮去往歸兮配地何適變之有恒兮而始終之無
愧惟聖茲之可法播徽音於後嗣嗚呼哀哉

唐德宗貞懿皇后哀冊文　常袞

維大曆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景寅貴妃獨孤氏薨男明
日追諡曰貞懿皇后殯于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禮也素
紗列仗黼帟周庭輅升玉璧軒軼珠旌皇帝悼寵爲哀以追懷感舉趾
而增慟備百禮以將遺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侍
臣紀垂鴻休其詞曰
祥祉攸必冀靈誕受元祉成蕃周隋帝后五侯迭興十貴居右摩啟
皇獲光膺文母纘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瑤
星降神聰明睿智婉嫕有仁惟昔天啟授我淑德在田葛覃于
谷周姜宜月漢后推穀王業惟艱嬪風已積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
雕其光乃終有慶祇奉閨寢肅恭蘭命越在哀煢聿追孝敬文織
綵組朱綠玄黃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詩篇訓之制
自盈縑細叔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宜勤叶成王化慈厚諸女寵睦
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纁示儉朌稽申誡訪問後言懿懿遊風

退內和群婦勸有矜誠外睦諸親近辭封拜闔櫂有日親蠶侯時
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群臣慕思玉衣追憂金細同儀嗚
呼哀哉去昭陽兮窅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兜兮如舊昔炎涼倏兮已
改羣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王兆之自永閟瑤華之彩別長
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毋后於東陵下上清兮動
金舉外無像兮中有憑合筆肅挽以瀆咽結雲雨之凄涼吾君感於
幽期倘曾亭而望思慘嬪嫚以延佇極容衛以盡時括巾袂兮遠誠
陽軒檻兮群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皐兮背
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紛紛兮斷腸當啓明兮
共樂怨幽夐兮獨傷去故庭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慼無文繡之飾
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
歸歎然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髣髴似遺音在於玉瑱
陳迹留於金卮獻萬壽兮無期存二南之餘美

文粹卷第三十二

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上　文丙　數九首　吳興姚鉉纂

許由先生廟酹文　柳識　弔夷齊文　柳識

書師曠廟文　來諲

上天鼓文　崔滂

祭纛文　劉叔

招北客文　段成式

送窮文

責龜文　樊鑄　數曲江水伯文　呂令問

許先生潁陽祠庭獻酹文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風舊山蕭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𣪊酹于靈既酌既拜獻乎言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厤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去翔嵩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辭四嶽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辭濯於清流逍遙播於無為所謂春宵時恭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光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聖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屣然廉能感俗道自為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穎猗歟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弔夷齊文　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崇側闇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信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敝凋㥯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鵬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暴壤兮胡顏一叱兮忘飢若有詞兮于巖之間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紼綴謂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倫矣當昔夷乎在牧般紂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餓吞嗌兮鬼哭于王秉旄麾武天意若曰罷復昏暴貪濬哲於三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鍚黃鳥珪命赤烏偁荷鉅橋之施得申美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雷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觸於武庫九

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而濟天周土率土周人予嗟先生逃將奚歸歸飾兮獨鬱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煢煢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覩之率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勖為臣之不二

書師曠廟文　袁皓

吟篁兕桐天其聲乎鏘石鏗金天其文乎匏革鳴絲天其暢乎匏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不生斯音鬱鬱先生旣生斯音在律嗚呼先生之耳時可求也先生之心不可得也天全樂乎先生之無神乎愚固狂而不可據先生之有神乎愚堅誠而乞其圖先生之耳有神乎化為天下之耳先生之心有神乎化為天下之心者可以舒於今然後家家知舜琴

上天鼓文　程浩

雷車闐闐六合喧吼驟風雨於南極族星雲於北斗追戲還蹙東海以破蕩揚木山而瓜剖王石至堅切如泥蒼松柏至動粉為枯朽雷霆擊考而驅魅睒暘龍領威觸而縶兕奔走闔鑄造化之爐而鴻毛萬像莽運乾坤之柄而變換群有由是言則九鼎瑣細三山培塿君能窮鼎可以指揮蓬萊可以背負殊不測離蒼天之近遠當惕然為聰在玄雲之中盤徒旁矯首及夫白日函駛長虹奮飛後列斗綴營室冥假手蓄發怒之未洩閭餘音之良久而小子之繆學敢獻疑於座右今若為善惡之宰主操賞罰之休咎胡不扶持頹闕之顛行天闕踣隔之首誅罪一亂臣戮天下之凶醜旌一孝行激天下之悌友法高懸於壽昇與刑不試於周后何必霹靂磅礡之能養育吠堯之狗

祭畫鬼文　獨孤及

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正是與若響之答敢有象恭滔天丰豐稱亂國有明罰神其捨諸賊臣劉展假竊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蠆毒將敷虐于我上下神祇使東濱揚波群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授鉞命我上將底天之伐於是有虎牙鷹揚之臣蛇矛犀渠之群橫行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潯陽下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斬梟鏡以興豈鼓封鯨鯢為京觀俾萬里浪破三象宵柝今以令月吉日整駕即路是用徵福于爾有神惟神降衷尚弼予志敢告無靡旗無纏驂無汰轡無僨車命五將護點萬靈並轂令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率俾莫我敢遏為神祇羞尚饗

招北客文

蜀之先日蠶叢兮縱其目以稱王當周室凌頹兮亂無紀綱洎乎杜宇從天而降畝龍靈沂江而上相禪而帝據有南國之九世蜀本南夷人也皆左其椎而椎其語言又通乎秦也始於惠王之代五牛孫而秦女至一蛇死而力士斃二江雙注群山四截其地卑濕其風腥臊靈貊雜處俱蟄為隣地偏而兩儀不正寒薄而四氣不均花葉再榮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雲陽景罕開陰氣恒擁以暑以溼為疼為癘氣浥墊以中人吾知重膇之疾兮將嬰爾身蜀之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東則有大江洪濤下絕地根百谷相吞出於荊門突怒吼劃附于太白以洶湧砰訇會于滄溟跳噴浩淼上騰飛鳥蹙縮盤渦下漩黿鼉三峽兩壁亂峯如戟岌岈屹峍填洞劃坼高于天宇兒五外水積晝日無光其下黑窣瞿塘艷澦底淺處萬尺啼猿哀哀腸斷過客復有千歲老蛟能變其身好飲人血化為婦人衒服靚粧遊于水濱五月之間白帝之下洪濤塞峽不見灩澦翻天蹙地震雷怒吼亦有行舟突然而去人未及顧櫓未及舉骨見陽臺不辨雲雨千里一瞬日未移午須臾黑風暴起拔樹震山石走砂飛波騰浪翻舟子失據摧檣折竿旋入九泉沒而不還支體彪蕩入石間木族呀呀拔剌爭食蜀之東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西則有高山參差嵯峨天西有崑崙其峯相連日月迴環閃于山巓窺崖盤欲天壁倚絕陽和不入陰氣固閉千年增冰萬古積雪谿寒地坼谷凍石裂朱夏月草枯春天木折蒼烟凝兮黑霧結人墮指兮馬傷骨江水噴激迴盤紆縈棧壁緣雲釣連相撐繩果蹀虛傍杳杳冥下不見底空聞波聲過者疊然三魂喪精復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或如鳥兮或如玃猴往還來幸不落或有豪豬千群努鬣射人寒熊乳頓登樹自擲見人則攀巨麋如牛脩角如劍餓虎爭肉吼怒闞闞復有高崖墜石兮聲若雷之軒轟上敲下磕似火迸兮滿山流星磯湲怒兮倒流林岸為之頹傾碎騰徂與過鳥駭木

魅兮山精飛石吠人兮不可行西有大戎與此山通形皃類人言語不同隨廬隆穹毳裘蒙茸嗜酪啖肉持搶挾弓依草及泉務戰與功其聲如犬其衆如蜂中國之人兮或淪落於其中豈只捆鼠茹雪以取活終當皴其足而骳其胷泣漢月於西海思故鄉於北風蜀之西不可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南則有邛笮之關天設險艱少有平地連延長山橫亘廬江瀘關百蠻吁彼漢源上當漏天靡日不雨四時霶然其人如魚鼉與其泉終年霧霪時復日出祈祈諸犬向天吠日人皆溼瘴偏死瞖疾復有陽山之路毒瘴下凝白日無光其氣營營暑雨下溼黃茅上蒸南方之人兮不敢過豈止走獸踣兮飛鳥墮吾不知造化兮何知此方此蜀之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其北則有劍山巑岏天盤之門二壁谽谺高崖嶙峋上拄南斗傍鎮于坤下有長道北達于秦秦地神州中有聖人左右伊皐能致我君雙闕巍巍上種復廟雲千宫鑄鎔朝于紫宸玉樓鳳皇金殿麒麟布德垂澤披賢修文皇化欣欣熙熙然如春蜀之北不可以往北客歸去來兮

送窮文

段成式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爲送窮船判篙而櫓比筰而閗細泉纔幅楮飾木偶家皆被酒請穰窮將酹地歌舞窮子謂曰予送非覺饞饑歷感循陰索隙潛童濡餅直脰涎瀝者非寒哭蔟燐敗衣緇身亞覿爛闊冷霄淒辛者非縣去覡咳巫歐痍皖衰燼數楮泉援狎狐狸者噫忘有才粃井窄腹腸窾啄螢蠹其筆燥心汗滴以是而殘者去此有開卷歙幄窒心妨去目蠹經攻史方寸日蹙以是而殘者去此有議古酌今左凌右促蔟堙酒吟短詠不禁以是而殘者去此

責龜文

王岳靈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括無形神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謂也況天之與人其道甚遠不有以也將何適焉則吉凶之祥假子以告變化之象因子以明欲愛謀猜疑必先解是命宜端割滌蕩展布心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天下之疏亹亹豈不率道與何謂呂弄權將大横於漢帝帝辛毒痛匪生辭於周武援惡之輕重也呂之惡不浮于辛是重愆之休明也呂之惡靡及於癸子二其行誰不解體矣夫義禮之輿也信身之幹也何陳氏之毋不疾而稱疾曾孫之臣卜偕而告義喪於禮失其從寔繁吾不殫悉考夫貪封豨者著也若子之靈而不如子之長定姬史者靈龜之明不如子之知銘乎竹帛萬代不泯奚起予楷俾吾反惑於古人孰謂予原天地之美達五行之理徒使淪深靈抑止蒙求曾莫之校何異乎曹丘生遇拒季布善盼已虛空國僞哉必以刳枯刻灸非枯木所顯拔龜烈裂灼非舍霧隝所欲當潛伏蹛灣遠禍留皆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不免泯之蚩蚩熒熒惑於耳目也

檄曲江水伯文 天寶二載爲郡公之故也

樊鑄

圭張於地之血脈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身面爲人控牽兩龍窟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戮淪於元氣之浹弄權於坤輿之藪所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皆籯揚丈精開闊武庫游嬉春書吳淞洞江干興飛壯心舞曳齒胄皆貸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痛橫以禍墜於沙岸埋死府於花鳥如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誡爾始若鬭流三十何跳沫四十里固應貫而不親豈豈相及爾岸不崩屹流不唐突設人所何之福陷爾孔易之誘俾水衡貫堅之功殄誓之如蜩螗捫空呼天泣死不救候忽化魚之惡誰下拜牛之患溺我國寶豈明時弃珠之泉洗彼綵船實夫夜藏舟之害與夫覩右山四耳之獸夢穎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未四斯甚使竭竿求父之子投陵請弟之兄奏楚筏傷妻之夫麗波濤徇貲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冥失至於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也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蓁者溺孫興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鱉黿於黃氏之毋爲鱣於歷陽之郡爾應作以舊撓夏其後罔殊不知事不欲數數斯辱矣惡實巳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視爾自昔爲過之所或天涯或地也出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豈比今日僻九門臨四達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峙仙閣北距靈宮足可以深水存黃帝之珠胡爲嘏蒼生竊司命之契況之人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貿豨火烈山而莫焚大淩稽天而不溺既過爾者括捨之中繞使飯術解漂之餓山淵深不沈之木豈可免爾之圖乎茲中江自

首創至于今時數千里手再代易主焉流放耗幾可援腋於井蛙詎特
頤於海鰌爾之所處豈不狹隘乎人之所賞豈有舳艫乎逮天寶戴我
皇恢土德以博之實澤流以濬之積潤下之德彌用濟川之舟爾豈
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盜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
同失神之海惡爾甚探手之湯匪徒歌爾感事適自擾也雖悔可追
然靈其負於君人將莫美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秉春宥罪省囹
圄去桎梏爾奚得恃宅無閑括守有曲龍彖不幸於止獄之依累餘
殃於積慶之家僕謂數子叫天曹訴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
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留近速周處擊鋼長逐劈彼深搜爾居
道逃則焦饒東請長臂者灑漉之又於雄棠北使長股者慕踐之不
然邀離朱以視之命宋定以繕之然後調馬梅扇毀炭是烹是醢以報
東門爾儻若假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蛟截尾蛇其本根欲逢
山見毫毛然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子來
誠視威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
若為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寨爾變惟審圖之

文粹卷第三十三上

文粹卷第三十三之下　文丁 總十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傷悼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弔國殤文 張說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悲剡谿古藤文 舒元輿
弔韓兪歿胡中文 李觀　哀二良文 白居易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祭韓侍郎文 李翱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為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公文 李華　歐陽生哀辭 韓愈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
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
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
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
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
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
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
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
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
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
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
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
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
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
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
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
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
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
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

奴雖得陰山枕骸偏野功不補患吾君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柰何守在四夷

弔國殤文　張説

此氏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草芃兮蔓草風蓁蓁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燐開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虜蹤橫萬里兮抽恨弔群山而寫悲對凶將兮我辱悼勇夫之狄釁彼前鑒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奪帥兮如食壘車朘輻兮火焚旗有槃毀兮慎矣無芘宜兮槐之命窮迮兮短兵錯膚鈍刃兮血涂鍔旅殘潰兮棄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殣原野兮柰何遠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俱仁義之治兵爲塋東之倂骨骸六校之飛尉鎮五營之勤亦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殁

弔九江驛碑材文 并序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興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顔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産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常心使用者皆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靈所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躍偉與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載湖州無稱立曜能守歸朝載而途上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蚊奔蟠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瓌氣勝非往時所睹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說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脯冥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歷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倫斯之勞狀其末續乃取斯碑剗公之述寘己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耗子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怒同之鄭與州將羅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戝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枲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今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今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得人之用是去蘭室而曰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脱錦繡而服枲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贖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情達乃傷理悱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予知陰騭子抃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頒以異與顯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鵲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罪無賢兮將龍子斯將悼于斯庶滌所黷而復依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尊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剡谿古藤文　舒元輿

剡谿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爲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爲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爲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誇乃寤曩見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户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抑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葉波波頹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

藤以衛之雖舉天下為剡谿猶不足以給況一剡谿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存則暴耗之過莫由横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夭閼予謂今之錯為文者皆夫閼剡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弔韓弇役胡中文　李覯

維唐貞元元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埤陰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討無素成而斬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惑者將用譖我非福我也韓君為之擒其骸不命歟五年於茲生死不葬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往往徑沉或曰死矣想近是切傷歌者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寘強胡居之犬視斷斷流沙無彼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韓君生死窮乎鬼能不還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兩寂然心縣中但君初奉役意氣西道白珪之既唾掌可保微魯陽之勇歎與劉之老乃即於事不能盡奇從軍之等詩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阽危羌戎毀騎坐刃我師倉卒間留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痛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瓦望君申弔亦慢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哀二良文　白居易

丞相隴西公出鎮于汴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司空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實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後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咸克絜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厤要官參劇務如刃劍發硎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脩德秉哲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將鍾弈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眾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命其篇云

伊大化之無形兮浩浩而茫茫中有禍兮若機之張梁之亂兮陸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惟善人兮邦之紀綱邦之奔兮正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乎生此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乎生此豺狼我欲階冥冥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忱而命靡常耶

奠相國令狐公文　李商隱

戊午歲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谿李商隱叩頭哭奠故相國贈司空彭陽公嗚呼昔夢飛塵從公車輪今夢山阿送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長戟將軍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宜甲化人譽公憐人譖公罵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脫蟺如蛇如氣之易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鐫辭墓門臨絕丁寧託嗣而存公此去耶禁（其葉互）不時歸鳳棲原上新舊袞衣（人不聞所公）有泉者路有夜者臺昔之去者宜其在茲聖有夫子廉有伯夷降魂沉魄公其與之故山峩峩玉谿在中送公而歸一世蒿蓬嗚呼

祭韓侍郎文　李翺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横兄常辨之孔道聰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罔辭于艱蹤奏郵斥去而復遷昇黜不改正言承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存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决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盧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使自奠之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獨孤常州文　崔祐甫

維大曆十二年歲次月日外從祖舅朝散大夫權知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崔祐甫遣表姝前鄧州南陽縣尉李綜以清酌之奠祭于從外孫甥常州獨孤使君至之之靈往矣至之此時何時空原拱木荊榛狐貍林風月霜露以之增悲至之往也高格遠量秀氣茂姿亡兮何若有兮誰對兮泳蘇偶焉從之已而嗚呼哀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在籠而不能求其釋獨有懷君之淚臨秋風而自灑平生相期聊復一叙一以豁胷中之憤氣二以簡明靈而晤語吾與至之恩弘道義自家刑國張維舉墜吾與至之恩敦交好平居琢磨遇死赴蹈吾與至之恩遇純德言爲士準動有時則吾與至之恩全高節風雨如晦嚶嚶不輟吾與至之恩闡斯文不俾卑契獨甚菁華飭吾與至之談空覈妄夢蛛蝓蜕去之翛然吾與至之斯諸晚歲偃卧山樊同披薜荔舉其大較良難名數念我交情千枝萬緒霜風柿葉或散或聚萬化紛然同歸野土向之所務孰云其主嗚呼哀哉惻然泚酣平昔共歡如何此眞取象於襯我思此歎子必吾剔目想道周軺留徒御所可慄者徐生之絮

祀呂衡州化光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八月癸亥朔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漠漠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五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脩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未聞其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稽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於化最爲大甚獲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恸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氓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者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學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珪爲璧以棲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德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長絕嗚呼化光庶幾聽之尚饗

爲常州獨孤使君祭李員外文　　梁肅

大曆九年五月日朝散大夫守常州刺史賜紫金魚袋獨孤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尚書吏部郎趙郡李遐叔三兄之靈嗚呼曾是年接兄討論倚伏之數或尋其源寧謂仁人百祿滋蓄如何於兄斯莫存焉嗚呼哀哉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寬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氣積中暢於四支發爲斯文郁郁有煇自五百年風雅凌遲假手于兄蔚爲宗師乃登憲闈直以舉之乃列諫臣闕則補之王宗季年戎狄內侮兄方就養劫在豺虎氣霧漾濛蒲伏我躬雷雨作解遠身于東帝曰孝哉可務於中名居右掖亦踐南宮丘明爲恥吾且安方病清漳閑卧樂道推命哀于大賢不嚮大年人之不幸天亦何言在昔賈生見惡絳灌王佐之用不展於漢我之方行遭世紛亂時運屯塞古今一貫嗚呼哀哉某以蒙蔽夙承眷惠義均伯仲合若符契博約乎文章之事優游乎性命之際謂得擕手相期卒歲天其喪予兄則先逝嗚呼哀哉曩自朝列出持使節十年離別一旦存沒吳楚迢遞江山阻越不及歸賵仍乖執紼寢門一哀魂斷心絕恭承嘉命來牧于常繐帳斯在哀何可忘鞫然二孤訴彼穹蒼孰謂遐叔與天茫茫魂兮歸兮臨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柳子厚文　　韓愈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

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瑚璉璩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斵血指汗顔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絶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由有鬼神弗敢遺墜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遊學擢華蘊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吹迴蠡盤玉風凜凜連收甲科聚聞班品青衿搢紳屬目斂衽公卿之禄若在倉廩至駿轢駁太白易修華鐘始種一頓覆宸搖山倶望桂水愁歛蠻嶽群議悠悠積毀彦奄荒癘遂絶爵秩嗚呼柳州命實在天賢不必貴壽不必賢雖聖與神無如命何自古以然相視咨嗟歸葬秦原路江臯磐容裔然相嘆增勞惟有令名日遠日高式薦誠辭以佐羞醑尚饗

祭亡友故揚州功曹蕭府公文　　李華

乾元二年二月十日孫子李華云云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子此痛何極華羈旅孤劣深重艱棘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孤窮易感況昊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節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猶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吾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而況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此一哀心骨皆斷痛之至者言不能宣是欲寄辭祇益填塞茂挺茂挺君其降靈尚饗

歐陽生哀辭　　韓愈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纍纍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仕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唯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傍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詹之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誥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毁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文粹卷第三十四　論甲　總十三首

吳興姚鉉纂

天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劉禹錫
帝王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漢昭論　漢元論　李德裕
封禪　漢武封禪論　孫簡言
封建　封建論　柳宗元　五等論　朱敬則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程
興亡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三國論　李德裕
正閏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鋩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非為公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常在佞而罰常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常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常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然猶莽蒼也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于一日之途耳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是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于

勢耶荅曰天形常圓而色常青周廻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倪非數之存乎嘗高而不卑嘗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然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為幽耶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而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而位既儀還相為庸噓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illegible]）動類曰蟲蟲之長最大能執人理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譌（五禾反）引天而驗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荀况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採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言以經學尊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術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陵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儁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儁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顯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于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逄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衆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凌替纘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漢昭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讒說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向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傜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効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可以痛矣

漢元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墜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讖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宮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說此蓋儒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清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

乖氣消散陰陽不謬君運動不在於權輿錙銖不由於大治蕩蕩
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讜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
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
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當自以恭顯為
賢而任之不疑也

漢武封禪論　林簡言

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
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
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軒轅顓頊
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妄矣哉秦乎伏羲乎堯舜
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
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倖之乎不倖之彼茅茨不翦而木
不呈材豈曰倖哉彼舞于兩階而黷武窮邊豈曰倖哉彼用夔
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倖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倖哉凡
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倖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倖行其倖者
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
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詭佞遺
草內欺於方寸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
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
昔齊桓公議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無
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脊茅以藉
固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
則孰爲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
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勢之來其
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
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
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
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
改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
爭必大而後有兵有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焉以安其屬於是
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
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
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
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
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
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于
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
害禮傷尊下堂而覲之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之威
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壞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
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
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
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
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
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
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
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
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上下相合殺
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
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
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
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
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
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
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
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
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治國

守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亦不有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於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拜而不道朝斥之矣假設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相顧裂眦而不起削其半其半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是者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五等論

朱敬則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聯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使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馴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導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皎聖人知俗之衛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固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晉不供物宋不成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斷然蔑奪之謀中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墮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奮攫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闔七雄苛刻藩與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所以商鞅獻友李斯因舊交孫臏衰足於龐涓張儀得志於陳軫一旅之衆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靈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蕃雄建侯薄俗君俞胥歸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濟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懲周德之餘深懼已國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專時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鼂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因祿無先晉之略置齊晉以逆禮為毬卑矣挺以犯上非覬覦由殺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雖霸又衰中興不能攺物創屬黃初不能深謀遠慮每乎漢魏之際弄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發跡萌

於秦屈寀其人豺狼於漢曰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腸獲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卓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異侯王司徒蘉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換夫高祖造漢肜鑒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動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舉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於命歸思得包四海以獨富裂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羣心交阻偶語開興迺悟天下不可以專欲獨理蓋衆分利須推恩乃先封雍齒然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慮和戮於動五等之制於是行焉既而盜移龍沛皆王室明穆黼衣朱黻卽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敢子受之情下結體信之志羣后因犬牙之勢匹夫絕烏合之衆此所以爲計之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上蹤淦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禹國過當應陵僭之端恃強連交爭之兆豈須痛其將亂冕錯夏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念忌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勳成務之臣咸有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准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卑罪祿產之位宜序親疏之節小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皆同山河冒帶之國穆若骨齒頁刑觀覦之心不或嫌猜之路克復明辟使自我弱高謝壽以無負先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爲計得也柙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踐漢朝之權專禁兵以候疑秉大政以速禍越舉異姓皆篡候隙剌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寘身屠麋此所以爲計之失也嗚呼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徒往則明向使高祖呂后觀既往之勢析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況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孰能明之然人謀協密必無悔矣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汙神器以毒齊民自賈夷賊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徵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薦賈覆之機基於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剌乘其獨納痛言得失反以孚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偏盛之勢上下恬然遂忽亡國當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兢第宴間之際虛懷致決之時方且瞻小男於牀下官子婿於近郡欽然用家人匹婦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權逆賊犯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屢當國既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華趙誡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回一旦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蠡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衰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甚於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悔禍以孤遠上疏張鈞以卑賤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嘻嘻孰利讒害終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宗性也然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道事君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

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苟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雲蓍立后於採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又熾熖以燎原決傷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氏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誅來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克則但取瞽贊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夏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辨其所以然

三國論　李德裕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詐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滯速繫於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肆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稱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東晉元魏正閏論　皇甫湜

論曰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跡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羣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徙亳幽王之滅戲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有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雖大無餘驕士女爲肉籍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蕃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況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蕞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文粹卷第三十四

辨析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韓愈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管仲論　元結
嬴秦論　劉軻　蕭何求繼論　程晏
四維論　柳宗元　六逆論　柳宗元
辨私論　牛僧孺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論相　杜牧　卜論　李華

省試顔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顔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故顔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無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生於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顔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顔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辨曾參不爲孔門十哲論　李觀

論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能友於兄弟能信於友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曰也而曾參雖不聞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悪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避時之過行己之杵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非曾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栖遲不過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衞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日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温温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恩德慮未言者顔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焉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孝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愼其事忠其命乃孝也事師聘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背誼乃孝也而參不敬其事矣不能冒義背利矣乃孝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宇學宜識所言何言之介也主人俯已而起曰嘻之辨則辨矣如何斯可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荀子言性論　皇甫湜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僞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

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析不堛克岐克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豺狼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闢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葉而沫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益故為尤乎

管仲論

元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謨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脩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村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村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未之則引禍福以諭之（若猶未悟）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朝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恃強此誠長世之策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強者則安得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壇土遷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社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侯壇域輿服器玩祖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即定乃共盟曰有武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發其荒惑以立明哲故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遣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齊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从矣予不敢望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且暮皐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骨下見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荒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脩爾才戢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自勉爾弱力遵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及宮矣當以宗廟之亶及否之當以人民之怨咎之當以天子昔誓咎之當以諸侯昔盟咎之以不敢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國未則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歟仲曾是為世乎時

之不可也歟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乎

嬴秦論　　劉蛻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己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己也豈秦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強暴非大敗無以救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罝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觀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如秦火息矣

蕭何求繼論　　程晏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曰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其爲漢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是若牛之渴也豎子飲之涔渟之汚牛渴已久得涔渟之汚寧因於清泠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腸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涔渟之汚不可終日而飲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泠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詗焉參謂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也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寧於清泠之水滌乎腸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成焉何既材矣謂參爲覆者參守其材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褒作哉若不可以爲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孜孜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己不能覆何之材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沈亂貪位畏勝飾情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爲論之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敎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且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爲此言管氏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爲理之大也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自中人以降守之是以爲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

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賁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疢璜而踈矣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輒叢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以教於世莫知其所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啾啾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辨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葺於利苟慮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爲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啞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攖馬見廝養之夫則靄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攖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踈之人踈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皐陶之謨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皐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胙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廣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皇之發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自明誠論　歐陽詹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考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有其明可得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之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無有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親兄弟游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甿立于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教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閒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及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云學而知之者次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者與自性而誠異泒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委之者知之

論相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閒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閒男女族屬殺滅大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号不三二十年闔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鱗鳳龜龍

謂之四靈龜不傷物乎吸元和於介蟲為長而壽古之聖者刳而腹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斷其壽既斷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謨靈之壽之而夭殘之殘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反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術豈合其明乎毒靈介而徵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發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釁而祭之鑄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為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焰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為神固怪忿然是亦為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鐘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身犧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禁壇墠而布精誠求福之來緬不可致拼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致祥如荅實歟妄歟嶽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為至矣楊子雲為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楊子雲又為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蓍龜乎又焉衡夫鬼神乎子不語是存乎道義也

文粹卷第三十五

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丙 總九首

吳興姚鉉纂

文質　人文化成論 呂温　質文論 李華　文章論 李德裕
史官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卜世論 孫郃
春秋誣賢臣論 孫郃　秦穆誣繆論 皮日休
辨君　大甲論 陳岵石
霸國　吳季札論 獨孤及

人文化成論　呂温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成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謟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寢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厠雜其間乎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

禮非醻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行也淫辟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殊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而不為誠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級數煩矣使生人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陵為敗也蕩為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為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嶽而羿浞愚弄鬬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廣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降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為亂遠則徐奄並興夷多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復理唯康王垂拱囹圄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為哉周法六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得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救周之道不勝其弊孝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為將求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者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宗蔑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直內之罪而棄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茀龜筴之信而陳傳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損讚曰已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弊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惟蘇廷頲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illegible]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illegible]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而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弃此為文之大旨也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湜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壯無窮雖為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迹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馳才力焉又編年記事束於次第牽於浮文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録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省左史右合外傳於内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其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不朽自漢至今代以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道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唯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略強欲復古皆爲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其密漏得失章章於是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制同春秋之是非文獻遐因直如南董亦無上矣儻捨源而爭流弃意而從跡雖服仲尼之服手絶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

卜世論

孫郃

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憂崇天生利民非樂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災而盛帝辛恃祐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春秋無賢臣論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僭王室弱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乖恩逆使如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内焚如天不能陰騭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君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内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爲此論譽衆士大夫多稱之遂聞敲嘏敲嘏借而哥之或謂可刋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宣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之賢者子謂之無徵之耶鮮之耶夫子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盡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秦穆謚繆論

皮日休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其不仁以見其仁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溺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溺焉以爲功夫如是摯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梁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illegible]如先立之必能誅亂與公子去暴大夫異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之言[illegible]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背内外之賂[illegible]誅本真之臣[illegible]蒸先父之室[illegible]故生民興誦[illegible]死者無報[illegible]卒身獲于秦[illegible]而子殺于晉[illegible]嗚呼致是也非西日人之罪非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鯀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爲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太甲論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謨於國者之為論也王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何倩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霜露如懷失國之訐以損其身則弑君之誘俏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促促捿蹝昇昇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昇不促皆取伊周以為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簒也有旨哉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襃之余覩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繼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句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纘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眛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鐘曷若以蕭墻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覺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文粹卷第三十六

論丁 總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兵刑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守論 杜牧　戰論 杜牧　斷刑論 柳宗元
臨御　機權論 馮用之　王言論 李德裕　英傑論 李德裕
諫諍　忠諫論 李德裕
譬喻　近倖論 李德裕　寱論 元結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戍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替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倫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況四夷之攻王難者四國人之攻王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覩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暱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歸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鄰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末嬉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頻舉僞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地　其本

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后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戌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是截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守論 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束兵自守反條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鈌鈇鉞鈍鈋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顦顇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符之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机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哉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嶭嵲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倉忽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横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膻腥徹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剷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雖然盜發則疾毆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敵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

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叛示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何地無壽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官庶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灑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爲之言焉

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孰吾道吾道之盡而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明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癢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上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其于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子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爲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爲之反覆[illegible]用也幻戮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爲本趨時爲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甚寡未逢於時則徒施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禪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踈言戎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今堯與丹朱而棄舜復非之心吾歸於舜矣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聽管蔡而不戮必隳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亂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則善爲國者如偃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爲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爲親爲子天下孰不以我爲親爲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言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

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富貴悉分士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爲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爲也鄧侯處位而卑淮陰厚君者也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克酈生死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賾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羿倫攸數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德非塗炭侯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賄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後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附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秦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傅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自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咎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虢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冶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譏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得其機則仇讎變爲心腹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反爲勍敵況其疏者乎齊相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爲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答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爲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爲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立言豈刑湯之首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故聞夫芸芸六經萬機之圖昭昭前史萬機之蹟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言哉有言哉

權論下

大哉權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爲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或不可爲而爲則禮義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梅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塗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人民可去而權不可無飛雷發則群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降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爲此者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況於人乎夫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癉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然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傅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阜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群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興賴善權之上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援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永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權德區執信而循常則傅巖虛老而莫伸渭濱沒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興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百而利十利之必亡苟害於事雖聖賢之議君子擇之苟利於俗雖先王典教達人抗行也乎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羑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爲質奔

趾則己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
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
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稷苴布衣見
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懾克成其功也孫武被褐謁
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二嬖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
權巽風也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不可治之
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勳垂
於史冊鬻拳諫楚子以兵刃脅則脅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
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俟其改過而反其政
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專諸以成其志然後審事君之節雪殺
父之冤不其偉歟夫乾坤之道易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能
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
之莫不胥悅不善馭者以民爲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
者如弈棊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勢也捨非資敵蓋
捨小而取大退非怯敵蓋進損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相會君
於夾谷挫齊銳於罇俎當是時齊侯強而不強魯弱而不弱聖人之
智不亦多乎夫獸廢爪牙則充羣獸之腸矣禽鎩羽翮則供衆禽之膳矣
人失權變則爲英雄之資矣三十輻之車制之者樞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
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蓋說與物雖衆而皆觀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
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
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
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御獸當其塗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
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
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既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雄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
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
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勞
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姦臣奪
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嘗謂二主文宗武宗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
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體豈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
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濤辭多枝葉文塗意而飾詐矯聖言
以蔽聰此乃姦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人臣者當戒於
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英傑論

帝王之任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不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
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
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
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帳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大喜過望武
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凡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盡
瘁於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
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
可以榮祿綏飾雜辯詞足言宜乎偶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
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論亂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菜
奇傑其戰鬪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
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雖降之下非其所據果萌異圖幽
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隷畜之豈有斯禍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
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
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衆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
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
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
唐獻犬鷹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
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 [illegible] 激主之
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
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
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
矣雖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

言如僕高擬穀蕭相國及問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爲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相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之后皆有所嗜吹簫擊鼓之娛微行游佃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竊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雖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掖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脩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寱論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於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繼之大夫歎曰諫議冗吏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辭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寱婢一人在大夫左右以寱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求得寱婢寱則寱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寱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毋獻勞辱寱則假寱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寱病寱中寱言非所知也引寱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婢鞭之不止疑之鞭之奴寱愈甚奴於是重竊規侯意先事寱說說侯之過甚言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寱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爲上賓復其奴命之曰寱良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寱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侯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侯夷奴耶

文粹卷第三十七

文粹卷第三十八　論戊 總一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前賢　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頲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三名臣論 李翱　三賢論 李華
失策　漢斬丁公論 皮日休　袁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李德裕
張辟彊論　晁錯論 李觀
降將　李陵論 白居易
佞臣　張禹論 李德裕

省試夷齊四皓優劣論　蘇頲

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恥當年而節莫覩故發義以立志從道以成功激清一時流譽千古然立志者必義也成功者必道也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功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能繫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孰能利其國當時緊賴非四皓孰核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在考其功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辭國而歸焉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焉天之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人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濟否足以獨善不辱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則言采其薇墨台氏之子不屈也言融之德忘棄翔儀究全生劉之德盛則欲冠既列夏黃公之徒知時也緣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立矣深推終始敢無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而敘之其跡也二棄身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以屈身商皓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四皓見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爲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爲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爲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爲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煥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亂之魯曾而邑偪強齊仗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屹狼顧之遺黎潛辨形埃妙用心術惠訓不倦

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産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修茂績身爲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著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則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貴斟酌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秉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勸而不能欺五之月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派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三名臣論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爲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爲信然雖度量穿窺而遺迹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問請不得已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小者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以識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者由虛考實顧容寄言衆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耳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劍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爲燕將摧勝齊師挫衄於二城之間很損於兩國之際軍不擬敵身卒弊于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識所未諭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之所聞者未敢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格以道德致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也及吾當飯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澤被生人信爲美矣然徽功事儲務人之情要矣肆奢越禮僭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綿構必成事也而業身士閩而國治兵弱而強鄰畏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滯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己而未審於人樂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徒之以德收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者之言可謂懷祿不肖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短長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爲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然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德負經遠之才常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酬諸之大略以康濟爲己任進逢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宦邈元士命止中年位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辭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三賢論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辯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閒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淫謔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妻雜於嫫母被縕裳蒙黃麻文美醜妻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害其善惡在遷政化儒風俗則賢不肖與實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世奈見事元魯山而友劉書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

道統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深也然各有病元病傲劉病貫物蕭病聚惡太亟假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益職明於賞罰然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謂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於是作破陣樂詞是樂也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為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為繁才罪于是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與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故序贊修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贍其形容不侯見而見其仁劉被御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奔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悟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卑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精其實究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而之至當以律度百代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絕孤厲不可謂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謫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悌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亦無憾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退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使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操宇弟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孟守道而斷趙郡李崿伯高含大雅之業崿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嶽謀道沈邃廉靜與國香渾德隣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極士材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退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寄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挺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款日忘返退而歎曰聞劉公精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悞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相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剛遇其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廣敬叔堅明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穎川陳讓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興宗季長專靜不脩穎川陳兼不器行古人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陽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季融粹微而周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於事柳芳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幾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遡季遊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躁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與茂挺少相知顏與陸據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四最善天下謂之顏蕭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遊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殁于汝南無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云

讓斬丁公論　　皮日休

忠之為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忌衾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開去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偷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慈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撓而謂上之受諺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是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開去必佞彼受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措也有受不可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貳而去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非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非尚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愴敵無殺誠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

士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淮陰彭黥布至曲逆侯是也）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當噫漢之初立未爲無人丁公試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袁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李德裕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貴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清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階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拔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痛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雖與並爲仁矣盎惟有正真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之不昧矣

張辟強論

揚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屑皺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按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向使留侯尚在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謀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呂在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溘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寄以紿呂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借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圖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晁錯論

李覯

覯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其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接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方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乂狂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構七國借誅錯爲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異在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況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是還乃獻款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帝封濞於吳以誅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吳國以絕其逆縱僭侯以輝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盎之內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倚人人東嚮各欲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見禍逮先歸死矣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偷生奈其子所業壽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齊身苟國濟身則忠有不逮忠有不逮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耽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特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窮竭而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云其宗哀哉子聞見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illegible]）者爲能獲其死所

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軼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噴啗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隳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偸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稱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以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子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張禹論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杖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雷霆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斷之於己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興如存之感況薄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而斷之不能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瑒有陷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推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爲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文粹卷第三十八

禮樂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禘祫議　韓愈
遷廟議　韋[illegible]貞
立廟議　朱子奢
宗廟籩豆議　崔沔
同前議　韋述　張均同議
同前議　楊仲昌
昭陵議　韋[illegible]貞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丘議　唐紹

臣聞禮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進奏曰准陽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分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獨孤及

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禮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遵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長孫無忌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句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代祖元皇帝潛鱗韞慶

屈道事周道隆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德廟萬代不遷請停
酌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
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有炎漢高帝當禘太祖皆以
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
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
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
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

禘祫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廟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於其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希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臣乞召對面陳得失庶有明發謹議

遷廟議　權德輿

今年夏四月禘饗於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勑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奉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爲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遷移于晉不以兄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士議范宣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毀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有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一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

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鯀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啟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祭非禘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卿裴郁請下百僚會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遷園寢分饗禘祫加藏帝王虞主而枚卜瘞埋廣引證多皆失禮意皆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別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啟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議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識禁中乃今東明容疑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讀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親盡或遷雖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上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斯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同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於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

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立廟議　朱子奢

臣謹按漢丞相韋玄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拜君降二鄭司農踵玄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騖各相師祖成說其所習好同惡異遂令歷代就祀多少參差優劣去取曾無畫一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別嫌疑慎微遠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準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稱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幾與子男相埒以多為貴何所表乎愚以為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前史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義也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若親盡之外有王業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為始祖儻無其例請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虛位將待七百之祚遞遷方處庶上依晉宋傍愜人情於是八座奏曰臣聞揖讓受終之后革命創制之君何嘗不崇親親之義篤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廟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儒雅既喪經籍煙殄雖兩漢纂修絕業魏晉敦尚斯文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是所見而起異端自昔

迄茲多歷年代諸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
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至德自然孝思
罔極聽蒭蕘匹夫之志制作窮聖人之道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古之
彝則臣等奉述徽音討論往載紀七廟者實多稱四祖者甚寡校
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
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尚書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至
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
才稱博物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
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
則天子之禮下偪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
位不同者焉況復禮由人情自非天降大孝莫重於尊親厚本莫先
於嚴配數盡四廟非貴多之道祀及七代得加崇之心是知德厚者流
光乃可久之高義德薄者流卑實不易之令範臣等參議請依
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庶承宗之道興於理定之
辰尊祖之義成於孝理之日

宗廟加籩豆議　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
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
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
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罇坏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
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
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毛血腥
爓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
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
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
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
薦於先者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
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
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
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
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
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美薦而
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
怠則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所漏略皆詳
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
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
和羹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
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
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
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
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
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
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
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
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
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
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

同前議　韋述張均同議

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
三牲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
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自
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
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此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
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
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有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
與宴猶且異文祭享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人豆人各掌四籩四豆
之數且其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然此數文祭食不同常時其來久矣

且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也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案當在御矣韶護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爲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爲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弃禮經以從流俗列衣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同前議　楊仲昌

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瀆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與人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爲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奪是稱不經爲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豆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昭陵議　權德輿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毎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擾今欲於見住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恐所見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否聞奏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絜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宮在山上以便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板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爲異況舊制既毀新宮是修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艱爨饎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絜清絛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絜而敬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於事爲當又無所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耶臣愚以爲但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愼重詢及庶僚徒獻所聞伏增戰越

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塡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專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拔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進以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

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所議者謂學生之與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以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議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専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歳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専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指掌其事而隳壞其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然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去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文粹卷第三十九

文粹卷第四十　議乙　共十三首　吳興姚鉉纂

明堂

明堂議　孔穎達　　同前議　魏徵

同前議　顔師古　　大享議　馮宗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禮樂

三朝行禮樂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illegible]杜佑

車服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刑辟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復讎議　韓愈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勑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崐崘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勑云爲左右閤道登樓設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壹殿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冝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從於朴素是以席惟葛藁器尚陶匏用繭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迥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欲步往則必方奥聖躬侍衞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

同前議　魏徵

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蠭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即仍其舊

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
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
敬可足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
山海只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
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
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象又事多
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
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
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
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同前議　顔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
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駮互執所見巨儒碩
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
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爲
準的實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
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
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禮高禖九
門磔攘以御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
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
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寢也尸子亦曰黃
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
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
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皐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
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
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
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牛等乃以爲明堂
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泉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
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
苟立同異竟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
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宜之今日則尚或補
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
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
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

大享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蓋爲桂茅擅之
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巳之地者
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辰從正名定位人神
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響至保合太和焉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
湮墜詳據靡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
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
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
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丙巳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
也高祖天皇大帝纘業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
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群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
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遥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
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藉軒臺之威屬皇
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
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儲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
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
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勞因府庫之饒而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
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焯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譴
煨燼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巳未愜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祀
事昧尊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鑿土不文今體
式乖宜違經蕃飾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
事資虔恭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
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閾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

憂豈容沈默當須審酌曆之計揆繁省之宜不便者且畢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求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秖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自數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大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全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璧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也後有二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其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二篇元會群后奉辭趍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勖以鹿鳴之失似悞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之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獻觴其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首以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可雅樂郎鄧璩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昊及璩等食舉之曲舉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詩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准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玄造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令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眄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服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韈而升鐙跣以乘鞍非惟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

入於旌旗之間儻焉有驚焉遂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傾不收倩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魏代閒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揚搉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巳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有尚矣夫日月星辰光明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教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雖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之神也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臣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之四靈之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木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盡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茄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應鷩者鷙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敕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有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

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視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不足以懲奸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一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采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君先者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君先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

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文粹卷第四十

文粹卷第四十一　　吳興姚鉉纂

議丙 諡一十三首

諡議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諡議　獨孤及
唐丞相諡文貞楊綰諡議　梁肅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諡議　獨孤及
駁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諡議　權德輿
唐隴右節度經略大使郭知運諡議　獨孤及
駁議郭知運　崔厦　唐御史中丞盧奕諡議　獨孤及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諡議　權德輿
晉諡恭世子議　白居易

古諡成世子議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諡議　獨孤及

太師稟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居叶恭秉彝勵岡違德惠和以撫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繻誇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夏輯睦天寶之年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袵太師蹈危機不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行而節不奪忠之大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僅進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群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衮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咸事寬為之首百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天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沒以諡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章善鄭文終侯是也蓋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諡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誄諡之制宜以鄭留為准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諡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諡文貞楊綰諡議代太常荅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存以位敘其德沒以諡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諡以尊名節以一惠

名之浮於行也楊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誰曰不然今奉狀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丞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戮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周則載之於公其事可見況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甚我我則靜而守中因踈為簡適見清節又有欲載之患皆備泄致辭竄自貽也庸可救乎及夫載罹其殃公膺大任任職月後屢以疾辭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三尹無食粟之馬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揚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以賄儐可不謂貞乎掌訓詁秉銓衡慶成均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憂國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亦殊貫又安可以一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貴於一名哉若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成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也取與然明白彰於遐邇者今或棄人之音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刺骨之說非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衛正言正色取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阻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宜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為定制乎伏參典禮近考故事楊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宰用中典諲參其論在台司疑擬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荊州一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裁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姦而三楚之人悅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尚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散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為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疑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下暴威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諲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諲昔事先朝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拔荊榛扈蹕靈武忘軀進忠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嘉謀嘉猷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溫樹不言雖可得而知也至有觸焉明白欽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器以議事失入時宰苗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其言刑為之省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雹之威聖朝行寬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咨繇曰都在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為務故相國房公琯故吏部侍郎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公薦在方面之任今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各以幕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咸熙五典克從者實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荊南也戢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為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太常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疑擬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弘規不可備舉傳敘八

元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謹明謚曰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諲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群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嘉謀於巖廊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荆門之政為仁由己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而稱之議名之際敢不闕其所疑而録其尤　著者有司之職也其閑窗訟獄在未執政之前前議之詳矣敢厚再告王若推進名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書儀凡歿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廷辯可否宜在衆議令駮議撰謚異同之説並故吏專之伏恐亂處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義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翼缺之格德臨事必弁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賁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發一莫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譽正稱貞則遺其忿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此皆有為之也若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宜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封德彝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温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魏知古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爲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字謚未知所出何品式請具謹當以爲援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道苟靖恭于位雖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謚如萇弘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是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諲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已來以賈詡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器重王渾之器量劉恢之器裁庾翼之志略披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微一字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参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謹明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温潔廉敏慎用文章術學貴適達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濟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秕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儉然而温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魏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天周旋勞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絶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殞於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翟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謚曰恭述揆所發節以一忠勤官死事炳然照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御史中丞贈原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獨孤及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爲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戎夫

下元富太倉有二十年之蓄至玄宗循傳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确故能破黙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於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為息慰薦歷下吏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㚟以果勇代處分閫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道路戶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成王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勳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謚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厥孚威如象辭曰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謚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厦

左司員外郎崔厦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祭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集謚今乃申請竊揣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立勳位秦綸撥附從者寢葬不中禮會無妄之求況節度當開元初賵贈特加理志追等皆出恩命追悼之禮亦已當矣今又卤葬外於典章追述往之闕遺啓將來之冒昧況今裂土者接畛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尚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從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時次葬易名時也古有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已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戍請謚也當葬前非時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謚況帝王殊途不相沿襲所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嫌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己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乎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面之寄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依嗣子然後作謚今之專征者雖逢風雲化為侯王其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內外文武具僚之先爰蒙恩錫或音徽久沫或墓木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未嘗以殁代遠近為嫌夫贈謚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洽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桁之督關於秦塞知運與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運則汧隴之西左衽是懼今朝廷方將命將帥以征不服討不庭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葬久而廢大典況夫謚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貶之使生者聞美謚而慕觀惡謚而懼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今非為殁者之子孫以為榮寵贈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苟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否竊稽載籍衍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勤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保性命而守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羿彀或不恥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義不去以死全節舞旱不屈勢窮力屈以朝服就執西向而辭然後受害雖古烈士者鮮矣或曰洛陽之存亡操兵者實任其咎非執法吏之所能抗師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死誰懟某以為不然勇者御而忠者守必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危而去之是智免也於忠何有蓋苟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乎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夫豈愛死而貴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丕孔悝康察之任切於主宜其之官分命所繫

不啻保𡘜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勠力捍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而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持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遵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閒志濟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先黃門以直道佐時奕嗣之以忠純可謂遵業矣請謚曰貞烈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蒞官雍乎粹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儕彼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賛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為文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彤周僕之故事尊舜祖配天之大言以為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穀尚永清公主欲以池宗主婚及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冕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呂諲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鄰郡廩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撫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在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藎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獻可替否曰憲思及昭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定宗廟之饗為獻可正婚姻之至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秉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代以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推取捨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苟盡以烝烝之又俾不格於姦乎故發之始形則齊慄祇載而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孤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荊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啚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邳豹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illegible]）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定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徵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於心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文粹卷第四十一

議戊丁　總一十三首

吳興姚鉉纂

辨代是非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魯議　高郢
漢高祖僞游議　高宋　　貓鼠議　崔祐甫
酷吏傳議　權德輿　　世祖封不義侯議　權德輿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喪制
定服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王東之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改葬服議　韓愈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大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書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爲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爲甚焉嘗試言之夫無聖人無作作則爲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爲天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爲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開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謂所歸而舜禹揖讓殷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郢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歿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聲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爲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何守而用之耶縱懼其未能又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嘏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闕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諱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魯應武王之稱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褒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餞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大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大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准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王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

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矣至於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

漢高祖僞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明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擊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況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愛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寖歸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猫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爲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麇彼此日以時殺獲爲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

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爲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徇性能秉一方事擧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二傳以誡世厲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爲中郞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反目爲鷹隼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求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擁郡守剛忠純懿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恚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絶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旣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以夫推理決命舞文巧詆之徒曰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嘻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徇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虐勇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悅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論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巢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自百度正三綱立慕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因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音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心則當錄舍功用昭洗瑕蕩穢大則布之威寬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伏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

夫蒼頭子密有使宰之逆運其狙忍時何卧寢遂使命懸僕隸於中援旨及諸閣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偷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寸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其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不足勸春秋書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其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孰謂罪罪戮其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階意僭蔭各幸其君之亂而微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啟臣下叛換之源棄名器而絕彝訓且以寰宇之大為戲時風浩浩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為魯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致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陵夷桓靈失德官用宦竪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奪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顧而不扶禍則先唱興言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先帝之廢孰謂人心敢誣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刑戮以擁誅求焚燒都邑驅突放横未討來餒徇死溝壑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旅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丘墟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與服黨助對邪驅暴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靡爛刻剝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鄙均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質允誠天假布手毋妻屠戮種族無留骸之首然臍遺臭萬代背肉未盡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斷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者斯鬼居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故朱弟兒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魂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於梟悖之鬼哉淌露蠲奉吹噓庇身戎狄每承餘論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幸世知仁義之本昨忝末階曾捧受德音今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祓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聊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毁

定服制議　蘇衛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毋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周未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飯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疑神遐想以為尊卑之敍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群經討論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案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

不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
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
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案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
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
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
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一月而滿
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
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
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
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
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
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
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
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
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以太甲至殯訖方始十二月祗
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群后
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
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
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
人以終又閒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
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
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
士虞禮云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
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輒欲排毁漢初高堂生傳
禮旣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
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
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挾造異論旣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
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
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
常從鄭議也端月入禫禫旣復常則二十五月爲死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
月其議本同爲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
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
已殺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
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
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
去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自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
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朞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
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軌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
但鑽仰不休必當衛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荐言所有指摘先
儒願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
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
慈酬罔極之恩者也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
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復正朔三
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
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
之中耳春秋諸國魯衛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
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不聽其子服出子游爲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
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
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
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
皆服王云從子繼母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
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爲損
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

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禮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戒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樸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貴恩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甸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心可為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母之親子也賢而親之無能則憐之既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慙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葉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崔輔論舅之寬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乖俗情今與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啟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雖度精誠其脩若寡祐甫昔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除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訃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聰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望幸也公理又諗余曰政自從事於丈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盍示今議之利病耶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項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閑視光

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適我諛與不略我衰德念益虜之戚收門吏之舊周麦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匀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城況其渺瀰既廣嶄峯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曰用讀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郴鄒州寄舍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郴州另之龐歙州濬或以疾而殁或遇戕於盜韋氏出守海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友交也於是斂已箸韓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從感容而已又聞崔陸甫佐江南西道使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參佐有加官者聚合藥餌卜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宇損館於荊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黃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嗤鄙之詞充牣於聽聞我權夫曲辰叟之智也好我者憫戚而相譸曰愼無以方枘於圓鑿自取辱焉言辭然如不能僕懦夫也因是而自悔乃其實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歡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之無算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首知其風味公直簡諒則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刺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盍辯焉祐甫應之曰噫吾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孰之有曰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恪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很藉甚盛豈造次之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祁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憂可明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優劣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翦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鄙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僕宣子之僕及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執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後來之受舉爲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接我王霸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屬儒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文粹卷第四十二

五首　原道　性原　毀原
原鬼　原仁　並韓愈
三原　原化　原親　皮日休　原仁　牛僧孺
五規　出規　處規　戲規
心規　時規
二惡　惡圓　惡曲　並元結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

不續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性原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毀原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多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常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

無形與聲者物性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歸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于民之有是時也原鬼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日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以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産施濟子去其父夫去其婦蚩蚩嚚嚚慕其風蹈其閫者若百川蕩滂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户以爲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雨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衆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衆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御衆邪亂以治天下其賢尚厥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謂其子者必償肌膚骨肉傷愛毀性以爲敬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僕臣愛人之責過乎其親必捨而爭公子開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吾益已降急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殺己子嘻愚敎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僇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碏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僇則他人僇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和善夫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原意曰聖人睹生民以天下離羅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援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湯有以仁紂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游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諸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伏已聞就戮豈不裂封疆土來藏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自嬰禁逃罪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亦似鼠藏者入九當其時瓌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諫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皆絶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厩乘馬圈食而已汝勿恃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illegible]歟爾而歸者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處規

州舒吾閑元子曰吾聞子多矣吾將何爲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爲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大猶也吾欲世人飾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掇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曰許夫友元子聞不應對吾

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不曰使吾得所慾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媒猜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專汙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猗（猗見之別號 [illegible]）終不復二詞就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是言違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閭閻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直卿聞之責過於元子曰嗟嗟丈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象寃之彼牧兒望丈山猶僮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丈山猶伉儷斯豈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感一兒使不知所以象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直卿曰於戲吾獨立于空山之上戲與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象戮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直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酣歌夫公聞之醉縉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illegible]）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illegible]）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甚其甚也則須封巷裏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行毀德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忠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醉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學者用爲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喩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丈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丈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丈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丈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子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矣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丈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其惛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世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輸實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切而死之全元丈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褻其直愚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鐘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己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無邪凶惡其圖皆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顧叔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文粹卷第四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平賦書一首　李翺

復性書三篇

復性書上篇　李翺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爲江爲河爲濟爲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爲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王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之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然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

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修之一日可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耶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旨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皆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眡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

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平賦書一篇 并序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爲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弃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爲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拓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廢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舊井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凡爲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爲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爲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爲步古之尺小於今之尺四寸八分則古之方一步當今之方五尺二寸二分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爲畝[illegible]時不同後從之一畝爲古之田三畝）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illegible]）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illegible]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九百畝九夫也方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illegible]）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illegible]）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illegible]）方里之內以畝爲屋室徑路牛豚之所自息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illegible]）九百里之州爲千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畎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万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捐其中長綴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万四千五百六十頃）畝率十畝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率十取一疋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疋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囷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于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歲之精勿濡以內于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

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毋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扶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予侮此之謂也

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上

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古文丙　讀六十七篇

吳興姚　鉉　纂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時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通世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大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與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遺賢者矣況竊室于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牲豕民爲陸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矣夏啓書乘龍周穆謠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騁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止於此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之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之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湯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佞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皆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非也仲尼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象羊猴貐尚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脩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能脩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脩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脩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蹤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臨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蹤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題會焉

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累者不觀其窮觀其當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執累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與不肖必傷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庶子採廉於伯夷庶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且蟲豸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且蟲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紂大君之狙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況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且蟲雲物不禪於天地之而復言哉也

舟之有佗（五勿反）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亳紂土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鄉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蚯蚓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固吾去固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老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登賢者於厲夫至乎是者為心乎為身乎心則勞身則儉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皆是吳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不學而廢者恃理子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己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脩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姧罔期而姧罔自至貪賦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

非敢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己賈攸　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己躬也夫易化
而善者齊民也雖吏與賈攸　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
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
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化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乎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
皐亦人耳孔顔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
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僭之過乎
璽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
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微忍己之辱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
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
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倉廩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
民今之所謂賊臣

蚜蛂能害稼不能害人姦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
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
言之曰賢不能親闇蔽不能伏富亂不能正富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
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傳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鵷鸞焉不常見
君子慕焉鳲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
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亂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
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
不高而爱貴志不定而要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
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卑也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
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爱雖至而不嫉雖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
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旋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旋噫吾之道
猶弓箕乎陶旋乎
自漢至今民産半入乎公者其惟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
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畝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酗酒也爲酒今之酗酒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揚墨有道乎曰噫蔽格篡者皆有道也何啻乎揚墨哉吾知夫今
之人皆揚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劉蛻

漁父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
還他日叟之子壯闔山而縱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役無救虞
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救之以涵濡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澤上反問叟

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富於丸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譽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更不學使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端冥之後漁者帝而奔帝辛曰始風緩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聒臣鉤未及吞而雷驚焉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盡戮於變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關魚亦夥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䑛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幾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夥餌薄矣臣不受戮夥民龍焉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闘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讀鼓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其閒仰見鳴鳶集其上乃斫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眡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澤笑曰始偽以紿一器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日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哀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為之箋正其文字成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俚以其頗有識動余亦存之戚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 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膺無堪遇讓江嶺陛下忽降公詔遽錫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須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著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談為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俟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逆亂之兵東窮江淮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逆寇之餘與尅為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三京從術兇帥者不可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遂破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破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觸險姧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汙憤積上皇忽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愁憫肆罪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偶聞忠直過則喜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珮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備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廢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諂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寶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老且貴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役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非盜賊道路甚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顧欲以自樂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

幾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悲如公直亡矣忠信失矣冤悲生矣且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旨常言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哀勸之詔人皆族立當衆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爲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進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則帝王常道何爲不及

文粹卷第四十四之下

文粹卷第四十五　古文丁　書二十一首

吳興姚鉉纂

書語對答
拜禹言　李翱　拜嶽言　陳黯
治家子言　陸龜蒙　齊勉士言　袁皓
英雄之言　羅隱　言醫　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對禹問　韓愈　濟爲瀆問　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齊司寇對　程晏
眞龍對　蕭均　愚谿對　柳宗元
紀梁公對　楊夔　答問諫者　陳黯
經旨
文道元龜　向防　禹誥　陳黯
補逸書　白居易　疑經　司空圖
正尸祭　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關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遍徹若無在衣襟爐灑觴斝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爲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盻蠁而荅孰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栢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虯鸞屹然崇于雲月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恩盡乎余之敬詞之懼黷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爲妄言者之箴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籍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籍田器歲東作必大集殷賦重秉耒耜者一擧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

居宮室臺榭侈其隻益倍民竭力竆土木中轂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隻又倍前世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觀農事召冢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宋晧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遺載致黃金與士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譁懽快喜相聲曰是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為宋人幸未死果生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見而國彊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鹹滷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曰百姓憂而聖人厥矧秦傳而閩之疾百姓之苦莫狴溝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覩之金玉在山鹹滷在田取埋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殺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疇而耕死則葬邑兆而吏勸吾視宋人之泮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事吾於禍矣維父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屨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遜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遜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醫　李華

晉侯方爲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鄭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療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于晉晉君坐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臨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歟惟所擇客曰臣樂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脯饋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諭之曰君膚腠而陽亂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蜿蜒維而貢南海晉與楚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儵彼動搖低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輕或斂或明適然縣縣於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叢以當戶客杳杳而樂案若取牙與低參呀將拆而復合雲壁封隙之嵌空闢小往而大谷登崖巘以日壙才假仆而雲冒濱江阜衍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鼎漾綠對芊縣走巢蒼連簡籠榎梓橘柚之林容孕元氣寒暑若一濁不流風幽不衛日援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乎號終昕音晦陂光紛日如雪族路四望無人移足復履黃鳥時鳴白鷗飛度臨險瞰江江隈為潭度處不動常有神怪黿魚涵泳雲露鱗出介鐵草以漢風颭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猜怖蒐怕毛骨洗然葬木頤眸猶擢路泉頹林蘺疏冗聲源鼻歕支流澮澮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者清涼透崖狹湍躍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猜前閉泊究宕槐石敵磨犬發川上纔見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涌波淵以而生根浙浙飛雨冥冥起雲沉涵春生谷梧曰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花荷華組繡一川楞羽蕤之多名綺合散於水間從隨流而浮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驅沆起雲翻雨不相傷狎豫瀨閒緣渥覺觀照江成霞碧若不離修伏深見沙旁經閣闌綠綾欄檻上有娟嬋絲音入雲侵香杳而游鯈隨風而復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聲振城雉搖撼崇山峯墜鳥

歔狂悸惟猢皆沸首飾義千金一臆傾千家恐不相及者以粒計倉禄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差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爲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楚故曰可爲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爲也晉侯色生力起斥御者撤膳耆而請曰先生與說寡人病幸聞矣客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敝邑敝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爲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關而多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賜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怳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猶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屈晉故曰言鑒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剸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官者爲近耶夫官中之近不過爲吾折支矣吾雖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官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頤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蓺之至也投卯于外不必在官者信之至也故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蓺之不愧晃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還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皆曰遷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化具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也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授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得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不得從而爲之辭

濟爲瀆問　　李甘

北諸侯來朝過溫溫令逆于溫指問水名令曰濟也侯曰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張無風或毀船殺人得清濟洎濟之水不加深別爲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爲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當吾秩吾不謙先王班祀之意也令曰濟南去數十里遇河矣負介如此馳狂獨中未嘗改瀹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堤千里不斷不屑並其流鉤汶而東路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爲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間齧涇渭汨涑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慈民生中土患執逆曲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羞也執事豈以大爲賢乎侯默然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龜蒙

寒泉子（秦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斷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爲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事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慚乎惠王曰醞雖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勢與力懸絶故也蘇子誠

知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難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爲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泮豈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荊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爲兵一爲鎛銚董澤之蒲十九爲幹一爲箕其捲父子兄弟之血肉後賊野草齊鬼焉燕秦趙胥化鄰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蛭蚓聞之者悄感酸骨泣不自禁一旦有人冊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帖安目秦亦斂戢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西復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闕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歸國猶不念秦仲之業艱難寒泉子耕於鄗趙即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殺對

程晏

齊境多殺司殺不理景公召司殺誚之反誚公曰請理君朝廷之殺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雜嚙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一牛闘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然乎以其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賊臣以司殺請司朝廷之殺然後司封疆之殺也朝庭之殺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殺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志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音坐司殺以不事晏子曰司殺死田氏爲鼷鼠於齊矣

眞龍對

盧均

客有抽時賢待己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眞哉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眞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非龍徒也今聞葉公騶畫其象則慕攀形趨之是欲滋乎秦肓宛蛇魚類耳眞爲在哉曰然則擾于夏闕于鄭者非耶曰妖而怪所以幽王昔身子產不禮焉牽假物矣彼其眞其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狐或蝎于天或巢于田或異于人或爲馬或爲魵有伴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細陰陽不踐歷常其在田也膠腴疆土應豐蕃廡其在人也珠婚心彌呼成智門其爲馬也而體柔曲編崇九州其爲魵也兒淚滛滛秋江萬尋至如被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邁舒是群龍也縣古今而不僵渥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亢悔於時豈獨矯矯爛瑞露威於葉公而誇爪嘬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斂眉而俯不復抽言

愚溪對

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牙鋸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睨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與曹螺蛑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駸駸以遊汝闇闇以守汝汝欲爲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溽暑之爍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蕩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

攃棘偃卧徙踢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凉昏默卒不知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谿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書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閨闥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脅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賓之蠹將前朽掛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疋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鷙於烏雀焉乎鷙於鵕鷺乎鷙烏而無別不如不鷙焉矣天后默然

荅問諫者　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耶殷無比干耶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爲難矣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專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爲而來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四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詣道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宮闈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文道元龜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穰山公則衡之從考昆雅好古道門尚詞客嘗令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于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敏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願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揚而進五世矣雖不嗣系藉餘休敢著元龜以敘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時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關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取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頽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畧事抒軸乎天人之際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與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衰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執物範衆安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釆其謳謡之所歸卒讓于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蹤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疑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毁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維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自宜複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爲世有之器呼不賢而毁其器俾後得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尊征諸侯肇祖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哲王有彝訓曰禍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

供俎豆乎卑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周黍稷以奉粢盛于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絕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顧擔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湯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吝爾有衆克隋厥功其有衛師徒戒車乘勤吾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龔其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君諱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為周諱其過哉雖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誡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諸其貨而侮王命也王室亦不世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以取金為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曰天王使來徵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譏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酳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受尸受福于神象乎酳尸嗚呼唐有天下化乎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褻禮無匪臨之文漢魏以來如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為薦是也是以闕不以廢古者尸到者皆女尸建爵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廢而發闕相襲至此耶豈天奪之使侯吾唐聖人補其遺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文粹卷第四十五

文粹卷第四十六　　古文戊　凡二十四首

吳興姚鉉　纂

讀
讀荀　韓愈　　讀墨子　韓愈
讀鬼谷子　來鵠　　讀司馬法　皮日休
辯
諱辯　韓愈　　辯文　獨孤郁
辯謀　康駢　　辯害　羅隱
時辯　沈顏　　三子言性辯　杜牧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太華仙掌辯　王湛
盧江四辯　盧肇
解
進學解　韓愈　　仲尼不歷聘解　盧均
文之章解　韋籌　　獲麟解　韓愈
國之興亡解　李華　　象刑解　沈顏
工器解　程晏　　人旱解　皮均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閑　　命解　李翺
叛解　李甘

讀荀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先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已耳揚雄氏而已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讀墨子　　韓愈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賢者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

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悦如是哉子以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讀鬼谷子　來鵠

聖人神疲力盡以行道開禮展樂以告人欲天下不忘乎温良忠恕敬讓之心也後之明王又增以設學校立廟祀籩豆時修衣冕屢製衣其天下之書則牆麥簏簏林軸麗麗斯可謂教導之備者也如是猶有不率其勸不由乎道者所以聖人憂其殺隳乃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何訓之示之之至而訓之示之之難也鬼谷子者鬼谷先生之書也六國時所作其教人容動色理氣意之間以詭給激訐挑固呼哩離合揣測反覆檢滑之術悉備於章首余讀之知六國之時得術是書者惟秦儀而已亦盜祿入國之秘經然自六經已降至于衞鞅之後其中有數篇者乃今之粉兒孔子亦可與秦儀齒也至如揵合飛箝（揵合飛箝皆書名）實時之常能是知衞鞅之後不讀鬼谷之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嗚呼聖人之道設禮樂詩書之多學校廟祀之盛孜孜矻矻則何易壞易崩入人之心難耶鬼谷之書三卷而已代不家有則何自然符合奧妙契人心之易耶使天下用聖人之道學温良忠恕敬讓之心得如自然符契鬼谷之書者則吾見聖人無恨矣抑余瞑目放己陶陶入太古風是不可得也昔蒼頡文字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吾今不覺毛髮聳寒者是疑今之復有鬼谷新書而懷之者則吾不知其備

讀司馬法　皮日休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士為諸侯諸侯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為術（謂太公六韜也）術愈精而殺人愈多蓋工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猶子也何異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人後之士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為猶士為

諱辯　韓愈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illegible]）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而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周公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孔子曰宋不足徵也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衞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昔者吾友又曰[illegible]）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illegible]）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illegible]）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耶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耶今世之事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辨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大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文為五或七而九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彩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華則不足以舉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叙急是

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耶不得不然之文何體之慎耶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爲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撫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目文與藝嗚呼

辯謀　陳黯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爲己而鮮爲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爲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躋鑿橫疏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爲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爲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風聲偉論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昏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爲不然恐盛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辯害　羅隱

虎豹之爲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智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菽粟而顧釣網者也於戲

時辯　沈顏

論者以五帝不迨於三皇時變也三代不迨於五帝時變也五伯不迨於三代時變也孰曰時其在君乎在臣乎在民乎沈子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古若羲若軒若陶若虞時在君也若殷武丁若周武王若齊桓公若晉文公時在臣也若夏之桀殷之辛周之赧秦之二世時在民也故時在君則爲皇爲帝時在臣則爲王爲霸時在民則爲禽爲虜爲禍矣夫君德自勤時在於君君德不申時在於民愚故曰在君不在臣在臣不在民在民不在君臣吁唯明君而能知時之所在乎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均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象耕鳥耘辯　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已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也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

躬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獸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誑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竦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儼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須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欲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踞而北者爲首陽絶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傾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爲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發山流川者神之所爲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　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達而復絶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且此者無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鴻闢之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爲開闢之也且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向無定歸當止一河之疏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爲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達也克傳以爲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導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汩亂而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傳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而背者爲龍耳角而聳者爲牛首斜而峭者爲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睹見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誠開精達以是或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哉覩其形而咨之果譯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與爲愚而有問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雖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爲九江鄣鄱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山海經按海内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注云在歙縣東浙江出焉海内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注云即彭蠡也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由此名也廬山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也考尋載籍古無廬國之名是劭以廬江爲廬戎之地也按左氏傳廬戎亦曰廬在宣城西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後人因述而不悟按漢書諸侯王年表此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頻注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尋陽長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武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用俗爲廬而名山爲西域法者曰東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封俗爲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亦明矣今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江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今浙江是也今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綿彭澤凡三百里弄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于彭蠡廬江豈非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國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右辯廬江

同食館不知名於何時咸謂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因以爲名按左氏搨十一年傳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注云盧亦爲盧盧

戎南鄙也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注云庸今上庸也傳云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又于句澨句澨楚西境也使廬戢棃侵庸戢棃廬大夫也又按漢書地理志當陽之中廬在襄陽縣南今猶有叉廬村顔注云隋室諱忠故改爲叉又按楚莊王時都郢即今之江陵由郢而伐西北密邇之庸安有發東北數千里之廬之上下同食哉此非廬江之廬明矣噫夫命名者不詳國地之本末俾後世地因名而生惑余今以廬江所治故六地也六與蓼皆滅於楚以滅而被孫辰歎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足以爲後代鑑因更是館名曰建德

右改同食館名

漢書淮南王安開章乘之泥陵肥陵肥水之上也在壽春應劭云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今按肥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繞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也高不過百尋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實同而所流實異也故皆曰肥今二州圖記皆不見夏水與父城惡睹其謂夏與肥合者乎且合於一源分而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而云夏與肥合者亦應氏之失也

右辯合肥

按圖記今冶父山在廬江東北即左氏所謂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者山是也余按杜注及地理志荊州記皆云冶父城在荊州荒谷西北小城即冶父城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是也廬非廬戎之地同食異振廩之所安得復有冶父哉後人妄加之明矣特因於城豈因於山乎余按今冶父山實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不疑

右辯冶父山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之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仲尼不歷聘解　盧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聘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餔財於女國篤帛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矣周道殂七國蓋

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詣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鋪義以鋪復張仁以羅俗使明笥爲宗貢也且去魯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粮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冠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數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文之章解

章筮奇

垂日月所以爲天也光盛而形物于地備禮樂所以成人也言成而著訓于簡非是而光者燭龍爝火亦光矣非是而言者狂童誼子亦言矣故定曰天文曰人文自文而之于地之于簡者章也然而文在帝則簡在史是以堯文思章于典舜文明亦章于典文王性堯舜之文也文治于西伯章于詩易仲尼性堯舜文王之文而弗帝弗伯也故章于禮樂經記回性仲尼之文也文不及章偃商學仲尼文而之于人也故樂章武城民而經章魏國君伋性其祖者也秦紇以學而章于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于七篇由偃至軻無有禮樂者乎是畢由人文而章者也未見不由而章者也人視影於地者仰而見爝火而不見日月必曰非天文之章也視舜章於簡者又而見狂誕而不見禮樂則不曰非人之文章也淺有不自文而章 [illegible]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使章不自人文也天下孰觀而孰化

獲麟解

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國之興亡解

李華

爲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針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死也亦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爲盛苟而無恥爲邪慢於事職爲高賢見義不爲爲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遺弱也讓於得失則異實務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迹使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溼而輕重之假其成敗而窮艮之內俗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主設能憤發則逆爲備豫動開求聞衆沮志喪志亦從化倖於生者必然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鵲聲異犬吠毒螫則蛇虺虎狼之徒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爲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覺藥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象刑解

沈顏

舜禹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凢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筆朴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爲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民不知冠之髽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凢或之心知惑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笞皆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其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豈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易其化亦由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

人旱解

盧均

諸侯咸越堤曠旱寒諸陽遷而不雨祈山川靡神又不雨歸土龍舞巫覡侃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祟之昔歲嘗然農刺其偉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責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寒陽肆凶下土秖俱雖六七歲黎人不飢曷爲國旱君道熾炎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癘曷爲人旱邦㹯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負遊於上刑黜于下百姓嘆愁結成恨畧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

請其致而逮龍化具雨又猶乘撻過海羣羊望冀於何可冀乎太守得
書增懋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疫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
財禍

工器解　程晏

匠刃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割者不必
善匠刃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
耶由基豈自斵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刃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
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
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
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
己匠刃不欲人之善割己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曾之器
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然不能用其器也是
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
嫉上之臣也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閔

古者以死爲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陷溺而斃
貪暴之筆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
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鞫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
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有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
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遭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鞫而歸也
三者皆弗其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
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知其歸
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鞫
之苦而無暇豫榮顯欣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
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鄭薦蔡京
莅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滌之奮蟄夏雲之得龍秋
飆之發矢冬鑪之納火執刃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
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
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
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
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尚識之矣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
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命解　李翱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
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
者之言其孰是也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
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
道雖禄之千乘之富舉而立之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
已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道雖
一飯之細也猶不可受況富貴之大耶非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
多故弗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

捄解　李甘

或曰申恒何隸而捄解曰盜賊富豪隸乎且淋其財而強索之若寃
其主也申習盜恒習賊羞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
家之有紵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申慕恭縣非盜賊恒聳掌
相非賊與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
可磔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磔如
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
一夫爲寡而不磔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
盜者三年爲多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盡
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閑耶曰以彼習彼之巧也贖而吏
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爲妻也爲倡且淫爲
妻且淫乎

文粹卷第四十六

吳興姚鉉纂

說　天說 柳宗元　朝日說 柳宗元　措說 柳宗元
師說 韓愈　偷不至說 宋構　水樂說 元結
訂司樂氏 元結　捕蛇說 柳宗元　猫虎說 宋構
說鶻 柳宗元　說天雞 羅隱　田說 羅衮
寶龍刊說 李甘　原晉亂 楊夔　吳相客說 袁皓
雜說五首 陸龜蒙　雜說四首 韓愈
評　祀黃能評 程晏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朝日說　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云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之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也案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以于世可乎余從之

措說　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措進有司以問措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則質于戶部戶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措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蠡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名

實之事豈亦足悲乎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者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未必不如師師未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儉不至說　來鵠

前翰齋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遽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耶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遽相赦曰家之何處弃食耶燒衣易驚弃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弃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廄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弃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弃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爲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侈奢服晏子爲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弃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廄馬千駟

水樂說　元結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礀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使不至南礀即懸庭前之水取欹曲窪銳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

訂司樂氏　元結

或有將元子水樂說於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分五音韻諧水聲可傳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南礀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瀆多矣焉有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文山病餘惛因自順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然便耳辭甚或與酒徒戲言呼爲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汙辱君子之車僕樂官去李川問曰向執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爲汝訂之汝豈不知彼爲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耳不得異聞則以爲錯亂紛惑甚不可聽況懸水淙石宮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斟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情瀛遝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下誰爲全士能愛夫全聲也

捕蛇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以禦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六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之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

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貓虎說　　來鵠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迎故生以全其秋庶可望矣乃具所嗜為獸之羞禱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乎其幼歷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餘將若何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嘲也之猶畏其來況迎之耶噫吾亡無日矣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听然而笑曰為鼠迎貓為豕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說鶚　　柳宗元

有鷙曰鶚者巢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于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鶚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之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故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殼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鶚其立趯然其動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鶚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說天雞　　羅隱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嘴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羅袞

一夫田甲氏乙氏糾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為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報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穴鼠利說　　李甘

吾穴鼠乎奚穴鼠吾穴鼠利也利所趨也所穴鼠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蹟人曾無不忍之心然常獨有忍心者縣害於利也且謂螻螾大於麋鹿則許之乎曰不許也然人行而遺螻螾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螾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螾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螾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耶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傷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飢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曰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縣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所不忍乎故曰吾穴鼠乎奚穴鼠吾穴鼠利也如此僕讀何琢孳孳於策試者穴鼠而非耶然吾之所穴鼠穴鼠乎心也不穴鼠乎身昔者趙狐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穴鼠吾身哉

原晉亂說　　楊蘷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器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談麈輕佻王衍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顛敗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執

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異虛駕僞崇蒻佻薄歸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掇立朝綱基十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弃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始於導亮

吴相客說　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耶蛇化爲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爲國國之人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況吴以干戈而得耶相君諭而泣

雜說五首　陸龜蒙

先儒曰瞽叟惜舜使塗廩浚井賊于舜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敎以鳥工龍工藥浴注一云豕而後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賤于天子頑嚚嫚戾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乃受敎於女子其術怪且如是是不敎人以孝道敎人以術免也固堯使勗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郜侯姜女之生子也始弃之命之曰弃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弃之亦命之曰弃郜弃爲稷官蒸民賴之宋弃美而生佐幾移於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蓍龜他焉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羅朝而襪系絶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矣襪帶之足云

柳下季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佷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祀黃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黃熊以爲厲鬼子產曰鮌之神化爲黃熊鮌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注曰言周衰晉爲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也曰異乎吾之説也若鮌爲夏郊三代祀之即掌周禮者存焉晉爲主盟豈天子祀典宜諸侯

而䄡之耶是不可祀之者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鮌若為天下厲即有天子太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厲即有侯東海者國厲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況祀為夏后鮌有歸祀又不為厲是不可祀者五也子產言崇厲之書有之吾取其一焉言寘沈臺駘之山吾取之矣黃能之厲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黃能安可執加鮌厲而為晉越之祀哉

漢史贊桑弘羊評　張彧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卜式等二十餘人並論而欲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處賢者之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殷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譏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開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藏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榷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欲烹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而孟堅躬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文粹卷第四十七

文粹卷第四十八　古文庚 二十五首

吳興姚鉉　纂

符命　貞符　柳宗元

論兵　罪言　杜牧　原十六衛　杜牧

帝王所尚問　李翱　漢武山呼　羅隱　子高之讓　羅隱

休徵　蒙叟遺意　羅隱　詰鳳　陳黯　登華旨　沈顏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劉蛻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李商隱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所量移流人吳武陵謂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耳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是用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奪鬭怒震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飲食男女之欲噬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鬭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以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

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奸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臣乘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歐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亦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爲清氣疏爲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歸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斫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抵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寅實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孳愷悌之訓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尨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烝沸炎以銷殄厥凶德乃歐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祐爾藏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畀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沿于北祗畢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尸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浮淫羨溢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強大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寬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不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澒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西東日

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戚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毆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黨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毆兒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籩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殄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雅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每朝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盜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

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宜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illegible]巧狡者亦能家筭口飯委於邪佞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戔害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illegible]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揔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翱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政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爾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野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僞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唯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蹦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其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險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悖慄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過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浮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為鑒迨睹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繳而徊翔无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翔以明其節豈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飾惡則是繇其簒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雖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稱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稱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歎也哉

登華言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識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之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税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强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時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蹠而遵正路者也衞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蹠者也秦不知蹠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蹠而强去也我知盜之蹠而遂然之爲若遵正路而遠盜蹠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朱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旣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發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惡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咈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乎憂則民愁以樂則民喜故以憂變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禹手足之爲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變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爲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陛陑之役鳴條之戰事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爲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聲口飫味目厭色斯所爲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窮者秩不足以底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不爲是耶曰非也聖人爲人者也恒人爲己者也聖人貴其貴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溉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爲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萬千年載其烈光爲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爲己者期於厚祿貴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逞快一日之欲縱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爲榮退不爲戚而常

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怨以
自困故恒人進以爲己榮退以爲己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已
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
達者幸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
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爲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
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即議祿
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爲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
樹剟跡以爲己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己幸
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
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處縲紲衣帶而人不鄙之
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若然者富貴若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
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女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
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而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
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文粹卷第四十八

文粹卷第四十九　古文辛　慈二十七首

吳興姚鉉纂

毀譽
明分　皇甫湜　讒國　沈顏　毀　段成式
諷詐　王讜　內夷檄　程晏
時事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書褒城驛　孫樵　鞭賈　柳宗元
荊巫　羅隱
變化
象化　牛僧孺　移雨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浪翁觀化　元結　時化　元結　世化　元結
蠹化　陸龜蒙　蟹志　陸龜蒙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別是也彼誠君子矣爲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爲嫉惡譽人之善爲樂賢言己之光美擬於堯爲參於天地爲昌言順則爲周公變則爲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爲毀訾言其譽人爲比周言己之光美爲矜夸變則爲賊順則爲僞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横天地絕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讒國　沈顏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爲意也且曰彼誠佞耶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耶予不過黜一臣予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咈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竭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陳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頻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諷詐　王譸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爲詐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爲僞禮法非詐人之端忠信非僞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爲僞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禍及其身荒酗人之所恥也傚之則恐不白其性狂瞽詐可惡也荒酗詐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爲藏身之數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酗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倨悖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耶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爲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國之夷乎四夷內附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若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囓邊氓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齰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缺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壁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污敗室廬礱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某曾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氓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蓄號爲治平雖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其驛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氓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

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鞍出五萬持以奉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逸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折恩而無文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翾然若揮虛焉余白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澀然白則黃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蹴因大擊鞍折而爲五六馬蹴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臘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荊巫　羅隱

荊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豬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飢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盜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設也夫龍善化而雨時在乎天天使而龍得化不使而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柱其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鳴鳩之性均而木刻鳴鳩足以象均耶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耶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求象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聽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晳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爲雨也歸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刲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竊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怯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欲冀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浪翁觀化 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形化爲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
更化曰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
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
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傷劈政教爲
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
父子爲惛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讎敵宗戚爲
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
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惑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
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
里化爲禍邸姦凶爲恩幸所迫廝皁化爲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
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於
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爲宫寢或曰斂於祀
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
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謟媚僻淫之辭顔容爲風俗所化無
不作姦邪慼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
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里草木化爲宗族風雨
化爲郎舍雪霜化爲衣裘呻吟化爲常聲糞汙化爲粱肉一息化
爲千歲烏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
海之内巷戰門鬬斷骨爛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耶人民暗
夜盜起求食晝遊見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人民相與寄身
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
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
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郎舍也耶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饑露
而行霜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冤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
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
汙非粱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
非千歲也耶偪王廝鄉相枕路隅鳥獸饜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
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
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爲胡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襜
黑黝蒼分朱間黃腹填而橢緌纓且長久爵方蕤拔不揚又
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
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蛛網而膠之
環纏牢若桎梏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
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㽞嘗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
橘之蠹後不見彌䍦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
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
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蛛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

蟹志　　陸龜蒙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
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
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
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雲譏其躁以爲郭索後蛻而已蟹始窟穴
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
後從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
斷斷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
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
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
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
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
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聖
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以至于海是
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文粹卷第四十九

祠廟上
后土神祠碑（玄宗御製）　西嶽太華山碑（玄宗御製）
北嶽恒山碑（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韓愈）
黃陵廟碑（韓愈）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律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畿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爲能之亦妄在守文而已脽上祠者本魏地鄴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韻異陵峨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絕景象相傳肸蠁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脽焉在昔后王時遇省方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郊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勸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成戎於朔陲雷沛展義於南夏肆覲群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格郊乃事已未師頓于齋宮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惟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繭栗無所貴其藉以采席六重菹稿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闕厈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奈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者耶於戲享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壇首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爲不誣寂寞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眷靈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咸其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並義有大報用協永貞兆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脽汾之曲高脽傑異景象道光壇場舊位寂寞千祀精靈長閟誣神不祥復古雖禋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爲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爲石壁堅而雄峙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壓藍田之王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群后夏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庭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祠三祠無歲而闕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炎漢未嘗廢也皇天眷佑祚啓我烈祖奄有萬方速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隆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贊以先意而啓擁爾雖蒲景福果應期而集至咸昭賽可一二而道耶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瑶油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傾覬朕學議文之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爲長生以業傳百代爲不死焉美賢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尚弼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幫予予欲定禮樂諸神人歆聽子思其雍嶽降神生此多士維甲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二載癸亥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捧石林覺深可捿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棲

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巉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僊開海絶瀛洲天遥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作遊風雲忽來高標樾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佇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 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爲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漠項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弼異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頤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嶮巖一字内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乎其德至貞氤氲馨馨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泊乎中運五嶽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以期以之交泰粤自嬴漢爰逮周隋匪脩匪虔或僭或偽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虛陳昭靈罔答更張禮秩罔待雍熙粤若我唐正百王積教襲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崇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旌其祠也故禳穰多福獲於彼顒顒衆心徯於此而今獫狁不識已方餘辰邊隅於是乎靜而㝢其淳乃復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昔詠其蘇雖黝軛纏旂未由冬觀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挈誠而禱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劇蘋藻白茅若從官斂檇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滔而求者異乎夫道其先乎真政其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其先乎神貢皇王以富四海其先乎人護神其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道方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嚮對精魄肅其慄然何爲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燮煌風政休咎上繼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王宗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神祚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獲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協和至道默兮勤敬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峩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祝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

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祜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漢荊州牧劉表景叔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叔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乘船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霧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耶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黛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栝柏之林陰谷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虞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却南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礴物函前衡塞門與積石來朝崐崘相賓洎陟於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搗宇宙之外雍以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曰夏鼓秋貢與漢懷疆土于時更而王者其能配天其意者將纘禹之業以俟聖人乎雖唐之三十載貴玄化之紀自金華之墟森森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岳神宮勤金板將復羲于羣

嶽告成于昊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王戎國俾封
埔者為師為旅貔虎者為妾為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禪為寧
濤公錫之鞶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月築壇
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内以望之
索聳神以會之　旄頭彗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
饗于廟庭大閱千山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攸遠略也
觀夫叢巖懸抱煙雨層穿宮庭見其角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
之可以壽安靜矣抗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王
通帛縣踏桂漿粲其兩筐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
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
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
也無風雨之忒敵也無氛熖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乃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挐蹲龍兮入天門氣變蛇
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文粹卷第五十

文粹卷第五十一　碑三　祀碑廟文附　凡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聖帝　虞帝廟碑　張謂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崔仲孺
先聖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附　程浩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謁夫子廟文　附　李翺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附　皮日休
大儒　文中子碑　皮日休　文中子碑　司空圖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義仲𦱊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事之主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𦔳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龍乎成若無為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要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强敢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為僕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聳稱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何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為世教遊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卜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聖謗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滋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唯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宜宰言務閑官雲霖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群后則知陽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閫

闕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識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句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鳥耘猶在託此嚴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栽迢遞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林若容衛檐度風颸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顏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未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秉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覲乎爟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寅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迨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辭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稽去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蓋遵其易簡通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踐其表壤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泪滔淫源德微非西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育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敦本六經德懷三古拯大道於既弱復醇源於已醨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軍後府晨昏之明直闕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爲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峙落之禮行賓獻之儀具是則賈之貿薄師之閑習吏之識訓寂寥于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東奉如在易曰化而裁之然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焉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勳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弈弈尊異顯榮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積稔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繹上從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允玄醇朴不雕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實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頌洞無跡考于六籍實古

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歇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纘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爰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絃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搉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興聖重也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備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嗟死為魚鱉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鄙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育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學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違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埤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禹虞之美不必至是賛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徵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翁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則日開覺育而潤澤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殊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兼濟大夫衛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易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為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啓天伸吏曹以旌賢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國光垂彌於胄宗三十五代裔嗣褒聖侯璲並字蔵暉泊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閑鑿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并舊居川岳鍾宜其棟神馳魄睽行膜拜陳齋祭冀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列豐碑以為表兗州牧京兆韋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俗休有攻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孫興清節特達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子亮相門開祥雅道鍾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寬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銓東海徐光彥士曹滎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婁弘楷等官皆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騭大明虛靜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轂在此逢聖吞沙若虛軒黃底定襄陵兆英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敦興四教皆作茂功齊古至道綿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市宇頌聲寫墳帝念居室以光書府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豐烈用廣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碑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度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從者遠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諭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吾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衮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賦且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

身世來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爰奉詔旨廓新祠宇廟閣岑立宮牆鳥跂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圭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欽陳牲牢而如在闢籩豆而無算天下大寧之後也時弊而設禮域中小康之前也俗媮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毗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琅琊王徽泰稷公器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鍳整擅驥趣相公之龍門雲霄生馳鳴躍可俟造自帝鄉瀞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飡味尤積前尉許贊起王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曆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誘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弊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御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其身於天地其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笥脯麵牲為薦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令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覯

也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覯正詞為絜執絜為質格以上相撿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竟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墳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稱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政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聰於絕夫子之明示邪也斯可明以欽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欲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譁我廟俎是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亦如君臣內實討論丞丞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諷誦經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假夫子生於堯舜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哉今日之濡傻者乎惟夫子生實皆臣役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廟碑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爵嗚呼夫子聖人之極致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峻康下民冀有列先生無聞然小子仲仲懷振拜冀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騭于民民不可以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有德與命符是

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于天下
不洽於一時而施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者乎
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賛其道無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
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
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
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
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
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
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
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
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
歲生曰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賛述想
先生封隧所在而爲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
眞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肩哲相接武名卿未酬一卹
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萁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
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
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
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
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而見之柄授必有施臣㔶之績濟亦賢聘子推善守賊而不私克
輸於我貞休之基

文粹卷第五十一

文粹卷第五十二　碑

吳興姚鉉　纂

祠廟　嵩山啓母廟碑 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三城韓公廟碑 李華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野廟文 陸龜蒙

嵩山啓母廟碑并序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
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坤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
洛疏雋有鄙邑之爲頃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
而蕭條徑往事於姑泉絃歌響昔長虛帷定合散爲常不知誰子旣
老氏之多情忽然爲人寧西貝生之足辯仰瞻祠祭識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
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啓母廟有嵩夏
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
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
經見諒無所取粤若玉斗旋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
宅在西山氣爲母則君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
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
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
子娶於度上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
而有述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畢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
字千金敘其嘉應候人歌南國徒聞侯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
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
說有衛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嵩川之上母變空桑服水之濱
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蝃蝀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木而償冤
女尸化草而成媍山崩蜀道臺侯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
不及論乎誕載君臨下莫貴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
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
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關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
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衛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

元后端拱北辰負黼扆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司郊祈耕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雖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丈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降且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禄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生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攏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讖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爲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敎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炎皇氏之所以與人利也振夔鼓戴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丹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揔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表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頊氏之所以爲人敎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翔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躬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惠雲楫召風伯以淸塵命山靈而灑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遊雲合而霧消同稱王來遊太室先謁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即訪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鑿壇墠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淺門白霧氛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蕭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祭隴墻之餘基審日觀星撥攎荄之蓁木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操化造紅施奪目飛累擲於山

間綺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窻周旋琱瑁之椽編雜琉璃之瓦赤玉爲階鏤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春溫蕖於前庭菊生桂於後徑蘭香夾不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翹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王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悴壽宮憺兮不擾象設安兮適肅帷羅襄曳雲錦披披鸞鸞翱兮翡翠嬉白羽翩兮青絲飛垂玉鑾之鏘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黍蕙椒苜餚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朮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簫右白虎兮鼓瑟金其拂塵玉女執香肅肅習習大螺來風內雰兮霏霏神娥下霜零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王邀歡軿車合而翠綺陳智瓊陽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塡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繇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眞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霧連蜷兮旣留車迴風兮馬飛電祝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州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僕壇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歆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嶽當聖人之頓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虞奉綸言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伺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星歌近摧鍾鼓遙通其一在嬌帝洪泉未宴啓墊下人沉溺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偏剏其二僻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竭石更下台桑于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三究委旣登輮轅佇鑿家室誤往能熊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紛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其四虞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壇壇歲古棟宇年摧其五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其六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扆而化垂衣以君三靈盱蠁六氣氤氳魚鹽咸若雞大相聞其七重譯請命殊方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樸天秩百禮人和萬樂紛水可遊峴山何邈其八隋巢舊託夏啓遺居威德不泯嘉

聲在諸岡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蹟其祀如初虞衡掌木班倕
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倚軒宮滿
轆擠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玓瓅羅紈蔽明儀形若動侍衛疑
生依俙有物惝怳無聲其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綿翩盼躡躡翱翔
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爛其十二壯矣麗矣神之駿
之聰明其覆景福無欺夫人立宮幼婦鑄辭鐫魏皇室萬萬億其主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楊炯

臣聞崐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
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
位畫宗壇剏禮恤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撫神休尊明號
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
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賾薄陰陽之
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荊衡纔同覆
簣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髣像考
於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兩偏
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者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瞻七星
之野循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城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
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
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
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來王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
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
幾不測其道無方陽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肹蠁亦猶諸侯三姝
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
媵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開石室之靈蒲對
青崖猶有金臺之昇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是
其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卿俎豆之容霜露淒霑衣非復結
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
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
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侔
貴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

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關邦國之風猷
銀牓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貍有亂臣者
十人則太顛閎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複廟重櫚所以
登其大禮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
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
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敘制氏辨其聲鍾磬竽瑟致其和尊卑長幼
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
魏闕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
爲政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
酒無冤兔鑰臥於囹圄納寃鳴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
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廱所以行其禮泮宮
所以班其政三里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
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乘
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
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今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
其周書有豬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盡數之窮觀六合
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門未坑於官室其攝理有如此者察璿璣
而平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
日月紛清而啓旦出丘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
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聯
乘驪連不足使扶轂可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
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
以爲唐虞五載巡謂人宅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
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引招搖在
上騰天而動地欹野而歡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
伊闕捷轘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
對閒峽之紅墻思扶與文之瑰瑋於是降天綸命司存因其舊跡葺
其新廟詳費務蔵工徙下能置之名材致荊藍之寶玉易者言乎
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軫轕南北崢嶸錯
柄兮雲楹光照耀兮葺目桂棟兮蘭橑氣氛氳兮龍襲人睒日登於

約蹟奔星下於閶闔珠簾珉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壇旁臨宓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務生而市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攢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白祀棣宇居然仙女曾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散馬之童太一之微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山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其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蕃關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腥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資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為旌兮暈為蓋雷為車兮電為策鼓之以南箕風翛翛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曈曈曨曨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俄珠璣而玓瓅鬱雜襲而飄颻建晨嬰之寶冠縱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徙倚兮徘徊羣仙畢集眾靈咸至有西華之崇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十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修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藥天將忽降其十一靳是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璞石乙巳之蘭蕭妍倡妙妓則憑恍之清歌幽靄之款瑟樂章既闋穆容斯備颯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牲犧配天現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方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况乎上繇下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幽位密邇於神州豈徒命德不傳鋪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权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勤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一軒轅配永崐墟帝出堯號則天分陽詔蹕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二皇家啓聖受命于天上錄五石旁跳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八益地周公卜年其三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寓率由舊章罔若乱古其四璇宮夜啟銀膀朝開德象陰月以齊符震雷山河異數星緯殊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五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祈常夏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其六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鑾駐蹕寓目周流其七攢巒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覿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瑾紺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九旁求祀典載垂天漢始詔林衡徹成壯觀紫棁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岸洪文貍赤豹雲策雷車隱隱中道訇訇太虛迷倚龍駕永守神居天迴地上霧啟雲除其十一眾靈暌易羣仙容與衡嶽夫人漢濱游女洛川解珮天河弄杼顏慕招攜賓紛儔侶同氣同聲爰笑爰語其十二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革止降福穰穰其十三

韓公廟碑銘 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師乞靈則祠之天寶癸巳歲華奉使朔方展謁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沉沉如生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恐戎羅外懲衛審攻拒隄備河邊亘萬里堅城峙防扞蔽三輔介胄之士垂十萬人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驟牝退存盧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謂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且重煩之及下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言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進駭虜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虜馬奪塵拂雲塹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設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慶佛不然則乘冰轉闘無日無之既而據河山設其動靜納行旅歸之雉堞馮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尚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繇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

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刊木標揭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焉憑况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為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埀頌颺之簡策貴之况忠武卓異儔類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孝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靡祟岱壁列淪波灌螢沉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謳億齡謀出先後 危於窮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頹顏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綠河罷扃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徹遺風徘徊彿零吾誰與歸式篤斯銘

柳州羅池廟碑銘 幷序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期令之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貧民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而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按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日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恇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亂其末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文粹卷第五十二

吳興姚鉉纂

高士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刻嚴陵釣臺　羅隱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梁高士碣　梁肅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義士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徐謂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苛碑　李觀
忠臣　春申君碑　皮日休　梅先生碑　羅隱
純臣　微子廟碑　賈至
烈女　高愍女碑　李翺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著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若奇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發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宗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者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獨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旅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　澆風蕩蕩　先生括囊　鳥獸同羣　四海既平
故人為君　富貴于我　有如浮雲　召至禁中　告歸江濆
下視天子　上動星文　接輿肆狂　孤竹求仁　介推山死
龔勝蘭焚　猗歟先生　異乎斯人　俯仰世道　從容屈伸
倩溪悠悠　白石磷磷　遺風是仰　終古不泯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寂寂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苦以言之尊其尊尊於天子賤其賤於布衣龍爭蚰蟄兮風雨相遺千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纔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倩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閒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擇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舜禹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守之有餘天用先生杜稷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倩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陽之智讀先生書夏杞不爽也使發之聖得先生蒙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物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物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衰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潁之上惟餘倩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倩檮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illegible]繞風俚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邙以作歌歌不可以賁患故適越以遯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

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坯以逃荷蓧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遯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皋橋萬古是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貞清純動通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鄉落所化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罔闕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厚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薦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俾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亨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爲招雖不之屑就及聞黃瓊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薦意有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表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發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群顏閔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或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默絕在心而經綸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為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與揖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其墓之儀豈珍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乎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潔然冰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會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暴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死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啟受天命殊更一德悖于人心為虺為蛇如豺如虎毀善害為又吞噬為重之以昆吾因之以末喜嗟夫醜夏多士懷貽萬方罹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為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愛時危欲其行之遠也亦知諷諫之徼福逆耳遠恐其功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捨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出御之族捨生取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親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鳴獻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詩歌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次戊戌束之殿朝于京師覽吳子之文酬明關公之義託於貞石勒于碑陰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旣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高麗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痡于四海億兆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指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暱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豈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敎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没則垂其敎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歎善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其無從旨嘗敢隨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畏生者賤死者宴安之人將賞其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復采而自得焉善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敍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旣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間親失而不爭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其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秩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表旌其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歿而名益大世絶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覩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職階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麽嬴非仁囚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軆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古爾來代爲臣不易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宮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與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尉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頹而不紐强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暗鳴城坑戮卒誅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雖有河山籍舊業南面稱孤者將行請命舉國受署者莫敢抵捂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榮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効躬載黃屋出東門而詑之沮百萬之衆頓强楚之威奮諸侯之眦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犨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衣服以自斃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冑以立誠鉏麑觸槐以取喪甯辰對義而赴曜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義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齊讓辰遇以自殘石乞直身以殉白刎辭曜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倫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利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成郢而延君名寢齎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潔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縉紳而叫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稽人無縣郡鄙無青草可爲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倫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召吏案史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徇道者仁也滅斷因分者義也感儀不忒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與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燁爍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其身忠臣義士之所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千木君子題之乃作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爲臣

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凛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幽示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旌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砢現泥倣濮奮威武兮虎鬬龍戰扶危制變挫强楚兮定霸興王乃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爲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周苛碑　　李覯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阬睢水之圍而遁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内無宁備宜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偽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拔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其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魔瞬囊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户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汝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罵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假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與絶若餉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咸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倖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隲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尅非君能也天厚其惡而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說已聱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與於不朽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顯主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戎弘演内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專我又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邪魏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鐫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飛雲雷奔雲飛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緋征赤帝排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死不改沈沈積冥千古寥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亦以知已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强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夏荊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猶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居以當餓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郢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爲人謀下矣猶死以吳爲宮室以魯爲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賢道用之朞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戲儒術聖道其與蔽天出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劉氏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宊倖臣牙止於壓一狂人踣一單族而巳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攫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呼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殁殷始衰命政有戮倫敗紀事有擾神虐天至于獨夫稼愍乃私武庚不化茅土弃血食焉之祀宜其忽諸噫陽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宋矣微子諱啓帝乙元子帝乙惜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若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替其爲尹茲東夏周公爲殘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退盡忠則忤主以渴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綴旒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與縛麾揚之師卒能備復舊物紹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吳太公之賢不過穰苴

之法矣是大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殷欺槩本不其耶竟乎天
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與人則得君之
祠廟存焉歲秉物細年祀趣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欒芡既老者
月繼蘋蘩牲幣首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隳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
周邦如臨深谷遇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
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桓桓周王奮有商
郊面縛銜璧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啓宋分茅嗟爾宋人來蘇是仰穆
如雨潤靄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芘芘舊封千載餘響我來
祠廟永懷遺芬荒墻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懷賢徘徊日暮鐫石紀
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翺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反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大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其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其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其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于江獄吏呼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乞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川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文粹卷第五十三

吳興姚鉉纂

古蹟　禹穴碑　鄭魴　麟臺碑　韋表微　杞橋石表　附　梁肅

土風　長沙土風碑　張謂

遺愛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　李華　唐杜岐公遺愛碑　權德輿

禹穴碑銘 并序　鄭魴

惟帝王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羲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琁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採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福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潛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義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予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束世教督聽塞使絕其非理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撰何傳焉惑矣若稽山之路呀如淵如陵徙合遷此中不竅而先焰空陡然莫窮噫窮禹迹之所始然唐興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盛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隴西胡河南公見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爲而不載（[illegible]）古而不載還與鄭胡爲而載（[illegible]）于以明天德統萬止言其蓋（[illegible]）天地德統萬止言其載（[illegible]）堯德統萬止言其大（[illegible]）千川萬山皆禹之會（[illegible]）一符一穴（[illegible]）不足爲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雖山之堅雖洞之深有時而堙有時而充歲其萬千風雨磨汰亡其跡呀藏是藏覺舞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翻

麟臺碑銘 并序　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覺臨感通理合莫最貴

爵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麟鳴于岐洎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攸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覩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己位不得以莅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纘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爲典憲肇五常之範鑄正三綱之軌轢帝王之道幽而復明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爵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故仁義爲舟航權衡以爲篙楫衆揆流之波濤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行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一上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審帝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夭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故厄於陳蔡獲麟於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欲以清之從事使乎鄆侯訪古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偶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埋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轍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時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役德至時否楚國寧廣秦封益侈牆仞頹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胡非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麐止非其時麋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圯橋石表銘 并序

梁肅

臨淮之下邳有古圯橋蓋漢少傅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黃石公兵書之下初留侯醜秦高帝在帥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公知天衢欲平吉凶必須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叙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勳在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筴天下大治在帝堯方憂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繫嬰馭道斬羽垓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象籍皆符言隱而無益帝載惟此三后咸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　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紀中爲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曆七年予旅游於隋侯之地於是錯石勒銘揚于邳圻庶將刀遺天徵功之妥作之韡于以徽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爲人告真留侯夷項殄秦跡寄穀城精還氣亂惟帝軒后黎與兵謀玄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洎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不顯有唐紹漢絕風聿暴承天與軒比崇允有反常負亂不功人神其從勳罔弗由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于家邦往爲紀銘永曁無窮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秫稻厥草惟蘇蘭杜若荃蘅留荑葛韋出焉厥木惟楩柟楓梓橘松文梓生焉條暢暉暐於原野碔砆照燿於崖谷昔龍輝始在此地嘗君因之而後完王國至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覆滅侯景虎視僭擬以一州之人勳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死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賈誼之宅足以厚儒風示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

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脩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嘗時序而云秋有嶙䐈之日冬無霰雪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鵩鳥似鴞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務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舜去黃屋於焉之游禹遵玄夷於焉滯留吾預南指三湘北流諸聯滄浪邊遙峋嶁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棲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侯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百不如事層城之隈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并序　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眘頌清廟奉康王命昌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今上撫宜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啓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崔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夫義盛德論大功責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母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勳員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劍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幸北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採訪使玄宗京事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謁請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蓋相蒙鼓鐘無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貞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中洛京乃傅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川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特動好令公獨露奏匡用輯與將吏部淮南既靖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帷夙夜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旂將馳耆老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請關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毋爲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昇聞甚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歌王德擇崔公封內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咨以爲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爲卿士詩人賦緇衣召伯信公爲周賢侯史克頌駉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世宗美政則天下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惟崔公出鎮之出不克孝克忠宣帝之哀復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惟崔公烈烈都都以邑以肅乃統淮服自江之喚閩閩長淮浚旃爾饑爾溺先毋內不顯矜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歆化如春爲朕腹心寧其咏吟思崔公入覲于王爲寶央央佩王以鎬秉珪奉璋公復于揚四牡其驤公恭形庭緣濡于堂思崔公還盧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右旻立刊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岐公淮南遺愛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安人之致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作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適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閱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明丕功當家宰攝己之任護崇陵因山之制書董經費以須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今逝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去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蠲孤物艾萊公之化也久威公之惠也深詠謳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畢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于聰明且用李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語言而鏤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也清明廉古温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

使順忠智之謀發為事業處心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並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為己知始自掾吏累為介丞庭閱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會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明由殿中侍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為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史經略使入為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為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是邦為貢維海之域職方東南之奧產金三品財利萬室控制衛以沿江通吳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焉咽頤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榷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役者免其罪以憐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芟翦墳衍一夫之勤百畝可穫鍾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蓄殖先是營部未葺囷倉未完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貨委於支郡公乃慮材用量事期年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戟門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脩矣巨艦崇構飛甍覃盖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稽節行矣連帥三十二積穀五十萬石以悅使人以樂成又濬雷陂以溉稻地彊引新渠匯于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徵拜左揆貳參大政加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苦心病視閫境如閨闥之內撫綏人有父母之安因其習俗而約安之識其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歷二紀而再宰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沐浴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介閩越人本輕僄化彼游手歙於農功堅其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有雲雨每歲衞令歸諸有司克援輸將之勤不斷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歸因窮其總司計也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揆沃心之言宰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領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途巷狀陋煙埃接連恣撓捐因懲收斯作公乃脩伍列閱衆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商舶象齒航海賣遷將反覆遠夷怨接更用杳

貪商又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一方船舶通至百貨錯出邑部駢儗商人自擅誘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陝洽弘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脩其方出宗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討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聯者皆昧作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使平吳之策忠力儁賢濟明而昌以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荊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愨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為恒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鄯州也捉節制留府數與虜稍奮其威謀奪臨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莫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率脩而弘大之憑厚貽慶為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解親謁拜章十上兩經陳讓上難其總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庭人納忠在於薦賢容蹤請以王公為代詔為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徒為大司馬以副車式並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增藩服介圭得請丹轂載馳勳籍禪校乞留遮道初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既告令尹之政卒獲子年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此公永享臨遣如岡如陵不待蓍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猶慕三歲愈甚大懽公之功德寢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鐫堅石以攄威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亦以延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契矩化洽陝服聿來茲土闢我邑國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煕煕衍沃膴膴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雲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植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稽舊宜錫蕃社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繫

公之力永言介福祀我岐國稽合聲詩子孫篆刻彼泉斯貫彼石斯勖公之德輝永永無極

文粹卷第五十四

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碑六 記碑陰附 總六首　吳興姚鉉纂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

項籍碑　李翱

諸葛武侯廟碑　尚駕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刻武侯碑陰　孫樵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鎔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閭里之歲三十不嫁其志清英絜白事母純孝手柔黃而不龜身潔清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夷於尚斬於耆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淩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躬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以受千金之於此彼或畏禍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湧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荊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涵紀英徽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丈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項籍碑銘 并序

李覯

鍼周秦之亂亡參乎簡冊吁可駭也推秦失在暴推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敵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膺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幢幢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劍之劍帝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雄御示乎羣兒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趨累卿之危活趙歇斬王離十壁惴恐一麾靡餘然後鬪其氣貸利鋒挽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背國孤軍爲歸良馬在御美人

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淚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錡分美人歌畢良馬嘶嘶漫霸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然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逐之兵旗鼓指掌鵝鶵足回不反首胡不猶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悼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悟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剛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韓國何漢氏與三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弃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善天理有奉乎故生項以靜孽生漢以芟亂難者救勇牧人者投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存成皐跳而復振入關而緩秦王焚而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當年楚漢春秋見公張中之歌而詠之輒佐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亡而綱羸嬴虐而滅九陽熒熒結九州蜒蜒坐生聖哲以把纖縫漢自豐雄楚自東皆伐寇我反相戰攻戰攻不能自乎垓下彼衆我寡雖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 并序

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賚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攏畝好爲陣形既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峨峨之地爲己封域益之人爲己畜曹操不敢以兵强賺進孫權不敢以境闖妄動彼相之力焉蜀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殂遺詔邦家之事大録于公教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詰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章能之不生疑心下不與流言苟非誠信篤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挈戎仗律無歲不征將機營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緩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貪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說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畏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我喪野村旺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塊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次上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是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錢帛其用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賈勇於後成都二十萬戶如稅羊羣劍閣嶮不免面縛轅門身爲降虜天事敗人事敗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前二載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公所有也舉其大略其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遠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待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志心盡其乳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咸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毒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改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笑亢

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伐順收兵行權
略地氣蓋全吳智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旣
得武侯龍飛魏都闞末滅謀臣已殂大命去矣不降得乎荒墳
四顧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閈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并序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龍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荊州平心與元直神交伯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謀謨阻深躬爲強國誰爲堙陋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用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弃業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畏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道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至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伸違議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覽其行事度其遠心翻論拒札以排群議而文字當鄙意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奥區寵亂餘孽于罷吡未息污俗未清欲我服從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載軒乃降藩服乃理解明帝道除落綏懷俾傷仁風間閻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儒術獲參管記陪旌旄而旻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舉拳一善或師旦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邦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霸宇據此庸蜀依英雄無輔安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鑄敎謂德熾躡跡畏威雖居蜀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兌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斯管晏捴攬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曲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舊蓄發其志天遇于嗟嚴立威受責罰關之論之或直或絕甘棠勿剪騈邑斯奪躍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忻悅苟非誠發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峨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終其緒羣生價墜四海淪沉未武侯命世寔念皇極魏蔓吳輕未殄心昔月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勤君臣雄粗定必也其揣是資鼎立之後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于野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蹯巨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巽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旣驅句吳東入滄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列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依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方存偶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撫虛舉矣或饋糧不繼則嬖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嘆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宗平無罪王莽乃欲挑忽感罷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異遠相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諭之不以太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氏不惜自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猶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定軀義聲感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

迷心殺勦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
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
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温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
蜀欲噓而再然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歧雍開地不尺闞扞非
智不周天意焫焫也夫以武侯之賢寧𦕈𦕈其不可耶蓋激備隆中以
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絫見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觀武侯之
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
無我杖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其抑武侯哉俾武侯不
早入蜀也曹之君臣將奔走囹圄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肸兵決勝指
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
姜維何力焉畏蜼南陽時人不與仲管伍洎受社稷寄搉刑賞裁胸心
不愧畏人不疑賢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説今梁漢之
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於
蕪顛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文粹卷第五十五下　碑七墓銘附　總四首

吳興姚鉉纂

妃主

唐和麗妃神道碑　張說
唐歧陽公主墓誌銘附　杜牧
唐鄎國長公主神道碑　張説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　李華

唐和麗妃神道碑銘并序　張説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成玄鳥之命非
虛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
合乎天跡雖秘絶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爲
貴妃者以配合爲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
爲初原夫八駿覲周羣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辟符而開國
曳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宜之後不忘文忠之慶盛克門昭嚴何代無人暨
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遲美納良杖於神雲漢搜求才進圖扇
於明月故生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
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沛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賜宅開門
不有椒房之勢揉風揆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繭館
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援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爲常踐之域
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悉秉告於經時疾在蒙被之辰昔還輦之
閤生可損於浮假心獨係於玄真神往上清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
期去禮而薄葬悲煩同氣奏敢爲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
十四年春秋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
以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成遺語也
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邙山之陽瑞草承華悽涼黃堂室列薤歌於東
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開兮凡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被雲衣
從以神仙之服方陶鈞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成賢妃之本志
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
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實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
八音魂而有知感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内職事出彤管爵舞華飾
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每星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絲繭詩備澣濯婦
政可尊嬪風爭效皎皎漢女爲皇降靈娥娥郡媛順道之經結以印

綬華光後庭帶之兮翔朗潤前星退迷潛運風承嘉辯謙哲中兮峙嶇上黨金鏡開日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覡奄悲於化往紫宇云衣兮霓裳迷美人兮北邙白壞官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感香容於空擲留畫像於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褒美於千年

鄎國長公主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序舜有宵燭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後天必繼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唯上帝之女元孫漢爲盛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鄎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才累聖而成門合清美而爲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丈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王笄耀首油軿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荊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聚圖史動循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收興敢其琴瑟勤勞之風被其行己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斯宗好合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讓食之均和主饋醴醮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徵靡纂組九華之絹靡經目所必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參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玄聯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蕙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娛蘋蘩行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瀨庭闈之訓銀章紋綬地連恩澤之侯自先朝微象之辰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內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佛三鋪貝葉真偈現心相於銀鉤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總明推恩白己進封鄎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甲賦儀而猶儉稽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天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剃落久從奈苑之游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麻座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榮陽之黨相慶既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醫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拔也堂邑山林忽焉舜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午薨於何南騎之儃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宗若隊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溫璵監護喪葬京兆尹苑延休副焉寵贈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言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陶川之永謝恨棣華之半散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誌述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辭於金石水非湘渚還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冢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保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曰武皇皇睿宗一變萬邦毀生淑媛慈和孝恭清矑如神蛾眉無雙郎第立官陽沐建封爰及笄總佩珩璜瑕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女天乙歸妹珠王過庭蘋蘩正內蚊門早閉龍湖忽上無地何戴撫天仰金蹤書經華絲繡像於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人永逝銀燭煙斷羅幕霜飛鬼頓毀形託身壤衣不辭人只改嬪他士稟命曰從從人白頃息媯錦楚樓鶯鸞宿晉反坐合禮與道同龔總休二室均歡等閑四海溢情九族和平萬物向榮眾鶴未成心戀竹虛明形隨落英祖載鼎城歸穸咸京挽歌聲斷薄汶行辰爰聖情惻恨同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降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續枨藻槛丹白其壁瓜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廡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皆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記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榮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建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
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
賜及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
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他塞館陘闒埏場
種樹不爽年搢紳聞韡然稱尚書有賢婦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
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
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聞
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
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
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
肆至宮闈貴號亦加尊尚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
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
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蔡
蔡蔡屋宇卑庳主居無正堂奧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悍剽
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己部曲家人亂政施法習爲恒常有司用
比遠障遠地鄉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
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嫁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
所至必稱前後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尚主
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臨清外口不言他事
訖穆宗朝人不以爲貴稱當貞元時憲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
張孝忠子聯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
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
里相尚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恐中笑後皆嘆畏
累重亦指示主德以誡磬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
自撿敕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朝追詔主有
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
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發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
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
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持節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

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
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吾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嬪女姪娩帝子下嫁時賢影逐
響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嬪綬鑑
章主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姑歿盡禮夫
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
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弃婦職是勤夫言是指他荒
館陊屏外不復做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
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推帝族母師曰東光縣主紀
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
王撫首諭焉爲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神祇王疾
用間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積於中文於外
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謙謹其德可知也禮傳
爲聲珥詩書爲琢玉原心而觀身體訓而成敎其言可知也降尊而
處下推泰而從約韶綿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
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聞喜有王佐之材委贄蕃邸縣主以皇孫之貴
和鳴侯家陰德其遠耀動邦教養先姑如事縣下奉君子如見大
賓以徽柔睦娣姒以莊勁端姻服幽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
曾衞之國翦爲丘墟紀王流竄巴濮薨於道路縣主承訃崩心嘔血
毋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無色外除之後朱紫無純綵杯圈無甘食
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朝廷達於窩內罔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
震日升鳴谷天下文明雷破群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
備禮物陪葬昭陵聞喜公時爲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
而絕絕而復蘇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寃酷獲申爲我謝中外親親下
見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
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歔欷久之殿省
逆泣六宮悽悟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賻贈禮過其備表深
於春秋有效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

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興運也
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
其爲不遺遠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遇曰
迸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盛曰迥令河南尹兼
東都留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㳙投
簡而命下吏勒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肅雍王門大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樹尊配美良士如賓體存泣血
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塚墓壽絕哀歡事高鄉素天作
邛山萬化攸歸地閟金印泉深衮衣國風悽惕彤管無輝

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文粹卷第五十六　碑八揔四首

吳興姚鉉纂

碑銘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說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播神道碑　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　李珏
唐丞相中書侍郎齊抗神道碑　權德輿

唐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玄宗御書　張說辭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書爲九州禹也堯
享鳴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
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
翮一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盛維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
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從于陝今家洛陽焉列考長沙
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舊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印成學榮問
日脉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存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
高第歷佐濮鄭正有聲華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窓公持法
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樞
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之讓王承置璽之顧終以飛
龍利見延恭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爲兵部尚書三入中
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兼政大夫地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
知隴右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豳揚同十郡景雲初以益邸舊僚
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沉愛而涇渭不雜其率
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肥庶風偃蠶化
從言不勵而敎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頌爽其間歌既登邦政卒乘
輜駐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揔
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
退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遂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頻
嬰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宋有令弟
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副我江表敗論起復襄麻外臺
巫祿內職以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啟其并驗圖示謀

而俘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
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清代全名
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知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訏謨三紀
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
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第上悼焉國人慕焉撤林輟舂
會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
原在疾也而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自送君臣之義
厚莫重焉子昇子昪思綴遺美以實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
之老銘功粹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碑日月臨照
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寵及其文字別為羣玉之山焚其樵蘇即表
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瑞聖
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習撰文錄廷騁驥安卑位
即驂長途惟賢推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訏謨戎柄光重王綸載樞
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廢倫以寬容物以監分區外或
形放中恒禮拘寵雖議口諍亦忘軀任親渾璞誰許瑾瑜伊阜尺寸
管樂鐘錄名正身退言誠願學方辭漢祿更厚唐姻既積而散窮歎
盡娛川歸東控日去西晴上惻旅哀秀悲路衢蓋田美王荔浦明珠歲
廣休慶爰弘典誼鐫碑通立盛業其鋪帝念頫彰仙毫特紆鏤金刻
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渾渾睿歔能敘事理鬱詞數求舊銘實慙
彈恧無緬思雲天務尚規紅御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
存歿終始遐哉渺乎

唐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
子震悼愍惻遣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狀既詳其
無他狀遂贈布帛栽粟羊用喪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縑千
匹以錫之為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驛齎冊出自正殿
直抵前冊公為太尉葬有日官給秘器及龍途遣王人臨視之命
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葬復其兆處數殷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
與常制也其子嶼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
以垂于後且不宜拒遂鋪其犖犖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敭
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歷世為王因而受氏高祖滿汾州長史生
太父遊嘉州司馬給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揚
府倉曹參軍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毅而本仁寬明而有制內
顯而敏外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
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叅默等舉調尉盩厔鞫獄首出御史中丞
李汶受之奏為監察御史按雲陽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謫而謫
因謫於臺逐捕劾之追其贓貫寬以律官奏孫咸季刑曹部罷所居官給
事中以省郢非是奪俸祿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不可遏矣為御史
府京兆尹李實文皇所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辱繫所附背舉朝迎
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為三原令
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舉伺羣吏之舘選其邑物府之禮無不
具實既出其等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者多中貴人前令宰不能自為
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當其日節桑梓宜如是也邑
人大驗其所指為長安令朝廷方思于嶼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
于民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
而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
移之簡書徵奏以身之說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係于秦元和四年
為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係
人會赦而歸獨配因為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為齊至今用之尋加
禮部尚書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觀程宗言
賤臣雖斂發始以進賢為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三年公
用相印為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其留京
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加司徒
令上我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
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
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宰
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既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宰有獨
私於公耶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畀夬苟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

至于營大吏貴大遷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為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裔若拘攣曾捶窮年不死一吏既一職而君奉務自濟凡朝廷平准取辦居汴下倉漕干戈不息者五十六年饋餉資費隨其緩急而立辦師懸若神給其間溝渠邑道導潁河以漕輕舟師人坐受其飽踰三門援沈石以濟巨艘關中遂亡其饑萬貫庸鑄之強敏而鑄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鎬制退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其敢為深涉徐墳導歸翳而為忠與眾人曰其宰相器也權征之外有雜貨率貢內帑號為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虞其費之有無自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濮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總賦秉政未嘗書功為記善於啟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厚於上行己寡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渥雅利去留如在諸己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拜相印與晉國治一二公同輔於上趨避甚直惟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知由是上知公重厚而同列亦登待之乃見公之所為與嚮之不知者期公蓋甚戾也公既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之所祐耶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鍬之女嗣子式秘書丞砥服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夫曰沐始授京兆府參軍事與度宏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安七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歿不幾日而起以戶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闔之士咸來哭賀君吏之執籍縈縈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异今荊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歲在大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維是太原福祥其奔再持化權樞撥關開而統劍蒲婪淮蜀坤始自元和公秉貨泉高稍荊文貞誼聖君四帝時往去公孰親惟貴推鑄惟乾推嚴東掃北殄上之所然帶甲百萬餘食為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物無滯阻綱條一施莫越其規遇衆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有詐欺公之惟楊淸蕩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幾二十年相符使竹隨其興徂公之敬智顯爵自至不緣其外姑直其裏始不其風與公之違及與之同保公之易仁人之跡歿而乃燬揭於茲碑不仆不倚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 并序　李珏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皇亡者之嘉瑞方於賢臣彥則又次焉大祐我唐才傑間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崇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為西州豪族八代祖弘仕隋為吏部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祖鳳中宗時為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撫鞠卓有老成之風以尋釋自娛未嘗戲弄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就習孜孜矻矻不捨晝夜自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俊乃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於策中盛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為伊闕尉名府貨侯羡應辟至封賓冀萬每為中執事所沮皆不滿扶從路帥鄂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明晉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條因言事辭於上前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以文高氣直衆歲遷屢聞望所屬推美於臺閣請入省拜禮部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以地官貳卿兼領綱憲為公知難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延英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為宿州刺史坐家奪眾斂以犯贓數百萬厚結權貴公按之急有力者排其不勝貴以詞致理直上意迥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之又面賜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允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宗正品為先彝倫敘叙蓋明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程宗誣叛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并結逢吉衛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蕭有登立謀上孰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輒勿沮議公曰王道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裁逢吉唔嗚而止都宗正少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何愛同列扶中

助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建
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疏薄歲一脩城役丁
誅茅人用苦怨公默計心計埏泥範塼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睥
壁人到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名一見恨
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下射取財貨富
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亟與漳邸通因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
動皆符會上雖聞震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閤爭未得公入侍密啓
上意乃寬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李崖州鎮劍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
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郡徐圖河湟此其
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
歃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犬戎恃眾見詰以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
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藉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
不與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數省
進退有度上偏見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
封章寵加端揆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歷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貨財
蕃之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猾黠俾及五年臻于至理倉廩貲費積羨
行刑措政成既罷歸洛復詔屢降雖志不同拜檢校司空東都留守
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拔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俾可替
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
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
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
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宜曰以卿精
忠用以旌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并稅薄地征人用胥悅
成歌來暮武宗初纘握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狡奔會倒置天
下事清賢貞名輩多被斥逐推公位高德重根難搖撼既黜猶深文
共異辭免降授太子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
以昭義軍阻命大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孽鍛鍊誣公
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飛霜至指鹿四海之士咸冤
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

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尋復高位分司東洛池臺琴酒
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尚其執躅未半歲遘疾薨於東都城南之別墅
自嬰疾至于捐館談笑語言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纖悉無遺上聞爲之
輟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宗伯祭公端明
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對大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
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爲詩酒侶
其顚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雖於進而勇於退儉必
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握兵軍以禮貌不至交
歡再入中書待搆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
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蘇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卹宦謫之窮
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祕之
女賢明慈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蘋能嗣其業皆擢進士第
蔚監察御史蘋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
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小子不佞早栖門牆考
選第叨殊等之科聞廷秉人倫之衡東國士相遇筆札見知周旋獻
眷垂三十載列石表德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遠事
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紱印寔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
色於人佐時理家無持入之貨持身不撓履道甚夷嘗病在高位者
不知止足終日抗疏覬期拜章豈不及年俾孤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應星辰公之才兮俾而眞公之性兮咸且仁公之文兮班馬
鄰公之藝兮溯夏均公之儉兮自我身公之簡兮無雜賓公之貞兮齋
人倫公之愼兮質鬼神公爲相兮平如鈞公爲邦兮政如春公不幸兮
羅放逐公無辜兮介于循天聞日明兮堯舜爲君舉直措枉兮幽冤
必伸牽復高資兮言旋洛濱逍遙琴筑兮無異隱淪屈指懸車兮歡
然十旬素懷未遂兮美疾來臻悲纓冕兮哀動搢紳寵贈加等
兮冠于台臣有司職喪兮靖恭成秦觀者歎息兮國人酸辛表安慶
餘兮令嗣姚姚陳冥道廣兮門生振振乃鐫徽猷兮刻于貞珉碑生
金字兮名德長新

齊成公神道碑銘 并序　權德輿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方粹儉絜矩

秉彝明誠盡性功劑化育之道精義入神旁魄天人之際以忠事君以
病乞身乃去台宰乃儕商皓然後撒琴瑟辟手足歿齒無違德以從
先大夫於九原易名曰成不亦宜乎公某郡人自太公表東海枋公邱
天下爲國爲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師府君諱翛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吏
部侍郎止於平陽太守出入陟降中行山立至今言開元名臣者稱公
有遺愛焉實生先公贈國子祭酒府君諱碩履道貞厲仕至左龍
武軍倉曹積厚於上休光於下其位不充故大受於成公公既亂而孤
哀過成人蜀幽陵橫潰中夏如燬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
支伯之故地而皆隱焉誅草茅以傾居息悅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
用觀靈龜嘉招重聞奔走以狎至虛己弘道從容而翔某吳郡張相君
鎰方以仁義理深上得君爲從及建牙于汧成師于岐畀爲命介若驂
有勒建中戎王請大和會以休兵西方右扶風埽亘汧隴地當甿脫
且有成命正其經界公實佐權登壇涖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於
棠之會周鎬恩遂劉之盟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依劉涇林病發
群兇肆毒天子展義於甸内主公死難於理所百舍奔問王子行宮拜
侍御史有詔以善贊黃門復布凱澤于東夏命公爲工部員外郎以贊
爲復命轉倉部郎中李懷光阻命于蒲道兵未解關中飢旱經費
不足轉粟饋軍濟時之難患未寸急病命使以專遠遷兵部郎中
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婚親細故出
爲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寇擾蕩覆城市公乃卜勢勝之爽塏因習俗
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史吳實劇郡大田多
稼澤淫冒役吏挾或弛占著名數戶版不均公乃閱其生齒書其比要
強家大猾不得其藏介特單羸與之約息已日乃孚厥獻成有遷擢
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終時二郡之理而弘大之其仁可知也
左曹理本徵爲給事中周郊寄重擢爲河南尹於有宋簪纓者舊白書
推刻爲群偷囊橐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且網羅張設捕捉宿使
無遺類指顧之間搞摘如神乃作祕書監明文雅脩舊以起廢乃作
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稱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
舜氏聰明之道馭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中
事與允功之歌質百官之成損益文質化裁形器推物役以折中恕靜而

不伐或事隱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切天官氏每歲表他曹郎二人
閱多士試言第其甲乙春官氏俾考功郎中選孝秀之親故者而進
退之公以冢宰小宗伯爲官合取士之本蓋天子有司之重至於避小
嫌亂舊章適滋弊政孰謂爲稱寡是塞坦坦之道豈如是耶然後闢
康莊作衛尺道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天下之人謂之理道尋有詔
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文爲一王法公當盛明之代用宰司總直筆
其於褒貶勸懼明焉勤虛盡瘁積成寢恙累章乞告改太子賓客
遺羅不假贈戶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河
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叠天繼夫人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
有禮法嗣子餘衛恤毀瘠侍公寢帷以某月日祔于東都某原喪祭哀
敬君子以爲有後惟公深而通肅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故用五事
暢於四支貞性僻格允長略並裁在岐也爲齊忠公映佐蕭州也爲盧恭
公邁皆至宰相其他推轂爲士爲漢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
書凡所論著皆研幾析理弘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荊盧三相
國碑論本聖人敎化之賾推大政尊明之道因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
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五年餘踰爲洛陽尉永惟
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與夙承湖海之舊中泰掖垣之居俾他日舉代靡形
話言獲於遺編實見陛德顧茲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
宅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泱泱有侯平陽今聲章章不踐宰政庶貽子姓倉曹
含光太學追命厥生中書秉哲居正爲起扶搖鶯翔慶雲乃登紫
微以瑞清朝吉凶紀纆冥昏鳥轉其生有涯其用末極壽堂冥冥宰
樹森植揭茲藏香終古是式

文粹卷第五十六

吳興姚鉉纂

使相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 裴度

唐檢校司徒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 權德輿

唐司徒中書令許國公韓弘神道碑 韓愈

節制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碑 常袞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揩洛神道碑 楊炎

唐贈梁州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 張說

唐邠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 劉禹錫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裴度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猋搖葉殲數君若蠶斛靈山横流之中一戶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祖嵩皇珉州刺史祖思恭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蹟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爲巳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游秦京開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賞客武都值酋豪以勁守世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逃遁冠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推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屬崗南夷紛擾有土之憂與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驍驟庭而莫畏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勸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兵馬使屬羌豎犯蜀朝庭濟師命公督林邦銳援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逾險出賊不意逐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洺圍緯魏屬城抵魏通邑其摧鋒衂銳皆先羣帥而賔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望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甚恭嶽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億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北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决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捐甘攻苦昏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言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幾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伊洛震於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補十旬指揮一舉乘墉蹙而通軌道殍梟獮以請宮禁俾九市三條無擾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鑾輅爰歸廓氛祲爲祥光摇哀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兇醜未寧邊防猶警歧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偏戎王政和衆羌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行速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書令如故人或謂公勳望巳高寵渥巳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心若此而侈泰孰爲且昔故毋承帷幄之間則言嘯雖陽理奮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甫而身退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關隘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景時安人戢兵之德可謂決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賻賵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館至安宅皆上所辦護中貴人反覆焉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静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延延於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揔故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愻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觀察等使進囷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脩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使綏戎按俗是以似之曰其忠右羽林將軍曰惎嵐州刺史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粤大和元年

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
詔命圖形於雲臺矣雖大其丘壟樹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峴
首之碑將列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代言詩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威
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詩矢鋪敦
傳於墻垣手搏足蹋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剔俎妖
昏我師莅止我今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駕言旋鴻
烈燿古讙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於岐
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象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詭詞我后嘉猷我
躬何為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一上天不惠厚宴遄
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冀于肥家將壇台席鑾立奇功代傳休績聯
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庭表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宜我祖
之丕業繄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唐故朔方河中晉絳邠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河中絳邠節度
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王贈太師忠武渾公神
道碑銘 并序　　權德輿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燿肅殺之助焉君臣保乂以
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
運相偵有開必先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指碁七德燿威寵勤身
濯行遠征屢行乃緝熙于光明故調戈淑孜以嚴師律黃鉞玄袞以正
台曜湛露彤弓以賞報宴納書追命以紫極禮藩錫始終如公之功
公諱瑊字某其先夏殷之後為淳維漢劉之代為渾耶或強為國
或分以姓貞觀中開置皐州渾就加官師曾祖元慶皇豹騎衛將
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左僕射考釋之皇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寧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昭先公之脈居
次卿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仕崇勲乃列茅
社派光追遠是加寵命迴復介祉開生元臣功昭于前人德合于大君
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捍壓叛勲
勞行內為上心營壁授律擢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
焉乃進左揆遂參大政總賦輿而為之師長使王略而以之北伐幽凡薰
盡銳壁于武亭以事鉦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勇須
擊衆鼓行無前殲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復於咸陽長轂啓
行既門于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乃抑其賈勇須
彼成功室士心之亂伐息兵火之祇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
法從於渭蹕捧大明於黃道告廟薦功登拜上台極封尹正復與膺
會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輯忠力揚奇
鋒復雍宮拔敵壘衛陣壓埒傳于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
表裏皆復渠魁救首師帥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
易肆殘殺正刑四方咸穌論道燮律乃平水土秉詛靖人以修班制休
嘉賁于草木利澤逮于鰥寡言為軍志動為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
紀進掌邦教遂居右弼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于理所享年
六十四皇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禭弔祠有司備物太常議
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于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諡曰
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門子仕于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
從朔方之師戰黑山大從隴右之師攉石堡又嘗西出臨洮奪吐蕃之
善地而為之壁壘北絕大漠破[illegible]伉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
臨淮王討反虜于山東攻黃皇北取宜定射其將李[illegible]節貫于左肩
斃之又五遷至太常卿皆以功次其開闢地于河曲以靜九蕃宜威于
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剋復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
居其先偏師當其功剛故以御史中丞為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為
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為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為左金
吾衛大將軍又以戶部尚書奉晉王出車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舊
能紓大忠以恤大事理蒲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
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其食賦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持
力絕人始封擢頃方內洽平乃進咸寧凡汾陽王九伐之勳公皆左右
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冊師禮法諡尊名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
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秉義類以敷明命植端誠以紀王度講功
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啟其心以沃聖協建
皇極為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孝父之恭范宣之讓驃衛

之功略黃韓之教化又嘗慕太史自敘著作行己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人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鍇太子司議郎鉦櫟陽尉釗雲陽尉鐵著位于兩宮以奉朝請試吏于縣內以脩事任食德而守業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勤令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衞將軍武當郡王玘與諸孤等推考彝鼎鐘之義因識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傳信乃採其贊書侯表作神道銘銘曰

北戴斗極陰方尚武玄金朱輪錫命都府太師閒代感會雲雨四征壯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阜行深入致果忘身殞命推鋒環問南軍中興之後書社策勳授抱兩河轉戰三秦雲翔郎邠所居於聞出統藩衞入司徼巡時丁阽難節秉群倫邁迹頻宿衛襟宮闕滿平翰林公亦援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休士退舍時惟不伐疲淡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公實佩封脊命長春克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同以律剔藏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敬是陟既即易名以算以飾材官介士齒簿悽惻大隧群原中南之北萬邦作憲永代是式追琢磬香與

唐無擇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韓愈

韓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以爲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舅氏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饋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錦紈綺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其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

好薦女請皆日月旣至卒不可得則飛謀鉤謗以間深我公先事
後情壞其機牙蘖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
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匭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夏去鎭公
母弟元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元自鄜
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
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
失人安樂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
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

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衆乃一嗚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
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壞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
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
督姦察其噸呻與其睨嚊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
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
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
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
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薨太宰葬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
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
以鴻厥慶

故四鎭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碑銘幷 常袞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
臣袞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彝器銘德勳高故其文
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崇褒紀之禮闕歟
宜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伐簡籍史官之年
表而敘之云聖上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
率俾唯犬戎自逞殺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淩驕時乃大稽命
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肅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于明庭乃大
誥于爾在位有能與我西師僉曰璘哉是用詔以膺揚之命於夏有
鸞旂瑚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迴洑收攏
武威以臨于戎狄旣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敭天子之威命而
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夏難其在殷
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
內侮漢以金城隴西氐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備戰而高尚武
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
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筭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
殄殲群醜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軍舉法以誓言之令簡而一衆畏
而服雖蒦喈老將聞而悚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
其威貙豻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領焉禦于木陝之衝蒙
輪超乘以胡突騎貺盱而橫奮若雄毅之將董焉捍于瓦亭之陰
輕軒飛輪閒閒桓桓肆於射聲校尉以出於谷百夫之將萬人之
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殷銅城火渠門之旗舒於大回川雷鼓須之鼓殷
於都盧山周之以木樵拔陬布之以簡石東杏部勒旣定天地肅然
遂使魁健氣索猛鷙魂褫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
巳此皆觀釁蓄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河湟
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戎府春秋五十
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命以迎喪
顧近侍而涕沸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還葬也五校啓行賵以車馬
皆有具王所以寵大勳也初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
滅胡之策先皇帝奇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豐水收二
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
大戰邙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
登闘如虓虎闘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駘破交突數合
虜然大潰以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
衆推捷之若此每有征戍大計常以訪焉斯亦群師之雄旣而移軍
右輔疾援河西國巳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
師萬類千群延亙山谷輕行轉鬪虜殺而歸屆于岐都寇巳四合公
乃持滿外嚮突入懸門未及解甲昔城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皆
血濺灑朱彤金甲揭戟而喊虜應絃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絕也
至於理鄭國撫耕封化邠郊寧上郡勤於蓄聚惠於長人勞徠綏
膺賢卹孤老嫌深飭鐃工於一匠入而有制故大東之刺不作禾麻

茲麥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自北之化可懷此又列郡之卒化也公
字某扶風人也自秦漢至於國朝公卿大將軍通侯二千石踵武王
室休有烈光曾祖昭朝散大夫新豐縣令祖正會右威衛將軍扶風
郡公贈光祿卿父晟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贈太子少保忠孝在門
文武繼代官婚之盛士族有輝惟公勳胄華茂雄姿高爽少有四方
之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故文翰敢為嘯吒川澤年二十
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
吾祖勳業墜于地乎由是慷慨邊戎徘徊弧劍遂西至絕域以司功
累授禪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
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穎二州隸之尋拜右僕
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
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稱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據洪仁以庇傷
殘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然以奇勝閫廓深
邃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欣同其成故樂死不
榮生至於木罌渡河登山拔棧解鞍而附擊馬而馳兼之有餘亦
不差異嘗以家財二百萬犒三軍與其散已食於行伍陳賜金於廊
廡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前告詞讜謨明
順撿身無過恭謹畏慎祿賜所加則受小辭大任使所及則履險難畫
以忠材而觀重有絳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得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
之神將朝之蓋臣然慶於家永於福祚鍾石享於祀孝嗣傳於子
孫宜哉嗣子盱等箕裘之盛詩禮承家哀哀執喪痛結天壤萬宇
葬地能識昔賢十里丘封亦非遺志獲承君命欽率朝經詔謚嘉
名謂之合禮銘曰
義義雍城積高氣靈盤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瑰瑰可徒雄略縱橫眈
眈其視震雷厥聲四方靜難三紀操兵初奮厥武車師戎府鈴馭忻
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歎崔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荊馮河主從我撫軍縈
胡藏虜遁戈涼野解敵歧下列列英風極夷內土遂佩珩璜分雄麾
戟寵臨方鎮迴蔚過赫洪積遐振虜氣外折惠化潛流人心內結昆
夷先零白狛至涇受寵寘辰豪朱旗撫征窮陰前寒義深故城丘墓
陵谷遠近相屬澶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令猶驅逐左掃右

射虎夜神速番禺不悍祝百姓推伏國子扶風祚爾嘉庸位長庭寀
所行三公王用錫我有鼓鍾叔父昆弟燕私邑邑功成身殁寵厚
殁終周漢二京皆有勞臣北征西討出車轔轔今我司徒實同厥勳
勳在王室光昭後昆

唐故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楊炎

秦之蘭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虵變泥蟠之中
遷施感通精氣相合斯宜契也豈人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
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雁門太守燕齊之亂
族沒鮮卑東還號良將之家北部賓大人之種其生渤碣其居燕斗
海塞迴抱興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國之祥英氣混於熊據龍驤望其
形得山河之狀覩其鋭見金鼓之威神明爲徒義勇爲器久視中以
驍騎處入于遼西臨太原南覆燕趙雲火照于河上天兵宿于北門朝
庭憂之有命招撫合以信誓喻于天人話言感寤撫劍數息是歲以
控弦之士七百騎垂橐入塞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王鈐
衛將軍左奉宸內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
衛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鯨龍蟻垤不可以栽松栢漢於是始
晴虜於是始憂是後檀蹛踞于鴨綠之野覆林胡于榆關之外北
出陰塞濮其王庭南救河源復其死地石堡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陘
之師以虛擊破精勁東封之歲外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牧雲壁
鐵騎山動地蕩右擁隋岸北登狼山冰泮則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
振于四海王化數於無外故得大命三錫天馬騶騄定國難者兩朝
撫侯服者四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勞
無訹可謂知禮於戲天道駛昧胡星未頹以哲平之年不終大用以
伏波之病弃此窮荒天寶元年五月二十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
師次春秋六十七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檀山原雖公智
之大寶神之冥門心和體靜忠義精微思乎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
嗚呼戎狄嘯吒風雲飛虎之將以禮成百萬之强以謀勝故鮮卑因
之以廢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睿宗
食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動罔不勉
御示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元子太尉中書令東都河南江淮

等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夫渭北鄜坊等州節度
使武威郡王光進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肅宗之功復區
宇更為柏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為召畢乾元中天子以公炳德丕赫
積仁承慶大福再成沒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
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
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本圖是有銘焉銘曰
茫茫上象降精于北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矯府君府其英靈蛇
蟠斗極鵬化南溟來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聿見食狼星歸綿
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勳大績王錫茅社天摧武庫
海折北崙在昔遺慶俾曾藏孫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既命太尉又崇
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含清真白駁重霧高堂有親
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蒯丘下寵明神彼丘之椅此石之磷攸攸令
德萬古清塵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峻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
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白比長
城得之於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為晉昌人
也本平文王之弟是為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隗以築宮
漢祖封亭以列國其後子陽曲宅彼太原舊矣亭之玄孫友從太原
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西平郡氏又為郡之右族友之其孫武威太
守憲憲之猶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於魏晉則晉昌諸宗散
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
祿以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潁川孝則天錫金忠則帝章褒服仁
則猛獸不害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之
傳而已曾祖歡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議郎瓜州常樂縣
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贈伊州刺史積慶之地戎馬生郊業
戰鬭而弘勳仕州縣而為達啓京之聯福不在於其身積熊羆之
善慶必承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雁門家之子為國而生身長
七尺力能扛鼎猿臂虎口虬鬚鷄瞵射穿七札劍敵萬人千鄉路達
遼識將軍之相唐舉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
尉秦州三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府折衝
兼右金吾郎將游海軍副使以軍界破虜即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經
略使朝廷以未極前除且有後命遷本位中郎將仍舊為州軍使
默啜之寇北庭也公奉命解圍軍聲大震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
軍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坰牧公兵
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收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算
朝議多之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
源軍使鎮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
寄分閫於是料敵無備闢其師老潛軍一舉大俘九曲繳甲文劍獻
馬犛牛既獻戎捷逐頒朝賜乃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
開國公加前食邑三千戶執憲提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遇厚恩深
俄而六州群胡相率大叛命公將隴右之騎齊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
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師旋
北胡猛虎嗟乎匈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
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追號血面推心悲慘
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贈涼
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葬從并蠲
朝典也惟公外猛而性和貌寬而精毅此謀可以掩若蔡雄斷可以
夸暴鬼神故常稽柏翳鈐嚴狗風角妖其撫恩結信立威用武祖赫
如風滿電振溫如雷而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數孝文之
得魏尚肩不足直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
馬素女鞭其盈門長鳴在廄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
九鞏暨鼓詔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覽下効武臣之素節
其育也如此夫為人子立廟致將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為人臣挾纛
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懿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
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錄紫服金章
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哲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
京兆府勳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請郎前左衛胄曹參軍等咸
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形弟
兄望參師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盲其宅兆以

十年七月葬我太原公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
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爲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
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恍恍將軍雄略冠群平西征北震威戎偪獯鬻亭障肅故屯田饋軍仗此
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宜書甚既多受祉室壯猷衣倩翦鐵祀鼎食金
奏退叛臣贈鋰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涼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臨
洮舊阯手握金節魂統王帳千里送喪三軍懷舊詔葬雍州思碑義
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試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於武功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强世雄朔野其後因仕中國遂爲靈武
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成早以武勇
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
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執死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
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毋
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鄉下諸兒號爲書生元和
中太尉愬爲魏帥下令掄材出轅門取大將家魁秀者爲子弟軍
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强劾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
參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沂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迹于
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鄙且報家讎
布既啓行士氣不振復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自憤攻中
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閉
然推戴之請爲假侯以鎮定中貫人飛駒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
詔書以具侯命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
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罷于父毋前
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曰河朔間視
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毋封
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礪行彰信于朝庭無以弭識者之譏
昭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下

數行父俞毋贊天性交感三心既叶萬衆偕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
眞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二軍之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所
以參決滄景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
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
侯使元子以督戎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指其軀一舉而下平原歷
滄景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遂赴闕
下得覲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爲敵
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懸款于宸庭爾母抗詞
于篋下顯絕姻以立功其經始啓發出于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勳之日
宜書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
三州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詩天下公拜稽首謝又遷讓已爵
禮無違者翌日詔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也矛旗碧幢
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
長號因葬于洛陽之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
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
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
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
鉞于邠土孟秋至治所首冬乞表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鑾輦華之儀
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
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瑯琊王氏祔
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滿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
暝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
請辭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辭以傳于後也君子以
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攢氣終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
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騏驥大和紀元滄景不
虔子弄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甥舅雖連詔下薄伐良謀驕然時
惟時中貫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畫詞與言偕
零有感革慈絕姻効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命廣之乃遷元侯

東鎮近畿乃祚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節輝耀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千雲之臺烈烈炎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帷輤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雖膺推轂雕陰白馬既且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窆萬里洛水之陽脩邛之趾尊卑穆昭幽顯同理舊松新栢亦象擔揮刻石紀功垂于萬祀

文粹卷第五十七

文粹卷第五十八　碑十　墓七首

吳興姚鉉纂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神道碑　李商隱

唐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　劉禹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　范傳正

唐吏部郎中高都公楊仲宣碑　席夔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　崔祐甫

唐饒州刺史吳丹神道碑　白居易

唐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　白居易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待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諱祖諱鍠選書判拔萃注秘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事皐佔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衰陽荆州入踐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諫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歡身禍其後禮官晉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為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頃領以譏脩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以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富有賢御朝庭要從一兀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毋識見多前笏留上趣是否意詔崩則拔擊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擁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乘刃天衢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秋主客員守中書舍人敘緋受言起田孝公伐恒陽孝公行賜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何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既至築提捍江入分殺水孔道用肥

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湯館甘隋以變飲食爲戲塲上下氏迎涗祠神
倖侶歌舞從右庶子出蘇州授秘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
司得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
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薨官白氏自楚入秦奉白不直杜郵
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翠華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
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自指之無二字揣綴不誤既長與弟行簡
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家善居之爲以戶小飲薄酒朝學
騁輒不肉食樂勢鄧同韋楚白那遊人聞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
文字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聞公四年自氏後爲相稱賢貴
文宗時丈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
中丞他日景受當嘗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爲相獨白氏亡有公笑
曰汝少以待其胃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
欲得開七關嗣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冊號禮秉
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鄉儀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
相爲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閉肅代代傳文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有弟兄本歐
不掉乃果敷舒匪黔匪驕宜爲介其辭使于鄉泊邦取庄不窮天子見
之膺陛王堂從世其中上漱唐禹帝爲華留聽緒餘表楮歲終當遷戶
曹是取蟬白其華嚼不亦緇燭用從秉遣至道天子時淮與伍宰中
道上納筆攝麻三綽三理既去刑部終東其居大尹河南前其基
適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衷君強謝不堪守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皆
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恆貞內有其矩歎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巽爛
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敘記益哀其收攝勞而導刻詩於碑以
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傷子辭　　弘農楊氏

予有令子儉木削食以紀先功志刊石貞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令子
建立痛究無窮

唐尚書吏部侍郎贈司空奚公神道碑銘并序　　劉禹錫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于位
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歲臘月丁酉葬于萬安縣之某
原修三十有四年子爲諸侯爲九夫內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
揭于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于薛下古以
降爲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爲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
爲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爲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緯任至
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近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
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
育焉幼而擢陵甚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群倫月旦咸以第一及從
鄉賦詢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從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
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嘗短喪庭西戎
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
其賓寮以門大夫遂表公爲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爲人子不
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心學壽時春養志甚勤丞相楊炎爲子用才
擇公爲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茶墓居從後妻將闔是歲
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既中
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劇劇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
從大駕迴入尚書爲司金元士且參權筦之務有頃持憲冊宜恩于䜿
門將行錫銀朱于青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外郎是時曹在南宮爲眉
目在選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挐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缺
左右丞都曹多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事者藉公識精
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歸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悉焉持命公宣撫
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發枯條其利疾復奏咸可轉刑
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坐
讀巳又逮繫其吏峻繩之事下司寇主是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佩
然持平挫彼出獄出獄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力兼領
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眞是秩言能審官者李朝
有裴馬齊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媲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
上從遣如第且飭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震悼
加等娶瑯琊王氏右泉公之曾孫友婿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
二子前則歷大僕少卿今爲撫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
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某丁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爲尚

書刑部郎中第四子炅舉進士㝡小子咸砥礪其業脩宜為名公家子
其邁德垂裕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尤志於推賢樂取其所舉則
在西省薦准丞相由右掖掌訓誥在中銓表揚僕射由地曹綜吏部
二公後為天下偉人凡執文章甄衡以揣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
在天官第章句拔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鑒移
于大治則鎔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孫氏望使由庚之
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既終詔贈大宗伯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
霈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用三公云銘曰
仁爲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督責
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儁賢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
黃流瑟然可為大僚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輶軒既執刑柄亦操
吏權陽和熙熙肝在獮閒守法持正嶷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長伏風
鳴祥煙梟棲俟詮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
者赤爲玄裳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騑驪朱輪佳城何在冑
貴之里稽首望跌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并序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
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
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
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諜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
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
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
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爲名高臥雲林
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
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
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
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
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
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
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
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
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
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
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
而永息機用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鞿因
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
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
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
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
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
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
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
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
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玄壤
生不及禄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子相時常於先大夫文
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
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
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
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
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
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
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之窮人無桑以自
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
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
告言訖泫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
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圮力且不及知如之
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
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
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
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

二女將改適於士族皆曰夫妻之道一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下俚伏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一女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俗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心復并從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寡虛不能兩致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置與子泉扃一表于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一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稱以麹糵暢於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酒舡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通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於此苻敷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一臨歧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府君碑銘并序　席豫

夫靈嶽三峯倚京師而西峙滎河一曲抱華陰而東注故川嶽氣交雲雨時出感降才傑紛綸元勳冠世爲強家宅茲洪土者其惟弘農楊氏焉臣我伯僑啟自唐叔開中相府乘朱輪者十人絡下儒門登袞職者四代慶靈不隕以生我高都公諱仲宣字亮後漢太尉震之二十代孫也自高祖至于大父並名播海內迹存朝端舊史前碑其詳之矣烈考皇孫刑部尚書魏國忠公元琰屬姦臣擅命明辟應期功濟中興與安劉氏者周勃禮優歸老論叔向者拜奚出處全身忠貞盡節公即尚書府君之第三子也舅在幼齡夙有至性事魏公甚國夫人以孝聞宗族推稱州閭籍甚清眞萬俗秀楚不群氣和可挹色厲難犯言必合禮動不違仁集七略之書名高漢閣作三都之賦價重洛城未弱冠以通經爲擢第文生授右千牛光朝選也秩滿補太廟丞以親累出爲薊州司戶參軍屬先尚書辭滿告歸公罷官就養頤曲別業地連嵩高丘中有華孝子絜白之興川上有水漁父滄浪之歌溫凊獲申隱淪兼遂橫爲酷吏王鉷所誣貶授嵩州臺登縣尉劍南節度使益府長史章仇兼瓊公爲管記飛書之务倚馬立成尋有詔停官歸侍俄丁尚書府君憂鞠凶而降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全於禮服闋從常調吏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王佐乃授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除蒲州司法參軍丁昌國夫人憂杖而後起公居魏公之喪也服闋不仕爲叔父瑶所敦逼不獲已而應命其年五名考判公居上等乃擢拜監察御史彈豸之角初見觸邪鷄棲之車是聞嫉惡坐剛直出爲汾州孝義縣令前宰無良下吏失業稼穡之地半爲荒疇桑榆之人多在逋藪公曉喻歸本休之盡復既富而教厥土有年故得雉馴邾田鸞降庭樹刺史韋湊嘉乃圖畫其像鄭傳以聞天恩嗟賞璽書襃美乃除華州下邽縣令辭疾罷職卜歸養閑無何除河南望縣令所歷爲政有逾於前弃遷禮部員外郎歷左司員外郎春官之屬以龢神人左轄之佐以正綱紀乃轉吏部員外郎九品之曹一臺之劇有簿書以旌淑慝擇乃筭以使不得藏於是乎以公緘私秉心匪石剖疑析滯厘翰如流選部以清繫公是賴尋遷本司郎中乃統胥徒是稱小選峻以風採請託不行絕其階梁虎倖自息若乃見理之速持事之堅雖有賁育之勇金張之勢曾無飛讒不可動搖不陟古階奄先泉壤悲夫以元和二十九年七月五日 疾終于萬年永寧里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以其年十月十七日歸葬于閿鄉牧馬原禮也惟公自家刑國曰仁與義厚利者常儉之所重公以先人邑入盡分諸孫善交者衆人之所難公以結下朋遊曾無凡客士有險詖比隣不通人或急難傾家以賙素懷儉約雅好眞如不服綺紈不食葷血雖紛闈有閑末紱斯皇不易貴賤之心能全始終之節嗟乎譽高千載道屈一時漢之崔駰官終邑宰魏之管輅位止府丞天乎與才而人乎無命自古所歎豈獨高都而已府公所著文集十卷盛行於代嗣子輪行太常寺奉禮郎次子轅嶽輶輔等永惟過庭之訓式遵卜宅之禮靈轜戒道哀挽凄闗靈掌東拓地惟魏縣拱樹西靡悲心存帝京銘曰

河之西華之精人之傑國之蹐年不永位未亨閉泉路兮冥冥空歲陰兮崢嶸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并序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國體雖古之

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偉才當盛漢之時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秩甫聞於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莊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祕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時鵲立於朝建旟東夏三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三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殞涕皆不宴不相候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出涕俺若公有子朗郁等未齔厥兄檢校水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汜方佐鄜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慨毒之甚如不欲生既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送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于河南府壽安縣某原先祕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部曰天之降災空孛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敘而銘之常州稟元和以生幼有成人之量祕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誦祕監問曰欲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是志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丁祕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免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訓導甚至常州衛敎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謂其得諷諫之情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尚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俊茂舉賢淹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甚蒙訓詞不傳于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永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爲婚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之大長主從夫裴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其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舉卒定謚之

陟綜覈名實皆居其當嚴河南郢訓荅呂荊州譚謚議博而正當時題之選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策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欣慝朝野稱正上方大郵黎庶精選牧守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窮翁課績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據灊江傍山澤盜所聚或嶓結林藪或越阻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讋之釋矛歸耒盡爲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兩書考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之人流庸甚衆公亦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興之後中華前踣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牧相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蘇德之體百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餘糧棲畝甚爲路降之公平生闢人之善必揄揚之氣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誡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歌頌徬于詠歎峻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適物遊不可逮公有集二十卷行於代若夫替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三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喪如荼如蓼旣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慕慕以勤以竭友于兄弟如塤如篪常州之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柄甚遂國嗟十古迭暎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醲從其嶺在星之緯在木之荄常州之年止中身去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青鳥洛濱鵂鶹在原嗟爾元昆隸祖靈血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謂余不謏我肯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亦不瘥瘞訃我於他子爲之泉碑我於桐子爲之紘恭不獨逸難不隻全如何淑明摧夭碎堅厥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繇理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泣漣如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白居易

門市朝背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非達也若有人與群動處一代開彼爲彼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游

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士人吳君嘗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眞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宮門郎贈工部尚書詮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歷職義成軍節度判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歷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君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應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饒州官次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習儒玄之業明矣弱冠喜道書奉眞籙每專氣入靖不粒食者累歲顥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懔懔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于祿意乃曰肥遯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馳名名顯不可以怡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安道吾將强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右黃庭在左澹乎自處與天和終始屢仕途三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安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戚戚其心顏以至于歸全反眞故予所謂達人之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爲同門生又爲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頴贊唐中大夫眞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塗其皆達者乎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勳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犄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曾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凱即公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婚姻稱迨今爲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哀毁盡禮號而夜泣者三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既冠好學能屬文從鄉賦登明經第旣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椽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駮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上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丞有主婿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奇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翃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判官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擢懷州獲嘉以不茹柔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鄧州司馬移深州司馬轉鄭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位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三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其才得其壽遭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蓄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商買庭瑤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阨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以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榾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將時不我遇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旣賢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後昆

文粹卷第五十八

文粹卷第五十九　碑十一　紀功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紀功

三受降城碑銘　呂溫

平淮碑　韓雲卿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呂溫

夏后氏遭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嚮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爲荒丘退居河隄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甿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忿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時唐休璟建議非也）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叛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迭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鬱塵飛而烽火燁孤鴈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靷虎旅看旍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責琛賮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昔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與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縱寇禽因寵伴變鞍或駐馬飲河而去或掘涇窺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其吉群生戢兵和親七狄右祖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寵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讋猛氣無生禍心俾咸聞思奮息菸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開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景則動乃誅乃弔鄭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賚不棄靖廟我聖惟德羅闕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亡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啓後昆

平淮碑　并序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恃撓天常肆虐黎人淮泗而南施于閩越人殘命絶賦貢不修先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虎龍勁卒控弦引鏑萬有餘騎涉淮浮江梟戮醜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感舊相賀上壤耕闢年穀豐登舳艫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寵荐及出領方面入秉端揆錫圭分社有土爲王遠近耆老曲辰桑工而貢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滸播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叛臣矯擾鯨毒楚吳帝命信都偏師萬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旗撫偃節敷諭威德兇慝不悛揺臺恃毒枯枯信都奮擊提戈援桴軍門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蒴是頭下除巴蛇通地之經導天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穰轉漕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嬴秦翦起蹶霸展險成功孰與爲是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異都銘功海門陵谷可遷碩德長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蛛螫爲暴邪于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寔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推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

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𥨸亦內剪蕤邪外清夷狄所以繼
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髖髀之衆結固於
兩河斤斧不用縣歷于五紀肅宗親剪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
覩于天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
惟我后握樞出震端扆向明考上玄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
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乙夜
之勤以爲景綸七國而漢氏安成剪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
而德教可興日者蕙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
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屬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喜鈇
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
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析簡之名横海展執珪之覲向
謨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既而孽
見於巴賓之間河清於鄭衛之際固同本之睨昭聖作之符鄭清
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通轘轅有上帝
濯龍之地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鋋雪照驒駱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
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梵餘殃聚於汝潁氛祲淮濆我后
方弔人省冤姦宄除殘稍命使者持節往申寵晴以柔服之義宗
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禁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
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塁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
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
計至聖不惑群疑自消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
李光顏往者平蜀邊靜庸蜀貲矛雷激孤卿颺馳亦由馮異之
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揣機俗總衆博河陽郃陽
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謀邪謀外阻
兵勢精銳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
識慮中正可革梟音鎰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鄜南西
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
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欒書作帥鄭彊戎右兗國以見印綬
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略累書
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陷圍

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皆王皋有任城之武昔征
兇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
李愬温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藉成季之勲復能霸晉亞
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徵必有以嗣山南東道荆南凡兩
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綸之命以
諭群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
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
拓蹤中道奇正之機發號申嚴疑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
而寒梟井羅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
盡護其將將一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拔城之勇
君夫勵擊楫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
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
後定百辟之議且明文勞將使其幾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
淮夷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嚴賓寔之幕府四牡業業
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勢首尾
相從發胡騎之鋒紛紜悉率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于矛
杖行次于洄曲及相之來此群帥之志氣益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
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
捷傷痍之軍秋腐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
威未嘗輕見屈弱之勢不使然形是以仗文成柵而降吳秀林下
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當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
明在躬衆心不撓爰命釋縛授之以兵祐感激之心出於萬死縱横
之計果從六奇粤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晦閉愬乃遣其將史
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
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
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具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敷淮
瀆仍執醜虜雖魏帝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晉艾得田章鑿登
長驅既竹用奇可喻與古爲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擬宗廟之宿
憤致黎庶之又安周漢以還莫斯爲盛帝命策勲進弘爲侍中
光顏重胤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

制鄰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歸葬生於壽域遷北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濆蒸人生殖俾撫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摠領淮蔡之任天子嘉功烈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動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士暨侯服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聲明百蠻 詔命 文之臣文昌勒銘淮甫庶乎明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銅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露爲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助德牧除害馬農去蠹賊苟非武功孰靜羣慝明明我后神算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宵衣旰食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傳白門縛布服玆肆罪豈勞一旋淮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窫牢驕然逞于蕁薹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吾念生人乃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雷發於壇命信登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氣未滅葉于洄曲使戰推兇豹略臨晉雖留荅中桓桓撫帥應變無窮浮閣暗渡東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升城獲醜而不攻肆農安其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群帥賞不踰時畫社巷封珪組陸離佰于鑾珀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李德裕

幽州盧龍軍節度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修獻捷之禮今歲有銘勳之請二者君子韙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愼之貢銘於楛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表可以爲後代法聖上嘉其動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爲害禁暴則惡其爲亂雖叡智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猾刑之誡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敷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衆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鈞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當其時也烽燧迭驚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群帥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略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羣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偉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玁狁蠻荊來威安邊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于朔邊張公禮悅藏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淵沫若不耀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尉軍還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鼓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備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額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曰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回鶻者本北狄之種也或曰獯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暨薛延陀之敗也首帥吐迷度率衆款塞太宗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郡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世內難也葉護以射鵰之士親扈戎旌亦由先軫率師以翼周北稍梟騎以助漢既滅大憝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縑二萬匹厥後歸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其在京師也淫祠雲構甲第基布棟宇輪奐衣冠綺素文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敖我文繡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蝎蠹上國百有餘年既而焚裂無親天命不祐僭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荐饑畜產耗半黠戛斯因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磧青塚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竄跳沙漠非我蕃命自爲假王其來也美淚沮山睥睨高闕立塞之下氣勢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丐我米糧致其飢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禁心因行人致辭銜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爲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啜特勒赤心者天性忿鷙我馬先盛初與名王嗢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屬爲嗢沒斯所招誘以俱竭可汗我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上御內侵尋以御役不供爲虞所取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檞布穹廬於磧鹵散若飛鳥止如長雲大壖乎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騎乃命介

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宗王如清左勛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冑雲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減欲逐逐而不食戰以聽命嚴而有威公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勒以方陣我師可以逞志也於是擁以犇弁平環以武剛首尾虵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揔騖如摧枯株如搏畜兎攝讋者弗東陸梁者皆什虜侯王貴人計以千數然後盡羅脈騎悉數系纍谷靜山空靡有孑遺橐駝駃騠風澤而散旃檀羅幕布野畢收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捉路寶刀祭天金人奇化貨珍器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驛騎傳上奏又命牙門將國從玘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群臣畢賀昔長平七徑驃騎六舉竇憲合氐羌之衆陳湯擔城郭之兵或生靈殘耗士馬瘡傷邀功救罪矯命專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其恧歟以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為東面招撫迴鶻使先是奚契丹皆有虜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為漢謀自迴鶻嚮衆靡不携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兩部戮迴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善未足儔也迴鶻又遣宜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睹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大毆雜虜公迫留其使縱彼師期身得人病馬瘡縮蚵而退挫銳解紛繁公善計令烏介自絕皇澤莫敢近邊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死餘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適流離飢凍黑車亦倚其賊重迫脅諸戎遣謀藉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賓深入漢將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長計覊縻不揄遊㦂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烈乎明主杖將帥為爪牙視戎狄為鼠竄方獵猛敵不戢細娛非周宣無以成邵虎之勳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所哉上將光我中興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德稱為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神武百蠻震慴乘其感困臨以兵鋒州單于之旗納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巍乎成功輝焯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胡滅之徵北夷颷拂殘國土崩逼迫遷徙虞我邊鄙長蛇去穴奔鯨失水上郡蘭門近連千里智不畏天猶為驕子丐我邊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牙旗歸計強漢郅支嫚辭狼顧朔野伏莽見贏鴈門之北羌戎雜處獯獫群羊芒芒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圉暴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爰撒彤兵謀而泉默斷乃雷聲洗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虜無隱情漁陽突騎燕趙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干旄蔽地爰命其弟爲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梟兒之制代師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淌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絶塞之野蚩尤未縛俾我元侯枝弘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寢烽亭徼息警弓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夷既同天子之功儒臣纂美刊石垂鴻

文粹卷第五十九

唐文粹卷第六十　碑十二　總八首

吳興姚鉉　纂

家廟

唐西川節度副大使中書令南康郡王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司空燕國公先廟碑　權德輿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　韓雲卿

唐淮南節度使李公先廟碑　白居易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令狐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　劉禹錫

唐魏博節度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　韓愈

唐河陽軍節度烏公先廟碑　韓愈

唐故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上柱國南康郡王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 并序　權德輿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德厚流光追養繼孝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合禮文損益前載崇功貴仕得祠四室於王制酌諸侯二昭二穆之義於祭統見君子盡志無物之誠准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經武保合昌運左右德宗格于皇天始按隴坻之旅怒化岷峨之俗貴爲上公位極元台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于京師大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祭器近古以豐碑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鎸文字於麗牲之碑之爲詳也乃謹而書之云公姓韋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至宰相後裔蕃昌德與位偕積十六葉至六代祖叔字元禮以字行於代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入隋爲沂州刺史啓土鄖城易名曰莊實生考恪雅有文憲武德初由侍御史爲洛州別駕生司農府君諱機爲第一室端誠正志休有厥聲尊對出疆艱貞復命著西征記以獻太宗嘉之制符澶州脩起儀衛三典郡曹陟降屯夷操持貴侍不避強禦駮理宮室得其時制史氏書之爲唐名臣以夫人隴西郡君李氏配司農生坊州府君諱餘慶爲第二室清和脩潔道不回歷右驍衛兵曹參軍以至二千石以夫人武功蘇氏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政爲第三室方嚴貞幹政事脩明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移佐睢陽出入四紀績立中外歷殿中監剖符八州廬濠潮虢眉徐衛陝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再追命以夫人扶風郡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賁爲第四室盛德循行含章自牧歷藍田尉淑聲流聞上莫崇厚下貽風訓凡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太夫人段氏配噫嘻自扶陽至鄖城積丕烈於前史自考廟至顯考廟流燄昌於後葉列於禘嘗儲厥義方故南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合道中立初哲嘗偏師建奇功扞大患立大節以儒衣法冠授律鑿門佩亞相之印綬脩元侯之節制就加宗工入掌金吾撫征全蜀命賜備厚由地官轉天官參總端右平章宰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太尉鈇鉞邦畿旌纛環戈有嚴有翼乃蔚乃赫忠厚博大以阜俗信廉仁勇以成師南詔納款西羌解辮象胥譯其捷樂府陳夷歌守正持重推誠畢力開地通道者九千餘里生聚教訓者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列在金石既且德宗棄天下太上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之道卓爾大臣之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于理所某贈太師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子守臣安危注意不得視條滌承吉蠲而元兄國子司業聿實奉朝請薦其常事孝友而才稱於士林初公之仲兄曰畫屯田員外郎贈鄧州刺史叔氏曰肇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器望而延宗錫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祖禰與外王父皆秉國鈞爲天下華腴嗣子工部員外郎行立衛恤無怙奪喪中禮從大凡四廟之文旁尊群從烜爀昭融不可勝書至若質明光近沐浴盛服虛中以理嘉薦匪懈而無違心太犧既齊馨香條暢既思其志意若聞乎容聲洞洞乎屬屬乎有以昇輿十倫而備百順昔我王之以戰則克祭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業悼手足之凋落感春秋以悽愴永懷明發俾篆斯文銘曰

新廟有侐靜深弈弈孝孫匪懈亦衮赤舃洪閟章章乃侯乃王讓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四室崇崇斯焉享嘗烈烈南康温良能斷謀猷栟俎文武楨幹汧岐之西[illegible]銷散井絡之下天文昭煥撫封全歸宜寘德輝聿脩孝享家法無違以昭以穆以

嗣以續和氣婉容蒸孝莫熙于孫小大固不狂肅神之聽之報以介福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宮使上柱國燕國公于公先廟碑銘 并序　　權德輿

國朝之制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元和五年相國司空燕國公立新廟于京師蘭陵里司空公以文武偉才肆勤納忠外貞師律入作公相以平平水土以調平陰陽深惟祖禰尊尊之義昭穆親親之道乃圖廟食以永代德公姓于氏河南人七代祖謹後魏柱國大將軍周太傅三老燕國文公六代祖寔周大左輔隋贈司空燕國安公五代祖象賢驃騎大將軍會昌定公權三葉有大勳力于北朝矣言而爲悖史雕罔以全至公四代祖益州郫縣令諱德威夫人京兆韋氏曾祖絳州顯武縣令諱玄軌夫人北海唐氏王父贈刑部尚書諱汪夫人北海王氏列考贈司空諱儒夫人郡國太夫人京兆韋氏凡宗廟之數郫縣爲初室顯武爲二室尚書爲三室司空爲親室其配各以夫人氏交神明之道也惟郫縣顯武遵道服儒廉退潔修且曰慕曼容陳仲弓吾之師也故仕不過六百石而以理效聞尚書沈冥善閉含道特立以處士燕居至于沒身凡三追命至大司寇先司空廣大而静默恭儉而好禮合二雅循四教推明理古之學貶絕非聖之書恬智交養龜頤不惑起家益州東陽主簿四從官至寧州真寧縣令又再轉至泗州司馬祿爭卑而仁及物道未泰而志不撓公卿大夫之間尊有道而疎利權天寶末宰執握朝惡其剛介不附己故官止郡佐而慶延身後朝典加恩亦三追命曰密州刺史吏部尚書以至于論道焉長子頊事良有士行絳洋州司戶參軍次子頊貞幹強敏程功賦録歷戶部侍郎以公事貶泉州司戶贈楚州刺史幼子頔吏理清明仕至長安縣尉司空公即第三子也英明雅達閎方博厚文可以扞大患學可以析群疑論中朝則尚書郎京邑廷尉皆有能績惠綏外服則湖蘇陝二千石察廉克宣功化雖山南東道節度使平章事入觀居中業拜爵資紹文公安公之爵地歷鎮丕志益物之誠斯慎慆怵惕精明吉蠲詩云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司空當之矣又曰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先公宜之矣又狀先公之行其大略曰孔宣父應聘歷國因而老于洙泗我先君宦學於天寶之年而操之者東惠謂林甫國忠先君於無窮乎又曰小子不敏不逮先君之大道不識先君之大行不肖之罪也類是者千餘言其太史公自序之風可以論譔酌之祭器德輿外王母公之從母也故其門中風訓獲周知之忝備重任在公下列公以廟銘見授頓伏上聞尊嚴起尺賁奉面命其傳信不敢曼辭銘曰

燕文三老弼魏佐周安公定公介播厥猷郫縣顯武一同丕鉀尚書司空三命追崇義訓忠教公台烜爍乃封故地乃建新廟新廟是宜蘊藻吉祠齊明盛服乃順乃時卑靜以正如親聽命求福不回孝孫之慶刻銘斯碑以代承夷

唐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銘 并序　　韓雲卿

戊申歲六月尚書左僕射趙國公圓薨天子罷朝三日喪禮贈賻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謚曰某嗣子某遵荷先訓敦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月而祥始立廟洛邑考廟王考廟二丈有七從四尋衡八尋二戶立楹外垂四阿垮塡彩繪拓以丹雘齋室寢室庭坦備之連族氏建踐清顯銘其德太師崔氏河東武城人也系于齊著于漢荷先少師之緒孝溫重厚早登元和緯文經武爲國棟柱賊臣祿山憑犯河華玄宗順動南遊蜀漢公爲居守有扶接再造之勳熙函洛阻絕人惟重寄肅宗振旅朔陲殲靜禍亂公爲宰衡有翊贊戡復之謀山藪之難淮泗之疑茂勳盛業疇咨爲公比禮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以銘于鼎以某月之某日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絜服儐而中禮先饗七日致齋具物水草陸産醴酪牲牷之備外盡物也色溫行究身屈意愉懼不及內盡志也禮卒籩撤齋莊之色如存焉歎息之音如聞焉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祭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于鼎而銘于碑其銘曰

顯顯太師天孕鴻才恢張穎勲熙輝衡台惟昔蕤光飲息犯順當時無虞區宇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巴岷肅宗戡復勳揚葉牘銷殄氛祲宣明日月於惟太師諱將比烈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碑銘 并序　呂溫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器器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後代或書于鼎或
丈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
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祗慄
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
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其物
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
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家牒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
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績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
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宜穀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
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歷吏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
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妣衛國夫人范陽
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故不求聞達遯榮樂道與
時浮沉終成都府郫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滎陽夫人鄭氏配焉先
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為人篤於家行飾以吏
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蒞之邑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
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
府君累贈至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命
六告第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泉晉陵府君咸善積
于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
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成人禮九成祭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
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
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 盧夫人鄭氏
暴于早衷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祔㭊兆一方公在斬縗中親護九喪歸
窆萬里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
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
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謂以謀畫結
古不對次強以章撤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推刑不動將
僇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忠節者以為準
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
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
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晏駕時移世變遂出
掾高要佐潯陽旋為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為政也應用無方所居
必化所理二郡以去害為先故有盜奔獸伏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為
切故有鄮鄞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為急故有擿姦抉蠹之
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綏之初宣武師人驕強很
悍細亂微利積習生常公既下車盡知情偽刑賞信惠合以為用一
年而下懲勸二年而下畏服三年而下恥格肅然丕變薰然大和撫之
五年人俗歸厚至於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暴水致歲於豐稔
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為殍乎其為魚乎殊績尤課不
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為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
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大于
外軍門不聲柝里巷無吠犬從容五日擁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脯捧
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
若非撫綏之惠及其幼稚雞豚之養及其老艾推赤心置人腹中
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
風交化移齊肩兩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
替庸顯顯著生環堂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以忠貞奉乎君
以義利惠乎人以嚴敬奉乎身以宗廟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
其荷百祿輔一德為有唐之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
之祭也順哉然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祖中書曰孝孫
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郫令曰慎孫祗享盡孝書叙前書肅東
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慕慕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
翼敬順而且為子為臣有典有則載脩休命式載踐右職以孝肥家
以忠肥國乃授侯伯鑽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
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無極

唐宣武軍節度副大使檢校禮部尚書令狐公先廟碑銘

并序　劉禹錫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汴

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家被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于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諏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增墉以尚幽設幄以妥精禮無違神用寧謚第一室秦州上邽縣尉諱濟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綿州昌化縣令贈吏部尚書諱崇亮以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司空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汴郊以介圭入覲是拜戶部尚書進爵爲魯侯既辭戎旃得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期致齋栗然以敬既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嚌而虔恭終獻而沈顧既卒事顧麗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顆以輔氏之功始封爲其易名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是也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爲晉卿始封于魏自萬至顆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虯仕拓跋爲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爲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爲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惟司空府君志爲君子儒以經學居上第調補安陽縣主簿歷平正縣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兵曹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碩德進既仕旁通百家愛穀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國語辭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未畢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直以惡人德充齒耋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徽章沬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書三加右僕射四進太保五爲上公先太夫人亦四從封寵印彤邦族儀慕生三子皆才彭陽爲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令爲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季子前所謂爲監察御史今在柱下方書溫故而有文綽綽然具令兄弟惟彭陽公以辭筆取科名翰飛來侍從由博士至尚書咸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書以爲冠操節德戎車身和衆留惠于盟津變風于汴都言方略者以爲能夫陵師嘆昔難治乘釁竊發寢弗忘習俗莊止五載歆和革心車馬來朝人皆頌滯問公還期觴必祝之留爲常伯茂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遠懷翹翹然望咸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恭休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季仲施及鄉黨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碑以代彝鼎文曰

巳孫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用柔日醆醍苾芬牲牷肥腯邊簋在堂蕭膋在庭孝孫蒸蒸恭恭若奉盈侍膺委紳鳩裾登銅肦繼交感流沸緣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休祉工祝告訖退循軒陛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我皇西省東臺迭爲侍郎國之大柄咨爾平章勃宗凝旆俾鎮雍丘入爲地官今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耋可復朝右繇繇其冑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巳酉

唐興元節度使王公先廟碑銘并序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事得立四廟備物崇祀以交神明勞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惟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劒南東川上章曰臣渥官秩印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奉宗廟制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祔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爲御史大夫復以十一月躬行蒸祭閒歲公出梁州就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既成祔顯考宥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爲世程第一室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湖州安吉縣令贈尚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溫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王太子晉遇浮丘化爲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于秦者曰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閒東漢有徵君霸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爲著姓故至于今爲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尚書廣陽侯門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驕貴仕歧

有錫羡侯大之祥惟户部府君幼孤以孝聞于鄉曲未冠以文售于有
司由前進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
陽尉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獄差重逐由渭南轉河陽適
建萬象神宫向内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是名徑聞開元初以大
理司直馳軺車鞠大獄閩禺朔漠至止決平早以疑案棘傷生晚成
劇惹樂就夷曠故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于治平時以文學自奮
年十有五貢然從秋賦明年春昇名于司徒又一年玄宗御層樓發
德音躬文辭政術科以置茂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
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虚三兵經進甄居尉天寶中歷右拾遺左
補闕禮部司馬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閩粤改檢校
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江南為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
以府君牧温州朝廷虚公卿以俟高第及聞永嘉人輟春罷社為紳
閒以丕叔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遺德垂矩後之人得以纘承茲錫之
其儲休將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絶人長曰炤以神童仕至檢校
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寶季子也早在
文仕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縣召入禁
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内庭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策
免常居大寮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
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
卑道益廣出擁黄鉞以臨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大位
血食備多室享金石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敦宜書廟器以視
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閟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眈眈犧以物牲粢以大精交神
尚郁合魂尚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弁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就
號執爵而升以裸以濯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禮鄉畢登列于圜方其器
增增乃礿乃嘗祫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奉本昭晰几筵蹌蹌堂闈禋
成起慕悌落玄衰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榮偕達
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惟公之達兮名以顯親惟公
之仁兮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
肅祗于廟門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并序　韓愈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
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
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敎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耐朝
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
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
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
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
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業宜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
執筆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
龍人故爲魏博諸将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
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
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
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
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
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臣制押于太寧燕盜以驕孽黨相維河北失平
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崇崇魏土嬰兒戲兵吏
代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謀奔趨衆門請起田侯
攝事奉我天門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籍戶來復邦經帝欽
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廟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
輯豹尾神旗象旄戟森森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遠茲有
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惠乃父追秩夏卿煌煌德振賢
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祉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
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杳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祖考之思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先廟碑銘并序

元和五年天子以盧從史始立謀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兜驁
出不遜言其執已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
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

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軍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某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洽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勸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蜀子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籑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光對無羞乃惟有人黃命平盧爲難爲捍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文粹卷第六十

文粹卷第六十一　碑十三

吳興姚　鉉　纂

釋　天台智者大師碑　梁肅　左谿大師碑　李華

天台法門議　附　止觀統例　附

心印銘　附　並梁肅

天台智者大師碑　并序　　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道之所前大佛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脩禪及隋創國清廢脩禪號號爲道場自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啓後學門人安定梁肅聞上易名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顗字德安時號智者其先潁川陳氏世居荊州之華容感緣應迹載在別傳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衣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冰釋示佛知見蔽其教者僻之息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弛張用捨開闔默語高步海內爲兩宗師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徃雨旁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示滅茲山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師涵其實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行於後世者曰章安禪師灌頂頂傳縉雲威禪師威傳東陽縉雲尚號時謂小威威傳左谿朗禪師自縉雲至左谿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谿門人之上首今湛然禪師行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之教在章

句者必引而伸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不可悉數蓋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曆之世邦家援攫緇錫驅散可易名建寺脩持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繫衆人是賴伋吾徒也盍紀諸文言刻於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經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弘道要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成無生而生生化而明薪盡火滅山空道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朋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故左谿大師碑銘 并序

李華

百億三昧無非度門於覺照中而得自在過去大士時惟左谿左谿傳氏之子法號玄朗字慧明其先北地泥陽人漢魏大族隋晉南遷家於義烏今爲東陽義烏人也自江夏太守極梁居士貪野達相承世謂居士爲諸佛化身者不可備左谿則居士六代孫梵行之門宜生上德母葛氏夢天降靈瑞而娠左谿心靜體安迄于乳育生九年矣辭家入道兼綜羣言曰此法門之畎澮也如意年中剃度隸義烏清泰寺弃光州岸律師受具戒就會稽印宗禪師商律部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巖穴凡三十年宴居左谿因以爲號每言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于所居一方建立精舍約而不陋睟儼其間如來諸大弟子皆菩薩僧大迦葉之頭陀舍利弗之智慧羅睺羅之密行須菩提之解空此四者皆最上乘同趣異名分流合體舍利弗先佛滅度佛以法心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八世至東京聖善寺弘正禪師今北宗是也又達摩六世至大通禪師大通又授大智禪師大智禪師降及長安山北寺融禪師蓋北宗之一源也又達摩五代至璨禪師今南宗是也又達摩四代至信禪師信又授融禪師作牛頭山今徑山禪師承其後也至梁陳間有慧文禪師學龍樹法授惠思大師南岳祖師是也思傳智者大師天台法門是也智者傳灌頂大師灌頂傳縉雲威大師縉雲傳東陽大師左谿是也又弘景禪師得天台法居荊州當陽傳真禪師俗謂蘭若和尚是也左谿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當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脩空有皆捨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賛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脩上法易證上法難謂左谿爲有則實無所行謂左谿爲無則妙有常住現聽之表巍巍左谿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不可名也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彈磬衣鉢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摩靈光發寺非正陽屋宇凋落殿移則像毀財匱則力艱左谿杖錫指撝工人聽命如從舊館儼若天成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葷味耄期之歲同於壯齡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得戒爲心本爾等師之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就滅春秋八十二夏六十四羣號慟如慕如疑香木幢幡雷動山谷鄉人或夢左谿居寶閣第四重者寤告其鄉與之夢協兜率天者第四天也願力所屆廣度人天既荼毗已門人分舍利建塔於左谿尊像法也城邑之人願獲親近分半舍利起塔於州東原申永慕也左谿猶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縫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溫均膏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鉢則羣猿來捧宴坐一室同法界之大蕭然一院等他方之遊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爲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方雪山未聞鏡龍中以大寒鄉至若草蛙躍泳聲犬能視雲雷興而獵者捨弓矢鱗介絕而漁者壞罟梁衆其偉然易可殫載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邑本州靈隱寺僧玄淨福嚴寺僧法開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聞左谿之秘藏常州福業寺僧守眞杭州靈耀寺僧法澄靈隱寺僧法眞明州天寶寺僧道源淨安寺僧惠從本州開元寺僧清辯純得醍醐飽左谿之道味入室弟子本州開元寺僧行宣常州妙樂寺僧湛然見如來性傳左谿之法門新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理應歸國化行東表弘左谿之妙蹟菩薩戒弟子傳經王光福等菩提惠牙霑左谿之一雨清辯禪師等荷擔遺烈

見請斯文銘曰
磁石湊金燈㴲見月法與心起緣隨定設衆生未度我爲舟檝將
如趙代豈埋荆越趨道云何知之在行珈傾惻然開寂滅城不住之住
無生之生兜率天樂徘徊下迎潺湲左谿東入滄海青松白日人亡地
在四華盡哀時乎不待須德空嶺劫衣無改

天台法門議　梁肅

論曰脩釋氏之訓者務之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齊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途異各權所得乎爲矛楯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貪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諮慧解之道旅以忘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前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聞思或躡相繼法雷之振末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乎善現之趣悟備帝堯后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巻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正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照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脩脩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遊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天台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

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乘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闢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用所以告也假而來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合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脩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機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薄萬劫而不遺藏截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經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損以亟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成演始末通道之關

也五畧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端也十乘者妙用所循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開其餘者非脩之要也乘者何也載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籍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蹊也故發心者發其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離也如懸鏡不可揜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諸家多門非諍論也校攄正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於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嘅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耶或摘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由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蹇雞而說大鵬夏虫之議滑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脩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為上聖之域豈隔闊遼夐與凡境杳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為悟失之為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辯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眛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地顛踣墜落可勝旣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至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泳於蕩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窮貌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眛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一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谿朗公其五曰荊谿然公頂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詞為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受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谿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荊谿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荊谿歿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困而學之又其次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役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是則葉文為之穢梜桔足也勢句為之艱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須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感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推除之或潤色之大凡倖踈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趾歸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肇削三歲在析木之律功畢云爾

心印銘　陳諫序

安定梁肅字敬之學止觀法門於沙門元浩其未知也患不能知之旣知之患不能至之於是作心印銘蓋机杖盤盂座右之類取其自省也其文自浩浩群生至有無云云言未知也自本則不然至終篇言其旣知也以旣知之心印其未知號曰心印銘大抵與經論合而歸於無相庶乎哉諫獲與敬之游又嘗聞浩公之言故序其所由然著于銘之首云

浩浩群生或動或靜或幽或明旁魄六合運用五行莫不因心而屬其形波流火馳出入如機如環無端莫知其歸或細不可視或大不可圍日月至明或以為昏秋毫至微或以為繁或囊包天地或局斂四海舒卷變化惟心所在夭壽得喪惟心所宰心遷境遷心續境續物無定心心無定象明則有天人幽則有鬼神苦樂相紛如絲之棼有無云云不可勝言抑末也已本則不然惟本之為體寂兮浩兮不可遺兮顯矣默矣不可測矣統萬有於纖芥視億載於屈指外而不入內而不出不闔不闢不虛不實無感不應無應不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常存而未始或存常昏而未嘗不昏豈惟我哉蓋無物不然豈惟我得蓋無物不得混而為一莫覩其極故曰心生法生心滅法滅離一切相則名諸佛

文粹卷第六十一

碑十四　塔八首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秘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　唐伸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州大明寺律和尚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　裴休

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崟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眾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斡蜀瀦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秘殿為人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眾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眾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欝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教歟有時堙沒而今閤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綱高張孰辯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雹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輕鉤檻莫收柅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啟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銘并序　嚴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行開右至尊代

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内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
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号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夏六月癸未滅度
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和尚荼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齎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
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
性聦明博覩前佛法萬要三指緇門獨立邈焉無其雙稽夫真言字
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
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略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
毗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
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
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攉十八會法法化
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
禮皆答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
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静
無復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殁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
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
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訛慢傲之色過人絕遠乃如
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大補之記得傳燈之
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勒崇
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儼壇宇凄愴奉帝書昭銘小子何辭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
三千復有蕭公瑜伽上乘真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謂之
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魔寂然感通其可
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奠宸衷懷
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謝殊生滅法離有無刊
石爲偈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并序　唐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於脩心之所後八
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
耿光垂於不朽崇敬寺大德於余爲從母兄也嘗叅徑山得其心要自
興善寺見崇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敬者嘗
謂伸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禹啟之闡于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
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爲兒童時未嘗
處群于戲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
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曆八年受具於衡嶽希操律
師釋禮矩儀動如素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焉能屑屑
事細行於布巾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
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方
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
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決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
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群
盲爲大功度滅衆惡爲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無久
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憩藥山喟然歎曰
吾生寄世若萍浮耳又何效其飄轉耶既披榛結庵纔庇趺座歸人
知者因貲其勇獻饌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辭
仰不受鄉人強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山蔬數本佐
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
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從之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
其衆不可勝數至於伏煩正覆復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
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
吾將有以息矣靈師自請閒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
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沖
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爲衣以竹
器爲蹐自薙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一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
羞百品雖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燠身者服輕縟未嘗易其衣
華堂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
觀貴賤迭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
於病本性清淨平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
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閫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爾塤而揚我示其元不增不虧西方聖人實言道要既

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冥自靈平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出俱空曾何有物自見日明是爲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 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蔑文彊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思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土也殆將千祀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肓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爲郡人弱年駿發聰悟從衆群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嘗好弄在齠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顯著宛在鏡中三反厭像如初師焉而心平獨得還忠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律果俟子而大既應付爾盍勉之乃依劉愛緣亟從剃落以荊土律藏之微密史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既進而儀律嵬整冠於等輩以嵩嶽龍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既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默辯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授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闈者十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推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吠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聆合同授秘印自爲宗師乃陟武當第棲十霜揭來衡嶽依焉是託惟般若聖賢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言析理辯才顯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荊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鍾陵鬱爲名家冉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乎南宗窮行其致嶽嶽讓公秀發之英徽于童齒出塵之際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晉若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大化於茲教跡未泯靈峯巍而一公丕承峻其廊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揭塵塔乃樹豐碑華是敬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宗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東廡坐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緣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卿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風發幼學五經周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制度爲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會鄭公已爲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即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奧出類拔萃春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標神坦蕩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賾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吉儒旁攬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揖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兗國陸公象先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尊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鄮郡律跡合於南事鈔持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荊闉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焰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淵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階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迹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茲上士誕修淨法有廣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

峻洎偏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奥義以備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教巾匜奉杖屨爲侍者數百剪毛髮被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灝灝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惠不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遍大洲微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東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沖契宗一至柔塔寺諸智則智明雲皐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衆千餘人俱賫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贄錢十萬來詣尋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二年夏作石塼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爲用若次第言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大曆中不去父母之邦請隸于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無所住故貞元初辭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報近善知識故與廬山法眞天台靈裕荊門法裔興果神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尊王臣故與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眞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登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群生故度優婆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元和十年十月己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月丙寅歸全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夏居六十五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己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爲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薝蔔香衰醍醐味醨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斥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曷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路跡者歸今景雲去外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曾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於虛空得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嚴受具戒於南嶽依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綜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廚守藏不違孤受既而悉歸精舍須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衣擷食而已故推己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研旨要常苦背悶而鍼石不能及也故中夜累歎有神人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麓歸仁林鳥效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才凌雲精室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濟歷游近躡崧巒以來清涼丹崖雲岫勢若昇騰然遠風望景攀危登重冥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昇居一室行住坐臥無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惛惛闤闠者割其縛導其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爲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將赴弔道路銜悲宗師既沒法教時依蕭洁莊園禪林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人欲也大師精貫六藝

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眞卿故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群今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爲參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法籛道銛道學道深道琛道建利普等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泯空有兩詮十兩傳閣里之教闡揚演迦維之法其言一也咸以夙承甘露願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啓迪無方執云虛空不可思量哉緣念永清水地異物幽贊靈烏故瑞景行如存追思不隳杳月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地無垢則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廡空留法象門人紹德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文粹卷第六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釋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獨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佛衣銘　劉禹錫
潭州大潙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鄭愚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李華撰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并序　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摳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眞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如來法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譔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釋從俊同寅叶恭發以爲請會是歲嵩丘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曰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材圖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四月上齋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册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輝煥崖谷衆庶踊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

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感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浸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嗚戲微禪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性與生偕植知誘於外從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諸覺源啟迪心印貽我後昆閒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illegible]業以傳付心法者其傳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達磨大師至璨師又三世共二十八世也如如禪師膺期弘宣世濟法滅獨與道全周武下令滅佛法禪師隱可大師隱居司空山十有三年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爲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届皇明昭賁僊兆殿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諍誰解[illegible]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曆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劫火之後寺塔皆爲丘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聖善寺仍行爲禪宗德爲帝師化滅詔謚大證即東山第十祖也頂於蜀皆有崇飾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爲之碑張從申書字夫象儒道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子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塔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乎塔不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月遂與沙門重議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書于碑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 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枻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刳其心獲悟於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己予且死矣汝其行乎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於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爲挂衣親自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於成初發心以爲教首至於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林間是栴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

以奉迎顒乂手而作礼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納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礼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燄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脩蛇雄虺毒螫之氣銷跳殳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羶腥効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玆利智遂與宗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脩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鑒實廣州牧馬揔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也恊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曶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眞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謚始自斷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師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群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脩而脩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序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于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玆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心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潙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鄭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莊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閒暧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曆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寂城市不必諠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當其處無必故不蹈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者無一二近代言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非聰明瓌寶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

是皆將之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溈蟠林穹谷不知其變幾千百里爲羆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宅雖夷人射獵虞迹擗眂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州人笄首饒是背閩來游庵於翳薈非食時不出栖栖風雨黙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瓢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辯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爲事其徒稍稍知其從從之則與之結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爲飲食綱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裹首爲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値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己輿親爲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介以鬚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歸於同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大溈之南阜其徒言將終之日水泉皁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西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錄甚明此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遺上聞始詔加謚號及墳塔以盛其死豈達者所爲耶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神精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衛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真妄善惡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暫息煎熬形器起如寃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夢寐以耽饒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飡飯既耗齒髮已弊由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内以欺己曾不知息陰休影損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交不啻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負積於神明羞殆流於後嗣迷徧奸慢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概然各言宗教自號矛楯故

禍永脫首事必皆是若子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旅之役形凋氣之盡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溈來知予學佛求爲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則又曰吾從居大溈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謂予又不得不爲也予笑不應後十來子門益堅其說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害咸通六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三月始就其銘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意不專以褒大溈之事云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溈深無蹊虎已肅猿又啼雨械械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擠彼上人忘其身一宴坐千餘旬去無蹤來無親夷榛阻崎嶇棟宇成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辱其物藏百慮星隨娛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火收薪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常自隨在呼吸要即用長目前非難難不過妄哀世徒苦驅馳覓作佛何其愚算海沙登述虛眼喘心區區見得失纍纍榮枯弃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爭心即安少息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聽他語破人漫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故張造衆罪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裹無人將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旁鬼五通尊覦補見西東禁定住陽廢癡與作爲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無結淨本無爲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其孫疑直下說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 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爲理者也理之爲極故受之以無爲昔之真人歸根去美探有物入無窮所以爲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寶貸於是大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娑阿僧而示開闢傳法印而逾羅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輪王而卑五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棼絲言說臧虞兀有紹興法寶超諸真宗由審意

而到清凉城秉圓照而入空寂會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近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厖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齊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相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上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晏就剃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盂上堂逢一神僧頫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夾因寺事差往鄱陽所賑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蒙師之來儀厖兒如所見設供養者皆叢誘掖閭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為授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應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衆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煙火衆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脉篋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椎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遺師預修己墓寺前南嶺地爲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爲師穿墓觀其用壯疑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傳土每夕有猛獸蹲踞如神侍然墓成經一十八年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述經三載形體羸瘠僅能識者每有人齎獻牛乳其味甚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梭佛前乃成舍利旬日之後梭中有聲俄而齋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請之分與而去大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爲因感而來無幽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衆響臻羣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遠有達或飢或渴禪師發以音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似膏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敘其辯才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皆隨不覺神醉大巫捨枹靡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席專至精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對曙言歸省因得瞻禮尊儀於宴座委弱質於車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季之私艱重集于蓼無怙何恃創鉅罪躬負土填墳泣血廬次大師哀其劬頓假以掃瓶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寃毒之海其後皇圖復昌重秉維城神龍之中韋書降授朝請大夫旋追赴京華禪師遂數宰官之義强弟子以行雖闊隔積年而誨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新春方承八年誨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纏緒悲涼夜夜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解便入無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靈物變異香氣晦合他水自黑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春堂後列柏凋瘁四部雷動三界霆泣或號于地或訴于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柔不異舊經今二十年音不敢遷徙開近日薦加香帶西果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與劫代而相授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存夢幻之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斷昧雖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堅固永爲宗極以適之心存遺闕力荷姪緣勗冀鍾陳倚佛火傳指其勿照之曜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美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後上人者是爲導族闡體前聖傳燈後學舟架愛河持救情獄衆光相繼飛度門偈傳心極神授名卓處靈巖戒法入重昏窮逾脱泉困猷選寔獨絕人代基在林野應隱不神善緣來較乳似原頌編伺起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虛來實還病爲醫大雲斷雨慧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於機我於往昔天方希癡彷徉推捨荼毒謂何孰承最上密受余究深海旌構尺波變黑皆感悲憂斷絕皆發大慟編身見血深入靜思義開形悶當知附往敢告非誣

文粹卷第六十三

文粹卷第六十四　碑十六　碑陰記附

吳興姚　鉉　纂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　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　王諷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碑陰記　柳宗元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張說

謂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焉妙本乖矣言說出焉真宗隱矣故如來有意傳要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真乘同轍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覩岐陽之地就者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也後進待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專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遞為心要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鵷鷺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眾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敕曰宗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慰載聞名鄉表德非徵扃獸讙葦長懷虛寂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備忽無他患苦離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木皆摧崩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賵三月二日冊諡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啟五日假安闕塞臻及葬之期儀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既望遷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泣金棺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飾殿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榜御題華幡內出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荊白露積晦於禪山素蓮虛生於坐樹則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遷代同符異感百口辛哭也有龍華寺故大會八千人度二七入二祥綵縞也成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敬國親眾能貴俯供巡香其廣福傳因存沒如此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抑戲法子永懷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繫也不孤盧山之碑焉可作窺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拆莫劫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識搴緣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偉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定語解卻名假語無所得爾亦都捐月影定如現於悟者無量善果為父為師靈路情熱惱光射昏

疑其將往世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息念斷續進情
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息見念兹在兹敢告無學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并序　　李華

道行無迹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明
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爲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
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非後非先入無量而不
動開法華而踊出現今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寥今以遠近思惟而不
窮智得皆空爲其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群迷月入百川之中佛爲千
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
化身與適去他方補處歟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
無怙寄命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拔
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高超興於法外徑彌
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獸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
安靜既齔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
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承光遐照定水澄源總王之不受況摩香
象之頓除羈鎖來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臉口若方丹
目不顧睇聲侔和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師撞鍾大爲入海同味加巢
以頭陀第一大師亦十數塵勞閉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
不生喻金剛之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宇
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別院開導來學
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
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欽習大乘成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
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偏顧雙擬懸
求心要於我渴仰益沒醍醐問禪定耶吾無修問智慧耶吾無得道權
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然爲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
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
貌和言寡氣至飽歸或有聞貧稱而濟善見名身而獨得我無所念
道沛慈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逝水飽足納之飢渴道歸人
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寬親是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積精
奉上服而不拒齊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單人開元中本寺曾
法密詔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擁請歸鶴林兹焉供養有居者忍精毅
如山閣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忍自感悟懺悔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
尚大悲嘗應我供大師納受跏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爲動搖至其
如其懇乞折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生
不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
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使風馳帆白光引棹楚人相慶辨曰度江梁宋
齊魯傾都來會津塞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
在行與住捨禮部尚書李憕時爲揚州牧齋心罷謁爲衆唱首建慈
月者非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數皆揭佛乘二州以
貪法之心接謙適月均吾喜捨成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
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
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奔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
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
山西原像法也州伯品牢執喪師之禮率中哀泉江湖震悼異於寺內
移居高松至涅槃之夕橋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欷慟天
地晦冥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歸哀鳥雲覆野靈鶴迴翔有情無情悲慟至
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
得自然智信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
差別群生根器各各不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實皆成汝
能總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爲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陵參數
頓錫而香泉湧滌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
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其乘妙緣靈祥嘉應今
具傳錄布於人出門人法鉉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
音普門文殊佛性唯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
霜露緒崇龕座開才軒檀時惟府公來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
明之塔世異人同依然長老僧瑞等薩瑞瑜澄皆得身香菩薩戒學
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
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
史劉同昇故潤州刺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賁故御史中丞李丹故徑
陽令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深人理莫盛於此弟子嘗聞道

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每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揚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闚知身安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

獨全清淨在兩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眞積性然光明外遍兩外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聾惟吾大師息言成敎捨法與悲展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纔入無餘性本非於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拯淪胥内光無晝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瑠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桁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嚴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慧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聚然貫珠大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群書既而歎曰此仁宜言耳吾未求出世間法遂入句　依僧晁彼逢接而蠲之徒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旱燦泉泊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眞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威香不絶龕塵未師夫豈不思乎蓋神其冥數忍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閱百爲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匪律以脏人者而于眞實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成乃召主吏藉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移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天人盡執紙誠達而山神來護顧力既從衆心歸重造白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瑞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雨書歆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視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眞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修而爲無爲也

唐故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自達磨至于惠能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凡成聖不然則一塵瞥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生死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脗合大師得之一言宗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亂散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耶四支百體視聽動使孰使之然耶瞿然而從暫服緇褐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涼下幽都谷徂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師宴坐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朗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著法師贊傳一編自雞足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秀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心本清淨而無境者也非遣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爲習氣生死幻蘊之所累也故彥坤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言之以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方袍褒衣其極致一也爾尚使師與孔聖同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惠顯明之倫歟至若從師友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不書纂三十年前嘗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時款師言質因衣傷以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西方之敎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爲代導師頴若瑠璃皓火燐生死交流窮正凝眞奔命即心是佛即色是空師之通兮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敘靈塔丹素周而示塵劫兮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磨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爲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縣年十四宋州律師玄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勁悟法印不汩灯揆日損薰習益超眞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坐本西堂百丈石鞏

後依大顛大師寶曆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葺菴住持爲招提學
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示以俗諦勉其知幻解脫示以眞
空顯非祕密度門拘推爲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焉
業習以此演敎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戶七日不通門泊出疽
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食飮武宗皇帝簡併佛刹
簪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
峯惟建等二十人刺史故太子郎少師蕭俾蕆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
因請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窮究成之以禪敎知像不盡無法約之以
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
坐示滅享年九十二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
止二月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微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間然
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言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
爲稱以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達理者也經云無言而顯不言而喻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通有刑獄因語及師
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足夫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
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通道通權又如此言訖頌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
彊擬諸形容因爲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跡知教推實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宜太素
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問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
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
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幷序　賈餗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繇受其形萬化而未始有極
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泊諸巨海而無垠也㐲乎若囚諸闇室而
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內熱惱焮其外芽窮其質而昧者舉世循環湍然
以殫力敏智可大取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懼日
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相雖天地秋毫細大
殊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
盡一也況大不及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豈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
聖人所以駭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
磨始來中土代襲爲祖派別爲宗故有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荊州神
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爲二宗初師子比
丘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爲信迨曹溪凡十世而
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沒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仇敵
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秘于
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絶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
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眞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解行之謂
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繇凡聖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
心待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爲體無起
無滅包大千而不凝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跡陶冶萬有
未特生心然後爲得也其敎之大略如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
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
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群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
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蟬蛻萬
緣投身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箒服勤於師之門庭者
八九年而玄關祕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屬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
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西南北夫亦何恒
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眞訣遊無定所以爲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
閱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都忠禪師
繇是名轍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寵錫名之詔以顯
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錯縣
於空萬象俱納寒暑橫目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大無畏廓
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爲揚州始虔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
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
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爲信厥後每將演
眞則指跡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
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其衆目之
所覩故略不盡書而惑者以爲恠迂之說不可爲訓是未聞菩薩大士
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
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眞於其寺明年建塔

於州之西原門人遍于天下荷其教者洎上都西明寺全玭證以自達
摩以來皆有論譔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能盡知其道寶曆元年駐
錫于毗陵特其敎宗與師之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
昭可述者載于碑時丞相太原公撫戎淮南之三年也其銘曰
湛湛萬有兮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誰兮有西方之
大仙慈悲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兮異派同源文字言說兮罔非
跡筌惟心法故兮如月斯縣惟大迦葉兮首得而傳代代繩繩兮
燈不絕燃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慕兮
塔彼西原祈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廟之所在也
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悲爲之
本六波羅蜜以般若爲之鍵非上德宿殖者庶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
居德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嶷如山立湛如川渟舌廣長以覆準足文
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学以爲九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
之具豈賁出世之方雅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
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敎於曹溪六祖眞心超詣是
謂頓門毀履造請一言悲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依比淨名默然於
不二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龔
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不愧剌史今河南尹裴公久
於稟奉多所信嚮用此定惠發其明誠大曆中尚書路冀公之爲連
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
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
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故夸父喫詬求之愈
踈而金剛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胃索甘
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使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趺坐報盡
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將爲宴
默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
合符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濆
洞旒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矣　全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
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知　貞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
通其教以爲吾師眞　湛然與虛空俱唯是體魄化爲舍利則西方之故
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𢑴其徒從荼毗之法珠圓玉潔煜燿盈升建墳
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鏤也德輿往因稽首粗獲
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
敢拒衆多之請銘曰
達摩心法南爲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洸洸禪師弘之俾民不迷九江西
部爲一都會亦既戾止安律橫乘師甚嚴攝護爲大法彌五濁六觸翳然
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受各見其功眞性無方妙道不竭顧
拯夢幻亦有生滅微言密用換炳昭晰過去諸佛有脩多羅心能悟之
在一剎那何必其衆茲窣堵波

無姓和尚碑銘 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嶽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
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
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劒云者我名也實且不
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惠爲之戶
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
眾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若可聞者如此而止
讀法華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
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敎
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唯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
端慤以成志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
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
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卒葬嶽州就
受戒者曰道顥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嶽
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敎是尊假以示
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
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眞門師
以顯示果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乃援樂國參于化原師以爲導

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伊□生死偕寂法付後嗣孰施之無
斁莽從我師無忌眞宅處是用銘刻兹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于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爲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崖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辯博人也爲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爲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爲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莫爲之傳長沙謝楚爲行狀博陵崔行儉爲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遂抗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爲碑既書其辭又假其云以記

文粹卷第六十四

吴興姚　鉉　纂

釋道

復東林寺碑　崔黯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輿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　盧瑩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　表并其幕附　顔眞卿
唐茅山贊歷崇元聖祖院碑　賈餗
連州静福山廖先生碑　蔡防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　馮宿

復東林寺碑銘　并序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盡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盡於物者累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爲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甚蠹物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十四帝見其甚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以歸牛返本以紿人心其道甚禁焉爲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適而徐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余時爲刺史前蔣岳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蟬嘒猿音爲鳥松有泠然可別愛而不前利以時往[illegible]至是卽喜而復之民物之固不可撓賦得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卽所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以僧其下皆心生力宇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職事分命告復所至鄉首應下庋江之木塼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規於手日而不壯而不侈蕪節煮湯侵牆執藝告毁若廟若門之三若閣之左右爲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爲樓若齋激飛泉而注於精舍之間若梁棟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僧之房若聖之室若突嶸勝若卻居岫奇可工不寄雅不出位則爲間三百一十三爲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爲楹爲梁爲棟爲桷爲牖爲闥爲屋之事數爲級

尃爲蓋瓦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二百二十以經構明嚴若有主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及其備錄詣余爲其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辭若往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而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爲山山與秀而有之五老窺湖彝泉隆天猊香蘂露鳥鬬獸善煙嵐之中祝有符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厭辭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懍偉陽爲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心視於時風邪然賛爲者搏攬聚者拘素前入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爲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爲號者不可三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爲天下具美矣今言師陟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享其功讓功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某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鎬鎬以爲物元諫以衆材請特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某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敵固岧戮一戕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

萬衆怨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燃惠以衬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鏡闕妄執根深則定業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於己蝶蛾仟峯矯矯惠子梁以宗山律以江水不塞不竭吾道曷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有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詠波其後譏將又論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并序　舒元輿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實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說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者聞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也乾之敬蓋西土之徵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宗來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情異於三方厭後斯來秦於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恩覩歷狩若盼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授其云云之文鏤金琢玉刻木拭土寫畫合色而强擬其形容携質而貯之猶彼之委於瀆瀆之往於溟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知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閭必有浮圖爲其粉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雜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敎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繫也學徒如林金貝如山故文昌官祠肇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備而使之商其略循天文錄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秀絕而號之者吾嵒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嵒之作蓋山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於文昌官之春官籍考其地有重嵒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曆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附於熊耳左腋於覆盆連岡伏其背㴱湖朝其嚮尙推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諷手闢榛蕪尊而立困貫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鑒沙門器有公議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搆主發興爲己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郡維那道援志力是假物無横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貢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爲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敍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異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華天神之宮東北有彌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八二十四由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疑化成焉嗚呼域外之敎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耶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興錄其狀詣按於余因摭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嵒重嵒無峽無友釋宮斯闢上直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疑煙水奔走雷靈箭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于後

大雲寺禪院碑銘并序　李邕

天地也故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故謂神功然亭育之仁可尊

終滅照明之力未焯昏靄故熱惱積劫焯難鎔煩波巨海沃焦
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道無為之階究
教內脩莊嚴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
照了義能覺茲菩提之炬則枳棘蹊除般若之航則橫流既濟湛
四豐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隮度門斯啟其此之謂矣粵有寺
之艮背山之前臨有確師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顓護法之
所建也周目環郭瀉心際海亦既一味實無終生夫憑其高宅其勝智
近俗譎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猶是道場剝乃妙
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
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昔於斯鳴
戲四益風驅百為大滅棟宇崩落法象設傾位先天中有慧藏禪師聞
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擅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帷經藏方丈之
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食日常一食信為法本悟實如宗開珠圓明紅
蓮清淨剃髮結落已頓受除生起了於身緣覺彼於物是以興補舊
塔建置尊容彌陀當其陽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
山毫相崇絕有若稽義撫實公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壽無量之
界命借如昔者稱贊觀厥音聲克諧斯難乃復于遠則有階地超
越自在神通發弘願心得大勢用皆所以濡火宅剗劍輪投地者結
業坐開入影者昔遲以息粵若殫財竭力刻楫雕題積三四年模造
化意寶殿蔚以雲杅金山煥其日臨其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
神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藥草寓其根莖
雲雷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
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逝留於捨法會議斷
石僉允聞功邑來守是邦偶聞茲事依回依佛何日忘之在家出家
雖其常矣頃者下撫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以寧救娥雖尚
於沙彌猶魚舟悉於釋種祁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短憧寄一
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枝鼎貴由月胤岳靈直道守
公智印觀法司馬琅邪王公元勗字因禮高開發吉皇士令名賓位
外聞妙意雖即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禪師五力上乘一門
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贊而演成之　有述其詞曰

覆最之災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　何陰入不斷心起難折靈海
欲深洪爐大熱偉彼大師超然正覺三境息想示法流渥絕生死岸
破煩惱殼度門光啓住地玄邈傳燈三葉分座一義象設儀形莊嚴
地位有為不染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豈不抗之高山
紀事標社銘勳列班實於妙有寶彼玄關則百伊昔粵昔無間

宜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道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宗光啓土宇
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以慈儉後天下仁居惠往
晉魄雜者而其施猶存綿淺屬深心涵泳者而厥功亦在夫常善救
人常善救物非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
洪率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為靈根與群生共有即其空而不壞惟
聖者獨知非崇夫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性表齊萬法於物我哉
是以沉善惡乎虛妄之泉擢枝莖乎植性之囿常令學者崇飾精
廬顯有堂皇亦如庠序郡國分理必仗元臣將俾群生囿不開悟且
夫斯于扶扶止在周邦靈臺言彤彤雅居魯國曷有列刹耽乎霄顯
飛甍晃曜乎陽光瞻彼王毫儼然金地擊軒鴟眈岫搆雲攢徧乎州
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宜城新興寺者會昌四年既毀大中二祀故相
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
大擢進士甲科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遂名偉望迭處
清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宮則齊驅驥騄視民部則克阜生
齒至於調入王府佐貳出水衡洎陟台司亦勞厥事凡三拜廉察五授
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慚視吏援路既長乎百辟荊門復
平乎水土公降由平未歸以甲申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休此不
復書所至之邦必與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宜城賓與名緇會難有設
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羣生顛倒何有修行能解纏縛孰為智慧
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區區徒自撓耳公曰譬珠王在櫝啓之則見其
珍聖賢有門行之則踐其閫分途而往唯善惡焉善惡如東西耳趣
之不已則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除馭馬於無途如是三界信其
實群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壞貪遺名去利弗捨有漏而思
往無為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　思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

一物以撓吾眞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三界之苦未立人不知修行不見因果畏陰隲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增損繫乎其時消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其惡賢者望福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類由古迄今若斯之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墮惡道為鬼為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固庸非衛乎公笑而謂之曰大昭摩啓法不濟惟聖人繼出代天為工結繩畫卦質文迭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為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鑽燧無火非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鎔無金非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甚至乎臍竅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乎群生群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成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未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有崇基廣厦文壁雕甍鞠為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瀰翳祥煙翠靄交覆巖巒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宜之四人相鼓以萬倩先立之于宜弥公獨不許遂命芟薙上首元邁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歷初有禪師巨偉南宗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綱明實相際於此始作北山道場後有法禪師作草堂于道場西北其傍有藻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人靈觀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為寺彼皆智慧傑出觀啓山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寺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鬭谷中拔大樹三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響音中象林不朞年而雲構四禁風揚寶鐸蟒蟀大扇月殿金鋪曜絕一源鐃響肩摧蟾蹄多羅為攝受置無盡藏為莊嚴咸可齊幽遐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奉詔錄僧三十人今其存者太半十般立門有軒有廡則律師元勘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三藏不遺片瓦維摩從省爾門貞會等其功善集檀施備脩房廊學于三時究六義則金剛靖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明則洎法林趨愛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宣春人幼植淨行得泥丸妙旨貞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脩持能遺物累則有應玄友恭道幽仁實懷貞從儉惟恭文昉師兜師宗思靜常政文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弘玄操與前輩又為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為地藏香火定中之誅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誰曰不然乃為銘曰

弈弈新興郡亭南棊巖鉅搆崇基崢嶸暐燁伊昔既廢神慈思毒絢將再肇天人合福龍有遺龍其怒則觸助作棟楹拔此巨木而還風移勝川路陸神怪戮力老幼同心蚨翼飛貨龍攀布金揭立赫弈化成嶽崟玉礎方丈花臺百寺日明香刹雲生寶林太尉葉公聳其學者弘以承光甘露拔𡡒示敞有為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大廈小儒刻石有媿史野永言歎之庶近風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眞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言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為三層高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大和三年春成律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

厥志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作　久元拾藝而書之郡守居易
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葉上藏檀龕
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壞即滅如筆
畫水旋畫水不若文石印蠟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
石經功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并序　顏眞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
虞之運撫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翼勞謙勵精爲理推
誠而萬方胥悅剋己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廣
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肩髦之屬扶服萬里
效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鳩彌
五年摧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逋逃已崇家赤
族之殲思明跧伏行就佛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
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
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眞帝皇之上儀詁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
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煦昫萬類勤四生乃
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
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
南江西浙江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
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
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
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
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
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盤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
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接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
美愛見宸襟深無以上報謹緣皐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
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
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攻　文緯武戡亂經文御曆孝
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　道冠巍巍威深蕩蕩於
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殄誅思明俘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
期匪朝伊夕乘此寇弁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文禪之際眾
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除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
宅遂其生性庭鱗翮環海爲池周天布澤致效忠厚罔弗怡懌動
植依仁飛沉受獲縣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時詩庸允格德力
無疆慈悲孔碩相將傳聞尚賴弘益刻在遺遇其忘數錫眞卿勒
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眞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於讚述臣去年
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等奉宣恩
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迄于昇州
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需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
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
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
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繕寫
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
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奏進庶以竭臣下懷
懷之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
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
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
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眞卿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御書批答

勅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爲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
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魚鼈咸若助慎微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
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省而必和
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曆崇元聖祖院碑銘 并序　賈餗

唐寶曆二年歲直景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建聖祖院于
大茅峯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天華岡　之南門集羣仙之靈翕慶資聖

壽於萬億本其經始實感周先生出處昌運為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錫院額號曰寶曆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嵩谷時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惟新景命德合乎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丕業以清靜源理化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大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孜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賢方伯感致于下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備形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道之宗師也先生藏其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而遐棲曠迥寘冥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覩夫玄珠非契而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眾聖之所不能起而一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鴻蒙答啟心養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峯昔梁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其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鐫荒夷險擇匠起層材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舉事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沉邃神仙儀衛左右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關尹請所著書之像咸備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為國家齋醮之勝選也況三才精氣二計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考傳驗圖若可攀指而綠垣之內有派泉嘉木激飾幽瀾地靈增秀觚稜增岌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育德乎太極之前顯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息莫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行而不殆君得之家寧以赫乎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靈象帝之先啟我彊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繇能暨見萬物方覩是宜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集于寶曆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啟也初公以上方崇鄉道德計可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也盡誠求之精實則先生不得不出而公之誠斯不得不伸既而聖情感慨萬國瞻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以加也則真宗玄擬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是於理術俾風流澤浸曁文破入區寓嗚呼此先生所以出而不疑亦所亦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吾君之至理適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起乃時耳翊公以濟代全才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經風移洎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積氣溢四境推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泳之下偏識玄元之教俱為賢之人顧難乎哉餘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効靈真帝為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今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止眾聖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宜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年何以為神御玄元兮閟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神應無華陽仙洞大茅峯兮金牓瑤壇仙樹真官羽節委風珠珮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壇占地久下為臣忠上為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　蔣防

冲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遝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徂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此郡揖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援雲瞻仰不足稽首巖戶強為之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策長蛇我持放情逍遙今古為誰華表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

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且指蟾蜍其若馳巨川分派起激瀨而不息是以至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陟宇宙而遺萬物與夫齊魯縉紳東名教於伐景漢魏豪傑徇榮利於至何異乎蜉蝣生於崇朝爭

長於龜鶴秋毫比於朱兆訂大於嵎□哉若逝岱山龍駕傳神丹之秘訣奉都風祠深洞廿兩之妙響用能延頹年於昧谷振朽骨於玄壇白玉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陵而易歎豈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孟氏諱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其先從里成仁繼跡於孔墨冬筝秉德齊聲於曾閔是以貽則當世錫類後昆軒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秀於仙才固以軼仲子之漆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稟兩儀之靈和體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擒蕭艾於芳春朗月揚暉蕩雲霧於清夜盈尺之寶出鄢郢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而照乘豈惟揚號異才馳聲猛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醉心幽奉於辣杖心繫煙霞方綺羅於桂枯既而初笄云畢迨吉有興畝藏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兩將戒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捐生於白刃素擬難奪嘉禮遂寢乃服餐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館虔修經戒長甘蔬菲徵元氣於亭午思經畢於中夜若夫金簡玉字之銘論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窮登山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楷模者也隋高祖文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卿虛己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闢規妙戀明師於講肆陳鴻鐘於靈壇客錄之侶升堂者比迹問道之客及門者成群雖列星之仰天津眾山之宗地軸未足以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覆載皇上以欽明纂曆道冠犧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天地交泰中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弘宣經典時歷夷險屢遘豐而無玷年殊盛衰歘吳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為猶大小於天倪既壽椿菌己心齊天於物化亭蹄彭殤而靈氣有感仙骨風著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棺遽掩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解者也蓋殊旨道門之梁壞緇紳悼人師之云亡國以惻怛徹樂悲踰輟相有詔賜以禪禮資給老事並加隆為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裓而增絕睹風雲而永慕思欲寄銘讚以敘思勤硯琰以紀德心八成銀之室神蹤久而若存貴賴之地靈蹤垂於不朽其詞曰

西秦簫響東陵聖迹霞舉玉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芒奉璧形表丹青聲除金石玄風雖存光靈賢明翟衣絕志鶴御依情栖心大道投跡長生三山可陟九轉方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擁蓋青虯夾轂丹霄罷留煙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名天啟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聖祖實惟玄元高宗振其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我憲宗文武大聖廣孝皇帝弘清靜之言以濟天下闡無為之宗以疑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御內殿北面執弟子之禮受道于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寵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茂恭默昌聖緒垂帝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道場送歸于玄真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夾路以引以翼萬眾榮觀以為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緱氏家世奉道彰于前朝而先生超然礎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解親就師視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涕唾夫其洞達躁解知來藏往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機由是採氣于三清吸精于兩曜和光于萬有委蛻于重玄始事何內張君通玄大師中岳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真經秘訣色授神與而上至于東晉揚君凡十四世其寶若關鍵之固鈎鑰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悉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首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王屋不雷一紀其後受詔遷居都下又承詔至于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紫宸之後貢還東還今上端拱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隱曰吾將解去先告之期蓋太和四年某月林鐘其日癸亥其春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蕙蒼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駐貞隱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干人以為吾師之不可與接者真氣粹容至如音旨紀述追琢琰琬俾將來鑽之仰之而不亡宜在乎文焉文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宿嘗奉几杖數遊蘂宮俾為銘而揭焉且慰夫餐霞遁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其辭曰

內天外人存和嗇神道之宗兮秉訣欻無象有物畫之功兮我
后部皇灼其耿光慕空峒兮昔師昇玄游於自然繼宗喬松兮洪惟
武文懿此正真紹先緒兮金闕玉堂靈符付寶章闕中宮兮出自幽
谷處于黃屋胡九重兮開陽闔陰忘形守心伏寢聰兮出日入月騰
變滅没靡不通兮殷俗遁代弁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驂龍偕
高空環前蹤兮損巧弃智契玄誠去偽順至公兮載君奉親後己先人
福乃鍾兮洛都廬岳京邑承詔隨西東兮泊然泉停油然雲行恣
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德益恭兮為而不恃積用斯倍吉以逢
兮法施逕流通實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
神不死蟬蛻而已何哀惆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潛與守宁兮

文粹卷第六十五

文粹卷第六十六　銘甲（總二十首）　吳興姚鉉纂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獨孤及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籍
磻谿銘　梁肅　　胥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浯陽東巖洞谷銘　元結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路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此人三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塗山之會豈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渝一函象獻底定來遠傳祚後

肖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西之德配天無極卬山刊碑
貽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闔元氣變化泄爲百川凝爲崇山山川之作與天地並疑有員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贔屭攘臂其開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絶地軸使中裂坼山脊爲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蹟于峯之巔後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詼詭不經存而不議及以爲學者拘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通簸馳風疾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騭無眹未嘗駭焉而巨靈特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鍊六氣作爲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附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爲瓶爲缶爲鈞爲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鈞棘也於其自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揮太極蹴蹋顥氣立乎無間行乎無窮則擘長河如措盃擘太華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爲神祇可不謂大哀乎哉我靈掌纖指如畫隱隱轔磷上揮太淸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搦皓露攀扶桑而捧白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爲紀嶮蹤勤之罘須嶧山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琢石爲志其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啓地脈乃眷斯顧高掌遠蹠若如刲竹騞若裂帛川開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靈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娥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巃嵸介于天都亭亭高峯貫霞絶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拱長於上古以閱群動下視衆山蜉蝣壤𡎺彼邦人士永揖遺烈仰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 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爲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疊倚長河縈盤萬里來東崖谷窮盛谷抱谿關嶺起重險爲秦東門藏函夏於闕闠鑰天府於戶牖外扼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内權六合之興亡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蜂起嬴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内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奮有大寶遂谷中一丸泥江返秦璧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蛇降王嬰漢中平咸陽鄉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咸定功此焉是得與若詢事圖謀聆風仙蹤鼎眞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王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李技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之開國如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衆門寓懸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叡岸化爲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寧以志之勒銘巖扃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五岳崇嵩岑焉追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宣其咽喉九州閫域中夏樞經綸之攻拒却攙搶之凌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豪傑從力爭義散約解時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靖三秦彊楚躑躅而不進隋氏失馭中原版蕩封豕薦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竇夏俘鄭相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閏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唐光於茲日其創業之王戡定功業咸在斯地豈者天關險固爲帝王之器乎豐作功業知宜冥之意乎不然何立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正直是輔乃知不獨恃險而

顯而者在於徳欽天寶七載王自少卿西經洛陽歇鞍登眺懐古欽望鞏山河之壯麗想我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懐敢獻頌曰邈矣雄崗峻極于天旁礴嵯峩北臨洪川嶽瀆會險塞是封泉寔開虎牢作固伊瀍雄抜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地下拒在高旁眥恃以滅聖悉而王崢嶸谽谺孟門相向伊昔漢祖戡秦統禹勣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逐復洪濤乗壁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億億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歳在戊子西經登眺祗聖肅然惘已懐其號叔反道復隍借師項氏棄甚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忸怩逆失順獲古今同朝申鑒勒銘庶斯書將來

棧道銘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且𡾊呀絶𡾊𡾊冥冥㵳㵳無蹊徑猿狖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曾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欵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覲睨擘坼地脉䂨雜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隆結虧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偏夭天之竅缺也乎斯有崟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載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爲舟以濟川爲梯以踰山惟兹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更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雞懸纜以下梓人像垂絶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縈翠屏而龍蜒堅勁膠固雲横砥平捴庸蜀之通途綂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阻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騒武湯湯蹻蹻峩峩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𩦲是贄幣以通達人神以會同積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球之石長存可□之材無窮易刑代蠱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爲上帳來在乎德爲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七□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爲琢材雖多恐不爲□想夫往昔有時□有有時而無是用煬天下主患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者倚古人之彼作銘曰

天覆地載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爲兩區秦人路絶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劃動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虚步驟交如□雖在功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兒以路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路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兹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勤銘道左其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菜圓如笋抽高突雲陸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繞月繞萬有千歳東西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言其知往制晴嵐依依宿霧同開髣髴有像神仙下來顥氣氤氲雲鳥環迴永殊塵雜不鼓纖埃絶頂霄霄旻湖在上人罕𢾰止孰關其狀日燭雲披風飄夜飛如雨兩空微灑落衣兮來松音潭影曙暉往往鶴唳不知所歸壇垂百年玄宗𣪤元嚮響應萬歳聲閑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吉日史無復仙客空流谿水百越之内此山爲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磻溪銘并序　梁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虐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懐山襄陵滔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痡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王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

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蠖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磻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彼道絕與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閭闔陰陽運行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木渝謨泰八紘牧野桓桓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古茫茫

胥山銘 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群靈下懟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數祀典于天下廢淫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廠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禱木星之舍將瞰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若父爲孝記曰父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杭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爲奉官臣在奢爲既社子胥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陽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讎人賊爲大怨咸令在上暢惡不生則前戈報墓非倒行也從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憑又顯太伯朝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刃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胥矣斃稍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尸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並令一日再至來也海鴟群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怫于越夕于楚乃退於是仲秋關埕於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覩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敵若岸圻放巩迎潮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爲靈戈威矛激浪百重諸塞不先跳擲揭旍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膻有醎有腥瑾實于下庭山海揀艇雞林扶桑叉辭于卯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縷鍠鏤笙簧可謂奉天爵之聲音獲人神之盛禮佐皇帝威怒靈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

武臣鉞糾子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 獨任負執弓挾矢杖其實翻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埋蒸報子胥堅錮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豬晦昭乃烏後王嗣立敎書不伍顛越言滔宰嚭讒辭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扶服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候沙類騷洗濟南北蕭蕩東西夷蠻弁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讀濟帝帝王代明明豪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扃楚濱夾據洪流寔爲吳津兩坐錯落如䜣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圍車輪光射鳥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浦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 并序

元傑

陰陽精氣結爲山嶽者則爲勝爲異爲奧爲閟故萬嶺交峙而嵩華辨其方群岳散靈而瀛臺拔其類是知仙居靈宅其必有寘乎嗚縣之地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仞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珠境異觀秀絕奇偉雖隈深之下鑪峯峙磴之隮丹嶠路遠莫覩余不知其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登仙故石塵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壁如王岡巒峭竦岩巖壁重複捫蘿而昇如造雲根縹眇翠娟似霞衣可攀眞氣勝而塵累捐五蓋破而清機開蕩然放懷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意愕熊慈遐若特契之協從也下臨長川谿彷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宜杳然逶迤派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晝清蘇澗蕩蕩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綠蘿來掩劃開洞門窅容呼嘆狀輪囷疑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援下庆羽人幽會此焉瑤席排翠壁而直上亂崎嶇於紫氣雙巖屹以中斷奔屏廠危而成室涵孕精爽登疑氣源信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鸞駕一去鳳簫絕響荊榛蕪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隱精刹而潛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謬爲之团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符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嘗寺 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

蹊蒼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之玄扉以爲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畚履險通幽梯絕㩁而歷巉巖排蒙籠而登杳藹時更不稔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乎茲固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寄有顧吝而詮于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逢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千祀教焉而興歟乃爲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欹危奔龍伏虎兮勢狀奇林攢峯倚兮蟠雲端下臨陰谷兮神以慄嵌巖巖嵒兮㢮無極老松蕭瑟兮生遠風輿雲霈霈兮煙霧暴雖巖排空兮色黛堅根細絡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羽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靄世道紛綸兮何足謂朝爲榮華兮夕顛頽不如幽谷兮閟仙經冀接浮丘兮挹煙霧我窺丹竈兮坐山腹衆峯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望瑶臺朝霞照海兮錦𦆭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往來道或用晦兮靈物斯潛彰道未昌兮𨼆藥傳巖紛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不朽兮與名長存

文粹卷第六十六

文粹卷第六十七　銘乙碣頌附　總十一首

吴興姚鉉纂

高道
昭夷子趙氏碣頌 陳子昂　東明張先生銘 柳宗元
忠孝
文貞公笏銘 孫樵　孝門銘 柳宗元
居屋
侲石銘 皇甫湜　銘秦坑 司空圖
浮圖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獨孤及
化成寺大鐘銘 李白　温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橋梁
石橋銘 張嘉貞　石橋銘 張說
宅井
丹崖翁宅銘 元結　井銘 柳宗元
冢墓
文塚銘 劉蛻

昭夷子趙氏碣頌 并序

陳子昂

昭夷諱元字貞固汲人也本居河間為大儒至祖披尤博雅明道隋徵入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始居汲焉有二子禮輿禮敕輿官至臨穎縣丞錄為校書郎並著名當代昭夷即禮輿之季子也元精仲聖有英雄之姿學不常師志在遐遠年二十七褐衣遊洛陽天下名流翕然宗仰群蒙以初筮求我昭夷以玄數發機故達居窮巷軒冕結轍時世議迫阨不容其高乃屈身泥蟠求祿下位為幽州宜祿縣尉到職逾歲默然無言唯採藥彈琴詠堯舜而巳州將郡守稍然承風君之道播浩如也因巡田入龍山見烏文丹穴窮有潛道之意蒼龍丙申歲在大梁遺命不遠發疾而卒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天下士友聞之知與不知莫不為之垂涕蓋傷其有濟世之量而無長世之年夫上德道全器無不順中庸以降才則好偏有張也之莊無晏也之道好由也之勇編回也之仁偃卒子之言遺澹臺之行務端木之智忘甯武之愚或正而不奇或達而過雜君獨五味是六氣和通衆賢之不兼暢群才之大適雖不至於道其殆庶幾乎故時無間言物飽其義教吾常論人事有十君得其九一不至者命矣夫於戲名聞天下而不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其時微君同人雲居沙門釋法成嵩山道士河内司馬子微終南山人范陽盧藏用御史中丞鉅鹿魏元忠監察御史吳郡陸餘慶秦州長史平昌孟詵雍州司功太原王適洛州參軍西河宋之問安定玄嗣博陵崔璩咸痛君中天鼎舒

不實百代祀德故老或云以為名者德之表謚者行之迹君之實括出道
位也特艱困乎龍飄光景不曜乃共稽陽甘貞行考謚定名問于元著
象曰昭夷子昭夷昔歎曰才位不兼大運有數嘗喪時命而作頌云諸
公以予從君之遊最久故秉翰叅議其頌曰
天道宏運兮物各有時匪時不生匪運不成昔者元精回潏陽九陷
厥大人感生堯禹恢能陰陽既和玄帝傳家五百數終桀紂暴邪子
乙提運水火革明匪賢不昌尹乃阿衡六百運徂受始淫狂西伯考元
曆在璽昌匪雄不決匪謀不臧姜牙皓眉實是逢其良投鉤指麾奄有
八荒周有天下七百餘年太公之後不聞大賢豈無仲尼負道周旋無
勢一抔無土一廛然則大運之所來時哉時哉陰業陰運巨功巨苟非
其時草木為伍昭夷作頌云示又宮著没人嘤記言變化之事且曰
請爾靈龜永宴息乎浩初

東明張先生銘 并序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因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以為長安尉
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
行峻異得衆真秘書訣箓聚經籍圖史俘於麟閣以弟同降秩封
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手髮死哭之慟
遂病既亟以命曰吾生天寶訖貞元己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
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
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為碑以志于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潰焉以虛死焉以盈言而不為華光而不為榮
名介物外而周流道包涵而清虚淡寞觀其形與化相宜寂寞以成其
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斜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支拂
以道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支耶去慈耶從容以求
其得之耶蕩然棄假倖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頓離聖圖
老壽辭中就異欲然與神鬼為偶頑然以木石為類空洞而不實窮老
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于石以紀

文貞公笏銘 并序　孫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譔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要易薦用比于獻負合以憤烈在公也　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太華
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竿偃體起楨關直言諫舌切切
上磨帝欽不逆不怫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朦榮領飾下俯
上復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壽州刺史表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
刃自斷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曾不是聽創
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晦曆畝畝寒暑在盧草木悴
死鳥獸躑躅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脩厥猷載
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
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
伯章奏稽首殷勤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
嘉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李興父
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發經
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漬涕淚遂於墳左作小
廬蒙以苦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踴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
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盧中醴泉涌出奇形瑞狀應彝圖記此
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足庶鄙陋循習淺下
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耒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
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
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宜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
臣昧死上請

佷石銘　皇甫湜

佷石者蒼蒼驪山之傍嵬朴壠癖嶷然四方昔秦皇帝某之不藏七十
萬人茲焉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若有為恐依屹住中違淫刑就迫人
力無施故老相傳以佷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薪於野
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窆木噫嘻暴秦虐
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極奇力殫財　而前如刈草菅
天毒其衷神憤其凶譟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荊棘指麾崤潼險阻
不閑干戈倒鋒屍露于劫燧燔于萱道　棺無依不十年中禹乾合稽不

改其行聖德洋洋厥嚮音久長至于漢劉私之雪中如可欲猶隙南山
刻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假石炯戒千春

銘秦坑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歸儒祀而家秦坑
儒耶儒坑秦耶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祭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霆萬物聖人以樂
八風佛土以鐘磬音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聲其自其乘開設其輪三轉
教不墜而法鼓之制存形形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
將欲誕敷我法音啓迪我善根我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昭其
度也侯誰戶之長者杜海伯此方上士精法觀釋法驚與比丘衆百三十
有五人實果其願將辦所作于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節陰陽九六之數
以合造化均薄厚修弇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工於其間弘誓
飯遠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喜並接沈融回祿
髣髴交應越五月辛丑新鐘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臚拜縱觀川奔霧
臨億兆齊聽鏗然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
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界岌岌若震若盪既而拗然散與迴飈俱
激度越大千周流六虛經于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
千門徹萬戶礬角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遷善畏
音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屹王解形刀輪摧碎屠平心者聞聲以知受
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結照身業彼金鼓響氣木鐸徇路教衆乎
號令斯陋矣蓋聖人設道以觀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為天下利利者教之
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鹿泉本願寺銅鐘銘

八音之列數者金為長金聲之動物者鐘為大相彼創制本乎無心隨
輕重之所考遇洪纖而必應　乎數神乎故帝庭用之以和樂梵宇作之
而助道其有旨哉伊本願道場昔鬼上所卜即輪王建塔之地有隋氏
因而舘焉皇唐紀天增壯厥丰雖臺殿有赫而鐘簴未雄曰都維那
某等願允令德嚮為紀綱俱三學之奧府張二衆之巨翼以為是聲聞
則有以敷衆美不則無以遍十方乃同寅　恭唱議改作我心匪石彼
應如雲緇流鋪仁而或勤或懇清信委於而為岡為陵於是千遠貿精
金博召良冶鳧氏掌陶人冀鎔範循林撲植大正叱咤以啓燧風師闢
鑄而陳力巨扇咆哮洪爐赫曦燄奮倩夜光連紫微勞通雲以決注
下增成於數圜系夫陰未凝陽為烈爆泉沸氣憤雲飛既旬而後
實既堅而後發轉於陸衝於堂浞乎其輪圓侗然而搏輾仙獸勒於下
驤龍踏於上其蓄藏含容竟乃神工之既濟而寶器之大壯也且夫作
有度而體有經復奄均厚薄中則不播不石不鬱不柞雖鴻音未揚
識者已知其妙矣故緇衆成躍善願克充而懸之不得里之髦彥聚捨
珍敢叙昔曾臺峻增百常饑澂一色然後拂雲柱倚天拂駢轤縮
脩索攢鬬力以下拔軋豐容而上昇雄以翁鱗巔以交杠猛以蒙虎權作
以雕丘大器斯層洪椎乃發感音僮瀋而一吼鏜響發業乎三界上極
有頂下窮空輪飛行天仙海陸神識莫不驚革慶攘塞開宣夢寐聽
劫之瑕滅長夜之苦使浩禍潛洞冥機坐融其諸佛神通之用千不然者
千鈞之聲一杵之播則曷以臻於是矣允雅僧務本三乘而克終式遏劍
輪後四愛而長驅乎故初起細而促衛登鏜以舒既銳而入微又增而復壯
於是壯也乃而畢為若是者何皆良覺啓導抑揚之深思也實欲當
其念同乎仁張皇慈音引曳悲韻使萬物咸若六時發聞不惕不惶
以安以樂或謂霆闢雷裂山傾河竣靈祇殲走猛毅僵疲皆恐怖
殺傷之事我大雄氏慈制又悲乎然哉若乃顯顯聖賢翼翼龍象以
之儆蓬以之引宜微妙其心精進厥德有秩有序不差不忒住持我像
教洋溢我玄風洞達我幽明清寧我邦國神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皇唐
十有八年春仲月八日是鐘也既成即其秋孟月上弦茲臺也復亻他
方望衆成飛來而讃揚地中菩薩咸踊出而瞻仰於是陳巨會以落
之張梵樂以考之煌煌乎休哉越寶庭之能事畢矣而宏範其紀又八稔
於斯河南史凜然文林之秀也尉于右邑攝為鋼章惠化一清於灌壇
肅聲重美於洪器命我明述式副群心之望焉而主持弘農楊量新
尉楊光朝等並高幹才敏力懇於道勉奉天秩尤恭仁祠輔營樂石
贊就厥美雖默有果徵不言乎銘曰
靈鐘上空儀法天體道內虛含至圓雄厥音聲時乃宣震擊鏗鏗鍠深
大千十萬調御及聖賢應我真聲開　發是一切苦輪悲惱然開我員

聲成息肩虛空有盡禋無邊神用度入冥與先

化成寺大鐘銘 并序　　李白

噫天以震雷鼓群動佛以鴻鐘警大夢而能發揮沉潛開覺茫蒙則鐘之取象其義博哉夫揚音大千所以清真心警俗慮協響廣樂所以達元氣彰天聲銘勳皇宮所以旌豐功昭茂德其不配美金鼎增輝寶坊乃事作制豈徒然也粵有唐宣城郡當塗縣化城寺大鐘者量函千鈞聲盈萬家實邑宰李公之所創也公名有則系玄元之英蕤茂列聖之天枝生于公族貴而秀出少蘊才略壯而有成而西逾流沙立功絕域帝疇乎厥庸始學古從政歷宰潔白聲聞于天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寶之初鳴琴此邦不言而理日計之無近功歲計之有大利物不知化陪然小康神明其道越不可尚方入于禪關觀天宮爭樂聞鐘聲瑣屑乃謂諸龍象曰曷不建大法鼓樹之層臺使群聾六時有所歸仰不亦美乎於是發一言以先覺舉百里而咸應秋毫不挫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乃採鳧氏揆鴻鐘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炭回祿奮怒蜚廉震驚金精轉涾以融以瀉銅液星熒而爛熳光噴日道氣歊天維紅雲點於太清紫焰燭於遠海坦然宇宙功倍鬼神瑩而察之吁可駭也爾其龍質炳發虎形躨跜厥金象以上矩軀[illegible]樓而迭擊傍振萬殼高闢九天聲動山以隱隱響吞雷而闡闢救湯鑊於幽途息劍輪於苦海景福肹蠁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謀而成引[illegible]群物又孰能興於此乎丞尉等並衣冠之龜龍人物之標准大雅君子同僚盡心聞善畢力贊成厥美寺主昇朝閒心古容英骨秀氣洒落塵素謙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納鑄無形而不爛直道妙用乃如是言然常虛懷忘情潔己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動見如來有若上座靈隱都維那則舒名僧曰暉蘊虛常調護賢哉六開士昔聞八萬法深入禪惠精修律儀將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酌而難名遂與六曹賓吏姑孰賀老乃錨乃黃鳥趨梵庭請揚宰君之鴻美白昔忝侍從備于詞臣恭承德音敢闕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鴻鐘砰隱天雷鼓霆擊警大千含號沮蛌聲無遺擢愕聽魁挹靈仙旁極六道下九泉劍輪輟苦期亡有傷護猛以值嶷然愷悌賢宰人父母興功利物信可久傳芳金石永不朽

溫州仙巖寺銘　　司空圖

巖之巔森戟纏天中宅靈儼瀑之作風斡洞壑地淘山巘赴之矗巔之鳴人逸而朕其其帥某其敬寺圮而復

石橋銘 并序　　張嘉貞

趙郡洨河石橋隋匠李春之跡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試觀乎用石之妙楞平砥礪方版促郁緘穹隆崇豁然無楹吁可怪也又詳乎叉插駢坐磨礱緻密甃百象一仍餬灰壘殷鐵栓蹙兩涯嵌四穴蓋以殺怒水之蕩突雖懷山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創是其欄檻華柱鎚斲龍獸之狀蟠繞挐踞睢盱翕歘若飛若動又足畏乎夫通濟利涉三才一致故辰象昭回天江臨乎析木鬼神幽助海石到乎扶桑亦有停杯渡河羽毛填塞引弓擊水鱗甲攢會者徒聞于耳不覩于目所覩者工所難者比於是者其之與京

衞州司功參軍柳渙繼為銘曰

於繹工妙仲許靈若架海維河浮黿役鵲伊制或微茲模蓋略析堅合異超涯截蓋支堂勿動觀龍是躍信梁而奇在啓為博北走燕薊南馳溫洛騑騑壯轅殷殷雷薄携斧拖繡騫驄視鶴藝入伴天財豐須閒斲輪見嗟錯石惟作並固良球人斯罷聊

石橋銘 并序　　張彧

關虎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癸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洨水伊何諸州乎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柎藏制棧斲粉櫟榦地泉開盤根玉梵虹野竜拖虎步雲扌截險撥包乘派迴透块軋直造琳琅莊祿遊歇作洞門呼為石窗賸莫弄盈一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鬪吞齊跨趙傲夜防君延月駐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撮我宇宙謂上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軌者霍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所留夕發崩入朝趙禁雷質含冰碧文耀蛛綵繡花影全茅吉垠半舊天啓大壯一功平城勤銘巨橋敢告喬右

丹崖翁宅銘并序　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俗曰并石圖）有唐逸者曾爲瀧水令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爲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碏礐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舩蘚上釣車不知幾峯爲其四墉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硐（[illegible]）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欲家終老翁亦悅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井銘并序　柳宗元

始州之人各以罌甈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㬂大艱雨多則塗滑而顛恒懼咨嗟怨咸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列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垍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守將朱景數鑿者蔣晏凡用罌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嗇肖似司政其來日新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　劉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能龍黃綵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知故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唾不敢咳不敢唾不敢欹倚嗜欲蹯蹟忘之於心其柢柢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發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敖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逶逶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爲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踊歎之茫洋以爲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爲晨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殆、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震下坤上）之同人（離下乾上）筮者曰吉蚌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龜龜吉卜於火如秦北惟日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北則亦惟日不吉卜於木而問閼土協吉（墨食）爲冢則決之北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丘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瀆乎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粟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生蒿棗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陶甄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於樂爲土鼓爲缶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爲汚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墠乎窆爲井基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爲吾用雖速化爲百工之用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滴爲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穢爲城社以狐鼠爲妖慎無發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爲蘭芷以佩服見鼓焉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蟻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沒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閣而來歸兮捷爲塵埃在耳目而來歸兮奮被醜在口吻而來歸兮畏不汝久嗟筆絕之年而驛見祟文其無祟乎哈非珠玉欽無裙襦復世詩禮之儒無鬻焉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蒼莽之野大塊之丘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文粹卷第六十七

宰輔

唐丞相逍遥公韋公墓誌銘　張說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李華
唐丞相太保致仕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魏國公賈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丞相太子少師奇章公牛公墓誌銘　杜牧

節制

唐盧龍節度副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彭城郡王劉公墓誌銘　權德輿
唐武昌軍節度使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

唐丞相逍遥公韋公墓誌銘 并序　張說

唐故中書令逍遥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爲孝悌之府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皐聰明先覺博古兼窮究蓬山之百氏綜闕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靡原夫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蒙篇之沖虛播朱絃之愷悌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温良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薄開悟慎懿獨擾從君子遵道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再復策登朝巡職宰邑聖朝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近踐宰衡屢歷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綜兵部選兵吏各兩參典握樞共五載光弼四主歷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明隨和幽而不昧爾其爲邦設教遵德閑邪身勤心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鈞高懸文武攜首才無救失善若己有風流名教作法垂後訏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王五靈皆至然而外榮中素迹通心遐杳然朱戶之若喪遐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野擇逍遥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卽明主封立帝之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爲國八輔公兄承慶當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後追永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卽世後夫人王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階均養之德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學政事四者實總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恒在春秋六十□□疾陳郡還歸洛師開元七年九月二日薨于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某禮也明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恒濟史偶然在疚雖所宜哀以某忝縉雲之舊寮沐清風之餘論入離名之閫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大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不存焉銘曰

峩峩仁公抱孝含忠文欽則足高明有融翻飛王佐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辟衣華衮坦然一致逍遥啓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天歸百祥咸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爲輔房公以績公實冊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謀藏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俟生柄不在公象昏曀明退師儲言出守函谷入爲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遂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謗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人咸曰休哉兗祖闕中國痛人哀喬嶽隕顛轅星昏霾天子震悼迎喪下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廣以慰南國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之陰　柳宗元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爲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爲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二百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爲王卿士若衛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爲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浮公而大臣宰相以姓配公者雖僅有之然不能著也唯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

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式服其實相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所去而人哀號理違人違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不克亦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靈泉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頌禱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懷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其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聿歸於王公公嘗以機密臣天子于禁中承公之道刺於我邦由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遠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之民汶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韓國公苗公墓誌銘 并序　李華

永泰元年四月戊子唐舊相太保韓國公苗公薨天子輟朝群臣出哭五月壬午贈太師七月丙子詔使中謁者莅祭京兆少尹護喪龍旗輴車鹵簿哀冊加于一等園塋封樹碑版垂後盛于當朝葬我韓國公夫人名本於宏才非此運不揚元勳出於忠烈非死之中登日月九天之上乾坤闢而復闢鈞軸折而再駕故肅宗皇帝於行在見公曰欲求良弼其在茲乎公諱晉卿字元輔上黨壺關人祖襲夔贈太子太師父殆庶贈禮部尚書公成童好學弱冠工文二登甲科三入高等始自郡邑臺省之任終乎廊廟台輔之器至如牧四郡使四道在人爲政之蹤跡於公能事之常格故不足紀天寶之末胡羯亂常公身在陷穽心圖遁竄謁至尊於靈武議大計於棘門天子壯之拜爲左相公于時與兵部尚書汾陽郡王經綸大業胡賁中興公撫於內汾陽嘗於外克二京復九廟尊先帝返上皇公之功也乾元二年元兇授首陳希烈等卅十八人議在殊死公抗疏上論以四方猶虞罪非當寬宥三司質定其事不行於戲慶緒之誅也不用公議使有思明之難朝議之減復行公討果今天下大安仁人之言不可已已上元二年玄宗升遐詔公攝政肅宗違代令公當國道合君臣時契雲龍於二主功高宇宙德鍾社稷於一身夫平討之敎安之德有平敎之勳伊攝之霍之人再當伊霍之任人臣貴極今古罕儔公晩嬰衰疾屢辭樞務詔特紆聖眷俯降台禮赤墀之下扶策來朝宣室之中肩輿入見此則明主上德而盛體忠臣感恩而忘形君臣之間斯爲盛矣無何有詔册授太保軍國大務仍咨訪焉公至和爲心太素爲體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以公器濟時江海不能開其慮故軒裳鍾鼎於我如浮雲大位退年在生爲逆旅享年七十有七歷任二十有四順如也夫人韓國夫人博陵崔氏詩書之門金玉其度先公而殁今則祔焉嗣子發丕堅黎垂向呂穫望咸等並彌學藝文保家嗣代忠足以勵行孝足以揚名敘德立銘願昭先烈掌文之客敢忘大猷其詞曰

有唐宗臣爲國元老清明渟粹全德體道丕茲蒞臣節深沉廟謨智能排難忠則忘軀幽薊弄兵咸秦振蕩卑族南乘拔身北歸一見先皇其言甚壯指麾群書勇立作相天地反正蒼生之望伊昔南衙衣冠下從三司獻議萬乘將同諫書一出天下稱公二聖登遐萬方是荷聖皇在闇務總冢宰坐稱政臨朝非公不可彼蒼不仁殲我鼎臣天歸說夢岳降申神嗟峨碑版先封樹嗚呼相國韓公之墓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國公杜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國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啓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怛然不視朝三日册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葬其宅于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州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愨皇中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詳定學士父希望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揔巾餘之粹靈蹈明哲之大方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爲國華程功積事博達弘裕在玄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自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權者排陷改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領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自師淮海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

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綱紀摠揆在帝左右順
宗諒闇公攝冢宰因山復土尊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
禪公奉典策今上繼明眞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
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
不允衆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
歲天子憫煩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
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
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摠己搢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
榮號隆其五福闇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涖南海有感懷之
略自淮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
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宜密啓多所交感嘉保太平
承寧諸侯或惡其煩言或導其善氣損怨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
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為時龜龍公所樞柅喜士容
物羣而不黨理遣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趨人之急唯恐
不及不徼福不乞靈物怪氣蔭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自得於天理
中正之外無自入焉國門南出杜陵故地映倩流疏灌叢藹阡引
満金絲合奏時賢儁乂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橐
鄉華時會鶢鶋不驚又以見公放曠推仁無不逮也至若閱天下之
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謨章闡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
之旨備焉凡推轂之士縣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
右曹臺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常
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尊柔淑慎動有儀矩先於公歿幾三十年矣
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
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大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貢蔭麻之下
咸有淑譽儼然權剩相睦無怙誠信衆欽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
府辟曉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盍陳無愧之辭直書德輝以鑱幽
璞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其道甚夷乃
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餘平五福兼滋齊之嘔良商之懸愛推本
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
粲月生一陽以佚以息忽乎祉祉殲此人青社儼懷襄知氣在上昭
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吉宰木號風虞泉落日于嗟岐公居
此玄室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贈太傅賈公墓誌銘并序　權德輿

德宗皇帝享國二十有七年注意於將相之臣惟魏國賈公諱耽字
敦詩始則四握兵符保釐節制終乃再踐師長燮和樞極文武致用
實寧斯人景鍾書伐金鼎和味咸有一德用平太階奉綴衣之詔公
始感疾先復土之期公乃捐館屬太上皇重公耆碩進加司空今
皇帝憫公徽猷追命太傅春秋七十六佩相印一十三年前史稱賈
生通達國體其孫嘉好學世其家其曾孫捐之建議陳切漢元
帝為之罷朱崖郡皆其先古之有讜論風節者也曾王父遠則皇
長河尉生王父知義沁源主簿贈揚州大都督都督生烈考琰之
燕居不仕贈尚書左僕射皆代德安貞延耀于後公忠正仁恕極
探研幾究今古於百氏窮地域於九譯乾元初宸海未靜揭來危
言始尉太平連辟大府三入御史府再為尚書郎亞尹北都副貳西
河嘉猷備行所涖居最大曆十四年冬十月繇大鴻臚貞師于梁
協力羣帥平夷江漢青綬大封烜然光明進登六職節制襄峴載
會兵車撫征淮右歡謠行宮真拜冬官明年以三后之任分正洛師
加地進律察廉唐鄧復總賦輿鎮于靈昌政成八稔愷悌靜於
是膺審衆之寄贊揆天之業中外援受勤勞王家易坤之說曰
地道也臣道也惟公有博載之量露生庶物書洪範之說曰強
友剛克燮友柔克惟公推寬信之誠弼亮時化故其撫封也不尚
禁厲不施皦察扶導善氣祈銷未萌使貪者讙躁者靜四鄰
欣之如神明闔境愛之如父母其作相也當先皇帝洪覆陰騭
成造化宗工儁乂老但以忠厚承清光故公之揚休德煇涵泳無際藹然
和平之運恬然易簡之道至若匪躬謇諤詞勞謙不伐者亦何可勝
言坦夷而周密廣大而絜靜嚮善虛已求天下之才博聞強識通
天下之志斯可及已所著梁懷王傳碑先君子碑陳祖德以自況
載家聲於可久體要閎達通遠乎羣撰海內華夷圖及論次地

理之書凡五十有五編貢在中禁傳於人內言方志者以公名家被病更時屏絶醫術且曰吾以忠信爲丘禱死生爲天理一氣聚散斯焉順之矣積壽堂自爲終制憤然委化以啓手足推從古知命之士所難能焉夫人武功蘇氏駕部郎中守中之曾孫處士珣之女有柔儀淑行歿於中年二十有五年矣嗣子曙太常寺協律郎早夭次子曙太子司議郎少子昧京兆府參軍事驅行孝謹號叱毀瘠奉二尊堂祔合于九原刻茲樂石以永終古銘曰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有偉魏公發輝清時外懲方國掃除螟螣入居公台左右皇極於學無不通於士無不容稗助翕風吁若華鍾偉村閎議信以發志中行循性其道易易始於清明紀號永貞維陽月之朔日兮返智氣於冥冥下旬遠半兮祖載于庭神歸古原兮閟此音形前眞國門兮旁過梁傳不忘本兮公之素茄簫鼓兮路歸此壞樹嗚呼有唐元老兮魏公之墓

唐丞相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并序

杜牧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儒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諱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公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鄠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中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賍數萬敗賂宗得倖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恰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攝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拜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賷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丞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脂簿遍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評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修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敗宴無時傷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誕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遣四月日問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以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疾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筆竹爲苫具尉吏旁緣主爲侵取賣與猶箏歲久前後政欲盡甓計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埤茭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受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鄙守兵用明臣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皐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在平涼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爲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

庚秋且有太息上曰然遂罷雄州護大夫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恃退罷可以行心頁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龕擣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以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饑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捺地籍見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彊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亂左京挫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之惡其爲人迹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貶閒散職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奏按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爲公援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太中二年十月二十七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惻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矜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無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忍特貢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讀於天子每指古義爲據有言機利克迫必益剗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濡所爲渾然然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軍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爲解說海上與中州少以異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鎮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爲監軍使公律以禮嘗暑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倨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汝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仕爲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讀語容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秀誘曲指微警效之不以己所長人所不及我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平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沒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叢淅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藉公勢次曰奉舊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宗次女嫁河南府戶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鄭涣次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山里銘曰

道既訛衰必有以扶欲公之生以隆其污幽以燭明臏以兩濡以救其後以佐天子誠絕冥數如有樞柅標揭崎倚幾乎二紀臣宗德老鋒傑魁君孰爲己忌長讒去南海不疾不辨李復顯大百行煌圍鄰於及年以歸其全

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彭城郡王贈太師劉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析木之下幽陵碣石融結絪縕誕靈能傑乃生元臣以翼大君惟彭城郡王宜力三代撫封四紀在德宗朝纂服奮勞以亞丞相得顓征伐冬官夏卿再踐六職乃列台宰乃居師長在順宗朝論道進律就加司空又拜司徒今皇帝聰明齊聖發厚功德擢侍中中書令綱紀極衡臨長諸侯玄袞赤舄崇其物采九命二伯極其名器勳猷備其贊書終始焯於代家五年秋七月寢疾薨于薊州之廨舍享年五十四冬十月歸全涿州良鄉縣之甘棠原追錫太師不視朝三日命諫議大夫弔祠法聯廷尉卿持節禮冊又詔宰臣德輿銘于壽堂所以加恩報勞始終涂漏之澤也公姓劉氏諱濟字濟之蜀昭烈皇帝

二十一代孫曾祖弘遠皇檢校司衛卿贈從軍使襲彭城郡公贈宋州刺史祖貢皇特進左金吾衛大將軍贈揚州大都督父怦皇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御史大夫贈司徒恭公公承是靈露生而岐嶷深而通直而和弘毅忠肅端明溫重固已殖絶人之姿挺希代之器始以門子横經游京師有司擢上第參幽州軍事轉兵曹掾歷范陽令考績皆爲府中最興元初以太子家令爲其州刺史以御史中丞爲行軍司馬凡吏理之慰恩爲與師之拊養如良医之無聲肯與良農之無臧裂司徒即代有詔奪情節哀順變講信修睦先公之封畛盡在長帥之威惠畢舉比歲大旱蝝蝗爲災黎齋蔬菲默以心禱甘雨祁祁嘉生莘莘因其豐登示以班制古諸侯之令典靡不具焉貞元初烏桓請北方之戎幸吾阻飢大侵我邊鄙公先計後戰陳兵于郊乃遣單車使者誘披教告繇是諸戎皆爲公用朝不庭方馭獻茂焉明年鮮卑墨乙之犯古漁陽其後暖剌逃右北平公分命左右軍異道並出然後以中堅衝擊士不離傷師不留行深入其阻抵青都山下捕斬首虜以萬級獲橐駝馬牛羊無慮數十九年林胡率諸部雜種侵淫于澶劉之北公親統革車會九國軍率之師以討焉飲馬灤河之上揚旌冷陘之北戎王棄其國遁去公署南部落刺史爲王而還登山斲石著北伐銘以見志自太行已東懷和四鄰或歸其天倫或復其地理警急則解其顛沒居常則納諸矩度兵興已來氣俗相因或以夸敗度或以美沒禮比屋之人被髮胡而揮孟勞不知書術公乃修先師祠堂選幼壯孝悌之倫春秋二仲行釋菜鄉飲酒之禮生徒俎豆若在洙泗和門耽耽公署洸洸目從事掾史迨紀綱之僕庠序有倫未章不紊接士必下以詞氣推賢而容其出處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筵薦延至郎吏二千石近臣良守此又烈丈夫大君子曠度犖犖之爲也其於勤身裕物生聚教訓祁寒則頒之絮帛大歉則賑其倉廩一方之人歌永被惠和嘉祥交於動植孝順俠於州壤美化周行無不及焉去年冬王師問罪於常山公率先踴屬累上功捷引義慷慨賦詩以獻詔宰司序引百執事屬和以美大之師次瀛州既圍樂壽又遣丈兵急攻安平三旬未下武怒益奮命其子總以騎士八人先登公親鼓之士皆殊死戰亭午而拔誅屠無噍類蓋所以宣威刺勝於可必也天子賜以寶劍金甲彤弓盧矢方董諸侯之師將覆其巢俄感厲氣隱机口占署總軍司馬曰無以吾故而稽天誅悉召戲下以須王命俄而下衛然之詔宥罪班師加公寵渥已至大病遺章悃款不及家事天下之人偉其忠勞然以君命起於衽席之中委重戎事由御史大夫爲工部尚書凡軍師之節制封部之廉察盡如恭公太師之命焉茹荼雪泣祗服不敢以固儒之遺愛知公業之不亡生榮榮號沒有揚名以繼志善訓以克家君臣父子之道斯爲至矣褒大臣所以尊王命懿武事所以恢天聲敢摭馨香以識寘其銘曰

帝在法宮推心挺功洸洸彭城秉義納忠幽都朔易賜履來宅便蕃渥命燿燿嘉績北戎病燕從古以然懷挾蕩定勇略昭宣婉和之重公作霖雨師律之嚴公爲齊斧廓開祲沴振奮威武保大定功庶人尊主郤穀敦悅乃主成師書經義府公實似之北伐刻銘西征賦詩播於工歌列在鼎彝壯猷未極大暮如斯華首童牙哀慟歸俠義方紹續君命吉祿孝在無改思延必復參差磐棣擁遺陵谷動石下泉幽宜昭燭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白居易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秘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于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節違詔條過籍沒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 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

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日有河南尉離居從軍職尹
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
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
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
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
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嗾敷坐公專達作威
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
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
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
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
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兼翰林學士丞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荅君知無何有憸人以
飛語搆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
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
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
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過迭詔使道呵麾鞭
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
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
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
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冬築陂
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飢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
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殊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
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大和五年七月二
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
書右僕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
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
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齠齓一子曰道護三
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衛哀襄事裴夫人
韋氏長女伯諧孤幼等號護靈轝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
陽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

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
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
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
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
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仰天不與耶
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
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
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
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
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
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
知其心以泣為翰直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
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惜哉惜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
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文粹卷第六十八

錄表誌附 卷二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鹽鐵轉運使李公墓誌銘 權德輿

吏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皇甫湜

甫墓誌銘 元稹

墓碣銘 柳宗元

一墓誌銘 韓愈

少監權君墓表 附 李翺

元賓墓誌銘 韓愈

銘 韓愈

附 柳宗元

附 元結

李翺

銘 李華

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
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贈尚書右僕射李公墓
誌銘 并序 權德輿

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冢宰趙郡公寢疾薨于永崇里享
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冬十月乙酉返葬于洛師
縣芝田鄉之大塋公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
水縣主簿祖承嗣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巖右武衛錄事
綠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始以明經筮仕
參軍試言超絕補鄠縣尉登朝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
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萬年縣令課最為戶部
中由常州刺史理行第一徵為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
史湖南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
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為兵部侍郎在
支鹽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今司徒為使明年遷兵部尚書
尋吏部尚書總八柄平九賦左右理道以紓元元天子方推心
以為相奄然大病斯可痛也以區重方嚴愷悌忠清得供

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為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曹昌達
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為二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
之風聲大凡都府歲秒使劾深吏周行支郡鉤摭泉貨其二
相聯生如桔槔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
而已至有經用之羨使郡自為理得以錙之用補庸亡府
一日覆之內遇凶旱水溢損有餘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
受而邦鄉碩生勸學講藝導彼麵僄率循敦化皆聲詩揭
經其制闕用也調役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公
急而利無所渫先是汝潭之稅因緣為姦牢盆以私幣貨貿
川去一朝之便質緣歲之成變其苦窳以寬物力盈入之數不
條上嗣位之歲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蜀之鎮不乏於軍
五之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并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猷夫
績經理 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耿中丞區區然商功利析秋毫
而已哉其為天官也嬰疾恩循與郎吏切劘奏書去繳繞之科禁
絕私回於胥吏士之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掃除之際精要不亂與上
言職業雖康寧大閒之不若君子以為難自解巾褐至諸館舍凡
歷官十六利刃銷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卓冠出倫規為密靜矩度
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實循道體要而不
為曼辭其術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盡籍絲
桐博弈談笑嘔嘔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百度儀形四方以
謨明弼濟為己任而績用未究斯吾君所以當宁流嘆而眾君子
大聲惟化豈虛也哉凡三合姓初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劝平之
次韋氏二夫人穎州刺史句泊膳部員外郎襄之女以從祖
室為皆以華腴淑哲不幸躬落長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
度巡官專謹有馴嗣子緘京兆府參軍飭射禮學幼子紓編
門麽在仕紹繼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
孔故不得讓焉銘曰
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叢慶祉兮天
生貞廉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良玉特達視所履兮表
抓惠康斯樂只兮均齊八文底慎徽兮有經紀兮宜登上

羊才命嗟已兮緣原厚地追歔欷識神在此兮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定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眾方驚爆而萃排之乘且曠不懾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燿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為身恥上怒天下先生寒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眾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枝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眾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眾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選拜京兆尹斂禁軍帖畢釋懈侍臣之鉏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飧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致美游以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孫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今望絕耶病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于前攟義傍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宜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鑒不時施昌極後昆嗟嘻永歸奈知之悲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并序　元稹

敘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

爲之準病懶未就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于荆雍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祈余爲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家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率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若干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

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 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盍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給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歿不遺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丏卒其寮郭侁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用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博士由博士爲太學助教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祖曰旭秦州宜春尉父曰嬉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歸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箕縶仔前聞于先有擇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闡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華

君姓權氏諱皐字士繇天水人苻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爲著姓祖某成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籍君表爲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渡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痼疾無何太夫人歿君泣血三年寢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曆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者慟哭聞者痛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已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歿二年而君夭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論其痺素與昌黎韓幼深京兆王縉卿洎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爲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爲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自疾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常聞師乙之言曰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温良而能斷者也故爲齊風表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絜而不淬瑜而不瑕仁胡不壽爲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銘 并序　　韓愈

李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

日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其夭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追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呂衡州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踰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飲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于南北舟船之上下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之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辭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迹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胡考其儀冠仁服義千播書詩忠貞繼偉智勇承基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

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惟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奕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然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唯公奇文以翼宣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任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帥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草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款邊求侍咸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秩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兹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復諫牋奏辭云能備君自仕曹載出於技筆削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糾逖伊肅邪諛具畏遜理道民民服休嘉恩疎若睡暘遒如返寶閉其閼而撫于家載其淪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追咸不刑加皓然順風從令無譁綏龍外邑我崗乃犁雜耕鄰邪我黍之華旣字其畜亦藝其麻鼕鼓斯昇人喜則多紀官中教興民發邪考績旣成王用興嗟陟于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瑀謳謠比謚斯吏悍民先聲如失道狙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旣悉罷龐乃逸唯昔舉善益奔于鄭今我興仁化爲耆人唯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遇而足邦思其弼人戴唯父善胡召炎仁胡羅登伊民伊怙而君不壽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廉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磬逮兹易簀僅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薛德討儒時中之奧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兹日月以燿羣愚疑生所怪怨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王佐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擬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誄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殁之於戲近年已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寵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黃人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則南陽左公悉記之

陸歙州述　　李翺

吳郡陸傪字公佐生于世五十七年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爲祠部員外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天天之使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推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顒顒之人然也賢者與顒顒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顒顒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顒顒之人賴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下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日聞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病而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生君也援之以救人之道不援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于海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耶得是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元魯山墓碣銘 并序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箪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室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魏七

業易爲元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長爲律度神體和
氣貌融視色知敎不言而信書易之易簡黃老之淸淨惟公備焉
延州卽世之後昆弟凋落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餡於公及應府貢
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
聲動無心旣過其泉剌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
無鹽酪居無茵蓆者三年先人未祔于兆身迫當室緘未忘之哀參
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勲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
事因墜足樂正之憂愀然嘸容以甥姪婚仕爲念受累魯山令以痼
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蜀縝山之鄉
獷猛獸爲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
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果屍獸復命吏人老幼咨
嗟震動發於廷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
齊斬故不及親在而娶旣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歸後諭焉對曰
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莽衣食孤遺
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筒之直唯匹帛爲居
無屬鑰牆落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圖歆廣涉目無涯彈琴
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攜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
德拔淸塵而棲顯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睎而不耀故也
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世而業隱不至殁於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
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思苦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矣
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寒士賦可謂與古同轍
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乘之祿貴富之辭吾得其
眞至哉元公越軼古今仲遲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
吟嘉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功厥義有二上以簡神
明中以舖光烈下以發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裁蒙
先欽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
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文粹卷第六十九

文粹卷第七十　銘戊　版文誄表附祭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合祔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韓愈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墓誌銘　白居易
贊君　陶母墳版文　附　舒元輿
隱居　武東山陳居士墓銘　陳子昂
居士陳公墓誌銘　附　陳子昂
德先生誄　李華
廣陵陳先生墓表　附　呂溫

唐息國夫人墓誌銘　幷序　韓愈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
妻何氏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甍夫人遂專家政
公之男三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敎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
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僕使治居第生産皆有條序居卑尊
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
病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
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戢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
淸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與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戢與成以
其事乞銘於其卿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女外事治不爲易苑于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
是率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息自天啓封備服以時時勳烝嬪夫
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遂望公墳
而不同藏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熒陽鄭氏墓誌銘　幷序　白居易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郎中舒王府長
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熒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
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祔葬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
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卿王
父諱饍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卽睦州次女
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

沂蔡州汝陽縣尉次曰稚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楨同州韓城縣尉次曰稹河南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爲監察御史次女爲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部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稹之爲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勳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派婚媾有家諜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逵之誌在今所敘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女兄姊睦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絜家祀傳爲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而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氏鄭氏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旣歿積與稹方齠齔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詩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旣第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而稹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讜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娣姒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敎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利甚薄每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疏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廚無異膳親者悅疏者來故僕保乳母之類有秉飯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況臧獲輩乎其仁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諸女諸婦其心戰兢如履于冰常以正詞氣誡諸子諸孫諸子諸孫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檟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以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之道移於他則何用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睢鵲巢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之幼子稹爲執友故聆夫人美最熟稹泣血號慕哀動他人託爲撰述書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作豈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槪夫人之墓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逮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氏夫人

陶母墳版文 并序　　舒元輿

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襲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過而閨門間有觸命觝教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教子戒若此乃首以兼教軌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教侃侃還至於道慈容嚴嚴辭立相望中央寂寥希吾或稱太歲在卯予帆彭蠡見謝靈運詩石壁東南行百步許有高墳嵯峨墳前有碑書跡照灼小子蹶起疾眡視之則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上陸修式恪禮以爲父母教子大倫不逃義才然父之教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勝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讐故州吁石厚變爲賊敵非父子耶且母之教偏在慈夫以兼教猶有嚮者之譽以偏教而無嚮者之譽或鮮矣英英哲母胸然化成之中而能敵其子歸其有極是以陶家肥而晉家亦肥懿聲芬馥撲除他類肯使專司晨索家之疵到吾聽乎嗚呼賢母之風可以阜往赫來爲千萬年光墳版不書豈斯意耶徘徊瞻慕龍其成斯文詞曰

彭蠡之濱峨峨高墳有晉陶君哲太夫人前瞻千年卜窆爲鄰後千萬年卜誰爲鄰西江悠悠東湖滔滔彭蠡有竭斯墳更高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 并序　　陳子昂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倫要八代祖自汝南仕蜀爲尚書令其後蜀爲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爲郡長葉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爲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爲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弟太樂太蒙並爲黎州長史護督南梁二

郡太守太樂爲本州司馬郎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爲
仕得墨子五行秘書隱于武東山生烈祖陽仕爲郡主簿遇梁季喪
亂遁世不仕生皇考迥迥早卒君郎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
己飾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爲迨君之孫素業空矣君有仁兄
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
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
不優於道逮晚歲發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
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故居不仕
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
曰彼王丹者是爲政也奚其爲爲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
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淵藪星歲靈物靡不用心
原田每每黍稷漠漠汶陽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
降百穀收孰君且乘肩輿省農時饁田畯刑以勸隋從以勞勤
若務吳之用兵鷙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且知禮
節恤恂孀賑窮之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君十餘年家累千金矣
其鄰里有婚衣食帶刀劒椎埋　儗之類鬪雞走狗之豪莫不靡
下風馴素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寢之節肅恭儉之規
脩孝悌飾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
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
西山蜀寺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縻憂患不可得
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畢
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豳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餌也躬
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
網冥冥高鴻翹翹竹竿裊裊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如胡越哉然
用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薇歎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
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欲達命以順生死仁以安身智以養德俾爾耆
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七年年八十有五太
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誡曰啓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
言殊玉而瘞之暴骸於中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

吾不違聖人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清
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祗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三年龍集癸巳某月
某朔日丑月載踰卜兆時吉始啓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
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
殁矣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厥惟頌聲小子不敏請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構鼎氣氤氲挺
生君子於鑠元亡其惟孝肅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搢紳莘莘
田藪歲世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摛勤執爲夫子植杖而耘芝者何慕
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夫叔求仁良時終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
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居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
塵桐棺三寸豈我窶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驕
奢自蠹天道無親思我松柏奉像是遵

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并序

公諱元約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司
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
山生曾祖陽陽爲郡主簿陽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爲郡豪傑
公兩目海口鈙頤虎顏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群書秘學無所不覽年
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者目長童以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
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階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
從鳳也時有訣訟不承州郡之命而信公之一言四方豪家後望風景附朝
廷聞名或以爲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謙以得也州將縣長時
或爲議青龍癸未歷之徵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事飼雲母以怡
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大象無所不達嘗宴坐明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
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發乎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
同違胼而悖古之人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得之四百餘年湯
與伊尹合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陵蕩天紀亂
賢聖不相逢也老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獨四百餘年戰國如糜
至於赤龍之興四百年絕復亂胡夷奔突賢聖滅亡至於今四
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一
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于私宮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

從乃祗馴聖人上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仙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遊地遨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聖賢同兮

德先生誄 并序　　李華

或問曰德先生者奚氏余曰南陽張姓有略其名緯之其字也或曰與古詎倫可遂七十子乎余曰七十子或賢或恒人方於賢原思憲不齊比也或曰大哉余曰七十子親聖人之道者也緯之追聖人之道者七十子得聖人纍晦之際緯之聖人衣冠之間向使獲覩聖人則騎羞耕犂也或曰何咎而瞽余曰聖賢皆時春秋之亂冉耕惡疾左丘明卜商皆瞽聖如夫子失司寇飢於陳蔡忠如萇弘謀尊王室而殺夭君子道消故仁賢窮緯之鄉道昌黎韓拯亦以德聞與緯之同病不幸二子不以病爲命不喪中明者也或曰夫如是得無誄之余誄之曰神胡病後之人而奪先生嗚嘻哀夫人德甫余將曀兄

廣陵陳先生墓表　　呂温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遂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纈窗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蘖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樸不適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揮成巧匠莫能材也精溷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蹊則有跡器虛而扣則成聲我蹊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寂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爲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兹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知命是達怡神爲樂樂天忘憂自寵不譏貴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爲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爲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极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恭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揖之而歎曰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倚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非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愀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沉落光耀官闕軾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按典校德謚曰貞晦先生窮揚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温述

文粹卷第七十

文粹卷第七十一　記甲　到難附　凡二十二首　吳興姚鉉纂

古跡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陵廟
女媧陵記　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水石巖穴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至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柳宗元
到難　周墀
外物
醉鄉記　王績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艱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辟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迺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偽南摧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為我有四海為己任哉此武乘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為翊戴揖讓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為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徙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竟絕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著乎則知握元符升天寶禮義得之者難絕智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緬懷周爰故地房櫱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載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梟盧山負阻中冀上帝湮怒下民是墊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脩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梭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翹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圖成鐏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戢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深者猶足以決勝三軍御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擾匈奴服甌越東收穢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賾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為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紉表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役云

女媧陵記　喬潭

於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陵不滑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蹄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罔不漱之為黃壤汩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齧齒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立外御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涸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洞但高肩以承隅朔然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瀾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鰲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奔洪蒼鷹渚望非止水之餘嶠嶠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濱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附響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榛栗閑吏禁焉水有蒹葭舟人負焉冢之下無或斬焉陵之上無或杯焉是則馨香已陳而精誠自恭矣茲聖人

尿衛莽弃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龍劍錮之其內撒之其閒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帝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媯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絶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却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辨革不能注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歿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寞而延陵之蹤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未其甚者嗚呼之義向微德仁而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披物鉤深致遠之旨焉可究其律雖而窺其蘊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于以加嵩嚴乎閟宮別闈壼之內外正衆神之序仰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謂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新敍祭興贊歟允宜列於軒廂春秋禋祀篤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清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猷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寔來昌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寄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思之既歿諸劉將西扶拜於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天戚也於義人戚也天之戚也寧身而避人之戚也衆而適安有捨遺衆而歸邇身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棒封土建祠樹本既墳乎此饗用春秋禱祭徼枯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朓去太守姚公琯未臨篆符以當道觀察支使奏承空關到郡之三日畢吏跡拜廟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揭暗既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庀工新此殿攄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賫福者將使有德者垂且無窮無德者替改操行萊人受福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荅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窈窕港洞生泉翕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上緣垣末繞乃空山之隙曠野之脈然黃河作其左壍倩渭爲其後洫泉斜右走太一前横崇山濬川鉤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涯物紫蓋映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必俟一氣之辰肘成六合之日既以鏡碭外爲寰宇敞鏃根壤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内爲區域東以彌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厥廡斯實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苟相表必嚮以同象端夫外則廓以靈冒尊夫内則融乎此泓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驟畢者而命處乎故曰於有隋以我皇唐之存乎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炳隍劃趾鈎陳定位地埋帝室徽成驟池既由我署號成伊吾與主纔以龍龍蟠虎據秉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豈功及物則揔天府之律液躋皇居之整陸潰汙入其洞澈鎖縱繚以下瀉紆盧隨其佳氣蕩鬱伏而上騰萬戶無重膇之患千門識疵瘤之致其滌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啟白如綠倩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鴻斜窺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縈重𡑭

天鑰以紫啟危掛巉巖以禪燭芬芳蔭蝸蝸階隄潒電與疑噂吐霧從
羽游躋斐郁郁以閑嚴溢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鮮有如
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令月就妙當乎勝趣九重織數翼
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莚蒻則因高乎斷岸被楔則就
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沉昏以滌寒光照目貞白
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砰軻沸渭
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驪龍鼓舞天人與雲霓而至都其洗慮延歡俾人
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illegible]
淳淳瑞見祥形其或淫湎以情從覽無斁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
瞥驛妖生禍覿其接神有靈與善微惡有如此者某幸因受遺觀光上
國身不佞而自棄曰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賜太始之玄造訪
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瑞徵之於耳目夫流
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厲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蕩飾
神州芳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接神
有靈與善微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謀創一山一水
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哉豈唐須有此地以居
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
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
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今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諸岸石歷
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
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
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
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
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
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
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
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累累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
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物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
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
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
夕洞穴開喧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
巖崿霮䨴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神而狎之者昏曉之交名狀
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
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
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
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
且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
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
孰不爲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
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
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
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
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
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
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
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
恕己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
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
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徵土石蒙
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
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
絜先賴而後力歎誣吾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

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餽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書盈告今令而乃識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謌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恠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力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到難　　周奠

天子提乾符之六歲末秩臣羽皇客于南裔木浮俱波陸上青山或肆畫短猶在林壑縣是嵐溪煙嶠之勝得滇陽之石室焉兩崖卷東勢合如屋房顏百間開待朝旭峭然嵐壁宛矣倦躅羽客霓色霏遺瑶扃加以上燕霄峯中流晴溪碧㵎之下寸寸秋色若夫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有雲於朝日乳枝疑斷而磬落松籟疎風而琴續不書其奇可知矣於戲斯室斯溪也與曩古同出野夫樵子無日不到衬劍百族代誰知之使靈室煙霞寂寞無主龜山栖玉堂之會瑶池宴王母之觴彼何人耶秋九月有釋氏子智捷聞於聚落持律第一擇得是室亟言於上谷侯君侯君名著字伯昭德門之實也寧於滇陽婦侄甚縣之政行焉事歸條無官有餘日初與三四賓客游焉既昇于室皆踞盤石注目峭絕壑形渠渠忽驚呀谽谺起騰立背倚青壁久而不厭乎掬谿飲水稍稍神定噫乎古之王文考何平叔不值斯室也向使值之必為之賦廣言磅礴洞蕩垂文雄傑則靈光景福不得獨高矣夫凡人聞覩東難有開目瞻彼石室嗣予之到者誰耶上谷交親同辭甞日山者京兆韋君長文時為南都曹掾手持容轄沓在蓮府緬昔泉石俱必遲人張琴寫古以彈操語默不歌而飲酒㕘謂軒冕浮雲也今日煙霞林壑思同其難故甞室琢壁顧余以到難命篇上以俟群仙之降次將導京兆之游此二　京兆韋長文　上谷侯著　河南史傑　清河崔存慶　存敏　蘭陵蕭夙　上谷侯從直　清河張君與　張肅　釋澄雅　智捷　明則

歲文後一月琢石又一月儒釋侶十四人同游立之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為之記

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姚鉉纂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東都留臺石柱記　胡蹕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問國庠記　舒元輿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非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代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明，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揜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抱領屬官，獨於天子道路，詳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甎道以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閤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花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扆聽政，自螭首龍墀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褫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擁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曉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坌而入，譏嘩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綿蘇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耶？已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謁宰相訖，向南直省，房假端良，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乎！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說，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芊之神，何其殼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擇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御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辭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爲欺，兩議於中丞，深樂之，乃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爲之，豈直桓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爲，乃於政事堂直所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太京兆院，合爲二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揔號爲御史臺中書南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

劃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爲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牆迴詰曲瞩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壯榱桷欒栭欂櫨而不華門牕戶牖華而不侈名木脩篁奇葩秀實若升綠雲若躡青霄以至于几按筆硯床帷幌茵榻果篚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按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奏吏之參謁入吾門將抵伺於屏者見吾軒堂堦閾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爲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高宗天皇大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搢紳爭睹者命爲御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程中丞雜事令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于寮屬獲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洎三院主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臣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錯下國王化所繫不惟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衆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舉其綱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峰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奏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兄得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日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禹尚之賢貞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具鍾之老更拜焉非義無以尊至先天登平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鎮撫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動德至乎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衡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發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來煩不獲無訟而致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寮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薮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授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嚴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臨邪佞延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古者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倫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糾緯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憲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東行北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擁首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肅不可犯也屬府清無獄綱尚寬政行著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寶察錄錄以拘生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閑又新其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太府少卿庚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者儒碩老罕云過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止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等綾之差祿秩位貞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殘藝承命雜谷書言之旨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驊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識衍纏衣直指不阿俾

在位者肅如也曰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上至中司雜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厥微文深詆衆所廢擇僉懸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臺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損簡則殊而舉直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遺聊紀於道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窜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于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於以名曹用諸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寖劇國家紀律昭明官脩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滿歲皆調於敘下於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都史號為稱職以再複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澄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應月具人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不次之闕不可過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衺因緣譎故中者市道居之者通則闊略守啟刻深苟成緘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裏易疾若傳罷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温毅廉直清方敦實風鑒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顓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誚受祿者不訐恢恢然投其虛而鉏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毅曰棋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在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成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擬書則曰監祭使奪其爵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致恭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敘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鍾鼓笙竽琴瑟之音之數必具于庭內裸獻登降俎豆酸斝之器必潔于壇壝之上奉士贊禮之章樂工舞師伯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官資笙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情于几上以嚴天憲而祭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然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鬣之節三宮御廪之齋具畢備而藏命焉著以監察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乎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為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景丁為之目昔漢氏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亞歷代辯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蔣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為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衆學與仕皆優而選相為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溧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祖吏部合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備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選而後至今起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縝緯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隸校或決科而登館殿含章蓋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為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鄭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

書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貴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叅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大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檟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者勿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取為學官至是何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聞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為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尔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東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汙蔑浸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清背施陰關使眾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而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隸書者分章揆日贍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讎校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茲詠以時切切祁祁不激不婥庠乎道人來承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暨宗之事得以開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輿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敺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宇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不善藝於關下謂今之太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為下士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齋休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曰此曾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廈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瞿其鳴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鞠為園矣心益感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導者曰此積年無儒碩故庭化為廢地久為圃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外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惨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為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入論堂僦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潰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為之顛頹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嗜之其季也則皆自窒之自窒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教興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蹈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莠民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棄之窒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煨息干戈消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上下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闕儒官至紊王

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冠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洎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俘蜀釋於郊廟梟夏逆首殛潞逆帥拔趙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寰海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靈合猶為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從墮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文粹卷第七十二

文粹卷第七十三　記丙　述州　撰二十二首

吳興姚鉉纂

廳壁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揔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温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　盧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記　[illegible]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illegible]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揔

唐受天曆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儀大弘盛業冒與三皇曜緝門綱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千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猾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揔按節分閫撫安餘衆且理于鄆而觀察曹濮故荷呈澤乘濉汶俗人既沐浴咸以黎清物無夭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彬彬感聖法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正謬乎于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凶亢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牽從及顯逆謀多不為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鼠竊耳故義聲一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為順不可與為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唯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咨諮訪覽披籍案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為總管府亦為都督府而并曹戴濮兗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為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擾據罔率訓典改易昇降名稱僭濫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兼勾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為首亦春秋始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既遭蕪穢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己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揔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為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為吳興郡其野星紀其藪具區其貢橘柚纖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

阜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蓋之盛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公華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内史或稱都督他州或不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秘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纘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閻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讓正也劉員外全白文翰也自于頔大夫作塘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弈葉之勳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鼓既陟俾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遭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繼於是拓邪穢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審於白蘋洲聿興廢土光明赫雲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紓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況撰兩家之說欣落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勸睞神告良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陽山人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為富州民朋吏嚚分土難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為者菲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貲授者使欲而不顧法州後屬疲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緜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賜以金紫移佐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若棼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蝱召諸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昏然而疲公喟然良久於是大黜其與為之開之以循省簡便鍵之以勤恪蔽密凡事役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既周蘇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罪民衎職歲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期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挈幼載路而歌曰昔吏譊譊今吏雍雍公能馭之雄亦為銘跖亦為康始無而若繇偽以備昔民嗷嗷今民咍咍公能撫之疇昔有治流亡既來催稅先其所榮盡除斛羅官倉倉無斗粟公來幾時積粟連梁徭閭官庫庫無尺繒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粒瑞蓮猗猗合蒂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異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父趨伏圖請願書于公堂之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後惡名氏遷次末也列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編以首其能為政垂為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甚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諜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為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而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用為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易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賓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佗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在此與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曾安知乎他即命圬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從而訪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徐州令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非追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數額外也自今請非詔敕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令部內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

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横斂人一知敎熙熙然如登春臺矣裳
在戰國時爲楚地天文記令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
不敢穿斲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宫焉雖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
蔡蠹棺櫬暴然者有棺櫬分圻骸骨縱横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
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耶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
不關地葬者皆二十鰥寡惸獨力不任者絶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
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宫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令自能
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
父子昆弟耶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
其父子昆弟耶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
其斂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于土中耶又曰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
地耶劉公敎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
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决旬適至濠上自覩其事秉筆者
不載余懼夫識者譏焉劉公佁郡嘉績長事詳舉見紀也亦取大遺
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録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潏

毗巢虐池之二年潏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帀
井人物之類瓦礫凹亞租賦雜税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三四
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骼者揜明年春夏歌矣孰其歸者起者
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廊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
則人得以避寇既廊署焉則物得以營幣啟角器械廳堂屠廩自像
壍周于四隅其閉合建置者一無所闕木鎬鐵構分别出入於戲自永泰
至乾符戊戌歳是城也以李使射爲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歳是城也潏
不敢讓勞其基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廢興幸蜀之四年冬
是年王師始克宫闕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古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惟晉秉禮尊
主屢困大蒐以正三軍鄭鞍之役韓厥爲司馬雞澤之會魏絳爲司馬
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制矣秦罷
侯鎮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尋此廢矣漢制將
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
師班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
分王建置不同時方戰爭衆軍相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
府者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皆有其官隋將廢置隋開皇
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爲州吏貞吳
國家倣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亦不
久設軍出於内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
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我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
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也備列于器械者辨其數
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乗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
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肅
氣行之哉雖主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
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
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
閲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機奉
巾帷之旗鼓戒羣帥之銳鋒師律既和軍容丕肅淮南之
府有功宜王室身僑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綏之
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鋭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猿臂虬
驍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限封千里賦令百役税以足
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
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徽交之則固自吾公統我旅王
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
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渾一體以爲
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内
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
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
功大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
未戰先勝却敵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

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皐陶虁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韓獲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揚州本大郡督府親王居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獨胡難作始以長史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揔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于壁去大暦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揔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后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拔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伏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覽觀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揔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郡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窃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緡之富聚土沃多稼散杜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白而趨州衙退衹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牽相開臨煩言易生凡事雖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衒賊發斷其人益詭與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詭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生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僎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縣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冣於一郡張侯惻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剸繁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絶類便安之謡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威振也緡其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謙却之單舸赴官則吏皆廢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圖繪夫役以供羽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絶則民知恥布其大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財稽民戶故秋夏之稅先期而集宿逋以蓄不逮將然能以勸不倚爲懲而甚頑者取一以警百故政刑之簡朞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錢授鰥而澤周孝合兄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廥復老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閒似密與蒲令既壇厄斤置於此

始來而弘農楊君歆之具爲余話君美談既推益久得實其閒乃刻山
石鑱麗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尉上示者示陳敎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尉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位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揉曰尉是以名主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蓋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爲之最緊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等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賓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等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愼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則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武未大成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與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其人分其職國則部各察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授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宜不易其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賤其釣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謁焉十月又謁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乎鄭者繁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繼乎鄭者繫者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能備序十月十五日記

文粹卷第七十三

文粹卷第七十四

記　樓十七首

吳興姚鉉纂

堂樓亭閣
虢州三堂記　呂溫
盧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符載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盧陵所居竹室記　于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樓所　獨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谿縣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安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達　亭記　柳宗元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虢州三堂記　呂溫

龐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蟄勢以全其力君子從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合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宴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場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攷多暇考十惟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即堂者勵宗室克十之義豈從遊適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曾用王望棟宇制度非諸侯居攘刺史馬君錫因其頹陊始華基十一豈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休池壇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衢百敞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杳鳥交映須𠴊轉於環持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孰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鳥織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蘘馨擷奇方舟逶迤樂魚琳翻飄蘂雲飛泝沿環迴隱　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樞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簷沉沉晧醉一如霖霧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往颺掃林蘿　洞翻太華爽氣拳出關而來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廓如月　晧素水涌空虛鳥鶴寒

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淸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檻瑤階如真玉樹羅生日暮天霽雲開月明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箴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賢解跡同大隱序閒四時之勝節宜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遂而忘儉橋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士思人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金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間然曰彰小子以通家之受獲拜牀下且陪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人不敢無述俸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絕亦可以觀清淨為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磩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閎達志遐遠合和而不假修排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雜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增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己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斲全其樸墻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閡于中昇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雅韻與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琴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競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

夫子下位毋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覩夫子之志乃辭於道家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侯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遊清風凌顥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衍增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紮駿驥首銜鑣鍚身被瓔環力方盛也騁於康逵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宴而論哉今四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爾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脩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郡菜椽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衷堆堵實窒容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目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辭暢脩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盧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昫嫗乎春曦形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燠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燥故胥肯次寒陰戒於溺故腎膈欲煥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處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内室欲虛堂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洌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内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汩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内室形形而熱者其事窮乎三年夏行罪于盧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榱桷破者爲窗削者爲障曰者爲梱篾代者爲縺絡而籠土者爲級横而格結空者爲梁方大暑火洪爆雷霆擴若壓于鑪若焚于原舌呀而不能捽支隨而不自運赫赫焰焰如列千萬焰于室内視其門即寂寥虛閒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内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爲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盛而斬其工其庶永永以榮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爲邵州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因所頼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户户之外爲軒以臨群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户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户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郎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卯競侈由是緣步敧干方目相躡則壯邦麗廨之軟慊在第一繁絲樓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揉雲雙彼屹風暑以滌曉薰頻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樂舉爾續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警壽三而環轄繕至越往趮走禾櫂囊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撫而數爾之歷舉四美亦估而借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地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翺出高際平與空等彌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闘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樂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倩暑之涼皆偏擅攸蹴莫全厥美或能

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拋而有請則我無許斯又不聞不見
而以其然為恭矣郡以鄰山著名而鄰小負則壹箏之令為宜至
於獨千蠋道沙子門戶等歲有由旨成於新致樂之則緩將煩於
槃故抑之而中地亦騁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月辛亥宣州刺史
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觴
強者覡𦎧而不發秉險者怙恭而不進濟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攻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騰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
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嘗衛正救天厄致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
臣如古夔禼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然遊酒而作也
懸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
齊魯眼明耳聰恐始顛蹈故抑弄杯觴沉溺麴蘖耳一浮稱目醒
累日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歌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
使之涓索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奪擷移於邊情閨思
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邈物外爽人
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驅馳使發如睨弩弁而失意放
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濟文之毒搏文之
猛而作抑弄杯觴沉溺麴蘖是真敢不其聰明其明醒則移於賦詠
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使其明移於行事造
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胥鯁忠赤遐有其人使其還才
歸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才請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
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
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遊閣序王仲舒作記王緒作賦）壯其文辭
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
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
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
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
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
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
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
殺陽開陰閉令脩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
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何假而行者又
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
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
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
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哉公應
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之蓋瓦級甎之缺
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
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
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
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
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為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勤
故公績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
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闉半里而近松扃佛剎剎之上
方而亭在焉松門空石道如帶足倦卑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
皇廨宇之多誤亭閭閻之隘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之紛囂步
之遂忽焉如失但山風颯颯嶺雲莪莪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
狀昏門易色指逕青而點綴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壑指
遠白而縈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溆某塘高深互呈心目相競
飄若象外意其紆成余既諧其私更究其本先是邑微丞縣遊觀
之所洪君曾捐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
子來降青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槩縣世伏匿一朝
遇明又何非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為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

方興軍職厭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賈輯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甞同寀舞號之曰精金百鍊良駿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擒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刋于石而附諸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閒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旣除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攻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絡茲申目亭度乎事則仕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棊布九邑卞山屈蟠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故事省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容于前制故居者逸亡者放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還提封之內無潢潦纖壘之下無蘷傲旣而外邑多材郡不能謀公命縣諸善價俾代常徭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壤之適租從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縣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霅谿而郎焉白沙如浮淸波環之前有大野餘雲繚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軒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窒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茭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靖境或棄公於是相顯奧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脩廊傍注北距于雲浮軒瞰流羲水亭二焉大可以旋旋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銛刮窗石用成羣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形累而不踰內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邃迤以中貫飛梁天矯而對起紫桂翠篁乎荑木蘭碧枝丹實蛇走珠綴鮮飆晴起紫葉振萃落英飄飖儷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之石嵯峋乎王容葳蕤乎瑤芳衆狀偶植羅列布護外則差（初互反）以白蘋閒之紅蕖東川與天遠日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於旌騑舟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鐘羽籥以落之然后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猶游是者悅乎有遺風之歎則爲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殺置偕翔蘋之爲用風有季女之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蘋谿之賤微而可充王公之羞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詠歎也如此則是亭遊憩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武夫之美功塵閒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退觀咨其翔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將浮淛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扌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遊云

穎亭記

陳寬

潁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千丈之見潁水直北劈地而來若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者中面佇人毛髮又見太室與大隗箕列嶺羣峯而來峙屹不得進蹭蹬却倚三十六峰者立植焉而近北左手嫗雲草樹濃淡霞露各盡其態平視之令人

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今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其織而還以麻覽爲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爲不聞也夫陽翟自潁陽逹許昌皆漢郡潁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戾于人而不遐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彦髦以落之中宴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嵎首爭請名之潁亭遂名之若使解携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緩進既揖既抗對之益酣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敝樹政無敝樹亭以鈞匠氏之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蔽風雨從時適昔未書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勉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伾公別駕置同正員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須嶺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火十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埤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濫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衰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合之以澄湖灌頂揖之以危峯千維數圍水之淡沓奔崖之前如錦之組狀龍之首二公止旌輿以廻勝假漁舟而上陟莽燎茵草韽僕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算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敎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戴帝啓皇猷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鄉諸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眞吾父母矣敢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態之乎遂僧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畛環當上頂議脊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椽茅可去以自雜瓦甓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圬墁之備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曾梁亘以中谿飛檠翼而四着東西南北方不殊致翔白墳以呈素朧頳墁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互迴精舍奉其旁達都旗企其遐際容影光彩俯入澗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橫橫由演如飛若動又鈞人颯颯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睞千趣萬態我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群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時閒關通途在下可以宣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固與人爲亭于不然何不遠郛郭而捭敵競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覩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舜堯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迻以爲號小子藝黍于文曾覩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荆涉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毁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徵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讓其事粗述其旨始爲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鬭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自疑君

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疎林洄為清池寒鄉潺湲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挟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為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龐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浵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石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逸逸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愼居處謹視聽焉浵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浵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木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觀動則倦理倦莫若靜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浵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攬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高閣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適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謫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

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旣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咸通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生是亭也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厮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孟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文粹卷第七十四

揚州季氏

興利上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李翰　鹽池記　梁肅
東山記　張說　君陽遯叟山居記　陸希聲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館舍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井　義井記　郛眞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李翰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劇蓋由庶民富豪家物產多狀山川關錯
風俗譊浮故理柬則民潰攻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
措動守中則莫至民能況功利及物耶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
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潁陽范君假南陵印
為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失倫民得
沐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飛吾人其
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者悉疏厥功先時縣
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蔡梗幽息丘墟道形空規殘狀非鄉黨
之壽耋不可辨識與人衆語他邑病能此皆冒溢波翻風合范君痛
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負吾心也且黔黎慮
於始作而泰於成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憚哉乃召鄉老里
正尹而計之具畚挶列鏟鍤營碑離堅拔材幹壞日必趣丈周察
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斤斬
莽闢蕪撥腐曝疏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苦嘗不殘民力不費
金刀流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駐紅波六十里
活活下來闢萊梗數萬畝汪汪虛虛壘石　橫織三百步龍蟠虎
闘橫殺衝波泄流引泒臂發三港丈分脈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
風雨暴闕洄漬按晨堙徑沸會以閘作及乎雨霽雲除則沙洲安
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決蘺濤懷
山大浸崩駛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
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熯天旱魃為虐歊蒸揮總岐龍追誅而
擧潋揺岸潞瀾洸月溶溶浩浩稱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
則實畦浮塍平歲之溉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
鷺之羣羅生菰蒲叢合菱藻瀕父舟人浩歌揚檝厚生之物永永
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
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陂
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
益慕恭而頌表光功今連率黃公以文行德器擬為時賢爰領宣部
仁義明舉其下發善帝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
恐不聞況伯氏功利如是吾豈謊哉乃從之邑長李尸久以材能
弘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論大農成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
秋之事也鄉將石定錄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愉或參其議或
督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丘程鬻等若干人咸請予為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濱縣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為海目則
倚瑕氏之地漬流其長觀乎北俗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瑾碧浩
無春冬恭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香有坰隨代增淳鹵而
利倍農稽有般家邦貨惟從山澤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貫
之貨貨是人不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鑾載臨旅療旋斂
伯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既啓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文
至孕亦曷能旌昏明顧負勝矣帝所宜念貫然來思分天牧以
俶擇藩佐而氣賢能鮮墜于事則　猗守通閑開拓疆之左
馮翊大邑之東部崇府庫峩望乎儲蓄樞管鍵夕候乎閉藏
茲乃慮終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
命日下巡功歲務廣岸砥平而可憑膏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
光奔炎氣興洪備後白皎騰或偏或旧以呼以蹦狀雲浪而雨駭或
花明而雪凝京坻矗崇豆區嘉量祿戶徵算鹽人揭書民無不供
先莳稅以從賦君執輿足建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
陸而雷輸除日擧水而雲艦韓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
麓國之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候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主
德也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行明君之藏垢也恭美餘誦聽

賢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自將以樹善永年非石
無以紀垂裕爵冑非文無以揚貝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
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
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惚疑夢
闇闢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
賞之廼命掌舍設帝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傳輿輦於
青靄爲竹輦揄於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
朱旆照野縱觀空巷遠歌傳驛是日即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
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
知焉以寵德也加心中官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帷見兒童於
行殿家人之禮優稟隸之詩作於是寶具錯皆下以昭忠信之似貴
其東帛上以示寵惠之恩朝野歎矜君臣義洽大飛翠華於羣扈
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奉覆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雨羅
合含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實谷昫景寂崖潤色猶
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啓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大階清平既
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居夏南出尺十有六里而
仁智之居在焉崇廻巖轂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松杉臺亭遮
墟於山腹下崇岡貫青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賓稱中客
宴豆弘齋閒館幽築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涼冷或決或
停激而杯行瀑為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漣縈以
方塘輕艫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晦靄之狀魚鳥飛沉之適渾于
瀟湲風于碧鮮紅蘤火燃素英雪翻芊綿葱蒨杳藹迴合含虛
籟以四達迦清暉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盡簪授轄尉有嘉彈拖
紳宗工偉人金閨玉堂之賓淑妾僧鏡迎風遇雨之藝流光含晦中
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
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大

寢溫室宥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蹈
天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頤氣翛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
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敎安石東山之賞蹲在下國豈
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
之極致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
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
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崗陵昭融烜赫未
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集靡閒弦匏以衆美
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遂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道遁業于朝菰不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
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㳄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
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時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
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藪有頤象
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
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屬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餞頤
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助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
養霜露以生物養風雷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
宇養小材以爲薪蒸養芽筍以爲菹籍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
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
其性慎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
風迅雷以摧橋折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攣擁臃之朴不爲榦材
養鉤棘之叢不中樵蘇養蒿萊之莽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
宵土養弗食之實以害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西氣養蜂蠆蜮蜴
以護巢窟養豺狼梟鳥以害羣類緜山有神子其敬之無隳爾名
而欽爾貲又酌而餞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助子以決也
子其決於爽塏以發其源決於塞堙以通其流決於脈絡以施其潤
決於廻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蛟龍變化
慎無或決於隄阻以資其捍溢決於林藪以縱其爇羽決於皋囿以
酱其檻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圃囿使罾罟爲苗決於洄漩使

詭冠得志雖谿有神子其飲之無愛爾名而淨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跂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契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頤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并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泰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折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實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剌郡之明年冬十月歲向熟民且閑陶瓦于原伐木于山廢舊築新墉迺豐賓堂迺義前軒怒拂蚪蚓層櫨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騫撤階闔容揖讓櫺間容賓盥柱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左右爲寢室更衣之所朱戶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廄又西間下闕作庖食舍廄屋宏天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潴闢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爲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游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崤函合肥壽春爲中路大曆末蔡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于廬盤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諸侯權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梁道路不茀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沉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爲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誠心風俗不變民知勸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艫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爲風波沉溺者半遁於湖東北岸臺皐里作倉屋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大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甘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秘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秋之旨傳曰自廬已往報叢同食大和三年太歲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上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由縲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縣卒迫程買人射利濟舟爲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記欲達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爲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迺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藍縷曰恒歲積自阿關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編小率令遠踝驟適饋餉者羞喩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濟牽射沙岸呀呷轉騰春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處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淫雨崩悍襄陵嘷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泣涕弔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觖而不應且有復圖徹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斲竅桀舟廢航白晝下而謀始止於變斷於春冰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歲不可奪志二年其有成功庸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雘取其固勢異虹蜺舍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三以斂戒封建是其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後然所以義表顯門功烈鄉境雖其一善婣乃兼之由是縣人志之于石

義井記　鄭真

義以發表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道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交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疑之善利庶被遠宇達于交衢然其旋以永不竭石其甃覚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賓前注評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沫潤當赫曦以伏炎在揺落而斂清抵裂年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歃濯所向焉熒燠暍之虞滌煩惡之艱昏墻者得以濤盪療瘠者由之涸愈滌伏氣全沃洒蒸灼淡然下攻與地配久化器闔爲閑數鄰梵宮之清淨脩廊對開達樓鬱峙精身侶以宴息遠嘉客以與歌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繫社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貳外閫顯榮當朝寮寀奉冥前視萬里鑿井爲濟川之漸斵輪

爲秉軸之兆可轉聘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凛名膺王府心拼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傳節財箴事彰義將獻祉于大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諧大公之弘哲乃戒司翰者書實刊記揭于井外大曆六年三月記

文粹卷第七十五

文粹卷第七十六　記戊　總十首

吳興姚　鉉　纂

浮圖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畫西方幀記　白居易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沃洲山禪院記　白居易
塑像記　段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聯魏舍利塔記　韋皐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見公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喬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孝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三十尼自遠而來爲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暉傳願願傳理隱業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首傳道宣宣傳洪洪法礪礪傳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賓亮亮傳雲一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智口相授受臻于靈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興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制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宜羯磨者曰兩京滌法銳欽智度沖深神用高奧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驛轄于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居蜀禄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

間慕高僧觀顗之遺蹤於寺北刱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絶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眞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砌儼然軒檻摧圮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眞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頲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敎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惠達洎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薰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興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儼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皐脫俗歸眞其名曰壞綱爲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胡海之間幅員千里餘像法於茲皆欽敎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辯深嗟嘆而贊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刱立戒壇以行欽公之本儀且旌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斯興焉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剎之諸嚴身瓔珞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拔伽黎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稱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爲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就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六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七錢十經之數經旣訖又立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列必以輸錢先後爲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爲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競相觀瞻白樝閭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爲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爲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旣文經旣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爲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爲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歟之中乎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固衆姓合成獨不能爲千萬劫含藏之不朽耶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與僧當爲余言余不當爲僧言況斯文止紀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闓闢各由氣數無私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爲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蘊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將淑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曛雲霧涌礫雨來集蟠瓔駁訇杳冥雄雄者而驅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嵌空岑嶺踐斑嶂洞鼓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囷斬焉中開南委地以拂落北

于齊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高𡵉亞心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高厚廣袤又釋石之像一朝爪剖中有雕琢其爲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爲有石之後入無閒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詰以神化窮魏魏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致於時有所頼靡人於敎有所恒況則爲不可思議以貽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爲畫見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女之微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子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之後故爲覺悟之餘俯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幀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痹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流爲川瀆然則戶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頂卻下半里餘矣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頤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鳥飛兔走吾復何幽刻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寒灰生落之榮頓去留之忪所雖云之自彼而於我幾如也於戲向非嶽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二是哉觀夫煙雲雜乎顔鼠霧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零冷山光澄練爽冷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虛上冥冥焉知不能與供崖接杖浮丘連駕爲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膝藏乎不得而然者蓋釣世餌也名爲利鈎利爲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鏁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宜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人以師文佳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州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道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

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寖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黒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擐巨寇必思推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塑撲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領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數甚多地上接蜂欲雜莊嚴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胄林鐵搗勝幢不頓一鼓輕迦婁而垂翅捘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捷藕絲蓋多聞位居初地歸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歸鳴伽藍此虜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落西羌觀相而來降其威神營域瞿薩國本天王樓神之處也盧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道像衛貽變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驃部有緣請鳴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立所居乾每禮藝不安旬日方悟遽徙他室防皆毖北方焉[illegible]請押衙熊翰爲導首幹遂與執白管壽者諸之太師佐等從吏閻伍爲設第一旋結增上緣獲零償貸貝共二或二十焊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擭電擊猛焰蒸肩鼓蜂搶軒金塗錯落而脊亂形彩陸離而雙角得工巧明矣其或蠆魃蠱側睨是不翅擊三晃礎五塚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事堂內三壁寫戴部落雷公拗怒忖留惡覷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尊乞靈福既據我靈可乏主噫予曾閱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於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勸與翰爲學性端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晤禪那宗要得揔持契訣常持北方眞言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阜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蘇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翰上府至新淦夢天王文剔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翰爲交陛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嶽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嶽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皆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躡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黙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眞常眞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盡其門闥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攣糾纏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友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十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瞻間手擾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標嚴之妙言耶之寂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illegible]舍利塔記　　韋皋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精英純粹者矣或炳煒萬

火或眞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眞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眞化前歲有獻鸜鵒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仰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因可以矯激流俗端羅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荅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以無念爲眞際緣生不荅以爲緣起也眞際雖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捐然而絶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身佛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詳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謨昭昭胡可黙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水也反利爲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封齧桑而淩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益東土浩淼長瀾圜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沕桐柏發洪鼓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壽泗逾隊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而水相迸濺濤倒倈黿頭縮迴濤衝激淮泗積陰驟雨何淜延建不捨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合陰雲雷爲屯以水濟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亮爲河宮庶類如魚數寵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塞薪楗石以障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之遂連舳促擔斂邑之惸嫠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器先寘于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遞遷于水次將健丁壯遏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建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汙漫不測涯涘鷙飆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圮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繞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隄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雖局蹐也雖死不爲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還於虹城西鄰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康察之問又移淮南城將今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宅丘之變公端拱對水而祈曰伾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覲萬姓河公何爲不仁降此大沴伾之罪也厲聲正色臨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郛境之內無平不陂郛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靈寢與內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己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玆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弃轎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輸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部有司計功而償緡立鄽市造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貰以貸綿歲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爲垣樹柳爲籬端衢四達廨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卽咸遇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驍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

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蛙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頹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慮而通焉周任不敢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哉同年吳謹述而紀之

文粹卷第七十六

文粹卷第七十七　記庚　碑志附　凡一十七首

吳興姚鉉纂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琴會記　柳識
伯樂川記　孫逖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翺
畫記　韓愈　祖二疏圖記　王維
蘇州畫龍記　李紳　錄桃源畫記　舒元輿
書屏記　司空圖　王筯篆志　舒元輿
斲琴志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養竹記　白居易　剉竹記　劉寬夫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構也如農之耕田時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矣公務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肆以求明雖曾夫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祖聖三列經九公通其六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群籍而講之東備既行遂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幸居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弄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設陪位以次即席鈴是横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大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臨乎作者之意往乎學者之耳泂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以達無涯所昧錯微於焉是所疑未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太城知名造者半皆蕁聲得路虛來實歸予賤在下庠齊手有敎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覩公之美敢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振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正直登朝

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承相御史之符僉持三尺律則於禁
暴戢姦而已適能廣吾君之德請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
國事之體大且非謏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有四子曰
贊曰質曰賁曰賞贊秀之姿若瑤林植庭雪羽馴焉克成克難奕而
偕弁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必
泉有源非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元方聞詩聞禮謂聞君子
之遠其子於孔鯉今茲贊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
亦既戒之矣予之節吾事可不務哉於是歷州之東四十里因稻居之外
皆庭戶臟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濯陽平田發沸溫泉可以步而
適可以濯而濯謂爾群子息焉遊焉贊質賁賞拜手稽首曰嚴
惟惠施之車仲舒之帷蘇秦之錐三物畢具而郡延溫清所在今也敢
晨昏皆爲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敬於君爲雅命之安曰俾爾斲俾爾芟俾
爾質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薪成且美矣安在其昔定省之所儀哉
抑又嘗聞適祖安陽府君傳洪範充時究天人之際積學袪荷履訓述
穆祖德獎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郎官之舊
書辨在何歲中云暮准謂相速賀焉言出遊既覩邦君又遍諸子之
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肄文史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
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門久矣盍以文見誨如廣也宜何文
也祐甫應之曰僕非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之所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
其所見而紹古自觀焉欲以文經邦者宜蕭賈欲以文敷俗者宜楊馬
言偃之文然而不見卜商有詩序其關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興之
詞淺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以箴者及政
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衆潘陸之詞繁而麗
過此已往未之或知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曹劉皆存議其
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紹古曰盍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曆七年十
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詞也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
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
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
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
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
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
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吾在
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
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
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
白居易題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閒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觀察
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祗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
刺史樊公播江月當軒顧以旨酒伯勝居無何贊皇公鼓琴樊公和之
賓操相應以徵用撫紘之爲伯牙鍾子期琴動人醉琴酣酒醒清
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送之是夜覺暖罷琴之後贊皇公顧謂州曰
見明珠者始見色目知雅樂者始識鄭聲自樸散爲器吾意在琴
與衆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歸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
是宜播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夫子
不止且聲著其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常習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心學
龍襲國公員嘗拍而已豈龍胡笳巧歷異域非聲我有山木桐音寶而
持之古操則爲其以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如無非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
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以貽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逖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喉德以元凱之忠肅兼桓文之
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
也以爲西杜新八萬旆旌悠悠車轔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
己亥至于會所人不備軍吏俱設立會表于高阜闢轅門於大荒之陽
精銳太原持力騎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
崇尤明其五兵若杖然其大乎洸洸乎信可以懾穹廬而震寶闕矣是
地主致餘以昭燕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蓬草之相遇哭捉
壺之失射大府既張盡醑酒有旨與旨樂周於卒乘賞賜及於輿臺惠

之德於是乎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何以北幽州制之自何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槖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合捨之則侯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于王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游匪遨追胥食無冊金鼓之勤于滹為一夕之備不忘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與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戎卒以賞其征脩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衰其祿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老兵以艾其力近利者姦之所生於是乎禁不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處騎出於長城烽火通於大漠書田定賦畫射討賂蓄信義爲國寶脩德刑爲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聳龍其貴之效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郤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蔑云比議未足且畢方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爲後晉大夫以同官爲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膺九命偕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内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寳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鼎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閎閎閈閈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　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宴饗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奥庳下庭廡下陋音未及角則炎蒸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壝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效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示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樹牙卦纛布金節析羽旆旐旌咸飾于下鼓以鼖鼓金以錞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胾羨羽鱗貍牙之物沉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鼙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其賓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屬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之戎政其以用加此堂元名大夫世叔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堆到今矧茲且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宗元謹不獲乃刻于茲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朗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雍疆威厲乎塞垣聲凌乎四隣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靖民裕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加寵廿不存屢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黑書乃尉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伏鉞按戎之臣咸望公而懷悚懼能無耕於維朗寧之辛巳伏誠而曰日雅拜賜上之光聖上之寵崇朗寧是以厲不勤力之臣哉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已哉越三月河漸未涼東風始來侯于秦遂大被公軍令公卑奏詔覲師師備部秉虔君命未復不自遑寧雖闕外得顧亦大有所不頹也乎是軍吏之職事者進伏於鉞下曰賞以是月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偷所以拔軍實賚師徒宜以積盛也盍遂之不亦宜乎公從之乃繚金底谿連壤樹於兩門旆於四墉日既昃之不勝朝陰閉淑氣升軍實散廩儲與霜酤醴合羽乎衆民騰乎至若空山之木春近寶之草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西鱗闕而再拜如恭上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浹貴賤之倫列於庭之宇枝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猶風趨坐如雲屯旌旗蔽日刃戟交光公于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復用醉飽而御酒醴具百朗寧軍中無譁崔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壯軍之容其聲之歡焕範之繁兩不合前節諧雅音俾重軍之夫穀其氣和其心群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熏熏老疾謳吟棣兄爲祥虜趨爲擒洪

矣偉矣即寧之理明循退放者乎乃知乎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碩其膚辭可以暢其情故即寧之樂樂土兼以仁龢被之豈以犧以腥狩之哉武有七德即寧其尚二三焉子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示明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即寧之卑亞群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亦有馬之下者焉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棊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于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祖二疏圖記

于藹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於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咸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賂以良金細帛必邀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耶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沉思想望搖首撼頭忽飲十餘杯斗無三指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名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樽罍壺盞觚即飲而罍舉即侍儀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竿琴琵必有笙鏞有鉦有鼓有鞞而鞞若鼓手以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笏主事者有捧卑就歛者有舉觴侍來者有自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咍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斂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父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群而容無依悵何為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遇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忌非失於權利也既歸勤於夙夜而累其優游故殆閱無悽恨之色上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亡能絜也噫酒而退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豢蔡氏之不副龍不復擾陶唐去莫狎往往時見史乘書志代以日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虎螭五色逾遠而愈益上飛于天晦冥雷雨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群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北廡有畫蛟龍六焉者素畢蘇狀蹙質峭驤首拖尾似臨風雷乘擾海楫若歘雲雨驚霍悚悌栖其上蠕蠕內縮其側目視光射望無依塵仰盤蜒逝如護擾嫌每飛雨度礴硖雲形空躁鮮曜陰顧壁疑城志其側曰僧繇弗與之郡侯植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誡恩今是壁指遠異代之圖法無以訓於二子而名編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謙始命余述舉丹素實驗陀邑書曰末簡庶乎復數百歲煙字斯發龍忘其依而事刻編錫縣昭昭然時貞元癸未歲秋七月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沉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綠淺而白白者激石綠者落鏡谿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巒不隘翠穠不呼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擢欲動燦若舒頰山鏬朱崖草散茵毯有鸞青其枝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傞傞亭亭閒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嵒門細路窄窄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然而生忽然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面俄起爐雲飄口合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檝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玩自覺骨戞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來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出塞斷道路莫見畫中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耶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頭遂從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書品者八十一人其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顏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從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蒲因轍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爲贈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渺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絕或經小簡於其下記云想俛挾石偶蟻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且拔識殆廢寢食常竊議云正長詩可英吏部筆力遒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君皆美神物所寄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鋋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足下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於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獲覩元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慨追述貽於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銜涕撰錄謹記之

玉箸篆志　　舒元輿

秦丞相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箸篆體尚太古謂古者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竊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王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碑焚為墨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蹤躡得見某亦常聞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異而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誥詣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之霜書畫眼若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晉有睛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之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之亦可以信其為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捫拭其墨頗塵容使暴日久攝崩研裂玉筋欲折予以蠹蒙陽冰謂其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所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遠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是吾向欲若子登嶧山之巔縮在于掌握中今且猶不為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殁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目歟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子又安得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即世其字寶入地矣後人思欲求之今且遁不知者忽易想生等于日有新迹固為門戶見覩之物矣冰雖欲求結集其不獨乘為篆其必遵其語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頰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强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為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

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夫人爲吾寶之

斵琴志　　舒元輿

寂寞聞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斵而琴之子客越見其方風新取朴成斵叫索清濁應刃隨投投成輪圓瀾浠雪落清聲酬答若寘玉透木噴出瓊瓌及察按意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新之數到耶琴之形化耶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拒滄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睎或槽其所以爲沈生乃絃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皆兼鳴鳴中有靈峯擁子嗚泉出雲風龍騰凌鶴哀鳥啼松吟風悲子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指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寂寥寥浮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闖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朧瞭噎木絲爲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天之如此真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偶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發人鼎下枯折浮盂而不聞者非一也今又明明以聲耳耳且感況橋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耶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運新也假與遇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黍土矣故志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夏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曾世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試謁端符即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端符君僕射公之嗣因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肆文記載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係係曰諾即其家僂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涣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燭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褾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猨猊虎貙豪駝者靴傍一往來爲鉤屬鞢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也一差狄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哥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韜其間韜者火鏑二大觽一小觽一算囊二椰盂一至盂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宫中侍吾兒織即賜以皇子服物青綾袍皆爲龍鳳鳥文素錦褾綷五采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纖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數公疾親問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卑觀甲若有物擊于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眾物見其時之工巧不志靡非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猶見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持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然於公問公疾見上於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功烈如是其大固有以然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憂若於宿露發時每閱省是物人難明于工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篲箒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萃蓊薈蔚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蘙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眾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剔竹記　劉寬夫

左史院近寢居之正也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自遠閟邃幽閑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勁外之操蔭座拂煩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因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甚更衍溢大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瞑色為之早來陽春為之減艷四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晝飛雀鷇自遂披圖散帙覩覽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蘙翳用命斤斧將裕其蕪沉吾即時乃用申誡且謂其徒曰彌爾器用端爾操執慎爾區分其有質彩而叢環茶蒼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敗而不能備笙竽之用者去之挺而不能橫寒風者去之其有群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為之傾大旱乾物不為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以泊晴烟疏可以漏宵月嬋娟可悦勁挺不回者留之既而其人前畢功乃盡去其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浹旬扶疎一林歷歷可見有清風深處之効繳日明茲之機檟蕭風生韻今官衛君子是以知剸翦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為小可以伸之因並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文粹卷第七十七

文粹卷第七十八　　吳興姚鉉纂

箴誡銘　箴四十一首

箴

大寶箴　張蘊古
丹扆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瑞箴　符載
兵箴　吳筠
太倉箴　李商隱
獄箴　張說
縣令箴　古之奇
縣令箴　元結
五箴　并序　韓愈
動靜二箴　皮日休
口箴　姚元崇
視聽箴　沈顔
自箴　元結
行己箴　李翱
暗室箴　歐陽詹

誡

三誡　并序　柳宗元
沐壺戒　陸龜蒙
執拜戒
執鎬戒
宁戒　盧仝
敵戒　柳宗元

銘

幾銘　權德輿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　韋家
杖銘
杖銘
櫛銘　盧仝
藏劍銘　陸宥賞
座右銘　白居易
猩猩銘　裴炎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己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玆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

此於胥臆指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心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驗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効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扆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箴六首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耳警蹕徐驅馬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沉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欺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察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徽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餐斯可戒懼

手詔答曰 上雖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令翰林學士韋處厚殷勤草詔是其忠可謂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從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書紳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之以副深誠

瑞箴　　孫樸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衰禹降雌雄桑穀生而殷道復昌鸕出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僞越裳復至白魚躍舟徵爲舊鳴戰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緘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之原戰龍在野大寶雖殊非兵孰可動如伏河靜渝城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昌邑百萬而復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黷黷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抄忽壯直順執云我過孫臣斯箴敢告執鉞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縣車束馬爲陟高岡此禍胎兆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陵陂萬頃不竭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若寬猛兼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訣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龍耳下或諛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譽長如欲戕其捨強好長如獲禽其志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曰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爾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何利鋸之以清虎用何縛授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爲準繩何憂乎不直不平各勤爾職一適忠方倉中木外人馬勿食陶毋反魚以之歎息豈無他栗豈無他肉甚以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選萬徙勞黠爲灰睢盱爲盜應事成象無有疵攘緣私指使惟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悲詰倉中酒醴慎勿以貢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遠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所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獄箴　張說

官有獄曹掌法疑罪推戒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務苛察吏苛吹毛人安措足吉之爲主是戒是勗茫茫寰土蠢蠢群生賢愚中雜真僞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爲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爲獄則圓爲牢則幽見爪嚴僧緣延延更寄寂寂闃士皆累累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地陷殃室勸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古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滑源成池片言可用豪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稱鑑不自照秤能鑒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縱慾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毋謂柔可敗柔者取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道而清不如不清無爲惡行無遮善名保此中道無或不成過客箴士奚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士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關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惟欲字人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　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數數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睢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

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嘩嘩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赫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壯學終其能成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爲欲則不妄爲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往無不怨去無不耻嗤跡無路顯名無求知賢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葌葝四海如家去劇樊縶日愼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成勉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卑辭語言戒隙深山雖樂豺狼爾疏深林雖安虺蜴爾敵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諂乎爵耻乎祿食躬雖以安老敵鋒鏑味雖以甘老含冰蘖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冥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愼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人卯而走愼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視聽箴　沈顔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自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曰王者咸知其王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碌碌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眞而取僞背正而歸邪詩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碌碌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碌碌鄭衛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于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媚不能此爲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爲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行己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内省不足愧形于顔中心無他曷畏多言惟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誨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爲人無恣無佚其風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匪從爾神同離爾質建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惟上蓋天臨無外勿謂後徹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匿神有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矜莊天鑒厥善錫倪巳亡又有莽堅獨爲制度神敗其類衆莽蝸以呼天視神窺人無不知神怨天怨身無所隱桐松抱節幽蘭以薰無蔽實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愼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鬭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哉

冰壺誡 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籍臣當官以剸割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視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喪其軀故君子讓榮不受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夫陰有泉龍恭致水席皮洗情纆袍空裏雖清良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聲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攸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誡 并序

姚元崇

秤者衡也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邑閈紛競以息故南西以對左右以持稱物低仰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恐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執鏡誡 并序

姚元崇

鏡者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醜無得以逃形是以野質觀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姦回之心絕陂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世有餘暉邑自疑曉光能鋼微餝以寶組匣以珠璣龍遠池鵲鳥臨月飛傍入四隣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金目則魏楚瞻仰且明不虧無瑕君子是嘉不被塵翳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為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兩端滔滔不息貞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契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摟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彊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緣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奉國

造然子無孫惡臧子無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
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痛敵存滅禍
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從夠克壽矜壯好暴縱欲不戒匪其征
者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氤氳動而用之旁睥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動物陰陽下為人紀
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群有俱沖用為工方寸為
爐周行不殆造物何倖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
利貞得時大行無入贊財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川出雲元氣
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逾遠昨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
悟甚蹇生可卷顏子殆庶物知至至節宜好惡無私五事無阻百度歸之如
樞運之如環得喪糺纆相望其間不見其朕莫知其然當而用之吾道常全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鬧伎倖訐復身之入殺背惠悖己狎不肖妒賢之命之四者學有
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思其人懼其人其交
其難敢告乎門

二銘 并序 羅袞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銘之銘所以紹成敗而防遺闕
世衰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戰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固之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藏劍銘 潘存實

曾得劍匣而不持或怪之乃答曰直不可媚者不可害仁不可暴苟好
是則利不在鋒鋩矣遂為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當在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昏雖百鍊之
鋼於愛身也無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
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毁勿戚戚聞
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毁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
以自重其身游與邪分歧居與正為隣於中有取捨此外無疎親修外以
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
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
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猩猩銘 并序 裴炎

鄴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狻形人面頭顏端正學人語若
與交言聞者無不歡感其肉食之窮年無猒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
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昔使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
山谷行常有數百為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為屐
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
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
之乃為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則
其肥者乃自推托泣而還之左太沖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禽里人以餌封
谿令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并之以般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
色鮮不黯或曰若剌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
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
古之士於笥中出此圖相示俯察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
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夜獸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
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
猩愛屐乎麯蘖致禍飾辭觀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譬死而無悔
者曷若猩猩含血乎子矣獨非此諸賓聞之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
嘗鼓世利洎沒名務者之所聞乎薦笑斯言以為座右其銘曰
兩形惟猩 兩面惟人 言不示面 智不窺身
淮陰佐漢 李斯相秦 曷若箕山 以全吾真

文粹卷第七十八

吳興姚鉉纂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上崔相公書　劉軻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得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舉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躅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學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職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爲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深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已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識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何以安得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爲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沉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而使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藪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賤翰書慰佩集退作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庭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私交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披讜言行之有徊久而自矯近世家興擢佔勵好尚庸毋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皆揚搉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敝之徒未足矜察數數之口欲以中傷上符天聽俯仗神道旣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慚德思亦必爲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嚴休時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答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與改數處懷經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譏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退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一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哀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于西漢楊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凌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

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
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
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内門生受
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
之風乎惜也繫土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
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
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雖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
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
詩書禮樂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
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
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三者在
聖君行之而已長源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
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運發文兆之鴻休繼台庭之盛
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啟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
日而不與姚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話言區區
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聖明英武自漢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
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
蓋有此也夫識人之失亦由識其貌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道生人之
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
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審獄事開杜假者斯在宸衷倚
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群司之闕務弛張由於
下宰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洽於下清風穆於上
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把龍鱗之不測
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決於秉
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
黨與捨憎愛使宰臣各施輪轅適用須者之用人也賞利以撓其心愛惡
而昏其識以枉爲直破觚爲圜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
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
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醴衛尉不供幕帟秘書不校
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爲資養聲者藉
而爲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
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顛壓之懼疾其甚者攻之則人無殺僇之患正傾在
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謬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露官得
持法而糾之諫臣須擇骨鯁匪躬之士憲官須擇嫉惡之人今求溫
潤美秀沈默自寬者爲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其
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爲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餓至使官厨有闕
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
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豫戒傷
農誠宜出價以設糴實太倉之闕豈可慢易於糴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
際比年國家和糴殆不得人文法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敦
監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欲一萬其數俾二千夏季供獻
秋季供賈僅四分減一歲無年實恐授受有虞爲累非淺況淮上州
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爲凶險之備此亦宰相
之職也當旱之時聖上憂勞爲選擇郎官十人出爲畿令其後京
畿裕理皆擢以大郡則是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數符皆云刺
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稅增最一人與者寡曠於郎廟嫌者沉滯於草
谷欲求其爲惡者罔雖焉在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
吐蕃賓服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傅之將緣營朔
方復河外之城控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以燕而乘勝之師謝
安書生也破苻秋勁敵之衆豈有其時而無其人故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
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
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暇親愛行僻瑣尾
事之轍哉某所以復向襄心力由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露平生少展微分
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某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太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草庶生物操持化
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數天下之不必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

又曰歲獲覩皇極綜論玄德志孤竒賦淒風詩伏蒲頌眾日備見精處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憤鬱堙當世長嗟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深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鑒中且以兩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服帝載良平以謀明賛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皐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為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閹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齪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禄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竊多幸獲覽所懸之丈又備承欲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博傳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豉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不見己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為刺史踰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累勒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為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為邪者終不敢不去而許宗本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上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己私而他人公　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替一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可聽與否在閣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賢龍為相大戎新返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鷙狼子是宜徵倡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號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衙石輕市井先書道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猶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耶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蜀凶方平新夷秦隋初平天下之慮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聞見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閣相公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自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執之遲如發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貴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為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耶昔公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相公為諸侯盟主自以賛友之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匡二叔能手下哉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為聖賢況當相公首賛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大戎退邊不數千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為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吊欲固前之無事不欲為魏趙蕩蕩之續乎抑其關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為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為平准者耶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為滋味者耶若輕者歎有生微豈不資衡冊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為章句小說桎梏曾預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古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為書故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裼衣之徒孜孜其進之秋也謹獻所業奢齊箴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見諉恩幸甚幸甚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閤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病其腹如未飫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數誠甚當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聞天下利病苟思一詞關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擧筯自新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耶某自伸載耕鑿書或得侍於搢紳長者洎覽文翰說之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耶自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耶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耶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進不及耶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耶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耶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且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府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宋公鄭公髙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准以太宗不及堯舜故勉以諫以經綸天地日行不怠不逃之歷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准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自觀治平之風焉其請使陛下姚宋舊事而已之説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循法令日參畫其才又奏請無赦有無數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推歸於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禮綸爲己任亦以筆硯專贊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敎加百姓政歸有司綱紀群統之家請謁不行而威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壯任者相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爲於事玄默而已矣今天子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日用味然所以悅天心而猶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而爲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亦潛心於姚宋而得有愧於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然其跡必有其所至俾後人之議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矣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鎭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負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推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措心也非所謂王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副即祚甚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負天之功者以爲房問禾巷北宮自伯子之能事必陰蔽是謀出一時之策書其能以保始終垂紐不謂無患矣脫或天光獨私思無與對使推量天下輕重以尊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衞弘恭之勢矣古之與聖過禍於未芽芽而徵之根者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兩京初留侯識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鄧禹我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進入宿衞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爲殊夫以一家私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崇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賢而昭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開關誰一與長開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開於上而可否於口非敢盡究天子之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京師者實以郭令公之鎭虜不敢東顧自燕薊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每問其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腐之粟府帛不及於是之兵無襖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聯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達十上帝閽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抉腸請死者貴爲節制偃然若是則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鬬耶今釘死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算決勝於扶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爲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幽薊幽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隴小雖虜俗習騎射然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戍報遷之餘遠鄉里別妻子戟戈甲坐不遑暖胡塵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顯賞以旌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豈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其義

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辟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言多士之徑進帝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耕弁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是以進而曰非其時而不為之者耶此小生汲汲於懇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謝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文粹卷第七十九

文粹卷第八十

書啓二　　吳興姚鉉纂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藴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牧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藴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翱

三兩日來皆傳閤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且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且得後而有所補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閤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踰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布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爲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遠平寇賊之爲事耶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耶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己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是坐云未止所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存於己而云未然耶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翱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藴

某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恩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許愚以此蘇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爲內府囊縣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燦然與三代同風伯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華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　於大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

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銜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貿不勝力罷不安坐則跳躍立至豈惟逸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盡藩維擁旌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侈居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渭勸士卒窮年不離飢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然不及如弃鳥獸附於藝壤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寸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虞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弃壁而逃豈暇為國家以却戎狄乎愚所謂貿之不存體將安寄今刁斗不聞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會租則可以備飢來稅則可以禦寒未食足然後可以救攻戰朝庭既切念邊軍不逞縱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飢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募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貿公之實傍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丈素一言可致其萬緡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耆傷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明之御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受撰竊謂斯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封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不易知儻偶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擢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者績能則優獎否則斥擲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以其斷然不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愚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發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啚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剸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illegible]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今之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追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織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肯不可知兵乎肯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耶者未計究羲衛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要冀之北大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耶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撲撮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鐵炭告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樽俎之謀算盡已定而賤夫之士猶竊慷慨伏希搢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為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弃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猶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

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秪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臨耶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牮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元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承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不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鄒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東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奏進旨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爲後漸驕諸蓄義兒三千人日夕以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少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頗廟弄者誅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粗賦其來已久且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一軍初亦憤怫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須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詬語及溫起居立於重閣大布恩旨弁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中興義戰伐之功若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靡昏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枲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積下步射攙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偏媒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怨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倖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秪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青至若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亦心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默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幾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二百里（[illegible]）陽險多山井泉可塹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蹙洛師若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臨幼應顧舊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伏朝廷委任之重必肯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塹井侵掠邨落而已必不能北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秪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illegible]）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塉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粮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師功而還後復大舉實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禦齊王依常饋勁州玉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無出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其愚

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費㷀遠擒免生他患昨者此處纔平復生王黨
賴相公廟筭深遠此虜即日敗亡儻使此虜至今尚存必還猶須轉
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無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翦別生患難
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
巧之久也伏問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
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
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雖不稱被教化悉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其則與
歌康衢賛舜之人為僞苟有妖孽某安敢不隳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
乎患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淮西兇
黨侵我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
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王之朝某切
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貫諸
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
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從事
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
苟達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之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
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咸謂淮西兵強不與恒冀兩軍
掎角相應此皆腐儒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
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
尅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
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為中說言淮蔡必強
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
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
討相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將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
內丘與臨城纔二十里此為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並置牙地竟山
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
不備彼又得討豈得賊勢強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

退衂蓋緣監軍諸道兵各用兵所到閑處盜恨不得不敗且兵以售
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皆役錫賚納於將帥
饒其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近來用多藉舊人蓋取其
業或言聲重殊不料彼已棄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轄賀
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季誠功忠
的亦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鄭兩處莫許知
聞其餘便成推在猿猴人一其性豈不易為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
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為恒冀
強梁相公則有網博深羅制之矣緇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
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
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
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恭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
劍不日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此被剝開欲殺無人為論本使程
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王明某以謂已出萬死因求一伸窮困蹉跎青無知
者程僕射禮遇優厚某又致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試奉恩
詔兼授憲官心期佐人必擬在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其意
獨易某以朝廷與法令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
將去今年八月內家程僕射舊歸關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
南東北兩處微勞自執眉而不失臣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
得盡言之秋仰冀關行留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為事先不宣某再拜

上宰相安邑書　李觀

維初乾元精坤元陰播五行為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為四方而蠻夷胡
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為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
造世之智玄黃宜其庶之心者乎聖人秉五行而充塞作九圍而外之五
帝三皇兩儀已來不間深人之征不紀前代之師殆懿鴻龐之風未甚
淚沖漠之澤未甚酷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陘陽之侵踵有長城
之徭周人遷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固知天命連兵而歎言甚至於遷三
靈捨生人元元蠲螫瞑傑驕奔始關偶胡之衛卒覆于邪之人秦亡事為
祀錯泥淖武承業之盛負才之雄險的夏卿黎蒸前邪窮武而窟
卿揚威門臨道發雷鍊賦其數五六功患相侍無言彈兵老置仍于

時乃交和親之問還奔命之勤然巳天下懸磬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舡攉酤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洎乃乘秋之虜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杞鋒哉噫惟皇唐操琁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蛩駛之倫莫不被仁獨犬戎跳梁猾我右陲儒之策曰繇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攜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獨三方大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贏可得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内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機新謀土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獫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虜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庚方涉河而北復障而西宇宙縱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廣千里扼塞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斷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汧虜陽關可復帶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雖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不進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衆卒饑徒終自有之患竊恐戎無却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帑所累兵不閒甚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雋此所謂戎無却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鈞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關有築城於虜蹊邊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寇嘗前民未居而因拘寧弓甚却行棄甲者退趄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却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鼂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蹊無功虜不得假相縻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甲周漢之策識子孫之謀哉又竊覩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安國家息往來之猜垂不臣之姻然間蒸報且數今戎林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佉以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寄鄰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言耶愚竊以爲撫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縣夷夏相倖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稱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丙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顧國家曠兵千座汗命于茲斯者止背鄰之亟泉荒之虞而屑屑在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倚俾安除輸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覩焉某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屢焉昔者旁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而橫挑天下利則伸鋭則滿鐵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巳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虜征戎之聲天下鎖耗燕蜡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係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黎且而齊蔡矣疆土籍口採出備物重寶仰關善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杭守消臺爲尚書守鄭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奚閒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蹴等驟得宦貴古今一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巳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雖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寘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貝燕前陳魏斜射趙彼三虜屠因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衛居交頸爭蟠千里不可不覩私駐壺芋王者在上此非何也今者上寘點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役於滹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榮太原排旅孤綴不三千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賞者明智武健忠貞仁義知機便多奇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是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位帝貴依顯宜驕三族上致恩澤宜此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殺穫得祿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聯齊升於廿之近卒增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然操懷而取之今者

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綏急所宜日夜且奮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洛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固有紀事質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齊九廟岭中興復何以及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爲一旦誅死人豈其寃多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逆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左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視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丁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歟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閫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巳至于盡　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　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何汪汪焉天之校惡誠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謀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徂肆叛盜而東南一臂為之拮据其後吳寇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勸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宜未貫璽諸葛爽秩安文柘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木錦陵火淮徐汴滑以東嬪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虛蹂躪我梁宋天子以幾風痒痛不足搔爬因與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闇羣盜巳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渴之待飲飢之待哺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以十三州奉將軍待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竊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貪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殺之而疽潰商與商之家妻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擁壽春喻潁上剽毫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輩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輩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之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公仁泰薛仁貴或戰敗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甚於君長仙芝之行也其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損授禁旅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勠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羣韓之嚚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一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為名秉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閤下閤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巳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肅闕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捽項而縛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皆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既不如言其將何以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雨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仰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從恐不盡顧梗概其言於閤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勑言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宥所不使者為監軍以之即

歸素所恃者於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綂入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二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潛授蹊遂諸將以賞期又公以二期給死令獨士持三日糧賜九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決進必決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延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擣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貪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一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執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聚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指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群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士心變使賊不爲則已爲則必使死於一戰以延其人呼顧間下無事追述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綰晉公耳誠使諸侯以嚴畏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信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是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警殘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搜兵伏以回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漠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飢羸離散時之騎羸已無氈酪皮毛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殲盡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何其飛勢同爲侵擾迹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虞川牧馬養暮以俟逸大此其二也今者緣中國之兵與之角足久故則有師老費財之憂際大則有大寒嫁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質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耐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肯聚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太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四五尺所得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後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可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二三校蠕蠕回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殲寇於掌股之中軾轄縣錫陽伏覡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慮出爲奇兵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以討回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威刑必嚴後便是勍敵既不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稱兵玉於常山子遺人於何壠嶺盡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盡地而兵形盡見按環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羅致豪胡大與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吳興姚鉉纂

論易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　答王績書　杜之松　重答杜君書　王績
論國語　與呂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論制誥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以爲新奇彼董子畢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遇揲得老陽六遇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其說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諸若易者則諸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誠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眾成消違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善與諸侯爲布衣交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斯想紹處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祗尋誠恐擾煙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旋擾響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踞養亥唐屈夫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楫德薄五行無疑眭孝故人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銓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答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外三年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雖合之理情無還奪之法然親尊同極衍服可均切至或殊隆如其半勢以見志有何恢焉至如父爲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爲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爲祖父繼之爲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己父爲禰兄繼之爲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爲四宗之祖亦得不爲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消喪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逮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違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諜存錄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冗冗耕者悠悠販賈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宗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以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期而有杖則踰於兄弟

之功焉前賢往往達當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絶妻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爲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亢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審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官之奇得以其旅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者記義王杜爲長其昔在隋末亦甞見諸服月其嘗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爲諸對問今錄此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朞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唯王肅以爲廢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未進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己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己同服矣旁尊不敢以服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己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謂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勤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償獲當遣抵送王績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　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恠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眞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甞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恠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吾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猶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也拘囚巳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烱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寔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甞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怛思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

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書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闘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蹟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蝸蜂然雖鳴其音聲誰為聽之賴毋之知言者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汚蕪穢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幾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昭明如黄鍾大玉慶雲膏天類奇采正聲鏗鏘照燭眞可謂作者之表方驚古人欣歎敦俠詠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英飾非宜以此為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告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冏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僕疑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耶昔顔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復然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方為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據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閲且以有大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妍蚩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根多分列卷第又覰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寓於魚目永為子孫秘藏非敢效太沖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傳麗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箒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敢而相交責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肝假齒無極又德音有蜜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命序中所言霈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為虛美所窮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貞求三文寓書於柳秘書求為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名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違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為累亦輒為閤下具規非止於自謀也左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毎以遜免況之今又遇閤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眷私而誠裂公是是所望裁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摸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豊李丞相將束為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毎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或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此閩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篇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使聞天非小人之己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文粹卷第八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論史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與馬植書　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答王績書　陳叔達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昨蒙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言夏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脩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執孔氏而脩數千年荒絕之書旨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爲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爲褒貶盡聞見以爲實辭舉凡例以爲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上心也非皆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修春秋則纙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桓莊遂道陵頹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欲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稱子長自序云夫子役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僭聖人之名者秦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爲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役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纘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爲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役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盛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後遷敘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敎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敘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敎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敎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與知春秋之可與則君子乎哉宇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奧雖道有污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爲經動而爲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大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廣也不游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道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爲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爲難爲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鍾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爲難文之爲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遇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鉛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蘇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而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慢群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兼隸於內若欲敗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子寸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云

兒童忠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且不止學古欲登于上者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使適遁天謨重羅凶吝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與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君身未立於時君名未揚於人君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耶蹶然而恐宸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遂思聖人之言曰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厥敬然自沐浴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窮郴亦南浮湘江浮滄浪旗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牀而來之未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致力也既而曰以是為駕說之儒易若為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備架疏疏於筆硯間耶從今心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牆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育者家家自以為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為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偶將來者知聖代有讓周馬此某所以留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於是盡略經之文聖人之語歷然如指掌乎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筆者皆聖賢者豈不然乎哉既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瘠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意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后國語刖吾足然后兵法抵宮刑然后史記耶予是以自忘其愚昔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某某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有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耶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寔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覬繆襲應璩王沈傅玄韋曜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銓銓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模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陽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胄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作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雖無聞見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且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君耶若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為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為步兵校尉雖非其任且得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得其職若行納而嗜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責耶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椽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盧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為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眞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

無曰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載事為博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論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訴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緒創成畢前令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蟬榮衍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從眷鳴鍾列鼎想蓽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還忘暴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栖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潁之操睟心期所託吾道還存而出處雖異儀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冤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鑰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宰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點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敕無靳三王績白

答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懷然自失詎恐持郄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吾鄙之音歷菁英之肆所以達觀簡牘伏念句時輒接短懷仰遠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爲纂緒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假絕大義乖隳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傾一時下及馬遷異述班固咸有述作無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因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郊桯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參山河三分雖大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

而不宜乃興元經以定眞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盜尸貴郡因霑善詩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閒耳目者猶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語謡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遂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嘗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甚然隨意曲直任情敘致俘雜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詐爲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錄貞救寫其祖父冠冕胤嗣婚姻以爲譜諜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掾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辟記室及賢兄芮城嘗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覈甚眞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劭之謳遊雖漢者學藻繪之功稱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垂之暇著隨紀二十卷聘府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僕近是乎謹持呈者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點竄尾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曾大業起居注往往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由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他人難矣哉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益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未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

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可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誠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翶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弈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旣没文不在兹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而猶自有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侵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廢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宜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荊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天寶中隱于衞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本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悉於上前求爲賓介玄宗可奏祿山還至衞遣太守鄭　導意詣山致命輙行信宿以促之甄逢慮不得免乃僞瘖其日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縛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强斬首來徇旣而甄生林閒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祭不能致慶緒慶緒逆虜而囚之東都觀國觀代宗復洛甄生臥尸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箭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吕因輒拜之受污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根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貎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人之世而猶獨漫選死者之所不爲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大亂矣天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鸞爲鳳世變則爲蛇爲豕爲猿爲鷄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旣死并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實未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某嘗讀臣記而未書盡備所聞蓋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予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爲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旣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饑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於吏職某聞風旣久因與之遊逢嘗寃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所冤詣京師告所司吏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羸言將行孫將不爲驕闕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說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有舊願得所冤之狀告甄生

厚相信待由是觳行既而自思悖戾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謂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宜某再拜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歳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喑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文粹卷第八十二

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五　總二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選舉　與權德輿書　柳冕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宜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論虛元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乘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閤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閤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為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跡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德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二十人十年得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

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答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貶勤心甚厚蹤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夫權衡重輕之本無乃其卑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爲仁由己然亦公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屢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容易然每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將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受不訪於人而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敎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三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奧求通理而已求辯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迥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敲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疑聲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牆面木偶案列上第未如之何頃者參五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蹤徑之中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徑蹤者雖今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徑蹤者猶可以資驗也不者僥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強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之道耶大凡常情爲近習所勝役役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爲得計此且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敎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入咽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質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非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輒作無益德不與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者議不可進塞於上耳因於上心上持下抑堅如金石爲子弟者側潛泉有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心於士者取盜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商孫宋公六代大夫子孫也魯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春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外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駟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闘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闘辛闘巢闘懷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薳啟彊薳子馮薳掩薳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爲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五國最爲強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公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爲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尊賢下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邵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

與武后㲉後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乘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攉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欲革發武后召玄義助㲉後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彊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誅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揚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習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夷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四罷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末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歲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illegible]）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皆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發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illegible]）拔取沉滯各還其官（[illegible]）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劉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繫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叛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鵰美盂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佐玄宗亦以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敏無富上況有誠明長厚之與各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朝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寔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法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豈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與兄發憤啓言大凱乘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二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見閣下郁以母舊疾獲謁見教古人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文之言之者甚愛甚露郁瑣瑣鬱堙三年無聞摧翮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踐左矣一有不異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鏌鋣臥於鉛鈍之中下工視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視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輩其珠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自己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論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瞻過也子之道豈郁也子且有峙天之材而隱植之有與衆之珍而密櫝之有切王之利而謹挽之有傾都之艷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眥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發植露光披鋒示鍔使識者觀之而驗之彼之所再因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姝也且過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顯其短也己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韡蘇銳於一人之萬我示已多矣所不發焉者是子四事東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

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既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的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斌盈消息其言稍有可端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爲力也覽其文則賛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閒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爲公也雖有知其必善而風啟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爲公不能甚力致逆遲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之大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閒爲不得遂相與擇捷徑邪紛紛於主司之跡覩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者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挃之善而未良者決之尊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閒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從義知已後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嘗承大賢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命自懸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此何如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閎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惡辭徑悉重厚其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天葆章珠璣錄鄙毛端終不虞隱之據之抗之帷之之爲患而擁腫磔石欽舖瘤之排敵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譽之亦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力今夫浮詭者或擠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昔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爲津爲岐至有竊所妄者則宜矣又矣能療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叙豈敢當也三復懇然無言備懷其他暮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疎愚怠墮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閒與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汚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汚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誠食何者汚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間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閤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閤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閤下以忠孝文

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其承閤下之厚愛異於其冊賓閤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閤下之喜積自喜也吾君今日拔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掃灑以復歷初某雖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芦葦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具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閤下之一疏於吾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讚其事書紙一言識不覺蕪多某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爲日錄書以爲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㖞其言而息於諫即經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元之之聞豈特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明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爲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龍聾上於是求奪條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甫之惡織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過隶之權上有開元虛己之勢如此則敘立明庭者皆得首上是非不顧時忌剏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非其祿可也嘗扶優而位崇者少耶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群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夫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耶樵以爲大蠹鉏生民者不爲群髡武皇帝發憤除之與活夜吐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與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將焦心竭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群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儻以樵書爲不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啓曰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覬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爲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丈耶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爲政不爭於詞直以隗蒙推類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耶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爲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爲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大馬聲色屋宅使僕之屑屑趣僕將沉溺濡連乎則歟循吾之軀何爲也其將奮飛騰踔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觳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耶足下所待僕之寧以由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學其果有及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蹈躍話道乎彼不識況親戚之無聞乎苟不能藉此弟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況又妄於他人耶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居貧性而欲輔僕愚心共王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爲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耶謝絕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莫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當乎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碌碌方困於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野用心異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年莊周書以天地爲國道德爲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振關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皆朝賢士乃祖尚浮虛蔑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謂真宗不俞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耶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爲我用雖此二義解於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染陽之深於道者孰爲懸道乎兹意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作者非者頃爲時不以愚蒙言及佛

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荅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儻賜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内於牛跡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虚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乘法爲大乘人說大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爲佛性是滅佛身是殺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垢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澤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當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戾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聞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眞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若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還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大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明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礦惏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産於石石之精麤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産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烱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叢齒積纇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

風戟喉痒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志精凡為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御崇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滿空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轂而輠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推騃樸鄙力農桑啗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似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言與之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為上次乃廣連不必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心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夸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文粹卷第八十三

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六 總一十一首　吳興姚鉉纂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荅荊州裴尚書論文書 柳冕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柳冕
與于襄陽書 韓愈　寄李翱書 裴度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柳冕　荅莊充書 柳敉
與賈秀才書 高郢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頃者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夫愚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錄呈上冀賜覽見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救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救而生之冕頓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識古人之文嗟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

心故未能忘言亦志之所之也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来問曠然獨見以為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也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為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為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為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為禮由於禮而為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顔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祝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晃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别况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今况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為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為之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人言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以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道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晃再拜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其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歿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為二不足者強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俞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聽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師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該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攝從桓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動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桓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報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愧辱建示以為聽道路之說其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子為大將當制東夏為不義而彊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敎而彊敵不誅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者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為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　道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為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徇弱燕之忿復彊齊之讎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威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為將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為之豈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為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勳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桓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既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擬族從弟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鄜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摶慄眩惑而自失所躡蹙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煇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夫之能不聖於尼父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寄李翺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禮兼獲所覩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銘與樂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敢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獲久益無愧詞竊揣弟亦以直源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殷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簡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貫通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太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願弟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所散百事罷息昧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神深至窮陰凝沍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所示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危若此遭官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勗耳但置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冀實過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為闊稍希尺牘亦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寖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横相賊殺告變驛騎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為其帥名為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

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隳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剝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躬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幸竊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塵蜘蛛蛒蜂之類皆能鑽齧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爲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百死一生之夫何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夫格弈樗塞之戲猶日愈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於格弈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爲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之一秩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懶不就今在閑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逺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養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

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王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辱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爲文者之過也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爲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爲文則蹶彊而爲氣則竭竭而爲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遠則不足當君子之褒獎叙頓首

答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士若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楊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楊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王款足下曩者惟耳足下聲憤足下售於時何曉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于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黃金以砂錮玉以璞璣珠之藏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須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猶然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別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浚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文粹卷第八十四

文粹卷第八十五　書七 慕用 凡二十一首

吳興姚鉉集

論文下

與陸傪書 李翱　答李生二書 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司空圖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上知己文章啓 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與陸傪書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己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一章曰獲麟解，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然，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爲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二詞，與詳焉。翱再拜

答李生二書　皇甫湜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自所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乃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疏怠，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逼生詞說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仰跂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山之白而

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論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發瞰眺則傳之歌辭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潰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近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貝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辟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爲經以春秋爲史足矣無待於外也爾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吉再三瀆瀆則不吉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此非敘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比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明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是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皐陶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及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往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況以昭乎下俘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陸云

之哉又曰嘗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擁援膚爪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罰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儒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吾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椎之所紀爾及其宗器焉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圍非為勤功德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某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或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須聖人爾何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承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何籍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道意且為別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澀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常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陂春旱滲猶有水禽飛（[illegible]）於樂府則有晚耕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illegible]）又殷勤元日日歆午又明年（[illegible]）皆不拘於一概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言矣勉旃某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贄藝者反是若即醒而斬其病也唯恐彼之善處樂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病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

澄復若清沅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厭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閎者耶雖然意盛不可以不荅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眾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是者則曰文章不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立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義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翱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翱頓首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太真啓前者曲蒙獎引令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外終覲經

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遇故楊州功曹蘭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暫發雖欲希前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滯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過至理一章逸遺恨積懷恥愧不免俛久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及復內省慚惶汗悚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極三才之奥義協贊一德化成群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頹老又念頃日曾蒙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爲之納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嫌斥乎向使彊仕之閑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而反惡於長鳴視娵姜而自退於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謹啓

上知己文謹啓　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爲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聽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敘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于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九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齒髮甚壯間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游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纖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閒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懼然悉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麄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盃酒光景閒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斅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爲詩者或相倣斅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於前篇亦自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自明閒相公記憶累旬已來實懼糞土之牆庶幾大厦使不復摧壓永爲板築者之誤輒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櫽栝擺撥之材甚有自得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爲無所用心耳詞直頌少月黷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文粹卷第八十五

薦賢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薦樊衡書　崔顥
師責　與李教書　回引正
與段校理書　劉象夫
答人求文章　柳宗元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韋元輔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復杜溫夫書　柳宗元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明庭寧泰階推心旁求虛己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樞底而繼播休名裴僕相印克懋勳德不忝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羣倫齊齒下輩崇才棟幹則杉忽方輕琢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光樹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無配名節兼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排箋考步之為乎哉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中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微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陡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其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貫折之以歸正專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恐於囂囂之訕循其踐立不誘於藉藉之與言軒黜揚墨之心揚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將然至於用心合論操毫徒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乎夷途微會理軸追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百置之石渠必有劉向之刊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于斯人苟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異于天他發精於流遯乘縮緻者從而道之固无及矣儻待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拯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騶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蘊積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自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切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私非一也懼愚瞽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上司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實為執事惜焉豈唯翱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

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竆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竆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待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竆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敘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待於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翱竆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薦齊孝若書　令狐楚

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記節度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恩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蹤躡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擬芳刈楚不棄幽遠况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化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實斯人也請為閤下記其若此惟用與捨高明裁之

薦樊衡書　崔顥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勤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踊躍況詔舉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玉陪祭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顥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

與李敍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者徒懇懇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悃內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甚率事復略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宼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與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獷俗之心矣弘正膺虛輒不自量思心君子降重為邑人啓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蓄始可攄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虛上介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人咏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與段校理書　劉崇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謂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僞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真者寡況瀟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耶所以某蘊蓄斯文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捐垂盼睞以不倫衆筆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惟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勠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翮埃壒破閶濤浪脊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險隘尤重阻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曰調言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衹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遂除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傴躬匽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岐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後之道猥然自述執事濯纓清流敦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將艱蹇以趨之某再拜

答人求文章書　柳宗元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鑚礪之不工頗纇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爾儻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雖有蕪累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子已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居於萬物之中雄視於百代之下率皆縱誕而不克躋躓而不進力盡勢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陋今者比肩疊跡大抵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蠭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雖終淪棄其奪朱亂雅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無穢心悖氣勤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首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上韓吏部書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乎道閤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揚雄同代而生不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閤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后羿之道也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有據故也儻曰吾自能非按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矣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況聖人之道乎去夫子千有餘載孟軻揚雄死今得聖人之言能傳說聖人之道閤下耳今人睎閤下之門孟軻揚雄之門也小生幸儒其業與閤下同代而生閤下無限其門俾小子不得聞其道爲異代惜焉

與常州獨孤使君書　崔元翰

日月崔元翰再拜上書郎中使君閤下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臯陶伯益伊傅周邵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邵穆吉甫仍叔咸作之詩並列于雅孔聖無大位由脩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丘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賛之推是而言爲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閤下紹三代之文章播六學之典訓微言高論正詞雅音温純深潤溥博弘麗道德仁義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學者風馳雲委日就月將庶幾於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之緒業不敢有二事不遷於

他物而其顓蒙樸騃雖以爲工抗精勞力未有可採獨喜閤下雖處貴位而有仲尼誨人不倦之美亦欲以素所論撰貢之閤下然而未有暇也不意流於朋友露其嗤鄙而乃盛見稱歎俯加招納顧惟狂簡何以克堪今謹別貢五篇庶垂觀察儻復褒其一字有踰拱璧之利假以一言若垂華衮之榮不宣元翰載拜

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尚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已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亦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夜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不獨犬爲人之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敎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觀子氣色誠好惡如何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衒聲音而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果非耶有取乎抑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

復杜溫夫書　柳宗元

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若相望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矣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承拜承問其得綴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擬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今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辭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斵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

矣爾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庾桑子言曰藿蠋鵠卵者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荊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其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其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某白

文粹卷第八十六

文粹卷第八十七　書九　總六首

吳興姚鉉纂

自薦　上張燕公書　房琯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上宰相三書　韓愈

上張燕公書　房琯

竊惟當今主英臣誠海平天清千相國者更言朝廷之遺闕黜黎之艱阻妄矣琯直以有詞不自明微積心無與消散此亦一夫不獲願就相門陳之或議相門重深賤士罕及進言不少非人則廢退而復念止于旬時若借人爲容則恥殊特達欲持情徑往則懼致忽遺思所以自奇嗇左右見異僭用舊禮獻此琬琰異贄列得啓其書書窮思見其人矣至有輕好行怪易爲犯德琯非敢如此也願左右明之琯嘗聞旣往布衣之士亦賤者也而一人下之三公崇之將欲分其賢愚而係其理亂琯自料必不能有損益於盛朝徒亦形似英哲之蹤辱累珪璋之德希左右以公選琯因以私進所私者則敢終而言之琯幼爲先相國梁公所委翳於蓁蕪之下因物遂遷與農者莫辨不忍窮厄然後以舊獲爲懷將祇若遺業乃發前言管簏有相公述作焉有先君監誡焉約之立言依以扶信若赴古道則適若逢今人則乖或謂之非或謂之是求我哲匠擊此困蒙願此身在下流無聞上士未足爲先君之嗣不可見先君之友況有貴賤之異爲之隔閡甲深惟達音者希恐不可再得忽不知相國之富貴如此琯之貧賤又如此期相國乃曰人以道義求我我不當以貴賤隔之借如宣父有相國之貴寧拒游夏之徒歟夫其此心千載一用豈琯也當之又見禮經有難進易退者戒貪也起人來學者勸道也琯趣仁者而父未行何乎衣惟素褐乘非車馬閽人斥之馭者排之長獮高門驟拜左右則近於諂詐豈聞道之士乎故獻王貢書以先其意或垂善誘使得登其門假以溫和之顏賜其淸閒之宴大觀宗廟旁見百官上詰爲人之紀綱又及作文之利害然後陳百一之詠諷南山之詩辭德寫誠備而告退琯之願也未敢忘也若其取於是日許特入奉一歲之內得再與法曹舍人閒詩禮焉人子畢矣豈有恨哉至如荀有衣裳天有秩序聖君在

上何人不欲如琦今日未敢生心儻見震霆之時爲左右所器亦願起自燕國門下令衆人別意瞻矚世貞竭節志不覺多言妨厚宴私憂危失措儻左右垂無窮之惠降不測之禮錫數字之荅加一介之使則相國保下士之譽小人獲見知之榮光照微軀價傳多士轉飾瑣瑣賴以俟軒車

上裴度相公書　元稹

通州司馬元稹謹再拜獻書相公閤下日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庸妄話及章啓則竊聞閤下以文皇勑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爲至戒今陛下當晉武平吴之後閤下即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郊並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東身之冦未堅則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於高枕撃鍾之逸矣且得人則理之説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閤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納人也甄辨精摩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𠉀置羣材使梁棟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悋是以梟政不累月閤下自外寮爲起居郎韋相自巳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爲御史李西川自虢州爲雜端悉勿肆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纁如稹等拔於疑礙置於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己之巨敵引腹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對無蹊隧而正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諮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謀不專於廊廟蓋慊善精微之士素熟於心胷而況駕乗捋之材未嘗量校於左右也比於閤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爲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撫李愬度之恩而十年之内備衎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子皮叔牙之功斯不細矣日者閤下方事淮蔡獨當鹽鐵内藴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吕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勲旣建至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揆之欲人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救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役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怨哉何謂救拯而竭誠稹又不敢移之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謗於郎吏之末者耶向使元和中一年爲拾遺二年爲補闕三四年爲貟外又三四年爲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有嚌肝瀝膽同廝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爲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紓其䟦摩置之趨走者又不敢愛氣力拔心髓於和扁也是猶黿鼉之有水鳥獸之有林何嘗愧於水木苟或縶而籠之鎖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噍䳡慕以報人報其免於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籠檻思閤下𦊘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巳哉且曩時之室閤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閤下跡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拯忌對上以河南掾尉非駁官爲訛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稹終老於貧賤因其宜也儻閤下猶二三年遲迴於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偟偟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巳成之冊於上前排未亡之疑於衆口哉今天下䏻不有萬一於閤下之才啓而由蹈足拮脅私自憐其有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更始特降含垢棄瑕之書且授隨材任能之柄於閤下閤下若不能蕩滌痕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飢使恃才薄行者自贖於煩辱以羸見忌者騁力於通衢上以副聖君咸與惟新之德次以廣閤下常善救人之道使千百年外謂閤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知長亦延勇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文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羣材於前則盡行閤下拔羣材於後則盡發以閤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其衆之罪授爵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爲難積雖至愚未敢然也稹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故舊尚不敢盡陳其情豈不知千宰相有不測之罪耶孰自忖之與其瘴死蠻夷自題不遇之防比夫歷觸尊重伏侯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著録獻酬郡成趣企刑書不敢進謀不宜稹頓首

上鄭相公書　歐陽詹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東向沐浴書再拜遺諫子弟

獻於相公中謂之車下庶及乎閤下當今主上聖哲輔相賢明可行
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
也其愚蒙欲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人斯有
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和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
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
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若知自迩之耳某嘗讀
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
所學務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況梟羔羊鴻鴈之性未資訓
道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絜身畏人負拙自守始以孝
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合爾博聞遊藝行義修辭人生固然殊
不以者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歆趨係目遂希銓擇五試
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教[illegible]
[illegible] 夫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備
遠途展其素蓄垂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
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行庶
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某非斯人之徒歟其慕彼人之徒歟
企夫高備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
自玆循資歷級然得大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
二十年矣自玆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
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可百歲七十者
稀某今四十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備遠途矣況
先三十年孰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什己方人所
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无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
願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
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事也德行也者
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
公乎州閭鄉曲之譽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无由漸朝廷之耳忠信
之譽莫得通門下之聞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擬無任而
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
令裁制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員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

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
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
相許於海隅猶徹其奈奉奉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遺秉則滯
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短必與之
羽翮制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
若命之短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
與之蹄蹠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人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
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
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
其分量使得行道也將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
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
將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illegible]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
者視之則不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至
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
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通將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
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其憔乃條枝成乃華實者
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无私之暘春乎相公為上天之霖雨佐厚地
之發生也何以晏某焉又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必盡其材器眞
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
人自漢而降无代无之治國相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為乎下澄
觀乎似善斯升實善必至以能斯拔實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
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illegible]其惶恐再拜

上宰相三書

韓愈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
閤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
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
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
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多之之辭也
言君子既長育人才又當爵命以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

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沈載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鴻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之化下得其道其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稀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遺逸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士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之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俗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長短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於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聳然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覽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人之救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惡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

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以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閤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文粹卷第八十七

吳興姚鉉纂

自薦

上王僕射書　盧肇
上冢官書　沈亞之
上座主書　劉軻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岵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說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與韓荊州朝宗書　李白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上節度使書　房琯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為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懼耳目延頸企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紀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目假聽俟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盛萬業乎將頹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秖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其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其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諸於僕射俯而莅之其實不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奧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春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竊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為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氣攝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尚為憂惕啓僕射之德振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心之人而進之然後俊造盛明為皋為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是逾二十載復臣之乎是知天啓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窺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歷冒尊嚴無任悸慄之至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霓不足以椎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遂乎用及其不偶也枝見推風枯霜蔘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餘不丈枝不尺而葉蹴其根不能蹦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所斧之斲矣以就用何者受乎厖氣故易長于極成為衆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衆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無補而無用及一旦構遇得外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藉負若是痛材巨蓊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閤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謀可謂遭時也負難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厖索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大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芳不紫陽充飢不啻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善於衆能思致其所差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趨習視而巧決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迂博知為強遷書為疏立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若手不知其所從使左右痛屠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丙戌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寇殺廢守吏未聞其歸咸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者問下庶之公卿大臣而詳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閉心研慮讀古臣智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嚴賢旅理之所以立言至于書得失備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于奮殊陣師圖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乎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材搆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奉哉某闕戎番包陽當

日而矚之則能延緣與大與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鍼耶而諱瘖者
而諱瘖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書詞舊節又
不盡志竹燭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祗奉牓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式得以書導
志軻惟顓魯粗隸山野未熟去就怵惕自恐伏惟寬明少寘忘察納軻
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與奪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
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己者之論是
私己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己也軻也是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
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戰
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必果雖
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
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大耕
或農圃餘隙積書窓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
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
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為隨蔽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支生
討襄是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
發聲光于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所斤
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為庶或寒芳入幽不以孤秀
不擷揀金于沙不以泥土不取閤下自謂此心宜如何苦嘗讀史
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刖矣
伏希閤下以清明重德鎮定舉虛衡銓在手豈妍輕重之分咸
希一定俾退者無慍辭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斯四事之望
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秪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
不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
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李侍郎書　　王昌齡

拜手奉書達部侍郎李公座右夫道有一昌齡有心明公有鑒三
者定矣而又元氣潛行羣動相鼓乘時則利遇難則否斯亦分
於數矣今或者議脈旁礴以為己任發心不中中無不通雖大患之
人猶知不可況賢智之士乎茲數者如昌齡之心非不知也明公之鑒
非不明也惟明公能以至虛納惟昌齡敢以無妄進故未便寵意
願就執事陳之若明公以為隅曲置之度外則昌齡未識定分為
向時之容乘時不利動則遇否至虛不納無妄不進是使天下之
士永絕望於明公矣豈獨小人哉初聞明公克舉大體不尚小節踞
智附賢貫道選數亦已確鎮外物翕然有歸於是窮居獨閑
未用之士將適幽貞千里未審明公何以待之夫夷吾窮困樂毅
羇旅孔明躬耕子房養志此四賢未遇之時則乃不遇意固不能
俛首蹈步與衆人爭得失於吏曹之門就使四賢生於明時無所
服用則下士之不若也亦當與衆人四方而來集於明公之門未審
明公何以覿之伏惟明公居堂上之陰知日月之大觀堂下之士知四
方之賢者者終不自若也伏惟明公熟察焉天生賢才必有聖代
用之用之於天子先自銓衡則明公主司天下開塞天下之所由也可
不慎之嗟乎持衡取士專在文墨固未盡矣況文章體勢其多
面爲苟不相容則大迂闊一時不合便即棄之伏恐傷鈞賾之明結
志士之怨吁可畏也又有恢恢無明精識洞物大不拘小屈於尋句
蓋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焉儻斯人也木訥自守默然而
退明公不以為賢是小人敢正顏色鼓喉舌欲伸大直於明公能
容之否所為直者如何明公若以為毒區一舉自有常式富貴為
懷曾莫下視則明公何以異近代合古人匪惟高賢雅量在小子
亦知之矣明公昔未居此任豈不曰伊人也乘正任巧我為宗臣必將
革之操持升降正在今日伏願容運心鏡俾無進形振拔非常以
貧夫軸乃明公論則振拔者亦膺摩赤霄必將逆進其類以光
王國自邇及遠其誰曰不當任乎一為元龜自可數千百年不衰其
政矣斯之無任使小人之口波盪振駭君子聞問以後賢俊昌齡久
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天下固有長吟悲歌無所投足天工或闕
何惜補之尚有人焉有國焉昌齡請攘袂先驅為國士用捐絲之
務最急之治實所甘心昌齡豈不解置身青山俯飲白水飽於道
義然後謁王公大人以希大遇哉毋思力養不給則不覺獨坐流
涕啜菽負米惟明公念之直料不得不謀其始夫惟明公深念之

投報徇義非一言所能盡也昌黎常在暇日著鑒略五篇以究知
人之道將俟後命以黷清塵

上中書權舍人書　　陳岵

春雷作龍蛇不安於蟄戶賢人用君子思奮於康衢時至氣動
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小生區區願有所陳伏以今之獻書者語
耳士之得失揚盛烈之孜孜多矣刀尺之下固當有在小子淺陋自
陳所抱曾不追意何敢妄有稱謂以成繁文哉然而志苦者聲必
哀氣直者辭必端苟察之不惑聽之不失則伯牙不碎琴卞和不
泣玉矣閤下宗文祖德名全道著執贄循牆如岵者固多焉門屏
故人非敢自適前者病中求拜輒以羸弱自疑猶記與善明遇長
者之春固無戲言孤負知見跼地無措衣化京塵星霜七周分將委
運方理歸策適有一外關舉解至翎羽之類志氣由存欲就明試
不能自決友人獎生之見謀曰足下與元宗簡不與他解孰試明主
足下其審處之李行舉者不然使吾子爲主司如君之負辱者將
爲伸之乎岵曰伸之行舉曰既試可也有姚裹曰夫道窮而心奉者
神與之俗變而志定者義歸之時之通塞非智力所及吾子處
否者泰不改其守久矣今主司方以公用騷拘俗吾子賢准陰之
辱非韓信罪非也不賢損益何有於衆人哉岵曰惟欲聞後命爰稽
考功之納獎衡也以爲取衡雖得衡無後悔黜衡易失衡有遺
恨故聞一人之數以容之人到于今不謂衡忝一第而明覈得主司
求人之義也伏想閤下虛求當甚於嚴也小子焉敢有希於衡
哉懼畏不敢多陳死罪死罪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某白一昨猥辱面奉微及玫瑰蝦蟆盤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
惟恕其非多此物當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昔草
忘憂合歡蠲忿無以尚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閤下不憚煩以
採擷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矣
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夭閼其生詢樹藝之吏求
長養之術吏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第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
其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溉之以寒泉
則扶疎擢翳映紅芳可得而觀矣觀吏所爲其理信然然誠以擬臣
之于妄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土溉泉非明公而誰良時在茲無或遺棄
不宣某頓首

上李諫議書　　沈亞之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閤下某常
有混類之悲不能自致其拙也甚矣故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
神芝之類眾菌而眾菌混之嘉蕙之類蕭艾而蕭艾混之非獨
混之而已亦且蒙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
日幾能於此而別白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安能自永於時
哉一失其顧以爲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可不痛之轉假所當
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
王曰膳者不能味吾之鼎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王之鼎也更逐
膳者凡十輩益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
吾體者賓之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老屬袖
而造之曰往矣即鼎也然王曰仰味於君君何以寘之對曰王必以鼎
授我我力其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齊焚火以觀文武之用而
已其饌味則有椒桂梅醯鹽醢之品在吾揔眾力而調於心此其功
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眞僞雖常循戶而唱衒其
售者僞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爲也梅醯之質類而苦
酸不爲也鹽醢之質類而鹹不爲也皆具而不爲迸一旦集而會之
鼎則必宜至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也前膳之所以得逐者
由眾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攝物
才誠能儲其眞當其當以給其用則後之辛馨之才鹽醢之具必
越海逾陸而趨君之指矣斯百代之準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閤
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助味之具必有素也然紛紛之眞僞而精
悟能無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願因左右者司
稍延于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宣謹再拜

上雍州高長史書　　李嶠

八月十五日三原縣尉趙國李某謹再拜奉書長史明公執事嘗
聞諸師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蓋君子以時消息從道汙隆故

其處則閉重玄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擒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入冀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夫然故終始享吉進退利貞嶠當休明之期推去就之分滄洲寵遇夫貞嘉道之交閶闔洞開不列亨衢之步願背希仕尺寸循祿斗升胥僕之與鄭奔走之爲役晏安塵世之下躑躅藩籬之際區區短懷亦云可見矣抑貧賤寔須降志顯沛不可違仁是用終夜九迴一朝三省懼斯言之或玷將細德之爲累至於有文無害之政得王喪寶之哭服以周旋庶乎聞達然以守其愚直任此拙難入門無爲言之侶出谷罕求聲之援生平琴曲惟以下調相哀噫昔朋遊評有中人見識誠不幾乎幽蘭芳蕙實有愧乎枯木朽株自獲忝微班預聞賤事偈紛綸之雅詞承肅穆之清塵有日矣亦曾趍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殿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遂乏處囊之地雖願披心膽進欸誠雲漢逾邈風流逾遠夫客果有能不孤彈劍之食士實難盡誰知執矢之工此昔人所以慷慨於神交殷勤於知己者也伏惟君侯日門翔照天池撫翼厨開銘鼎庭列歌鍾吐豐鹿之言植堂室之望河陽春樹閬四照於詞林銅廷秋水倩九流於心鏡若夫揆置度量權衡物理蕭公畫策不探弘遠之規孟子持籌未極精微之數學若登金閣排玉堂利見九五差蹤二八或奏昌言伏丹墀而心啓乃過天獎馮紫極而目送南宮秘署出入生光西京神輔指麾成俗固已羽儀振鷺爲翮藪羣龍者焉下走家本燕南君侯昔臨趙北負書懷刺方致維桑之禮賁帛題車幸枉錯薪之薦惟歸之慈允洽敷腴之好不忘縝解褐中林易農下邑希光東壁猶是貧女舊鄰激水西江非復達人前惠鄙賤之質未改提攜之恩已別昔時叢桂早得因地而生今玆桃李翻以無言受棄豈非時享其會命塞其通者乎今餘袂無幾解巾有日便當斂襆初服收拙後塵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識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宜其卷舌吞聲滅影削跡不干執事之紀無煩左右之聽徒恨勤誠累歲而丹懷不通服道彌年而白頭成諱所以低徊歧路杼軸蓬心撫翰操觚而不能已者也夫引往納來江海所以深廣損上益下乾坤所以光大是故虛已之求有屈位而申道與接之愛或開懷而受物若乃崇峻宮垣扃鑰闕奧使局爾之目陽逾深而照窮仰止之心限彌高而望絕御賓以之失位駕客以之無門將恐慕義之夫思爲黃鶴之舉企景之客不作真龍之游願君侯垂古人之風申國士之分假其白璧之契接以黃金之言不忽當年要之辛歲則重如熊掌府中饒取義之賓輕若鴻毛篤下有徇生之士敢薦狂妄惟君侯擇焉

與韓荊州朝宗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題品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墨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惟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獻南海崔尚書書　劉蛻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出處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高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遁人得時而退默者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失志以雄才盛德不可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惟退默而已哉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賢子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壽已誅必然而閤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傭然後得官校尉夫文家之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胄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閤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莞榷之地有金珠貝甲犀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閤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固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己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閤下以爲時乎未可乎嗚呼某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買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擭糲冬夏常苦於皸瘃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窮而天下笑日暮而鄉舍閉今閤下則踰垣塞牖而已雖然當閤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說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之勞奉有時未可知也謹貢其殺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一卷以其頗有遺事伏惟間賜觀覽無憚僇笑

上節度使書　房魯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皇數仞侍婢媌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候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横蜺而貢士布衣秦壁飢童無色蹇驢竭蹷而來干謁誠志業不作氣容自若且以千望爲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啗肥被解曳華指揵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徐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其愧非愧布衣襤食僅飢蹇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人也夫賈居闤闠藏其貨物俟有求者雖巨人必㦖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幸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直幾何其唱者且平其直必愈卑之十七八戲耳誠金玉其物貨積以盈有而竊置爲宜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士之于人亦然士非不能隱山林羣麋鹿脫俗安能又思孔子于壓削逐如此而不足以求行道學孔子者又安得儼然自遂而獨善耶亦非得已富貴之人能趨求貧賤之人人必不謂假聲勢也又不謂諂佞也又不謂利也貧賤之人趨求富貴之人而大謂之假聲勢也中謂之諂佞也下謂之利也且見自書傳辯說當時英豪智能者或云禮士或云愛客或云薦寵後輩及言窮約節義者則不過不諂於富貴不感於貧賤而已今之君侯不惟其不禮士不愛客不薦寵後輩蓋無意趨求貧賤之人貧賤之人趨求之往往得罪過不一二而已惟閤下有古英豪之氣必能招來窮困者大道之行則澤布四海矣不則雲卷一丘閤下試某之心非有覬於閤下而云云其說閤下且視之爲何如其理豈不然耶他侯盡於康莊之前某再拜

與京西節度使書　韓愈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其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

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焉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待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而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須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此都徘徊不能去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江西李大夫書　皇甫湜

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遑遑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鏘光保大不絕動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已今之士望人之分以毫末而已上下相蔽蔽流相劘包特行者渾衆人抱奇才者忘卓識智與愚相渾古之道不行是以役役棲棲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閤下以周邵之才居周邵之職獨智傑出孜孜以下問收接而博觀自江而西流潛俊澤傳之天下汪洋喧鬧是以發憤而來非有他也欲以望閤下之輝光窺閤下之深高下靡豪傑之風以快平生之心耳伏惟降其尊嚴而省覽之哉其可否而去就之無以其淺微察其辭觀其志而不錄其罪幸甚謹獻舊文十首以先面贄干犯左右惶懼于庭門之前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閤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閤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於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子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消爵土酬於謀臣金帛富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饑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遇於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於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於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敘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於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文粹卷第八十八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再荅張僕射書　柳冕
上韋右丞書　劉軻　與田將軍書　獨孤授
移陸司勳書　歐陽詹　與李徵拾遺書　皇甫湜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與孺頭上人書　崔至之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上吏部裴侍郎書　樊宗王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illegible]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閤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己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為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鎔鑄生人鼓簧群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審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賓胥無王子成父於桓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何誰所黜何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耶將相公有所待耶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外乎之晝未可為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燕處踴拔何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詩謠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誼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北虜踞慢西戎猖蹶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壖可田運漕可罷相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旌鉞而出鎮乎生人可憐勳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群士之胥臆姑為躊躇天下幸甚始從此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再荅張僕射書　柳冕

辱還荅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怨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從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九干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千紀姚宋持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在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今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冕白

上韋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閤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行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今之事接耳目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揲乎蓍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閤下閤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愚願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原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閤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外乎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為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玄宗幾如太宗今閤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閤下聚手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閤下掌握中耳閤下知人意參於天意耶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寔號中興閤下必欲為黃老而館舍下有服而蓋公耶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耶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耶此三者在閤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構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

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士擡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閤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自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鑰其此豈謂遵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耶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裨焉此蔽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譬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豈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閤下之所飛聞也故某所敢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閤下感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恩幸某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勳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儀黃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姻族以將軍故皆爲好官將軍之勳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易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秦皇以爲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盈滿不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爲天子漢裂土封王于荊漢將之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爲人拙於爲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勳卒受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王爲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爲昔變爲龍出爲桓爲文且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懸竊不欲去豈非顧其利耶況夫遭時疑即據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兒俳優不離前取爲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毫能鑽其留豈不願留之耶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願將軍無忘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鄭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正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軼起蹏以繫奪其位雎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理必然今某來非縱猜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衒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勳汚書

歐陽秬

月日歐陽秬移書郎中閤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爲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耶嗚呼一之笑百百者有此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閤下少垂聽覽秬在閩中時聞閤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翹閤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所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閤下爲郎閤下俟俟而來秬謂斯來也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耶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耶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耶天下之無佞者不可黜耶天下之無贓者不可劾耶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耶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耶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識耶旣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槩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驥之謝數斯人也閤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飡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閤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邪明閤下今之爲不及昔時不爲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耶孫楚不漱石孰有楚耶閤下始心爲直苟在爲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閤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閤下之右秬所謂爲郎不若不爲蓋悲閤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閤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鱸鱠蓴羹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秬再拜

與李激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韓動色足下懷寶樂山者未有蒼生起寶一代之孤風千年之獨躅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兄村薄猥蹊班榮鎮守宜池路出濯陽眺嵩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盛猷寤寐饑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誦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為意非特熊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任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散康寧衰周之代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替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群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爝火取不為醜貪不避死得以為榮失以為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弃流俗獨為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為宜在足下佼驚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迫迭不獲拜謁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廢也言而可偷訓將墮也故聖人懼是修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誕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曾序音玲瓏於衎珮鏗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誕禮越爵又甚於出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其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郵反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揚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規其微言鉤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齊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須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孺頎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揖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蒲產自窘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留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足居之人又安能瑩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饑亞之候學為黃金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龔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亞之頓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道三塗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舉木俯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柰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迫乎己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甚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躓殞墜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矉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

者耶今乃閤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某實切撫心自度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蹈赴無復振矣伏惟閤下動心焉某自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閤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秖益爲瀆伏惟閤下念墮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幸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歿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輿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内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鑒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衒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僭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夫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列士之分也咸以世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擬以國士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藿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寂寞休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變奄踰七月遽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淺輿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弃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賤惡榮華猒寵棄之交甘廷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腑辜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詐明公以驅馳内忘罔復之私外存侍會之眷薄骨肉厚榮懷茍背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猶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知南薰之不背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況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冒宋章甫儒衣以廣袖駕羸驂騁於諸侯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鬬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市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惘諸生少年皆不登閫里不給衍水各掉寸舌得好宋垂組自以爲高揭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蝸蠆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數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秦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屑冈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絃琴調軫效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弃臣如脫故疑臣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弃臣耶臣尚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恐相君也哉須相君徐欲人之賢己曾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與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致西伯弟子伯份冒熊繹蓽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亥江漢至莊王始威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鄂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到置伍

者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如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關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平平旣踈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辭然無非己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俾屈生爲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弔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頌臣見四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諫娟將寵吉以陰計中上根株枝布宮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尚則無極詛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射至蹤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眞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貴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錄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說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員外孫公階下伏惟抜英苗而佐明主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爾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戶部檢報似有恭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茲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臥嵩丘二十餘載旣不能學詩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弃蒙杖脫草衣爲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緣籍有誤蒙被而歸亦何面目重見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冊古取人應所多見至如傅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爲相張良報韓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牧賢者不以小瑕弃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群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弃苟亡其籍雖籍何爲謹案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爲賢也貢也服公事也注捂謂若今復除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無論賢貴且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爲官擇才務協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駁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將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韄骨自悔裹足而亡雖分囚如錙銖終不敢望於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聞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怛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

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
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
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
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
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
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
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
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
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慴群物白竊慕高
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
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
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
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
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
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
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
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
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
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文粹卷第八十九

文粹卷第九十　書十二 命附 凡九首

吳興姚　鉉　纂

切磋
別令狐拾遺書　李商隱　答崔立之書　韓愈
重與陸賓虞書　劉蛻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答侯高第二書　李翱
規諷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寄諸弟磁石命 并　舒元輿
諭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別令狐綯拾遺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
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
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
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
行雜居蟄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
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
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
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汙
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
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
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嚬然相戚泫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
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孑立寡處
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讒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
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
者居常紿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輩真手搖鼻歕
而喉噦人之灼痕為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耶今一大賈坐墆貨中人
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
干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
伏臘相見有贄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是何
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
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

相見贄貸益厚男女嫁娶問荅豈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故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詑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寧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亦所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願已而又嗟之足下果為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舅姑必視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息後曰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即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鶩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扳死不相販責哉細而繹之真今人不要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百豈蘄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持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毋婦耳商隱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成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后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以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賓虞書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游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泝江沿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耶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驤首出涕為吾友之思耶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眉未雖皤未觸然其心甚老脫一旦勇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耶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爾四科首顏

閲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耶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衬統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紲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耶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韋韶卿無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促裝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發當會我於崑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備聪聽緩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己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鞋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于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耶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庭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主求尉于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遲使不爲升斗汲汲疲瘁低傳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怡息不敢驚張常自咒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益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三得始其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物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考叟人從事謝生亦頗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發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眾會占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學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過書惆悵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荅侯高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二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一再三發我道

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苟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苟如此辭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吉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于匡圍于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于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行]于此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顏回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汙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焉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于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眾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李翱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盜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于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姑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視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疏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疏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謁見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就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臨坐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

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云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云將翱將翔弋鳬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湊夷人從苟且婦人尊於丈夫群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冪䍦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頗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説汝誦得數十篇詩賦屢屢已能承順十五姊顔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尖翦告崔氏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惋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綠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劒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工者相紿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動一水脉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鋋利苟暫不砥礪尚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鋋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瘖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常覩汝輩趨蹌

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留所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欸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也吾自干名在京城兎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米乞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羞辱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睃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慮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賦不深曉解今會鄂時歸去遂寘石於書匣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隙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笑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紙在爾砥之而已不聞他人若砥之不已也則爲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盤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欲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劒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蛻著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發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慓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飫而虐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彊有饋而壽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楚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包胥之廟無使人之祈皆愧耳

文粹卷第九十

吳興姚鉉　纂

集序

唐丞相禮部尚書許國公蘇頲文集序　韓休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丞相太傅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丞相中書侍郎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唐徐州節度使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許國文憲公蘇頲集序　韓休

易有四象有天文焉有人文焉所以察時變而觀化成也詩有六義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所以陳國風而美王政也文之時用其肇於茲自長發降辭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罔作風流蔓衍綿黃竹白雲垂芳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窮情性之微含風騷之旨吟詠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感物造端深暢際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派于管絃以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韜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四代相門十卿宗海域挹其軒冕撝紳推其軌儀夫其道源錫胤之慶克家昇宗之美論道布政之典推誠盡節之效並以勒於鼎彝碑紀在良史此則略而不言焉公神秀穎發自然生知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吟諷未常暫廢輟至于八九歲則有若大成焉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十七遊太學對策甲科振鱗濯翼躍翔弱泉海內重林宗之名朝廷藉賈生之與矣時吏部侍郎馬載名知人見公歎曰蘇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因選集時屬擢名考判公與宋璟俱入殊等由是天下益稱焉公任御史府兩臺有造別四嶺詩四十餘首試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瞻也如此公任起居郎屬考功員外郎闕時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蘇君莫可遂拜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特制授脩文館學士遷中書舍人專知制誥贊議允歸制命勑書皆出自公手筆不停綴思無所遺及是見君深所歎伏焉今上嘗謂公曰朕每見卿文言與諸人尤異當今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及東封詔公撰朝覲頌加金紫光祿大夫與一子官賞能也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懋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括囊道藝之場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掬文考筆參會昌鼎看銘書有亡箧文稱隆前疑舜老之年走朝有問上言侯之疾訪史莫知其莫不取援宏襟尚謀遠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照之如太嶽之臨見群山若蒼頡之觀百谷者矣至乃緒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奏律與雲天並高發音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纂白我心接爲之宰匠皆亦紀泰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藥經間發鮮彩相輝歌麥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排鄒扐賈爲王胡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敵以應用繁而有章則班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蓋抑亦天縱之然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脩途未極閱川行邁雖須爲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列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由此無處書館寂感知己以悼思懷舊而何極豈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絕藏書之錄謹撰緝文誥成一家之言凡四十卷列之如左請藏於祕府以示來裔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梁肅

唐興元世天子以人文化成天下王澤洽頌聲作洋洋焉與三代同風其相之臣曰鄴侯李泌字長源用比興之文行易簡之道贊事盛聖辨章品物疏通以盡理闡繹而合雅卹卷之道必形於辭其偉矣夫子嘗論古者聰明睿聖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爲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粗粗者亂則煩粗之散不也於煩之甚也亂用其道行其位者歷選百千不得十數噫才難不其然乎開元中

公七歲見丞相始興張公九齡張駭其聰異授以鴻辭之要洎始興殁不六十載公果至宰相封侯有文集二十卷其美嘉遯則有滄浪紫府之詩在王廷則有君臣賡載之歌或依隱以諷世主文以譎諫步驟六義發揚時風觀其辭者有以見上之任人始興之知人者已初大上當陽公以處士延登內殿貫敷黄老之訓至德初肅皇以元良受禪公則獻太階頌昭纂堯之道睿文以廣平伐罪公則握中樞之柄參復夏之功大德不宣既追五嶽之隱大用不器終踐代天之職方將熙庶工以成邦教載直筆以修唐書命之不融凡百與歎既薨之來載皇上負扆之暇思索時文徵公遺編藏諸御府於是公立言垂世之譽獨善兼濟之略藏在冊牘載於碑表惟斯文之可傳於後嘗謂肅曰吾子辭直盍存乎篇序既詠歎之不足因著其所以然貽諸好事者凡詩三百表誌碑頌讃序議述又百有二十其五十篇缺獨著其目云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集序　權德輿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于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洎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載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咸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實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懸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告論敘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值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閥秀士被服儒紳至於登朝宰政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懽喜怨之不中節故有作威誡儆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鍾銘恐匪人之手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諷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合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傑友箴處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其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屏莊遊軌卓犖瓌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嶷乎若崇山敦乎若泰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考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傳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譔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以操柄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役以是至於紀綱陷亂官職耗斁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害若括拳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蠹大倫圮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析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宜臻至理而無癘疵爲仁由己善善若不及忻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能脩先考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植亦能脩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得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音不能逮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嗟一薰一蕕善惡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寖微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偘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既別鎰以泉貨數萬爲壽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授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若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致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所忌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啓沃謨猷特所親
信有時譏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
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
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
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
護靈轜之柩附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
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
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　吊優禮
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綏之眞拜兵部侍郎
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
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且自安事有不可必諍之
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
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
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卹
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罪相
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
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毋切
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
守正心復異之群邪俎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
夏旱蜀粮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
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誠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
抗表請以公代已歲賂資粮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
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年永貞
初與鄭餘慶陽誠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搉
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攜貳向風懦夫增氣
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以論思獻納
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
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
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
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

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
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
使公不遇哉噫若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
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引之在人
蜚蝗亘天農穰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
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
不幸也且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
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
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
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
其偉歟

唐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楊嗣復

唐有天下二百一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
及考績命解巾筮仕以及釣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
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諂諛如何東莊不知其極
而又典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勳初中
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人也族望祖
宗之遠備官行己之道諸在國史銘於墳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
載者因緣文業而已早歲爲淮南江西從事擢當記室之任居蜀府
詣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摛事迎解登朝爲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
郎換司勳郎中歷中書舍人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
典冊潤飾王度之利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能敘官業分別流品
申明誡勸無誕辭無巧語誠直溫潤貫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焉
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爲之序故今不在編次
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微細周流於親愛情
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丈夫之業不爲利疚不以非廢本乎道以行乎
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伏非以德爵齒俠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
賢良草澤之士昇名士十七人及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
二爲鳳池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十人其他征鎮岳牧
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鑒其

辭而知其人何以臻此耶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挫
武功既有文教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既瘖且痺未旬日而公
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疊浹於幽遐
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玉立冰潔無纖磷邇遐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
然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台席皆忝所躡公之元子中書舍人
璩不幸短命其嗣子憲位奉文集來部辭以冠篇首雖觀於戶海難
挹彼清而藉用白茅所貴誠懇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劉禹錫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公孫弘條對第一擢其勢鼓行入閣取丞
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譽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
燕國公說以辭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
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
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
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為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
落然如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
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逍遙公敻之
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冠能
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
旨天人之際遂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佛書尤所通達初
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改咸陽
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
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讋不庭宿兵帑久宰相貫之剛人
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詆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二年
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開以本官知制誥穆
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
書舍人侍遊逢漢苑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答之
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脩撰長慶四
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經術左右先帝五經關其德尤所欽倚內署故
事與外庭不同凡言翰林學士必草詔書有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
為中書舍人或它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耳不會言於訓辭至是上
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署者申命去侍講之稱處厚未諭于百執事
居數日降命書重寫舊官以明新意尋眞拜夏官貳卿由是內庭
辭臣無出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中權與故號承旨學士上富有春秋
未親庶政或有疑滯視公如蓍龜寶曆季年宮壺閒一夕生變人情
大駭雖鼎臣無所關決惟內署得預參畫群議罔然後公一言而定
歲難纘服再維乾綱今上纘統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以高特遇英主功顯入佐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
下盡瘁究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社無犯蠲除益尊感
恩中無疾不虛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辭疾暴作以朝
服委地同列白奏捂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左右翼輔歸于中書
如大醉狀上震驚嗟悼遣馳賜藥旁午當晏會者眉輿至第識日
以疾不起聞贈恤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
遺文七十通皆哀貞或乞辭以冠其首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讜論
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辭也以才服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
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辭也以徽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
霈然如時雨褒元老以勸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
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
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嘻建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令名隨之
豈不偉哉初蕃既禁父書杏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為領袖許而未
就一日習之悄然謂蕃曰翱昔與韓吏部退之文章盟主同時惟柳儀
曹宗元劉賓客　耳韓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
前言齎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亦殞于襄州蕃具道
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且怜蕃之虔勤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

唐丞相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鄭亞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詔勅法莫本於此也唐虞之
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啟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之書皆三
代之文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綿遠其代工掌制之名氏莫得而
知至于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為之訓誥高宗得傳說則有說命
之篇周公邵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
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詔奏冊書之後侍從之臣皆習文史

蕭曹之筆又乏儒墨之用上冊封功臣建于節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
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
以相如非將相器也厥後綸誥徽猷長下于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
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與焉在天后時
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無許角立於玄宗之朝常揚纚美於代宗之
世洎憲宗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
太師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實惟其功及登樞
衡作霖雨賛王室畢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於典誥彰
帝範於圖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
長慶中事惠皇爲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傳聞昭肅皇帝纔握
乾符瘵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機允獻神度每於摛奏
罷別承天睠帝亦講伊訓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
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之痛
公述汾蔭神井之瑞贊纔瑰壇日之慶遊瑤軒紹光啓孝思於是承
命有宣懿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庭有禮華
夷述藏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三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
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封域無虞天子第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
模聖表隆準日角燭于宮庭中外臣寮咸欲以頌山河而褒日月也
公於是有聖容之讚天街之北獯鬻南侮居因饑荒恃衆强擧嚴之
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
獨運施機上資宸斷萬里勝負決於帷中雷霆既振犬羊殄潰兖贊
披抉膻臚解辮遁其名王復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命昃末
薊門爲首亂之地瘡痏榛棘蒙世未平至是涿陽帥仲武掃除妖孽
賊獲仇讎奉揚威神乃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之塞以紀聖功飛
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命舒展格言嗚呼神祇吐納嵩華當畫
而文星現不寐而白鳳來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
是有幽州紀聖功之碑聯師劉從諫死其子因劇河之險恃甲兵之
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中外疑謀半撓天聽帝將燿神武公果獻忠
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梁受戮秋以拒君況明皇舊宮天
井內地跨連河北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是可忍孰

不可容伏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何朔之喉今潞
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將濟實懼因依不若乘於未萌制其將動
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勢
力從命絕壺關之右臂收洹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蘇門
猛將橫水餘兇窮稿上相之旌旗臨晉陽之管鑰帝然斯赫人心愈疑
成以師老于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
猲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師介宗室是玄祖勤而之邑后稷造周之邦
爪牒具存堂斯在苟策畫不襲仇讎則是狝彌牢逐主之風
長頓射親之俗卓哉稱築室于道書明疑謀勿成由是洞略震表大
破群議制勝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服膺
承命謝公之尚拗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戎捷磁磨
關欽兵砮刀萬里來紹之頭顱二塚并芮晝之肩髀歡聲雷震
於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算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公於
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勑宗英可汗獻珠翰貴越自絶域通于
本朝文舉伯士之賀辭韓康蒸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
甘泉並垂於冊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命迴鶻之命五慰譽昆之書
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伾邳石之符傲現鬼箱
之錄聞之者可以梏聾瞶得之者可以鄰邦國毋牙管既拔芟泥將
熟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臨於密
書內庭外制皆未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
公則號于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
豈可與傳洞簫而涵於後庭間子虛而嘆不同世者論功較德耶
歲在乙丑聲華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
作二年殲醜虜興北伐之詩四年誅狡童詠東征之歌而又伐摩尼
之風撲浮圖之俗偃兵攻撲四海胥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
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諜紬舒名實薦澤文采類于上帝爲唐神宗
公於是算攀年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冊文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
命禮官召儒者訪臣衛之石士之儀採公王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
生取封禪之書於大子丞聖王之成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
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帝一之學獻高手之靈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懷

宣易名之美作于大誥祈于皇天始終一朝紹繢九德其攻伐也旣如
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
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
歲丁卯詔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
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壽之珠不究於倪域聽希聲莫窮於高下承命
震惕幾務朝夕投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陵脩温辭讓不及因齋
絜以敘焉夫全功難詩大名難兼日赫於晝而之清娟月皎於夜而
無温昫於冬之爲假也則雪霜飄暴東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
鑠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孫焉南則瘴風毒礎之爲厲也北則獯
戎黠虜之爲患也如舒邑成秦者幾焉鷙鴞窮不傅之以翅騏驥騄不
授之以轡者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師朋道德
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傅說佐佑殷宗鄗公畢
公寅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爲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
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
不知儒術枚皋鄒忌善爲文章而不至㩦廟自是已降其類實繁
惟君絪開物致君之于居元弼七公之位建請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
地之文斯于厥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嵩品彙之應
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之

唐徐泗濠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尚
書左僕射贈司徒張建封文集序 權德輿

昔有虞以濬哲文明理天下故有諧八音陳九德賡載歌哉之臣周
宣王脩文武之業以開中興故有歌燕人賦韓奕清風大雅之什春
秋之際諸侯列大夫感物造端能賦可以圖事稱詩可以諭志然則
元侯宗工作爲文章本於王化繫於風俗亦其志氣之所發也司徒
諱建封南陽人簡廉疏達信厚誠直秉心可大以禮義爲干櫓非道
不處視圭組猶稊稗以褐衣覔博游于京師當時賢公名卿盛服先
生之倫皆迎門締交龍義若渴執師律於盟津大國二府由察視主
柱下方書朝廷以州郡要害選難符守歷巴陵壽春夔其反虜
壤地相接衆寡縣絕物情不交斬其使者以徇傳首於行在所屏翰
淮海我爲金湯遐邇觀望者皆革心服義而東夏安矣加地進律察
廉三部授鉞亳師薦于徐方就加六職之崇右之任追命三公論道之秩
其始終難貞光大也如是昔左丘明載子單襄公之言曰忠文之實也
智文之輿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則司徒嚮時之大忠明智載仁
抱義皆推本乎斯文然後足言足志蹈履章灼故其辭古人心源定
是非於羣疑之下則韓君別録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
宰相書其餘替勳伐表丘壠銘器叙事放言詣理皆與作者方駕
而歌詩特優有仲尼之氣質越石之清拔如雲濤溟漲浩漾無際而
天珠夜光往往在焉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寄意以攄肝膈覽
其辭者見公之心焉其還鎮也德宗皇帝紆天文以送別湛恩異倫
雘動中朝至於內廷錫宴君唱臣和皆酌六義之英而爲一時之盛夫
文之病也或牽拘而不能騁或奔放而不自還公則財成切近揮斥
細故其華咸桀卓爾其閎大析理研幾泊然其精微全才逸氣與
動方相宣盡在是矣公之理也徐人宜之故尚書克家哲承業用爲承服
猶鄭氏之居司徒鄭人之賦緇衣大君推恩善善春秋之義也永懷先
志乃集遺文以德輿嘗承司徒之歡表列篇次凡二百三十篇承詔作
序是用拜君命之辱而不敢讓云

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張說

臣聞七聲無主律呂綜其和五綵無章黼黻交其麗是知氣有壹鬱
非巧辭莫之通形有萬變非工文莫之寫先王以是經天地究人神闡
寂寞鑒幽昧文之辭義大矣哉上官昭容者故中書侍郎儀之孫也
明淑挺生才華絕代敏識聰聽探微鏡理開卷海納宛若前聞搖筆
雲飛成同宿構初沛國夫人之方娠也夢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
下及昭容既生彌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豈在子乎孩遂啞啞應之
曰是生而能言蓋爲靈也越在襁褓入於掖庭天實啓之故毀家而貴
國運將興也故成德而受任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
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
職以精學爲先大臣以無文爲恥每豫遊宫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
帝歌昇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亦云
奥主之協贊者也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復有女尚書決事宫閫昭
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

嫓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秘九天之上身没重泉之下嘉猷今範代罕得聞庶亟復章嗚呼何仰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覽百靈之命喜則九圍挾纊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又安動則蒼甿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絶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推窮寃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傾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翦胡刈越之威息瑤臺玗服之態消從禽嗜樂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葉非夫玄黄毓粹貞明助思衆妙扶識羣靈挾志誕異人之寶授與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遊東辟同宴北渚佼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掇拾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凡若干卷列之如左

文粹卷第九十一

文粹卷第九十二　序乙　凡一十三首

集序

吴興姚　鉉　纂

唐御史大夫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文集序　元稹

唐贈禮部尚書孝公崔沔集序　李華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唐尚書刑部侍郎文公孫逖文集序　顔眞卿

唐比部郎中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唐左補闕皇甫冉詩集序　獨孤及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唐左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唐司封員外郎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盧藏用

唐衡州刺史呂温文集序　劉禹錫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權德輿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廷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初未弱冠隱于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於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横人間咸激西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代故宜力匪躬勤于王家出莅方國入居淸近由給事黄門官小司空剖符毗陵陟明于吴廉問風行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傲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投小宗伯書至内外掃除之際自為墓誌其間嚮三十年周旋官業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闗奓錯衒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故言公之文簡實而粹精則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敘英華特達

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施張出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吳蕭文終酈承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蜀城教條則辭語温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劘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揚海而申矩度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暑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略漢武以為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何以為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況奇衮伎害崇黨蔽善公于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派風遺書暴于天下神之聽之景福于趙公篤恭承門訓弘大名洊三命樞機為唐宗衮龍君子然後謂源澤貽裔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偕詞射策為同門生並時筮仕于魏貝之地升獻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羽展勤無咎假以踈愚必承趙公至惠忝備舉之舊無忘代親胡唐虞之朝背陪宰政棒門中集錄屬陽見投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居易字樂天樂天始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見樂天與予書）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劍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皇帝冊召天下士樂天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與樂天同校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首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厠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郡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國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敘事制誥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至於樂天之官秩景行與予之交分淺深非敘文之要也故不書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尚書崔孝公集序

李華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宜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歿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帝唐文行百太子賓客贈禮部尚書博陵孝公崔氏諱沔字若冲安平公崔之少子也世為德表門為上族振發純英滋衛名訓大包淑和高邁超倩行先乎孝敬裕乎文資孝可以股肱王室授文可以弼成邦教進士登第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召見拜校書郎歷陸渾主簿朝廷以公直躬正詞擢左補闕以公娩邪冗倖除殿中侍御史文端武淑遷起居舍人宣于政典禮拜尚書祠部員外郎議事準古遷給事中立言成訓改中書舍人辭乞就養授虞部郎中節高天下拜御史中丞兩亦不吐降著作郎道冠儒林遷祕書少監勳為人欽除左庶子宜均大政拜中書侍郎望公所出遍出為魏州刺史人惟求舊入為左

散騎常侍貳東宮居守集賢院學士秘書監太子賓客兼懷州刺史罷州復職副守薨于位時開元二十四年冬仲月旬有七日春秋六十七贈禮部尚書海内冠帶泣哀宗師公爲御史糾論誅之因持國命之罪爲給事中拒貴倖怙恩之詔削大臣忤旨之刑爲中丞數發太倉議上林禽獸之給以賑饑食陝東之人仵而復起宦官犯法執以按劾權寵屏息朝章大行推貢舉時得陸尚書景融來揚州與宋上黨選宋兵部鼎等僉爲國器在中書詔命之出上考天時下從人心異於斯者必替其否在魏州屬雨水敗稼乃弛禁使人先行後聞活者萬計公自爲常侍賓客恒任介正德播天下而不容於朝置之散地竟孤其道時平初公與元兄御史渾齊名弱冠遊京師搢紳儒學之士皆曰崔氏伯仲必至台司既而御史君夭沒公終于副守則向之所屬寄通爲人慟哉公之侍庭也孝達于神祇居喪也哀貫乎天地喪期有數而茹素毋數終身茲不食肉貞亦肆直道勝而齋物使全而及人博厚出亦高明實有燿儒以古列叢督儒之君子歟在魏州車駕東巡關外諸侯公爲上第由是分掌選署凡進之族知勸焉親交郡里飢者待公而炊寒者待公而衣煢獨之莫待公而後具故棣廬深厚家未嘗足開元中天下富饒車服過制公非飲食卑宮室惡衣弊冠俾人瞻我而化其不化者亦慙恥心矣見天下之一善如不及從而佐之見天下之不善如探湯從而誨之則卒歸於中庸翻然於不適已過半矣中朝議政或疑君策策未允公援六經伸百氏而復於時事畢其中天下莫不誠誦焉文集以經爲羅多散逸今其存者二十九卷長子成甫進士擢第校書郎陝縣尉知名當時不幸早世嗣子祐甫論撰先志一卷爲第三十傳祖禰之美合於禮經見公文章知公行事則人倫之叙治亂之源三閣行乎天下及魏晉之浮誕合乎言於世教其於道也至乎哉祐甫純孝而文直清而和希公門者謂公存焉明發不寐泣矣遺文以華北州鄴廣婚姻之舊嘗出入公門備閱家編祐甫代華爲校書郎華以是味公之道也熟詞則不敢有古之直焉

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五聯句十一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國史本傳

唐尚書刑部侍郎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公集序　顏眞卿

古之爲文者所以導達心志發揮性靈本乎詠歌終乎雅頌帝庸作而君臣動色王澤竭而風化不行政之興衰實繫于此然而文勝質則繡其鞶帨而血流漂杵質勝文則野於禮樂而木訥不華歷代相因莫能適中故詩人之作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此其效也漢魏已還雅道微缺梁陳斯降宮體聿興既馳騁於末流遂受嗤於後學是以沈隱侯之論謝康樂也乃云靈均已來此未及覩盧黃門之序陳拾遺也而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若激昂頓挫微言於道正指其中論不亦傷於厚誣何則雅鄭在人理亂由俗桑間濮上胡爲乎綿古之時正始皇風奚獨乎凡今之代蓋不然矣其或斌斌彪炳郁郁相宣庶乎運以祇生奮藻之儀而首出者其惟僕射孫公乎公諱逖河南人其先自樂安武水寓于涉而代爲文儒之以詞學登科官至永州司馬公風裁潛明天才傑出學窮百氏不好非聖之書文統三變特深古之道故逸氣上躋而高情四達若索隱乎渾元之始表獨立於寰中均之外不其盛歟年數歲即好屬文十五時相國齊公崔日用試土火爐

賦公雅思遒麗援翰立成常侍公覽之歎以忘年之契謂後進有大名故其試言也年未弱冠而三禮甲科吏部侍郎王丘試竹箭賦降階約拜以殊禮待之相國燕公張說賞其策而心醉其序事也則伯樂川記及諸碑誌皆卓立千古傳於域中其為詩也必有逸韻佳對冠絕當時布在人口其詞言也則宰相張九齡欲揖挹撰沉吟久之不能易一字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綸朝推無對讀者以為知言凡斯類多庸可悉數故燕國深賞公才俾與張九齡許景先韋述同遊門庭命子均埴施伯仲之禮江夏李邕自陳州入計繼寫其集貴以詞公託知己之分其為先達所重也如此公又雅有清鑒典考功時精覈進士雖權要不能逼所獎擢者二十七人數年間宏詞判等入甲者一十六人授校書者九人其餘咸著名當世已而多至顯官明年典舉亦如之故言第者必稱孫公而已矣然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公凡所著詩歌賦序策問讚碑志表疏制詔不可勝紀遭二朝之亂多有散落子宿絳成等思奉過庭之訓咸以文章知名同時壽考者乃編次公文集為二十卷列之于左庶乎好事者傳寫諷誦以垂乎無窮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昔觀光乎天府實荷公之獎擢見命為序以冀究端倪時則永泰元年仲秋之月至若世系閥閱蓋存諸別傳此不復云

唐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元翰文集序　權德輿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循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言從衡之詞刺譏抑揚文為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楊雄司馬遷相如之倫蔚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攄三才之中經紀事物章明統類不可已也殷之訓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名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駉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之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作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於理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之後也曾祖良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衢州汲尉縣號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書尚書洪範周易志象及三國春秋幽鄭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敦厚廉清方敬直莊明博見強志不取合於俗默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為彬蔚之文師道六籍旁礴二漢不為物遷不為波流初開關隱約於河朔之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俱博學宏詞直言極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秘書連辟汧公北平王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事錫以命服登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冬罷為比部郎中十一年夏寢疾不起其壽四百甲子其文若干篇閎茂博厚菁華縝密足以希前古而啓後學紀循吏而述政事則房柏鄉碣孫信州頌敘守臣勳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道碑表宗工賢人死喪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撰門中德善則貞文孝父誌碣二銘攄志氣以申感既則與李都統及二從事書詮桑門心法則大覺禪師碑推人情以陳聖德則請復尊號表陳理道則有制策藻閣王度則有詔誥謁所敘詩書號說命駉頌而下君皆索其辭精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頌銘誄序記等今為三十卷如黃鍾玉磬琮璧琬琰奏於縣閒列在西序其章者雖漢廷諸公不能加也與盜言受辭以為今大無謬笑柔色以貞立道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容物介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輿昔歲獲與君遊於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論著備探閱編君之孤某既除喪以遺文見托序引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左補闕安定皇甫冉集序　獨孤及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裁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雕篆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諱冉字茂政安定先生之後樂

平縣令倚之孫潁州長史顗之子十歲能文十五而老成名丞相曲江張公深所歎異伯父祕書少監彬尤器之自是令問休暢舉進士第一歷無錫尉左金吾兵曹今相國太原公之推轂河南也辟爲書記大曆二載遷左拾遺轉左補闕奉使江表因省家至丹陽朝廷三署郎位以待君之復不幸短命年方五十四而歿嗚呼惜哉君忠恕廉恪居官可紀孝友恭讓自內形外言必依仁交不苟合得喪哀愠罕見於容故覩君述作知君所尚以景命不永斯文未臻其極也蓋存於遺札者凡三百有五十篇其詩大略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涵詠風騷憲章顏謝至若麗曲感動逸思奔發則天機獨得非師資所奬每舞雩詠歸或金谷文會曲水修禊南浦愴別新聲秀句輒加於常時一等才鍾於情故也君尚弟曾字孝常與君同稟學詩之訓君有誨誘之助焉既而麗藻競爽盛名相亞同乎聲者方之景陽孟陽孝常既除喪懼遺製之墜于地也以其與茂政同時後爲吏官故銜痛編集以論譔見託遂著其始終以冠于篇

唐左補闕李翰前集序　梁肅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振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辭源鋒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君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姿朗秀卒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明白坦蕩纖餘膠暢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窮冥浚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陳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於文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識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閡其行者也此所謂文章之雄捨君其誰歟弱冠進士登科解褐衛縣尉其後以書記從崔淮南節度軍謀累遷大理司直天子聞其才召拜左補闕俄加翰林學士君之遇世用捨關乎才進退牽乎時始居裝任值薦善者當路故屈於下位（天寶末房公以言事[illegible]黨是[illegible]月之任者楊國忠不[illegible]河也）中歲多難時方用武故委於外藩及夫宣室而振宸翰也方用人文以飾王度則因疾罷免嗟夫君子賢人遇與事并得信其志者寡其用矣其餘蘊雅道喪欽黃鍾毀棄若孟子軻士安多病亦何可勝論惟斯文足以振當世餘烈足以遺後嗣此之謂不朽君既退歸居于河南之陽翟家愈貧而祿不及志愈遠而文益壯暇日以前所述作三十卷目爲前集命予序之君與予實有伯喈仲宣之義故書于篇

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　崔恭

歛以皇甫士安志好閑放不樂軒冕遵情適志作高士傳贊記遺論夙歎尚在而公早從釋氏義理生知結意爲文志在於此言談語笑常所切劘心在一乘故敘釋氏最爲精博與皇甫士安之所素尚亦相扶焉則今天台大師元浩之門弟子也摳衣捧席與余同焉故能知其景行收其製作編成二十軸以爲儒林之網紀云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擒王論宗道德美功成作儲泆銘四皓贊釣臺碑椅碑契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尚敎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撫國公包君集序抱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武醜思康濟作兵箴敘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流濫憫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失道亡有悉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敘別撫存諸集錄歸報復命一以貫之作心印銘住一乘明法體作三如來畫贊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山禪林寺碑達教源周境智作荊溪大師碑大教之所由佛日之未忘蓋盡於此矣若以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碑鉢盂公碑銘釋氏制作無以抗敵大法將滅人鮮知之唱和之者或寡矣故公之文章粹美深達無人能到此事可以俟於知音不可與諸俗者同世而

論也余之仰止未盡其善蓋釋氏之鼓吹歟諸佛之影響歟余所不書道其窮歟常懷不言之歎杳冥之根爾後之人誠達希夷意通響象知我之言亦不作耳若以敘人倫正褒貶則人皆知之非獨情至而辨其製作也大約公之旨尚敎古風閲傳記碑碣然以此導引於人以為其常米鹽細碎未嘗挂口故解通人事亦賢者之一病也夫子所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故無適時之用任使之勤余故以皇甫士安比之若管夷吾諸葛亮留心濟世自謂棟梁則非公之所尚也所謂善古而不善今知賢而不知俗故論贊碑頌能言賢貝者之事不能言小人之稱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終于長安某里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發詰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齊畢則公之擬朝廷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七林歸崇址夫顔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其祿祿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於達者不可以夭壽之數而病於促數焉公遺孤及後而生今已成立則友朋之知臧孫之後存於此也

趙郡李華中集序

獨孤及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為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敎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為梏拲守之如奉法令聞皐陶史克之作則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檝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感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祐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天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寖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敎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辨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之風復形於今于時文士馳騖飈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韶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公名華字遐叔趙郡人安邑令府君第三子質直而和純固而明曠遠而有節中行而能斷孝悌忠廉根於天機執親之喪哀達神明其任職也勤於務外若坦蕩而內持正性謙而不犯見義乃勇樂善惟懼不及務去惡如復讎與朋友交死生若一著於天下其偉詞麗則和氣之餘也學博而識有餘才多而體愈遜厲述作則冠當風化者耳駿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天寶二年舉博學宏詞皆為科首由南和尉擢秘書省校書郎八年歷伊闕尉當斯時唐興百三十餘年天下一家朝廷尚文夫升平中微拙於使人無已專公才與時并故不許名而名彰時輩歸望如鱗羽之於龜龍也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會權臣竊政稍貪佞當路公入司方書出按二千石持斧所嚮郡邑為肅為姦黨所嫉不容於御史府除右補闕祿山之難方命圮族者蔽天聰明勇者不得奮明者不得謀公危行正詞嘗納以誠累陳誅兇渠完封疆之策闕大迎咄故書留不下時繼太夫人在鄴初潼關敗書聞或勸公走蜀詣行在所公日奈方寸何聞行問安否然後輦安輿而逃謀未果為盜所獲二京既復坐謫杭州司功太夫人棄敬養公自傷悼以事君故踐危亂而不能安親既受汙非其疾而貽親之憂及隨牒顧養而遺天不再由是衔罔極之痛者三故雖除喪抱終身之戚焉謂志已獻息陳力之願焉因屏居江淮間以負罪名誓心自絕無何詔授左補闕又加尚書司封員外郎優詔連徵公將已下傾首延佇至止之日將以司言處公公曰焉有隳節辱身之人可以荷君之寵乎遂移疾請告故相國梁公峴之領選江南也表為從事加檢校吏部郎明年遇風痺徙家于山陽疾痼貧甚課子弟力農圃贍衣服雅好脩無生法以冥寂思慮視爵祿形骸與壤土同惟吳楚之士君子譔家傳脩墓版及郡邑頌述以守宰功德者靡不賫貨幣越江湖求文於公得請者以為子孫榮公遇勝日時復綴錄以應其求過是而往不復著書素所著者多散落於人閒自志學至校書郎以前八卷并舜山公主誌文寶將軍神道碑崔河南生祠碑禮部李侍郎碑安定三孝論哀舊遊詩韓幼深避亂詩序祭王端員外從起居興宗裴員外騰文別元直詩并楊騎曹集序王常山碑並因亂失之名存而篇亡自監察御史以後至于今所述者公長男羔字宗敘編而集之斷自監察御史已前十卷

號爲前集其後二十卷頌賦詩歌碑表序論誌記讃祭文凡一百四十四篇爲中集其中陳王業則興聖頌議世道則原卜論貨文諍主文而諷諫則言毉合元殿賦數禮教則哀節婦賦二孝讃與外孫女二妣書表賢達盛德則元魯山碣房太尉德銘崔賓客集序德先生誄權著作墓表李夫人傳靈夫人頌一生死之閒矜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博士文吟詠情性達於事變則詠古詩辨鄉大夫族姓則盧監神道碑思舊則三賢論自敍則別帽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會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餘雖比興萬變而未始不根於道德故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不俟覩容貌聽詞氣而後覩其行若使秉筆立於史臣之位且隋獻替足以潤色王度正一代之訓典天而病之國不幸也然遐叔身甚病而心甚壯文益贍而才不竭則前路逸氣詎可度矣他日繼於此而作者當爲後集及常遊公之藩也久故錄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

唐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劉禹錫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因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通之末云

唐右拾遺陳子昂集序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乃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殁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顦顇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摶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始未知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殁矣天其喪余今採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惜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然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劉禹錫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儁人其色激灔於顏閒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萬物五色天下人文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萐莆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甚遠始以文學振三川三川守以爲貢士之冠名都西馳速如羽翼異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兩科連中銳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犬戎請和上開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首選轉殿內史錫之銀章朱紱拜尚書戶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侶使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道州刺史以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殁後十年其子安衡泣奉遺草來謁咨予伸之成一家言凡

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
侍郎文師吳郡李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變能成有
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生文字與雋賢交重氣槩覈名實欽然
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考要皇王富强之際臣子忠孝
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中得一善輒肝鬲擊節
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爲案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
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閼其勢而爭天先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
異道甚長而命官猜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
體物賈生之書道過哉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
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予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
武侯廟記爲上篇從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
夫昇之閎兮惟巴虵九日乃能盡其穀而迴注鷃爵亦要中於尋常
之閒非昇之手兮有能有不能所遇然而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
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内而已

文粹卷第九十二

唐文粹卷第九十三　序丙一十七首

吳興姚鉉纂

集序

唐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唐太常寺協律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唐四門助教歐陽詹文集序　李貽孫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唐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唐東皋子集序　呂才
刪東皋子集序　陸淳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筠尊師文集序　權德輿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篋中集序　元結

後序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編後序　李商隱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毗陵集後序　梁肅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唐大理評事楊君集後序　柳宗元
注愍征賦後述　司空圖

唐故著作佐郎顧況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鈞錦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爲性結冷汰以爲質煦鮮榮以爲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字逋翁諱況以文入仕其爲人類其詞章嘗從韓晉公於江南爲判官騤成其磊落竊入佐著作不能慕順爲衆排爲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意飄然若將續古三仙以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鞳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眞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者

在門評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余發之涼公適移鎮宣武軍余襆歸洛陽諸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杜牧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發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爲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敘然其甚慙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唐故四門助教歐陽君文集序　李貽孫

歐陽君生于閩之里幼爲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江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宜不能捨生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常謂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旨何如要恐不爲汨沒之餓殍也未知爲吉邪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執於聞見者皆賀之曰若此家實也奈何處之過歟自此逡日知書服聖人之教慕恒協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惟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甚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閩閩之鄉不聞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爲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惟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爲芝英每有一作屢加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動不踰節常公之知又日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且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士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于今伏之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敘事重複宜其學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氏爲一家矣故其屬文之內多爲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以傲於集故子沖幼之歲也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中予爲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以諾其命矣而詞旨未就價復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爲觀察使令訪其裔因得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絕其所傳也爲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願云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陸希聲

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於文文之尤高者李元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衆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元賓死退之之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賓反出退之之下論者以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子以爲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者文以理爲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於質故理勝其辭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之死亦不能及退之之質此所以不相見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於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其所長

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不賓文於澳上惜其恐復磨滅因條次爲三編論其意以冠於首大順元年十月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唐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李華

開元天寶間詞人以德行著於時者曰河南元君德秀趙郡李華魯陽以文學著於時者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鄱陽忠烈王之後曾祖某官大父某官考諱某官縣丞咸有位不至尊君十歲能誦數經書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秘書正字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使者請君遁逃不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爲揚州功曹相國諸道租庸使第五琦請君爲介君以先世寄殖嵩濮因之遁秩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爲之憮佐君爲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爲揚州參軍也宗難去官爲正字觀故請君著書未終篇御史府以君爲慢官歸居奏論罷職爲河南參軍依舊多嫉君才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有賈誼文詞詳正近於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揚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安曠曹植丁儀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干寶著論近乎王化根源此外皆含變絕無聞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歿於旅次有文十卷行於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古所謂有其義而無其辭者也是後之爲文者取以爲法焉今海內至廣人民至衆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有子一人曰存爲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以華平生最深見託爲序力疾書之云爾

崔公山池後集序　　李翰

崔公吏於華葉冉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興益之以小山嘉山臨清池峭絕孤踊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渚縈帶島嶼崖[illegible]不出於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筠森疎下見松雪荼蘼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詠歌盡在丹壁又與[三]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集焉

東皐子集序　　呂才

君姓王氏諱績字無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晉穆公自南歸北始家河汾焉歷宋魏迄于周隋六世冠冕國史家諜詳焉君性好學博聞強記與李播陳永呂才爲莫逆之交陰陽曆數之術無不洞曉大業末應孝悌廉潔舉射策高第除秘書正字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逃出所受俸錢積於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於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羈於漆園老聃耽於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歎曰天道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已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咍之因著無心子以喻志河汾中先有諸田十數頃稱良沃鄉諸叔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貞素頗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磐石地頗顯敞君於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清河崔公善繼爲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晉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以烏巾聯牛躬耕東皐每著書自稱東皐子晚歲醉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詠作詩好事者錄之諷詠並傳於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將年若干篇終自剋死日遺命薄葬兼預自爲墓誌

所著詩賦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緝成五卷又著會心高士傳五卷酒譜一卷及注老子並別成一家不列於集云

刪東臯子集序　陸淳

淳聞於師曰秉仁義並好惡方之內者也等是非遺物我方之外者也冥內而遊外聖人也聖人吾不得見之矣方內者時有焉其惟方外之徒莫得而測也至哉踐跡之道易忘言之理難耶將群於人而內自得耶何乃莊叟之後餘歷千祀幾於是道者余得之王君焉心與物冥德不外蕩隨變而適即分而安忘所拘而遊不害教遺其累而道不絕俗故有陶公之去職言不忘時有阮氏之放情行不近物曠哉偉乎其可謂繫天之君子者矣生於隋季人莫之知故其遺文高跡不顯余每覽其集想見其人恨不同時得爲忘形之友故祛彼有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庶乎死而可作無愧異代之知音略其祖宗之由出處之行前序備矣此不復云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乎夷希朴大恬淡沖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喜非真氣之士不與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饒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物爲士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在宥天下傾風祈嚮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舉累章乞還以爲魚自泥數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汎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浙河息天柱隱抓理照順吾靈遐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國公歌詠於紫芝泓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玄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逸響琅琅然若戛雲璈而凌倒景昆閬松喬森然在目追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撼彌含神之妙則有玄綱象遣心蒿目之遺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玄論既備凜寥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併留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寫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曆十三年歲直執徐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邵冀玄者率類其徒窆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托先生之風探道也熟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府冀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刳心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不久其有逍遙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挺神奇祛鬼怪告錄蚑之性合肸蠁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從采撮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祝髮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遊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于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疏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悅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賓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柯山與晝公爲侶（[illegible]）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支許之契焉上人歿後十七年予爲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二千首今刪取三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間接詞客文人酬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眾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邪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辭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汚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於今六歲人皆務武斯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冀其不亡於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李商隱

太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太山見稟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惜於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閑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句外曾孫遷東李博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貴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嚮物色欻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娥始生狼子豽孫競于跳走剪餘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繂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鐘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堅麼灰門騶木爲手張蓋乘車步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餘鋸取朽盡燎蟒出毒刺眼楚　齒不見可視顧頭蹈錯雜仟驪傷填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歸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羲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卞之望上不知有篡辯韶雲齒扶服臣僕馴風彩露飄零萎落耄老者在童齓者蓄邪人佞夫指之鶴之薰蕕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揆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古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

樊川文集後序　　裴延翰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西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酣酒醺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然燬擲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逾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稿醉墨碩夥纖屑雖適辭但不遠數千里援昺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辨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爲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授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瓌麗詭誦諷多要寡羨以漫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若君之善否直聲已振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嘉緒遺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刑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騁質厲旁紹曲摭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滋灌泮家支立戟倚呵磨皺塚如火照爲肥抗痛痒如水洗馬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鑒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發曚若大呂勁鳴洪鍾橫撞撑列切當其害長切部護其存慰嫉惡甚障柳

終若濡梢於未爽膏潤於未穿栽培敎化翻正治亂變醨養瘠皝醨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耶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窺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譏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者則張保臯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叔大長公主及故哥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配惡與主闘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爲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詠讃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離發縣遠窮幽驤腹鬼融劉筆酣興健寵酌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嘗不撥亂治本緇幅道義紉深於經史醞釀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嗟所謂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上感時理具辟三代而降萬古若歸太華臨滄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渟澄所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之未老小子既就其集爲稱思慮反覆不翅逾年苟陰承顧付與之言雖瞻顧而不相解在他人無知其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宰物者可自誣抵以甘罰極故總其條目強自後序至於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翊時濟物之才編於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於前序

毗陵集後序　　梁肅

有唐文宗常州刺史獨孤公既歿門下客安定梁肅以公茂德映乎當世美化加乎百姓若發揚秀氣磅礴古訓則在乎斯文文之盛不可以莫之紀也於是綴其遺草三百篇爲二十卷以示後嗣乃繫其辭曰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曰下以之彌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帝唐接前代澆醨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作者迭起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之爲則又操道德爲根本總禮樂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善乎中書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忠成世褒賢遏惡爲用故議論最長其或列於碑頌流於歌詠峻如嵩華浩如江河若賛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不陟哉公諱及字至之秘書監府君第四子道與之粹天付之德聰明博達剛毅正直中行獨復動靜可則仁厚積爲大本文藝成乎餘力其體文中雖波騰雷動起伏萬變而殊流會歸同致乎道故於賦遠游頌嘯臺見公放懷大觀超邁流俗於仙掌函谷二銘延陵論八陣圖記見公識探神化理合權道於議郊祀配天之禮呂諲盧奕之謚見公闡明典訓綜覈名實若夫述聖道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美成功旌善人則張平原頌李常侍姚尚書寵庇于韋給事韋稹叔墓誌鄭氏孝行記李睢陽楊懷州碑慕世德昭後昆則先秘監靈表陳黃老之義於是有對冊文演釋氏之奧於是有鏡智禪師碑論文變損益於是有李遐叔集序稱物狀之美而暢其情性於是有瑯琊谿述其敘一事紀一物皆足以追蹤往烈裁正狂簡嗟夫其以述作之柄授夫子乎不然則吾黨安得遭遇乎斯文也初公視肅以友肅仰公猶師每申之話言必先道德而後文學且曰後世雖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華而無根有以取正其賈生史遷班孟堅云爾吾子可共與學當視諸斯文肅承其言大發蒙惑今則已矣知我其誰哉遂銜涕爲叙俾來者有以知夫子之志若立身行道終始出處皆載易名之狀故不備之此篇

題柳柳州集後　　司空圖

金之精粗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鍾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觀文人之爲詩時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衡其工於

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
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
所作亦為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
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
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
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
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
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
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之不
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
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流蓋述於書之謨訓易之
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
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雅頌其要在於麗則清
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
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故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
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已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
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
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
斯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於文
人滿盈於江湖達於京師晚節遍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
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
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
周愿河東裴泰武都何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練凡六序廬山
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詩皆人文之選已用陪陳君之
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
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於世休聲未克
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某以通家脩好
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論次篇目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其後

司空圖

注愍征賦後述

武宣之間籍顯地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
進然士大夫宴遊之倦猶或時道文學以佐助執事者而盧君尚
以還猷致慎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也雖恣
丘林藪溟漲不能快其叱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得於彼而少
喪於此傍其虛而擲其實彼或充然自喜而又以拱默相持曾不
知日月沒於晷刻之間蠅翔而螢腐耳然則著明幸於弃默而
能以愍征爭勍於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
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至聖哲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
多矣豈以一靈運之狂而可沮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牆而悖謬
者何翅於此耶愚前述雖已志道其逝壯懷豔矣而終不能研
其才外之致以是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嘗著罹纓引以雪詞人
之憤其旨亦屬於盧君且凡稟精爽之氣是或有智謀超出
羣輩一旦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逞憾於鋒刃也俾其
無所控告驅於讎敵必貽國家之患矣然則據權而蔽善者
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文粹卷第九十三

吳興姚鉉纂

天地 大衍曆序 張說 地誌圖序 呂溫
醫藥 導引圖序 梁肅 觀石山人彈琴序 梁肅
博奕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序棊 杜元
畫讚 師子贊序 張九齡 鷹鶻圖贊序 張九齡
八駿圖序 李觀
果實 荔枝圖序 白居易

大衍曆序

張說

特進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說言：曆者，先王以明時授人，贊天育物者也。辰極恒居，斗運不息，晦朔相推而變月，寒暑往來而成歲，日月右進，周天之度，啓星辰左旋，正時之氣，合積餘分而致閏，配甲子而設蔀。鳳鳥為司，曆人受職，分分而加之者百，鈞必過毫釐之者千里，必差何則？古法存而其人異也。不見大聖，孰能起之？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欽崇天道，昚敬月令，受命再新，改制創曆。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上本軒頊夏殷周魯五王一侯之遺式，下集太初至于麟德二十三家之衆義，比其異同，課其疏密，或前疑而後定，或始會而終乖。原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大鈞不測之氣，盡觀縷於天聰。迺更審晷度之短長，覆星間之廣狹，遲九道之朓朒，斟五精之進退。參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徵於文王也；取春秋辰卯九疇五紀之與同，文於孔子也。杼軸萬象，復來四歲，奏草朝言之一公，夕落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先有理曆陳景善、算趙昇，首尾參定之言，接承轉算之意，因而綴合，編次勒成一部，名曰開元大衍曆經七章一卷，長曆一卷，古今曆書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所以貫三才，周萬物，窮數術，先鬼神。稱制曰者，即聖人顧訪之旨；標謹按者，是曆家進對之詞。非朝后至聖，不啓儼端之業；非容成詞極，不敘歸餘之經。據其圖也，七政之天心不遠；守其術也，千歲之日月可知。蓋中黃之寶符，太紫之神照者也。謹以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帝成紀之辰，當一元之出符，獻萬壽之新曆。伏以鑒識之書，殿錄於紀言，掌之太史，頒於日曆。制曰可。

地誌圖序

呂溫

虞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家師，廣愛詞侈，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歸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摭其與末，足以昭啓後生，乃分疆為方儀，據書而畫，隨方而以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制圖。觀其紛散百川，盤疑群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陬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古色相宜，萬邦錯峙，毫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概，固不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窗籠八極，名山大川，瞻顧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據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退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較而論勞逸也。且夫斟百代之繁，綜群言之首，緊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耆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道之明也。第地而述，舉世而囊，摭攬鴻纖，理通微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聚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山則思舜禹郵氏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曾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荊門則知苗劉恃險之敗，王者於是乎得失，諸侯於是乎興替，斯又勸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擊，係中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頓息也。某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所以然。

導引圖序

梁肅

氣之貫萬物也盛矣。本乎天者資之以生，本乎地者資之以成。古之善為道者，知氣之在人，不利則鬱，鬱鬱則性伐其命，而不可援也。於是乎集而導之，導而引之，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使流於六藏，暢於四支，浹於肌膚之會，固其筋骸之束，然後百病不生，耳目聰明，可以保神，可以益年

和之至也故岐伯得之為軒轅師廣成子得之千二百歲而身不衰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後學得之隱名山而遊人間壽考者不可詳而計矣原其所出皆以岐伯為祖有浮山隱居朱少陽者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元化五禽之說乃志其善者嬪而圖之披以章目凡三篇究其所由蓋久視之門戶樞之善喻者也少陽年逾期頤神氣轉壯每至虛空之中自試此法或屈或伸或盤或旋或迴互舒闔終日不倦每振寂寥肯綮之際必砉然嚮然用力甚微而合於桑林之舞此又技之甚尤異者也暇日以所述示予予喜而序之以冠其篇首俾博覽者以知延年之一路道者之雅戲云

觀石山人彈琴序

天寶中言雅樂者稱馬氏琴今石侯嘗得其門而入矣故其曲高其聲全余常觀其操縵味夫節奏和而不淫淡而不厭寡其感人而忘夫佚志已而謂余曰鄙夫徒能彈之而至和樂獨善其身足使情反乎性吾聞其語矣未辨其方也敢問何為而臻哉古之聰明睿智其能為乎余愀然曰善乎夫子之問是道也吾嘗聞諸師矣夫人生無其節則亂故聖人道之天和作樂以救之於是乎有五絃之琴以暢五音以函五行以宣五常以紀五事後世聖人以為五絃備其本而未行其變變而裁之莫先乎文武之用於是究夫剛柔復益其孩者非他也文武之道也亦猶八卦既列復因而重之然後既可以動天地而鼓萬物盡變化而感鬼神播聖人之能事反百慮於一致此琴之所以為貴也故虞帝以之乃歌南風禹湯以之而作夏護周文武以之萬邦協和卜代三十成康以之刑措不用仲尼以之見文王之象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若琴道不行則君子之道消而王澤不下故殷紂失之而棄河海幽厲失之而周道中絕晉悼失之師曠一彈而國大旱琴之興廢與理亂相並夫備殷薦以配祖考萬籥相應幾神降則不可廢於郊廟矣若夫和平其志氣暢達於動用使邪物不接則不可廢於律度矣故自有國有家至于庶人莫不尤重焉君子所居於是有左琴右書士無故不徹蓋謂是也周穆載雲和空桑龍門之琴禹貢嶧陽之桐以為之歷代善琴之士與幽蘭白雪之操則吾子其自知已夫何言哉問曰若何所云則今之為琴者多矣君子之風何其未聞歟對曰琴樂之雅者也雅者正也正者謂能宜正其聲而行正道今夫鄭衛之移人久矣其人或正則其位未大其位未大故正聲未被君子屢傳不其然乎夫雅樂之所貴者豈取清商流徵不失度曲而已彼各有所起也言畢石君蓋之俾予紀其辭遂號為序云

骰子選格序

房千里

古之叙班位列爵祿其所以治萬民揔百事且用以別白賢不肖竟為君舜為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為君周公為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爵不為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廩削其秩不為敘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強奮自篤後代衰微升于上者不必賢沉于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善不足恃恥比肩而嫌故默然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棄挾奮疑前而進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益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懲卒曰賦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誼忠信者何足道哉始悟其有命無命而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從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蠻繫舡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豈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百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欻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彼人以生死為勞身萬物為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貴為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御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余二弟遊皆好與予余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毫

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惜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苟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於棊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苟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艱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敵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敘

師子贊序　張九齡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古侯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皮羽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退遜頃有至自南海厥蹤西極獻其方物而師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虦貓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羣之特佐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瞚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搏撠熊羆且餘瑣細不置乎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紲伏閑阜馴而爲用錄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若盤乎虞君長歲時頁獻或殊琛絕賮賁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觀諸若中國之賓幣所不辭蓋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懷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得而稱也義異大犬賞勞召公之訓美司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爲之贊

鷹鶻圖贊序　張九齡

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鶻也名揚於尚父義見于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嚴剛悍體俊鋭鋒顧視之間爆如也夫援以勁翮意不羣飛貪其利者義在群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嘗名比義者以其鷙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推翼以衛勇未孟垂拔以屈耶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鳳將威於仁所不及也雖鵔鸃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佳者肉非登俎才非下褥威力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難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嘗養鷹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八駿圖序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從覽厥圖雄姿趫騰龍虎文螭之派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華黃驊騮白義之屬也視穠首則若排雲視奮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羣之姿若日月之所不凡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巍巍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獨神扶其魄馭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王母於瑤池從羣仙而遊按山海經去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是生爲之用歟何古書無其定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至余皇唐不泯厥跡卓爾昭然奇哉信乎茍今考之於古則人大笑矣求之於時則嗤世矣由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有異者不必否或慮觀之者昧故爲序以表焉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文粹卷第九十四

文粹卷第九十五　序戊　二十四首

吳興姚鉉纂

大統紀序　陳鴻　三傳指要序　劉軻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元稹
崇福寺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注孫子序　杜牧
般若心經贊序　[illegible]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荊潭唱和集序　韓愈　聯句詩序　呂溫
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愚溪詩序　柳宗元

大統紀序　陳鴻

敘曰臣聞日月星辰紀乎天也山嶽江河紀乎地也曆數正朔紀乎帝也正氣為帝帝天號也統倫舉生冠耀元符牢籠乾坤之精御歷山川之靈威武薄乎八紘文明光乎百代功格皇天名在祀典以指摩而登皇極者迺可言矣開歷垂統自始皇焚書為煙燼史官廢紀失傳其本後代儒者罄天地心胷造生人聞見故諸緯書及皇甫謐譙周之徒得肆言上古之事恃無可驗竟聞異說臣少學乎史氏志在編年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始閑居遂志通修大紀三十卷正統年代隨甲子紀年書事條貫興廢舉王制之大綱天地變裂星辰錯行興帝之理亡后之亂畢書之通諷諭明勸戒也七年書始就故絕筆於元和六年辛卯自太易至太昊年代史傳無正說且書皇甫謐似是之言昔太昊氏迎日推策造甲子臣以為天地立於冰城於氣氣萌萬物生甲而生生主寅帝首太昊歲起攝提故書太昊首甲寅皇甫謐云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年又云子孫五十九姓傳世五萬餘歲又有循飛等九紀亦無定年閒引景云欲以數紀之生求知百代之上誠可笑矣自非知古者亦不敢強為發正自太昊至炎帝世曆無明文有首而已舜行天子事八十年孔安國注云舜在位五十年三十而徵庸三十年在位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堯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九一百一十二歲崩堯元帝天下七十載得舜試舜三年一在徵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二十八載帝乃殂落堯二十八年合入舜曆通計在位八十一載堯在位七十二載即舜元年丙子帝摯元年乙卯帝嚳元年乙巳顓頊元年丁亥少昊元年癸亥黃帝元年癸未炎帝元年癸未以是推之伏子賤最可憑也諸家年代曆不分出益三年當禹為益於天七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載禹喪畢讓于啟啟賢諸侯歸之益避于箕山之陽禹之聖啟之賢益之讓豈可廢而不明今以大曆元和六年太歲辛卯上推至炎帝元年癸未凡三千六百九年自軒轅至夏禹約世本以文宣王太史公堯典舜典商書夏書為實錄周秦以降則按本朝國史春秋緯書云炎帝子孫帝臨至帝岡又有八代四百餘年據太史公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今臣依周易史記以黃帝代炎帝緯命曆敍又稱少昊子孫相承十代四百餘年驗緯書起漢哀平閒前代儒者好記異聞新進後學耳目固不可驗皇甫謐劉伯莊皆以舜為戊寅年即位在位二十年遂使神農已來甲子相承錯謬據漢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陟方迺死一遇服堯喪三年禹崩啟未立使三年何繫今出益三年成禹志且堯攝舜二十八年而崩益行天子事三年為益之事可也大道之行以天下為家何必私三年於啟或云有窮伊尹周公共和如何當夏后相不成于夏家羿為相臣篡相自立后相奔死商丘浞又殺羿自立少康長迺復夏家自是之後備見於諸家年曆云

三傳指要序　劉軻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為義也非介然溟習之所至頤乎其粹者世輒常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楯學者奪裁無所宗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耶抑守文持論敗僨失據者之過耶汝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擿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紐纊者矣既傳生于經亦所以緯于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誠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于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爲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駮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古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捃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詞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記言尚書國語戰國策成敗興衰之說大備無不包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序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序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已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序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樂府古題序　　元稹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采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府等題除鐃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云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水仙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為贅賸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曾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南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中一二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

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甚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無珍據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之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適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損益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因山之制上則顧命典策與文物以授萬國下則制服節文施露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無不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今古百氏之異同抵揚前載而畢得其中類聞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得其人而邦典不隊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於下職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其孫最好學虞權以儒學用而湛為祭法書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成封禪祠部公以禮成大事大理公以禮轄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究其闕其為愛禮近

古安厥遠乎哉璉字蕢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御公以儀氣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者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肅然盈乎九族積傳於他門則豐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榮於史氏也果矣

元和辨謗略序　唐次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之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害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陳矣至於處神明之奥論辨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秀言之害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雞雛彫卉弄芳惑珠者哉說立國立家自中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廉能彰邪僞見用聞緬思近古招賢容諫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矣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於入明闢敷博訪於搢紳旌賢良於巖穴尚復廣四目明四聰制治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學士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朝來史籍之中發羅讒謗之事逐類採擷之本末既謀獻之浚深編次指明觀成十卷昔虞舜有堲讒之命我皇備辨詩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昃之政列乎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人自信矣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權德輿

今之晦人有隱居張氏者紿莊生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其旨乃爲之訓釋猶懼學者之傷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引道以同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纍纍如珠貫渙若冰釋既而以予嘗所嚮慕向仰敘而辨之爲道之用也無天地該萬物內化者可以擇四海外化者可以宜是非所然順物內外俗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爲道者如此消乎性命耳目之相刳也不勝於物則相刃相靡循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闕於彼是之境陳臏濟倚封執迹於攖僇力不足而奪奔絆鬭莊生哀其如是乃必廣柱下之說啟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爲無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迹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極寧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遙乎生則曰外形委蛇其放言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孔於徒但比大舜於豕虱或至大適以爲譬或至細乃垂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能通哉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揚厲之則爲家爲邦爲仁爲智爲勞之泳之日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繳繞者靜循之而愈昭冥之而愈妙複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此而已矣隱居名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偏遊名山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與漆園同代如丘明受經於仲尼矣其賴成子南榮趎之徒歟予攝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生之略直書隱居之志以冠于篇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撥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也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

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於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府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般若心經贊序　張說

萬行起心心人之主三乘歸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與悲志俱空中法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滎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題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狀揚佛事題之樂石

禪宗密禪源諸詮序　裴休

禪師集禪源諸詮爲禪藏而都叙之休曰未曾有也自如來現世隨機立教菩薩間生據病指藥故一代時教開深淺之三門一真淨心演性相之別法馬龍二士皆弘調御之說而空性異宗能秀二師俱傳達磨之心而頓漸殊稟天台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江西舉體全真荷澤直指知見其他空有相破真妄相攻反奪順取密指顯說故西域中夏其宗實繁良以病有千源藥生多品投機隨器不得一同雖俱爲證悟之門盡是正真之道然諸宗門下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趨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同異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莫不提耳而告之指掌而示之頻伸以吼之柔和以誘之乳而藥之憂性命之夭傷也保而護之念水火之漂焚也揮而散之悲闘諍之宇固也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父不能保身後之子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是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滅後未嘗大都而通之今具衆宗趣而不守歷閩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佛於法華經涅槃會中亦以顯爲一味但昧者不覺故涅槃經云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而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嗚呼後學者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當取證於本法無取證於末

習能如是則可以報韋拳大師劬勞之德矣

荊潭唱和詩序　韓愈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顦顇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為荊潭唱和詩序

聯句詩序　呂溫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潘楊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端專一室顧我者惟茂直而已以為切磋莫若常事討論有宴息導志氣徒然起懷議時世乎欲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多思永夜高月耿耿不寐或風露初曉悅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獨懷所思亦不然何以節宣慘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其酒之暇屬物命篇聯珠唱玉審韻諧律同聲則應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滄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則宜五色微開六義雖小道必有可觀其在茲矣茂直命余序述存以編簡後之觀者知吾黨所安之鳴鶴

崔吏部衛兵部同宿天長寺上方唱和詩序　權德輿

易之同人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道同於內而氣相求情發於中而聲成文以觀以群以比以興清河崔處仁河東衛從周於是有清秋仁和往復十七韻之作初二賢皆以秀造分校秘府弘文之書貞元初同為渭南尉聯曹結綬相視莫逆處仁自府庭旋歸税駕於斯國門勝槩來康莊在下馳車徙而走聲利者此為咽喉外煩埃塵中孕閑曠晝懸清光夕遊虛明上方之鐘磬深夜之月露耽翫敘寫情靈感發投者報者無非瓊瑤如金絲應和孔翠翔集盡在是矣厥後同為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為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尚書郎知制誥既而處仁西垣即真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亞小宗伯而從周即真俄掌貢舉實為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為吏部侍郎從周為兵部侍郎重九休澣聯鑣道舊永懷曩篇二紀于茲廣屋壁之隟壞詩文之磨滅不若刻勒片石之為堅且久也惟二賢大雅閎達人倫龜玉更為王楊迭為田蘇便蕃清近烜赫章大其於為霖為渠四方之屬耳目久矣然則志氣之所舒英華之所搞其濫觴於此乎德輿與二君子同為諫官同掌書命相繼典貢士分曹居中臺其間交代迭處不可具舉敢叨益者之數寄愧同心之言追琢所具序夫本末亦二君子之志也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谿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谿為冉谿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谿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谿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谿愚谿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谿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谿余得專而名焉谿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谿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谿石上

文粹卷第九十五

唐文粹卷第九十六　序己 叢記附 凡二十首

吳興姚鉉纂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蘇源明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從郎官湖詩序 李白　裴胄先宅讌集賦詩序 獨孤及
冬夜讌蕭十丈詩序 梁肅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石鼎聯句詩序 韓愈　翫月詩序 歐陽詹
送陸歙州序 韓愈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送璿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華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雲母泉詩序 李華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李白

小洞庭五太守讌籍　蘇源明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魯郡太守隴西李公蘭濟南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僅于回源亭既會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煩請南略我宿及魯之中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還濟陽以平陰長清隸濟南虞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役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北入于我壽貢闕閻自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捴運率貢推澄倩命啟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辭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修讌姑以為別若夫臍抱孤嶠軒飛虔漕歷殘暑於重林進高秋於絕壑其蓋何有腐犀廣羊其俎何有燔兔膾魴牽卞崑蘚龍水之以寒水夙割鈺刃巾之以踈絺譿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無動乎下朋吉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與之賓有而辭后之縞熙也司士庀舟以待司功設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碁翠籌箭自回源起廣泊左拂蒼尾右遺吾山倒屼岫於波際指梁岑於林鼓稜摇敞谿瞰眇虛曠太皞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澹紋所過多感乾宰焉徽婢態目成以留客婿容色授以勸酒髮紛頰蔽噷曾紛蓊自會雜舞清唱倏然同引既醉源明以手版扣舷而歌曰小洞庭兮字方舟風嬋娟兮辭平流字方舟兮小洞庭雲微微兮連堤墜仍瀾兮縕以復重巖轉兮超以忽焉夷若兮謹經撓歧龍仔兮落增湖泊中湖兮濟石閑並曲澂兮悵而還適予手兮非予期將解袂兮蔟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主兮忘安斯人歌闋鳥獸聞之低昂而相鳴魚鱉聞之泅洄而或躍茲官吏安次而不易彼人庶宗業而不遷喜之哉樂之哉字濟泊曰小洞庭盛集五太守高讌云爾

秋夜小洞庭離讌序

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于回源亭明日遂行及夜留讌會莊子若訥過歸昔相里子同禕過如魏陽穀管城青陽權衡二主簿在座皆故人也徹饌新鐏移方舟中有宿鼓有汶篁濟上嫣然能歌者五六人共載止回源東柳門入小洞庭遲夷傍偟眇緬曠漾流商雜徵與長言者啾焉合引潛魚驚或躍宿鳥飛復下眞嬉遊之擇耳源明歌曰浮漲湖兮莽迢遙川后禮兮扈予撓橫增沃兮遙僊延川后福兮易予舷月澄凝兮明空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奈別何曲闋袁子曰君公行當揮翰右垣豈止典曹米廩邪廣不敢受賜獨不念四三賢源明醉曰所不與吾子及四三賢同恐懼安樂有如秋水晨前而歸及醒或說紀之陳事源明局局然笑曰狂夫之言不足罪也乃志為序

刻蘇公太守二文記　令狐楚

大和五年春三月兗海節度副使李貞外虞玫本府書幣修好于我卒事返命且以故太守蘇源明集中小洞庭讌籍及序二首見寄請余立一貞石識其故處云余為之考尋圖諜詢訪耆老自五六日至于旬時茫然曾不得回源亭渦泊依稀髣髴者從天寶十二載而下及茲八十年源明有盛名於朝道更在鄆嘗與五太守會集讌游之所形於文字炯若金玉若良二千石好事君子接武而來縱不能恢張增飾之必當思人愛樹存爲此州故事悲夫思澤之外四紀有餘自蕩平而還三政相繼不鍩鋒摩刃以戰鬪為務惟長臂利爪而攫拾是謀視嘉山水好風月如越人之賢章甫者之鑑非惟無用又從而仇之余以爲不可使中行子之文無傳于此地乃於溪亭作金石刻引而記之亦李志也秋七月二十七日天平軍節度等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彭陽縣公令狐楚詞

瑯琊溪述序　獨孤及

隴西李幼卿字長夫以右庶子領滁州而滁人之飢者粒流者召乃至無訟以聽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鑿石引泉釃其流以爲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堂琴臺以環之探異好古故也按圖經晉元帝之居琅邪邸而爲鎮東也嘗遊息是山厥跡猶存故長夫名溪曰琅琊他日賦八題於岸石及亦狀而述之是歲大曆六年歲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述曰

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膺不刊幾萬斯年造物遺功若俟後賢天鍾靈奇公闢爸之迹爲迴溪削成崇臺山不過十仞意擬衡霍溪不袤數丈趣侔江海知足造適境不在大怪石臨臨湧湍潺潺洞壑無底雲蘿其間仲春氣至萬木華發亘陵被坂吐火噴雪公登山樂樂者畢同無小無大乘興從公公舉觴酒酣氣振溪水爲主而身爲賓揄琴詠歌同風舞雩時醉歸與夕鳥俱明月滿山朱輪徐驅石門松風聲兼笙竽鳥戲人實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遊漢之後峴山寂寞千祀誰紀彼美新溪維公嗣之念茲疲人繫公其肥後之聆清風而歎息者提我於泉乎而已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詩冊　　李白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夜永月朗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寞無聞夫子可謂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時明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座醉清光爲歡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号郎官湖風流若未滅名與此山俱

仲春裴胄先宅讌集聯句賦詩序 詩冊　　獨孤及

先是先清明一日右金吾倉曹薛華陳嘉肴醴清酤會河東裴巽裴棨陽鄭泉河東獨孤及于署之公堂引滿舉白者自午及于促席于花陰賦詩于月波樂極不醉夜艾而罷後清明三日二三子春服既成思欲脩好尋盟選勝卜晝裴侯是以再有投轄之會是會也鄭不至吾兄惠然而來堂有琴庭有蘩芳尊數步落花滿席中和子冠烏紗帽相與箕踞嘯傲睨相視稱觴乎其間趣在酒中判爲酩酊之客宋本秦也能無嗚呼之聲其詩曰

上天垂光兮照予以青春今日何日兮共此良辰與君醺酣而指落英兮不知年華之相親斐然留以醉止孰云合意而未申歌歡闋裴側弁慢罵曰百年歡會鮮於別離知開口大笑幾日及此日新無已今又成昔不紀而賦之如春風何其演爲連珠以志此會

冬夜宴蕭十丈因餞殷郭二子西上詩序　　息夫牧

志有之事三如一者惟君父師乎所以生之教之祿之生而不教不可亦也教而不成不可祿也故師勉乎教而學者勵乎己己立學成而會友以輔之是以伯魚趨庭曾參避席卜商投杖厥義於是乎在冬十有二月家君宰邑許下夫子問津潁上二賢將馳會府皆適茲土夜覩狹室列座有位尊卑儼如或捧觴上壽或摳衣請益始敦詩以閱禮終講信而脩睦然後文飽於德義潤其身頃夫子升堂之後若盧賈劉尹之徒半紀閒接武鳴躍賓夫子訓之道守之斯至也今殷郭二子天資才幹而加之鍛羽觀光王庭俯拾地芥其誰曰不然飛霜灑林寒氣切至月落西戶夜將向晨座彌謙謙畢醉溫克則知孔門宴餞異於他日二三子終身識之夫子以家君政事百里無事命門弟子賦鳴琴亦以釋伉辯之怨焉小子不敏忝居門人之末敢不悉書其事

有琴斯鳴于宰之庭君子蒞止其心孔平政既告成德以永貞鳴琴有衎于頃之畔彼之子兮其年未冠聞詩聞禮斐兮璨璨鳴琴其怡于潁之湄二子翰飛言戾京師有斐者桂載琴其枝琴既鳴矣宵月既靖矣址堪自媿消體惟言謂我寫歎呼其別矣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華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名姓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葺巖龕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
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樂天序

石鼎聯句詩序 詩附

韓愈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
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
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
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
云能與我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
囚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
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
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謂劉曰吾不能
世俗書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初不
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喜喜
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
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即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
不用意而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喜夜盡三更二子因起謝曰尊師
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髯曰不然章
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即又唱書四十字為八句既止即讀
讀畢謂二子曰章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
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
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矣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
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能人間書請聞此
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
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鼓鼕鼕二子亦困睡
及覺日已出驚顧不見道士即問其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
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看之無有見矣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間
詣余言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妙匠斲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 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 龍頭縮菌
蠢豕腹脹膨脝彌明 外包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 在冷安自足遭焚
意彌貞喜 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 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 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 一塊元氣閉
細泉幽竇傾師服 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 方當洪罏然益見小器
盈彌明 睆睆無刃跡團團類天成師服 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 旁有雙
耳穿上為孤髻撐彌明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 可惜寒食毬擲在路
傍坑喜 何當出灰地無計離瓶罌彌明 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師服 豈
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喜 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 徒爾堅重性
不過升合盛師服 仍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喜 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
彌明 以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 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 寧依煖
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 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師服 迴旋但兀兀開合唯
鏗鏗喜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擎磨礲去圭
角浸潤著光明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彌明 [illegible]詩盡是彌明作也

翫月詩序 詩附

歐陽詹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朓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二年歐
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萇
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翫事
月之為翫冬則繁霜大寒夏則蒸雲大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
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
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況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
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
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
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芳
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灩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飈佐浮涼清冷到
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至流西方

送陸歙州詩序 詩附

韓愈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廷夙夜之賢都
邑游居之良齎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
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為
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
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何也其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

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
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兮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兮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
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歌于逵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劉太真詩序　蕭穎士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其難哉故在三之禮極乎君親而師也參焉
孫犯與隱之義斯貴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
真也然乎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冀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
與實皆相望騰遷凡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行束脩已上
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敢咼云當乎而真之請益有學儆往敬蒙
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猶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
云徒辯說摛文字以扇夫談端輕賦詞章而已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
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
放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
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為狷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
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欲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窮其
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
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昔謂門弟子有
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聞為時之
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祕丘且馳傳壠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騑騑
蕭言旋歸聲動日下浹於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未始閒歲翩
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轅有洛告歸江東岵兮屺兮歡
既甚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搢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
立乎身光乎親蹈於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已來未
之聞也余竊任此都邑斯云舉彼矣之兵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
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黯然以泣先師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
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於茲余之門人
有柳并前是一歲亦嘗歸於此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
之工其少且疾故真之速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雖乎其相存矣
緬彼江陰京皐是臨言念二子從予于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

者感工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詩曰
江有歸舟亦亂其流之子言旋嘉名孔脩揚于王庭允焯其大寸旣歸
止人亦榮止兄矣弟矣孝斯踐矣稱觴宴喜于岵于屺彼逝惟帆匪風
不得有彬伊文匪學不彰予其懷而勉爾無忘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
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
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
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
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
而慧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
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
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
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汙穢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
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
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
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
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澧州道林琳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　李華

業儒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釋
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絕刻革之使不得滋釋氏始於漢流於
晉彌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
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膺腊而色燥氣烈而神
情未嘗濁骨未嘗濡鬼怪然保顧問有扎瘥之患故善也即一夫不

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病背癰而足躄耳聵而目瞑於是攻劘之術用焉
猥襘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
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溥之周公孔子典
教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避善於是有擊壤之歌
由庚之詩入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肩撓而散朴書
以柔退惡以彊用廢井田則豪家蠹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兼用矣務貴
貨則聚斂之臣昇矣務勝下則掊剋之吏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數之下所以奉
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為怨俗於是有沮溺之客有負君之夫人愁怨也夫釋
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為禪定以柔謙退讓為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
薄勤苦為修行以窮達壽夭為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
煩惱乃見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苟未
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
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氏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
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
將奮而思闘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氏
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
人也惟上所役焉故離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
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發而疾其雕鏤絲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巾其徒且數萬
之民焚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
史乘馹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皐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天子
建號之初雪釋氏之不可廢也詔徐復之而自湖已南遠人畏法不能酌
朝廷之體前時焚撤書像殆無遺者故雖明命復許制立莫能得其
書道林寺湘川之勝遊也有釋號言豈歸有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
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求賭釋氏遺文以
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日而北遊既上謁軍門范陽公
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帙者至釋祠不見焚而副剩者又命講丐
以補縫缺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九年秋八月輦
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嘻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
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跡言識遠而誠堅孰克弘之耶
吾善跡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為叙其事
且贈以詩詩曰
湘川指長兮俗獷且佷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繄釋氏兮易恭使仁
釋何有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巳猿狖騰躍兮雲樹靡靡非
月沈浦兮煙暝山檣席卷兮楫林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
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晚晚松蕭颯秋冥冥兮蘭夜春暄上人去兮幾
千里何日同遊兮湘川水

送小雞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
西五里得土山山上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欅樸樕皆薪材直見
之麤者共為所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為農者皆斵墾又以相校自家至禁
凡二百戶東北居高而加生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
十斛飯成理魚蔬又十斛薪然後可以時其寒燠
在外歲入五千束以其半而供事者藏及小鹽之權此也既行六年春
弗雨夏大潦浙西總八月暴雨而巨壩何竇而行之矣九月役兮曹薪一百五
十束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薪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
何歉廉而至晚得非精吾山而為汝之利耶老而撒如名惡何及笑曰吾
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中金帛罄盡不
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暴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
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欲甚乎吾有丈夫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盛興已來
百役皆在上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暇見兒孫寒餓之色
雖吾盡負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朝一之賈名為偷乎今子一㥛歡不給
而責我之深吾將減彼其所賦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歎之因收之
言佇也然不備發於子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舡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雨兮其兮叙予庚成晨煙兮達爨
鑪窯熄有明兮編有占號而安兮惟縮是伍能不用兮吾無撫汝

雲母泉詩序　並附　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
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流派如淳煮茶茶拮蒸灌園
蔬菜皆用之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東陵廣

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壇階道路炯炯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異人多
壽考無痾痟疥搔之疾華陰歸之潁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爲諫官公
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掛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既謫江
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
至武陵道路多虞制書不至華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顧
屬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
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況文雖多病年甫始衰鳳翎樂
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炎熱手心寄懷此篇亦以言子之志也
晨登主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雲霄高秋天地清山門開古寺石室貫
含純精洞徹淨金界廣緣源玉英澤並溢吐花氣深茶葉藏煙香飲液盡
眉壽含和皆體平壇將永駐容髮甘露芝心靈發谷湖巧妙江山徒有名
願言棄蓬華荷鍤引泠泠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此心不能已寤寐
見吾兄曾尚稱陽契窮年無所成東西同放逐此豕尚嗟橫泛漢思拂
手天涯萬里情思光起愴悴西上謁承明秋色變江樹相思紛以盈猿
帝巴丘戍月上武陵城共恨川路永無由會友生臺泉不可示何日遂躬耕

贈嵩山焦鍊師詩序 詩附　李白

嵩丘有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又云生於齊梁時其年貌可
稱五六十常胎息絕穀居無室廬遊行若飛倏忽萬里世或傳其入東
海登蓬萊竟亦不能測其往也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聞風有寄
灑翰遙贈云

二室倚碧天三花明綠烟中有蓬萊客宛疑麻姑仙道在一身莫保跡
高想已遙時餐金鵝蕊屢讀青苔篇八極恣遊憩九垓長周旋下瓢
酌潁水舞鶴來伊川遂歸空山上獨拂秋霞眠蘿月掛朝鏡松風鳴
夜絃潛光隱嵩岳鍊魄棲霞巒紫何處蒐羽駕藩逸恨同西王
母下顧東方朔紫書儻可傳銘骨誓相學

文粹卷第九十六

文粹卷第九十七

序庚 讀于八首　吳興姚鉉纂

錫宴

承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頲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勑送學士張說上賜宴序　張九齡
泉州席史君燕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燕集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燕集序　王維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燕集序　潘炎
燕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蓮池禊飲序　蕭穎士
兩省遺補燕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江陵陸侍御宅燕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曾山令李胄燕察吏序　歐陽詹
始得西山燕遊序　柳宗元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春日燕諸從弟桃花園序　李白
遊雲門序　梁肅
序飲　柳宗元
序白　符元亮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頲

惟聖賓賢以啓自王侯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平公太子少傅安
陽侯皆生人碩德皇國元老道著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
以元吉咨日于朔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君曾揖屏寮
禮官戒事掌舍陳次工備俯繇供獻恭六卿拜下以成儀三事自天而來
賀秩秩賓序肆肆族臨王路垂丈南風和雅頌之變金聲降臨雲天光
欽酌之宜宗率德貴和盡其物其賢之義君臣情尚俗禎周旋宜江之微方
將一心天工戮力帝載寵黑山之折苞青海之戈雲雨貫于水火鼓粟曰
詠魚藻歲陳由庚之頌所趙之年習顧首陽之景昊命存宴乃賡載歌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張說

有生之性萬殊無方之盛一節陽和而動植暢春滿而皐壤悦后皇所
以發時令布新慶二南邁周召之風百辟形金石之詠者也碧流日暖
南山雪殘首獻之泱辰暮春之提日帝京形勝借上林而入遊盛雲池
臺就脩竹而開宴泉朋御府味踰天厨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平佳
事前史未書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敘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
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於咫尺夔龍伊呂共携手於朝廷不可見
而見焉不可聞而聞者豈深思勝殘去殺累百年之至仁推曆按圖啓
千齡之昌運何清難得人代幾何瞻望壤之歡良有以也此則青門上
路朱邸平臺城煙屢起而泊山野風時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
之兩途夏如欣會玩峯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艤送江
皐船迎海鶴魚龍力劍曼延揮霍鸞鳳鳴箾鼓作申錫開於百寶
慈心出於三爵炮炙熏林塘醱醴獸丘壑抃急管於無笄醉湛恩以
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宥陽遐含毫之輦遲子雲壯夫見
辟蟲之都發敢揮鄙詞之訥恐貽盛集之蕪穢云爾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張九齡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推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
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鳴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
于今大用爾集煥乎廣内而聽政餘暇式謙在兹忠臣嘉賓得盡心
之所聰明丈思有光故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獻其印於御座爰
發德音以爲彼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爲集賢去
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廷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
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伏心之謀内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
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圖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嘉
須御厨之膳食以樂侑人恩德飽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
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僕爲大賢潤雲諸彦文王多
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盛可賦
詩以光鴻烈

泉州席史君宴邑之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歐陽詹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歳邑有秀士八人公將薦之于闕
下古者相覿相親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爲用闕
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遵之曰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成内
主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決酒不使飲則懼不上交方
欲徵邦俗於流醨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決才者歡未我交其
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脩乃加之以宴饍務己膳醴出
家醞求絲桐絶竹以將之選華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
會公削桑梓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
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畫關鍵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觀盡室盈
岐非其親觀則其閭里皆内訟而踖遷善焉於戲行其敎不必耳提
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户吹公斯宴則風移敎行其間矣眞畫
心竭誠奉上化民之牢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
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廻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
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廻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
昭恭儉示慈惠皆安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八人有甘棠穎
呂之什客有天水姜閲河東裴参和穎川陳詡邑人蔡陽蔡沼佐賛
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匪幸敢徵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
之側觀衆君子之作遂作卜爲之後書其首

暮春太師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遥谷讌集序　王維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
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
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欽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爲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
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
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瑞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
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
聽於朝則雅頌矣問於野則賡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
合謀樂考擊鐘鼓退於形庭揆辰擇地右班劍騶六騎畫輪載轂羽幢
先路以詣夫逍遥谷焉神皐藉其綠草驪山啓於朱戶渭之美竹魯
之嘉樹雲出其棟水環於室灞陵下連乎菜地新豐半入於家林館
層巔檻側遷師古節儉惟新丹堊嚴谷先曙羲和不能信其時芳
卉後春句芒不能一其令挑逕窈窕兆衡皐起恩臨御延佇於叢薄環
玉升降於蒼翠於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饌以大牢禽用五鼎水器

擁腫即天姿以爲飾貂毛旗旒於山巖而可薦伶人在位晏娜始叔奉瑟慷慨於座右趙舞徘徊於白雲裘旋松風珠翠煙霧日在紫絲群山夕嵐猶且讙譟清歌操梧高詠與松喬爲伍是羲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内而其俗華胥上客則冠冕巢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四美同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當諠茅堂之居仰謝右軍勿序蘭亭之事蓋不獲命豈曰能賢

蕭尚書拜命路尚書就林亭宴集序　　潘炎

文昌貴臣新受殿服再拜稽首對揚休命逶迤而退則展慶賀之禮下舍之間則懷宴語之好所以昵僚友宣寵光敦者易親歡焉而至是以蕭公膺納言之職路公徵賀遷之會洎冢宰司徒作者三人國老如塤箎之和陽春屬星鳥之序欣榮相合辰當美景形制所選地從主人窮土木之幽尋荒栢亭之奇　賓主有禮旨酒以柔之清言以發之庖盈而不侈筵肆而不雜狎而不黷酣而不流有太平君子之光見可久賢人之德風調日暖煙霧無陰松茂草滋泉石通氣烏出幽而初轉花合愁而將歸外物獻美中懷有餘高興格于丹霄餘思形乎備蓋四座相顧請予所爲悦題賦詩無忌盛集

讌集韋庶子宅序　　顧況

昔雖下鄭中蘭亭峴首文雅之盛風流之事蓋一方耳今席有芳樽庭有嘉木歡酒賦詩皆大國聖朝群龍振鷺攜蘭佩玉者也在古其有愧乎在今其有榮乎然讌一夕寄懷千載是時也暮春將盡孟夏候至交

蓬池禊飲序　　蕭穎士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句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乘和蠲潔用徵介祉歌義存矣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聞以文詠風流遂遠继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既也而方伯之歡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粤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領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宰府郡佐史二三賓客帳飲於蓬池循祓除之禮也粲有蓬池上矣前迭郵頼右匯郛邑迴瀰淪漣漫日瀅天舟檝是臨送波景從其左則遂原崇岡傑阜嘉卉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登朓斯在爾乃郡曹領職以給貴縣吏領徒而偕頒先夕以定讌語朝而集事是日方致乃揆事徒曳旌旆卯出乎北扉辰會乎南川亘夾匪閑翼翼闐闐以税駕于東壽然後序春旅闕蕤舟羽觴芳蓄綴舞清謳授青蘋默紫鴛迴環川汀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未歌樂只賦既醉坐闌而靡怠日入而未閑閑閑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敏聞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繼之假不敏魏也請皆賦詩志焉

洛陽鄭少府與兩省遺補讌韋司戶南亭序　　王維

惟帝克辟惟股肱克左右廉績允熙有司多暇舉無違德敦獻其可難列侍丹陛而寧伏青蒲優遊致館霸陵南望曲江左轉登一級而鄠杜如近盡三休而天地始大凝氣向晦蒼蒼寒木太與洪敢多爾我酒豈客既序觀當獸炙腊夫文魅屢奏鮮食夫含德之厚與時偕化拂衣爲放則對人於小隱之中束帶而朝則君子於大夫之後何執轍一揖是非外物哉且騎有羈勒徒有笑舍可以永日可以繼夜客非詩人之徒歟箕其陋矣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太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絶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宣絶獨立今古用雖大小其神一貫尚書祠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絶待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於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爲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由是往往獲其寶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字深源洎令弟曰澗曰潤曰淮皆以文行頴耀當世故含蓄藴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九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尊俎静嘉庭篁霽景疏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欻有所詣暴請霜素願㩴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飆戾天摧挫斡掣撝霍瞥列毫飛墨噴捽掌如裂離合惝怳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眞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絶狀觸毫而出氣交沖漠與神爲徒若忖短長於隘度

筭妍蚩於瞚目疑甒瓿依違良久乃踏物之贄貨殖也寧豈于齒牙間哉於巖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貞外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猶藝也猶當得之於言悟不得之於糟粕眾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敘諸公得揮其宏思耳

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歐陽詹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于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群臣大宴登高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寮屬貞元十二年季春月既覬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胄恭國令宴于縣南維瀕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況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彊發揚絲竹則有勞有逸亦豈合歡之意歟於是首設一席肉一肴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爲佐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自己命以爲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命鄉閭詩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謳者進有蹈舞者作皆誠歟乎中藴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爲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獻者請以其器圍者請以其畜弋者請以其鮮卒滿座謔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致一堂之中不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耶旅遊之子實覩盛事兹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敘之

始得西山讌遊序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清明日南皮泛舟序　蕭穎士

昔建安中魏文爲王太子與朋友諸彥有南皮之遊飃颻浮甘瓜清泉爲論千古一色此城隅託勝之舊也由小而方大則貴賤之歎可齊以今而喻古則風流之事不易別乃日清明時升平旷然臯海湄之利諷吟動薦右之曲亦明代一方之樂也邑宰東海徐君自央僚二三君人傑秀出吏能高視郄驛繼當時之歎豪梁重莊叟之興相與嬌翠帝勝清波紅蘂履舞醉馥徐進管絲迎風以響育亮士女環岸而攢雜可以娛聖澤養人和也層城景移碧潭陰起蕩瑤妍之氣色縱漁鳥之游泳其思夫關塞無寄昆弛清泠關何千里帝京不見斯與情之極致也爰命眾士各紀他鄉之勝事云爾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李白

夫權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舉延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傾此亮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天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乎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宴諸從弟桃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遊雲門序　梁肅

上德以汗漫爲友無江海之閑其次則仁智相從山水爲樂故同志同方賢者有樂之遊道遊趣吾徒有雲門之會其造適一也先會一日沙

門釋去誼命我友相與探玉笥上會稽然後沂苕耶過鳳林而南意欲
脫人世之羈鞅窮林泉之遐奥於是捨舟清觴反棹閼原遁杳靄而
歷嶇巖入深翠以迂迴環遶至雲門覩其群山壁翠秦望拔起五峯覺
嶢覺列疊洸洸上摩碧落旁涌金界其下則百泉會流匯爲澄潭涵虛
鏡徹鳴瀨玉潄泠泠之聲與地籟唱和不待笙磬而五音迭作耽聽不
足則凝思宴息怳焉疑諸天樓觀列在咫步庭衢之中別有日月既而
動步真境靜聆法音合滌園一指之論誦淨名無住之本萬里如洗百
骸堂空視松喬爲弱喪輕世界於槖葉蓋道由境深理自外獎故也
昔之遠公紀廬山謝客題石門道深勝賞今古一貫曷可不賦貽雲山
耆乃各爲詩以誌斯會同乎道者有隴西李公受高陽齊賢舉約會
未至亦請同賦此篇用廣夫游衍之致云

序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䦆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
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
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至不飲者而洄而止
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
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
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懽甚余
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
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
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亂逆
以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
金石而和去亂逆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
君子之心宜作序飲以貽後人

序白

舒元輿

今年子月月望長安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予與友生喜之因
自所居南行百許步登崇岡上青龍寺門門高出絕寥埃宜寫目放抱
今之日盡得雪境惟長安高我不與並日既夕爲寺僧道深所留遂引
入堂中初夜有皓影入室室中人咸謂雪光射來復開門偶立見岺雲
駮盡太虛真氣如帳碧玉有月一輪其大如盤色如銀疑照東方蝦碧
玉上征不見纖迹至乙夜帖懸天心予喜方雪而望舒復至乃與友生
出大門恣視直前終南開千疊屏風張其一方東原接去與藍巘驪巒
群瓏合光北朝天宮宮中有崇闕洪觀如甃珪疊瑶出空橫虛此時
定身周目謂六合八極作我虛室峨峨帝城白玉之京覺我五藏出濯
清光中俗埃落地塗然寒膠瑩然鮮著徹入骨肉衆骸躍舉若生羽
翎與神仙人遊雲天汗漫之上沖然而不知其足由踐寺地身由求世名
二三子相視亦不知嚮之從何而來今之從何而適不諱言不譆聲復
根還始認得真性非天借靜象安能輔吾浩然之氣若是耶且冬之時
凝冱有之矣若求其上月下雪中零清霜如今夕或寡其以其寡不
易會而三者俱白故序之耳

文粹卷第九十七

吳興姚鉉纂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羣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送王粲序　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覲序　崔羣
送族叔揚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第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𠙶士序　杜牧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澈上人歸侯州序　權德輿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遐荒刑齊悍夏其儀尚矣天子道積三象功倫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授鉞將以靜流服度落徹削揮麥

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專策朔方授律犂帥涉河之外距關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聞茂次年仲春爰闢訏手東洛馳軺北關備官而行戒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昉宵佾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昇高遠望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成罔求勉挾纖之誠兼蘯諭投醪之言苞蘿以將其既筆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覯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訏謨景服慕采薇之興悵伐木之朋詢彼之師卜茲卯恨鼎門右轉岐路傍分當關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慕人宿設重帝雲平太官饔餼畢百羞霞錯四夏六消之變末于皇羽之容雷彤川原震延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撫蓋陰衢揚袂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倩鏡開發將士徹而迴膺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兩舞則已景列宵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郅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侵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木還照前茅啟行聽聞闕之夫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旣乎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采芑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居皆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材故邦乂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彰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允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侵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衆悅是衆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求徒肅裝候傳無酒黏我緩征辭之憂衛文寵別慰行邁之思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閬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問藉甚其於匡弼據古切劘獻替捩埴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閤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廷大僚與六官貳職之鉅舉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寢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報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僻遠淹卹然後諸公知惜別為細而感恩為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蓄險懟擾得其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惠而忠信粹清廉白為仁由己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吏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宜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聞則寔亦惟

飲醇酒晏晏言笑中無町畦醉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被薦紳彰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王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軷需醉宣言相勉在加餐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騷雖屬望之歎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咲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鱠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餌於脩蛇勢盤地蹙不奇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蕩貪黷殺濺人不接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之暴豚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敢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臂兩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獷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稱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靈會斂無時猾吏坐欺黎庶日為覃厲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蒲刺三郡雅稱善化今茲東投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貨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慫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袜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嚴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讜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絢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親和於李兢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揭

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歸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弭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皆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錄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谿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世冲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岡若絕雷舉目四顧霸天崢嶸銜盃歎離而群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船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汎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乎邁煙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泛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鱠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棨序　陳黯

黯去歲自寰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首月告歸省于閩命敘送行某詞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重輕哉愚辭是不得讓敢譬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端其鳳凰鳳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蛇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升由是選唐為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盈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于三十其不為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詠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

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辰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寵
興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盧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羣

挽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爲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逸惟梓蓋鴈不行碧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於籍梓三湘深入匡廬絕跡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閫文紹陳君之骨鯁遐慕嚴光之垂綸志敦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嗽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櫂偶舟宵月至人白鶴羽客奉靈芝號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紫於塵網覩君超然悅與昔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然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子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旣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維南所寓羣公設祖方觴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惆悵而阻歡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荊山產玉百民役巧鑄琢蓋多惟千將和璞有大聞非百諫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眞歟苟良苟眞不即成不即售適以錯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猾於一擲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屐穿之歎寗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甯軼無再干之勞也如秦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下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有娛既醉昇車秋爲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悉悉者行之能翼翼者藝之勝工文足以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爲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繫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輮當曲直之適蘩枘齊圓方之歎則宏綱舉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彌求章句見遺甲乙是猶龍狀爲絆驚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舒其道喜慍不形又其沖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則青未十歲未二毛道非擇閫交無薦寵而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爲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辭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況乎西晉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韓詩之姻在周爲胥備之國曾是共祖不侍馮两之言已爲路人未處陶生之歎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鑪長山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深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觀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慚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求以拍制有方強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辭萬索循循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有其不爲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眞人序　　陳子昂

大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

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覩終古一笑昔人嵩高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嚮音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留此世走青雲登王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焉太和寶裳眇然冥默獨立眞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眞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裳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玆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伯心遠矣眞骨甘矣豈知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峯而失路塵紫俗累復汩吾和仙人眞侶未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鐫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絶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覩宸扆而窮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向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逍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語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晝公援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空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泛韻冰玉相扣層峯千仞下有金碧慨鄙夫之目初不敢睨三復則淡然天和瞭於其中故覩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絶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寂入空寂萬慮洗然則鄉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羣爲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爲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金口閑雲無心與化偕往欲將振五嶽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瞰視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煙火遙謝舊國登遐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歎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迥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九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緊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游周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由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為於士與麒麟類矣不由愈於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潮浮屠之徒讙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于求敎行以貴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辭不得侶師以驂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敎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積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與僕久味斯法思與之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見所縛今玄公脫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盡隨緣生與爾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文粹卷第九十八

文粹卷第九十九

傳錄記事　總一十五首　吳興姚鉉纂

題傳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傳附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附　柳宗元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翺
竇烈婦傳　司空圖
隱逸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妖惑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畤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體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揆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秦火方弭兵燹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止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

厲鋒氣果於擊持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直因故元禮從之
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
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忤物而彼亦
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鷙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
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退於權豪嗽嗽以至大
亂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始來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楂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則韓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為黃帝時以功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犨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

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良如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歟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其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爲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能復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游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禋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洩露密旨上疑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之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顦顇又衰老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於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繼者族人焉贊曰華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華焉漢書功臣表有責東侯華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捷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偕錄之術委質相資因研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其宅心無隱屢傾之磨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姧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固方不礙然班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疵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湜其跡也會被擯斥後惡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于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抑顧不欲至或被以組繡並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爲人遂復以讒廢歸老于家太史公曰炯之遠祖嘗軒轅時以化服以税融氏得薦於上能盡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嘗與其先至則與廷見者皆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游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爲言不入不得去會錡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益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中單士得賜者俱不散遂呼曰澹逆可食即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跡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錡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于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誅得死生畏苦前侍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喜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皆逆死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爲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衆動顧眄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

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
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
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
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
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
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
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
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
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
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
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
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
楊氏至茲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
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
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
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
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
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
之賢者自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
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
將告於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瑭瑭走蒲令
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摔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
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捽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竄視賈衙逃匿而免
里人列狀於府賓之酒帛醫亦馳藥而至瀕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
偕全焉嘗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
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于宗族里閈俾男必為
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
知言乃著其事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況
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知盡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
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衛之有所自也吾
知為臣為妻者必增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
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
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
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
水土之散於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儲洳為潰
為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
為安冡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
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
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午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
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
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嘗
吾歎負苓者曰夫覆朱者丹附墨者黑甚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
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
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為文王
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
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
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乘大和
殊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說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
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
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無歎而差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
問之居與姓名不荅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
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

光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且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長吉事母㜷門太夫人）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絶常所居窗中㪍㪍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毁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舍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隷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力者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役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

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
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本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本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吾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故傳其事以為官戒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瓮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拒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文粹卷第九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錄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紀事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illegible]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illegible]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五紀

齊魯二生　程晏　劉文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撮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擴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盡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姦宄回有所襃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慓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武德九年六月[illegible]）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替慝幾廢命也（李勣為宰相大臣當堅諫不奪高宗不聽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氏已廢之寃上配天皇者何登嬖黷家不可謂慎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皇后立武氏乃[illegible]）除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illegible]中宗[illegible]）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冤諫排亂肇殺機也（天后臨朝[illegible]中書令裴炎[illegible]）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沸教稔禍階也（[illegible]）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危去瑞示戒志灑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匯大義（[illegible]）嗚呼操實實何以示懲勸（[illegible]）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抃忠骨於抔壤爵翫憲於下泉磨臺蹟札叢開鉅袂貲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摭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琇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illegible]）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

人則走告于天下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涤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縣卒千師濟子總[illegible]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illegible]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鐵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侹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爲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横大江擁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驁趙爲騎鼎立相視可爲強矣然從史繞潞五十里萬戰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負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illegible]忽如持雞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爲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擁泰山幢大河精甲數伍鈴其阮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illegible]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鐵計必平章於大臣鏞樂張縱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頗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聞先生之言今也幸在大敎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滁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過於[illegible]縣北鄉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三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巂俱爲邊壤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偪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值横堵羅戈如林發矢如雨皆析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蹂吾地日深而疲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殺青命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叢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絶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同連師之開隙緊兵賊之虛實或闇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誘之以幸非常[illegible]吾不知羣蠻此舉大翻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城都頑民飽稍飫豕十九如婦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迫日次一舍固以可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鬬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illegible]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試如將軍言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皆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朔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饋運之費姦吏絶因緣之盗兵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之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物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且存

太尉逸事如右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其及長大妍麗曲豆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宰錄人推泪有時流曉哀轉歷歷見補家之遺臺老樹雖鬻雜吊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幻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陰訐有言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櫛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壽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

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龔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能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馴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見衣食言詭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竊父意族之谷責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攜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傴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緜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緜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繩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與復貸貧民饋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劫殺狗豕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陊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愬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佂晷若不勝按驗吏因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爲余道孝忠事遂文焉將所以教人爲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大第綿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瘞瘻疢疴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黏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不病

瘖平安瘳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犛六石道費倖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閻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閻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曉吏與其徒畜牝馬草上贏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塚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叢夜偵伺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郵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敦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杖少良默俾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眞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敢出豹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貸轉與隣伍重信義郵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意若大君子能悔祭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粥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為己有繩契筦楗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乂

右一人字乂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烏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乂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乂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眞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屛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甚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屛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文粹卷第一百

臨安府

今重行開雕唐文粹壹部計貳拾策已委官校正訖

紹興九年正月　日

右文林郎臨安府觀察推官林[illegible]

左承直郎寧海軍節度推官周[illegible]

右承直郎臨安府觀察判官蘇[illegible]　監雕

左從事郎浙西安撫司准備差遣劉[illegible]　重校

左從事郎臨安府府學教授陳[illegible]　重校

右承奉郎特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illegible]

左承事郎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周[illegible]　重校

右朝散大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梁[illegible]

左宣義郎通判臨安軍府事朱敦儒

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軍府事王[illegible]

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軍府事[illegible]張　澄

文粹後序

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然卷帙繁浩人欲傳録未易爲力臨安進士孟琪代襲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廣流布觀其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藏書者必芟竹鏈木殫組竭毫盛其藴宏其載乃能有之今是書也積之不盈几袐之不滿笥無煩簡札而坐獲至寶士君子有志于學其將捨諸若夫述作之旨悉於前序此不復云寶元二年嘉平月

殿中侍御史吴興施昌言敘